有井水处有金庸　有村镇处有高阳

小白菜

高阳　著

张大春
作序推荐

鹦鹉史航
在高阳笔下
河山大好　人心难测
万事古难全

河南文艺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版权信息

书名：小白菜：上、下

作者：高阳

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9月

ISBN：978755590838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导读平生幽愤汗青知——高阳的小说和他的怀抱
上
下

导读
平生幽愤汗青知——高阳的小说和他的怀抱

文 / 张大春

回首二十七年以前（1992年），高阳过世。在当时还清晰可辨的台湾艺文圈，那是一桩人人感怀议论的大事。不过一两个月之间，以拥有文学副刊的报纸传媒以及现代文学刊物纷纷发起了带有追悼性质的学术讨论会，以及刊登纪念专辑。前后不多久的时间，我就应邀写了三篇谈高阳其人其文其怀抱与性情的文字。至今回想起来，其中的部分观点和申论，还是值得拿出来向高阳的新读者简略地作一介绍。

十九世纪英国著名史家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在评论司各特（Walter Scott，1771—1832）的历史小说诸作时曾这样说：

> 过去的时代并不只是纪录、国家档案、纸上论战以及人的种种抽象形态，而是都充满活生生的人物。他们不是抽象的，也不是公式和法则。他们都穿上了常见的上衣和裤子，脸上充满了红润的血色，心里有沸腾的热情，具备了人类的面貌、活力和语言等特征。

司各特在1814年发表的《威弗里小说集》（Waverley Novels）一向被视为近代西方历史小说的鼻祖，作者往往将一些虚构出来的人物放置于一兴一逝的两个“时代”之间，毕现其所“经历”的文化冲突，并且使史实上斑斑可考的“真实人物”与这些“虚构人物”相接触，以成就作者“重塑”的企图。

如果《三国志通俗演义》最早的本子可信为明代弘治甲寅年（1494年）刊本的话，那么，早在《威弗里小说集》出版前三百二十年，罗贯中就已经基于某种同样无奈的重塑企图在展开他书写“演义”的工作了。为什么要说“无奈”呢？在甲寅本书前庸愚子的序中有云：

> 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令瞽者演说，其间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之。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诗》

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

庸愚子的这段话中所谓的“士君子”，所指的自然是那些拥有“知识/权力”的文人、知识分子，他们之所以厌恶“言辞鄙谬”“失之于野”的野史评话，可以解释成对史实史料之尊重，也可以解释为对“知识/权力”这个相互喂哺的系统的捍卫。“士君子”绝然不能忍受的正是历史被非士人阶级的鄙俗大众“妄加”虚构、杜撰、发明以至于无中生有。

而罗贯中彼一“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书写工作，也正是一处于士君子阶级和鄙俗大众阶级之间夹缝的产物。然则，庸愚子以诗教赞之，亦犹如卡莱尔所称许于司各特了。

一生完成了二十七部历史小说——其中包括英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劫后英雄传》（Ivanhoe，1819年）——的司各特在1821年获得英国国王授予的爵士封号，并当选为爱丁堡皇家学会主席，且直接影响了后世英国作家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1811—1863）。但是在司各特死后整整一百三十四年，历史小说家高阳却在他的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李娃》的序言《历史·小说·历史小说》中，重新品尝了一次和罗贯中类似的夹缝滋味。他这样写道：

> 胡适之先生的“拿证据来”这句话，支配了我的下意识，以至于变得没有事实的阶石在面前，想象的足步便跨不开去。

非徒如此，高阳甚且以谦卑的口吻说：“对于历史的研究，我只是一个未窥门径的‘羊毛’。”即使当他发现了一段记载，提及明太祖第八子潭王（传说是陈友谅的亲生儿子）因胡惟庸谋反而牵连在内，夫妻焚宫自杀，缘是有感而发，试图将这个材料发展成一个“极其壮烈的悲剧”，高阳却如此写道：

> 由复杂的恩怨发展为政治的斗争，终于造成伦常剧变，而且反映了明朝——甚至于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明太祖因胡惟庸之反，迁怒而侵夺相权。这是一部所谓大小说的题材，但必为历史学者所严厉指斥，因为没有实在的证据可用以支持我的假设。这就是我所以不敢试写历史小说的最大原因。

“然而，我终于要来尝试一下了。”高阳紧接着写道。而且自《李娃》以降，他再也不曾在近六十部长短篇历史小说著作中因顾忌“历史学者的严厉指斥”而写过任何一篇像《历史·小说·历史小说》这样辞谦意卑的序言。

个中究竟，是高阳对于“拿证据来”的考证要求心无挂碍了呢？还是他始终一本“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呢？高阳本人向未明言，他自己甚至还不止一次地在考证笔战中指责过其他的学者罔顾史料或不明典故。

这样的转变可能并不只是因为高阳在某些史料考据的领域里“拥故纸而自重”，却也可能是由于高阳在写作历史小说的过程中深刻玩味出重塑历史的雄辩技术与特质。

熟悉高阳历史小说的读者大抵知道，高阳的作品并不刻意经营动作性的情节，而以较多的笔墨铺陈人物之间曲折细密的心计以及渊通博晓的对话，参厕其间的，则大多是某景某物某陈设名器或某诗文辞章的来历典源。绝大多数以连载于报端形式首度发表的作品既然是在且刊且写的情况下完成的，读者经常会“感觉”到：高阳又在“跑野马”了。

所谓“跑野马”，往往就是让小说中的人物“顾左右而言他”。所言者，可以是与故事主要情节有关的、可以引起联想的前朝事典，如《曹雪芹别传》里走镖的江湖人物冯大瑞说到漕帮造反的企图：

> “……芹二爷你们想想，有多少人反他（按：指雍正）？连他自己亲弟兄，不止，据说连他亲生的儿子都在反，那就不用说外人了。”这触动了曹雪芹尘封已久的记忆。

这一触动之下，曹、冯二人的对话加上曹本人的转念回忆，便岔入了雍正废皇兄、皇子的种种旧闻之中。以连载形式言之，可以“滔滔（连载）三日而不返”。

有些时候，“顾左右而言他”的内容甚至可以和故事的主要情节全无关系，如《灯火楼台》（一）中，述及胡雪岩和罗四姐（螺蛳太太）一席宴谈的情景：

> ……作主人的当然要拣客人熟悉或感兴趣的话题，所以自然而然地谈到了“顾绣”。中国的刺绣分三派，湖南湘绣、苏州苏绣之外，上海独称“顾绣”，其中源远流长，很有一段掌故，罗四姐居然能谈得很清楚。
>
> “大家都晓得的，顾绣是从露香园顾家的一个姨太太传下来的……”

一个“顾绣”的话题“自然而然”地扯到明朝嘉靖年间顾名儒、顾名世一族中姬妾娴于针绫的次要情节上去。读者在随高阳的野马跑进顾名世的“露香园”的同时，或许并不会怪罪：这一章的主要情节——“胡雪岩这年（按：光绪七年）过年的心境，不如往年，自然是由于七姑奶奶中风，使他有一种难以自解的疚歉之故。不过，在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胡家的年景，依旧花团锦簇，繁华热闹。其中最忙的要数‘螺蛳太太’”，也就是上引的这一段，戛然而止，作者掉头倒叙同治年间从胡、罗初识到缔亲，而直到《灯火楼台》（一）卷终，也就是距“胡雪岩这年过年的心境，不如往年”足足有三个章回，印刷成书的内容则计有一百九十页，读者还未曾完全掌握：为什么胡雪岩的心境不如往年？

高阳之“跑野马”“走岔路”“顾左右而言他”，牵丝攀藤卷入枝蔓般所

谓“次要”或“次次要”的情节是很可以被一些讲究“事件结构”的评者“严厉指斥”为“芜杂”的。但是，这样的指斥容或也只是囿于“事构”美学规律，取譬于“骨肉匀称”的胶柱鼓瑟、刻舟求剑而已。

高阳“浩浩如江河，挟泥沙而俱下”的诸多巨构，的确不免引人细思：那些“泥沙”“枝蔓”果真是“不必要”的吗？抑或高阳原本试图借由小说这种“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体制，完成某种足以包罗历代习俗、名物、世态、民风、政情、地理以及辞章等典故知识的大叙述体呢？

累积乃至于堆砌足够丰富的典故知识确乎对一个可能会被历史学者“严厉指斥”的小说家有利。高阳重塑历史的雄辩技术与特质即在于此：他不只运用全知观点的叙述者随时插叙各式各样“实属毫末”的典故细节，也化身成书中每一个可能的人物，赋予其“博览群籍、周洽世事”的能力。像《小白菜》里的帝王师翁同龢当然可以随口征引乾隆时代慧贤贵妃父兄因贪墨而遭斩决的故事，至于《状元娘子》里的烟台名妓李蔼如不明白“有德则称，无德则否”的出处，亦不妨事，因为她可以“听洪钧为她讲过《史记》”，所以也就解悟了上述八个字出自沛公正朝仪的事典及意义。

当高阳小说中的人物也犹如孙悟空身上拔下来的毫毛而成为“叙述者/作者”的化身时，典故知识能够挥洒罗织的空间也相对地增加了许多，如此一来高阳本人的角色（无论是作者或叙述者）可免炫学之讥，同时，也缔造了一种叠床架屋、层层递转的复杂叙述结构。

值得注意的却是：高阳尽可能让他小说里的人物（无论是漕帮镖头、姨太太、帝王师或者妓女）分担作者那庞大的、累积典故知识的工程，其中似乎不无向“士君子”阶级者流示威的底细。当年庸愚子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所谓“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的命意，到了高阳笔下，显然又递进到“盖欲小说中人皆得而知之”的地步。这里所谓的“知之”，正是《历史·小说·历史小说》那篇序文里一再令高阳谦称“望之却步”的“历史的研究”。

至若小说里某个聪明伶俐的侍妾或者某个参军戏的滑稽演员等“里巷鄙人”，能够信口拈出某僻典出于某僻书之类的情景，也适足构成对那些“拥学自重”的“士君子”的冷讽。

至于借角色辗转地“挟泥沙”“跑野马”“走岔路”“卷枝蔓”以缔造的复杂叙述结构，则尤应被视为高阳作品对现代小说的一个重要贡献。只不过这一点却尤其为读者、评家所忽略。

在讨论这一点之前，必须先指出的是：自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以来，论小说之叙事观点（point of view）者常以区别“观点”为探索小说意义的起点，而对许多长篇小说（由于篇幅庞大的缘故）经常采取较多不同“观点”的叙事手段概称之为“全知观点”（omniscient point of view），以为持此一立场之叙述者可以随心所欲地明了（包括感官上的种种接触和体会）故事中的一切，并随意从某些人物的外在感官世界进入其内心活动，且随意移跃至另一人物或时空，而作者亦拥有在任何时空中现身评断故事意义或说明故事主旨的特权。

高阳历史小说复杂的叙述结构却为读者建立了一个新的探索起点：“全知观点”是否为“随意”进出游移的叙述活动？无论这个问题的答案为是为否，其原因安在？

笔者于高阳生前曾多方请益，就中一回询及：“您的小说里好像吃饭喝酒的场面特别多，这是什么道理？”高阳答得老大不高兴：“谈事情嘛！不在饭桌上谈，去哪里谈？漫说古人，今人要谈个什么事情，不也要喝杯咖啡？”

这一段谈话可以视作高阳历史小说叙述上的一个枢纽。熟读其作品的读者不难发现：高阳小说里的人物大多健谈。而这个“谈”字包括了透过小说人物之纵饮浅酌所引发的对话，抑或人物个别的内心独白，抑或叙述者概略而不详尽地用广角方式（panoramic method）加以叙述式说明（narrative exposition）——也就是不细陈故事或情节之景象，仅如报告“本事”般交代资料性的背景等等。种种“谈”的交互串联、牵引、替换，目的不外唤起一种“述史”的论述氛围，并始终在小说的情节之外、情节之上浓重地敷设这个论述氛围。

在高阳的数十部历史小说中，这种以“谈”为核心，以“述史”之论述氛围为要领的表现形式不胜枚举。有很多时候，角色无可谈之人，便出之以独白。而且会将独白装点成有如对话一般热闹。

高阳运用内心独白的设计极其小心，迥异于一般擅长以同样手法表现浪漫叙述（Romantic Narrative）的作品。在《凤尾香罗》和《醉蓬莱》中，这种内心独白的设计甚至被大量用来叙述一位作家如何构思或修改其作品的过程，一任以知识性的、专业性的、技术性的趣味为鹄的。例如在《醉蓬莱》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洪昇如何构思写作《长生殿》，并以杨贵妃影射董小宛：

> 不好！洪昇自己否定了这个念头，因为影射董小宛太明显了。就“七月七日长生

殿，夜半无人私语时”来说，这个仙女非天孙织女不可。

> 由于天孙的援引，杨玉环复归仙班，《长恨歌》中“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的描写，便有着落了。不过，复归仙班，应有一个程式，起码也有一两出戏好写，至少可以写一出“尸解”。

> 然后再回到人间，南内凄凉的笔墨，固不可少；民间艳屑流传，少不得也有人嗟叹悼念。洪昇心想，除了“白头宫女”话天宝遗事以外，李龟年也大可出场。至于写到唐明皇改葬杨贵妃一段情节，必不可少，因为有影射董小宛祔葬孝陵的重要关目在内。费踌躇的是，既已尸解，从何改葬？

无论对白、对话或作者/叙述者的叙述，由“谈”字辐散而成的、“述史”的论述氛围中，大量的典故知识使高阳的历史小说充满非动作性、反情节性，略无景象描写的一个雄辩整体。他似乎和中国章回小说，也是历史小说的鼻祖罗贯中正走着恰恰相反的路子。

罗贯中似乎有意识地要将那些原本不属于庸俗大众所“应该拥有”的历史数据改写成足以吸引里巷黔首的演义，他所使用的浅近文言文至少令说书人不觉枯涩失味，以至于为了成功刻画出“历史舞台”上鲜活的人物，而不惜大量窜改了“正史”的文本——比方说：把斩杀华雄的一笔账从孙坚那里盗栽于关羽的名下，乃有“温酒斩华雄”的戏剧性高潮。此一努力可以称之为演义家“以曲说改正史，却释出并颠覆历史论述”的微妙运作。

然而高阳绝非这样的演义家。高阳的小说，与其说是从“正史”演（衍）出而为里巷黔首著录一“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依仰“正史”而生却始终附丽于“正史”之下的小说，毋宁以为反而是透过一看似小说的雄辩整体，搜罗各种容或不出于“正史”的典故知识来重新建筑一套可以和“正史”之经典地位等量齐观的历史论述。这也是高阳不惮辞费地在诸多原本各自独立、内容未必相干的小说中借人物之“谈”，反复申言他在李义山诗、董小宛身世生死之谜、曹雪芹家族秘辛乃至于阴阳五行生克论等课题上独到的发明或发现的原因。

终高阳一生，可能无缘深识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的《写作的零度》（1953年）或《符号学原理》（1965年），然而，高阳积三十余年数千万字的孜矻创作，却不期然暗合于巴特的某些理论。1977年，巴特在法兰西学院文学符号学讲座的就职演说中提及：

> 说话（parler），或更严格些说发出话语（discourir），这并非像人们经常强调的那样是去交流，而是使人屈服：全部语言结构是一种普遍化的支配力量。

巴特哲学性的关切在于将语言视作一种权力的主体及实践，他视“语言”“无外”的一种“权势/奴役”的有机运作。这一运作中必然出现的

两个范畴是：判断的权威性以及重复的群体性。质言之：语言之所以可以达成沟通，是由于“沟通”的双方已然先验地臣服于“语言”与“意义”之契约关系，且此一关系更透过一组又一组可以转相注释之符号合群地彼此支持（重复）而益形巩固。

对“无视于”巴特的高阳来说，他一部又一部以“谈”（巴特所谓的“说话”或乃至于“发出话语”——在小说中也就是“对话”和“叙述”）为核心的小说其实另有其和“权力”的依违辨证关系——千百个犹如前述所谓“孙悟空的毫毛”一般被高阳用来“发言”的小说人物正是透过历史论述所显现的正典化（Canonization）力量向“正史”之“语言”去侵夺权势之筹箸。

高阳自非征逐世俗权势之徒，那么，为什么笔者要强调他的小说中“谈”的“权势底蕴”呢？下面这两段文字是高阳晚年所写的两篇文字的片段，先抄录出来，再综论之：

> 但使行有余力，我将从考据唐宋以来诗的本事，研究运典的技巧，来说明诗史的明暗两面。但愿有一天，我有足够的学养在中文系中开这样一门课。（《“诗史”的明暗两面》。按：此文收录于《高阳杂文》。）
>
> 所谓“茶宴”，以茶为主，以松仁、梅花、佛手为“三清”，沃雪烹茶，称为“三清茶”，佐以内府果饵，即是现代的茶会。宴中照例联句，或者御制诗一两章，命群臣赓贺。……重华宫茶宴以才学入选，亲藩王公虽位尊而不得与，此为高宗出身微贱，但却看不起不读书的贵人的一种表示，涵义甚深。读龚定庵诗：“乾嘉朝士不相识，无故飞扬入梦多。”不觉悠然神往。（《重华宫的新年》。按：此文亦收录于《高阳杂文》，推究文义，当是为报刊所写应年景之作。）

1987年3月15日，高阳在友人为他举行的六十五岁寿筵上展示抒怀七律一首，诗卷上有闲章一枚，曰：“自封野翰林”。消息于报端披露，众人皆以此为酒余趣谈，殊不知此五字之中又隐含了多少“不遇”的牢骚。

而“自封野翰林”的豪语若有“明暗两面”，则明的一面已充分显示高阳未能受封为“今之翰林”的感慨。在高阳的朋辈之间，不乏常听他提及“应某校某教授之请，至某系某研究所演讲”，颇有授业上庠之概。所谓“但愿有一天，我有足够的学养在中文系开这样一门课”不只是祈许之词，亦深含反讥之意。这与高阳过世前数年时时愤言“恨当今学术界无人堪当大任”之语映对，总成一叹。

至于暗的一面，我们不要忘记：前引龚定庵诗中的嘲诮，还有龚定庵其人的遭遇、性情与怀抱。龚氏由于书法不佳而不能厕身于一二甲进士之林，深为憾怅，于是勒令家中姬妾人人勤习书法，务使墨迹娟秀严整，待“士君子”之宾客来访时，常差遣这些侍妾奴婢以笔墨书字以窘

之，如此调侃居心，与高阳让故事中的边配角色显扬腹笥，其实颇称异曲同工。我就亲闻一位历史系的名教授在一场酒宴上当着高阳的面开玩笑说："我三十年寒窗所学，还不如你笔下一个丫鬟。"这也是高阳托言赞赏清高宗"看不起不读书的贵人"的自尊与自伤。

高阳自从《李娃》（1966年）、《风尘三侠》（1966年）、《荆轲》（1968年）之后，逐渐脱离了大量杂以纯就动作性情节或情感式描述为取向的"小说家本位"，从《大将曹彬》（1969年）起，他滂沛的"野翰林"自信自许促使（或加速说明）他解悟了历史小说写作者经由典故知识的累积力量取得正典（权势之另一层次）地位的能力。于是，他的小说人物（许多于"正史"亦斑斑可考）在大量广角方法的简赅综述之下各自分担了"次叙述者"的有力发言权，他们对话，并且在对话中制造更多的对话，"谈"之又"谈"，营造了另一种历史。这不正是小说"街谈巷议"的本质吗？无论"士君子"称许与否。

谈之又谈，众妙之门，这里面还有玄机。

基于对某一种巨大又神秘的力量之好奇，高阳总会不时地想要验证：有一种驱使人生、时局和世运的巨力，不断地催迫着世界前行，无人可以抗拒，也无人得以逃脱。但是就像着迷于星象之学的人，高阳往往也出于喜好惊奇、憬慕造化的心情，对于历史的发展，高阳还有一种探索并验证其神秘巧合的悬念。他执意要以抽丝剥茧的寻绎穷究去洞察历史推移的过程，之所以如此，简单地说，也还就是为了追踪自己那"一肚皮不合时宜"的牢骚有何来历以及如何确当。

另一方面，高阳又不甘于历史书写拘牵于正统史官"立足本朝"的诠释樊笼，并因之而放逐了大量"不合时宜"却可能"信而有征"的掌故材料，于是便借着小说而大事"重塑历史"。

当然，这两方面是动辄会出现矛盾的——一个浅而易见的质疑是：既然世事皆有其来历（掌故），而这来历又提供了世事发展、存在之正当性，则牢骚又何必有之？

我曾于一次"进城喝两杯"的场合里向高阳追问这一点，他微醺而愠，道："那就不能谈了嘛！"我唯唯应之，心想：那也确实不能谈了。

高阳所关切的本非"诠释的循环"之类"狗咬尾巴团团转"的抽象高论，他毋宁先假设自己的牢骚既有来历，又因之而诚属确当，然后再钩稽文献、搜求坟典，为他所罗织的历史"拿捏"证据，所以高阳自成一派的"索隐""考据"遂多见"发明"，而且难以置辩。

高阳的牢骚约而论之，其实就是“不遇”二字。这“不遇”固然是屈子以下中国传统文人、知识分子乃至于失意政客所共同具备的一种精神状态，美之者曰“情怀”，诋之者则曰“身段”。

然而情怀云者，身段云者，其“不遇”则一，也都和主观的意志与客观的遭际之间互无妥协的处境有关。高阳之“不遇”也可以从两个面向上加以了解。一方面如前所述，他很难在一个由他自己树布的历史知识网络上找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甚或在同一渊博基础上与之对话无碍的友朋；另一方面——也是极其残酷而现实的（这与龚定庵何其神似？），他从来没有一张正式的学者资格证书。

在历史的迷宫中纵横捭阖、挥洒出入的高阳一向讲究“证据”，但是终其一生，台湾这个素来好吹嘘“文化复兴”“文化建设”的社会却从来没有以任何“证据”认定过（哪怕是一项荣誉学位的授予）他在明清史、玉溪诗或红学等领域中浸淫钻研的功夫以及卓越成家的地位。

任何一个时代诚然少不了“怀才不遇”的人物，尽管“不遇”者众、“怀才”者寡，但是当浊世滔滔，皆以高阳为“酒徒”、为“墨客”、为“小说家者流”的时候，真正有大损失的难道不是这个社会吗？屈子投怨怼于汨罗，高阳溺幽愤于醇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揆诸一长远的历史，则今之侈言“文化活水”者流，岂非楚怀王之覆案而已哉？

1988年，我赴大陆探亲月余，返台后与高阳匆匆一饮晤。席间有几番言语，令我无时或忘。其一是我重提准备以太平天国史料为背景写一长篇小说的旧议，因为同年稍早时我赴报社任事，探亲归来，心绪浮野，正有辞去这“城里的差事”的打算，想重返龙潭索居，再也不到编辑案头，然而高阳却竭力反对。他说：“‘辞官’可以，写太平天国大可不必。”

接着他告诉我：历史小说之可贵，在于历史人物之可爱。而洪、杨之徒，“岂有可爱之处？”还说：“值得入小说的历史人物，大抵不外圣君、贤相、良将、高僧、名士、美人六者。真要是个一流作家，干吗又要伺候那些个三流人物呢？你不要中了那些‘广东派史学家’的毒！”

我非治史学者，至今犹其未明：“广东派史学家”何所指？倘若以洪、杨事按之，多年之后重温其言，我反而明白了他话里的另一层玄机：高阳对于有清一代，其实怀抱着相当“不从众”的看法。在台湾，吃国民教育奶水长大的一代（乃至于他们的父母）大致上对前朝的浮泛印象是糅合着汉族中心主义和民主主义两层色彩的。是以言及满清，必称腐败专制、丧权辱国，仿佛门户大开以降的中国在近世所遭受的种种欺

凌、所经历的种种挫败，都可以简而约之地归咎于来自关外的女真族政权，甚至其中的一二名当权者。然而高阳却不肯这样想。

高阳在当世之“不遇”，很可以从其家世在前朝的煊赫之中找到对应的明证。高阳的叔曾祖许庚身是光绪十年到十九年间的军机大臣（卒谥恭慎）。高祖许乃钊亦曾任广东学政，官至江苏巡抚。先世尚有“七子登科”（四举人三翰林）、“五凤齐飞入翰林”的时誉。

然而到了高阳这一代，迭经战祸，时逢乱离，除了家学幼习，高阳的知识陶养全靠自修，偏偏到了20世纪中叶以后，台湾的教育机器又全然无视于、亦不关心一个“素人学者”为整个文化体制注入生机活力之可能。春秋时代孔夫子有“礼失而求诸野”的浩叹与慰藉；迄于民国，“翰林失而宁复不可求诸野乎？”

回首1988、1989年间，每与高阳论文议史，他总不免津津乐道着两度前往香港中文大学讲述《红楼梦》研究的情景，更不止数次提及曾应台大某系所教授之邀为学生讲授阴阳五行生克的玄理奥义。一旦问起他对台湾文化界的整体看法，高阳也笃定会摇头恨道：“一言以蔽之：学术界无人堪当大任！”

正缘于幽愤之深，乃成其兴寄之遥。

高阳“以小说治史”的“重塑”企图也就寓藏着益发“悍然其辞”“沛然莫之能御”的霸气。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或学者，高阳于“自封野翰林”的笑语谐趣之中，自然可以表示：“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然而作为一个文人，高阳又势必有“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的惋叹。他既深知天“不”将降学术之大任于仔肩，于独学寡友的孤子旅途之上又常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怆然之憾。而谓“过不了团体生活”云者，而谓“非脱队不可”云者，又岂是等闲自负“不过”者流所能体会的呢？

1989年，高阳应复旦大学之邀，参加了一项名为“第四届港台文学暨海外华文文学学术讨论会”的活动，并转赴浙江杭州祭祖。日后在一篇由他亲笔撰写的《横桥老屋旧址碑记》的文字中，他特别引述前清梁山舟学士书赠高阳十世祖许学范（字希六，号芋园）的联语，曰：

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

一生读书、一生著书、一生谈书论书的高阳在1991年初因肺疾送医急救，凡七进七出。我去探访，见他又消瘦了几分，当时他精神尚佳，犹能笔谈，我遂以其新作《水龙吟》之题名请教，询以：“与辛弃疾‘几

人真是经纶手’一阕是否有关？”

但见高阳频频蹙眉，未几，即振笔疾书数行示我：“我于《联副》（指《联合报·副刊》——编者注）发表之说明汝竟未读耶？”我默然无以应。然而事后我再翻拣庋藏旧报，复向《联副》查证，其实并无彼文。日后闻知高阳出院，渡得一厄，才稍释忐忑。

然而我始终不能明白的是，为什么高阳会记得他发表了一篇其实并未发表的文字？此事直至次年三月下旬方得旁证而解：那是一张某餐馆印制的请帖，下署“高阳”之名，一望而知是寿诞的邀宴，可是日期却早在我收信的前一日已经过了。这样一个对于史事精明审慎的人，珍贵的时间感和因果论在生命的晚期居然就这样随着病痛而崩塌了。

我随手发了一张传真回复，寥语数行，敬请戒烟节酒，然而我亦深知：这是废话，一如高阳那般“圣君、贤相、良将、高僧、名士、美人”的温言善语之于我是一样的，过耳寓目，不必存心而已。

在相交的最后六年中，高阳于我如师、如友，待我如子侄又如朋辈，我何其有幸能承其教、受其责、感悟其情？而这个时代又何其不幸地逐之于前朝、弃之于酒肆、任其自封野翰林？而今逝者已矣！思之不觉涕下。我为高阳悲，亦为高阳所悲者悲。遥想杜少陵“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之句，竟不堪其悲。

上

吴家出了命案，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杨乃武。

此人是个生员，俗称秀才。提起杨秀才，余杭县城里城外，无不尽知，但提到此人的表情，并不相同，有的跷起拇指，有的噤口不语，有的面有恨色，有的掉首不顾。吴家老大是属于跷拇指的那一类。

吴家是余杭有名的富户，起家才五六年，做的是米生意。洪杨乱平，最感缺乏的就是粮食，吴家与“胡财神”胡雪岩有旧，领了胡雪岩独资开设、分号遍布海内的“阜康”钱庄的本钱，到江西、湖南贩米来卖，发了大财。又有人说，吴家是掘着了长毛的“藏”，金银珠宝，不下百万之多。不管怎么样，说起来，吴家总是个暴发户，暴发户常有许多叫人看不上眼的行径，所以吴家的钱虽多，名声却很坏，尤其是对吴老大。

吴老大好色，且专喜勾引蓬门荜窦的幼孀少妇。有一次着了人家的“仙人跳”，少不得磕头求饶，耗财遮羞，身上只带得十来两散碎银子，当然了不得事，说好说歹，讲定了二百两银子，但是得回家去取。

一去不来怎么办？有道是“捉贼捉赃，捉奸捉双”，奸夫着好衣衫出门，就奈何他不得了。扎局的主家原是预先计划好的，拿起剪刀，“咔嚓”一声，将吴老大的辫子剪了半条。

吴老大大惊失色！这是件非同小可的事。且不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编发为辫，是清朝特有的制度，当年清兵入关，为了剃发结辫，不知道杀了多少人！如今剃头挑子上还留着具体而微的悬首示众的旗杆，一想起没有辫子就可能没有脑袋，吴老大岂能不惊？

“你拿二百两银子来赎你这半条辫子！”

“是，是！”吴老大一迭连声地说，“一定来赎，一定来赎！”

回家一想，二百两银子倒是小事，就怕银子捧了去，人家还是不肯给辫子，留着这个把柄，慢慢勒索，后患无穷。无论如何要想个一劳永

逸之计。

于是，有人建议：“这一劳永逸之计，除非杨秀才，再没有第二个人可以请教。”

备了一桌盛筵，将杨乃武请了来。酒到一半，吴老大吐露本意。杨乃武却是面有难色。

“真个整条辫子都剪掉了，反倒好办。”

“怎么呢？”吴老大急急探问，“杨大哥，你倒说个道理我听。”

“整条辫子剪掉了，就索性去做和尚，过些日子再还俗，有何不可？”

吴老大啼笑皆非，“杨大哥！”他怨怼地说，“我心里像油煎火烧一样，你还跟我开玩笑？”

“不开玩笑怎么样？事情实在很难。”杨乃武说着，意态悠闲地干了一杯酒。

“杨大哥，没有事难得倒你的。”

“你不要急！”杨乃武复又悠然引杯，“事缓则圆。”

这是胸有成竹的神情。吴老大心里有数，告个罪离席。不一会儿，领着两个下人，端了两个红托盘出来，盘中堆着耀眼生光的大元宝——藩库所铸，名为“官宝”，每个五十两，共是二十个。

“杨大哥，这一千两银子，我先叫人送到府上去。你慢慢喝酒动脑筋。”

“也好！”杨乃武作个孺子可教的表情，“等我慢慢喝酒动脑筋。”

喝不多久，杨乃武的书童小喜悄悄掩了进来，四目相接，见他点一点头，知道一千两银子妥收无误了。

于是他问：“小喜，城隍庙演神戏是哪一天？”

“后天起，一连三天。”

“好，你下去。”说完，杨乃武向吴老大努一努嘴。

吴老大会意，向左右吩咐：“你们也下去！”

等言不入六耳了，杨乃武方始开口：“后天你带一把好剪刀到城隍庙去看戏。等小宝顺的‘三本铁公鸡’上场，一定挤得水泄不通，你就剪人家的辫子，剪得跟你一样，只剩半条。剪个四五个人，拿剪刀跟辫子都丢掉。”他停了一下问，“你懂了吧？”

吴老大想了一下说：“还不大懂，以后呢？”

“以后？你当然摸一摸脑袋瓜，喊将起来，说是辫子叫人偷剪了。”

“啊，啊，我懂了，我懂了！”吴老大很高兴地，但一转念间，又有疑问，“可是，我自己的半条辫子，还在人家手里，那个人来找我怎么办？”

“那个人怎么还敢来找你？如果敢来找，正好！你劈脸先打他两个大嘴巴，扭他到县衙门里，要他赔你的辫子。”

吴老大离席而起，长揖到地，起身跷一跷拇指说：“杨大哥，我服了你了。”

“吴老大，到底怎么回事，你要说实话！”

“是这样的——”

吴老大吞吞吐吐地，有着难言之隐的模样，不过等他说完，大致已可了解。吴家未发财之前曾借过金寡妇一笔钱，总数不过一百两银子，金寡妇本是富孀，亦不在乎此戋戋之数，一直没有追索过本金，连利钱都没有讨过。这几年，金寡妇的儿子不成材，吃喝嫖赌，把好好一份人家败得光光，自己远走他乡，去向不明，丢下老娘，苦得就快要讨饭了。

这天卖破烂，金寡妇无意间发现吴家的借据，才想起还有这样一笔财富。一百两银子当初挥手即忘，如今却成了养命之源，便喜滋滋地上门索欠，说明不计利息，只要本金。吴家为富不仁，不肯认这笔账，却又怕吵将起来，面子不好看，好言安着，将借据骗到手中，托词缺少现银，约金寡妇第二天去取。

到了第二天，吴家翻脸不认，金寡妇才知上了大当，无奈凭据已失，吵不出名堂，只得含泪而回。到了黄昏，悄悄来到吴家位在僻巷中的后门，一索子吊死了。

发现金寡妇上吊的是地保王林，戒慎恐惧地伸手去摸了一把，身子已经发硬了。他心里在想，这件事如果出在别家，上门报信，代为料

理，多少有几两银子谢礼可得，吴家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不必生此妄想，且顾公事要紧。

于是，王林走出僻巷，绕到吴家前门，大声嚷道："你家后门有人上吊了！尸首不要动，等我报案回来再说。"

说完，拔脚便走，自然是直奔县衙门。

吴家可大起恐慌了！金寡妇因何自尽？哑子吃馄饨，自己肚子里有数。虽说死者索债，已无证据，但吴家早年跟金寡妇借过钱，并不是没有人知道，而这几天金寡妇两次上门，亦有邻居得见。如果县官从这些事实上去追究死者自尽的原因，岂能脱得了干系？

有道是"灭门县令"！老百姓遇着这样的命案，足以倾家荡产。因此，吴老大亲自去求教杨乃武时，一见面便双膝下跪，磕了一个响头。

"杨大哥，"他说，"凭空遭一场飞来横祸，无论如何要求你解救。"

"起来，起来！什么事，这样子着慌？"

"金寡妇在我家后门吊死了——"

听吴老大约略说知经过，杨乃武毫无表情，只说："等我去看了再说。"

陪着到家，恰好王林亦从县衙门报了案，折回来通知："县大老爷明天一早来相验。"又说，"巷子太狭，摆不下公案，只好在你家大门口相验了！"

等王林一走，杨乃武说出一句话来，是吴老大再也想不到的："找两个人来打牌。"

此时何有打牌的工夫，更何有打牌的兴致？吴老大心想，这不是开得玩笑的事，因而赔笑说道："杨大哥，这时候怕找不到牌搭子了。"

"你家里总有人吧？"

吴老大不敢再作声了。自己上桌，再找了米店里的两个伙计来陪杨乃武打牌。心里在想，这大概是故意示人以闲豫的作用。对左右邻居来说，倒是显示问心无愧的好办法。无奈故作镇静，并不能渡过难关，因此牌声噼啪，惊得他更加心神不宁。

十二圈打完，时近午夜，杨乃武将筹码一推："吴老大，烦你结一

结账，看我输了多少？”

吴老大如逢皇恩大赦，一迭连声地说：“小事，小事！杨大哥，你不必管了，请来吃宵夜。”

这该谈正事了吧？他在心中自语。谁知杨乃武依旧绝口不谈命案。直到宵夜吃完，才悄悄跟吴老大说：“我们俩看看去。”

“是！”

吴老大带两个男佣，打着灯笼，出大门往东，便是那条僻巷。杨乃武关照佣人，守住巷子两头，见有路人行近，举灯为号。

安排已毕，方与吴老大来到金寡妇尸首前面，他向两头看了看，很清楚地说：“你把尸首抱下来！”

“尸首抱下来？”

“不要多问！”杨乃武很不客气地，近乎呵斥地说，“照我的话做。快！”

吴老大不敢再多说一个字，抱住金寡妇的尸体，往上一耸，刚将披头散发的一个脑袋从圈套中卸出来，杨乃武却又开口了。

“再吊上去！越快越好！”

于是，吴老大匆匆将金寡妇的头又往圈套中一挂，迅速地退后两步，望着摇荡的尸体喘气发愣。

“走吧！”杨乃武拉着他说，“回家说去。”

“回老爷的话，门上去打听过了，金寡妇确是到吴家讨过债。去了两次，据看见的人说，头一天去，出来的时候笑嘻嘻很高兴；第二天就完全不对了，两眼泪汪汪，好像受了很大的委屈！”

听得亲信门丁沈彩泉的话，刘锡彤掂着两撇灰黄的、形如鼠须的八字胡子笑了，“那姓吴的，好不知趣！”他说，“想不到也有犯在我手里时候。”

“是啊！”沈彩泉说，“大少爷的喜事，照他的身家，起码也要送个一百两银子的贺礼，哪知道只要八两头！”

这一下，刘锡彤在想，就送八百两银子来，也未见得能许他安然无

事。这样想着，便正一正脸色说道：“这可是一桩大案，你不要随便答应人家什么！”

“老爷请放心！”沈彩泉很快地答说，“门上不是不知道轻重的人。好大一块肥肉，哪舍得一顿就吃光？”

“你知道就好。”刘锡彤看一看自鸣钟吩咐，“传轿！”

轿子是早就抬到大堂滴水檐前了，应带的人亦已伺候多时——县官验尸，律有明文，只准带四个人：刑房书办、仵作、两名差役。刑房书办简称“刑书”，权柄极大，花样极多，在哪一个州县，都是提起来令人畏惮的人物，唯独余杭县的这个刑书张士镇例外，为人极其老实无用，一切都听沈彩泉的指使。

刑书尚且如此，仵作更不在话下，一见沈彩泉从角门中出现，两人都站了起来，不约而同地招呼一声：“二爷！”

“今天这一案，你们都知道了？”

“知道。”张士镇答说，“吴家太刻薄，报应！”

“也不见得。”沈彩泉淡淡地说，“一切都要看案情说话。”

“是！是！看案情说话。”张士镇说，“我听二爷的招呼。”

沈彩泉点点头，将嘴一努，等张士镇跟着他到了走廊另一头，轻声问道：“吴家有人来过没有？”

“没有！”张士镇很明确地回答，“什么人也没有。”

这就是怪事了！像这样的命案，事主不论是理屈或者受累，一定会赶紧托人来打点，哪怕是空口白话，也总有一句。吴家竟然视为无事，理不可解。

“那，”沈彩泉问，“吴家倒是什么意思呢？”

“我也不懂。听他们邻居说，昨天晚上还打了半夜的牌，三更过了，才送客出门。”

“知道不知道是哪些客？”

“只知道有个杨乃武。”

“怪不得了！”沈彩泉停了一会儿，冷笑说道，“事情摆明了在那

里，神仙也救不得他这场官司。老张，这件案子顶要紧的是，要有尸亲出头。金寡妇是绝户，她娘家总有人啰？”

“有个侄儿，今天会到场。”

“那就好了！”沈彩泉很有把握地说，“杨乃武天大的本事，也挡不住我们的财路。”

吴家门前围得水泄不通，尽管鸣锣喝道，老远就知道县官驾到，却没有人愿意让路。直到差役扬起皮鞭子要抽了，方始从人丛中闪出一条路来，勉强容轿子通过。

层层叠叠的人墙，圈出四五丈方圆一块地朝南摆一张系着红桌围的方桌，是县官的公案，旁边斜放一张半桌，供录供填尸格之用。公案右前方一扇门板，上覆草荐，草荐之下就挺着金寡妇的尸首。

刘锡彤一下轿便升公堂，大声问道：“地保呢？”

王林闻声闪了出来，跪在地上报名：“地保王林，给大老爷磕头。”

“这件命案是怎么回事？”

“死的是金寡妇。昨天黄昏时分，即死在吴家后门口。地保一面通知吴家，关照他们不准动尸首，等大老爷来相验，一面到衙门里报了案。”

“你第一个看见的？”

“是！”

“你怎么知道已经死了呢？”

“地保伸手摸了摸，小腿上的肉都发硬了。”

“嗯，嗯！”刘锡彤吩咐，“验吧！”

于是刑书张士镇就位，取出“尸格”，濡笔以待，仵作沈祥上前揭开草荐细看了一会儿，又拿软尺比画了一会儿，走回来单腿跪在公案前面。

大家都有些奇怪。向来验尸的规矩是，仵作照“尸格”上规定的项目，一项一项检验，一面验，一面大声报告结果，称为“喝报”，不许有丝毫含糊。如今沈祥不照规矩办，却去跪在县官面前干什么？

念头都还不曾转完，只听沈祥在说：“回大老爷，这金寡妇是上吊死的，舌头拖出来三寸三分长。”

刘锡彤见他当差这样子马虎，大为不悦，板着脸问道：“你这么看了一下，就敢断定是上吊死的？作兴身上有伤呢！”

“身上没有验。”沈祥嗫嚅着说，“是女尸，不便动手。”

这下将刘锡彤惹恼了，“知道是女尸，为什么不带‘官媒’来？”他拍着醒木喝道，“当差如此颟顸。来啊！赏他二十板子！”

“喳！”差役刘声答应，身子却都不动。

“大老爷！”张士镇起身为他求情，“沈祥糊涂，该打！不过，在这里打了他屁股，就不能当差了，耽误大老爷的工夫。请大老爷饶他一回。”

“也罢！拿这顿板子寄在他狗腿上。”刘锡彤说，“快传官媒。”

“是！”张士镇向沈祥喝道，“还不马上去找马二娘！”

马二娘就是“官媒”，在她未传唤到场以前，无法进一步验尸。刘锡彤便先传讯事主与苦主两造。苦主是金寡妇的远房侄子，名叫夏本江，平时不务正业，与金寡妇早就绝了往来。这天是为刑房的差役寻到，心知打这场官司，赢了有很大的好处，就输了，吴家至少要替死者买棺盛殓，经一经手亦有几文可以捞摸，便乐得出头了。

供词是早就由刑房差役教过的，他说：“吴家从前很穷，欠我姑妈的钱，是大家都知道的。前两天她跟我说，要到吴家讨债，我就劝她，吴家做人刻薄，未见得肯还。不要讨债讨不到，讨一肚子气回来。我姑妈说：‘我穷得没饭吃了！你做侄儿的境况不好，又不能养我，我不向吴家讨债，难道活活饿死？’哪知道饿都没有饿死，让吴家气死、逼死了！”说到这里，大声干号，硬挤出两滴眼泪。

“夏本江！”刘锡彤问道，“你说你姑妈是给吴家气死、逼死的，有什么证据？”

“大老爷明鉴万里，我姑妈要寻死，哪里不好寻，偏偏要到他吴家去上吊？明明是怨气不出，做了鬼都要跟吴家算账，请大老爷做主申冤！”夏本江磕着响头说，“大老爷明镜高悬，公侯万代。”

“果然是吴家气死你姑妈，本县自然替你做主。”刘锡彤接着传问事

主，“你叫什么名字？”

“小的叫吴治。”吴老大答说。

“金寡妇可是在你们后门口上吊死的？”

“小的不知道。”

“你怎么不知道？”刘锡彤拍着桌子说，“在你家出的事，你怎么会不知道？”

吴老大不慌不忙地答道：“回大老爷的话，地保来通知，说金寡妇吊死在我家后门口，到底是不是在我家后门口上的吊，小的没有看见，不敢瞎说。”

“那么，金寡妇的尸首，怎么会吊在你家后门口的呢？”

吴老大仍然是一句：“小的不知道。”

“哼！”刘锡彤冷笑着说，“问下去你就知道了。我问你，你家可曾跟金寡妇借过钱？”

“借过。”吴老大答说，“是多年前，小的父亲经手借的。”

这下提醒了刘锡彤，“对了！”他问，“你父亲怎么不到案？”

“小的父亲病在床上——”

“咄！”刘锡彤将醒木一拍，“为什么早不禀明，等我问到才说？”

“大老爷明鉴，小的还来不及说，绝不敢故意欺瞒。请大老爷饶恕。”

“也罢，下次不饶！”刘锡彤问，“当初借了多少钱？”

“一百两银子。”

“可曾还清？”

“早就还清了！”

“借钱的时候，有没有中保、笔据？”

“有的。”吴老大答说，“是东街上张裁缝做的中，也立了笔据。张裁缝前年亡故了。”

“这样说，原中已经不在。”刘锡彤问，“你还钱的时候，可有见证？”

“没有！”吴老大又加了一句，“早知有今天这种麻烦，当初倒应该请一位见证。”

“你好利口！”刘锡彤问，“我再问你，借钱时候所立的笔据，可曾收回？”

“自然收回了！”

“在哪里？”

“在——”

刚说了一个字，只听有人大嚷：“不要挤，不要挤！”

大家都在聚精会神地听县官问案，骤然听得这一喊，无不一惊，也无不循声去望，只见是杨乃武在向一个乡人呵斥。

刘锡彤很生气，正想发作，而杨乃武抢在他前面开了口，“大老爷在这里，这里就是公堂。”他向那乡人告诫，“扰乱公堂，当心大老爷动怒，一顿板子打得你求饶都来不及。”接着，转过身来，恭恭敬敬地向刘锡彤一揖，“乡愚无知，求老父母宽恕他一遭。”

明明是他自己扰乱公堂，却故意栽在别人身上，只是一番做作，煞有介事，于父母官的尊严，丝毫无损，既然丝毫无损，刘锡彤也就不便再计较了。

而就在这个小小的波折中，杨乃武已向吴老大递了眼色——从金寡妇那里骗来的笔据，不宜呈堂，因为作废的借据，不会保存多年，一交出来，便是破绽。他怕吴老大一时想不明白，说一句“在家里”，事情就糟不可言了，因而故意惊扰，阻断了吴老大的口供。

于是当刘锡彤重新询问，吴老大很从容地答道：“在收回笔据的时候，就把它撕掉了！”

答得不错，错在话刚说完，向杨乃武遥遥望了一眼，仿佛在问，可是应该这样回答？这个眼色为刘锡彤所见，越发了解，果然是杨乃武在捣鬼。

因此，他不肯放松，紧接着又问：“这两天金寡妇到你家来讨过债没有？”

“来过。”吴老大答说，“来过几次，都是无理取闹。”

“怎么样的无理取闹？”

“无非纠缠不清。一会儿说有借据，一会儿说有人证。结果一样都没有，只赖着不走。”

“你家里怎么样呢？”刘锡彤问，“把她撵了出去？”

这是所谓“套问”，一不小心，就会上当。吴老大是受过教育的，想了一下才回答：“我家没有撵她。她自己看看没有意思，只好走了。”

“这是第一次的事？”

“是！”

“第二次呢？”刘锡彤紧接着问，“既然金寡妇自己觉得没意思，何以又来吵闹？”

“那就不知道了。想来是穷极无聊的缘故。”

“金寡妇虽穷，当初到底也曾借过钱给你家，莫非你家就一点不念以前的情分，周济周济她？”

这似乎是题外之话，其实是问在要害上，吴老大一时张口结舌，不知如何回答。而就在这时候，官媒马二娘到了。

刘锡彤先不理她，拉长了嗓子喊一声：“来啊！”

“喳！”左右差役齐声答应。

“把姓吴的押起来，带回衙门慢慢儿问。”刘锡彤又指着吴老大说，“你家为富不仁，受过人家的好处，如今翻脸无情，看起来金寡妇是怨气不出，所以吊死在你家后门口。你虽不杀伯仁，伯仁由你而死！”

“大老爷，冤枉！大老爷，冤枉！”

任凭吴老大极口喊冤，差役们却不由分说，上前拖起他来，加上一副手铐，前曳后推，押到一边。

等马二娘上前行过了礼，刘锡彤吩咐：“你要好生验，看尸首身上有伤无伤，不可马虎！”

“是！”马二娘答道，“回大老爷的话，女尸不便在这里验。”

“是啊！这里怎么可以验女尸！”刘锡彤问道，“附近可有尼姑庵？”

“老爷！”沈彩泉低下头，在刘锡彤耳际说了两个字，“吴家。”

这提醒了刘锡彤，大声说道：“就在事主家找间屋子，把尸首抬进去验。”

这是大干禁例的事。《大清会典》载明县官相验准带的人数，用意即在防止骚扰事主，如今指定在事主家验尸，那就不止于骚扰，直是有意与事主为仇——从来尸首只能抬出门，不能抬进门。甚至一二品大员病故任上，盘灵回乡，灵柩进城，亦须奉旨特许。这件事情是看得如此郑重，而刘锡彤不顾律令，不恤人情，如有言官参上一本，包他“吃不了，兜着走”。

不过，此时在场的百姓，却是敢怒而不敢言。吴家当然更为不满，心知这是刘锡彤为门丁胥吏开了条捞钱的路子，只好央出人来跟沈彩泉打交道，说好说歹，讲定六十两银子免了在他家验尸。

于是，在附近找了一处败落人家的废园，将金寡妇的尸首抬到那里。马二娘婆媳俩上前动手。身上倒没有验出什么伤痕，却在喉头验出两道缢痕。

消息一传出来，已被收押的吴老大，扯开嗓子喊：“明明是金寡妇家移尸来敲诈！请大老爷申冤！”

“不要闹！”刘锡彤喝道，“等本县亲自来验。”

未验之前，先要看一本书，这本书名叫《洗冤录》，是研究验尸的专著，县官相验必携之书。刘锡彤叫人从轿子里将《洗冤录》取了来，翻到第三卷“自缢”这一门，其中有一条讲移尸：“多有人家女使人力，或外人于家中自缢，其人不晓法，避见臭秽及避检验，遂移尸出外，吊挂旧痕移动，致有两痕。旧痕紫赤有血荫，移动痕只白色无血荫。移尸事理甚分明。”

看完书再去看尸首，果然有两条缢痕，虽都勒到肉里，但新旧痕迹，极其分明。一条从喉头过耳后，皮下瘀血，所以色呈深紫，是致命的缢痕；另一条只是一道白印子，自是死后移动吊挂的新痕。

其事可疑，但刘锡彤只能疑在心里，众目昭彰之下，不能不因为那道白印子而释放吴老大，否则往上一告，后患无穷。但夏本江直待他姑

母死后，方闻噩耗，绝无移尸诈索情事，亦是他听沈彩泉说过的，因而亦不便如吴老大的指控，反过来收禁夏本江。

“两造都交保释放！”他只能这样处置，“改天候审。金寡妇的尸首，发交尸亲殓葬。”

吴老大自然没话说，夏本江却不甘于偷鸡不着蚀把米，好处没有捞摸到，还赔上一具棺材。所以当堂表示，家无隔宿之粮，无法为金寡妇来买棺材盛殓。

“吴治！”刘锡彤反要向被告说好话了，“行善得福，你拿几两银子出来给人买棺材。”

“是！大老爷的吩咐，小的不敢不遵。不过，金寡妇那面的人，移尸首想来害小的一家，倘或小的拿钱出来替金寡妇买棺材，事后说小的情虚，急于了事，小的反倒落了个把柄在人家手里。这一层关系小的身家性命，要请大老爷做主。”

“不相干！不会因你行善，反倒定你的罪。”

“是！”吴老大慨然答说，“小的遵大老爷吩咐，送夏本江十两银子就是。”

吴老大的声音中，有着掩抑不住的轻松的意味。刘锡彤如梦方醒似的在心中自语：“啊！我说了些什么？那不就等于判他无罪了吗！”

理解到此，他觉得很不是味道。草草收场，打道回衙，召集亲属谈论案情，一致判断是杨乃武授意吴家，在金寡妇尸首上动了手脚。如果当时有意忽略那道白印子，只从金寡妇何以自缢在吴家门口这点上去着力追究，将吴老大先下了监狱再说，这一案中便大有生发。无奈当众验尸，已承认了有移尸的确证，一着已错，满盘皆输了！

刘锡彤还不死心，要请一个人来商量。这个人名叫陈湖，字竹山，他的身份、行径与杨乃武相仿，也是秀才，也是包揽讼词，以刀笔为生。所不同的是，杨乃武专与刘锡彤作对，而陈却是刘锡彤的“狗头军师”，当然也是他的鹰犬。

不必刘锡彤细说经过，陈湖先就大摇其头，“老公祖，你吃了哑巴亏了！”他说，“这件案子决不能翻。”

“何以见得？”

“杨乃武是条毒蛇，打蛇要打在七寸上，不然一定被蛇咬。老公祖，你请想一想看，当时抓不住他的把柄，反倒是夏本江有移尸敲诈的嫌疑。更何况老公祖拿吴治捉了又放，就是判他无罪。如今除非有吴治自己移动尸首的铁证，是无奈他何了！”陈湖停了一下又说，“此案首尾，我已经打听清楚，错在地保报了案，没有派人彻夜看守在吴家后门口，以致只要一举手之劳就脱了罪。杨乃武那五百两银子，来得好容易噢！”

“怎么？”刘锡彤急急问说，“吴家送了他五百两？”

“白花花五百两现银。”

这五百两银子应该是送到县衙门来的！刘锡彤心里在想，杨乃武不除，不会有好日子过，这件事非想办法不可。

看他脸上，猜到心里，陈湖跟杨乃武原是死对头，此时，不借刀杀人更待何时？想到这里，随即说道：“这件案子所以不能翻，还有一个道理在内。吴治已经有话了，杨乃武说的：‘铁案如山，谁也拿吴家莫奈何。如果县官想无风起浪，拼着一两千银子不要，到省里去告他一状，哪怕他有军机大臣的靠山，也要叫他丢纱帽！’”

听得这话，刘锡彤气得脸色发白，只是吹胡子，“不错，军机大臣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宝中堂，是我乡榜同年。我的靠山硬不硬，他总会知道。”刘锡彤越想越气，拍着桌子吼道，“我倒要看看，是我丢纱帽，还是他剥蓝衫？”

蓝衫是秀才专用的袍服，刘锡彤的意思是，要找机会行文学官，革他的秀才。那一下变成了一介老百姓，见了县官，不能作揖要磕头，不能称“老公祖”，要叫“大老爷”，而且县官可以剥他的裤子打屁股，身份地位大不相同了！

在刘锡彤想革掉杨乃武的秀才，贬低他的身份，好叫他有所警惕顾忌，不敢再与官府作对；而在杨乃武的想法，正好相反，不以得着一领青衿为已足，思量着更上层楼，变成举人，跻入缙绅之列，那一来，县里如有与公益有关的大事，便可发言干预。而且，刘锡彤也是举人出身，彼此便可平起平坐，称呼改用“前辈”，与秀才见县官，如晚辈见长辈，身份上矮了一截，又自不同。

如果秋闱得意，接下来还有件得意的乐事：藏娇之愿，可以实现！因此，杨乃武自从收到吴老大的那笔谢礼，估量一年的家用开销，已有

着落，便决定闭门谢客，为秋天上省乡试，好好做个准备。

杨乃武家住南门，妻子姓詹，在娘家行二，都叫她詹二姑，为人贤惠能干，对丈夫的起居饮食，照料得很周到。可是，杨乃武总是说孩子太吵，不能静心用功，要另外找地方读书。

大家子弟，为了便于读书，摒绝繁荣，带个书童住在深山古寺里，也是常有的事。詹二姑便作此建议，谁知做丈夫的却又嫌不便，这样商议了几次，终于将她逼出一番杨乃武所期待的话来。

“我们县衙门后面的那所房子，姓朱的房客，租期快满了，早早通知他，自己要用，请他搬家，你看好不好？”

哪有不好之理？杨乃武的打算就是如此，却不肯说出口来。此时喜在心里，而表面上仍是淡淡地，“不知道姓朱的肯不肯搬？”他说，“如果他赖着不肯走，我亦犯不着为这点小事跟他打官司。”

詹二姑心想，丈夫的名声在外，姓朱的房客岂敢无理占屋？不过她存心忠厚，平常总劝丈夫，替人设法挡灾申冤，是件好事，不过手段不可太毒辣。“公门里面好修行”，干这一行，又何独不然？所以明知租约到期，姓朱的如果不搬，诉之于法，必占上风，却不肯撺掇丈夫打官司，只说：“倘或他赖着不肯走，无非想几个钱，就贴补他几文，好来好散算了！”

“你倒大方！”杨乃武趁势落篷，“既然你这么说，我就去跟房客交涉。”说罢，回卧房去换出门的衣服。

二月十几的天气，春寒犹劲。杨乃武着一件宝蓝湖绉的薄棉袍，上套一件玄色宁绸琵琶襟的背心；直贡呢的套裤，裤腿扎得极其俏刮；下面是雪白细竹布的袜子，穿一双簇新的双梁缎鞋。一派纨绔子弟的装束。

杨乃武本来生得高身材，长隆脸，腰挺臂长，称得上英俊二字；加上这一身装束，更有玉树临风之致。詹二姑看在眼里，心中得意，一时有兴，便即笑道：“倒像个花花公子！我索性打扮打扮你。来！坐下！”

等杨乃武坐了下来，詹二姑为他解发梳辫子，刨花水抹了又抹，梳成一根儇薄子弟所喜爱的油松大辫。

打扮整齐，杨乃武揣上几两碎散银子，带着书童兴儿，潇潇洒洒地出门，直往县衙后街而去。

一路走，一路想，想的只是一个女人——整个印象并不清晰，就像享用过一席水陆杂陈的盛筵，记不得从头到底的每一样菜，但随便想起一样，便觉舌体留芳，余味津津。

最容易想起的是，她的白得出奇的皮肤和黑得出奇的长发；最难令人忘怀的是，她的临去秋波一转与同时抛来的甜笑；而一想起来便觉血脉偾张，惊心动魄的是她的背影。

那是一个只许丈夫略得一睹的背影！杨乃武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天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晚来无事，去收房租，但见光晕在窗，而双扉紧闭，正待开口叫门，听得水声汤汤，一时心动，舔破了窗纸往里张望，真个眼福不浅，恰好看到那个只许丈夫略得一睹的背影！

明明长身玉立，怎么叫“小白菜”呢？杨乃武在想，大概是形容她身材苗条的意思。纤腰一捻，揽在怀中，不知是何滋味？

“大爷！”

他突然听到兴儿立住脚喊，茫然地问道：“做什么？”

“大爷要到哪里去？”

杨乃武定神看了看左右，才发觉自己想得出了神，已走过头了。于是转身折回，吩咐兴儿：“到后门去看看，门是开着还是关着？”

杨乃武的这幢房子，租给两户人家，一户姓朱，一户就是小白菜，各由前后门出入。兴儿知道他是跟姓朱的房客来办交涉，应该去叩前门，所以听得他的话，未免困惑。

“不要多问多想！”杨乃武呵斥着，“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

兴儿不敢多一句话，掉头就走，杨乃武却又将他喊住了。

这一次说话的语气很柔和了，“你去看，如果门关着就算了。倘或开着，你就进去看一看，看葛小大在家不在家？回来告诉我。”他接着又说，“兴儿，你也不小了，应该懂事。外面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回去不要跟大奶奶说。你听我的话，秋天带你去杭州，不然，你就不必想逛西湖了。”

逛西湖是兴儿最大的心愿，所以听得主人有此许诺，笑逐颜开，一迭连声地说答说：“听，听！我不听大爷的话，听哪个的话？”

“对了！这才乖。”

“大爷，”兴儿想了想问道，“如果葛小大在家，问我来做什么，我怎么说？”

“你说：我叫你去通知一声，房钱三个月一付，快到期了，要早早预备好。”

“如果，小白菜问我，是不是也这样说？”

这话问得好！杨乃武心想，兴儿确是懂事了，倒不妨再试一试他，因而反问一句：“你看呢？”

兴儿颇有受宠若惊之感，笑嘻嘻地说道：“大爷！你看我这么说好不好，我说，大爷叫我来说，房钱快到期了，没有也不要紧，不用着急。”

杨乃武笑了，在他脑袋上打了一下，“她不会问的。如果真的问，你告诉她实话就是！”他又加了一句，“告诉她，我快搬过来了。”

兴儿答应着，直奔后门。门是虚掩着，一推即开，“呀”的一声响，里面便有人问：“哪个？”

正是小白菜的声音，兴儿高声地答应：“是我！”

一个走进门，一个迎出来。小白菜梳头正梳到一半，反手握着头发，站在门口说道：“原来是你！兴儿，有事吗？”

“没事，我家大爷在前面，我走过顺便来看看你。”兴儿问道，“老葛呢？”

“在店里。”小白菜一面回身入内，一面招呼，“你进来坐！”

等兴儿进屋，小白菜抓了一把花生摆在桌上，又要去倒茶，只为一只手握着头发，行动不便，兴儿便说：“葛大嫂，请你不要客气，你管你梳头，我坐一坐就走的。”

听他说话是大人的样子，小白菜问道：“兴儿，你今年几岁？”

“十二。”

“我当你有十四五岁了呢，”小白菜对着镜子问，“你家大爷来收房钱？日子还没有到啊！”

“不是到你们这来收房钱，是要请前面搬家。”

“为啥？”小白菜很关切地问。

“我家大爷要搬来住。”兴儿答说，“一个人搬过来。”

听得这一说，小白菜的动作加快了，很熟练地盘好一个髻，插上黄杨木的簪子，收拾镜箱，转起身到兴儿对面坐下。

“你说，你家大爷一个人搬来住？”

“是的。还有我。”

“我知道，当然会有你。”小白菜问，“这是为啥？”

“你是说，我家大爷为啥一个人搬来住？”

“是啊！莫非跟你家大奶奶怄气？”

“哪有这样的事？”兴儿笑道，“我家大爷跟大奶奶好得很！大奶奶很贤惠，你又不是不知道！”

“那为什么一个人搬来住呢！种种不便。”

“大爷今年秋天，要到杭州赶考，家里太吵，搬到这里来用功。”

“原来是这样。”小白菜说了这一句。忽然微仰着脸，望着空中，只见她长长的睫毛，不住闪动，不知道在想什么心事？

就在这静寂之中，听得外面有人咳嗽，兴儿是听惯了的，站起身来说：“我家的大爷来了！”

“啊！”小白菜有些惊惶，“兴儿，你快出去，请大爷在外面坐一坐！”

这样的神色是为了什么？令人困惑，但不容他问，她已在推他出卧房了。

兴儿的脚步刚跨出门槛，小白菜便将房门从他身后关上了。杨乃武主仆都不明白她何以如此张皇失措，只有在堂屋中，侧起耳朵细听动静，里面脚步往来，奔进奔出仿佛很忙碌似的。

听了一会儿，杨乃武猜知究竟，自己的产业，当然熟悉，小白菜是奔走于卧室、厨房之间。所谓“厨房”，就是前面廊下，杨乃武很想绕过去看一看，她到底在做些什么？但又觉此举有欠庄重，所以还是静静坐等。

过了好一会儿，房门终于“呀”的一声开了，杨乃武转身一看，顿觉眼中一亮，小白菜梳得极亮的头，薄施脂粉，越显得唇红肤白，似乎可以掐得出水来。

打量未毕，小白菜已盈盈含笑地在招呼，“杨大爷，”她说，“哪阵风把你吹来的？请里面坐！”

这是个不寻常的举动，杨乃武心想：她倒真胆大，居然敢在内寝接待男客，不怕她丈夫回来撞见会打饥荒？一念未毕，一念又生，她既如此，自己又顾忌些什么，莫非胆量还输给她不成？

这样想着，已迈开了脚步，一跨进去，随即明白她奔走于卧室与厨房之间的缘故。原来是现烧了开水泡茶，方桌上还有四个干果碟子，桂圆、柿饼、瓜子、寸金糖。穷家小户，这就是接待贵客的排场了！

“阿嫂，”杨乃武笑道，“为啥这样子客气？”

“杨大爷难得来！”小白菜一眼瞥见兴儿在门外张望，赶紧胡乱抓了些干果，送到堂屋里，又问，“你要不要吃茶？”

“不要，不要！要吃我自己会倒。”

“对！要吃自己倒，你不要客气，在我这里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里面的杨乃武听得清清楚楚，知道这话是说给他听的。心想，若照《水浒》上王婆的说法，这就至少有“五分光”了！

因此，等小白菜重新进门，他便毫不客气地盯着她看，她也不大避忌，一面走，一面看，一面说：“杨大爷，你今天打扮得好漂亮！”

“真的？”

“我从来不说瞎话。”

“我常说瞎话，不过那是为了帮人家打官司。至于在自己人面前，我也像你一样，不说瞎话。”

听得针锋相对的“自己人”三字，小白菜抬起一双又大又亮的眼睛，很快地在他脸上一转，然后走过来，拿茶碗推一推，抓些干果放在他面前。

“阿嫂，你一双手好白！”杨乃武装作去拈糖，揿住了她的手。

小白菜脸一红，向外努一努嘴，暗示有兴儿在外，要防他看见。

杨乃武笑一笑，知道又加了“两分光”了。

久经风月的杨乃武，想起一句俗语：“千肯万肯，只怕男的嘴不紧。”

小白菜此时的表情，正就是这句俗语的注解。初下手便有这样的成就，实在已超出估计，如果操之过急，使得她心存疑虑，好事反倒难谐。如今最要紧的是，要让她安心。

这样想着，便松开了手，也收敛了轻佻的笑容，大大方方地说：“你请坐！”

小白菜挑了个正对门口的位置坐下，拈粒瓜子去嗑。菱角样的红唇中，露出雪白的两排门牙。本来一阵红，一阵白的脸色，也恢复正常了。

“听说杨大爷要搬来住？”

“是啊！家里孩子多，太吵，想看看书都不成，更莫谈做文章。”杨乃武说，“今年是大比之年，要趁早用一用功。”

“啥叫大比之年？”

“今年乡试，秋天要到省城里去赶考。”

“那一定高高考中！”小白菜问道，“考中了就是举人老爷，那时候——”她笑一笑没有再说下去。

杨乃武当然要追问。

“那时候，杨大爷的身份更加尊贵，只怕再也不会理我们这种低三下四的人了！”

“大错，大错！第一，我不是那种人。第二，你也不是什么低三下四。我真——”

这下轮到小白菜追问了：“话怎么不说完？”

“有句话我实在不该说，不过实在忍不住。”杨乃武右手掐着左手的脉息，十分痛心似的，“我真替你可惜！‘巧妇常伴拙夫眠’。”

语声未终，小白菜的眼圈便红了，赶紧转身过去，抽出掖在衣襟中

的一块蓝绸手绢，悄悄拭泪。

“唉！”杨乃武一半真心，一半做作，重重地叹气说，“老天爷瞎了眼！”

“咄！”小白菜倏地转身，惊惶地呵责，“罪过！罪过！你真是没轻没重，老天爷都好骂的？”

“实在是老天爷不公平。”杨乃武又微喟着，“这也不去说它了！唯有逆来顺受，自己寻自己的快乐。”

这也正是小白菜平时常常想到的一句话，如今听杨乃武也是这样相劝，证明自己的想法不差，所以抑郁的心情，立刻就开朗了些。

“杨大爷，”小白菜谈到正事，“刚才听兴儿说，杨大爷要搬了来，我好高兴。杨大爷，不是我派人家的不是，前面姓朱的人家太刻薄了，硬将中门关闭，独霸那口甜水井。啥叫‘远亲不如近邻’？像这种邻舍，真替我省省吧！”

“原来是这么件事！”杨乃武答说，“照这样子，我更要请他搬家了。等他一搬，我马上拿中门打开，随你什么时候来打井水。”

“阿弥陀佛！”小白菜合十当胸，高兴地说，“从此不必为吃碗水苦恼了！”

“一幢房子里，何必关断了门？说句不嫌忌讳的话，倘或寒冬腊月，火烛不小心，关断了门，自己就少一条出路。邻舍本来要相互照应的，不过，”杨乃武下了个转语，“有道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关断了不往来也好。”

“怪不得！像我们这种邻舍，就该拿中门关断。”

杨乃武玩味她的语气，似乎有误会之意，误会他口中大方，其实不愿往来，这当然需要立即解释，但语气却不宜太急切。

于是，他笑一笑，轻描淡写地说：“恰恰相反，像阿嫂你这样的邻舍，我巴不得多两个。”

小白菜确有些误会，只是她的误会与杨乃武所想的不同。她不会惹他讨厌，是她所深知的，只怕他不愿跟她丈夫往来。如今听他的话，似乎根本没有想到她丈夫，看来是自己多疑了。

她一面这样转着念头，一面笑道：“多谢杨大爷抬举。”

杨乃武没有听清楚她的话，因为她的笑容极甜，牙齿极美，心无二用，眼中整顿全神，耳中便听而不闻了。

“杨大爷，”小白菜看出他两眼何以发直的缘故，正一正脸色问道，“大奶奶可一起搬来？”

“她不搬。”

“那么，哪个照应你的饮食呢？”

“家里送饭来。”

“也只好这样，一个人没法子开伙食。”小白菜很诚恳地说，“杨大爷，将来要茶要水，尽管到后面来叫我！”

这是“固所愿也，不敢请耳”的一件事！杨乃武心想以后接近，也不愁没有借口。此行收获已多，留着长线放远鹞，第一次应该适可而止。

“阿嫂，”他起身说道，“多谢，多谢！”

小白菜也不留他，只问：“杨大爷，你哪天搬来？”

这一问，杨乃武需要考虑——他跟姓朱的房客谈判迁让，尚未定局，症结是姓朱的想多要几文搬家的津贴，而杨乃武决定软磨硬逼，不让姓朱的占便宜。如今情形不同了，决定满足对方的要求，催他尽快搬走。

想停了便即答说：“等前面房客一让，我马上搬来，至多十天半个月的事！”

“也要挑个黄道吉日。”说着，小白菜将挂在铜帐钩上的皇历取了来，翻一翻说，“三月初八是好日子。”

“阿嫂真了不起！”杨乃武大赞，“还知书识字，真正难得！”

“哪里！”对此不虞之誉，小白菜自觉受之有愧，双颊泛起一抹薄薄的红晕，“我只识得几个数目字。”

“这就怪了！那么，阿嫂，你何以晓得三月初八是黄道吉日？”

“‘呆子看长行’！这个诀窍你都不懂。”

杨乃武被提醒了。皇历上，日子不好，下面只缀“诸事不宜”四字，倘是好日子，“宜”这个、“宜”那个，长长的一行，一望而知。

于是，杨乃武细看皇历，三月初八是好日子，但却不宜于迁居，而下一天恰好相反，做别样事情都不好，最好破土、迁移。

等他说明了缘故，小白菜微有怅惘之意，“可惜，”她说，“三月初九我就帮不上忙了。”

“帮忙不敢当。不过为了什么，能不能告诉我？”

“告诉杨大爷也不妨，那天是我爹的生日，已经说定了，要去上我爹的坟。”

“真是孝顺女儿，好，好！你尽管去。做了邻居，相处的日子很长，哪里少了请你帮忙的时候？”

听这一说，小白菜也释然了。亲自送杨乃武出门，到了门口却又要求暂停，匆匆回身入内，找了张草纸，将吃剩下的寸金糖与柿饼，包在一起，送给兴儿带回去吃。

这是买他的嘴，兴儿领会到此，觉得应该跟主人说出来，却不知如何措辞。想来想去，想到小白菜的丈夫，在豆腐店当伙计的葛小大，突然有所发现，很兴奋地说：“大爷，小白菜好比潘金莲！”

杨乃武一愣。由潘金莲想到武大郎，再想到葛小大肥短笨拙，走路摇摇摆摆，其形如鸭的那副模样，不由得“噗”的一声笑了出来。

但是，再想下去就不好笑了！如果说葛小大夫妇像武大郎与潘金莲，自己不就成了西门大官人了吗？

这一转念，心里有着无可言喻的厌恶，顺手就在兴儿后脑勺上打了一掌，“畜生！胡说八道。”他又正色告诫，“以后不准说！”

“我只是跟大爷说一说，哪里会去跟人家说？”兴儿哭丧着脸表白，“难道我不晓得，她是潘金莲，大爷就是西门庆。”

“放你狗屁！越说越好听了。”

兴儿不敢再响，不过虽挨了打，心里却是痛快的，因为想说的话到底说出来了。

杨乃武心里可是窝窝囊囊的，很不舒服。自己干的这一行，得罪的人很多，偶尔走一步桃花运，偏偏有这样巧的事，情景竟与《水浒》“武十回”约略相似。且不说真个做了入幕之宾，只要一搬过去，只怕就有人飞短流长，拿他与小白菜，编一段“挑帘裁衣”的故事。

算了！他想，省点事吧！要读书用功，另外找处清静的地方。

杨乃武已经决定罢手，而小白菜却是朝思暮想，一心盼望三月初九，早早到来。可是，一连数日，毫无动静，细细观察，前面姓朱的房客，一点没有搬家的样子。这天可忍不住了，决定找个借口，到朱家去查探一番。

她换件衣服，拢拢头发，正待出门，来了个客，一进门便喊：“小大嫂，小大嫂！”

小白菜不用看，就知道是以前的邻居桂金。她是捕役阮三的姐姐，三嫁妇人而又居孀，如今与个专门跑腿催钱粮的何春芳混在一起。这样的女人上门，小白菜自然是有戒心的，所以赶紧迎了出来，不愿意她闯进卧房。

“桂金姐，好久不见。”小白菜看她四十岁的人，还学小姑娘梳两个丫髻，搽一脸怪粉，胭脂涂得像猴儿屁股一般，不由得笑着打趣，“你是越来越俏，越来越年轻了！”

“不要寻我老太婆开心。”桂金一伸手摸着她的左臂问道，“穿这么一件薄棉袄，冷不冷？”

“不冷！”

“还说不冷，看你脸都冻得发青了，真是，‘若要俏，冻得跳’。不过，”她又捏一捏她的臂膀，“俏归俏，瘦倒不瘦，雪白粉嫩的肉，馋杀多少男人！”

小白菜脸一红，“桂金姐，”她白了她一眼，“你酒吃醉了？”

“我中上难得吃酒的。小大嫂，”桂金急转直下地说，“走，走，到我家去坐，我有好些东西给你看。”

这话是第二次说了。第一次是半个月之前，说有个阔少爷，从上海带来好些洋广杂货，不为做生意，只是好玩而已。那些杂货中，有衣料，有胭脂花粉，也有新奇实用之物，譬如可以折叠的梳子，打开来有十来格，贮放各种杂物的皮夹子之类。如果小白菜喜爱，先拿来用，价款以后再说。

世上有这样的好事！小白菜霍霍心动，而终于辞谢了她的好意，怕用时痛快，将来讨账还不起，吵将起来，面子上不好看。

此时旧事重提，小白菜不由得想起一句第一次就想问的话：“桂金姐，你说的那位阔少爷是哪个？”

“你不认识的。是我的老东家。”

“老东家也不至于把那许多值钱的东西，随随便便交给你，连本钱都不要。”

“哪个说本钱都不要？我又不发疯！”桂金大声答说，“我还靠它好好挣一票，替我儿子讨老婆呢！”

“那，”小白菜很有兴趣地问，“你怎么又说，我先拿来用，该多少钱，以后再算？”

“你当然不同啰！其中有个道理在内。”桂金沉吟了一下，带点不好意思的神气，“说实话，我是拿你当个活招牌。你小白菜走出去，哪一个男人不盯你两眼？看你戴的、穿的，都跟别人不大一样，少不得要打听打听。一问起来，是桂金那里有这样的好东西，我的生意不就来了？大户人家我也走动得好几家，不过那些小姐、少奶奶难得出门，就是出门，轿帘遮得风雨不透，人家也看不到。我说，张家二少奶奶用我的生发油梳的头，又亮又黑，人家不晓得是啥样子？如果说：喏，你看小白菜梳的头多俏括，一半靠我的生发油。人家想一想，就要买了。”

叽叽呱呱一大堆话，无一字不灌入小白菜耳中，听得浑身轻松，好生得意！

“桂金姐，你也是！”她是其词有憾的语气，“什么活招牌不活招牌，难听不难听？”

“我这个人说话最直，你不要生气。话又说回来，我认识的年轻姐妹也不少，除非你这分人才，别人要想替我当活招牌，我还嫌不好呢！”

“好了，好了，承你的情，不要捧我了。”

“那就走吧！”桂金怜惜地摸一摸她的衣服，“真的，像你的相貌、身材，穿这种毛蓝布的袄儿，用这种黄杨木的簪子，真正委屈到头了。”

听得这话，小白菜心里又难过，又感激，是千肯万肯要跟着她去了，只是有一层顾虑，“天不早了，”她说，“那里又远，一去一来，怕赶不上替小大烧饭。”

“那容易！我有法子。”

桂金说完，掉头就走了。走得极快，以至于小白菜想拉住她问一声都不能够。她不知道她有何法子，且先预备起来再说。

于是，擦把脸拉开镜箱，细细扑粉，轻染胭脂，用刨花水将头发抹光，在毛蓝布薄棉袄上，加上一件直贡呢的罩衫。正在换鞋，听得外面有声响，是桂金去而复回了。

“你看，不必替小大烧饭了。”桂金将采办来的食物都放在桌上，“荷叶包的猪头肉，熏肠子，六个烧饼，还有四两烧酒。”

“费心，费心！”小白菜问道，“多少钱啊？”

“不要管它！我请你家小大。”桂金问道，“平时你出去，总要托人照应门户吧？”

“托隔壁孙大妈。”

“那好，你把钥匙交给她，叫她告诉小大，说你有要紧事回娘家去了，要晚上才回来。”

小白菜听她的摆布，一一照办。到了桂金家，第一件大事，便是看她的“洋广杂货”，衣料、洋胰子、粉盒、“咕咕”会叫的洋娃娃，见所未见，样样可爱，真个目迷五色了。

“挑啊！”桂金催促着，“怎么不动手？”

“不知道从哪里挑起？”小白菜腼腆地笑，“说实话，有些东西，我还不知道做什么用的。”

“我也有些不识货，只好先拣识货的挑。你看，这块玄色印度绸，好不好？”

“自然好，又软又滑。”

“还不容易打皱。”说着，桂金捏起绸子一角，使劲揉搓了一会儿，一松手放开，绸子上的皱痕似有若无。

“真好！”小白菜不胜艳羡地，“比杭州的纺绸还好。只怕不便宜。”

“管它呢！这种货色也只配你穿。”

桂金一面说，一面将那块印度绸放在一边，接着又拈起另一块衣

料，征询小白菜的观感，只要她说一声“好”，桂金随手就拣出。

“好了，好了！”小白菜突然警觉，“我哪里买得起。”

于是桂金歇下手来，端张椅子，倒杯茶来，与小白菜谈论怎么穿、怎么戴，什么料子该镶什么花边，什么衣服该配什么首饰。一个说，一个想，片刻之间，小白菜饱享了一段梦想不到的风光。

白日梦毕竟醒了！“我可怎么穿呀？”她伤心地问，“就凭我们那种人家，穿这种衣服，不都要奇怪吗？”

桂金心想，她能问出这句话来，就是有脑筋的人，胡哄瞎骗没有用！得要有句话，直刺到她心里。

于是想了一下，叹口气说：“唉！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如果你不是嫁的小大，嫁到有身份的人家，穿罗着缎、戴金佩玉，哪个敢说你不配？”

这两句话就像兜胸一拳，痛得她连话都说不出，心里只有恨！第一个恨她再醮的母亲，不该为了贪图六十块银洋的聘礼，拿她嫁给葛小大。第二个恨她丈夫，有六十块银洋，一半用来开爿豆腐店，自己做老板，一半用来娶房平头整脸的妻室，也都够了！何苦自不量力，娶个漂亮老婆却又供养不起，自己起早落夜，做人家豆腐店的伙计，苦得要命，又能苦出什么名堂来？

她在心潮起伏，默默地自怨自艾，桂金冷眼旁观，却从她脸上看到心里，拉着她的手，用那种为了关切特深，什么都不顾忌的语气，悄悄说道：“我是三嫁过的人，说的话，你也许听不进去，不过，我还是要说，哪个叫我从心里喜欢你呢？人生在世，总有一样贪图，你嫁了小大，贪图点啥？如果生得麻皮瞎眼，那也没有话说，偏偏又是这样的人才！或者有个一儿半女，日后享享儿女的福，虽然渺渺茫茫，总也是一个想头。而你又没有！那么，你说，你是为了啥要受委屈？”

这番话说得小白菜傻了！咀嚼着她的话，只觉得每一句都是自己隐隐然感觉到，而说不出来的，如今居然有个人替自己说了出来，正像一下子搔着了痒处那样，痛快得想流眼泪。

“人家都说，凡事都是命。我就不大相信！人活在世界上，受苦还是享福，都是自己找的。我跟你说个笑话，我十二岁那年，我娘替我请城隍庙的张瞎子算命，他道我命里有座贞节牌坊，你说，是不是瞎子说瞎话，去贪那么座贞节牌坊，到现在还在受苦。年纪轻轻，不过几天快

活日子，就算老来有福享，牙齿掉了，想吃吃不动，有啥意思？”

“是啊！”小白菜心动了，想了想，试探着说，“快活日子也要有啊！不能说‘年纪轻轻’，就一定有快活日子过。”

桂金无端一笑，“别人，我不敢说，只要是你，年纪轻轻，就一定有快活日子过。”她随手取起一块玫瑰紫暗花的洋缎，拉起小白菜，拿衣料在她身上比试，“你看，这块料子做夹袄，好不好？”

小白菜要待自己看了，才能答复，谁知窗外有个男人接口：“好！太好了。”

小白菜吓一跳，脸都白了，不住拍着胸口，目瞪口呆地望着房门——门口出现一个二十来岁，穿着华丽的男人，脸极白，看上去长得很清秀，一双眼睛很活，嘴角似笑非笑的，一望而知是个花花公子。

“唷！”桂金急忙起身招呼，“大少爷，你怎么这个时候跑了来？”

“路过顺便进来看看。”话是对桂金说，眼只盯着小白菜看，看得她不好意思，便待躲避，却为桂金一把拉住。

“这位，”她指着花花公子说，“就是刘大老爷的大少爷。刘大老爷就这么一位少爷，四十开外才生的，宝贝得要命。”

原来这就是余杭县的第一阔少爷！小白菜久已闻名，却未见过，不想竟会在此识面，不由得又惊又喜，红着脸福了福，叫一声：“大少爷！”

“不敢当，不敢当！”刘大少爷甩一甩手，将雪白纺绸小桂袖口放了下来，连连作揖，同时问桂金：“这位是？”

“这位，”桂金故意诡秘地一笑，“大少爷，你倒猜一猜看！”

“我只会看，不会猜。”

“那么你看我这个妹子是什么人？”

“我不知道。”刘少爷跷起拇指说，“只知道是余杭县第一美人！”

“一点不错。”桂金笑道，“小白菜不是余杭县第一美人，哪个是？”

“啊！”刘大少爷的一双眼睛，越发亮了，“怪不得，今天总算让我遇到了。”说着，恣意平视，像赏鉴一件久想得到手的古玩那样，笑得

合不拢口。

小白菜又得意，又心慌，打了桂金一下，埋怨她说："什么小白菜不小白菜？不管有人没人乱说！"

"你要我叫你——"桂金忽又改口，"算了！算了！我宁愿改称呼。"然后又对刘大少爷说："我这个妹子，娘家姓毕。"

"呃，是毕家姐姐！"

"不敢当。大少爷，不敢当你这个称呼。"

"我亦不敢当。我号叫海升，四海升平的海升。你叫我的号好了。"

"没有这个规矩。"

"好了，好了！都不必客气。大少爷本来是大少爷，不过，我这个妹子，大少爷叫她姐姐就不对了！大少爷，你跟着我叫好了。"桂金又说，"大少爷，你请坐。我晓得你喜欢吃好茶，我去烧开水。"

"好！费心，费心。"

"妹妹！"桂金真的改了称呼，不叫她"小大嫂"了，"这些东西，都是大少爷的。你替我陪陪，我马上就来。"

说完，桂金起身便走。小白菜愣了一愣，有些心慌，赶紧喊道："桂金姐，桂金姐！"

她越喊，桂金走得越快，小白菜急急赶出房门。桂金听得人声，方始停步相待。

"桂金姐，我要走了。"

"要走？"桂金故意问道，"为什么？"

孤男寡女，单独相处，自然不便。这个理由莫非桂金不知道？小白菜正在迟疑，不知自己是不是该说实话时，刘海升也跟着出来了。

"桂金，"他脸上没有什么笑容，"还是我走吧！"

桂金一听这话，便微有不耐烦的神色，"好了，好了，大少爷！"她动手去推他，"你替我请到里面去坐着。"

一面说，一面真的使劲去推，刘海升苦笑着，不肯往里走，但又似

乎不便与妇人拉拉扯扯，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而最后终于被她推回房中。

桂金走回来，将小白菜拉到一边，埋怨她说："你看，刘大少爷生气了！回头说一句：我的东西不想卖了，要拿回去。你说怎么办？"

小白菜大惊，"桂金姐，"急急辩白，"这不是我的过错！我又没有得罪他。"

"这还叫'没有得罪他'？好了，现在也不必去说它了，你算帮我的忙，替我陪一陪。"

小白菜心想，如果自己一定要走，当然就是得罪了刘海升，那一大包至少值一二百两银子的洋广杂货，说不定就不会在桂金手里。这一来不是得罪刘海升，而是得罪了桂金，未免说不过去，并且于自己也没有好处。

见她沉吟不语，桂金故意激她："我也不勉强，你要走就走，啥叫要好姐妹，连这点忙都不肯帮！算了，算了，我自己心里有数就是。"

"桂金姐，桂金姐，"小白菜大为不安，"我替你陪他就是，我是怕有人来，见了不便。"

"有哪个来？老阮下乡催租去了，要后天才回得来，如果，"桂金沉吟了一下说，"你怕有闲人来，我弄把锁在外面锁上，倘有人叫门，你在里面不要响，哪个知道有人在？"

"这——！"小白菜一下子想到很远了！

桂金偷觑着她的脸，见她脸上倏地飞红，知道她是想到了与刘海升被锁在一间屋子里的情形。心里在说：成功了！索性再交代几句话。

于是她扳着她的肩，悄悄说道："这刘大少爷嘴很紧，人又爽气，事情做过就算，决不会拉拉扯扯。你放心好了！"

"桂金姐，"小白菜红着脸说，"你在说啥？啥叫放心好了？我不懂。"

"你不懂去问他！"桂金指一指卧室，又从墙上取下一把锁，"我总得一个时辰才能回来！"

说完，她向小白菜看一眼，笑一笑，迈动一双鲇鱼脚，拉开大门一条缝，挨身而去，接着"咔嗒"一声，把大门锁上了。

小白菜心里七上八下，就像小孩想玩火那样，既兴奋，又害怕，几番踌躇，不敢下手。那件直贡呢的罩衫小了些，压紧了里面的一件薄棉衫，也压紧了胸前面的两堆肉，只觉得胀得难过，而且，头上发晕，口中发干，喉头发声，“咕咕”地不住干咽着。

这时候，突然发觉有只手搭在肩上，小白菜惊得一阵抖！等她一转身想闪避时，刘海升已趁势将她一拉，双手环抱，胸前两堆肉紧紧贴住人家的身子，而灼热的红唇，已为另一张温润的嘴压住了。

这个嘴亲得她透不过气来。挣扎无用，想咬又不忍，要喊更不敢，为刘海升一面亲嘴一面拖，拖到桂金床上。

回到家已经起更了，葛小大当然早已上床，再一个更次，他就得起身上工，去磨豆腐，不能不早睡。

推一推门，应手而启，小白菜大大地松了口气。一路上她就在担心，倘或门在里面闩住，拍门将丈夫惊醒了来拔闩，一定会挨顿骂，现在，这顿骂可以豁免了。

蹑手蹑脚提着包裹进入客房，一灯如豆，照出乱七八糟的一张饭桌，猪头肉、酒、烧饼都已吃得光光。小白菜又松了口气，葛小大只要一顿晚饭吃得舒服，倒头便睡，一觉睡到二更多天起身出门，她就有个清清静静的一夜。否则，往往突然醒来，拖手拖脚地纠缠不休。她一想起他那臃肿蠢笨的身子，一口黄板牙，还有经常因“流火”发肿的那条右腿，心里就腻烦了。

尤其是这天，她连上床挨着他睡都不愿。一个人坐在那里，思前想后，越想越委屈，眼泪就断线珍珠似的，一颗接一颗地往下滚，流湿了衣襟一大片，最后终于忍不住哭出声来。

这一哭将葛小大哭醒了，翻个身撩开帐子，怔怔地往外看了一会儿，大声问道：“喂，是你在哭？”

小白菜是他翻身撩帐子时，听见帐钩响动就知道他醒了，所以听得他发问，并不觉得意外，也不回头答话，只取一方手绢，悄悄拭干了眼泪。

“你哭什么？”葛小大问，“回一趟娘家哭一趟，何苦？哭坏眼睛，自己晦气。”

回一趟娘家哭一趟，自然是因为所适非人，自伤命薄，平常如果听

见他这样说，会起反感，而这天却觉得有点对不起丈夫，却又不便作何表示，唯有依旧保持沉默。

“啥辰光了？”

小白菜看一看那只旧自鸣钟说：“十二点！”

这只钟经常要快半个钟头，十二点就是十一点半，二更早过，三更将到，葛小大颇为惊慌，急急起身，口中连连说道：“迟了，迟了！豪燥，豪燥！”

“豪燥”是杭州府一带的土话，通常是用来催促脚步加快些。小白菜便起身为他递衣服，冲盐汤——据说可以消火消滞。

葛小大口中的“豪燥”，也是一种自我催促，无奈腿短而肥，又登“流火”，七颠八冲地，样子笨拙得丑陋了。小白菜看在眼里，将她刚才内心中因为做了对不起丈夫的事而起的疚歉之意，冲得干干净净。

送走丈夫关上门，依然是独倚孤灯。那件“对不起丈夫的事”，虽然浮上心头，却没有什么感觉，或者说是没有什么余味。就像饿了时随便找点东西塞肚子那样，饱了就丢开了，不会去多想它。

可想的还是杨秀才。说要搬了来，怎的又不搬？挑定的好日子，早已过了，一点动静都没有，看来是骗人的话。

哼！男人，尤其是这种油头光棍，没有一个好东西！小白菜想想气了起来，咬着牙咕噜咕噜在骂：看你再来了，会不会理你？

“大爷，你看！”兴儿指着对面檐下说，“小白菜，穿得好漂亮。”

杨乃武抬眼看时，只能摄取到一个背影。身段苗条，像是小白菜，可是别的就全不像了。她穿一件洋缎的夹袄，下面是玄色料子滚花边的散脚裤，那种料子似绸非绸，似缎非缎，虽叫不出名堂，但一望而知是洋货。头上梳个玲珑俏括的堕马髻，簪一根玳瑁簪子，上方插一柄高背细齿的小牙梳，光看形状就知道又是洋货。

“瞎说八道！”杨乃武心想，她身上这几样洋货，就在省城里，也是很少见的东西，凭葛小大起早落夜磨豆腐，就能替他老婆备办得来？“不是的！”那么是谁呢？对了，他想起来了，是北门有名的土娼“一夜红”。

兴儿却不承认是瞎说。“是啦，是啦！大爷，”他斩钉截铁地

说，“一定是！”

“如果不是呢？”

“大爷请我吃个‘栗爆’。”

“好！”杨乃武勾起食中两指，在兴儿额上比画出要凿栗爆的样子，“如果不是，看我饶你？”

“大爷，”兴儿反问一句，“如果是呢？”

“买块栗糕你吃。”

说了这一句，杨乃武加快脚步，赶过小白菜的头，在一家丝线店门口停了下来，装作看丝线，慢慢回过头，看得清清楚楚，输了东道了！

“阿嫂！”他脱口叫了出来。

小白菜本是低着头在走，闻声抬眼，想不理他却办不到，不过脸上并没有笑容。“我道是哪个？”她说，“原来是贵人！”

语气不大对劲，杨乃武愣了一下问：“阿嫂，多时不见，一见就挖苦我，说我是什么贵人？”

“不是贵人，自己说过的事情怎么会忘记？”

杨乃武诧异，是许了她什么事忘掉了？在这思索未答之际，只见小白菜已经翩然进了丝线店。

他不知道她本就要来买丝线呢，还是借此延挨辰光？如果是借此延挨辰光，又不知她是打算等他过去了再走，摆脱纠缠，还是因为路边相语，惹人注目，暂且避一避。

当然，他宁愿认为她是暂避。好在男人买丝线，亦是常有之事，所以接踵她的脚步，踏入店内。掌柜吴老头是素识，要过来招呼，他伸手一拦：“不忙，不忙！你先做完你那笔生意！”

看样子小白菜是特意来买丝线，只听她在关照，要哪种颜色，怎样粗细，一共几绞，显然是早就想好了来的。因此，这笔生意做得很快。等吴老头将丝线配齐，在拨算盘结账时，杨乃武终于明白了，小白菜所说的“贵人多忘事”是指什么。

就这时，店堂内走出一个中年妇人，是吴老头的续弦妻子，远远先

叫一声："杨大爷！好久不来了，是不是杨太太要丝线？"

"是啊。"

"来，来，阿毛娘！"吴老头已经结好账，对他妻子说道，"一共一两二钱四分银子，零头抹掉好了。你来包丝线，我去招呼杨大爷。"

"要绣一对枕头送人，是鸳鸯戏水的花样，请你配点丝线。"杨乃武口耳两用，一面跟吴老头说话，一面在听老板娘跟小白菜说什么。

"你这种料子倒没有见过。"老板娘移开包丝线的手，摸一摸小白菜的衣袖，"好细，好滑，是来路货？"

"嗯，来路货。"

"很贵吧？"

"我也不晓得，是人家送的。"

"你这件袄儿，要配洋花边才好看，我们店里有批货色，是人家来寄卖的，要不要看看？"

"好嘛。"

于是老板娘将一盒洋花边取了出来，一捧到面前，小白菜就知道了，摇手示意，不必打开。

"你这盒花边，我看过。"

"看过？"老板娘愕然。

"是不是桂金来寄卖的？"

"不错，是桂金。"

"那就对了！"小白菜矜持地微笑着，"桂金先给我看过。"

"噢，那就不必看了！"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杨乃武说一句："丝线挑好了。派个人送到我家！"随即扬长出去。

他是去找何春芳，找何春芳是为了打听桂金手里的货色，何春芳在杨乃武面前不敢说假话："东西是有一批，刘大少爷从上海带来的。先说叫桂金卖，后来又说不卖了。"又说："送了桂金一盒洋花边，现在放

在丝线店里寄卖。”

这就不必再问了！杨乃武心里在想，如果像兴儿所说的，小白菜与葛小大，就像潘金莲与武大郎，那么西门庆也有了，是刘海升，而桂金，无疑是王婆。再想下来，就要问问自己了，扮个什么角色？

无亲无故自然不必扮武松，想起西门庆曾求何九：“一床锦被遮盖这个！”突然会意，自己什么都不必扮，只躲在旁边看，刘海升与小白菜少不得仍旧明来暗往，拿情形看明白了，布置一番教“刘大少爷”落入机关，那时拿住了他的把柄，看他不受自己摆布？或者同为入幕之宾，双演西门庆，亦无不可。

主意一打定，第二天上午备好银子，带上租约，去访姓朱的房客，三言两语就谈定了，十天以后迁让。最后，杨乃武要求，先将隔断的中门打开，姓朱的也答应了。

看他用钥匙开启了生锈的铁锁，杨乃武关照兴儿，去通知小白菜，前后已可通行。

“真的？”小白菜将信将疑，“谁跟你说的？”

兴儿不答，只奔了去拔开门闩，大声喊道：“你自己来看！”

中门由外和里开，门环在外，门闩在里，门环既已去锁，里面拔闩，外面一推，双扉即洞开，但见杨乃武笑嘻嘻地轻摇纸扇，缓步而来。

“杨大爷！”小白菜惊喜地喊。

“把门来关好！”杨乃武吩咐了兴儿，方跟小白菜招呼，“阿嫂，我说话算话吧？”

小白菜有些不好意思，“杨大爷，”她双手按在腰际，福一福说，“昨天言语冒犯，得罪，得罪！”

“言重，言重。”杨乃武从容解释，“不是我自己说过，哪天搬了来会忘记。这也是件不大不小的事，哪里会忘？只为前面的房客牵丝扳藤，太不爽快，我只好拿事情冷一冷再说。我已经在县里备了案，到时候请差人上门，不怕他不乖乖搬家。不过——”他故意不再说下去。

“不过怎么样？杨大爷，你说嘛！”

“不过，既然你那样子说，我也知道用水不便的苦楚，所以我今天

特地来一趟，姓朱的要我贴补搬家费，我就贴补。那一来，他就没话说了。”

“嗐！杨大爷，”小白菜不安地说，“那又何必？我是一句顽话，你太认真了，白白耗费几两银子，我都替你心痛。”

“那也无所谓。只要你方便，几两银子算什么？”

“多谢，多谢！”小白菜问，“那么杨大爷，你什么时候搬来？”

“我想一时不搬。”

“为什么呢？”

“还是为了起居没有人照应，太不便。”

“搬了来嘛！要茶要水，我这里现成，你们主仆两个，没有多少事，要照应也容易。”小白菜沉吟了一下，似乎自告奋勇，但终于只是再请一下，“你搬了来嘛！搬了来再说。”

这种含有深意的敦促，与说他“贵人多忘事”的怨责，同样地有咀嚼不尽的情味。杨乃武得意地在心里说：“西门大官人其实是区区，刘大少不过顶个名而已！”

搬来的第一天，小白菜到晚上方始悄悄来到前面。这有两个缘故，一个是白天有杨乃武的家人在为他布置新居，走进走出，十分嘈杂，她觉得不宜露面；一个是葛小大流火大发，回来得很早，呻吟床褥，她不能不加照料。只是身在这个男人床前，心却早已飞到另一个男人身边。直到葛小大服了药，痛苦已减，呼呼大睡，她才薄施脂粉，换件干净衣服来看个究竟。

看到杨乃武时，他正坐在灯下发怔，等听得门响，转眼发现小白菜，他脸上萧索的神情，顿时一扫而空，眉开眼笑地起身相迎。

“搬停当了？”

“草草定局。”杨乃武问道，“要不要看看？”

不待她回答，他已在指点了。中间堂屋兼饭厅，东面书房，西面卧房。东西两间都是套房，兴儿住在西面的套房里。书房后面的套房，却摆了一张极大的床，挂着雪白的江西夏布帐子，一领细篾席，一床紫罗薄被，再就是簇新的一个长枕头。

“我懂了！这是预备杨太太来住的。”小白菜指着西面说，“兴儿住在后头，许多不便，所以拿大床摆在这里。”

“不是！”杨乃武摇摇头，“这是我歇午觉的地方。我每天睡得很晚，早晨起得很早，全靠午觉来补足，所以床铺要弄得宽敞些，才能睡得舒服。”

这个说法，是小白菜所想不到的，“睡得晚，晚到什么时候呢？”她问。

“没有一定。”杨乃武问道，“小大每天晚上什么时候上工？”

“总在十一点以后，最迟不会过十二点。”

“噢，”杨乃武紧接着说，“我最早也要过了十二点才睡。”

小白菜心中一动，不由自主地看了他一眼。四目相接，发觉杨乃武眼中有着诡秘莫测的神色，心里一阵慌，急忙又低下头去。

“阿嫂，”杨乃武问道，“你每天要送了小大上工才睡？”

“没有这话，我睡我的，他走他的。”

“那么，他走了谁替他闩门呢？”

“不闩！不过关一关拢。”

“你不怕闹贼？”

“那也没法子！”小白菜一脸的莫奈何，“他倒说过几次，不过办不到！正好睡的当口，哪里能爬起来替他关门？”

“我倒有个好法子，可以做个活络门闩。”

小白菜不懂什么叫活络门闩，任凭杨乃武如何解说，依然不明究竟。这就只好画图示意了。

铺张白纸，揭开砚盖，杨乃武一面画，一面讲，这下小白菜就很容易懂了。原来活络门闩是在门内做个活动横档，另一扇门上安个承受横档的槽口，用根绳子一头吊起横档，一头通到门外，在钉子上扣住。人出门外，将绳子一松，横档下落，嵌合槽口，自然就闩住了。

“这个法子倒巧妙！”站在他身后的小白菜高兴地说，“不过，外面绳子一拉，不又拉起来了吗？”

“那又有诀窍，要看绳子系在横槽上的啥部位。”杨乃武用笔将所画的横档，隔成两半，“如果你要能放能收，绳子就该系在靠槽口的一面，只要放，不要收，绳子系在后面一点，这一来，有力用不上，本事再大都拉不起。不相信你倒试试！”

“用不着试，你说明白，我就懂了。当然要只能放，不能收，不然有啥用处？”小白菜又说，“明天我就要叫木匠去做一个。”

“慢点，慢点！”杨乃武急忙阻止，“第一，不必忙，最好过些日子再做；第二，这个法子你绝不可以说是我教你的！你只说是人家家里看来的好了。”

“这，”小白菜不解，“杨大爷，为啥不可以说是你教我的？”

“这个道理嘛，你自己去想。”

想了一会儿，终于想明白了，脸上顿时泛起一阵红晕，斜睨着他说：“你好坏！怪不得帮人家打官司总是赢。”

一面说，一面抬手去掠鬓发。时入初夏，她穿一件宽袖的淡青竹布衫，衣袖褪落，露出白嫩圆润的一弯手臂，真像削了皮的藕一般，馋得杨乃武又干咽了一阵。

葛小大因病不曾上工，是杨乃武知道的，就因为他不曾上工才特意去相访。中门虽已打通，他却仍旧出前门绕到后面去叩门。

来开门的正是葛小大，见了面不先招呼，却向里大喊：“喂，喂，杨大爷来了。”

杨乃武知道那些猥琐丈夫的毛病，自觉上不得台盘，遇有客来，总是唤妻子出面招呼，所以不以为异，只用关切的声音说：“小大，后半夜听你在哼，想来老毛病又发了。”

“是啊！听说杨大爷搬了来了，想去看看都不成。”

说到这里，小白菜已经露面，很庄重地叫一声：“杨大爷！”接着便问起杨乃武迁过来的情形，就像前一天根本不曾见过面那样。

“你看，”小白菜又跟她丈夫说，“平常都亏杨大爷照应。现在杨大爷因家里少爷、小姐多，静不下来用功，特为搬到这里来读书，我们礼也没有送，人也不上门，反而杨大爷先来看你的病。你说，好意思不好意思？”

“哪里，哪里！”杨乃武说，“以后大家住得近了，少不得请你们夫妇照应的地方。”

“杨大爷在说反话。只有我们请杨大爷照应，我们哪里照应得上杨大爷？”

杨乃武是在“套近乎”，由彼此照应，说到时常走动，踪迹便可渐密，无奈葛小大答语谦卑，变成话不投机，有些接不下去。小白菜心里明白，立刻又将话头拉了回来。

“这倒也不是这么说的！”她看一看她丈夫说，“我们托杨大爷的福，请人家照应的地方很多，起码杨大爷住在这里，就没有人看你老实，敢来欺侮你！至于我们照应杨大爷，当然也有的，好比说，杨大爷不在家，有客人来，说不定倒是要紧事情，那时候留句把话，回头告诉杨大爷，可以接得上头，这也就是照应。”

“这也不算照应，是我们应该做的。”葛小大说，“啥叫远亲不如近邻？”

“原就是这种照应！你道啥？莫非杨大爷还有啥大不了的事，要来求教你？”小白菜接着又说，“杨大爷请里面坐！”

穷家小户张罗比较有身份的客人，是件宾主都深感局促的事。杨乃武觉得此行收获已多，便很知趣地说：

“谢谢、谢谢！我不坐了！”说罢转身，袖子一甩，一条雪白的手帕，掉在稀脏的泥土里。

“杨大爷，”葛小大说，“手帕儿掉了！”

“你去捡起来嘛！”小白菜立即接口，“回头我来洗。”

等杨乃武回头去看时，葛小大已经将手帕捡了起来，便即说道：“我带回去洗，不敢麻烦阿嫂。”

“一点不麻烦。”小白菜突然很高兴地对丈夫说，“今天我省事省气力了！衣服用不着到河埠头去洗了！”

衣服虽不多，隔一两天到数百步外的小河边去洗一次，一来一往，亦颇累人，葛小大对花朵样的妻子，最感疚歉的就是这件事。尤其使他心里觉得窝窝囊囊不舒服的是，只要妻子在河边出现，行人就不断地会用一双色眼紧盯着看，甚至有人看得忘了形，失足掉在河里，传为笑

柄。此刻，能够出中门，利用前面的一口井洗衣服，不但妻子省力，也使丈夫省心，转念到此，葛小大也很高兴了。

“真是！杨大爷搬了来，太好了。”葛小大知恩图报地说，“以后杨大爷的衣服，你就顺便洗一洗！”

杨乃武不等小白菜有所表示，立即拱手答道：“不敢当，不敢当。”接着又说，“前面天井比较大，有些衣服就晒在前面好了。”

“那是求之不得！”小白菜越发高兴了，“多谢杨大爷！”

于是从此以后，只要是好天气，小白菜一天总要到前面去两次，早晨洗好衣服晒上，傍晚将衣服收下来，而杨乃武却始终不肯拿衣服出来让她洗。

说了几次，杨乃武总是谦辞，有些不知好歹的模样，小白菜不免生气，自怨自责地说：“我也是！看不出眉高眼低，只讨人厌！”

这话很重了！杨乃武就是在这样一个时机，才便于将早就想好的话说出来，“阿嫂！”他是很惶恐的神情，“不是我不识好歹，实在是于心不忍。常时看你在井边，那样一双雪白粉嫩的手，在搓龌里龌龊的粗布衣裳，实在心痛！都恨不得去替你洗，哪里还忍心再拿我的脏衣服交给你？”

听到一半，小白菜的眼圈已经红了，乃至听完，只觉得心里又酸又甜，一阵一阵发麻，忍不住双泪直流。同时又感到有股不知道哪里来的力量在推她，推她扑到他的胸前，只想痛痛快快哭一场。

这样的反应，原是杨乃武估计之中，话不必多，有一两句打入她心坎就够了！此时亦更不须多说，只搂住她像哄孩子似的轻轻拍着她的背，作为抚慰。

这天下午等葛小大回来，小白菜便跟他谈活络门闩，一如杨乃武所教的那样。葛小大当然很高兴，即时出门，去唤了相熟的王木匠来。

“喂，喂！”葛小大进门大喊，“怎么做法，你来告诉老王。”

他们夫妇之间，彼此用个“喂”字作为称呼。小白菜走将出来，跟王木匠招呼过了，接着便讲活络门闩的做法。

话说不到三五句，便为王木匠打断，“好了，好了，小大嫂，你用不着再说了！”接着转脸埋怨葛小大，“你不早说！这种东西，我现成有

做好在那里的，你要早说，我随手就带了来，用不着多走一趟冤枉路！”

“我怕我说不清楚。”葛小大歉然地笑着，“辛苦，辛苦，工钱多算。”

“要啥工钱？送你一个。”说完王木匠就走了。

葛小大为人老实，觉得过意不去，便跟妻子商量，说，“不好意思叫老王白送，而且来回还走了两趟。”他说，“老王喜欢酒，弄点菜请他一请，好不好？”

小白菜不即回答，看一看天色说道：“那就要快！迟了买不到啥东西了。”

“好！你说，买点啥？我马上就去。”

“买斤肉，要五花。这两天鲈鱼上市了，弄个春笋炒鲈鱼。”小白菜说，“两个荤菜够了！另外，再弄两个素菜，你自己去看。”

葛小大提着菜篮走到门口又转回来说：“喂！杨大爷搬来，我们还没有请过他，要不要顺便邀他一声？”

“不要，不要！”小白菜毫不考虑地回答，“又没有啥好菜，王木匠的身份又不配，请了人家来，倒是怠慢了！”

葛小大碰了个钉子，默默地走了，矮胖子提个大菜篮，行动越发蹒跚。小白菜看在眼里，心中有着说不出的厌恶的感觉。

不过，她已学会了驱除这种感觉的法子，就是尽力不去想他。起头很难，自己不在意还好，不过片刻，便可淡忘；越是在意，那丑陋的影子越是在心中盘踞不去，使她更加苦恼。但自二月底杨乃武说要搬来以后，情形就不同了，只要一想到他，别的什么念头都能丢开。

这是什么道理呢？她常常在自问，一遍二遍地考究，终于豁然省悟：原来人是无时无刻不在想事的，哪怕梦中亦不例外。如果没有什么人可想，自然是丑丈夫填补心中的空白；若有人可以代替，便能轻易地转变念头。

尤其是此刻，只一想到那道活络门闩，丈夫便被抛到九霄云外了。她只觉得胸中胀满得有些难受，仿佛有股什么劲道，渴待发泄，头上发晕，摸一摸脸，好烫，莫非病了？不是。她自己知道，坐下来将心静一

静就好了。

喝一杯茶，静坐片刻，果然好得多了。于是她起身取一支晒衣服用的木杈，将挂在檐下的一段火腿取了下来。这段东阳火腿，挂在那里两年了，烟熏尘封，垢污不堪。她用纳鞋底的钉锥一刺，香味随即扑鼻而至，拔出钉锥，香味越浓，而且有极清的油渗出来。小白菜很高兴，这是一块就算是摆在杭州第一家南货里，都算头挑货色的好火腿。

于是烧滚了水，将火腿泡了一会儿，然后取出来切割磨刮，刚刚收拾干净，葛小大回来了。

“鲈鱼、春笋、肉，都买到了。顺便拿了几块豆腐来，肉片雪里红烧豆腐，要烧得透，吃得熟。”葛小大“咕嘟”一声，咽了口唾沫。

“看你的馋相！”小白菜狠狠白了他一眼。

葛小大视而不见，却看到了妻子手里的东西，“请王木匠吃火腿？”他有些好笑的表情。

“要请他也来不及！火腿要煮两个时辰，才会烂；倘使是蒸，更加费辰光。”

“那么，你弄来做啥呢？”

“你不是说要请一请杨大爷？我想不如送他一块火腿。‘腰封’待客，‘滴油’等你来吃，也补一补！”

葛小大又咽了口唾沫，正待答言，外面有人声，是王木匠来了。

小白菜放下火腿，迎了出去，她关心的是那道活络门闩，系绳子的部位，一定要看清楚。

“老王，”她说，“这个门闩，一定要放下来以后，外面没法子开的，不然半夜里有贼，一拉就开，装跟不装一样！”

“不会！”王木匠将那道活络门闩托在手里，“你倒试试看！”

小白菜果然试了一下，怎么样也拉不起，方始放心满意地，仍旧回到厨房。

王木匠是个快手，小白菜在厨房里的手艺也不弱。等他将活络门闩装好，她的菜也做得差不多了，唤丈夫摆好杯筷，将菜端了出去，请王木匠洗了手来喝酒。

客人上座，葛小大打横相陪，宾主二人先是欢然对饮，到后来却都不大开心了。王木匠闻见蒸火腿的香味，而等了半天，始终不见火腿上桌，不免怏怏，心中在骂他们夫妇待客不诚。

葛小大的不高兴，是为了那春笋炒鲈鱼，“我买回来的鲈鱼好几条，”他拿筷子在碗里乱拨着，“怎么只有三个鱼头，而且都是小的。”

“野猫来偷嘴，当然拣大的咬，等我看到，已经偷剩三条了。”小白菜骂道，“这只死野猫！总有一天打杀它。”

“笋呢？”葛小大又问，“都是老头！”意思是问：笋尖到哪里去了呢？

这不能归咎于野猫偷嘴，“我看鱼少，配头用不着那么多。”她很机警地说，“嫩头用麻酱油凉拌，又鲜又爽口，马上拿来。”

端来一盘凉拌笋尖，数量虽然不多，总算有了交代。而且小白菜也看到王木匠的脸色不十分好看，知道是火腿香味的怪，特意表白：蒸的辰光不够，肉硬得咬不动，请王木匠明天再来吃“滴油”。这一来，总算宾主尽欢，吃到起更时分方散。

“今天晚了，只怕十二点，又起不来！”葛小大抹一抹嘴，和衣倒在床上，“豪燥要睡了。”

“十二点起不来，要不要叫醒你？”

“怎么不要叫？要叫！”话一说完，鼾声渐起了。

小白菜却还有得忙，收拾残肴，抹桌洗碗，烧了一壶水，抹身洗脚。看火腿蒸烂了，又歇火封炉。诸事停当，静静坐着，想起一件最要紧的事，还没有办。

踌躇半晌，看床上鼾声如雷，料想丈夫一时不得醒，决意冒险一行，提把铜铫子，悄悄去开了中门。

门一开，倒将自己吓了一跳，“嘎吱、嘎吱”声音甚响。但事已如此，不能退缩，侧耳静听，葛小大的鼾声如故，才算放了心。

“哪个？”

这突如其来的一声，将惊魂甫定的小白菜，吓得差点连铜铫子都脱手。定定神一看，原来是兴儿。

这时杨乃武已闻声从书房中赶出来，小白菜便说：“我家小大煮药，医生关照，要用刚打起来的井水。”

这是解释她半夜闯来的缘故，而话是说给兴儿听的。杨乃武心内明白，随即答道：“叫兴儿替你去打水。”接着从她手里接过铜铫子顺手递了给兴儿。

等他走到井边，“扑通”一声将吊桶抛入井中，小白菜很快地说：“活络门闩装好了。”

“我知道。是王木匠来装的。”

“你要关照兴儿，不要乱叫！”

“好！我回头就告诉他。”

“还有件事，那扇门‘嘎吱、嘎吱’响。”

“不要紧，门臼里加点菜油就可以了。”

“最好马上就办。”

“好的。”杨乃武说，“你提着水走好了，我来料理。”

此时兴儿已新汲一铜铫子井水，小白菜依他的话，管自己提了进中门。杨乃武这时才发觉，不开伙食，哪里来的菜油？静静心再想，想起有瓶西洋来的生发油，本意要送小白菜的，这时候说不得只好开瓶救急了。

门臼中一注上油，果然启闭无声，关好中门，他将兴儿唤到书房中，指着壁上所悬的一幅字问：“前面八个字，你念给我听听。”

兴儿执役之暇，也跟主人识字念书，像这种考问功课的事是常有的事，当即念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是哪个说过的话？”

“朱熹。”

“咄！”杨乃武叱道，“要称朱夫子！”接着又问：“这两句话，什么意思？”

“叫人不可乱说话，就好比这瓶生发油一样，盖子要塞紧，不塞紧油倒得满地，就闯祸了。”

他能即景生情，就现成的事物取譬，杨乃武觉得孺子可教，颇为欣慰，“不错！”他说，“不过你要知道，守口如瓶不够，还要防意如城！话虽没有说出口，平时的态度上也还要当心，有时不知不觉会泄露秘密。或者，心里知道这句话不能说，可是说了另外一句话，就等于说了这句话。所以守口如瓶容易，防意如城来得难，要时时刻刻当心。”

这段话说得不够清楚，兴儿眨着眼想了一会儿，困惑地问：“大爷，怎么叫‘说了另一句话，就等于说了这句话’？”

“问得好！”杨乃武点点头，“譬如说，葛小大的娘子，半夜里开中门过来，不愿意人家知道，你就不好对任何人去说。是不是？”

“是！守口如瓶。”

“可是，你如果去问葛小大，昨天晚上你发病，药吃下去好些了没有？就可能会泄露秘密。因为葛小大也许根本没有发病，她说打井水煎药是句假话，这一来西洋镜不是就戳穿了？”

兴儿怔怔地不作声，只是在想主人的话。想来想去，终于想明白了，“我懂了！”他说，“她晚上过来，我只当没有看见，心里根本没有这件事。”

这下，杨乃武才真的感到欣慰，“你确是懂事了！以后好好跟我用功。”他说，“我收你做徒弟，教你打官司的诀窍，包你一世吃着不穷！”

等葛小大出了门，听得活络门闩落实的声音，小白菜立即起床，剔亮油灯到厨房，料理停当，然后又回卧室，细细装饰了一番，提着食盒去开中门。

门一开，小白菜便觉欣慰，果然不再“嘎吱、嘎吱”作响了！这不仅消除了她的顾虑不安，而且觉得杨乃武很听话，她怎么说，他就怎么做，证明是可以信赖依靠的。

当然，开门的声音只是减得极低，并非完全消失。夜静更深，而且杨乃武是一直在注意着的，所以当她在里面拔闩时，他已觉察到了，随即起身迎了出来，持着一盏美孚洋灯，立即赶过去替手。

“是什么？”

“到里头打开来看，就知道了。”小白菜低声问说，“兴儿呢？”

“睡了！”杨乃武答说，“就是没睡，他也不会过来。”

“为什么？”

“我跟他说过了。他很懂事，你放心。”

小白菜甜甜地一笑，接过他手里的洋灯，高高地照着，一前一后进入书房，杨乃武将食盒放在进门的地上，回过身来，双手一张，恰好抱个正着。

这么迫不及待，是小白菜不曾料到的。因为如此，不免心慌；而也因为如此，备感兴奋，脸红气促，想挣扎又不想挣扎，变成只在他怀中揉来揉去了。

“好了！”她说。

杨乃武却还是不放，从她头上闻起，一直闻到脖子上。小白菜怕痒想笑，却又不敢，这样硬憋住了一口气，非常难受，只使劲在他下巴上推了一把，才得脱身。

“你这个人真是惹不得！”她掳着微微散乱的鬓发，白了他一眼，“清清静静吃吃酒，谈谈天，倒不好？”

“哪个说不好？”杨乃武四面看了看，书房里只有书桌、茶几，独酌犹可，对饮就太局促了，因而提起食盒说道，“到里面来！”

一进套房，第一眼看到的便是那张大床，小白菜心中好笑，暂且不言，接过食盒，揭开盖子说门面话。

“晚上请王木匠吃酒，小大说，请你也一起坐坐。我想，王木匠是什么身份，哪里好委屈你去做陪客？倒不如弄几样菜，送来请你。”她又说道，“四样菜都凑不齐，真不好意思。”

菜只有三样，一碟色如胭脂的火腿，一碟形似象牙的拌春笋，另外一碗就是她说被野猫偷吃的炒鲈鱼。

“可惜冷了！不知道会不会腥气？”小白菜指着碗说，“想热一热，又怕半夜里动锅铲，惊动邻舍，只好请你将就将就了。”

“就是冷的好！我不怕腥气。”杨乃武答道，“猫儿怕腥气就不敢偷嘴了。”

小白菜将脸一沉，“你把我当啥？”她说，“你嫌腥气，少来惹我。”

说着，夺门要走。杨乃武大吃一惊，急忙拦住说好话：“你不要生气，不要生气！我说错了，饶我头一回。”

小白菜“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刚才倒不是她有意装作，只是怒气来得快，消得也快而已。

杨乃武透了一口气，拍拍自己胸口，学大人抚慰小儿的口吻说：“不怕，不怕！”

小白菜不觉得意，“原来你杨大爷也有怕的时候！”她说。

杨乃武笑笑不响，转身出了套房。小白菜侧耳静听，外面是橱门响动的声音，不知在取什么东西。等了好一会儿才见他去而复转，手里端着一个托盘，上有两副杯筷，一个白瓷罐子，罐口扎着红布，但仍能隐隐闻得酒香。

“是杨梅烧？”小白菜问。

“对！”杨乃武一面开封，一面答说，“我泡的杨梅烧与众不同，补中益气，能治百病。”

“杨梅烧治痢疾，是大家晓得的；能治百病，从没有听说过。”

“好就好在这里，酒里加了许多珍贵药材，功效自然不同。还有一样好处，常吃我的杨梅烧，皮肤白，光滑，你要不要试试？”

“好啊！”小白菜欣然色喜，“你抄张方子给我，我也要泡它一罐。”

“我泡好送你就是。”杨乃武倒出一杯来，“你先尝一尝。”

小白菜尝了一口，甜甜的，带着些杨梅的香味，与一般的杨梅烧一样，颇易上口，却无他异。

他从她的脸色中，察知她的感觉，便即说道：“要吃杨梅，才有功效。”

杨梅烧，向来有酒量好的吃杨梅，酒量不好的喝酒，因为酒精都为杨梅所吸收了。小白菜量浅，畏缩地笑道：“我不敢！”

“吃一颗！”杨乃武夹一粒杨梅直送到小白菜唇边，“吃一颗不会醉的，只会觉得舒服。”

小白菜受了鼓励，张开口来，一咬之下，便觉舌头发烫，一股辛辣

之味，直冲鼻脑。只为相信他所说的，吃下去会觉得舒服这句话，勉强吞下肚去。顿觉火辣辣的一线，自咽喉直贯小腹，心里在说：上了他的当了！

“怎么样？”杨乃武问。

“我要醉了！”

“不会的。我怎么会拿你灌醉？”杨乃武说，“我也舍不得捉弄你。”

本来不醉，听得这句话却飘飘然大有醉意了，一颗心晃荡晃荡地，只觉得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才能按捺得它安静下来。

“你好像心跳得很厉害？”

“是啊！”小白菜用眼梢看着他，似怨非怨地说，“都是你害的！”

“不要紧！我有一样本事，专医心跳。”说着，身子凑了过来，一只手伸到她喉头下面，轻轻地抹着。

听起来像是戏谑，不过他的动作倒像煞一本正经，只用食中两指，一下又一下地抹，快慢轻重，始终如一，而且只沿着喉头以下那两三寸的地位抹，手指很谨慎地，绝不去碰她胸前隆起的两堆肉。

小白菜有些迷惑了，真的当他在医她的心跳，她不知道这种心跳是不是一种病，有没有医治的必要？更不知道他用这种手法能不能使得她不心跳？

说也奇怪，这样几个念头一转，自己确确实实觉得心跳得慢了，呼吸也比较畅通了。杨乃武当然也能觉察得到，温柔地说道：“好得多了！你不要说话，拿眼睛闭上。”

“唔，”小白菜闭着嘴哼了一下，听他的话，将眼睛闭上。

“女人容易心跳，因为胆子比较小。”他一面说话，一面用左手在她项背之间托住，让她微微向后仰，然后又说，“要练胆子，先要练得不容易心跳。这话好像不通，其实有道理的。不容易心跳，心就不会乱，遇到什么意外，该怎么样应付就怎么样应付，不会出错。这样一来，胆子慢慢就大了。”

小白菜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于是就想：如果这个时候丈夫突然闯了进来，怎么应付？话很难说！如果心不跳，脸就不会红，脸不红就表示跟杨乃武到底没有做啥事情。只要丈夫有这样的想法，话总好说了。

正这样想着，发觉最上面的一个纽子已被解开，正在疑惑想发问时，一下子都明白了！心跳当然也更快了！

回到自己那里，天蒙蒙亮，残焰微明，什么都看不真切，那些似有若无的影子，越发为小白菜增添了如梦似幻的感觉。

她倦得很，而心里却是一阵阵地兴奋，头上昏昏的像喝醉了酒，可是并不想睡，一看到那张床，她就厌恶了，不由自主地想到另一张床。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她立刻驱逐那种厌恶的感觉。

“你不要怕！”耳际响起杨乃武在枕上跟她说的话，“我们这样子往来，人不知，鬼不觉！就算有人知道了，也不要紧，捉贼捉赃，捉奸捉双。有那道活络门闩在那里，怎么捉得到？”

接下来是自己的回答：“这样子下去，总不是一桩事！我怕迟早会闯祸。”

“闯祸决不会！你说长此以往，不是一桩事，这话倒实在的。我太太很贤惠！”

“贤惠又怎么样呢？”

“问你啊！你愿不愿意跟她一起过日子？”

现在要想的就是这件事！小白菜静下心来开始考虑这件“终身大事”。

刚转到这个念头，只听有人敲门，隐隐在喊：“开门、开门！”

是丈夫的声音！小白菜不由得有些心跳，但马上就想起杨乃武的教导，自己对自己说：“不要慌！随他多敲一会儿不要紧。要紧的是，自己要检点。”

这样一想，随即伸手到脑后，拔去簪子，一下就将头发拉散，取梳子时，顺便照一照脸，残脂剩粉犹在，一望而知是“隔夜面孔”。打水洗脸来不及了，只能取块湿手巾，使劲擦一擦，然后一手持梳，一手握发，走去开门，临出房门还回头看了一眼，床上被褥凌乱，恰是刚起来的样子，越发觉得一无破绽，胆也就更大了。

开开门来，葛小大口发怨言：“怎么叫了半天的门不开？”

“我在上马桶。”小白菜问，“这时候怎么回来了？”

“后街上，从杭州来了一个做好事的医生，看病不要钱。店里劝我去看，我想把以前的几张方子带去。”葛小大一面说，一面走进房，忽然声音变粗了，“大白天亮还点灯，你当油不要钱买，是偷来的？”

小白菜这才发觉，百密一疏，到底还留下一个漏洞，不过，只要觉得不在乎就不要紧，“油灯脏得那样子，要擦了！剩下一点点灯油让它点光了，擦起来好擦。”她自觉这几句辩解天衣无缝，得理不让人，便又嗔道，“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你气急败坏地做啥？”

葛小大自觉理亏，不敢作声，开抽斗找到了药方，随又转身出门。

“慢点！”小白菜追在后面问道，“你看完病回来不回来？”

“自然要回来！”葛小大答说，“带药回来煎。”

小白菜无奈，只好不睡，一夜缱绻，双腿发软，眼皮涩重，勉强支持着，实在是苦楚。于是，又想起杨乃武的话，决定跟杨太太一起去“过日子”。

幸好，葛小大很快地就回来了。可是进门的脸色不对，阴沉沉地，一言不发只坐在堂屋里发怔。

“看了怎么说？”小白菜问，“为啥这副样子？”

“说我的流火，是因为身子亏，开了张方子，到药店里一问，”葛小大伤心地摇摇头，“吃不起！”

“开的什么贵重药？”小白菜说，“有病总要医！只要方子好，吃一帖胜十帖，贵点还是划算的。”

这几句话鼓舞了葛小大，脸色开朗了些，“也就是两味药贵，”他说，“一味是西洋参，一味是桂圆。”

“要多少钱呢？”

“光是这两味药，就要一千铜钱。”

一千铜钱差不多要一两半银子，是半个月的开销，小白菜一时无从开口了。

“随它去！”葛小大将药方往桌上一丢，“死不了的！”说完起身出门，自然是到店里去了。

小白菜心想，他倒是死不了，自己可受了活罪，这件事得跟杨乃武好好商量。

到晚来又是情热如火，吃完夜饭，巴不得丈夫早早上床，上了床又巴不得他早早起床去上工。好不容易鼓打三更，听得葛小大出门，“吧嗒”一声活络门闩落槽，小白菜翻身坐了起来，摸索下床，剔亮油灯，擦把脸，扑点粉，倒些杨乃武所送的玫瑰生发油在手心里，抹在头发上略略一梳，照一照镜子，忽然心里凄凄恻恻地自己可怜自己了。

坐了好一会儿，直待那阵感觉过去，她才起身出门。这一次有早晨的教训在，临走之前，“噗”的一声，索性将油灯吹灭，在星月微茫中，扶墙摸壁地去开中门。

门一开便为杨乃武抱住了。小白菜猝不及防，吓得几乎喊出声来，恨不过在他腰上使劲拧了一把。

这一来，杨乃武不能不松开手，扶着她进了书房，歉然地说：“对不起，吓你一跳。”

“吓得魂都没有了！”小白菜狠狠白了他一眼，“人吓人，吓死人，不作兴这个样子的。到现在我心还在跳。”

“我摸摸看。”

一只手伸到胸前，“啪”的一声，挨了一下，杨乃武嘻嘻地笑了。

“犯贱！”小白菜说，“你先不要啰唆，我有件事跟你谈。”

谈的就是葛小大因为药太贵而生的烦恼。杨乃武很认真地听完，随即问道：“那么，你看，这帖药算不算贵呢？”

“药不管贵还是贱，只要医得好病就好！”

“一点不错！”杨乃武接口，“人来得不管早还是迟，只要医得好病就好。”

小白菜一听皱眉，“你说的啥怪话？”她大为摇头，“我不懂！”

“你不懂就不去说它了，我们谈小大的药。这副药要吃几帖？”

“不晓得！要问他自己。”

“你去问明了来告诉我。”

“告诉了你又怎么样呢？”小白菜正色说道，“你不要瞎疑心，我不是要你替小大买桂圆、西洋参。”

“我自有道理，你不必去管它。”

小白菜想了一会儿，点点头说：“好，我就不管。我只问你一句，你刚才那句话啥意思？”

“哪句话？”

“咦，你自己忘记了？什么早不早，病不病的！”

“我是说我自己。”杨乃武一把揽着她的腰，低声说，“你不来，医不好我的相思病。”

“啐！我就晓得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说着，脸微微向后仰，一双水汪汪的眼睛，斜着往上看，嘴角似笑非笑地——到了医相思病的时候了。

“你今天的头发格外漂亮，又黑、又亮、又香。”

“那要谢谢你的生发水。真香！”

“别人闻见了怎么说？”杨乃武口中的“别人”，当然是指她的亲人。

这使得小白菜想起一件事，答非所问地说：“我告诉你一个笑话——”

所讲的“笑话”就是天亮忘记熄灯，为葛小大质问的那回事。直到此时，她还觉得好笑，也很得意，自诩有急智，不过老实承认，是由于杨乃武的教导。

“好极，好极！”杨乃武也很高兴，“你只要听我的话，包你越来越快活。”

一面说一面已揽着她的腰，扶向套房。春宵一刻，蜜爱轻怜，苦的是好梦初圆，晨鸡已唱，不能不强舍温馨的衾枕，带着涩重的双眼，拖着虚软的双腿，开中门回到自己那个冷冷清清的家。

不过个把月的工夫，左邻右舍都觉察到了。左邻赵大妈，右邻钱二嫂，还有对门的三干娘，在河埠头洗衣服，偶然谈了起来，都有很奇怪的经验。

“你们看出来没有，小白菜这一向神色不对！”三干娘说，“大天白亮，门关得实腾腾，且不去说它，不知道为什么，上半天看到她，总是懒洋洋的，一点精神都没有，好像夜里没有睡，在做啥？”

“哪晓得是在做啥？”钱二嫂说，“我起码听见两次了，半夜里动锅铲，有时候还闻得到香味。不信你问我们那个‘死鬼’，有天半夜里他推醒了问我：‘你在蒸火腿？’我骂他说梦话，哪知道真的有蒸火腿的味道，好香、好香！馋得我们那个死鬼流口水。”

“这不是新鲜话把戏？”三干娘问，“小大又不在家，半夜里蒸火腿给哪个吃？我再说一句，豆腐店里做帮工，也不是吃火腿的人家。”

“不要说，不要说！”赵大妈为人谨慎，摇着手警告，“闲言闲语惹是非，我们惹不起人家。”

三干娘与钱二嫂对看了一眼，都知她指的是谁，不过她们俩都不似赵大妈那么胆小，不约而同地撇一撇嘴，发一声冷笑。

“哼！怕他点啥？”钱二嫂说，“他有钱有势，也不能横行霸道。”

“不是这么说。”赵大妈又劝，“小白菜为人还不错，不要去说她，万一她也提了一篮衣裳来洗，听见我们在背后说她，难为情不难为情？”

“啊！”三干娘突然想起，“怎么好久不见小白菜来洗衣裳？”

“我问过她，”赵大妈答说，“从杨秀才搬来了，中门就打开了，前面天井有口井，用不着再到这里来了。”

“怪不得！”三干娘看着钱二嫂，“原来有这样一道门在那里！”

“我再告诉你，她家的门，本来通夜不关的，现在也上了门闩了。”

“这是防贼骨头！”三干娘接着钱二嫂的话，皮里阳秋地说，“可惜葛小大不晓得，家贼难防！雪白粉嫩的小白菜，菜心已经叫人偷吃掉了。”说罢，咯咯地笑了起来。

认识小白菜的人，像赵大妈那样忠厚的，少而又少。因此，她的这段秘密，自经钱二嫂与三干娘印证以后便沸沸扬扬地传了开来，被蒙在鼓里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葛小大，一个是葛小大的已经改嫁的生母沈媒婆。

不久又传到小白菜的生母耳中。她也是一个再醮妇人，后夫名叫喻

敬添，算是个读书人，在西关土地庙设了一个蒙馆，大家都叫他“喻先生”。小白菜的生母“妻以夫贵”，为人尊称为“喻师母”。虽然只字不识，但听得多了，四个字一句的成语，居然也能朗朗上口，不愧为“师母”之名，只是她的居心行事，却全无半点书香的味道。

听得女儿的艳闻，喻师母决定去问个明白。这天上午上门，只见小白菜眼泡微肿，是刚起身不久的样子，心知外面的传闻不假。

“娘，你怎么两三个月不来？”

“你倒不说，你两三个月不来看我。”喻师母一面说，一面打量女儿。天正热的时候，她穿一件玄色布衫，看上去又软又薄，好像很凉快，便摸着她的衣袖问：“这是什么料子？”

“洋纱。桂金卖给我的。”

“你倒今非昔比，越来越阔气了。”

小白菜脸一红，“价钱不贵。”她说，“贵了我也穿不起。”

“这个呢？”喻师母拿起了一瓶雪花膏，打开盖子闻一闻，“也不贵？”

这是大家小姐、少奶奶的恩物，在蓬门之中，何能说不贵？小白菜含含糊糊地答道：“人家送的。”

喻师母紧接着问：“哪个？”

“你不认识的。”

“对！我不认识。”喻师母唤着女儿的小名说，“阿毛，你晓得不晓得，外面飞短流长，话难听得很呢！”

小白菜不懂什么叫“飞短流长”，将一双眼睛睁得圆鼓鼓地问：“外面说点啥？”

“说你们的房东杨秀才搬了来了！半夜里陈仓暗度——”

“娘，”小白菜又气又急，“你不要说我听不懂的话，好不好？”

喻师母的话被截断，有些不大高兴，不过不便为此发作，愣了一愣答道：“好！我也说得难听一点，外面都说你跟杨秀才‘有花头’，到底有没有？”

那疾言厉色、一本正经的神态，使得小白菜大起反感。她心里在想：别样事情你做娘的教训我，只好受你的；唯这件事，开口之前，先要自己想一想，上梁不正下梁歪，还是不要说的好。

因为如此，便不想否认，但要诉诉委屈，发发牢骚，“你还要说，当初都是你跟他那个做媒婆的娘，害得我好苦！”想起往事，她的眼圈红了，“一个贪，一个骗，贪图她六十块洋钱的聘礼，拿我骗了来活受罪！你的女儿你自己卖掉了，有花头，没花头，你老人家又何苦去操心？”

“我也不过随便说得一句，你又何必大发雷霆？”喻师母嘴一瘪，两行眼泪挂了下来。

“你有啥好哭的？”小白菜越发不悦。

做娘的那副眼泪，一半做作，一半却是真的伤心，“你苦命，娘难道不是苦？”她说，“我难道不晓得抚孤守节有面子，可是贞节牌坊不能啃来当饭吃！当初也是没有法子，巴望到了喻家，有口苦饭好吃，能够拿你弟弟抚养成人。哪知道——”说到这里哽噎难言，终于放声大哭。

小白菜慌了手脚，“这是做什么，这是做什么？”她使劲推她母亲，“有话好说！”

喻师母且哭且诉，无非境况艰难。喻敬添本来只教得五个学生，其中只靠一个，是一家油坊的独子，书读得极好，油坊老板敬重老师，按季有束脩，送得比其余四个学生加起来的还多。哪知初夏嬉水，竟致灭顶夭亡，油坊老板夫妇痛不欲生，认为老师失于管教，学生才会逃学嬉戏，致生意外。因而对喻敬添颇为不谅，上门来大吵一场，一份恃以养家活口的束脩，当然也就此失去了。

“真正是闭门家里坐，祸从天上来，他从遭到这场祸——”

“他”是指喻敬添，既失养命之源，又痛高足之殇，不堪此双重打击，以致好了多年的肺疾复发，呕血盈盂。喻师母用了一句“贫病交加”的成语形容他的不幸。说到这里，又复号啕，害得小白菜也陪着她淌眼泪了。

“女婿是半子之靠，小大又是这个样子，从哪里靠起？想想是我当年一时糊涂，如果不是你弟弟还没有成人，真不如一头栽在河里，一了百了的好！”

“娘，你这个念头，可千万动不得！”

小白菜开始感到事态严重！因为她母亲在未改嫁前，确曾自杀过一次，是刮下一盒“洋火”头上的药，吞入腹中，幸亏发觉得早，费了好大的事，才能救活。如今又说想自尽，不见得是故意吓人的话。

然而小白菜也知道，空言慰藉，无济于事，想一想，找了两件衣服包一包，放在她娘手边。不必多话，喻师母就明白，是女儿借给她的“当头”。

那是两件好衣服，也是小白菜心爱的衣服，所以她终于还是叮嘱了一句：“只好当，不好卖！你先拿回去，另外我再想办法。”

喻师母揩眼泪问道：“你到哪里去想办法？”

“我劝你不要问了。”小白菜微微冷笑，“只要少听人家背后的闲话，少来管我的闲事！”

喻师母懂得言外之意，其实这也就是她此来的本意——杨秀才有势有财，找他去想办法，就一定有办法。

“那我就走了！家里一颗米都没有，大小四张嘴，都张开了在等我。”

等喻师母一走，小白菜懒懒的什么事都不想做，心里乱糟糟的，亦无法集中思虑去想，怎么样才能让杨乃武心甘情愿地拿一笔钱出来给她娘？只是里里外外，茫然地打转。

这天天气格外热，心情烦躁，更易出汗，浑身湿腻腻的非常难受，非得洗个浴不可。于是她烧了一大壶水，将洗衣服的大木盆搬到卧房中，关好大门，解衣入浴。洗到一半，有人敲门，心里不由得发恨，咬一咬牙骂道：“死鬼，早不回来，迟不回来，偏偏这时候回来。”

但细听敲门声，却不似丈夫回来。葛小大敲门总是重重地三四下，然后有一段时间休止，是在等待她去开门，倘或她手头有事放不开，门外等得久了，便会不耐烦地擂门如鼓。可是此刻敲门，却是“咚咚、咚咚”，节奏分明，而声音不大，是怕惊扰主人，很有礼貌的一种敲法。

那会是谁呢？小白菜怎么想也想不出，若是熟人，敲门敲不开会出声大喊，却又没有喊声。由此亦可想象得到，是位生客，不妨先问一问，有事隔门相谈，不一定开门。

想停当了，她便湿淋淋地从浴盆中起身，略略擦一擦身子，拿换下来要洗的一身湖色竹布衫裤套在身上，匆匆扣住腋下一粒纽子，一面盘头发，一面走出堂屋，向门外高声问道：“哪个？”

门外是刘海升，正从门中张望，但见水汽熏蒸的小白菜，脸上又红又白，艳如朝阳影里一朵含露的芍药，布衫的衣襟半搭下来，露出雪白一块胸脯，倒还不觉得怎么样，最令人惊心动魄的是，双手高举在盘头发，两弯凝脂欺雪的浑圆手臂，衬着微露袖外的漆黑腋毛，蔚为平生未见的奇观。刘海升看得出火，直咽唾沫，哪里还答得出话来？

小白菜奇怪，怎么没有声音？正想再问时，突然警觉，又羞又气，急忙放下双手，环抱在胸，左手将大襟拉了起来。心里在想：这个家伙好不老实，要想句恶毒的话来骂，才能消气。

就在这个时候，听得门外有人在说：“咦！刘公子！你怎么在这里？”

入耳好熟，凝神一想，不由得又惊又喜，是杨乃武的声音。赶紧一闪身避开门外偷窥所及的视线，沿着走廊墙边，走到大门旁边去细听。

“啊，啊，是你！”果然是刘海升的声音，“府上怎么没有人？我敲了半天的门，没有回答。”

原来是来访杨乃武！小白菜的紧张消失了一大半，凝神再听：“刘公子你弄错了！舍间在前面。”杨乃武这样回答。

“这不是府上？”

“是我的产业，不过租出去了。”杨乃武问道，“贵人光临，有何见教？”

“有点小事。到府上去谈。”

“好，好！请这面走。”

小白菜又关切、又好奇，不知道刘海升有什么事跟杨乃武打交道，渴望着想弄明白。

门外已恢复平静，而小白菜心里却起了波澜，隐隐然有种大祸当头的感觉。于是，这个浴是白洗了，一阵一阵的汗，出个不停，除了拿把芭蕉扇大扇以外，什么事都不能做。

坐着扇了好一会儿，心静了些，这时她才能细辨心中不安的根源，

两个有肌肤之亲的男人，聚在一起，会谈些什么？杨乃武那双眼睛很厉害，只要多看一下，就能看到人心里，自己跟刘海升那段露水姻缘，很可能就在今天让他看穿——一想到此，满心烦躁，刚收住的汗，像黄梅天的砖地一样，又不知从哪里涌出来了！

如果他看穿了来问，怎么回答他？小白菜心想，要瞒瞒不住他，要承认又怎能承认？设身处地替他想，自己也会在心里看不起人家，是个一搭就可以上手的贱货，为她大费手脚，还特地搬了来住，真正犯不着！

念头转到这里，小白菜大为伤心，无法分辨自己的感觉是委屈还是悔恨？两行眼泪，流个不住。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又发觉有敲门的声音了！

不过敲的地方不同，这次是在敲中门，那也不是第一次，敲门的多半是兴儿，隔门传话，必是有事方敲，当然要去接应。

“是兴儿？”

“是我。”兴儿在门外回答，“你可要来洗衣服？”

这是招呼她到前面去一趟的暗号。在平时，小白菜必是欣然乐从，此刻却有些怯意。转念一想，畏缩倒像自己情虚似的，还是该去。

不过，在到前面去以前，应该先问清楚：“你家的客人走了没有？”

“刚走。”

刚走就叫来，不言可知是自己所担心的那件事发作了！她心里一沉，闭着嘴用鼻孔喘了两口气，毅然答道：“好，我就来！”

于是收拾浴盆，换了衣服，梳好头发，带把扇子摇着，开了中门，极力放出从容的神态，走到书房窗外，向里张望。

杨乃武的神态也很闲逸，正摘下荷花瓣在擦一方砚台。小白菜对此还是初见，正好拿它做个掩饰尴尬的话题。

“这是做啥？”

杨乃武抬起眼来，先微笑着点一点头，等她轻摇着扇子，走了进来，直到他身边，方始掀起砚台一角，映光相示，“你看，”他说，“这块砚台的纹路，细得跟你的皮肤差不多，拿布去擦，都怕会伤了它。荷花瓣又软，又不像棉花会沾得丝丝缕缕，拿出来擦砚台，最妙不过。”

小白菜笑了，“亏你想得出，拿砚台来比人家的皮肤。”小白菜想想又觉得委屈，收敛笑容，撇一撇嘴说，“我哪里比得上你的宝贝砚台？”

“对不起，对不起，我比错了。你是活宝，再好的砚台也不能比！”

依然是平日那种欢愉调笑的神态，使得小白菜的紧张很快地缓和了，便矜持地笑一笑，站在杨乃武身旁，为的是风动满怀，让他也可沾光。

“一把扇子七寸长，一人扇来二人凉……”

杨乃武在哼扬州小调，怪声怪气地，惹得小白菜大笑，一笑身体发软，不由得就倒在他身上。当然，他是一把抱住。

“身上好香！”他说，“怪不得有人馋。”

话中有话。小白菜倏地推开杨乃武往后退了两步，收起笑容问道：“你在说什么？”

杨乃武也换了副神色，是很深沉的样子，丢下手中的荷花瓣，“我们到里面来谈。”说完，他先进了套房，将窗户打开。

北窗之下，阴凉幽静，是谈心的好地方。小白菜每次进入这间套房，都会感到兴奋，而这天不同，觉得心中很静，决定好好跟他谈一谈。

“刚才刘大少爷敲你那里的门，你听见了没有？”

“听见了。正在洗澡。”

就这句话，便证实了她与刘海升暧昧不假。杨乃武原是有意试探，倘或小白菜不认识刘海升，或者她为人厉害，有意否认，就会假作诧异地问：“哪个刘大少爷？他为什么来敲我的门？”而如今这样的回答，等于承认，她与刘海升是素识。

小白菜已经上当了！杨乃武心想，不可以让她知道自己上当，她才会合作。于是很谨慎地说：“你心里一定很急，人在澡盆里，不能去开门，他敲得又那样急，会惊动左右邻舍。”

“还好！”小白菜说，“我先不知道是他，正要开门的时候，听见你跟他说话，才知道是刘大少爷。”

“原来他跟我说的话，你已经听见了？”

“是的，听见了。”小白菜问，“他来看你什么事？”

“你真以为他来看我？”

问到这一句，小白菜才发觉自己说的话，完全不对，真是又悔又恨又不安，脸红心跳一身汗！正要拿扇子扇，而杨乃武的手快，已先拾起大芭蕉扇，使劲为她扇了两下。

“你心里不要急！你的事我都知道。我们两个是啥情分？比顶亲的人还要亲。所以你的麻烦，就是我的麻烦，等我来想办法。”

听到这样的一番抚慰，小白菜的感觉，不止于安慰，而是感激，红着眼圈深深点头，身子移一移，向杨乃武更靠近了。

“办法我很多。不要说这种小小的麻烦，再大的祸，我也有法子把它平下去！这话，你总能相信，我不是吹牛！”

“从来没有说你吹牛。”

“那好！”杨乃武欣慰地说，“不过，你要听我的话，事情才会做得圆满。”

“那当然。不听你的，听哪个的话？”

“不但要听，还要照我的话做。”

听他的话，当然照他的话做，何用特为叮嘱？这样一想，小白菜倒有些答应不下了，“我做不做得来？”她说，“我现在应承了你，到时候做不到，你不是要怪我？”

“不会，不会！”杨乃武说，“第一，你一定做得到；第二，你做不到，我也不会怪你。”

“你这样说，我就放心了。”

于是促膝相并，移肩相偎，两人低声密语，谈了好久。小白菜原有的一番话，也就不必再说，因为只要照他的话做，她母亲的困窘，亦可解消于一时，无须求助于杨乃武。

果然，杨乃武料事如神，不出十天，刘海升又来敲门了。

本在意中，要装得意外，“啊！”小白菜踌躇着说，“大少爷，是你！”

“是我！”刘海升很快地左右看了一下，闪身而入，两手往后一推，双扉合拢，接着转身便下了门闩。

“不要！不要！大少爷，”小白菜低声哀求，“会有人来！”

“你不要骗我！”刘海升笑嘻嘻地，一双色眼只盯在她胸前，“我访过好几次了，一早你不出门，你家也没有人上门。挑这个辰光来陪你，最好不过。”

“大少爷，你不要这样说！我是有夫之妇。”

一面答话，一面假作退缩，反倒是引人登堂入室，刘海升自然一步一步逼近，口中说道：“那天我来过了，可惜好事多磨。”

“你来过了？”小白菜假作诧异地说，“几时？”

“等我想想。”刘海升进了客堂，便去拉她的手。

小白菜一面缩手躲开，“大少爷，你请坐。”她说，“我去倒茶。”

说着，便进了卧房，转入厨房。刘海升只听砰然大响，倒吓一大跳，赶紧起身，向卧室张望。恰好小白菜捧茶从厨房中出来，那就不劳她再端到客堂，刘海升一脚跨了进去。

“刚才什么声音？”

“在厨房里不小心，打翻了一个铜铫子。”

“噢，”刘海升把心定了下来，“你家的厨房，与众不同，进入很不方便。”

“没有法子！租人家的房子，只好迁就，实在也不是厨房，只不过在走廊上摆个风炉，将就烧饭，先前好不便，久了也就惯了。”

“住这样的房子委屈了你。几时我替你找个宽敞一点的地方。”

小白菜看了他一眼，眼色中似感动、似感激。然后低下头去，抑郁地说：“宽敞的地方住不起。”

“怕什么？有我！”

话到手到，这次小白菜没有闪避，让他在胸前轻薄了去。然后捏住他的手说：“好了！大少爷，你如果真的喜欢我，就规规矩矩跟我说说话。”

“好！我们规规矩矩说说话。”刘海升站起来说，“天气真热！”说着，便卸了他那件上半截杭州纺绸，下半截江西夏布的长衫。

他就不脱，小白菜也要劝他宽衣，见此光景，正中下怀，将他的“中截衫”接过来叠好，放在床前的方凳上。

“你今年几岁？”

“你猜呢！”

“二十。”刘海升说，“最多二十二。”

“二十四了。”

“‘二十四番花信风’。所谓‘花信年华’，女人这个年头，是最好的时候。”

“为什么？”

“你只要自己到镜子里去看一看就知道了。好比一朵花，正开到盛的时候。”

小白菜妩媚地笑了。嘴唇刚动，还未开口，忽然听得敲门的声音，不由得一惊，刘海升当然更为紧张。

“糟糕了！”小白菜说，“中门没有关。”

“什么中门？”

“通前面的中门，前面住的是杨秀才。”

一听这话，刘海升颜色大变，手足无措。而中门呀然开启，是少年的声音在喊：“小大嫂，小大嫂！”

“不要紧！”小白菜很快地说，“是杨秀才的书童，大概来借什么东西，你不要响，我去打发他走。”

等她一出房门，兴儿已走进堂屋，却不止他一个人，后面还跟着轻摇纸扇的杨乃武——这是做好的圈套，中门特意不上闩，而打翻那个铜铫子，是一声暗号，告诉前面，刘海升已经到了。

话虽如此，也需小白菜有所做作，她用发抖的声音喊道：“杨大爷！”

她是假发抖，躲在里面的刘海升听得她这一声，却真的发抖了。极力保持镇静，屏气侧耳，听得杨乃武说道：“嫂子，有人告诉我，说县官的大少爷在你这里，进来好一会儿了！”

“没有！没有这事。”

“没有最好。你家小大为人老实，又是我的房客，托我照看门户，我不能不尽责任。说是有男人进了你家的门就没有再出去，这话我也不相信，不过，我不便到你房里去看。这件事，只有小大有资格！我已经拿你家的门，在外面暂且锁一锁，现在我叫兴儿去请小大回来，让他自己来搜。”

“杨大爷，你好喜欢管闲事！”小白菜恶声指责，“管闲事也有个分寸，你怎么好拿我的大门锁上？还瞎造谣言！女人的名节要紧，如果我家小大搜不出人来，你怎么说？”

“嫂子！你不要气急，我也晓得你冰清玉洁，我这样做是为你好。”

“哼！为我好？”小白菜冷笑，“谢谢你杨秀才！”

“嫂子，我说个道理你听。我是为你洗刷，还你清白。外面沸沸扬扬，话很难听，你家小大哑子吃黄连，有苦难言。现在有这样一个机会，让他自己来搜一搜，就会知道，人前背后的闲言闲话，无非瞎造谣言，那时候我就可以开导他了。你看，人家说得活龙活现，眼看刘大少爷进了你家的门，就没有再出来，其实哪里有这回事？你家嫂子冰清玉洁，从今以后，那些乱嚼舌头的话，你只当它耳边风，再也不要去听它，不然，你就是自寻烦恼！”

“你这番话多说了的！我们夫妻的事，用不着外人插手；再说，杨大爷，我一个人在这里，你无缘无故闯了进来，说些不三不四的话，莫非在打什么歪主意！”

“咦，咦，咦！”杨乃武变脸了，“嫂子，我一片好意，你反倒打一耙，真正最毒妇人心！兴儿，你快去，叫小大回家，关照邀地保一起来。我倒不相信，我的眼睛会看错。”

“晓得！”兴儿很起劲地答应。

“慢着！你把钥匙带去，叫他自己开门进来。”

说着，将一把钥匙丢去。兴儿没有接住，“锵琅琅”好响亮的一声。等他从地上捡起，拔脚要走时，刘海升出现了。

“老杨，”他说，“有话好说，用不着逼人太甚。”

杨乃武装出大感意外，茫然不知所措的神情，只朝小白菜去看；小白菜当然也要装出又羞又急，无限尴尬的模样。然后嗷然一声，掩面而遁，退到卧室去假哭。

“大爷，”是兴儿打破了沉默，“要不要去叫小大？”

“不要，不要！”刘海升先向兴儿说好话，“回头我赏你。”

“慢慢再说。”杨乃武也向兴儿摇一摇手，随即转脸问刘海升，“刘公子，你真是斯文扫地！就这么一副‘短打’来的？”

脱却长衫，谓之“短打”，读书人是不作兴这样子走出自家大门的。不过，杨乃武是明知故问，也是有意提醒他——等他想进去取那件“半截衫”时，小白菜已将房门闩上了，随他怎么敲，只报以嘤嘤啜泣之

声。

事态严重了！刘海升知道中了圈套，自己的长衫，怎么会在人家的卧室之中？这件事再好的口才也解释不清楚！而且堂堂县官的大少爷，一身短打又怎么走得到街上？

他很机警，决定吃这个眼前亏，冷冷地问道：“老杨，你说好了！”

“我说什么？我没话好说。葛小大重托了我，看在房客的分上，不能不管闲事，我想，还是让葛小大自己跟你来说。”

“不必，不必！我看你可以做主，或者问问小白菜，看她有什么话说？”

语涉讥讽，杨乃武知道他已看破，这是生面别开的仙人跳。不过，这决不算意外，刘海升是帮他父亲搞钱的得力帮手，这些花样，当然也看得穿。杨乃武事先已经估计到此，早有安排，当即点点头，向屋内说道：“嫂子，你总听见了，你自己说吧！”

屋中不答，而且众声皆寂。杨乃武叫兴儿上前敲门，依旧什么反应都没有，刘海升倒困惑了。

“不好！恐怕出人命了！”杨乃武向刘海升说道，“莫非她一时想不开，上了吊了？”

听得这话，刘海升一惊，但念头一转，忽然面露狞笑，“那是你逼出来的人命！”他说，“这场官司够你打的。”

杨乃武正要他这句话，故意装得一愣，是自悔失计的样子，然后又摆出一切都豁了出去的姿态，顿一顿足说：“好吧，事情只有闹开来了，我为好管闲事，惹来一场人命官司，大家一起打吧！兴儿，去叫地保，把她的房门打开来。”

“噢！”兴儿仍然是响亮地答应，脚下却未动。

看杨乃武真要打官司，尤其是听得“事情只有闹开来了”这句话，刘海升又慌了手脚，“慢慢，慢慢！”他摇着手说，“如果真的上了吊，我们救人要紧，唤地保就来不及了！”

说着，刘海升奔到房门口，觅缝张望，却无所见。杨乃武走了过去，敲敲糊得很严密、外面不易窥探的窗子喊道：“嫂子！嫂子！你请开门，有话好说，千万不要寻短见！”

情势一下子变得很微妙了！杨乃武与刘海升本来站在对立的地位，此刻一思而为祸福相连，休戚相关，都盼望小白菜能够听劝，当然亦都害怕她已经上了自己所结的圈套。

“再迟就来不及了！”刘海升此时已进一步想到事态的严重，不但会使自己身败名裂，而且会影响到他父亲的前程，因而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提起一只脚伸两伸，招呼杨乃武说：“来，踢开门进去看看。”

“这怕不大好吧！”

方在迟疑之间，房内又起了哭声，刘海升大大地透了口气，从额上抹下一手心的汗。杨乃武照他的样子，亦露出轻松的表情。

侧耳听时，小白菜除了啜泣，还有诉说，断断续续，可以听得出来，她是在自怨命苦，丈夫有病，医生开的方子，用的是西洋参这种贵重药，穷家小户，哪里去筹措这笔医药之费；母亲不谅，又来逼着要钱；而一失身于刘海升，得寸进尺，居然威胁逼奸！偏偏还有好管闲事的房东，替丈夫出头来撞破奸情。种种苦难，汇集一身，做人真无趣味，不如一死，倒是解脱。

这一下，将刘海升搞迷糊了，因为小白菜骂杨乃武管闲事的话，十分恶毒，有“断子绝孙”“不得好死”的话，似乎他真的是受了葛小大的重托，出头干预，并没有什么阴谋在内。

当然，僵局必得打开，即令小白菜是故意做作，但若无一个台阶可下，就会弄假成真，到头来还是拿她逼到死路上去。

这样一想，便向杨乃武说道：“老杨，你不要听她胡说八道！事到如今，我只好认倒霉，你问问她看，她要多少钱！”

“是，是！帮她过了关，大家就都没事了。”杨乃武接着又向里说，“嫂子，你总听见了，刘大少爷愿意帮个忙，你就说个数目吧？”

里面先不作声，过了一会儿才着急地哭了起来：“叫我怎么说，真难死人了！”

“不要紧！你说嘛！”

小白菜不作正面答复，只怨她母亲狮子大开口，又怨医生不通人情，明知穷家小户吃不起贵重药，偏偏不肯费心思换两样普通的药。不过话又说回来，不是那样贵重的药，服了亦未必见效，这样一面埋怨，一面说数目，刘海升心里计算了一下，得要五百两银子才够。

“老杨，你来！”他将杨乃武拉到一边，铁青着脸说，“她的开价太离谱了！我五百两银子买个妾，比她要漂亮得多；如今不过替她遮遮羞，意思意思，她怎么好漫天要价？”

“刘公子，话不是这么说。五百两银子保住你的颜面，尊大人的前程，岂能说不值？”

刘海升一听这话，悚然一惊，“一身做事一身当。我又不是三岁小孩，做这种事，当然自己负责，与家父何干？老杨，”他凛然相责，“你的话太过分了。”

杨乃武的神色很平静，“我是就事论事，你不必生气。”他说，“忠言逆耳，听不听在你，肯不肯在她，与我何干？”

“我是说，”刘海升的态度又软了，“你能不能跟她商量，少要一点。”

“我不便去说。要说，你自己去说。”杨乃武解释他不便去说的原因，“她如果不肯，我白白碰个钉子；她如果肯了，你会疑心，我跟她串通好的，所以她才肯听我的话。不行，不行，我决不去碰她的钉子，太犯不着。”

是这样坚决的表示，刘海升知道再说也无用，可是要他自己去跟小白菜低声下气讲价钱，一则于心不甘，再则也抹不下面子。想了想，顿一顿只说：“好吧！我认倒霉。不过，我身上不会有这么多现银，你看怎么办？”

“那要问她。刘公子，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身上有百把两银子的银票，不足之数写张借据。我不会少她的！”

“这个办法不妥当。”杨乃武是为朋友设想，很负责任的态度，“你刘公子亲笔的借据，落在这样一个素有艳名的妇人手中，人家知道了会怎么想？对你刘公子的声名，当然有妨害。你想呢？”

这倒也不可不防！刘海升心想，眼前的杨乃武就可能会出花样，以不留笔迹为宜。可是，“此刻没有现银怎么办呢？”他问。

“这样吧，”杨乃武慨然说道，“我替你垫四百两银子，你写张借据给我好了！”

有借据落入杨乃武手中，还是不大妥当。但除了写借据以外，别无他法；而要写借据，写给杨乃武，总比写给“葛毕氏”冠冕得多。这样一想，便点点头说：“那就见你的情了。不知道怎么写法？”

杨乃武暂且不答，唤兴儿出中门去取来笔墨纸砚，安放在葛家堂屋中，请刘海升坐定，方始说道：“我念你写：‘兹收到杨乃武兄交来库平银四百两整。此据。’”

“怎么？”刘海升搁笔问道，“是收据。”

“对了！收据。”

“收据？”刘海升想了一下说，“收据不是借据，可以不还。”

“你不还也无所谓。”

刘海升心想，杨乃武在耍手腕，必是有什么官司，要托自己从中斡旋。这件官司不知大小，也许他有上千银子的好处，而自己不能不为他白白效劳，否则便拿这张收据作为自己曾经纳贿的证据，会惹起极大的麻烦。

了解到此，不敢贪这个便宜，拿起笔来说：“我还是写借据。”

“那也好！随你。”杨乃武接着又念，“兹借到本县生员杨乃武名下库平银四百两整，亲收无误。彼此至好，不需中保，不收利息，言明一个月内归还，此据。”

这张借据，字面上毫无毛病，刘海升心想，这笔钱暂时可以不还，就打官司，至多欠债还钱而已，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因而一挥而就。又取一百两的银票，一起交到杨乃武面前，说一声：“可以提我的长衫给我了！”

“对不起，请稍后。我要取现银来给人家，不然，你会疑心我设圈套叫你来上当。”杨乃武喊道，“兴儿，你把我的枕箱去取来。”

枕箱是一个福建漆的皮枕头，一端有扇可以上锁的小门。杨乃武取随身携带的钥匙，开枕箱，当着刘海升的面点了四百两的银票，唤兴儿去敲房门，将刘海升的半截衫“赎”了来。

大钱花了，小钱还不能省，刘海升取二两银子塞到兴儿手里，名为赏赐，其实是买他的口。兴儿这一阵经过杨乃武的教导，很懂了，笑嘻嘻地请个安说：“多谢大少爷！今天这件事，我马上就忘记掉了！”

刘海升唯有苦笑，向杨乃武说道：“名师高徒，佩服！佩服！”

杨乃武笑笑不答，自觉占尽上风，在踌躇满志之余，气量也变得大了。

“这下，可以放我走了吧？”

“刘公子，”杨乃武对这句话不能不辩，“你失言了！我并没有留你在这里的意思，就谈不到放走不放走。而况，我亦没有资格留你在别人家。”

一面说，一面去拔那道活络门闩，在“呀”的一声开门时，蓦然意会，悔不可言，然而已经晚了！

刘海升勃然变色——杨乃武从头到底都做得不算错，唯独从内向外开门这一着，走得大错特错！因为这是他自己戳穿了西洋镜，所谓已经从外面上了锁的话，无非虚诈而已。

“哼！”刘海升冷笑了一声，探头向外，看清了没有人，扬长而去。

“嫂子！”杨乃武大声关照，“大门没有关。”

这是故意做给刘海升看的，表示自己并未留在葛家。其实，绕道由前门回家，立刻又开了中门，到了小白菜那里。

“真是！”小白菜不知如何表达内心的感想，只似笑非笑地说，“亏你想得出！一步一步好像牵着人家在走，要东就东，要西就西。”

“可惜最后大意了！”

“最后一步？”小白菜想了想说，“没有什么不对啊！”

“不！”杨乃武将说过外面上锁，便不应从内向外开门的道理说了给她听。

“那怎么办？”小白菜亦大为不安，“这一来，整套把戏他不都知道了吗？”

“当然。”

“那——”

“其实也无所谓，就没有这件事，他也会看得出来。一切有我，你不必怕。”

杨乃武的手段，她从这天的一套花样中，了解更多，信赖更深，当即答应说：“我不怕！不过，我在担心，他既然知道了，当然心里不甘，会不会赖那笔钱？”

“不会！”杨乃武说，“我在笔据上已下了埋伏，他敢不认账，我另有法子制他。”

“噢，”小白菜很有兴味地说，“怎么下了埋伏？”

杨乃武口念刘海升亲书的那张借据，“本县”与“彼此至好”这两处眼上有文章。既然“至好”，无须写明“本县生员”。就算写亦不妨，应该写“余杭县生员”。所谓“本县”是何县？这不就是刘海升在无意中露了马脚，他是以余杭县知县之子的身份，写下这张借据？进一步看，就不妨视作仗势勒索，或者受贿的证据。杨乃武的打算，本就是准备刘海升倘或翻悔，可以弄件什么官司架在他身上，说他勒逼索贿，进省上控。只要风声一传，刘锡彤怕出事，就会硬逼他儿子将银子送来。

这些舞文弄墨的刀笔，小白菜不会懂，说也是白说，所以杨乃武笑笑答道：“其中的奥妙，只有我自己知道。总之，你放心好了。”

小白菜自然不必再问。一转身从抽斗中取出一沓银票，兴奋异常地说：“我自出娘胎，从没见过这么多钱。大爷，我们怎么分？”

“我不来分你的，不过‘谩藏诲盗’，刘海升心里一定不服气，随便跟捕快说一声，弄个手段高强的贼骨头来偷你一记，搞得你一场空，那就太犯不上了。所以，你最好早一点安置。”

“是的，是的！亏得你提醒。”小白菜不胜庆幸，也不胜负荷似的说，“大爷，怎么处置？你说！”

“你打算给你娘的钱，今天就送去；小大要吃西洋参、桂圆补身子，多买点摆在家里；此外该添什么、买什么，一次都弄齐它。余下的钱，放到钱庄里，动利不动本，按月补家用。”

小白菜怔怔地听着，并无表示——她是沉醉在这几句话中了！一下子将绝大的难题，尽皆解消，而且以后过日子也不再会艰窘，安排得如此妥当，想想都是有趣的！

“怎么？”杨乃武对她的神情，略感困惑，“你自己有啥打算？”

“我哪里能打算得这么好？大爷，”小白菜将一沓银票推了过去，“请你替我理一理。一百两银子给我娘，留下五十两，其余的请大

爷替我存在钱庄里！”

“好！”杨乃武将银票清理了一下，分成三笔，交代清楚，将最大的一笔三百五十两捏在手中问道：

“存折上要个户名，用啥名义？”

“我不晓得。大爷替我做主。”

杨乃武点点头，“我马上替你去办。”他说，“你晚上来拿存折。”

午夜过后，杨乃武还在院子里纳凉，小白菜悄然而至。手里提着一个瓦罐，是冰糖百合绿豆汤，用井水浸得冰凉。杨乃武一口气吃了三碗，顿觉宿汗一收，浑身轻快。

“你到里面来！”为防隔墙有耳，杨乃武的声音极低，小白菜亦不作声，只跟着他走。

到了书房里，杨乃武取出来一个存折，一枚新刻的牙章，朱文“华福记”三字。

“我替你起的户名叫作‘华福记’，只认存折图章不认人，你要收好，最好两样东西分开来放。”

“嗯！”小白菜问，“是哪个钱庄？”

“裕丰钱庄。这家钱庄是‘胡财神’阜康钱庄的联号，招牌硬得不得了，不过，利息低一点，只有七厘；三百五十两就是二两四钱五，每个月初十去收。不收就拿它滚到本钱里去了。”

“有二两多银子贴补家用，日子就好过了。大爷！”

小白菜叫了这一声，却不往下说，灯下凝睇，盈盈欲泪。杨乃武倒不免奇怪，握着她的手问：“你有什么话说？”

“你从前说过的那句话。”

“哪句话？我跟你说过的话很多，不知道你指哪一句？”

“你答应过我的那句话！”

杨乃武允许过她好几件事，已经践诺，就像为她母亲开一笔钱之类，话出即行的，固然不少；而有些事，或者没有工夫去办，或者要等机会，一时办不到的，也不是没有。因此，听了小白菜的话，他仍复茫

然不知所答。

见此光景，小白菜误会了，“是不是，我晓得你是骗我的！罢，罢！”她转过脸去说，“我这一辈子苦不出头了！”

原来是她的“终身大事”！杨乃武总算摸到她的意思了。这是件大事，他当然不会置诸脑后，只是时机尚未成熟，同时要看运气。如果秋闱能够侥幸，他那詹氏夫人已经露过口风，“杨举人”想筑金屋，犹可商量，“杨秀才”想纳小星，断断不能。

于是他说：“锣不打不响，话不说不明。我答应过你的事，还有三件没有办，知道你指的是哪一件？现在算是懂了！”

“懂了怎么样呢？”

“这件事，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不过也不是我一厢情愿，可以成其好事的。”

这番话要分两段来听，后半段她懂，意思是即令他有心，但她是有夫之妇，倘如本夫不肯离异，又如之奈何？这当然是个极大的障碍，却并非不可克服。不过她首先要了解的是前半段的话，“怎叫‘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她问。

“远在天边，就要三年之后，才有希望；近在眼前，今年的大年三十，你就会在我家吃年夜饭。”杨乃武说，“只看八月里我到杭州赶考，运气怎么样。运气好，金榜题名下来，就是洞房花烛。你懂了吧。”

“懂了！”小白菜问，“是杨太太的意思？”

“对！是杨太太的意思。这是很正当的道理，不能不听。”

小白菜不作声，坐下来静静地想了一会儿，也觉得杨太太的要求不算过分，或者还有奖励他上进的用意在内，如果他巴结上进，中了举人，她就是他该得的奖品。

“照此说来，倒是要看我的运气。”小白菜幽幽地说，“从小瞎子替我算命，说我有帮夫运，这话我以前不大小心，嫁了那么个人，再好的帮夫运，能帮出什么名堂来？现在看起来，倒像有些道理了。”

“你是说，你的帮夫运，会应在我身上？”

她很快地看了他一眼，低下头去说：“不应在你身上，应在哪个身上？”

“对，对！”杨乃武很高兴地说，“你是这样的八字，话就更容易说了。把你的八字抄给我，我有用处。”

“八字我记不得了。”

“出生年月日总记得的！你属牛，今年应该二十四岁，是咸丰三年癸丑出生的。月份、日子、时辰呢？”

“我的生日大，正月初二。”小白菜说，“时辰想不起了，要问我娘。”

“那就不要忘记，替你娘送钱去的时候，就问一问。”

“不会，不会！”小白菜很高兴地，接着，屈起手指，念念有词地计算了一会儿，“你说八月里到杭州赶考，今天六月初四，下个月是闰月，算起来还有三个月的工夫。”

“三个月不到，七月二十几就该进省了。临阵磨枪，这个夏天非拼命不可。”

所谓“拼命”是拼命用功。小白菜知道他的想法，为了好事得谐，一定要考中一名举人，所以要拼命用功。这样静静坐着都会出汗的夏天，还要关在书房里读书做文章，真正是一大苦事。转念到此，兴起无限的爱惜怜痛，脱口说道：“我来此陪你。”

“你来陪我？”杨乃武大感意外，亦觉茫然，“怎么陪法？”

这一问，将她问住了。原是未经思考的一句话，不过既已出口，她亦不愿说了不算。转念一想，又觉得这也不是什么说不得，办不到的事，于是定定神细作思考，越想越有道理，很快地筹划停当了。

“我在想，我们是房东、房客，又是邻舍，而你杨大爷赶考是件大事，应该要帮忙。我就跟小大这么说：杨大爷一个人在这里用功，种种不便。今年夏天又长，家里送了饭菜来，天气热，都馊了，吃了不但不落胃，说不定还要坏肚皮。杨大爷的意思要我替他去烧饭。我们自己就不必开伙食了，他还说要算工钱给我。帮了人家的忙，又得实惠，我也有事可做，不会闲在家里发闷。你看，怎么样？”

她的话没有完，杨乃武已笑容满面，等她说完，连声夸赞：“你这个办法好，你这个办法好！这样做法，冠冕堂皇，哪个都不会说闲话。我想，你家小大一定也会答应。”

“一定会，我有把握。”

果然，一说就成功。得到通知，杨乃武这天傍晚时分，特地来向葛小大夫妇致谢，递过来圆鼓鼓的一个红包，里面包着簇新的十块鹰银，同时表示，这是从此刻到他七月下旬进省这两个多月的“工钱”。

于是，第二天开始，小白菜开始上工。新买的盘碗锅灶动用家具，又有兴儿做她的下手，兴兴头头地跟杨乃武做起人家来了。

头一顿中饭上桌，将杨乃武从书房请了出来，朝桌上一看，葫芦塞肉、鰳鲞烧豆腐、葱焖小鲫鱼、麻酱油拌茄子、一大碗冬瓜排骨，热气腾腾，香味扑鼻，不由得腹中咕噜噜一阵响。

“要不要吃酒？”

“中午不吃！”杨乃武说，“你也坐下来吃。”

“不要，不要！”小白菜双手乱摇。

“不要紧的！我说个道理你听，你的身份是管理，不是老妈子，一起吃有啥关系？”

想想他的话也不错，小白菜自无须坚拒。打横相陪，布菜添饭，更便于照料。杨乃武的这顿饭，自然吃得胃口大开。

睡过午觉起身，小白菜早已用布囊在井中吊着一个海宁“三白”西瓜，唤兴儿捞了起来，剖开吃过。杨乃武觉得精神十足，文思泉涌，本来预定的功课是温“四书”，特意改为做文章——做的是八股。自己在“四书”中定了一个题目，照功令限制，在五百五十字以内完篇，平时“窗课”，总要半天的工夫，这天不过两个时辰就已脱稿。自己从头到底，看了一遍，觉得笔酣意畅，不由得脱口自赞：“真不坏！”

话刚出口，听得“扑哧”一声，抬头看时，才发觉小白菜坐在旁边椅子上在绣花，是一副忍俊不禁的神情。

“原来你在这里！我都不知道。”

“我在这里好半天。还端酸梅汤你吃，莫非你忘记了？”

书桌上果然有半盏吃残的酸梅汤，杨乃武想一想，仿佛记得有这回事，歉然笑道：“对不起，对不起！我的心思都在文章上头，听而不见，视而不闻，你不要怪我没有理你！”

“我哪里会怪你，高兴都来不及。”

“为啥呢？”

“大爷，”小白菜放下手里的绣件，正色说道，“我看你一定要中了！”

“何以见得？”

“只看你专心一志的样子就晓得了！”小白菜又说，“我看你摇头簸脑，不断在笑的神气，心里一直在想：读书做文章，一定有点儿乐趣。不然，你不会这样子。”

“说得不错。读书做文章当然有乐趣，乐趣大得很呢！”

“倒说给我听听看！”

“这，”杨乃武搔搔头，“这就难了！这里头的乐趣，只有自己去寻，才会知道。”

“怎么寻法？”

“自己去读书做文章啊！”

“做文章是不要谈了。谈读书也许能够。”小白菜说，“大爷，你教我读书好不好？”

“好啊！”杨乃武很高兴地说，“我收你做学生，不过，”他忽然踌躇了，“教你读什么书呢？《三字经》《千字文》，没意思；要么拿《唐诗三百首》做你的课本？”

“我也不想学什么诗，只要看得懂唱本儿就好了。”

“对！我就教你念唱本儿。”杨乃武想了一下，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来，“这叫《再生缘》，是本很有趣的书。”

“啊！《再生缘》！”小白菜曼声唱道，“闺帏无事小窗前，秋夜初寒未转眠。灯影斜摇书案侧，雨声频滴曲栏边。”

原来小白菜娘家的左邻，是一座“家庵”，庵中带发修行的住持，本是年轻居孀而知书识字的富家小姐，闲来喜欢唱“宝卷”“弹词”之类的唱本。这部《再生缘》出于乾隆年间杭州一位才女陈端生的手笔，一百多年来，在浙江极其风行，大家闺阁，随处可见，但以词句比较雅驯，在

小家碧玉之间，却不甚知名。因此，小白菜能唱这部《再生缘》，在杨乃武不免惊喜，便少不得动问缘故。

等她说知究竟，杨乃武很高兴地说："这一来就省事得多了！所谓'举一反三'，譬如一句之中，你只认识两个字，想一想那句怎么唱，其余五个字就容易记得。来，来，我马上教。"

从这天起，左右邻居就很了解小白菜的动态了！只听杨家有人在唱《再生缘》，便知她与杨乃武在一起。于是，有关他俩的流言，亦就更盛了。

这是可想而知的，杨乃武心里很明白，第一个刘海升就饶他不过。自己能玩那套帮作撞破奸情的把戏，人家就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所以很乖觉地做了一个打算。

"阿梅！"这是他替小白菜起的名字。他嫌她的小名"阿毛"太俗气，一音之转，改毛为梅，而梅与妹相近，等于在叫阿妹，"我们俩好，已经瞒不过人了！别的都不在乎，只怕刘海升拿你家小大搬出来，抓着我们的把柄。那时候，事情很麻烦。"

情热如火，意乱神迷的小白菜，一听这话，如梦方醒，惶急地问道："那，那怎么办呢？"

"你不要慌！只要自己心里有数就不要紧，我绝不会有把柄让人家抓到。你在这里帮我烧饭，你家小大是知道的。我教你识字，也是冠冕堂皇，没有啥好批评的。只有一段辰光，我们绝不能在一起，你懂吧？"

小白菜听他这番话，将心定了下来，多想一想，自然能懂他的意思，只有平时幽会的那段辰光，不能在一起。否则，刘海升煽动丈夫，在后半夜逾墙而回，再由中门到前面，一下堵住了，由于套房别无出路，想逃都逃不掉。

转念到此，不寒而栗，拍拍胸说："还好！就从今天起，我晚上再不来了！"

"对！你懂了。"杨乃武安慰她说，"好在只有几个月的工夫，等我赶考发榜回来，立刻就办我们那件大事。"

幸亏见机得早，就在这天晚上葛小大有了行动。他也是最近才听人说起，向他提出警告的，不是别人，是他的那已经改嫁的生母。说是外

面风言风语，说得十分难听，要他自己作个决断，或者禁止小白菜到杨家，或者索性搬家。

葛小大心里当然很难过，也还希望谣言只是谣言，所以决定先亲自来探明真相，再作道理。

于是这天晚上出门时，故意不落门闩。在店里做豆腐做到后半夜，找个借口回家，悄悄推开大门，蹑手蹑脚走到卧房窗下。天热不曾关窗，就着斜照的月光往里窥看，夏布帐子中隐绰绰的人影，自然是妻子在熟睡。葛小大一直悬着的一颗心，算是放下来了。

他正待转身离去，忽然心中一动，妻子虽然在家，杨乃武说不定移樽就教！隔着帐子，不容易看清楚人影是一条还是两条。不过也不要紧，杨乃武总不能赤脚走了来，这么热的天，也不至于穿了小褂裤睡觉。只看床前有没有这些东西，立见分明。

定睛一看，床前踏凳上有小白菜的一双青布鞋，床脚骨牌凳上空空的，什么衣衫亦没有。这可以确确实实断定，床上只有妻子一个人。

就这时，一阵风起，而且很大，直卷入屋，掀起了帐门，但见小白菜下身黑短裤，上身猩红肚兜，映得肌肤白如雪、润如脂。葛小大就算看惯了的，这时也不由得咽了口唾沫，真想推门进去，紧紧抱住了她。而一念未毕，“砰”然大响，将他想好合的念头，一下子吓了回去。定定神看，才知道是狂风撼窗，碰撞出来的响声。

这一下，当然也将小白菜惊醒了。一翻身而起，脸正对着窗户。葛小大不由自主地往下一蹲，避开了她的视线，心里一面怦怦地跳，一面在想，倘或妻子发觉，便会质问：半夜里回自己家来，为什么要这样子鬼鬼祟祟的像个贼骨头？倒说个道理出来听听！

这有什么道理好说？没道理就要打饥荒了！因此，葛小大越发谨慎，伏身窗下，连大气都不敢喘。直等小白菜关上窗户，重新上床，又等了一会，毫无动静，估量她已再续好梦，方始悄悄溜了出门，重回店里。

这样一连三夜，小白菜毕竟发觉了。先是发觉丈夫晚上出门，不曾下闩，心里已经起疑，到了第三天，半夜醒来，由帐子里往外看，窗前直挺挺一条人影！这一吓，吓出一身冷汗，不过，平时闲谈，她听杨乃武教导过，若遇到这种情形，千万不可出声，应该静以观变，若是鬼怪，见怪不怪，其怪自败；倘或是贼，只有沉着镇静，才能想得出妥当

的应付办法——杨乃武教过她一个办法，就地取材，是唾盂，便拿唾盂掷过去；是椅子，便拿椅子推倒，总而言之要突然之间弄出很大的响声，就可以将贼吓跑。

屏息注视，终于看出，既非鬼，亦非贼，是自己的丈夫，小白菜大为诧异，而旋即了然，由衷地佩服杨乃武有先见之明。心想：正好！原是要你自己来看看，才不会听信外面的那些闲言闲语！

于是，她拿扇子扇了两下，翻个身朝里而卧，调匀呼吸，故意发出微微的鼾声。这样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再翻身张眼朝外看时，“见怪不怪，其怪自败”，窗下影子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这个秘密的发现，小白菜当然要告诉杨乃武。见机得早，未到悬崖，先自勒马，固然值得庆幸，但不幸而言中，更值得警惕！杨乃武表面上不在乎，心里却在嘀咕，他并不怕事，只是乡试期近，惹上麻烦，总要工夫去料理，那一来会影响心境，耽误用功。

而就在这天中午，正当饭菜上桌，相将落座时，来了个意想不到的不速之客，使得小白菜大为尴尬——这个不速之客是葛小大的生母，也就是她的婆婆。

“娘！”她赶紧站起来说，“你老人家今天怎么来了？”

杨乃武当然不必起身相迎，而且照平常一样，叫她：“沈媒婆，你来找你媳妇，还是看我？”

“我来拜托杨大爷一点事。”沈媒婆一面斜睨着儿媳，一面说道，“来得不巧，打搅杨大爷用午饭。”

“想来你也还没有吃饭。来，来！便菜便饭，一起吃！”

小白菜便不待她婆婆有何表示，赶紧去添了一双碗筷来，让出自己的座位，移坐下方。沈媒婆道个谢坐下来，少不得先有几句寒暄。

“我早就想来了！听我儿子说，杨大爷很照应他们小夫妻，小大老实无用，有杨大爷照应，我就可以放心了。真正感激不尽。”

“房东房客，又是邻居，应该互相照应。”杨乃武不愿多谈他们“小夫妻”，急转直下地问，“沈媒婆，你有事托我，我一定是那个‘春梅浆’了！”

“春梅浆”是杭州府一带的土话，为人说媒，其中有一造悔婚，或者

有所不满，引起纠纷，唯媒人是问，叫作“春梅浆”。沈媒婆皱着眉答说：“是呀！一个媒做了半年才做成功，哪知道做不成功还好，一做成功，苦字当头，真叫悔不当初。”

接着便讲缘由，男女两家门不当、户不对，女家富、男家穷，弄到头来，男家要退婚。

“慢来，慢来！”杨乃武打断她的话问，“是你的话错了，还是我听错了？要退婚的是男家？”

“对，男家，没有错。”

“我当是女家嫌贫爱富要退婚。”

“不是，不是！”沈媒婆说，“女家有钱，小姐看上了男家的小倌；偏偏男家小倌倒有骨气，不愿娶富家小姐，我做了半年的媒才做成功，就是天天劝男家，好不容易才劝得他家写了庚帖。”

“既已送了庚帖，为什么又要退婚呢？”

因为男家不知道哪里听来的谣言，说女家小姐不规矩，不愿意做这头亲。当然，这话不好乱说，男家只推境况不好，没有钱办喜事；岳家有话：钱有的是，一切都是女家包办，另外还陪嫁两百亩田，一家典当。世界上有这样人财两得的好事？哪晓得男家小倌是个‘书踱头’，硬说不要！”

“这倒是新闻！”杨乃武想了想说，“不过，这也与你做媒的无关，何必要你伤脑筋？”

这是杨乃武不愿管闲事而说的风凉话，果有其事，沈媒婆当然脱不得关系，女家三天两头催问，做媒人的总得有个应付的法子。

“杨大爷，我想来请教你，能不能拿男家告一状？”

“哪个去告？你媒人，还是女家？”杨乃武大摇其头，“这种官司打不赢的。”

“这就难了！连你杨大爷都说打不赢，官司一定打不赢了。”

“只有另想别法。”杨乃武说，“世界上好的新郎官也多得很，女家何必非要结这头亲不可？”

“是呀！只好这样劝人家。”

这件事到此就算丢开了。沈媒婆叨扰了一顿便饭，抹抹嘴，道个谢，向小白菜说道：“我到你们那里去坐坐。”

小白菜当然要带路，而且一定要走近路。沈媒婆是有心人，经过中门，细看了一下，不免起疑，到后面坐定，便有话要问了。

“你每天到杨家，是走那道中门？”

“是的。”

“他前面锁上了怎么办？”

这是有意套她的话，如果小白菜回答一句：“锁上了可以叫他们开。”那就是个绝大的破绽，因为前面并无搭攀，光秃秃的两扇门，从何下锁？幸好，小白菜虽不知她别有用心，话却答得老实：“前面从来不锁的。”

“那，”沈媒婆说，“你进进出出倒方便！”

这句皮里阳秋的话，小白菜听懂了装作不懂，搭讪着说：“娘，要不要吃杯凉茶。”

一面说，一面去找茶杯倒凉茶。沈媒婆看着她的背影，心里在想，当初做错了！像她这样的人才，应该替她觅一家有钱人家，让她去做姨太太享福；自己挣个几十块洋钱的媒礼，另外老老实实讨一房的儿媳妇，规规矩矩做人家。如今儿子像武大郎，媳妇像潘金莲，偏偏“西门庆”就住在前面！看起来，不至于人财两空，说不定小大的一条命都会送在他们手中。

想到这里，沈媒婆不寒而栗，自己对自己说：这件事非管不可了！然而，是如何个管法呢？

“娘，吃凉茶！”

一杯凉茶下肚，脑筋清醒了。自己是媒婆，何不替儿媳妇做个媒？杨乃武弄了不少造孽钱，既然喜欢她，索性就“卖”了给他好了。

这是个很好的主意，沈媒婆便和颜悦色地问道：“杨大爷我跟他不熟，你看他为人好不好？”

这话很难回答，小白菜又是存着戒心的，便闪避着说：“我看不出来。”

“天天在一起，而且一桌吃饭，怎么会看不出来？”

这一逼，逼得小白菜无法，只好答道：“人家都说他为人厉害，我看倒还好！到底是读书的人，很讲道理的。他待小大也不错，像我去帮忙，他还先送了银子来。”

“既然你说得他那么好——”沈媒婆话说半句，沉吟片刻，看着儿媳笑一笑，“再说吧！”

小白菜惊疑不止，等婆婆一走，翻身又回到前面，细说其事。杨乃武一面听，一面打主意，说道：“我早就看出来了，哪里是有什么事来请教我，无非来看看我们的情形而已。”

“你看，她看出来什么没有？”

“做媒婆的人，与众不同。”

这意思是，沈媒婆已有所察觉。小白菜便问：“那么，以后怎么办呢？”

“不要把这件事摆在心上！”杨乃武安慰她说，“我们又没有把柄在她手里。”

话是如此，心中另有打算，杨乃武决定搬回老家。所踌躇的是，他不愿小白菜有这么个印象，以为他怕事逃避。所以一时不肯说破，只在思索，如何能找个适当的借口。

第二天下午喻师母来看女儿。一进门的态度很奇怪，东张西望，里里外外到处注意，小白菜终于忍不住发问：“娘，你在看啥！”

“我看你家有多少东西，搬过去够住不够住？”

“搬过去！”小白菜大为诧异，“搬到哪里？”

“你听我说——”

原来葛小大去找过喻敬添，打算迁居，恰好喻敬添的表弟王心培，有两间余屋要出租，一说便成。但迁居之事，葛小大自己不愿跟妻子来说，特意拜托岳母，这就是喻师母此刻的来意。

小白菜听完，心里很不是味道，沉着脸问：“为啥他自己不跟我来说？”

“想来总是有难言之隐。”

“啥叫难言之隐！”她愤愤地说，“大热天突然要搬家，苦不苦？要搬他自己来搬！”

“这是没法子的事，你就辛苦一点吧！”喻师母劝女儿，“外面飞短流长，话也很难听。”

这是小白菜第二次听她母亲引用“飞短流长”这句成语，涨红了脸骂道：“我真不懂，偏偏就有那么多人喜欢嚼舌头！”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什么！”小白菜大声打断，“娘，你也这样说！从你起始就先疑心我，那就难怪人家要造我的谣言了！我没有见过，有你这样做娘的，拿堆臭狗屎抹在自己女儿头上！”说着，便哭了起来。

喻师母说溜了嘴，自知出语有欠检点，只好再三赔小心，将女儿劝得住了眼泪。搬家的事，当然也就不往下谈了。

“我要走了！”喻师母说，“等小大回来，你们好好商量着。不要跟他吵，家和万事兴！”

小白菜没有理她，送她出了门，随即转到前面去跟杨乃武商量。

有这样机缘凑巧的事，杨乃武正中下怀，但看到小白菜那种凄楚难舍的表情，回想到夜夜枕边的无限恩情，心里也很不好过，所以一时怔怔相看，无语可答。

“你倒是说句话呀！”小白菜怨怼地说。

“阿梅，”杨乃武想了一下答说，“这样反倒好！你真用不着难过的。”

“好？好什么？”

“眼前当然不便。不过对我们的将来，大有好处：第一，你一搬，闲言闲语就少得多。第二，说实话，索性不见你的面，我倒死心塌地，只有拼命读书做文章，才能把想你的心思收拾起来，这样，八月里进考场，我就更有把握了。第三，暂时分开，将来谈到我们在一起过日子的事，比较好说话。”

在小白菜听来，这些理由都嫌牵强。不过转念一想，搬家是自己的

事，如果不愿意搬，只是跟小大去商量，杨乃武又怎能强行出头，阻止小大搬家？

“阿梅，”杨乃武又说，“这是没法子的事，既然你还姓葛，就只有嫁鸡随鸡，到了年底下姓了杨，日子就好了。至于眼前，我们终归还是有一段分手的日子，不过提早了个把月，你不要当自己搬家，只当我已经带了兴儿，背了考篮，上省城去了！”

这番劝慰，很有效验，小白菜照他的话，一念之转，心里果然觉得好过得多。点点头说：“好！我就搬。不过，我不动手，要搬他自己搬！这样热的天气，坐在那里不动都是一身汗，倒说把个家彻底翻一翻，真是气数！”

“事情呢，你是躲不了的！还是高高兴兴搬家的好。那一来，旁人看你毫不在乎的样子，心里就会想：看样子她跟姓杨的不见得有什么花头，不然哪里舍得？”

“这话倒也是！”小白菜眼珠骨碌碌转了半天，强打精神地说，“好吧！为了你的名声，我就苦一点，高高兴兴搬家。”

“这才是！吃一时之苦，享久长之福！”

小白菜点点头，将他那两句话默念了一遍，陡觉精神一振，“你呢？”她问，“我一搬，哪个替你烧饭？”

“那你就不用管了！”杨乃武答说，“等你们一搬，我早点动身，在西湖上找一处清静凉快的地方去临阵磨枪。”

“对！你早点到杭州的好！”小白菜又问，“你的好消息，我怎么才能听得到？”

“你是说我中举的消息？”杨乃武想了想答说，“大概总在重阳前后发榜，一发了榜自有报子来报喜，满街的锣声，你当然听得到。到时候你到我家门口去看，有簇新的红纸条贴在那里，就是中了，如果冷冷清清——”

“不会的！”小白菜不愿他说扫兴的话，抢着打断，“你一定高中！”

“但愿如此！”

“那么，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大爷，”小白菜又问到她最关切的大事，“将来你预备怎么开口谈

呢？”

夺人之妻为妾，是一件很遭人议论的事。杨乃武本有改邪归正、力图上进的打算，将来中了举人更不能不顾士林清议，所以这件事虽想过几次，迄无善策。不过，眼前的情形，他又不能不有句确实的话，如在平时，不妨老实告诉她，还没有筹划好，过些日子再谈；此刻分手在即，说不定一两天内，葛小大夫妇就会搬家，那时跟小白菜见面不易，没有句着实的话，害她悬念不已，于心何忍？

于是，他凝神静虑，想了一会儿答道：“伤阴骘的事，我以后不会做了！只有大家好好商量，总不能让小大吃亏。我想，一笔聘金总要送得好看些。”

所谓“聘金”是句好听的话，说穿了无非买一棵小白菜而已。不过，她倒并不觉得这是什么侮辱，只担心着她那婆婆不好惹。

“将来我自己当然不便出面，想托个人去谈。”他问，“你看应该跟哪个去谈？是小大，还是你婆婆？”

“我不知道。”小白菜答说，“我婆婆做什么的，你总知道！她那张嘴，死的能说成活的，没理也变得有理，没有几个人说得过她。”

“那倒不要紧！”杨乃武说，“世上都是一物克一物，听说你婆婆怕你干爹，我在你干爹身上下点工夫，不怕你婆婆不听话。”

这下倒提醒小白菜了，很高兴地答说：“我干爹，”她是指沈媒婆二嫁的丈夫沈体仁，“就喜欢酒，哪个跟他一顿老酒一吃，马上就好得亲兄弟一样。”

“好！我杭州回来，带两罐绍兴花雕送他。”杨乃武也很高兴，无意间谈出来一个极好的办法，“一定可以成功了！你尽管放心。不过半年工夫，你仍旧在这个地方。”他指指地上。

小白菜又惊又喜，“怎么？”她问，“你打算让我单独住，就住在这里？”

杨乃武倒有些懊悔了！真所谓“言多必失”，最后的那句话，大可不说。自己的原意是，等葛家一搬走，后面的屋子就不必再出租，全家一起住在这里。不想小白菜误会了，以为会替她别购金屋。看她那兴奋的神态，如果说破了，岂不等于兜头泼她一盆冷水？

“如果让我住，我要住前面。后面仍旧租出去，不过房客要我挑

过。”

“要你挑过？”杨乃武问，“你要挑怎样的房客？”

她本来想说：“要挑老实人，油头滑脑，惯于勾引良家妇女的房客，敬谢不敏。”但话到口边，自觉不妥，便改口说道：“伢儿多的人家不要，吵死了！”

“那当然。”杨乃武含含糊糊地说，“一切都等到时候再说好了。”

葛家终于搬走了。头一天葛小大来说，要退租，杨乃武一口答应，还退了他半个月的房租。第二天有事出门，到晚回家，后面已经搬空了。

“葛小大夫妻两个搬走了！”兴儿报告，“交出来的钥匙在我这里。”

“你收好。”杨乃武有着惘惘不甘之情，“搬的时候怎么样？”

兴儿懂主人的意思，是问他们迁移时的表情，“夫妻两个都高兴得很！”他愤愤地说，“一点都没有难过的样子。”

孩子的想法比较单纯，总以为彼此邻居，一旦分手，应有依依不舍的情况。特别是小白菜，更不应如此！在兴儿看，无疑认为她太寡情薄义了。其实，另有道理在内，只是不必跟兴儿细说。杨乃武心想，小白菜临走时，内心如何难过，只以听自己的话要假撇清，才那样勉为欢笑。旁人看她寡情薄义，却不知正是情深义重的表示。

这样转着念头，越觉怅然若失，闷闷不乐。兴儿见此光景，有句话不敢出口，但饿火中烧，迫得他不能不说：“大爷！今天夜饭还不着杠！”

“不着杠”就是无着落。杨乃武这才想起，执炊无人，自己又出去了一天，兴儿的中饭不知道怎么样？因而歉然问说：“中午你吃的什么？”

“买了碗凉粉吃！”

“那早该饿了。走！我带你去吃饭。”

于是杨乃武带着兴儿上街，找了家字号，叫作顺兴馆的面店，挑了临河的一处座头落座。兴儿吃面他喝酒，吃到一半，听得有人招呼，抬头一看，是个面和心不和的朋友：陈湖。

陈湖字竹山，也是个秀才。两下叫应了，陈湖问道：“杨兄怎的今

天有兴来独酌？”

头一句话便不大好回答，偶尔上馆子小酌一番，要什么理由？或者他问这话，就有缘故。杨乃武这样一想，便存着戒心，淡淡地答说：“我也不知哪里来的兴致。”

“天热！家里坐不住，这里还凉快些！”陈湖仿佛在为他找理由似的，接着又换个话题说，“今天省里有人来，得知今年的主考已经放了！”

每逢大比之年，各省的考官由皇帝指派，称为“放主考”。大致边远省份最先放，以便早早起程，如期到达。江浙两省的主考，虽在六月间放，而今年有个闰六月，照规矩亦须延到闰月才有消息，不想仍然早放了。

此事自然关心，杨乃武急急问道：“放的什么人？”

“正主考是侍读徐政祥，江苏嘉定人。副主考是一位宗室，名叫宝廷，听说是旗人中的名士。”

“这两位都没有听说过。”杨乃武问道，“竹山兄今年当然也要下场。不知道预备什么时候进省？”

“我想七月底才走。你呢？”

“我想早点走。大概就在这几天。”

“这也未免太早了吧？”

杨乃武不愿实告，提早进省，是想挹西湖灵秀之气，助长自己的文思，假托了一个理由：“六月十九观世音菩萨生日，内人想去烧香。既然陪她去了，索性就住在杭州，等试期过后再回来。”

“老兄才大如海，一名举人，已是囊中之物。”陈湖很关切地问，“今年高中之后，当然要打点进京？”

“打点进京”是去赴会试。乡试是子、午、卯、酉年份的秋天，会试必是下一年辰、戌、丑、未年的春天，所以乡试称“秋闱”、会试称“春闱”。秋闱得意，紧接着下春闱，两榜及第，不过半年工夫，名为“联捷”，是读书人谁也不肯放过的机会。杨乃武当然亦有此打算，但因与陈湖不睦，话就不肯说真的了！

“如果秋闱得售，已是侥幸，哪里还敢希冀会试及第？做人要有自

知之明，自己照镜子，不像个进士，省省吧，何必去白吃那一趟辛苦。”

这话是故意讽刺。陈湖的那名秀才，来路不正，他本人只读过本“汤头歌诀”，以儒医自命，其实一窍不通，所以杨乃武这样讥刺。而陈湖却另有想法。

他关切杨乃武，本非出于希望朋友上进的爱护之心，只为他凭两张滋阴补阳的秘方，结交了刘锡彤，进而为刘锡彤打探消息，说合官司，捞到不义之财，县官得大份，他分小份，彼此如鱼得水，勾得很紧。但有杨乃武在，如俗语所说的，“金鱼缸里来了条黑 头”，搅得一缸水浑，深以为苦，亦深以为恨，巴不得杨乃武联捷，春风得意，远离余杭去做官，便好让他一个人包揽讼事。

谁知听杨乃武的意思，竟是丢不下家乡，这个木头！不两立之势已成，而以举人的身份，与县官平起平坐，自己相形见绌，更非对手。这个心腹隐患，非及早消除不可。

杨乃武万想不到，自己的一番口舌之快，已启人杀机，犹自望着陈湖那种沮丧的脸色，暗暗得意。

杨乃武自觉万想不到的是，兴儿带来的一个消息，说小白菜要到杭州去烧香。

“不会吧？”他说，“她搬家不久，怎么会到杭州去烧香？小大肯放她去吗？”

“我在小菜场遇见她，她亲口告诉我的。”兴儿答说，“就因为搬了家的缘故，不搬家还不会去烧香。”

“怎么呢？”

“就因为她家房东的缘故——”

原来葛家的房东，喻敬添的表弟王心培，是关帝庙的庙祝，平时常借迎神赛会之事敛财。洪杨之乱已平了快十年，地方上元气渐复，朝山进香的盛举，又复见于升平之世。王心培去年就办过一次杭州三天竺烧香，很弄了几文；今年如法炮制，想再捞一票。而小白菜恰好有杨乃武替她弄来的一笔私房钱，平时没有机会，如今遇到烧香祈福这个好题目，自然不肯轻易放过。

杨乃武只要稍微打听一下，了解了王心培是何等样人，自能恍然，

小白菜要到杭州去烧香，本是件近水楼台，顺理成章的事。

同时，他也自然而然地会想到，跟小白菜在杭州有无见面幽会的可能？见面容易，余杭去的香船，何日开行，泊舟何处，打听到了，只要在灵隐、天竺道上随喜守候，一定可以遇见，但女伴众多，不能单独行动，而且年轻貌美的单身妇女，在人生路不熟的杭州独自行动，也是件不可能的事。

话虽如此，杨乃武却不肯死心。一时虽还想不出如何安排幽期密约，不过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决不可公然与小白菜见面，否则一定会惹起同伴注目，甚至生出许多是非。那一来不但与小白菜难期缱绻，而且会替她招来无数烦恼。

从余杭到杭州，水陆两途，皆是朝发夕至。进香船当然由水路走，这条河叫作南苕溪，沿途风景很好，但流火铄金的天气，谁也无心欣赏，一面挥扇，一面念佛，只盼早早到达杭州。

小白菜亦复如此，不过她的心急，倒不是因为热不可耐，为是向往杭州的繁荣热闹，渴望见识。尤其是一路上听陈二嫂天花乱坠般形容，更觉心痒痒的，恨不得身插双翅，一飞即到。

“陈二嫂，”小白菜向这个在船上新交的朋友问道，“听说六月十八夜里，杭州的城门是不关的。有没有这话？”

“怎么没有？有！”陈二嫂答说，“西湖边上就是旗下营，平时逛西湖，要穿过旗营，一到黄昏，营门就关了。六月十九观世音菩萨生日，所以六月十八夜里各城门都不关，好让大家赶早去烧头香，要逛夜湖，也就在这天，杭州人终年到头，夜里能够逛西湖，就只有六月十八托观世音菩萨的福。”

“夜里的西湖，好耍子不好耍子？”

“前半夜不好，后半夜就好了！啥道理呢，前半夜湖水还是烫的，有风也是热风，吹在身上不舒服；后半夜水凉了，月亮也出来了，湖面上一照，密密麻麻的银光。船开到荷花当中，香气扑鼻，只听见东也‘卜’，西也‘卜’的声音，红白荷花一朵一朵开开来。你说好耍不好耍子？”

“荷花开开来，会有声音？”

“你不相信？”

“不是不相信，是第一次听见。”

“我原来也不相信，后来亲眼见到、听到才知道真的有这样的事。”

“陈二嫂，”小白菜愣了一会儿说道，“怎么样能让我去逛一逛才好。”

“那不容易！”陈二嫂摇摇头。

“怎么呢？”小白菜问，“你不也去逛过？”

“我是跟主人家去的。”陈二嫂自报经历，“我从前在杭州‘帮人家’，东家是大官。”

接下来，陈二嫂便谈她随主人逛夜湖的情形。逛湖自然用船，西湖中的游船有两种，一种是瓜皮艇，通称“划子”，可容六人，分两排隔一张小圆几相向而坐，船头船尾各有一人打桨，如果游客有兴，自己亦可操舟。西湖波平如镜，绝少风涛覆舟的惨剧发生。

另一种是画舫，中舱宽大，可坐可卧。若是请客，也容得下一桌酒筵。行驶时用竹篙轻点，极其平稳。杭州的仕宦富商，多备有这样的一艘画舫，加意装修，赐以佳名，春秋佳日，载酒出游，足尽一日之欢。陈二嫂以前“帮人家”，主人是告老回乡的大绅士，就自置有这样一艘画舫，每年六月十八夜里，老太太率同儿媳到三天竺烧香，都是坐了画舫去，顺便也就逛了夜湖。

“船就一直撑到三天竺？”

“不是，不是！三天竺在上山路上，船到不了的，船到茅家埠上岸，再换自家的轿子，抬上三天竺。”

“没有轿子呢？”

“生了两只脚做啥用的？”陈二嫂拍拍自己的一双腿，笑着加了一句，“呆话！”

小白菜不好意思地笑了，“陈二嫂，我是这么在想，我们那天夜里可以雇一条划子，划到茅家埠，再转三天竺。”她说，“自家没有轿子，不知道怎么才能去？所以问一声。”

“到了茅家埠，有轿雇轿，没轿子走路，这倒没有啥。只怕雇划子不容易。”

“不容易？”

“是啊！人家老早都定好了，临时哪里有？”

“看起来，逛不成了！”小白菜停了一下又说，“白来一趟！”

怏怏之色，溢于言表，陈二嫂似乎大为不忍，微皱着眉想了一会儿，突然浮起惊喜的笑容，“葛家阿嫂，”她问，“你真的想逛夜湖？”

“当然真的。”小白菜听出因头，急急问说，“陈二嫂，你是不是想到了啥好法子？”

“嗳！我有个好法子。不过，不晓得你肯不肯稍微受点委屈？”

“你说！”

“这趟到杭州去烧香，我本来要去看老东家的。到时候我就说，我娘家有个堂房妹子，想跟了老太太一起去烧香，那一来，你不就好逛夜湖了？”

“是啊！这个法子好！”小白菜欣悦之中有忧虑，“就不知道人家肯不肯？”

“没有不肯的道理。不过，既然跟了去，少不得要倒茶倒水，叫老太太、少奶奶、孙少爷、孙小姐。你肯不肯受委屈？”

“我道啥？这叫啥个委屈！”

“既然你肯，就一定逛得成功了。不过，”陈二嫂放低了声音说，“大家一起来，自己管自己走了，不好意思，对王家夫妇两个，要有一套话说。”

“你教我。”

于是，陈二嫂秘密教了她一套话，附带作了一些约定，小白菜心领神会，不断点头。

船到杭州，绕城而过，停泊在东城以外的护城河中。那里河面宽阔，地势空旷，最好的是，沿岸尽是枝长拂水的垂柳，香船泊在柳荫之下，是以避暑。

系好船缆，搭好跳板，香客不曾上岸以前，王心培击一击掌招呼大家静了下来，开口说道：“今天是六月十七，大家进了城，看亲戚的看

亲戚，买东西的买东西，早点回来。住的地方我再说一遍，是东街上的庆成茧行，哪个有不认识的，等下跟我一起进城，认一认路。这是第一件……”

他一共宣布了三件事。除第一件指明住宿以外，第二件是开饭的时刻，午餐十二点，晚餐六点，四菜一汤的素饭。早餐自备。第三件是烧香的行程，定在第二天，也就是六月十八夜里九点钟，由庆成茧行出发，大概六月十九子时，就可以到灵隐，正好赶上烧头香。然后在飞来峰下的茶座中休息，天亮再上三天竺。

等他说完，少不得有人发问，七嘴八舌，扯了半天才扯清楚，方始相将登岸。小白菜肩背上写“朝山进香”的黄布袋，左手挽个香篮，右手提个包裹，与陈二嫂寸步不离地跟着王心培夫妇，进了庆春门，不远就是庆成茧行。收茧做丝的时期已过，铺了地板的堆茧子的仓房空着，每人一领草席打地铺。陈二嫂与小白菜找了北窗下一块地方，略略安顿，商量出游。

“我们先到哪里去逛逛？”

“我带你去逛城隍山，吃油蓑饼。”陈二嫂说。

“逛完下山就是清和坊，你要买孔凤春的香粉、宓大昌的皮丝烟、舒莲记的扇子、翁隆盛的茶叶，都在那一带。”

“那倒方便！”小白菜拉着她的手，很认真地说，“陈二嫂，我话先说在前面，等下吃饭、吃点心，都是我请你。你不要跟我抢会账，难看相！”

“我不跟你抢。要好姐妹，不在乎这个上头。是不是！”

“说得一点不错。我们走！”

“明晚上的事，你要不要跟他们先说一说？”

所谓“他们”，是指王心培夫妇。小白菜点点头，去找王心培的妻子，叫一声：“王干娘！”她说，“我从前有个邻舍要好的姐妹，嫁在下城竹竿巷，开机坊的，几次叫人带信来，要找我到杭州来玩。她家自己在西湖里有只船，我想明天晚上同她去逛夜湖，后天一早赶到灵隐来会齐。你看好不好？”

做妻子的还未答言，丈夫先作了决绝的答复，“不好，不好！”王心培说，“你来的时候，你家小大，你娘，都一再关照，千万不可以让你

乱走。你人生路不熟，杭州地方又大，万一出了啥纰漏，我们夫妇这个责任担不起。你要看要好姐妹，日里也可以去看，在外头过夜，无论如何不可以！”

说得这样斩钉截铁，又是这样道理十足，小白菜一句争辩的话都出不了口，唯有哭丧着脸，回陈二嫂身边。

一看她的表情，陈二嫂不必等她开口，就知道了是怎么回事，急忙安慰她说：“不要紧，不要紧！夜湖逛不成，日里也好逛的。”她停了一下又说：“索性这样，我先到我东家那里去转一转，你在这里打个中觉，等我回来。那时候我就没事了，出空身体一直陪你！你要逛湖，逛湖；你要逛城隍山，逛城隍山，都随你的便。”

这样情意殷勤，与王心培的毫无通融，两照比较，越发令人心感。小白菜只有驯顺地答应：“我就打个中觉，等你回来，你要快！”

“我东家住得很远，不过，我尽快赶回来就是。”

出了庆成茧行，陈二嫂雇了顶小轿，说明多加酒钱，只是要快，急着去看她的那位“东家”。

这一去去了两个时辰，照自鸣钟上看，由一点到五点，方见陈二嫂汗水淋漓地走了进来。

小白菜本来等得很不耐烦，心里在想，等她回来，一定要埋怨她几句。这时看她如此狼狈，大为不忍，赶紧倒杯凉茶送到她手里，一面替她打扇，一面问道：“见过你东家了？”

“见过了！我东家要留我吃饭，说有好些旧衣服，叫我拣穿得着的拿。我怕你等得心急，只好赶回来。”

“真正对不起！”小白菜大感歉然，“你明天再去，明天我不要你陪。”

“明天再说。等我凉快一息，太阳也快下山了，逛城隍山正好！”

小白菜点点头说：“总要打扮打扮吧？”

“我是老太婆了！还打扮点啥？你呢，不打扮也漂亮了，能打扮更好。不过，”陈二嫂看着空荡荡的仓房，不由得紧皱双眉，“这个地方，想抹个身都不成功！我看，我要住到我东家那里去了，不然，一身的汗，湿搭搭，黏滋滋，怎么得过？”

“抹身的地方有，热水要请人到老虎灶去拎。”小白菜说，“老虎灶倒不远，巷口就是。”

“那就赶快！热水我去拎。”

于是陈二嫂借了一把铜铫子，迈开一双大脚，到老虎灶去拎了热水来，小白菜已经在仓房后面一间很严密的空屋中，准备好了木盆冷水，两人关起房门，相互帮忙，抹身更衣。然后小白菜在廊檐上打开镜箱拢一拢头发，不擦胭脂不擦粉，就一张红里透白的清水脸，已如陈二嫂所说的，“不打扮也够漂亮了”！

出得庆成茧行，西下的残阳，炎威犹烈。陈二嫂认为一笔轿钱省不得，小白菜也觉得既然路远迢迢到杭州来玩，当然不能太打算盘，所以索性摸了块二两多的碎银子，硬塞在陈二嫂手里，一切都请她开销。

坐上轿子，不辨南北，等轿子一停，掀开轿帘一看，小白菜不由得一愣，两块金字招牌八个字，认得四个，猜出四个，心想：“怎么到了这个地方？”

这两方金字招牌，是招揽的幌子，一方写的是“绅商客寓”，一方写的是“仕宦行台”。小白菜一共只认得“商客”“行台”四字，不过，她在跟杨乃武用《再生缘》做课本认字的时候，听他谈过，识一半，详一半，知道就是“绅商客寓”“仕宦行台”，凡是像样的客栈，都有这么两块牌子。

小白菜惊疑不止，不由得便有些退缩，正待发问时，陈二嫂抛过来一个重重的眼色。小白菜姑且将顺，且等她开发了轿钱再说。

“怎么来到这里？”她脸上一丝笑容都没有，“这里是啥地方？”

对于她的明知故问，陈二嫂听而不闻，只摇摇手示意她少安毋躁，而一双眼只是四处搜索，仿佛在找什么人似的。

她不曾有收获，而小白菜却有了意外的发现，发现兴儿在这里，正端着一碗凉粉，从外面走进来。

“兴儿！”

听得这一声，陈二嫂倏地转过脸来，眼中发出异样柔和的光芒，但慈爱欣慰的眼神中，也有些怨恨。这种复杂的表情，小白菜在可解不可解之间，不过，她不用多想，马上就明白了。

“娘！”兴儿在喊。

“你看你，说定了叫你在门口等，你跑到哪里去了！你呀——”陈二嫂伸食指在儿子额上轻轻戳了一下。

“你就是嘴馋！”

兴儿笑嘻嘻地不答，仰起头，将一碗凉粉灌了下去，放下碗，在衣服上抹抹手说：“跟我来！”

小白菜满心意外的喜悦，不由自主地跟在陈二嫂的身后，一直往里走——这家客栈很大，共有七进屋子，到了第五进，往左一折，单有一个小小的院落，只见杨乃武笑盈盈地站着在等了。

“大爷！”陈二嫂福一福说，“总算带到了。”

“辛苦、辛苦！你请坐。”杨乃武视线越过陈二嫂，落在小白菜身上。

四目相接，虽只一瞥，已胜万言。小白菜这时才发觉自己该有句话说。

“陈二嫂，你好会骗！我做梦也想不到，你是兴儿的娘。”

“说实在的，我早就告诉你了。”陈二嫂努努嘴，“你请进去啊！”

“请，请！”杨乃武回身进屋。

小白菜默默地跟了进去，北屋三间，中间是客堂；左首一间，垂着门帘；右首一间，只有一张小床，想来是兴儿的宿处。

“兴儿，你先去倒盆脸水来。”

“我来，我来！”陈二嫂问她儿子，“脸盆在哪里？”

于是母子俩打洗脸水、倒茶、递扇子，忙着张罗，小白菜既不便自居为客，更不便自居为女主人，颇有尴尬之感。

忙过一阵，陈二嫂向小白菜笑道：“你坐一坐，我跟我儿子有几句话说。等下就回来。”

等陈二嫂母子一走，杨乃武微笑着说：“只有我们两个人了。陈二嫂带兴儿上城隍山吃茶吃点心，总要九点过后，才会回来。”

心中有着太多新奇之感的小白菜，不知道说什么好，只眯着眼不断打量杨乃武，期待着还有更新奇有趣的事出现。

“你没有想到吧？我们会在这里又见面。”

“真是，”到此时，小白菜才能确实把握自己的感想，“到现在我还不大相信，真的有那么巧的事，偏偏陈二嫂就是兴儿的娘？”

“怎么，陈二嫂很能干吧？”

“太能干了！不过，也太——”

“怎么不说下去？”

“我有点怕她！她要把我骗了去卖掉，我都不会知道。”

杨乃武笑笑不答，换个话题问：“一路来怎么样？路上很辛苦吧？”

“路上倒还好，跟陈二嫂谈谈讲讲，并不觉得气闷。就是现在住的地方太不方便了！敞豁豁的一间大厅，大家打地铺，虽说都是女人，到底不大方便。天气又这么热，要想抹抹身子，只有一间小房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轮得到用，真正苦恼！”

“那，你索性搬到这里来住。”

“不成功！王心培发话了，也不能在外面过夜。”

“陈二嫂告诉我了！可惜逛不成夜湖，白白费心费力去弄了一条船。”

小白菜诧异，“她告诉你了！”她问，“什么时候？”

“就是今天下午。”

小白菜恍然大悟，“原来她说去看老东家是假话！其实是去看你。”她问，“你原先就住在这里？”

“不是。我住在清波门外化度寺，那里不方便，所以临时移到这里。”说着，杨乃武的一双手不老实了。

小白菜将身子一闪，满脸正经地说：“不要动手动脚！我是来烧香的。”

杨乃武一听这话，不免怏怏。烧香需要斋戒，夫妇尚且不能同房，

何况露水姻缘。看来软玉温香的一番温存，是要落空了。

“那么，我们到哪里去逛逛？”

“不好！叫人撞见了，我回去的日子不好过。”说着，她的神色忧郁了。

这可以想象得到，从迁居王家以后，她的生活不如意。杨乃武很关切地说：“小大跟你吵架了？”

“吵倒没有吵！不过脸色比吵架还难看。”

“你忍耐一时，到年底就好了。”

小白菜不作声，垂着眼想了好一会儿的心事，突然一挺腰，将头仰着，是做了什么重大决定，或者要说什么很重要的话的神气。

“大爷，有句话本来不该说，实在是我的日子过不下去，非说不可了！”

话虽如此，仍旧有着顾忌，未往下说。杨乃武知道，她此时需要有所鼓励才能毕其词。

于是他说：“阿梅，我知道你要说的这句话，一定有什么顾忌。不要紧，我们难得见一次面，你有话尽管说，省得回去了懊悔。”

“那我就说。大爷，万一你考不中，我再要等三年！那时候恐怕……”她没有再说下去，眼圈发红，是自己都不忍再说了。

杨乃武心里也难过，略略想了一下答道：“决不会让你等三年！几个月是要等的。到时候我来想法子。”他加重了语气补一句，“我一定想得出法子，你要相信我！”

“我怎么不相信你？不过没有个准日子，也没有地方去问，没有人好问，一天到晚牵肠挂肚，那样的日子，只怕几个月都等不到。”

“这样，”杨乃武断然决然地说，“我跟你说定规，考中了，年底下办喜事；考不中，就要延到明年，至迟端午，一定可以跟你在一起。”

听得这话，小白菜长长地吐了口气，眉目顿时舒展了，“你一定高中。不过，”她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是不是？”

“现在你一万也有了，万一也有了，可以放心了吧？”

“不是放心，是开心。”

小白菜甜甜地笑着，风致嫣然。杨乃武看一看四下无人，一把拿她拖了过来。这一次她没有挣扎，容他长长地亲了个嘴。

“该吃饭了！”杨乃武说，“杭州的‘皇饭儿’有名的。我请你吃‘木榔豆腐’‘你儿肉’‘响铃儿’。”

“好了，好了！谢谢你。我心领。”小白菜合掌当胸，“你不怕罪过，我怕罪过。”

“噢，噢！”杨乃武歉然地笑着，“我忘记掉了，你来烧香，要吃素。”

“不来烧香，也要吃素。‘观音素’年年要吃的。”

“那我请你去吃素斋，顺便到街上逛一逛。”

小白菜实在很想去观观光，只是深怕撞见同船来的香客。尤其是在素菜馆子中，一定会遇见。迟疑了好一会儿，终于还是叹口气说：“算了！算了！就在这里随便吃一点好了。”

“这也可以，我叫人去叫来吃。”

于是从素菜馆中叫来四菜一汤，假鸡假鱼，做得很像。小白菜觉得好玩，竟不忍下箸。杨乃武却拿筷子一阵乱戳，不免令人皱眉。

“你看戳得乱七八糟！鸡不像鸡，鱼不像鱼。”

“不是戳得乱七八糟，你怎么舍得吃？”

原来如此！小白菜既佩服，又感激。佩服他的眼光，感激他的体贴。

两位主考是在七月底到杭州的。一到就住进公馆，照例要“封门”，为的是考官关防严密。不过此例久成具文，所谓“封门”，只是门口竖一块大篾牌，上贴盖用巡抚衙门印，写有“封门”二字的白纸而已。

封条要用巡抚的大印，是因为各省乡试，照例派本省巡抚充任“监临”，亦就是主持全般的试务。这时的浙江巡抚是左宗棠手下的大将，而为曾国藩小同乡的杨昌濬，他以军功起家，但功名只是一个“附生”——秀才的正式衔名，叫作“生员”，其中有廪生、增生、附生等等区别。附生是个起码的秀才。因此，对翰林出身的正主考徐致祥、副主

考宝廷，相当尊敬。不过监临与主考在入闱之前是不见面的，只是每天派人送菜、送酒、送水果，以表敬意而已。

到了八月初六该入闱了，前一天，监临派人送了一份红柬帖来，上面只有一行字："愚弟昌濬载拜。"这是促驾的意思，名为"头道帖"。第二天上午九点多钟"二道帖"到，于是徐致祥与宝廷吃了早饭，换好公服，各人的听差亦都收拾好了随带入闱的衣物，等到正中光景，"三道帖"到，随即动身。

这时杨昌濬已派来两顶绿呢大轿，连同他本人的全副仪仗，鸣锣喝道，将两位主考运到地名梅花碑的巡抚衙门，在大堂滴水檐前下轿。

杨昌濬降阶相迎，上堂行礼，少不得有一番寒暄。正主考徐致祥不大说话，副主考宝廷是肃亲王豪格之后，腰间系一根天皇贵胄表征的黄带子，高视阔步，神采飞扬，格外显得神气。不过，此人虽是宗室，却不像一般"旗下大爷"那样，纯然纨绔，他是个满洲名士，平时议论侃侃，颇见风骨。此时对浙江的政务、民风有许多话问。好不容易三道茶罢，徐致祥起身道谢。这才真的开始入闱了。

入闱便是移住贡院。贡院分为两部分，前面是收掌、誊录、供给等官员办公之处，这里只办事务，不管考试的官员，称为外帘官；主考及分房阅卷的同考官，只管出题、阅卷，不管其他，称为内帘官。内外帘之间，有一道门，称为"内龙门"，等主考一到内帘，随即由监临封"内龙门"。从此主考须在里面住一个月方能出闱。

一入内帘，主考先要拜客，第一个是拜监试，由杭州府知府陈鲁奉委充任；第二个拜收掌，是个举人出身的候补知县；再下来拜同考官，是进士，或者举人出身的现任州县官，其中有一个就是余杭县知县刘锡彤。

接着是监试、收掌及房官回拜主考。同考官一共十位，因为刘锡彤年纪最大，科名最早，所以坐了客位的首席。两位主考寒暄，亦从刘锡彤开始。

"贵甲子是？"徐致祥问。

这是问年龄，刘锡彤微微折腰答说："今年六十有六。"

"刘大哥六十六了！"徐致祥向宝廷说，"真看不出。"

"是啊！精神矍铄得很。"宝廷也问，"刘大哥乡榜是哪一科？"

“道光十七年丁酉。”

“那不是跟宝中堂同榜吗？”徐致祥问。

官场的规矩，位极人臣的大学士，叫作“中堂”。宝中堂就是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宝鋆，提到这位靠山，刘锡彤低着头说：“是！分隔云泥，惭愧之至。”

“这也不然！”宝廷的名士派头流露，说话一无顾忌，“照我看，伴食的宰相，远不如勤政爱民的县官。”

徐致祥看他公然批评宝鋆尸位素餐，诸多不便，随即乱以他语，去问第二个县官的生平。这样一圈问下来，最后又落到刘锡彤身上。

“贵县文风如何？”徐致祥问。

“文风犹可。只是有一两个不安分的生员，平时不好生念书，遇事生风，包揽是非，难免影响士林的习气。”

“这得要好好整顿。”徐致祥说，“此辈如果中了举人，如虎添翼，麻烦更多。”

这句话提醒了刘锡彤，退回本房，独坐深思。心想照杨乃武的笔下，一名举人，十拿九稳。而照陈湖所知，杨乃武似乎不打算进京会试，而是想顶着个举人的衔头，回本县来做土豪劣绅。果尔如此，后患方长，如何得了？

为此，刘锡彤闷闷不乐。随带入闱的老仆刘升，便即问道：“老爷是不是身子不舒服？”

“唉！心里气闷。”

“老爷，”刘升劝道，“桂花蒸的天气，老爷年纪又大了，不要闷出病来，可是件不得了的事。请老爷看开些。”

“这件事不容易看得开！”接着，刘锡彤将自己所感到的隐忧，约略说了与刘升听。

对于杨乃武的一切，刘升平日亦有所闻，他的见识其实比主人高明，认为要收“帮手”就该收杨乃武那样的人。像陈湖是庸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应该疏远才是。

这个想法，平时没有机会说，而此时是机会：“老爷，小的倒是有

个拙见，不知道行不行？”

“说来看！”

“老爷索性收他做门生，以后见了老爷磕头称老师，哪还敢不听话。”

“嗳！这倒是个好主意。不过，”刘锡彤皱着眉说，“他肯来拜我的门吗？”

“碰得巧，老爷荐他的卷，老师门生的身份就定了，他敢不来拜老师？”

原来乡会试的规矩，举子缴了卷，由“誊录所”用朱笔照抄一份，称为朱卷；经“封读所”用黄笔校对无误，然后分交各房，由同考官评阅。认为文章可取，向堂上保荐，某卷可取，即称为“荐卷”。如果同考官不荐，主考官无法直接取中，所以论师门的恩义，“房师”实过于“座师”。

然而，杨乃武的卷子，不见得就能分到本房，“那不是件很渺茫的事？”刘锡彤问。

刘锡彤久任州县，每逢大比之年，常被派充房官，入闱亦总是刘升跟了进去伺候，所以刘升对闱中的一切程序及奥妙，相当熟悉，对于主人所提疑问，自然先就想过，当下不慌不忙地说出一番话来。

他说，凡是乡试通关节，本无绝对的把握，主考那里说好了，房官不荐卷，亦复枉然；房官的关节达到了，荐取不取，又奈之何？话虽如此，仍有人试图侥幸一逞。如今向杨乃武送关节，与卖关节不同。卖关节是在发榜以后收酬劳，榜上无名，酬劳落空；而送关节的作用是在示惠，即或无用，是他的运气不好，卷子落入别房，可是人情总做到了，杨乃武自知感激，说不定会来递帖子拜门生。即或不然，有此香火因缘，以后遇事他亦会客气三分。

刘锡彤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此事于己无损，不妨一试。不过，人已入闱，虽然可通家信，着人去跟杨乃武接头，但这封信如果落入外人手中，便是舞弊的铁证。科场弊案，是脑袋可以搬家的大罪，岂可不慎。

“回老爷的话，题目未出，关防还比较松。就说我突然生了重病，要送到外头去医。想来亦没有什么不可以通融的！”

“言之有理！你就装起病来，我跟主考去说。”

当下，刘锡彤衣冠上堂，编造了一套假话。诚如刘升所预料，题目未出，没有什么可以泄露的东西；主考怕闱中有人病故，亦是件不吉利的事，所以立即传鼓叫门，与综办一切庶务的提调官说明缘由，用块门板将头上蒙了帕子的刘升抬了出去。

其时距离举子进场，还有两天的工夫，刘升打听到了杨乃武的寓所，悄然登门。主人对这位不速之客的光临，颇感惊讶，也想到必有缘故，所以存着几分戒心。

“杨大爷，我想借一步说话。”

“好！好！你请进来。”杨乃武将他引入卧室。

“敝上特意叫我来跟杨大爷说，杨大爷的才情，早就佩服了。本县应考的十来位秀才、监生，照敝上看，只有杨大爷是应该得意的；不过‘场中莫论文’，深怕错过了，想送杨大爷一个关节。”

此言一出，杨乃武颇有做梦亦想不到的意外之感，一时不知如何，只点点头，应一声：“哦！”

“喏！”刘升用食指沾一沾茶水，一面在茶几上写，一面低声说道：“请杨大爷拿这两个字，嵌在‘破题’的第二个字，跟第八个字上。”

他写的是“人”“天”二字。这就是说，在八股的“破题”这一节上，拿“人”字嵌入第二字，“天”字嵌入第八字，刘锡彤一见就会知道是杨乃武的卷子。这就是所谓“关节”。

“当然，卷子希望顺顺利利分到敝上那里。万一分不到，敝上也会到别房去摸索，想法子找出来，记一记人情。”刘升加强了语气说，“总而言之，敝上是一番敬重杨大爷的意思，决不是什么空头人情。”

尽管刘升一再强调刘锡彤愿意修好的诚意，但彼此仇怨已深，疑忌亦重，杨乃武始终不能相信刘升所说的是真话。当然，表面上是不露声色的，除了致谢以外，还包了二两银子的一个红包，硬塞到刘升的手里。在刘升看，杨秀才是已经接受好意的了。

送走了客人，杨乃武才能凝神思想。首先想到的是刘锡彤此举是个圈套，关节不用不妨，用上了等于在卷面上写明了名字，刘锡彤一见就会打下去，文章再好，亦必埋没！

这是个在情理中的想法，但刘升的态度似乎很诚恳，却不像做圈套来害人的模样。究竟真相为何，倒费猜疑了。

不过，他决定不用那个关节，是毫无游移的事。第一，怕中圈套；第二，他有自信，凭笔下就可以中举。所要思量的是，怎么能试出刘锡彤的本意，看他是真的想修好，还是如自己所意料的，是他布置着一个陷阱。

这得找个人来试验一下。念头转到这里，立刻有了主意，随即换一身出客的衣服，带着兴儿去访一个朋友。

这个朋友是余杭的富户，家里开着酱园、油坊。富而不贵，极力想巴结一个举人，无奈肚子里货色有限，已经考过两次，皆是名落孙山。杨乃武知道他想找门路，正好拿关节卖给他。

他这个朋友叫赵仲文，杨乃武一向叫他“赵二哥”，他悄悄问道，“有条路子，要看你运气，你愿意不愿意试一试？”

“怎的不愿？凡有路子都要试。”赵仲文问，“是怎么一条路子？”

“有个房官卖关节，如果你的卷子分到他那一房，就十拿九稳了！”

“也好！试一试。”赵仲文又问，“什么价钱？”

杨乃武叉开五指，伸一伸手，这当然不会是五十两，也不会是五千两，赵仲文想了一下答应了。不过，有句话要问：“如果撞木钟呢？”

木钟是撞不响的。赵仲文意思是问：关节不灵，又将如何？杨乃武笑笑答道：“那还用说吗？当然分文不取。”

“好！我来写笔据给你。”

当下提笔写了一张借据：“兹借到杨乃武兄名下库平五百两整。准定十二月初一奉还。立据为凭。”下面具名是“新科举人赵仲文”，再写上年月日，“同治十二年癸酉十月初一日立”。

这是相沿的规矩，凡是买关节、买枪手都写这样一张借据。一定要写明“新科举人”，也一定要写发榜以后的日期。如果不中，就不是“新科举人”，借据显属“伪造”；而未曾发榜，又如何得知为“新科举人”，所以立借据的日期，必在榜后。

接着，杨乃武又将关节嵌字的方法，教了给赵仲文，多方举例，反复譬解，直到赵仲文完全领悟，方始住口。

再隔两天，举子入场——乡试分三场，每场首尾三日，照例第一场，八月初八进场，半夜里发题纸，初九一日一夜做文章，如果一切顺

利，初十上午就可以放出场。出场是一批一批地放，称为“放排”。杨乃武是赶在“头排”中放出来的，回到寓所，不过午前十一点，放下考篮，就倒在床上，睡到上灯醒来，饱餐一顿，重新再睡。这一醒来，马上又要赶第二场了。

第二场十一进场，十三出场；第三场是十四进场。这一场考策问五道，不论乡试、会试，最重要的是第一场，到了第三场的策问，不过敷衍故事，只要格式不错，文章好坏，没有多大关系。而且，每道策问不过三数百字，五道合计，只有一千五百字上下，尽一日之功，足可完卷。到晚来皓月当空，清风徐来，闱规亦不似前两场的严厉，举子们彼此邀约，饮酒赏月，所谈的不脱自己的得意文字，高吟朗诵，热闹非凡，总要到后半夜，才稍微清静下来。

杨乃武是跟赵仲文在一起，还有七八个同乡，席地而坐，团团一圈。中间堆满了各人带入闱中的食物，当然以赵仲文所携最为精美。杨乃武口中嚼着金华火腿，脑中自然而然浮起第一次与小白菜幽会夜饮的情景，不由得悠然神往了。

“老杨！”赵仲文问道，“你一直不开口，在想什么？问你话，你也不回答。”

“噢，噢，对不起！”杨乃武问道，“你要问我什么？”

“我们在商量，出场以后是回余杭，还是在杭州候榜？”

“你呢？”杨乃武问。

“我想在杭州候榜，好好玩一玩。”赵仲文说，“如果中了，拜老师，会同年，总归还是要来的，何必又多跑一趟？不中呢，也没有脸回余杭，索性再到上海玩到年下再回家。”

“你的打算倒不错。不过，这一来又要多花些盘缠。”

“那怕什么！”赵仲文笑笑不再说下去了。

“赵二哥，”杨乃武问，“乡试中了，你预备什么时候进京会试？”

“当然越早越好。”赵仲文停了一下又说，“讲实话，如果能够中举，我的功名到头了，哪里还会再想中进士？不过，趁此机会到京里玩一玩而已。”

赵仲文完全纨绔作风，开口闭口，不脱一个“玩”字。而别人功名念

切，却跟他不一样，所以杨乃武提到会试，发言的人很踊跃。他们关心的是，千里长途，江湖险巇，所谓“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处处会受此辈欺侮，应该结帮同行，彼此方有个照应。

“那是不消说得的，要走自然一起走。”赵仲文说，“有老杨在，不会受人欺侮。”

“对，对！”大家异口同声地附和。

“老杨，那你就不必回余杭了！”赵仲文很恳切地，“跟我一起在杭州候榜。”

杨乃武本就有留下来候榜的打算，如今同辈推崇，而又有赵仲文做东道主，何乐不为？因而决定，暂不回余杭，出场以后与赵仲文住在一起，每日里不是载酒看山，便是涉猎花丛，好不逍遥自在！

在余杭，小白菜却似害了相思。原以为八月十六考完，至多二十左右，就会回来，透过陈二嫂的安排，要好好与杨乃武补述在杭州未了的情缘。谁知一遍、两遍去探问，竟是消息沉沉，因而镇日价茶饭无心，更谈不到照料丈夫。

见此光景，葛小大可有些忍不住了，憋在心里的一口气，终于找到了一个发泄的机会。

事起于腌菜。杭州府的风俗，每逢秋天，不论穷富都要腌一缸大白菜，多么极累人的事。先要切蒂，逐棵洗净晾干，然后擦盐入缸用力揿紧，搬些重物如磨盘、捣臼之类的大石块压住。到冬天开缸，一直要吃到明年初夏。腌菜好坏，可卜一年的家运，所以也是一件大事。

葛小大最重视其事，一过中秋就催妻子动手，小白菜总是答以“还早”。这天，葛小大自作主张，买了一担菜，叫人挑了来；到晚回家，进门看到那担菜原封不动摆在廊下，不由得就冒火了。

“你一天到晚，在家做点啥？”他大声吼着。

小白菜见他无缘无故发脾气，好没道理，也就没有好脸嘴给他看，冷冷答道：“你管我呢！”

“我怎么不要管？”葛小大越发气急，“我不管哪个管？”

“哼！”小白菜冷笑，“你也配！”

“什么？我不配，你这个好吃懒做，不要脸的贱货！”说着，一掌摔

过去，正打在小白菜脸上。

她从出娘胎以来，真是没有挨过打。所以这一掌打在她脸上，不是气，而是惊，目瞪口呆地望着葛小大，竟愣住了。

做丈夫的看见她的脸色，知道闯了祸。吵既吵不下去，打也打不起来，气是出了，所感到的不是痛快，而是泄气。自觉好没意思，一转身出门，回到店里就没有再回来。

小白菜由惊转悲，越想越觉得委屈，一夜眼泪不曾干过。到得天明，狠一狠心，“咔嚓”一剪刀，将头发绞了下来，噙着眼泪收拾收拾随身衣服，决定要去削发为尼了。

就这时候，王心培的妻子来借针线，一看她那一头不知羡煞多少人的长发，剪成那样子，不由得大惊失色。

“咦，咦！怎么回事！”

小白菜闻声转面，双泪交流，说得一声：“我好命苦！”随即放声大哭。

这一哭将王心培亦惊动了，赶来探视，细问缘由。等小白菜且哭且诉地说说经过，王家夫妇俩，都派葛小大的不是。

话虽如此，并不能改变小白菜逃家遁入空门的坚决态度。其实大家都知道，她并不想出家，任何一个尼姑庵的当家，也不会冒昧为她祝发。不过，夫妇吵架吵到做妻子的要离家去做尼姑，而且已剪下自己珍惜的一头青丝，可以想见她所感到的委屈，那就不管有理无理，非让她消气不可。否则，就会成为僵局，逼得她只好去出家，或者更坏的是，寻了短见。

王心培感到事态严重，自己是房东，出了命案脱不得干系，因此，一面叮嘱妻子绊住小白菜，一面急急去走告表兄、表嫂——小白菜的亲娘喻师母。

喻先生有蒙童要教，自然是喻师母到场。赶到王家，只见沈媒婆也在。两亲家见了面，态度当然不同，喻师母扬着脸不理，沈媒婆自知儿子理亏，神色不免尴尬。

“我叫人去叫小大了！问问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夫妻吵架也是常事，何至于弄得头发都剪掉了？”

喻师母常听丈夫教训蒙童有句话，总没有机会用，此时恰好派得上用场，随即大声答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如果不是小大太没有道理，她又怎么会做出这种不孝的事来？"

刚说到这里，只见葛小大蹒跚而来，自然一脸忸怩不安的表情，一一招呼过了，将双手放在作裙后面，只言不发。

"你说，你怎么言语伤人，动手就打，气得人家要做尼姑？"沈媒婆大声责问。

"她好吃懒做！大家看，"葛小大指着走廊说，"一担菜摆在那里，也不动手腌。"

语声未落，小白菜就接口了，"现在是腌菜的时候？"她双眼中还含着泪水，声音敢是嘶哑的，"你道腌菜容易？哪家腌菜，不是三四个人一起动手？你不问三七二十一，买了菜来要我腌，你道你多少阔气，男男女女有一班佣人在那里，只要我说一声，马上有人来做？你做梦！做事颠三倒四，没有经过霜的白菜，买了来做腌菜，只有你这种没脑子的人才想得出！"

这一顿抢白，词锋犀利，葛小大当然不是对手。恼羞成怒，却以当着岳母，不敢再动手打人，只"嘿、嘿"地冷笑着，表示不屑与言。

"这也是小事！就算耽误了你的腌菜，哪里可以出手伤人？"喻师母向沈媒婆说，"亲家母，女儿是我的，不过嫁到你家了！在家从父，出嫁从夫，我不好说啥。你家的家务，你自己去调停，只要我女儿肯受委屈，我没有话说。"

沈媒婆见她是不合作的态度，觉得事情棘手，心想错是错在小大，但要他赔礼，只怕也难。事出无奈，只有自己想法子来消她们母女的气了！

这场夫妻的勃豀，喻师母是站在女儿这一边的，沈媒婆却无法站在儿子这一边。相反地，还要为儿媳妇说公道话，方能平息风波。于是她将葛小大又打又骂，虽然打既不痛，骂亦无伤，总算是给了小白菜十足的面子，做尼姑的念头，自然已丢到九霄云外，心里想想，倒在痛惜她那一头好发了。

谁知就这雨过天晴之际，葛小大突然响亮地冒出一句话来，"我早就要打她了！"他说，"她跟杨乃武狗屁倒灶，莫非当我是死人，会不晓得？以后她再敢跟姓杨的见面，我还要打她！"说完，衣袖一甩，扬长

出门。

包括小白菜在内，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异莫名，猥琐的葛小大，居然有此乾纲一振的表现，实在想不到。当然，小白菜的感觉更为复杂，惊异之外还有羞惭惶恐，等定一定神想到应该有激烈的反应，力表清白时，却是时机已错过了。

喻师母的感受，亦与女儿大致相同，内疚在心，话就说不响了。沈媒婆看着她们母女，微微冷笑。“寒天吃冰水，点点在心头！”她说，“亲家母，你亦不要怪我们小大了，你女儿心里自己明白。”说完，掉身而去。

剩下王心培夫妇，与门外探头探脑在看热闹的左邻右舍，视线都落在小白菜脸上，这就逼得她非唱一出独角戏不可了。

“冤枉啊！娘，你听小大这样子冤枉我！”她拉住喻师母，拍手顿足地放声长号。

九月十二日发榜，其实，九月十一日就有消息了。这天正午一过，内外帘官齐集至公堂，在主考主持之下，开始揭晓写榜。榜从第六名写起，每揭晓一名，立刻就有一张写上名次姓名的纸条从门缝塞出来，“报房”接到随即飞快地去报喜领赏。

候榜的举子，自然个个焦灼不安；而考官的心情却各各不同。没有至亲好友赴考的考官，此时责任已了，唯感轻松，否则就不免关切，但却不至于紧张。唯有刘锡彤是例外。

事情巧得很，通了关节的那一卷，恰好分到他那一房。文章不好，却无差错，荐了上去，主考徐致祥看在他的年纪分上，勉强取了。但事后越想越奇怪，照杨乃武的才情，决不至于做出那样蹩脚的文章。此是何等大事？即令有关节，文章做得好，岂不更有把握！依杨乃武的性格，决不会这么大意。

因此，他渴望着早早揭晓杨乃武的名字——他所荐的有关节的那一卷，取在第九十八名，要拆开原卷的弥封，是杨乃武三字，他才能放心。

“第七十二名，”书吏高声唱道，“杨乃武，余杭县。”

刘锡彤大惊！明明是第九十八名，怎么会变了第七十二名？是名次改过了，还是别有缘故？倘或名次未改，那么第九十八名又是谁呢？

弥封拆到第九十八名时，刘锡彤不但屏住呼吸，并且遮掌耳后，自觉年纪大了，不这样听不清楚。其实，那是多余的，写榜之时，堂下执事官员、各类杂役、管号舍照料举子的号军，以及内外帘官随带入闱的家人听差，总有上千人之多，却都肃静无哗，纵使一根针落在地上都听得见，但唱名的声音，响彻内外，无所不闻。刘锡彤那样做，只是过于关切紧张而已。

“第九十八名，赵仲文，余杭县。”

一共十一个字，听得清清楚楚。刘锡彤惊愕之余，突然省悟，旋即浮起浓重的喜悦。赵仲文家是余杭县最殷实的富户，不想无意间收得这样一个阔门生，不但眼前就有一笔丰盛的贽敬，以后“三节两寿”——过年、端午、中秋三节，本人及太太的生日，照例是地方官公然收属下孝敬的时候，赵仲文受了栽植之恩，必有重礼。

他很见杨乃武的情。心想，杨乃武必是自恃笔下来得，赤手空拳亦能中得这名举人。而关节不用可惜，又何以报答自己关顾之情，所以转赠赵仲文，等于为自己介绍了一个阔门生。等出闱之后相见，倒要好好抚慰他一番。

出了闱，刘锡彤借一个做候补道的朋友家暂住。满心以为杨乃武会来谒见，谁知毫无踪影，就连赵仲文亦是第二天才上门的。门生帖子连贽敬一起送进来，拆开红包一看，只得二十四两银子一张银票，刘锡彤顿时变色。

“挡驾！”他将帖子、红包重重往桌上一摔，“告诉他不见！我没有这样的门生。”

刘升听主人谈过，已知道赵仲文这个举人是怎么来的。当下走近刘锡彤，在他耳际低声说道：“门生的贽敬，是有例规的，不便多送，送得太多了，不合情理。”

这句话提醒了刘锡彤。贽敬多得出乎情理之外，当然会引起外间的猜疑，于老师及门生双方皆有不便。赵仲文为感恩而有所孝敬，当然是相见以后，当面奉上，此又何疑？

“也罢！”他一时还抹不下脸来，只好用姑且宽恕的口吻对司阍说，“就见他一见。”

一见之下，满面堆欢。赵仲文的礼数虽周到，神情却冷淡，更无当面另有孝敬之事。刘锡彤有些沉不住气了，特意点他一句：“老弟此次

高中，完全得力于第一场第一篇文章的那个破题做得好！”

这一点，点得很明白，但也是点在赵仲文的疮疤上。他心里在想：你卖关节，我买关节，都不是什么有面子的事！彼此心照不宣多好，何必还要用讥讽的口吻，丑表功一番？

只为心里有此反感，赵仲文发了“大少爷脾气”，冷冷地答道：“是！老师的吩咐，门生也照办了！”

这话令人诧异，“我，”刘锡彤说，“我吩咐过什么？府上虽在我辖下，我跟老弟却是初次谋面，从未通过音问。何来‘吩咐’二字？”

听得这话，赵仲文知道其中大有文章。不过他是生意人的脑筋，而这件事又是不折不扣的交易行为。做生意讲究一手接一手，在他未曾跟刘锡彤直接有过联络，就没有必要来认这笔账。譬如进货，自己只要出足了价钱，而又有卖主可找，哪怕这笔货是贼赃，亦无责任。事主如来理论，不必招揽在自己身上，否则就变成自找麻烦，岂不是太傻了？

何况，他花五百两银子买这名举人，就像捐笔银子为祖宗三代请个诰封一样，完全是面子虚好看的事，并无将本求利的打算，想在举人这个身份上有所生发。因为如此，越发觉得无所谓，便即轻轻松松地答道：“这话，老板该问原经手才是！”

听得是这样的回答，刘锡彤气得说不出话，那种态度不像门生对老师，却似什么行号的大老板对待上门索讨货款的小客商。“原经手”那三字尤其难听，竟是明指他在出卖关节。是可忍，孰不可忍？

然而，他还是忍下来了！想想既不能寻根问底去追索杨乃武对他说了些什么，更不能对这个新门生大发脾气。因为说到头来，“人、天”二字不管是送、是卖，关节总是真的。闹将起来，咸丰八年的往事可鉴——那一年戊午，顺天乡试出发弊案，主考大学士柏葰处斩，此外考官，还杀了三个；更有瘐死狱中的、充军的、革职的。这是他当年在京中亲眼所见，一想起来，不寒而栗，只有忍气吞声。

“好，好！老弟见教得是！”说着，刘锡彤用抖颤的手端一端茶碗。

这是官场中请客人告辞的暗示。赵仲文不懂这套规矩，犹然端坐不动。于是刘升高喊一声：“送客！”硬将赵仲文撵走。

“你看，”刘锡彤气急败坏地对刘升说，“姓杨的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

刘升亦颇不安，因为送关节的主意是他出，跟杨乃武的交道又是他打，事情弄成这个样子，他要负完全责任。因而忿忿然地说："我去问他。一定要他拿句话出来！"

"他有什么话给你？无非自讨一场没趣。你不要做梦了！"

刘升不敢答声，逡巡退下。刘锡彤却越想越不安，杨乃武的心狠手辣，阴险百出，由此一事，已经可以充分证明。这件送关节的事，在别人手里不要紧，在杨乃武就可能捏住了一个把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翻出来，惹起极大的麻烦。真正是后患无穷！

越想越揪心，越想越懊恼，刘锡彤唯有暗暗咬牙，无论如何要找个机会，将这条"赤链蛇"的七寸上，狠狠砸它一下！

小白菜想做尼姑的心思，自是早就消失，跟丈夫吵架的那回事，却未忘怀，不过只要到杨家门口去望一眼，内心便有无限的安慰。

因为一中了举人，第一桩荣耀之事，就是由省城里的"报子"来报喜。"头报"之后有"二报"，富贵人家还有"三报"，甚至四报，目的无非希冀赏钱，但每报一次，锣声，当当响遍通衢，亦是多增一分荣耀。报到中举人家，门上高贴尺许宽，五尺长的报条。杨家门口便有这么鲜艳夺目的梅红笺，浓墨大书："捷报贵府老爷讳乃武应本科浙江乡试高中第七十二名举人。"小白菜每到烦闷之时，只要对这张报条看一眼，心境立刻就开朗了。

遗憾的是，却还不能分享杨家的热闹——举子到一发榜，荣枯立判，炎凉各殊：落第的黯然无泪，及第的神采飞扬。首先是由监临、主司下帖子，参加"鹿鸣宴"，照例在学宫明伦堂上举行。当然，这只是一种夸耀身份的仪式，谁也无心饮食，所以久而久之，一切肴馔果饵，不过捏泥象形而已。宴中主要的是认一认同年，平时山岭海隅，漠不相关，此时一榜同登，休戚相关，特感亲切。至于素所相习，又增年谊，在得意轻松的心情之下，嘲谑笑乐，亦是可想而知的事。通家之好，玩笑还会开到内眷身上：平时问讯叫"大嫂"的，此时改称"同年嫂"。这个称呼在浙江另有含义：原来富春江上的船妓，只准九姓执业，相传此九姓皆为陈友谅部曲的后裔，有明三世，遵照太祖的意旨，不准他们陆居。长年浮泛，生计短绌，不得已而以妻女送往迎来。这九姓之船，名为"江山船"，或称"茭白船"；船妓有夫的叫"同年嫂"，未嫁的叫"同年妹"。其实，船妓多为富春江上胜处严子陵钓台附近的桐庐、严州人，"同年"，乃是"桐严"之误。

鹿鸣宴中，不尽是新科举人，亦有二十多科以前的老前辈，早成进士，名列翰苑，入阁拜相，而且已告老回乡的大老，花甲重周，再与盛举，名为“重宴鹿鸣”。这年是同治十二年癸酉，上推六十年，嘉庆十八年癸酉的举人而仍在世，便得重宴鹿鸣。照例事先有地方大吏奏报，特颁恩旨，并有赏赉。至期，监临与主司执后辈之礼，同应唯谨。有时祖孙同时与宴，更为佳话。

鹿鸣宴后，在乾嘉年间，各送银杯一只，以为来年春闱得意，一醉杏林的预兆。总之鹿鸣宴中，多彩多姿，种种风光，有诗为证：

明伦堂上鹿鸣宾，都是名场得意身。
压帽金花夸早贵，筵泥果比天珍。
同年漫拟江山嫂，再宴时逢馆阁人。
留得银杯传故事，明年应醉杏林春。

接下来，便是拜老师，会同年，送闱星，好忙的连日应酬，总得半个月才能了事，然后衣锦还乡，另有一番荣耀。

一中了举人，只要是本地的土著而又是小康之家，就有三件事是一定要做的，第一件是竖立旗杆牌匾。旗杆讲对，住宅门前一对是必有的，祠堂门外大致亦要竖立；如果愿意夸耀，祖坟上亦可以竖一对。

第二件祭祖，家祭以外还要祭祠堂。有些小族为了鼓励子弟上进，在公产中专门提出一笔款子，作为中举、中进士的奖金。杨乃武家人丁单薄，祖先也没有出过什么煊赫的人家，尚未起造祠堂。这桩荣宗耀祖的事，是没法做的了。

第三件最现实，也最重要，设筵宴客，名为“开贺”。开贺的规模，视家境与交游而定。像赵仲文家，因为生意往来的同行与客户众多，又蓄意想摆一摆排场，所以宴客五天。杨乃武的亲戚朋友也不少，要分三天请，头一天请衣冠中人，也就是所谓“有功名”的官绅，首席上宾不是县太爷，是“汪大少爷”，他家故世的老太爷名叫汪元方，做过军机大臣。汪大少爷本人是两榜进士出身，正好请假回籍扫墓，杨乃武照科名高下来算将他列入请客“知单”之首。刘锡彤一看屈居人下，毫不考虑地提笔在知单上写下“公出敬谢”四字，还怕到时候杨家又会来请，那天一早便坐轿下乡勘荒去了。

三日宴罢，杨乃武开始接受亲友的宴贺。这当然是从至亲起头，所以首先到南乡岳家。这天是十月初五，也是杨太太的生日，双喜临门，格外热闹。到得夜阑人散，夫妇俩退归杨太太做小姐时候的绣房，都觉

得精神亢奋，还不想上床。

“乃武！”杨太太说，“有句话，我老早想问你。外面风言风语很多，到底有那回事没有？”

杨乃武心里明白，知道是指小白菜。虽然妻子贤惠，但这样的事亦不便公然承认，便装佯地问：“是哪回事？”

“你也不必假撇清了！”杨太太说，“我不是吃醋，我是担心你闯出祸来！人家到底是有夫之妇。”

“如果闯祸，早就闯了，到现在没有闯祸，就决不会闯了。”

“噢，你倒说个道理看。”

“我跟她暂时断了！再没有把柄让人捉到，怎么会闯祸。”

“你这话是真的？”

“当然！我骗你做什么？太太，”杨乃武乘机说道，“你从前答应过我一句话，想来没有忘记。”

“没有忘记！我说话算话，只要你这趟中了，我答应替你弄个人。不过，俗语说的是，‘若要家不和，弄个小老婆。’一只碗不响，两只碗叮当，家里不和，也不能全怪大太太喜欢吃醋，小的那个不安分，你不吵她要跟你吵！所以，这件事我答应你做，不过有三个条件。”

杨乃武猜到妻子要说的是什么话，赶紧先发制人，“别说三个条件，三十个也依你。然而，”他说，“先要依我一个条件。”

“那么，你先说。”

“别人我不要。”他很率真地，“我喜欢葛家的女人。”

杨太太愣住了，好半天才说：“你真厉害，抢在前面封住我的嘴。不过，我们是结发夫妻，祸福同当，我还是要说。我的三个条件，第一个是要黄花闺女，葛家的女人是有夫之妇——”

“那不要紧！”杨乃武打断她的话说，“当然先要托人跟葛家去商量，拿她断掉了，才能接她进门。”

“你又何必去拆散人家的夫妻？乃武，你还要进京赶考，伤阴骘的事情不要做！”

“你话正好说反了。我这样做，不是伤阴骘，只是阴功积德。”

杨乃武从容不迫地讲出一番道理来。他说葛小大与小白菜是一对怨偶，不但小白菜自觉所适非人，日夕以泪洗面，就是葛小大亦复痛苦不堪，虽有娇妻，并无艳福。如果送一笔“聘礼”让葛小大能另外娶个老实体贴的妻子，在他正是求之不得；而小白菜既已倾心相许，则迎入杨家，必能恪守妇道，尽礼于大妇，岂非一举数得之事？

这番话将杨太太说得哑口无言，而心中终不以为然，“我总觉得，这个女人是祸水。”她说，“不是我伤口德，听说她的相好，也不止你一个。”

“对！还有一个，不过不是相好，是人家缠她。”

“哪个缠她？”

“县官的大儿子。”

这是杨乃武失言了，恰好给了妻子一个反对的借口，“乃武，”她凛然说道，“有这样一个人在，更不能要她了。你想想，那一来县官的大少爷恨死你！有道是‘灭门县令’，你何苦结这么一个冤家？”

“怕啥！我现在的身份，县官就无奈我何；明年春闱得意，起码也是个‘榜下即用，遇缺即补’的县官。官职跟刘锡彤一样，科名比他高，如果我去拜他，他要请我上座。再说，一中了进士，不做京官，就放出去当县官，人都不在余杭了，他拿我有什么办法？”

最后一句话很有力量，杨太太心想，全家离开家乡，脱却刘锡彤的管辖范围，自然不必再怕他。可是，会试落第呢？不仍旧得回余杭吗？

这样一想，便有了计较，清清楚楚，毫不含糊地说：“好！你如果一定喜欢她，等你明年中了进士再说。倘或你现在就想弄个人，那得由我来替你挑，相貌也不会差到哪里去。这两个办法，请你自己挑一个。”

杨乃武听她的口气坚决，道理亦无可驳，只好默不作声。心里却在懊悔，明明已经说服了妻子，只为提了一句“县官的大儿子”，上风变下风，真个言多必失！

当然，事情不是不可挽回的，不过，不宜操之过急。他默默地在盘算，目前不妨先秘密进行，很可以托陈二嫂跟葛小大的生母沈媒婆去谈判，谈成功了，拿小白菜先接出来另住。等会试以后，不管两榜及第，

还是名落孙山，反正金屋藏娇，已是生米煮成熟饭之事，以妻子的贤惠，亦绝不至于不肯成全。

葛小大的流火又发了。这一次旧疾复发，比以前哪一次发病都来得厉害，发冷发热，双膝红肿，走路都很困难。

“请个替工好了！”小白菜于心不忍，劝她丈夫，“你的病好像更重了，另外换个医生看看。”

“死不了的！”葛小大这样回答她。

一片好心，换来的是恶声相向！小白菜气得掉头就走，暗暗咬牙，管他死也好、活也好，不要再理他。

葛小大心里也懊悔，不过硬话已说出去了，自己无法转圜，只有勉强撑持着，照常去上工。

这样硬撑了两天，实在支持不住了。这天提早回家，一步挨一步走过大桥下的茶店，里面走出来一个人喊道：“小大。”

抬头看时，是沈体仁，便叫一声：“干爷！”

“听说你发流火了，好点没有？”沈体仁说，“看你好像在发冷？”

“还好！”葛小大挺一挺腰，装得没事人似的，“肚皮饿了，我要去弄点儿点心吃。”

一半是在沈体仁面前有意要强，一半也是真的饿了，葛小大一路走，一路看，急于要找爿点心店，弄点儿什么吃食将胸腹之间的一团虚火压一压。

走到学宫附近，才有家年糕店，兼卖一种豆沙馅的糯米粉团。葛小大喜爱甜食，随即买了两个，一手付钱，一手已将粉团送入口中，哪知一个还未吃完，身子作怪了，只觉得胸中翻腾搅动，一张口就把刚吃下去的粉团吐了出来。

在人家点心店门口来这一下，虽出无奈，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葛小大连剩下的一个粉团都顾不得拿，急忙避开。而胸中起伏不适如故，走到学宫纸炉前，再一次大呕大吐。

吐完了，胸中觉得舒服得多，可是身上却冷得更厉害。走到家，正好王心培的妻子在门口，看他脸色发青，双手环抱着肩头，牙齿一阵阵地格格作响，知道他又发病了，赶紧招呼小白菜，将他扶上楼去。

一上楼就睡，十月小阳春，中午燠热，连夹袄都穿不住，而葛小大盖了两床厚棉被，犹自喊冷。而且胸口又不舒服了，一阵一阵地想吐。

“这一次发病，跟往常不同。”葛小大终于不再充好汉了，有气无力地向妻子说，“身子发软，两条腿像棉花一样，走在地上虚飘飘地不着实。大概是气太虚的缘故，我看要补一补才会好。”

“怎么补法呢？”

“顶好桂圆炖洋参。前两天吃就好了。唉！”葛小大叹口气。

小白菜不知道他这一声叹惜是自伤贫贱，还是懊悔不听她的话，应该在家服药休养，否则，不至于有这样要生大病的模样。只觉得他这么说，就当赶快替他去办，开了箱子，伸手到衣服下面，悄悄摸了块碎银子，掂一掂约莫二两多重，估计买药足够，随即便往外走。

“要托人去买，你不识货，会买到假的！”

“晓得了！”小白菜决定托喻敬添去买。

到得喻家，喻敬添夫妇正在谈论葛小大，因为他家的邻居在学宫前面看到葛小大大呕大吐，回家顺便来告知这个消息。喻师母很不放心，此时看到小白菜神色仓皇地奔了来，一颗心先就往下一沉，拉住女儿问道：“是不是小大得了急病？”

“也不算急病，不过这一趟发得很厉害，也很奇怪，好像打摆子的样子。”接着，将钱交了给喻敬添，托他去买洋参桂圆。

喻敬添也略懂医道，叮嘱妻子先去探视病情，问清楚了来回报，如果真的是打摆子，他有一张现成的验方可用。于是三个人分成两路，喻敬添上大街去买补药，喻师母随着女儿去探女婿的病。

“冷噢！”葛小大缩在被窝中发抖，震得棕棚床格格作响，“不像打摆子，如果是打摆子，现在该热过来了。而且——”

一句话未完，又要呕了！小白菜急忙拿个脸盆接住。等他呕过一阵，仰面朝天，脸如白纸，话都说不动了。

“看起来病是不轻，耽误不得！我先回去一趟，马上就来。”喻师母急急下楼，打算回家跟丈夫商量，要不要延医诊治？

小白菜六神无主，唯有茫然坐待；过不多久，发觉有异声出现，“呼噜、呼噜”地仿佛在拉风箱，定定神细听才发觉异声出自床头。

急忙奔过去看，葛小大喉头起痰了！

“小大、小大！”她大声喊着。

葛小大没有回答，也无法回答，口中接连不断在吐白沫，说不出话来了！

小白菜大惊，不由自主地奔到楼梯口，向下狂喊：“你们来啊！”

其声凄厉，将王心培夫妇喊得毛骨悚然，双双赶上楼去，只见小白菜“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不要哭，不要哭！”王心培说，“我来看！”

一看之下，王心培立即建议，应该赶紧通知葛小大的生母。说完下楼，义不容辞地去代为奔走。

不久，沈媒婆到了，接着喻敬添夫妇带着医生也到了。这个医生是所谓“乌花郎中”，手段不甚高明，略看一看，料病人得的是痧症，关照取万年青与萝卜子来，捣烂挤汁，撬开葛小大的牙关，灌了下去。

灌是灌下去了，但不见有何反应。医生把一把脉，摇摇头说：“另请高明吧！”说完，提起药囊，掉头就走。

“先生，先生！”喻师母拉住他问，“到底是啥毛病？”

“痧症。”

喻师母还待再问时，哭声大起，葛小大已经咽气了。于是哭的哭，劝的劝，左邻右舍，闻声赶到，帮忙料理丧事。先卸帐子，将葛小大的尸体摆正，脸上盖一块白绸子，双足套一只量米用的斗。一面请来两个和尚，念一卷“倒头经”，一面商量买棺盛殓。

买棺材要钱，哪里来？小白菜倒是有私房钱，却不便公开，只拿出来约莫十两银子，说是葛小大的积蓄，尽在于此。王心培常替人料理丧事，约略估计，最省也得三十两银子，还缺三分之二，如何筹措，沈体仁、喻敬添面面相觑，不发一言。两人的境况都不好，不过，总算是“亲人”，尤其沈体仁分属继父，责任无可旁贷，僵了半天，不能不硬起头皮说：“一口棺材总要买的，只好大家去想法子。”

喻敬添到底读过两句书，比较有主张，见沈体仁有此表示，便即说道：“停尸在床，不比别样事情，可以等钱到了手再办，我们要认一个数目，算一算一共多少钱，量入为出，能赊的赊，能欠的欠，心培也好

放手办事。”

“我看，我只能凑五两银子。”

“那还差一半。怎么行？”

“实在没法子了。”沈体仁愁眉苦脸地说：“我不比你老兄，你有两个学生子的家境很好，还可以想法子借一借。”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喻敬添想了想说，“这样，我们一人一半，每人凑十两银子。”

沈体仁无奈，只得允承。将妻子唤到一边，悄悄问道：“你替小大换衣服的时候，有没有看出点啥来？”

夫妇俩是一样的心思，都觉得葛小大的死因可疑，所以沈媒婆在为死者抹身换内衣时，细细看过，此时摇摇头答说：“没有！没有啥中毒的样子，皮肤是好的！”

听得这话，沈体仁有种难以究诘缘故的失望，叹口气说：“买棺材我摊十两银子，还不知道在哪里！”

沈、喻二家都还没有回话，王心培就不敢动手。棺材是看好了，十二两银子的一口“什合儿”——十根杉木镶制成的棺材，不好也不坏，以葛小大的身份，能有这样一口棺材伴他入土，算是不错的了。但买棺材的钱是不能欠的，如果凑不足，王心培还得另换次等货色。

这一来，入殓的日子就没法决定了。向来的规矩，入殓之日，一定逢单，十月初七故世，初九入殓最好，只为棺材尚无着落，只好改在十一的子时，实际上就是初十的半夜，一过晚上十一点钟，交进子时，就算第二天的日子了。

到得黄昏，来了个中年妇人，一进门就号啕大哭，其实是无泪的干号，且哭且喊：“小大啊，一个月不见，怎么好端端的你就去了呢？”

这个中年妇人是葛小大的义母，姓冯，葛小大的亲族都叫她“冯干娘”，是个三姑六婆之一，专门在大户人家穿房入户，兜卖珠宝首饰以及名贵药材的“卖婆”。当时奔到棺材旁边，对着已经小殓，放在棺材盖上的尸首，放声哭了一场。哭完一看，只见她双眼睁得好大，一副惊恐莫名的表情，沈媒婆倒奇怪了！

“亲家，”她递了块手巾过去，“你擦把脸。”

将手巾接在手里，冯卖婆顾不得擦脸，指着尸首说：“你看，哪里来的血？”

沈媒婆仔细一看，陡觉一天趋云笼罩：尸身的口鼻之中，果然血水在流；再细看时，脸色发青，亦跟平常的尸首不一样。

“你不要喊！”冯卖婆将手一按，又问，“你媳妇呢？”

“在楼上。”

在楼上就不要紧了。“我昨天才从绍兴回来，一到就听说小大死掉了，说是连头到尾，不过半天的工夫，怎么会死得这么快？”她紧接着说，“现在一看，果不其然！亲家，我这个干儿子死得不明不白，你做亲娘的，一句话没有？”

言下颇有责备之意，使得沈媒婆更为不安，“我亦是听你喊了，才看见有血流出来。”她想了一下说，“我们一起去问她！”

“我不便出面。”冯卖婆说，“你一个人上楼去，好好问她，我在楼下等你。”

于是沈媒婆一个人上了楼。披麻戴孝的小白菜在收拾箱笼，发现婆婆的脸色有异，便停了下来，静等她发话。

“你晓不晓得，尸首现原形了！”

“现原形？”

“鼻孔里、嘴里，都是血。”

一听这话，小白菜愣住了，“怎么会呢？”她问。

“怎么不会？你自己去看！脸色还发青在那里。”沈媒婆坐了下来，“你倒说，小大到底是怎么死的？”

小白菜恍然大悟，怪不得婆婆脸色这么难看！心里又气又急，神态语言便都失了常度了。

“你道我谋杀亲夫，小大是我毒死的！”她气急败坏地说，“天王上头，这种话可以冤枉人的，不怕犯雷打？”

越是这样，越令人生疑。沈媒婆冷笑一声：“真是真、假是假，你也犯不着这样子对我！真正‘恶人先做大！’”一说完，就下楼去了。

小白菜悔恨莫名，知道自己表现了最不聪明的态度，当然，更多的是焦急，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洗刷冤枉。

一个人坐在那里发怔，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听得楼梯又响。这次上来了两个人，一个仍是婆婆，一个是她亲娘喻师母。

“女儿！”喻师母是气愤的神色，“你如果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来，未免太骇人听闻了，到底你有没有下毒？”

听得亲娘亦是如此的口气，小白菜顿觉满腔委屈，“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哭有啥用！清者清，浊者浊，你只要直言无隐，做娘的自然替你做主。”

喻师母滥用成语，词不达意，沈媒婆固不明她在说些什么，小白菜亦不大懂她的意思，“你要我说些啥？”她哭着说。

沈媒婆忍不住了，“媳妇，”她说，“并不是我冤枉你！这种事不好乱说的，不过尸首脸色发青，口鼻流血，现摆在那里，你娘自己也看见的！难怪大家疑心。我再说句难听的话，外头风言风语，已经不是一天了。有人说你这趟到杭州去烧香，也是另外有花样的，啥的花样，你自己肚子里明白！”

听得这几句话，小白菜几乎昏厥！心里在说：坏了！坏了！前世冤孽！杨乃武恶名在外，偏偏出了这种尸首流血的怪事，谁都会认定杨乃武教唆下毒，跳在黄河里都洗不清了。

见她脸上一阵红、一阵青、一阵白，连喻师母都怀疑了，“女儿啊女儿，”她痛心疾首地拿右手紧扼着左腕的脉息，“你怎么做出这种糊涂事来？”

小白菜大惊！这一惊是惊醒了，双眼睁得好大，瞪着她母亲口不择言地说：“娘，你在瞎说八道点啥！我做了什么糊涂事情？他自己得了急病死的，跟我什么相干？”

“你没有，没有——”喻师母惊喜，而仍不免将信将疑地问，“你没有下毒？”

“下什么毒？是砒霜还是啥？”小白菜恶狠狠地问，“你交给我的？”

这种完全不像女儿对母亲说话的恶劣态度，对喻师母来说，反倒是

一种安慰，“女儿！事情一定会水落石出的！”她说，“你倒拿当时的情形说一说，不要着急！平心静气，细细道来！”

小白菜何能保持从容？“那天，”她指着楼下高声说，“回家的时候，两个肩膀扛个头，冷得瑟瑟发抖，是王师母看见的；一上楼就上床，说要买西洋参炖桂圆，我赶到娘那里；回来人就不对了，起痰了！当时大家都在这里看到的，郎中也来过，说是痧症。莫非你们都没有听见郎中的话？”

“亲家！”喻师母说，“你听见了！”

“那个郎中是‘乌花郎中’！”

一听这话，小白菜心里有气，正待抢白婆婆两句，喻师母先开了口，“乌花郎中莫非连下毒还是痧症都看不出来？”她摇摇头，“我不相信。”

“亲家，换了我，当然也是相信女儿的话！”沈媒婆起身说道，“我看今天尸首不能落棺！”

楼下阴阳生、红黑帽、和尚、棺材店的伙计、漆匠都到齐了，时辰将到，不见丧家有何动静，少不得来问。

要问只有王心培。他虽抓总料理丧事，到底不是丧家，还得问沈媒婆，沈媒婆又得问沈体仁。沈体仁心里非常矛盾，很想打这一场官司，却又怕一时打不出结果，拖在那里，会受“讼累”，而“讼累”是可以倾家荡产的！

“时辰到了，不能再拖了！”王心培看看他拿不出一句确实的话，用很认真的声音说，“到底殓还是不殓，请你说一声！”

“喻先生，”沈体仁转脸问说，“你看呢？”

“我不便说，你们要报官相验，自然以不殓为宜，省得多费一番手脚；如果觉得确是死在痧症上头，就该盛殓，天气热，尸首变坏了，对不起死者。”

“这样子糊里糊涂盛殓，冤枉带到棺材里，也是对不起死人的！”

听沈媒婆这样说法，喻师母勃然变色，“报官，报官！”她大声嚷着，“倒要看看是哪个冤枉哪个。亲家母，我话说在前面，如果是我女儿谋杀亲夫，该杀该剐，自有朝廷王法。明天验出来不是毒死的，是急

病死的，你冤枉了我女儿，又怎么说？”

沈媒婆也很厉害，随即答道：“我没有冤枉你女儿，更没有说你女儿谋杀亲夫，事情摆在那里，我儿子死得奇怪，是不是受别人的暗算，哪个也不晓得！你倒替我想想，是不是只有报官相验？”

只这番话振振有词，喻师母固无话相驳，喻老师亦只好劝他妻子，“验一验也好！”他说，“不验无以洗刷清白。”

倒是王心培，这几个月以来，与小白菜朝夕相见，深知与杨乃武并无往来，而且葛小大这次发病，来势甚重，更是亲见。事虽可疑，但与妻子反复推究，找不出有小白菜毒杀亲夫的迹象，因而忍不住想劝一劝沈体仁夫妇。

他招招手将他们唤到一边，平静地说：“我跟喻家亲戚，不过我不会帮喻家说话，只觉得这件事要慎重！人命官司不好乱打的，验出来没有别样花样，不但闹笑话，还有两件事，你们要想到：第一，今天不殓，明天验完尸再殓，多请一次阴阳生、红黑帽，多花一笔钱。这笔钱，喻家不会认账的！”

照沈媒婆想，这是不成理由的理由：世界上绝没有说是为了想省这笔小钱，就可以马马虎虎不追究死因的道理。而因为觉得这是不成理由的理由，不免心生怀疑，王心培是有意帮亲戚说话。反感一生，毫不考虑地答道：“姓喻的不认账，我们认账！”

“那好！”王心培就怕没有人认账，害他赔累，现在有了这句话，可以放心了。

“第二呢？”沈体仁追问。

王心培的第二点本想不必再说，既然问到，只好说了：“大家风言风语，说你家媳妇跟杨乃武怎么样，怎么样，打到这场官司，当然要拿他牵连进去。这个人是条赤链蛇，没有把握，顶好不要惹他。”王心培又特意表明，“这与我毫不相干，我完全是为你们好，才提醒你们！”

提到杨乃武，足以使沈家夫妇起畏惮之心。可惜这话说得迟了！局面未僵之前，有此警告，可以令人却步；如今骑虎难下，明知有条赤链蛇挡路，也得硬着头皮冲过去。

“事情都是姓杨的弄出来的！家有家规，国有国法，这件事，没有法子了！”

沈媒婆的“没有法子”，便是决定报官之意。王心培不便再劝，默无一言地走到堂屋，有所宣布。

“各位听清，大殓的时辰要改了！改到啥辰光还不知道，不过总是今朝的日子，等有了准时辰，另外通知。各位白辛苦一趟，实在对不起，到时候另加酒钱。”

众执事听得这话，面面相觑，在眼色的交换中取得默契，便由阴阳生发话，“大殓的时辰到了，亲人未到，要等个一个时辰，这种事情碰到过；说是该入殓，不入殓，执事都先回去，等通知再来，这种事情听都没有听说过！我们苦脑子赚的是功夫铜钿，来一趟，算一趟，王大爷，这不是加酒钱可以了事的。”

“我知道，我知道！”王心培急忙分辩，“事情也叫没法子。哪个丧家愿意这样自己寻晦气？这里的情形，各位想必也看出来了，只有请各位体谅丧家在倒运，马马虎虎算了！”

说到这里，大家无法再争，偃旗息鼓，逡巡而退。王心培回头再看时，沈体仁已不在场，心知是去找代书写状子去了。

状子是黎明时分呈递的。人命重案，随到随办，职司收发的门丁沈彩泉，立刻挂号摘由，登了簿子，拿状子送到上房。

刘锡彤刚刚起身，正在“过瘾”，十六筒大烟抽完，就着烟灯看状子。告状的是沈喻氏，说是她的儿子葛品莲小名小大，十月初七暴疾而已，死因不明，而口鼻内有血水与痰流出来。儿媳葛毕氏素性轻狂，虑有别情，恳求相验。再看地址，是在城内，那就不必匆忙，决定中午到场相验。

到了十点多钟，在签押房想起那张状子，语焉不详，死者是何身份，葛毕氏如何素性轻狂，虑有别情是何顾虑？这些情由，都得先查一查，相验之时才有话可问。

就这时候，刘锡彤的“智囊”陈湖来了。他是应邀来为“孙少爷”看病，事毕到签押房来看刘锡彤，却好做了顾问。

“竹山，你看这张状子。”

陈湖接状只看了几个字，仿佛精神突然一振，脱口说道：“果然来告了！”

“怎么？”刘锡彤同样地起劲了，“你清楚这一案的首尾？”

陈湖不答，将状子看完了，方始抬头，看着刘锡彤问道：“老公祖，你知道这葛毕氏是谁？”

“不知道。”

“杨乃武的姘头！”

“杨乃武”三字入耳，刘锡彤就不止于精神大振，而且亢奋激动了！新仇旧怨，一齐奔赴心头，而隐隐然已感到报复的快意，不由得握紧了双拳，睁大了眼睛，急急问道：“那么，这件命案，必与杨乃武有关联啰？”

“当然！”陈湖毫不含糊地回答，“葛毕氏外号‘小白菜’，风流成性，以前住杨乃武的房子，公然往来，丝毫不避嫌疑，左邻右舍之间，颇有议论。后来搬了家，小白菜依旧不安于室，夫妻时常吵架，有一次小白菜自己剪掉头发，闹着要出家。如今葛品莲暴亡，议论纷纷，都说是小白菜下毒谋杀亲夫，毒物何来？老公祖可以想象得之。”

刘锡彤一面听，一面想，想的是《水浒》上的“武十回”，全部“挑帘裁衣”的情节，将小白菜比作潘金莲，葛品莲比作武大郎，杨乃武比做西门庆，心中又惊又喜，也觉得十分奇妙，真人实事竟与小说上所描写的如此吻合，真是不可思议。

因为如此吻合，刘锡彤就不免存疑，心想，陈湖与杨乃武亦是冤家，难免过甚其词，还得另外打听。所以等陈湖一告辞，立刻将沈彩泉唤来回道：“我听人说，葛毕氏的奸夫就是杨乃武，可有这话？”

“怎么没有？余杭县人人知道！”

“那么，葛品莲死因可疑，是不是被毒死的呢？”

沈彩泉亦已听了陈湖的先入之言，很有把握地答道：“当然是毒死的。”

“毒从何来？”

“那要问葛毕氏。”沈彩泉又说，“一问就问出来了！”

“好！”刘锡彤想了一下，很高兴地说，“你下去看看，都预备好了没有？预备好了马上就走。”

鸣锣喝道到了尸场，王家门前已挤得水泄不通。差役吆喝着开出一条路来，轿子却以门框太小，抬不进去，刘锡彤就在门前下了轿。

走进去一看，尸首已经抬了出来，置放在天井中。公案设在走廊上，地方狭窄，连身子都转不过来，只得将就着落座。刑书录供，没有地方再摆笔砚，也只好权且与大老爷共用一张桌子。

“带沈喻氏！”

泪眼汪汪的沈媒婆，不似一般怕见官的妇女，跪倒在公案面前，叫一声：“青天大老爷！”

“葛品莲是你的儿子？”

“是小妇人的亲生儿子。”

“你儿子姓葛，”刘锡彤问，“你怎么姓沈？”

“小妇人，”沈媒婆答说，“前夫死的时候，我儿子只有三岁，家里穷，守节守不下去，亲戚都劝我——”

“好了，好了！我明白了，你是改嫁姓沈，一句话的事，不必啰唆。我问你，你说你儿子‘身死不明’，这话是怎么来的呢？”

“青天大老爷，尸首摆在那里！身上发青发黑，口鼻流血，请大老爷相验。”

验尸的规矩，向来是由仵作“喝报”——喝是吆喝的喝，声音要响，字眼要清；干净利落，共见共闻。若果囫囵吞枣，含糊不清，其中就难免有不尽不实之处。所以县官验尸，对仵作的喝报，十分重视，只听声调，就可以判断他验得确不确。至于仵作验完，县官还须亲验，《会典》上虽如此规定，事实上是具文，县大老爷是很少去看尸首的。

谁知此时的刘锡彤，一反常例，仵作还未动手，他却先要作一番目验。起身离座，命仵作揭起盖在葛小大尸首上的被单，定睛细看。

已经小殓，摆在棺材盖上的尸身，只有一张脸露出来。那副“死相”实在难看。葛小大生前是个矮子，一张脸很大，倒下来四天一摆，尸身胖胀，以致头如笆斗，皮色发青发黑，口鼻之中，血水流溢，加以有中人欲呕的气味，刘锡彤只觉胸头中恶，赶紧掉转身去，从荷包里摸出一块“紫金锭”塞在嘴里，又闻了几撮鼻烟，方始好过一些。

“验吧！”刘锡彤吩咐，“仔细验！”

于是仵作沈祥剥去尸体衣衫，只见上身已有青黑斑。肚腹腋肘之间，已起浮皮，还有好几个疹疱，手指一按就破，露出紫红色的肌肉。

这不像是中毒的样子。

可是验到头面不同了，沈祥大声喝道：“七窍流血！”

这一喝，使得跪在一旁的小白菜魂飞天外，“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而在场内闲人听得“七窍流血”，本就在窃窃私议，再听得小白菜的哭声，更要看个明白，你推我挤，霎时间秩序大乱。

“干什么！干什么！”差役紧忙吆喝着上前拦阻，同时喝阻小白菜，不许再哭。好一会儿才能静下来，容沈祥继续检验。

“指甲青黑色！”

这更是中毒的迹象。在场的人立刻又紧张了！而检验的重点，亦就集中在中毒的求证上。中毒自然是服毒，服毒必须经过咽喉，所以用一根针探喉，拔出来一看，针上是淡淡的青黑色。

其实没有验对。口鼻血水，由于尸体的翻动，溢入眼内耳中，被误认为“七窍流血”；指甲起霉，颜色灰黯，竟看成青黑色。这些错误，遥观的闲人无从发觉，可是银针探喉，手续不符，却为懂得此道的明眼人看出来了！

“这家伙乱搞。银针先要用皂角水洗过，这样马马虎虎试一试，哪里能作准？真是草菅人命！”

轻点，轻点，有人指一指说：“你看！”

原来仵作沈祥与门丁沈彩泉起了争执。沈祥验得尸首身软而不僵，认为是烟毒。由烟毒而死，必是服毒自杀，因为大烟味苦，而且必须大量吞服，方能致命，不可能用来作为谋杀的工具。为此沈彩泉恃宠出面干涉，指责沈祥检验有误，照肚腹上青黑起疱来看，中的是砒毒。

那沈祥本来是一名学习仵作——仵作原是定额，大县三名，中县两名，小县一名。额外再募学习仵作一两人，每名发给《洗冤录》一部，指派刑房书办，为之讲解，如果有仵作死亡或者告退，便选学习仵作补充。考选之法即是就《洗冤录》中随意指定一节作题目，如能讲解明白，就算合格。沈祥当初便讲得不好，无奈余杭县虽是中县，仵作与学习仵作各只一名，老仵作病故，就必得由沈祥接替，即使本事太差，亦只好将就。

因为如此，沈祥便无法坚持己见，加以沈彩泉颇得县官信任，沈祥亦不敢坚持己见。反正烟毒、砒毒都是毒，便即含含糊糊报称：“葛品

莲是服毒身死。”

这是一个结论，刘锡彤心想，如今第一件要追究的事，即是毒物从何而来？这话如问小白菜，她一定不肯承认。该当先问要为死者申冤，以及与两边并无关系的证人，才有结果。

想停当了，便传沈媒婆问道：“你儿子是服毒身死，这毒药是哪里来的，你知道不知道？”

“青天大老爷在上，小妇人不跟儿子同住，毒药哪里来的，小妇人不知道。”

如果知道，沈媒婆在状子里就写明白了。刘锡彤在想，应该要问小白菜的房东。于是王心培应传到案，跪着等待问话。

“你叫什么名字？”

“小的叫王心培。”

“你是葛品莲的房东？”

“是，葛品莲夫妇住楼上，小的住楼下，客堂公用。”

“既然同住在一起，葛家的一举一动，你总应该知道！我问你，葛品莲所服的毒，从何而来，你如果知道，要实说！”刘锡彤提出警告，“这一案的情节很重，倘或你替人隐瞒，将来发觉了，你就受累不轻！你要仔细想想。”

“小人不敢！”王心培很不安地答说，“小人也问过妻子，可曾看见葛毕氏有什么不妥当的举动？小人妻子亦说没有。毒药从哪里来，实在不知道。”

刘锡彤想了一下问：“这几天可曾看到有陌生人上葛家的门？”

“没有！”王心培说，“小人这几天不常在家。”

“沈喻氏的状子上说，葛毕氏‘素性轻狂’，想来是喜欢与男人勾勾搭搭。你们住在一起，总看见什么吧？”

“没有！”王心培断然决然地答说，“小人夫妇都没有见过。”

这番供词对小白菜很有利，但刘锡彤接下来问一句话：“葛毕氏曾经自己剪头发要出家，那是为什么？”这就使得王心培很难回答了。

因为葛品莲是借故出气，其间的恩怨很复杂，要能说明白而又不致伤及小白菜，很难。想了一下，只有含混答复："是为了腌菜耽误的事。详细情形，小人亦不大清楚。"

在王心培口中问不出丝毫结果，便只有着落在小白菜身上去追根了。不过照例还得问一问左右邻居，自是众口一词，什么都不知情，于是刘锡彤发话了。

"葛品莲现已验明，是服毒身死，尸首交苦主领回埋葬。这案案情重大，拿葛毕氏带回衙门审问。"

此言一出，小白菜的亲属，无不色变，一声："冤枉！"小白菜本人摇摇欲倒，几乎昏厥。喻师母又急又痛，抱住女儿，号啕大哭。差役上前吆喝，喻敬添与王心培夫妇极力劝慰，乱了好一会儿才略略安静下来，商量着检点衣物，陪小白菜去打这一场性命出入的人命官司。

县官问案，有三处地方，一是大堂，二是二堂，三是花厅。

像这样一件谋杀亲夫的逆伦重案，照例应该在大堂审问。但案情还未明朗，嫌犯亦显然不全；更因内中涉有奸情，按规矩就只能在花厅审问了。

花厅问案，形式不拘，不过刘锡彤还是传齐值堂的书办衙役，而且备下刑具，方始提审。

刘锡彤已经听说，小白菜素具艳名。大庭广众之间，他要摆县大老爷道貌俨然的架子，对年轻犯妇应记着"非礼勿视"的格言；在这花厅中，无须有此顾虑，所以未问之前，先好好拿小白菜盯了两眼。

尽管披麻戴孝，发无膏沐，两眼已哭得既红且肿，但只看她的皮肤，便知是个美人胎子。此时含冤啜泣，楚楚可怜，怎么看也不像是个谋杀亲夫的妇人。

可是，一想到杨乃武，刘锡彤的心肠就硬了！问完姓名、年龄、籍贯以后，又问："你嫁葛品莲多少时候了？"

"三年多。"

"平时夫妇感情怎么样？"

小白菜略想了想答说："小妇人不知道。"

"夫妇感情如何会不知道，可见没有感情。"刘锡彤说，"你丈夫服

毒身死，已经验出来了！毒药是从哪里来的？你老实招供，本县还可以想法子替你开脱；倘以为可以抵赖得了，哼，哼，你没有尝过朝廷的王法，恐怕还不知道滋味！”

听得这话，小白菜双眼一闭，脸都扭曲了，这是将要痛哭失声的先兆，差役便厉声喝阻：“不许哭！”

这一声喝，果然将小白菜的眼泪吓回去了，“青天大老爷，”她使劲摇着头，“他中的什么毒，小妇人实实在在一点都不晓得！大老爷说他服毒身死，那就一定另外有凶手，请大老爷替苦主申冤，把那个凶手抓出来！”

刘锡彤大怒，“好一个奸刁妇人，不但推得干净，还说什么要本县替你缉凶！”他猛拍炕几，越说越气，“我告诉你，我马上抓凶手给你看！来啊！”

“喳！”差役齐声答应。

“替我掌嘴！”

“掌嘴”就是打嘴巴，打人打脸，在杭州府一带认作奇耻大辱，俗称“吃巴掌”，如果请少女幼妇“吃巴掌”，哪怕是自己父母的责罚，亦有因而羞愤而轻生的。不过，官府对犯妇用刑，“掌嘴”算是轻的一种，俗语叫作“吃皮巴掌”。因为不是由差役直接以手掴脸，手上要加一个皮套子，为的是一则，男女授受不亲，刑罚之中，仍顾到妇女的羞耻；再则，打得重了，打人的手也会疼，加上皮套就不碍了。

当时差役右手戴好皮套，屈一膝请示：“打多少？”

“二十！”

于是差役走上前去，伸手在小白菜左脸上一掌，顺势反手在她右脸上又是一掌，另外有个差役在旁边替他大声数：“一、二、三、四……”

这样仿佛理发匠在刮刀布上“荡刀”似的，一来一往，“噼噼啪啪”一阵响，二十个“皮巴掌”已经打完。打得小白菜双颊红肿，满嘴是血。但能够忍受的痛楚，不足以使她怕，这顿皮巴掌，反打出她一肚子的愤怒。

“招！”

“招啥？”小白菜的双颊，里外皆肿，说话不便，所以声音含糊不

清。

“她说什么？”刘锡彤问录供的刑书。

“她说，大老爷要她招什么？”

“自然是毒药的来源！到底谁给你的？”

小白菜越想越恨，已经横了心了，“哪里有什么毒药？”她说，“一定说是有人拿毒药给我，这个人就是刘大少爷刘海升！”

此言一出，无不大惊！尤其是在屏风后面，悄悄静听的刘海升，一颗心都悬了起来。从缝隙中注视他父亲的脸色，只见双眼直瞪，一阵阵在吹胡子，气得说不出话了！

刘锡彤不是气得说不出话，而是惊觉到这件案子可能牵连自己的独子。知子莫若父，刘海升喜欢拈花惹草，是他知道的，如今小白菜能说得出“刘大少爷”的名字，看来必有深交。不过，葛品莲中毒，与自己儿子绝无关联，可以断定；否则，早就会有所表示，绝不容事态演变到如此严重的地步。这样看起来，小白菜不但既刁且泼，而且心肠恶毒，真正最毒妇人心！

他想起一句俗语：“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倘或不趁这时候及早替儿子洗刷干净，这一牵连进去，“灭门县令”要灭自己的家门！有此深切的警惕，将心肠一横，决定要动大刑了！

“好个奸刁泼辣狠毒的妇人！竟敢抹杀良心，信口胡攀！胆大到如此，莫非你真以为朝廷的王法制不住你？来，拶指！倒要看她说不说实话！”

拶指就是犯妇的大刑。罪犯如是男子，罪名又是盗案、命案而熬刑不招之时，方得使用夹棍；若是妇女亦复如此，便用拶指。

拶指与夹棍的原理相仿而形制不同，是用五根七寸长的小圆木棍，拿麻绳串联两端。用刑时夹住小白菜的左手指，使劲一收，十指连心，痛彻心扉，只见她额上汗如豆大，用不着三放三收，便凄厉地喊将起来：“招，招！”

听得这一声，差役将手一松，刘锡彤冷笑道：“谅你不敢不招！说，你的奸夫，可是杨乃武？”

这是在花厅，倘在准许百姓厅审的二堂，凭他这一句话，就可能会

激起公愤。因为依律不准“指奸”，审奸情案子只可问奸夫是谁？不准问某某人可是你的奸夫，或者你跟某某人可有奸情，如今刘锡彤的问法，分明是暗示小白菜指认杨乃武为奸夫，是大清律所不许的事。

小白菜心想，这是瞒不过的事，答一声：“是！”

“那么你谋杀亲夫的毒药呢？当然是奸夫交给你的了！说，哪一天交给你的？”

“青天大老爷，实在没有这回事……”

语未终，刘锡彤勃然大怒，拍着匠几，大声喝道：“收！”

这一收，小白菜只觉眼前金星乱爆，身子乱缩乱抖，只求松刑，什么都可以应承。但痛得她连个“招”字都说不清楚，只能从牙缝中抖出来一连串“嗬、嗬、嗬”的怪声。

掌刑的是个老差役，见此光景，知道小白菜是必招无疑的了，便不待县官吩咐，就松了刑，而且将拶指从她手上取了下来，“嚓啷啷”往青砖上一扔。

这一下反倒有催促犯人招供的效果，小白菜十分清楚，只要供了，就可以不再吃苦，为求拶指不再上手，唯恐县大老爷对她的供词觉得不够圆满，又发脾气，所以像骗子撒谎那样，子虚乌有之事，偏要编得有枝有叶，唯恐他人不信似的。

“是十月初五交给我的一包药。我问他是不是砒霜？他不作声，只说，你分几次给他吃下去就是了。”

有此招供，一厅悚然！静得连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刘锡彤看刑书录完了这段供，方始又问：“你这前后两个‘他’是指谁？”

小白菜没有听清他的话，门丁沈彩泉便踏出来问清楚些：“葛毕氏，你是说十月初五，杨乃武拿包砒霜，叫你给你丈夫吃下去。是不是这样？”

“是这样。”

于是沈彩泉朝上说道：“前面的‘他’是指奸夫杨乃武，后面的‘他’是指本夫葛品莲。”

这算是替小白菜代供，刘锡彤随即扬脸问道：“秦松在哪里？”

秦松是一名资格很老的差役，能言善道，懂得官场的规矩，所以凡遇牵涉到地方士绅的官司，需要传唤到堂时，都派秦松去办。此刻找他，当然是为了要将新科举人杨乃武弄了来。

交派了差使，刘锡彤特地叮嘱一句：“多带几个人去！先礼后兵。”

“是！”秦松答应着，退了出来，立即找他的两个伙计，商量办案。

一听要传讯的是杨乃武，那两个伙计又兴奋，又害怕。兴奋的是，杨乃武处处与公人作对，久已恨得他牙痒痒，不想今天也遇上了这样一桩官司；害怕的是，杨乃武就是条“赤链蛇”，很不好对付。

“你们别怕，根本没事。”秦松到底老练，看事比较真切，“杨某人是有身份的人，不会逃走也不会拒捕，你们跟了我去，啥事也不必做，只在前后门看着，如果他家左右邻居来看热闹，拿他们挡住就可以了。”

是这样的差使，可说轻松无比。两个伙计跟着到了杨家，在前后门一站，秦松上前敲门，求见杨举人。

门上认出是衙门里的差役，不由得大为紧张，急急入内通报。杨乃武很沉着地对妻子说：“我知道一定会来找我！我去一趟就来。”

这件命案，在前两天停尸不殓，就有消息传开，说死因可疑。这天早晨，县官亲临验尸，一下子轰动了整个县城，十家闲谈，倒有九家在谈这件案子。杨太太当然也听说了，心里着急，怕丈夫会受牵连，只是口头上一字不露。及至听说小白菜被带回衙门，心知事态严重，私下问过丈夫，杨乃武只说“不要紧，不相干”。如今到底有干连了！不由得眼泪汪汪地问道：“真的不要紧？”

“你不要哭！哭了反倒惹起人家的胡猜乱想。捉贼捉赃，捉奸捉双，葛小大命中注定活不长，与我什么相干？人命重案，没有证据，怎会牵连到我？”杨乃武又说，“刘锡彤肚里明白，我不是好惹的人！”

“唉！就因为你不好惹，平时得罪的人多，我才担心。”

“担什么心？‘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说完，杨乃武随手从衣架上摘下一件马褂，套在身上，一面扣衣纽，一面走到大厅去会秦松。

秦松一见，含笑趋迎，“杨老爷！”他单腿一跪打个千说，“你老高中，还没有来跟你道喜。”

“不敢当，不敢当！”杨乃武心想，这个人很知趣，倒不能不赏，便又问道，“你带了几个弟兄来？”

“两个伙计，跟我一起来道喜的。”

“多谢，多谢！”杨乃武吩咐佣人，“到里头去跟太太说，包三个喜封出来，四两的一个，二两的两个！”

“杨老爷，杨老爷！”秦松谦辞，“无功不受禄，不好意思。”

“小意思，小意思！”杨乃武问道，“你来看我，专为道喜？”

“还有点事！”秦松答说，“县大爷着我来奉请，有点公事，要跟杨老爷请教。”

“好！说起来县大爷还是我的老师。”杨乃武说，“我马上跟你走！”

等喜封包了出来，秦松领了赏，道了谢，向杨乃武的佣人问道：“轿夫齐了！”

一中了举人便成了“缙绅先生”，称呼变成“老爷”，出门要坐轿子。杨乃武新打一顶轿子，雇佣四名“轿班”，这顶新轿子坐了还不到十趟，不想却抬了去打人命官司，心里自然很不是味道。

到了县衙门，轿子一直抬到大堂滴水檐前，杨乃武下了轿，由秦松引领着，绕过大堂，进了垂花门，刘锡彤已经站在台阶上等候了。

这总算很客气。礼尚往来，杨乃武疾趋数步，兜头一揖，叫一声，“老公祖！”

“不敢，不敢！”刘锡彤还礼来客，“请里面坐。”

揖让升阶，进了花厅，重新叙了宾主之礼，杨乃武开口问道：“老公祖见召，不知道有什么吩咐？”

“有件案子，想请教老兄。”刘锡彤皱着眉说，“豆腐店帮伙葛品莲

暴死，想来老兄已听说过了。”

“是的，此人从前是我的房客。从今年闰六月退租迁移以后，就没有再见过。”

“葛毕氏呢？”刘锡彤皮里阳秋地笑着，“听说是老兄的学生？”

“谈不到此！无非教她念念唱本而已。”

“仅止于此？”

话风与脸色都慢慢在变了，杨乃武也就不客气地反问：“还有什么？”

刘锡彤不答，只向外喊道：“带葛毕氏！”

就这一声，情况立即改变了，会客变成审案。杨乃武虽仍坐着，但刘锡彤身旁已站了好些人，门丁、差役一字排开了，杨乃武身后摆了一张半桌，刑书携着笔砚，准备录供了。

见此光景，杨乃武倒还能保持镇静，可是等看到小白菜披头散发，满脸泪痕，左手青紫，肿得指头不能并拢的那种惨相，不由得大为震动！脸上一阵青一阵白，自己都不知道是愤怒、伤心，还是惊惧。

等小白菜跪了下去，刘锡彤不问她，却转脸交代：“刑书，你拿葛毕氏的口供给杨举人看！”

这份口供当然是经过修改的，刘锡彤“指奸”以及小白菜提到“刘大少爷”的话，删得一字无余。杨乃武看到一半，脸色大变，视线从纸上移到小白菜脸上。却好小白菜也在抬眼看他，四目相接，她眼中那种愧叹哀怨的神情，一下子将杨乃武的怒气消融了一大半。

“哪有这样的事！”他淡淡地说，“老公祖不会听她胡乱扳扯吧？”

“不见得是胡乱扳扯！”刘锡彤沉着脸说，“人在这里，你们两造对质。”

这下，杨乃武要考虑了！他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小白菜，若说对质，自然有话问得她哑口无言。可是自己脱却干系，小白菜的砒霜来自何处，又成疑问。刘锡彤势必再度刑求，无非让她多吃点苦头，又于心何忍？而况，万一小白菜畏刑诬服，言之凿凿地说在十月初五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交付的砒霜，那一来可真是咬得入骨三分，再也无法分辩了。

因此，杨乃武打定主意，推翻全案，当时冷笑一声说道：“十月小阳春，中午可以穿单，以身短而肥的葛品莲停尸四日之久，岂有不生尸变之理？如今执持成见，对一弱女子临之以官威，加之以大刑，请问何求不得？子虚乌有之事，根本谈不到对质不对质！”

这几句话犀利非凡，刘锡彤既怒且惊，心知遇到难缠的对手了。霎时间心潮起伏，怒火一阵一阵烧，念头一个一个转，脸上阴晴不定，气色不但难看，而且可怕。左右的刑书、差役与门丁，无不紧张，怕大老爷这个雷霆震怒发出来不得了！

谁知到头来却是密云不雨的局面，“你是新科举人，我奈何你不得！”刘锡彤大声地吩咐，“送客！”

于是从花厅沿甬路，递相传呼：“送客！接客！”刘锡彤只送出花厅，哈一哈腰，掉头就走。杨乃武心里倒有些七上八下，猜不透他的下一步棋是什么。

等出了头门，只见他的小舅子詹善政与他的堂兄弟、也是秀才的杨恭治，都在照壁焦灼地守候，望见轿子，急急迎了上来，杨乃武挥挥手示意，到家说话。

一到家，全家上下捧凤凰似的将他送入上房，为了安慰大家，他说一声：“没有我的事，都放心好了！”

听这一说，下人都散去了，剩下杨太太姐弟和杨恭治。到这时，杨乃武才细谈了会见刘锡彤的经过。

“大哥！”杨恭治很有见识，跌脚嗟叹，“大哥你这件事做得大错特错！”

“怎么？”杨太太的脸色都变了。

“你要想救小白菜，自己先要洗刷清楚，才能脱空身子办事。现在案子未结，你脱不得干系。固然，新科举人，他无奈你何；可是，怨结得深了，而且照你所说，刘锡彤根本就办错了！这样的案子，他的一顶纱帽吊在上面，骑虎难下，非用杀手不可，照我看，他会动公事革你的功名！”

“他不敢！”

“但愿他不敢！”

杨恭治不幸而言中了！刘锡彤连夜动笔，亲自拟了一道公文，历叙杨乃武过去包揽诉讼，干预公事，煽动乡愚，抗漕抗租等等劣迹；以及葛品莲暴亡，葛毕氏供词，传杨乃武到案，不敢对质的情形，认为以“该举人之种种恶行，无异衣冠禽兽，枉读诗书，玷辱士林”，应该斥革他的举人。

公文拟好，请了本县的学官来商量。县里的学官叫作“训导”，是湖州人，名叫王庭熜，秉性庸弱，刘锡彤怎么说，他怎么听。当下列名会衔，派典史上省，由府而道，由道而省，转咨学政出奏。这个典史湖北汉阳人，人很能干，亲自一关一关去打通。到了学政衙门，因为学政胡瑞澜是湖北江夏人，算是小同乡，办事更加方便。不过三天工夫，便得意扬扬地回县复命了。

这一下，杨乃武才知道自己走错一着棋，但自信还不致满盘皆输。回想所看过的小白菜的供词，胡言乱语中有个大大的漏洞，十月初五那天，到南乡岳家赴宴，当夜并未回城，如何又交砒霜与小白菜？

于是，十月十六那天，他做了一张状子，用他堂弟杨恭治、妻弟詹善政联名出面，到县衙门呈递，请求重审。

刘锡彤接到这个状子，不能不准。随即批示，准将全案人犯，提堂察夺。

这一次就不能再在花厅审问。因为原来案情未确，可能要问到奸情，而且传杨乃武对质时，他还是绅士的身份，一方面为了顾全妇女的颜面，一方面应该礼遇绅士，所以在花厅作不公开的审问。现在只审谋杀，不涉奸情，杨乃武的身份亦非昔比，无须顾他的面子。而最主要的是，这种逆伦重案，倘不公开审问，百姓不服，万一激出意外变故来，担当不起。

因此，传审是在二堂，消息一传，轰动城厢内外，来听审的百姓，像潮水一样涌到，二堂的走廊上、院子里塞得水泄不通。幸亏差役老到，预见到有这样的情形，早已将全案人犯传提齐全，暂且安置在二堂两面的小屋中，否则，要分开一条路上堂，是异常艰难的事。

“当、当、当”钟打三下，这是县官升堂的讯号。堂下乱糟糟的声音，立刻低了下来，终至于肃静无声，一个个踮起脚往上张望。

公堂问案，刘锡彤就不能穿便衣了，身穿鸂鶒补服，头戴水晶顶子，脑后拖一根蓝翎，全副七品官服，在两行差役齐喊“堂威”声中，从

暖阁后面踱了出来，在公案后面慢条斯理地坐了下来。

于是刑书从公案旁边闪了出来，斜着向上打扦，高声说道：“启禀大老爷，葛毕氏谋杀亲夫一案，全案人犯，俱已传提到齐，听候发落！”

刘锡彤点点头，打开面前的案卷，提笔点了一下，口中说道：“带杨乃武！”

杨乃武就在东面小屋中，但差役照例还是要传呼，在一片“提杨乃武上堂”的喊声中，他被差役前引后护地带了出来。头戴小帽，身上穿的是蓝绸夹袍，上套一件直贡呢马褂，手上还捏一把折扇，神情不但从容，而且有点潇洒，一点都不像吃人命官司的样子。

这副模样落入刘锡彤眼中，决定给他一个下马威，等杨乃武长揖不跪时，他沉声问道：“你就是新科举人杨乃武？”

“是！”

“现在你不是新科举人了！”刘锡彤从公案上取起一个卷宗，扬了一下，“你的举人革掉了，还不跪下！”

不容杨乃武犹豫，左右差役已上前以手加肩，将他揿得双膝落地。这还是比较客气的强制执行，若是乡愚，差役只起脚在他膝弯中一踢，身子一软，自然跪倒。

“杨乃武，你的名声，全县皆知。”刘锡彤大声问道，“今天出了这样的案子，罪证确凿，还不说实话？”

“乃武并未撒谎，堂上要我说什么实话。”杨乃武不甘自称“小的”，也不肯尊称刘锡彤为“大老爷”，所以改用这样的称谓，听来有些刺耳。

“我问你，你与葛毕氏可有奸情？”

此言一出，杨乃武自知又落下风。他与小白菜的暧昧，早非秘密，但不能承认。一承认，就立脚不稳了；如果否认，则人人皆知撒谎，后来不承认谋杀，亦会被人当作谎话。总之，这句话太厉害，怎样回答，都不太合适。

两害相权，觉得宁可欺人于一时，不可以留下难以洗刷的名声，因而用很坚决的声音答说：“没有！”

“哼！”刘锡彤冷笑道，“你倒赖得干净！莫非葛毕氏诬赖你不成？”

“是！葛毕氏是信口胡说。所谓‘三木之下，何求不得’——”

一语未毕，刘锡彤大为光火，使劲将醒木一拍，“杨乃武，”他厉声责问，“难道你是指本县不该用刑？你平日常弄刀笔，就不曾看过《大清会典》？拶指是朝廷的王法，葛毕氏所犯的，又是谋杀亲夫的逆伦重案。本县再三盘诘，坚不吐实，此时不用拶指，试问要什么时候才用？”

这番话说得无懈可击，杨乃武心知再一次落了下风。越辩越糟，唯有沉默。

“上次花厅传讯，你不敢与葛毕氏对质。本县看你是新科举人，俨然缙绅，尊重体制，容你暂时闪避。此刻可不能再便宜你了！不然，本县如何对得起堂下观审的百姓！来，提葛毕氏上堂！”

堂下顿时起了骚动。小白菜艳名四播，加以又出了这样的案子，未曾见过她的，固然要争睹庐山真面；见过她的，更想仔细看一看她此刻的形象，跟从前有没有什么不同。那样一张宜喜宜嗔的春风面，何以竟是大凶大恶之相？实在令人不解。

人人存着这些想法，个个希望看个清楚，前挤后涌，秩序有些乱了。于是值堂的差役，都站到门口，吆喝的吆喝、推排的推排，直到差役舞起皮鞭，要往人丛中当头砸了去，前面的人往后退缩，后面的人不敢再往前挤，才得安静下来。

这时小白菜已提上堂了。刘锡彤先命刑书将她在花厅受审的供词念了一遍，然后问道：“你听清楚了没有？这是你供过的话？”

“是的。”

“你说十月初五，杨乃武给你砒霜，叫你给葛品莲服下，可是你亲口所说？”

“是的。”

“回堂上的话，”杨乃武高声说道，“可许乃武与葛毕氏对质？”

“本就要传你对质，是你自己不敢，如今你又要对质了！”刘锡彤略一沉吟，准了他的请求，“好！你们对质。”

于是杨乃武将跪着的身子，略移一移，斜看着小白菜，心头恩怨交并，万感萦回，一时竟开不得口。

堂上堂下，声息俱绝。在那种沉重的气氛下，杨乃武知道第一句话很要紧。这一句话纵或不能迫得小白菜吐露实情，刘锡彤放弃成见，但至少可以打入听审的人的心头，细想一想，发觉他是冤枉的。

因此，他沉吟又沉吟，好一会儿才说："小大嫂，你住过我的房子，我跟你们夫妻感情不错，你何苦要害得我这样惨？你倒想，我刚刚中了举人，前程远大，哪里会来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而且开贺以后，又要进京会试，忙得不亦乐乎，又哪里会有工夫来做这种事？"

"杨乃武，"刘锡彤发话了，"题外之话，不必多说！"

"回堂上，乃武不是这么说，不能让葛毕氏天良发现，供出真凶。"

这话合情合理，但无形中失了言，等于已承认葛品莲乃是中毒而死。刘锡彤忽有意会，心想，就随他说去，言多必失，题外之话中也许有漏洞可捉。于是点点头说："本县问案，不枉不纵务得其实，既然你有把握，能让葛毕氏供出真凶，本县姑且准你盘问。"

于是杨乃武接着问小白菜："小大嫂，你再想想，退一万步说，如果我给你毒药，叫你给小大吃了，无非是想娶你做小；要娶你不过花些银子，让小大另娶，就可以如愿以偿，何必做这样傻的事？再说，毒死了小大，我要娶你，你有婆婆、有亲娘，不都要跟你要聘金，肯凭空让我抬你到家？一样花银子，我为什么要那样做？"

说到这里，堂下嗡嗡声起，是在窃窃私议。杨乃武知道自己原先期待的效果已经发生了。而刘锡彤却觉得他题外之话，不能不加阻止了。

"闲人不准喧哗！"他将醒木一拍，随又说道，"杨乃武，你快对质！真是真，假是假，空言支吾，是没有用的。"

杨乃武答一声，"是！"转脸问道，"小大嫂，你说毒药是我十月初五交给你的？"

"是啊！"小白菜低着头说。

"你知道十月初五我在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

一语未毕，刘锡彤又拍醒木，将小白菜吓一跳。其实县官倒不是威吓她，是阻止杨乃武这样诘问，因为话中有陷阱。

"杨乃武，我可警告你，不准在本县面前耍什么刀笔伎俩，以话套

话，否则，莫怪本县无情。”

这话，小白菜与堂下都不明白，只有杨乃武自己知道。他问小白菜的那句话中，确有一个陷阱。

可惜的是，小白菜的回答，未能完全如他所预期。杨乃武深知人情真伪，心计再深的人，在有心作伪之际，亦会无意吐露真话；而况像小白菜本性良善，只是畏刑诬供，更易套出真情，因此，他在那句问话中，很巧妙地藏着一个机关，相信她一定会“上当”。

他的想法是，小白菜不会防备他这句顺势而问，平平淡淡的一句话，会布下陷阱，所以很可能这样回答：“那天根本不曾见过你的面，谁知道你在哪里？”如果是这样说，便明明白白推翻了她自己的口供：十月初五交毒，完全是瞎说。他的冤枉亦就不辩而自明了。

这设谋之巧，在刘锡彤是一听就明白的。不过，他不以为杨乃武的本意是想求得真相，只认作他在要讼师的伎俩，有意骗供，想推翻全案，所以及时呵斥，作为制止，而小白菜的答语已微显漏洞了。

杨乃武当然不能放松，紧接着问：“既然那天你不知道我在哪里，怎么又说我交砒霜给你？”

这一下，小白菜才懂得他先前那句问话的用意，一时无以为答。堂上的刘锡彤可能有些急了，“好奸刁的杨乃武！”他拍着公案说，“妄想以口舌之巧，颠倒黑白。你只说十月初五见过葛毕氏没有？她又不是你的眷属，哪知道你整天在哪里？问的话叫人无话回答，真正岂有此理！”

于是小白菜更明白了，不过假话能不说就不说，所以默不作声。杨乃武自然要问：“小大嫂，堂上要我问你，十月初五我跟你见过面没有？你凭良心说，我跟你见过没有？”

良心自然有愧，无奈拶指实在可怕，小白菜硬着头皮答说：“见过的！”

此言一出，杨乃武既愤且急，话都说不清楚了。喉头干咽了几口唾沫，好不容易才挤出一句话来：“在哪里？”

“在路上。”

“路上！什么路上？”杨乃武缓过气来，带着哭音喊道，“小大嫂、小大嫂！举头三尺有神明，你这样血口喷人，倒摸摸良心看！不怕天打

雷劈？”

小白菜心如刀绞，无奈此时只求自己能免除痛楚，什么都顾不得了，随口答说：“就在我家后门旁边，土地庙后边。”

这可是言之凿凿了！杨乃武喉头梗塞，只字不出，挣扎着犹待有言，刘锡彤却饶不得他了！

“说！杨乃武。”刘锡彤在无形中剥除了他对质的权利，“你替我从实招来！”

“冤枉，冤枉！”杨乃武捶着胸极喊，“十月初五那天，我在南乡岳家，堂弟杨恭治，妻弟詹善政，已经进了状子，替乃武证明。请堂上明鉴万里。”

“哼！你在南乡岳家固然不错，抽空进一趟城，又有何不可？你的一支刀笔，种种花样，余杭县谁不知道？自然早就留下卸罪的余地了！”

“实在是一天都在岳家，请堂上传证。”

“证人是你的至亲，何足为凭？”刘锡彤翻了一下案卷，“也罢，本县就传证人。”

第一个上堂的证人是杨恭治。自供是本县的增生，与杨乃武是五服之内的堂兄弟，十月初五那天，曾陪杨乃武到南乡詹家赴宴，确知杨乃武这天并未回城。

“因为吃的是午饭，散席大概是下午三点钟，生员告辞回城，生员的堂兄是在岳家。”

“这就是说，那天下午三点钟以前，你跟杨乃武在一起，三点钟以后的事，你就不知道了？”

杨恭治想了一下，觉得这话问得不妙，但问得不错，只能答一声：“是！”

“好！你下去。”刘锡彤又吩咐，“传詹善政。”

等詹善政上堂，刘锡彤就问得比较详细了，先问杨乃武到达的时间，再问请客的人数，开席什么时候，何时散席。詹善政的答词，与杨恭治大致相符。

“下午三点钟以后，你是不是一直跟杨乃武在一起？”刘锡彤警告着说，“你要说实话，不可有一个字的虚假，否则，让本县发觉了，你的罪名不轻。”

“小人不敢瞎说。那天席散以后，小人的姐夫说人困了，要打个中觉。等他回房睡中觉，小人就一直在外房跟小人的姐姐谈天。”

“你所说的姐姐就是乃武的妻子？”

“是。”

“那么，到什么时候才又见到杨乃武的呢？”

“是在天黑的时候。”

“几点钟？你说明白。”

“小人不会看自鸣钟。”

“如今的天气，天黑大概五点半钟。”刘锡彤和颜悦色地说，“你倒想想看，是不是那时候？”

“差不多。”

“嗯，嗯。”刘锡彤又问，“由你家进城，来回要多少辰光？”

问到这话，便知刘锡彤心中的想法，杨乃武忍不住高声插嘴：“回堂上的话，乃武一直在打中觉，从未离开那间房。”

“住口！”刘锡彤将醒木一拍，“没有问你，不准胡言乱语。”接着又问詹善政说：“你说，由你家进城来回要多少时候？”

“这要看是走路，还是坐车，还是坐船。”

“你一样一样说。”

“走路大概两个钟头；坐车就快了，顶多一半辰光；坐船也慢，跟走路差不多。”詹善政接着说，“小人的姐夫，一直在打中觉，没有离开过。那间房只有一扇门，小人就坐在外房，如果他离开，小人一定会看到。”

“哼！定能让你看到？”刘锡彤自言自语地咕了这一句，大声说道：“下去！传王心培上堂。”

传了王心培又传四邻，最后传沈媒婆与喻师母，所问的只是两件事，一是葛品莲暴死后的情形，一是小白菜与杨乃武的暧昧。可是证人都没有一句确实的话，既不敢说葛品莲必死于中毒，更不敢说小白菜与杨乃武确有奸情。无非根据所见所闻，照实答供而已。

审到日中，该问的人都问过了，刘锡彤一一发落："证人当场饬回，葛毕氏收押，杨乃武也收押。"

由此开始，杨乃武就"苦"字当头了！大清律有明文规定：命盗重案中的牵连人犯，审问确实，果然是无辜干连，自然无罪释放；只有嫌疑，审问未确，可以取保候传，但因而脱逃者，县官革职。因此像这样的案件，只要牵涉在内，往往不准交保。

但如收押，这种罪名非斩即绞的犯人，名为"斩绞重犯"，俗称"死囚"，不但脚镣手铐加身，而且入夜睡觉，另有禁制，否则犯人畏罪自尽，县官便有降级的处分。

随同照料的杨乃武的家属，还想请求取保，但深通律例的杨乃武，知道绝无可能，反阻止家属干此徒劳无功之事，只嘱杨恭治去托秦松——拿银子说话，上下打点，讲定四百两银子保他在狱中不吃苦。当然，要舒服还得另外花钱，送牢饭，送铺盖，送动用杂物，一次是一次的"好处"，没有"好处"，所送的东西就到不了他手中。

刘锡彤认为案情已经明确，决定尽快解到府里。

命盗重案，罪至死刑，须由县而府，层层审转：经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秋审之后，方可定谳。在县里，一遇此等重案，应该立即报府，名为"初报"。初报之时，案情未明，所以报得十分简略；审理有了结果，全案解府，可就马虎不得了。倘有不明不白，不尽不实之处，打回来重审，名之为"驳"；案子驳回，就表示县官审得不好，不但人犯移解，公文往还，麻烦多多，而且面子难看，影响考绩，所以没有一个县官不希望自己所报的案子，只准不驳。这就要靠"刑名师爷"了。

刘锡彤请的刑名师爷，是个苏州人，叫作黄寿山。出于福建寿山县旧坑的石头，色如蜜蜡，称为"田黄"，是极名贵的印材。而黄寿山诗酒逍遥，雅好金石，因而得了一个"田黄"的外号。

田黄赋性忠厚而懦弱，律例虽熟，却拿不出决断，善善恶恶，了然于胸，只是不能坚持。像这样的人，实在不宜于学刑名，但既走上了这

条路，为衣食所迫，亦只能靠师友帮衬，辗转荐引，总期馆地不致落空。若说想有所发展，高自位置，那就谈不到了。

于刘锡彤，聘请田黄入幕，原是别有贪图的。

第一，田黄所欲不奢，一份微薄的薪水及三节照例的礼物以外，别无需索。

第二，田黄的脾气极好。原来幕友别有一套与众不同的处事做人的方式。一般的规矩，县衙门中有关“东翁”前程的所谓“刑钱两席”——刑名师爷与钱谷师爷，都是独居一院，刑名的关防尤为严密，坐卧于斯，治事于斯，讲究摒绝应酬，步门不出。县官有事商量，必须移樽就教，左一个“老夫子”，右一个“请教高明”。而凡是名幕，脾气大半很坏，一言不合，翻起一双白眼，只看书架上的大清律，教人心里着实不是味道。

唯独田黄例外，性情如苏州女儿，温柔如水。一见“东翁”到来，殷勤万分。不过，刘锡彤欣赏他的，倒还不是语言柔和，礼数周到，而是他最听话。其实刘锡彤办刑名并不仰仗幕友，自负老吏，善于听讼，而且内有沈彩泉，外有陈湖，要想个点子搞钱，不愁没有可商量的人。之所以仍要请刑名师爷，亦有两个原因。

第一，例不可废。凡是州县，一定要请幕友，尤其是刑钱两席，绝不可少，倘或不请幕友，会遭物议；第二，凡是幕友，先是“学幕”，然后是帮着老师或者师兄做助手，最后才能独当一面，这一来师弟同门，自然而然结成声气相通的一帮，遇事照应，种种方便。譬如田黄，有个师兄就在杭州府，如果驳余杭县申详的案子，即等于驳田黄，一次两次，还则罢了；多驳几次，刘锡彤就非另请高明不可。那不就是兄弟阋墙，师兄敲师弟的饭碗？

当然，除此以外，田黄也还有用处。申详的案卷，总要他整理动笔。等刑书将葛毕氏谋杀亲夫一案的全卷送到，田黄花了整整一夜的工夫看完，知道东家这案子办错了。

于是请了刘锡彤来，他和颜悦色地说道：“东翁，这件案子，似乎还可以缓一缓再报。”

“噢！这是什么道理？”

凭他这种质问的口气，遇见脾气大的师爷，就会拂袖而起，因为通常都应该用等待的神色，说一声：“请教！”好在田黄是听惯了这种语气

的，慢条斯理地解释了道理：命案最重凶器，起出凶器，与检验的伤痕吻合，才能认定。此案虽非行凶，但下毒就追究毒物的来源，来源不明，即难确认为杨乃武的教唆指使。

“嗨——老夫子！”刘锡彤一开口说就是大不以为然的语气，“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砒毒是杨乃武所给，断无可疑；至于他从哪里弄来的砒毒，只要一动了刑，自然乖乖招认。不过，我不便动刑，因为他革的不是秀才，而是举人，革举人要报部，等有了复文，才算定局。杨乃武刁恶万分，倘或我动了刑，他倒活动言官参我一本，我不是自讨苦吃？”

“原来东家是这个打算，倒也不错。不过，人同此心，到了府里，恐怕也未见得会动刑。”

“那我就管不着了。”刘锡彤停了一下问道，“老夫子，陈太守的为人，你知道不知道？”

“太守”是知府的别称，“陈太守”当然是指杭州府知府陈鲁。田黄只知道他字伯敬，南京人，举人出身，为人刚愎自用。但听刘锡彤问话的语气，很明显的是另有一种看法，所以他只答得一声：“请东翁说给我听听！”

“陈太守最恨的，就是有文无行的人，混上一个功名，不好好往正途上走，在家乡仗势欺人，借百姓要挟官府，借官府鱼肉乡民。两面三刀，‘又做师娘又做鬼’。可恶透顶！”

田黄意会到了，他是打的借刀杀人的如意算盘，可是陈鲁不一定鲁莽，倘或也不愿对杨乃武动刑，而发回复审，也还是麻烦。

正想动问时，忽然想到，果然有这样的周折，一来一往得要个把月的工夫，那时礼部的复文已经到省，杨乃武举人被革，已成定局，变了“一品老百姓”，可以打他的屁股，又何愁他不据实招供。

“东翁的手段高明，佩服之至！”田黄说道，“不过，有几处还要斟酌。譬如银针探喉，应该先用皂角水洗过，不然就不足为凭。”

这下刘锡彤才想起，当初验尸的时候是疏忽了。自己疏忽，情有可原，仵作岂可疏忽？可是他尽管心里大骂沈祥混账，恨不得打他一顿板子，而口中却不便承认，含含糊糊地说：“我记得当初好像是用皂角水洗过的。”

“那就一定是公事上漏叙了。”

“对，对！一定漏叙了。”刘锡彤急忙说道，“类似的情形，一定还有，请老夫子费心改正。”

于是田黄当场动笔，将词句不妥之处，一一改正，而有些地方虽然牵强附会，不甚讲得通，可是原供如此，不能擅改，只好仍如其旧——一件罪应凌迟处死的逆伦重案，初审就这样算是有了结果了。

十月二十日起解，一共五条船进省，脚镣手铐的杨乃武与严密看管的小白菜以外，沈媒婆、喻师母亦要随同进省。王心培是重要证人，亦被牵连在内，自备盘缠，陪着打官司，这就是所谓“讼累”。

从十七日开始，天天有差役上门，来通知准备进省，来一次要好酒好菜款待，临走还要讨“脚步钱”，又名“草鞋钱”。其实每次所需，买一百双草鞋都有余，沈媒婆倒有些懊悔打官司了。

杨家更不必说，差役上门，一来就是五六个：进门先来一顿责备，接下来是神色严重的恫吓。除了杨恭治以外，杨太太亦须抛头露面，用好话周旋。需索的花样，层出不穷，而每一次需索都附带着威胁，倘如不遂所欲，不是官司不利，就是犯人会大大吃苦。杨太太为了救丈夫，已经开始在卖田了。

当然，除了重托解差以外，另外还要派人进省照料。依然是拜托杨恭治与詹善政，随带四名下人，专雇一条船跟着官船走。在路上，杨恭治与詹善政一直在想办法接近杨乃武，为的是官司与家务都要得他一两句要紧话交代，才有措手之处。无奈是刘锡彤亲自押解，监视严密，始终不得其便。

一日水程，到了杭州，立刻送进钱塘县监狱——杭州城内分钱塘、仁和两县，钱塘县名为“首县”，照例为府办差。杭州府衙门并设监狱，凡有审转的人犯，都寄押在钱塘县。

这一来，杨家便得两处打点，平白又多一份开销。一连三天，天天得花二十两银子才能送进去一顿牢饭，却还不知道能不能到得了杨乃武口中。

到了第四天去送牢饭，禁子跟詹善政已经很熟了，告诉他说：“提人的单子已经下来了，明天一早过堂。听你姐夫说，案子是冤枉的，你们得要早早想法子。”

“是啊！是在想法子。”詹善政皱着眉答说，“托人到知府衙门打了招呼，都说‘能帮忙一定帮忙’，也没有一句切实的话。”

“空口说白话是没有用的。”

“自然也有点‘意思’。无奈——”詹善政踟蹰了一会儿，突然问道，“头儿，你能不能让我跟我姐夫见一面，我只说一句话。”

“那不行！上面知道了，我吃不消。”牢头禁子想了想答说，“这样，你要说的一句话，我替你带到。”

“那也好！”詹善政心想，说是说“一句话”，这句话却不易说清楚，传述有误，出入甚大，所以又改了口，“我想请头儿替我递张条子进去。”

“这——我自己倒无所谓，就怕别人知道了说闲话。”

詹善政这一阵子为姐夫奔走官司，进出公门，也很懂一些其中的奥妙了。一听这话，便即明白，立刻答说：“我懂，我懂！当然不会让你为难。”

“你懂就好！‘公门里面好修行’，你就把条子写起来，我替你递进去。”

詹善政识字不多，笔重千斤，这张条子要请杨恭治去写，顺便也可以跟他商量一下。于是跟牢头禁子说明缘故，立即奔回客栈，找到杨恭治写好一封短函，重回监狱，连同二十两一张银票一起递上。

“拜托头儿，替我讨个回音，我在这里等！”

“可以！”

很快地有了回音——他们问杨乃武的两件事：第一，官司有无把握；第二，应该如何下手？因为杨乃武本人深谙此道，官司如无把握，便得准备倾家荡产去营救，但从何入手，仍旧需要杨乃武的指示。而回音却只有一句话。

“你姐夫说，要你赶快跟沈媒婆去说明。”

“噢，”詹善政问道，“另外没有话？”

“没有。”

詹善政无奈，只得跟杨恭治去合计。两人细细琢磨一番，终于了解了杨乃武的本意，这场官司唯有疏通沈媒婆，口供有利于杨乃武，才是釜底抽薪之计。

有求于人，少不得先要表表心意。沈媒婆的境况不好，送现银最实惠，两人商量着，找张皮纸包了二十两银子，捏在手里去看沈媒婆。

“沈大妈，”杨恭治将一包银子递了过去，“一点点小意思，不要嫌少。”

沈媒婆接银在手，踌躇不语，受之无名，拒之不舍，想了半天答说：“不瞒两位少爷说，我是借了几两银子来打这场官司，住店要店钱，吃饭要饭钱，知府老爷还不曾见面，盘缠已经差不多了。总算天无绝人之路，两位少爷雪中送炭，我也就老老脸皮了。”

“大家都是受累，应该互相照应。沈大妈，我们两个可以当着你的面罚咒，十月初五那天，我姐夫在我家，一步都没有离开过。这场官司确确实实是冤枉的，沈大妈，”詹善政兜头作了过揖，“你无论如何要说句公道话。”

“我也没有说杨大爷拿砒霜给我媳妇。”

“可是你媳妇这么说。想来是受刑不过，信口乱咬的。只有你可以替我姐夫洗刷。”

杨恭治觉得他这话说得不大得体，便拉一拉他的衣服，向沈媒婆问道：“沈大妈，过堂的时候，你预备怎么说？”

“我，我不晓得怎么说。要看知府老爷怎么问。”沈媒婆想了一下说，“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不会拿杨大爷牵连进去。”

有她这句话就够了。杨、詹二人道谢着告辞，心里宽松得多了。杨乃武打官司的本事，他们是知道的，既然他这样交代，而沈媒婆又有如此诚恳的表示，想来官司一定会有转机。

可是，是怎样的转机？他们俩都无从想象。

过堂那天，天气极坏，彤云如墨。大堂上阴森森的，只凭公案上一支红烛照明，望出去人如鬼魅，真像传说中阎罗殿的那种光景。

陈鲁升座，朱笔点处，第一个就提杨乃武，铁索锒铛地上得堂去，等陈鲁抬眼下望，两旁差役齐声高喊：“嘎——”其名叫作“喊堂威”，是

震慑犯人的一法。

喊过堂威，陈鲁问道：“你就是杨乃武？”

“是！”

“你在余杭的名声，远近咸知。如今犯下这样的罪孽，还不从实招来？”

“堂上要乃武招什么？”

一听他是这种称谓，陈鲁不觉冒火，“什么堂上、堂下，”他拍着桌子说，“听你说话，就知道是个不安分的东西！”

“要称大人！”有个差役喝道，“公堂上不准没有规矩。”

“是！”杨乃武忍气吞声地朝上说，“请大人明镜高悬，为犯人申冤。”

“申冤，谁冤枉了你，是葛毕氏，还是谁？”

“是的，是葛毕氏。乃武中举以后，亲友应酬，忙得不可开交，跟葛毕氏从未见过面，怎么会交砒霜给她？”杨乃武又说，“从十月初二以来，乃武的行踪，历历可考。十月初二因为私事进省，初三回余杭，初四有文酒之会，初五在南乡岳家做客，都有人证。请大人明察。”

“全案我都看过，看得很仔细，此案情节十分明白，我只问你一句话：葛毕氏何以不诬赖别人，偏偏诬赖你？”

“这，乃武就莫名其妙了！”

“你跟葛毕氏一向很熟？”

“原是房东、房客的关系。”杨乃武答说，“虽然很熟，并无仇怨，真不知道葛毕氏为什么要咬我一口。”

“噢，你们没有仇怨，可有恩义呢？”

堂下听得皮里阳秋的这一问，发出窃笑的声音，陈鲁却不以为有失公堂的尊严，饮茶吸旱烟，悠闲自得地等候杨乃武答供。

杨乃武实在很难回答，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即使想有所辩白，话亦显不出力量。唯有毫无表情地答一句：“谈不到什么恩义！”

“然则，话又说回来了，既无恩怨，为什么要咬你？你说你们很熟，总该想得出一个道理吧？”

“实在想不出！照乃武所知，葛品莲根本不是服毒，而是得病而死，只为天气炎热，尸体有变，所以看起来像服毒。”

这一下恼了陈鲁，厉声喝道：“好刁恶的东西，竟想推翻全案！你肚子里打算些什么，妄想自己卸罪以外，还想救谋杀亲夫的葛毕氏不是？照此看来，罪状更加明显！你是余杭县有名的讼棍！平时仗着一领蓝衫，官府看在斯文一脉，格外客气，你就得福不知，胡作非为，莫非你以为本府不敢打你，依然信口支吾？可恶极了！来，替我打！”说着，一把签撒了下来，摔出满地的响声。

于是“嘎——”又喊一个堂威。掌管行刑的差役，屈一膝问道：“请大人的示下，打多少？”

“二百。”

打屁股的板子，分大小两种：大板不常用，凡是堂上未特别关照用“大板”，都是用小板子打。当时便有两个衙役上前，将杨乃武拖翻在地，一个揿头，一个揿脚，揿脚的那个，顺手褪下犯人的下衣。另外行刑的两个差役，已经执板在手，一左一右，此起彼落，一面打，一面递相传呼：“一啊一”、“二啊二”，加上竹肉相击的清脆的声音，犯人杀猪似的凌厉的喊叫，喧哗满堂，惊心动魄。

板子打得响，并不表示犯人的苦头吃得足；相反的，声音不大的“闷打”，可以使得皮肤不破而肌肉如糜，这是极阴狠的手法。这天差役对杨乃武比较“客气”，是因为杨恭治早就打过招呼，而且预料这场官司有得打，“弄好处”的机会多的是，不妨先“放一马”。

因此，这顿小板子虽打肿了屁股，但在杨乃武的感觉中，不过比小时候在蒙馆中挨塾师的藤条，痛得稍微厉害些。这一阵痛，亦只有激起他更多的愤恨而已。

“招！”陈鲁大喝一声。

“招什么？”杨乃武也提高了声音，“本就是‘莫须有’的事，叫我从何招起！”

陈鲁没有想到，受了刑罚的杨乃武，居然出言顶撞，态度更为恶劣！他咬着牙狞笑道：“你大概苦头还没有吃足！好吧，我让你知道，

什么叫‘官法如炉’！来啊！”

“喳！”仍是那掌刑的差役上前应答。

“今天要动大刑了！”

“喳！”那差役回身高喊，“奉堂谕：大刑伺候！”

所谓“大刑”便是三根枣木用两条麻绳穿住的夹棍，只听“嚓啷啷”一声，掌刑的下手，拿来棍使劲地往地上一摔。胆小的只听得这一响，就会发抖。

“慢着！”陈鲁手指掌刑的差役说，“我还有话。”

“是！请大人吩咐。”

“想这杨乃武，心肠虽然狠毒，刀笔也很厉害，到底只算个文弱书生，不比江洋大盗，非用夹棍不招。然则，我又为什么要动大刑呢？你倒说个道理我听听！”

掌刑差役一愣，赔笑答道：“小的不明白。”

“我一说你就明白了！这顿夹棍，是你作成他的！如果刚才二百板子替我着实打，他有不招的吗？只为你受了他家的好处，手下留情，不叫他吃苦头，他才敢这样子不怕朝廷的王法。如今用了小板子，不能再用大板子，只好用夹棍。照此说来，这顿夹棍，岂非你作成他的？”

听此一说，掌刑差役既觉冤屈，又感惊惶，极声答说：“大人明鉴！小的决不敢犯法，请大人去查，查出来受了杨家的贿，任凭大人定罪。”

“我也不必查！我只告诉你，所谓‘爱之适足以害之’，如果你再敷衍公事，连夹棍都夹不出口供来，你想会怎么样？”陈鲁自问自答，“无非一堂一堂再审，一堂一堂再夹，你害他皮肉多受苦而已。好了，下去动手。”

掌刑的差役怀着一肚子的委屈，心想：哪有这种自作聪明，不讲道理的官？倘或犯人是个罪证确实的十恶之徒，凭他这番话，就不妨拿犯人整死。拼着挨一顿板子，不当这个差使，也得让官儿落个革职或者降调的处分。

因为如此，下手就不同了。向来用刑的宗旨，亦可以说是“刑期无刑”，不动刑而能让犯人从实招供最好，所以用刑之前，必先威吓，喊

堂威，摔刑具，都是这样的用意。动到大刑，尤其慎重，将犯人的双腿夹好以后，还要听堂上招呼，说“收”才收绳子。这时由于有受贿徇情的嫌疑，掌刑的差役便不等堂上下令，向下手做个手势，使劲将麻绳一收，只听杨乃武嗷然一声，随即没有声息，跪着的上半身软塌地往一旁倒了下去。

一看犯人昏厥，陈鲁也有些着慌，心知道是掌刑差役负气，故意下此重手。但因有话在先，不便呵斥，更不宜张皇，勉强保持沉着，静以观变。

见此光景，夹棍自然松了，下手取来一碗冷水，满满含了一口，使劲喷在杨乃武脸上，然后扶起他来，抹胸拍背，乱了好一会儿，才得将他救醒。

人是醒了，浑身还在发抖，这又不尽关乎痛楚，而是一想到便觉心悸。同时信心尽失，知道自己受不住刑罚，势必屈打成招，输了这一场官司，由此想到绑上法场的情况，身子抖得更厉害了。

“招是不招？”陈鲁警告，“不招还要夹。”

掌刑的差役自知鲁莽，心怀疚歉，便即劝道：“你招吧！再夹一次，你的两条腿就不是你的了。”

杨乃武还在犹豫，一招就是两条命，生死出入，关系太大，明明没有这件事要承认有，自己冤枉自己，实在于心不甘。

“招！”陈鲁催促着。

“大人，”杨乃武凄厉地喊，“冤枉……”

“可恶透顶！”陈鲁拍桌大吼，“再替我夹起来！慢慢收。”

于是掌刑差役亲自动手，将夹棍的部位移动了一下，因为夹在原来受夹已伤之处，真怕杨乃武的双足会成残废，而且一夹之下，可能又会昏厥，岂非自找麻烦？

新夹之处，在小腿的腿肚子上，肉头较厚，所以绳子初收的时候，杨乃武还能熬得住；及至慢慢收紧，就使劲咬牙也没用了。只见他冷汗淋漓，齿震有声，从牙缝中挤出尖锐的嘶喊。掌刑差役知道差不多了，特意先放一放，然后蓦地里一收，杨乃武不由自主地狂喊：“招，招！”

听得这一声，绳子立刻就松了，杨乃武仆倒在地，只是喘气。陈鲁

怕他一松了刑，多想一想又会“放刁”，所以连连拍桌催促：“招，招，快招！你的砒霜是哪里来的？”

“是——”杨乃武只觉得脑中有无数金苍蝇在乱飞，茫然半晌，忽而想起，由余杭进省，经过仓前镇，在一家药店中买过豆蔻，跟药店主人闲谈过一阵；再想一想，记起招牌：“爱仁堂。”

“爱仁堂？”陈鲁问道，“在什么地方？”

“在仓前。”

“你买了多少钱的砒霜？”

“四十文。”

“药店里怎么肯卖砒霜给你？”

“因为，因为我说要毒老鼠。”

“就毒老鼠，药店也不会卖给你，除非你跟药店的老板是熟人，信得你过。”

“是！是认得的。”

“哪里药店老板，姓什么？”

“姓钱。”

“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

“怎么不知道？”

萍水相逢，片刻盘桓，知道爱仁堂的老板姓钱就够了，何须请教人家的名字？回答“不知道”是实话，反问一句“怎么不知道”就太没有道理了！

杨乃武这样转着念头，突然灵机一动，发现一丝生路，心里在说：陈鲁，陈鲁！你伤天害理，刚愎自用，我要叫你在这毫无道理的一问上，自留破绽！到那时领教了我的手段，前程已经不保，方知悔之晚矣！

原来杨乃武熟谙律例，亦深知官儿的心理。刘锡彤与陈鲁一意罗织

入罪，凡事不假深究。不过，此案起码还要经过两次面审，一次部议，只要按察使与巡抚两审，有一位不肯马虎，就必定会传爱仁堂钱老板到堂讯问。一问名字不符，当然要追究缘故，那时自己就可以翻案了！本来是受刑难熬，胡乱攀供；而问官偏要提名字，情极无奈，只得随便捏造。这一来，不就足以证明，所有如何买砒霜毒鼠的话，皆为“三木之下，何求不得”的子虚乌有之词？

主意一定，随即答道：“想起来了，叫钱宝生！”

买砒霜一节，有地方、有日子、有原因、有数目；而卖砒霜的亦有名有姓，事无可疑。陈鲁认为别的都无须再问，只要查证一件事：钱宝生卖砒霜的情由。

等退了堂，犯人还押钱塘县，陈鲁随即派人将刘锡彤请了来，当面交代：“贵县回去，立刻传爱仁堂的钱宝生来问明白，杨乃武去买砒霜，是不是以毒鼠为名？钱宝生有无串通情事？这一点弄清楚了，详报本府，全案就可以往上移送了。”

“是！”刘锡彤对陈鲁的支持，非常感激，奉命唯谨地答说，“卑职马上回县遵办，赶月底以前，一定呈复到府。”

回到余杭，将审问的经过告知了黄寿山，这位刑名师爷，微有意外之感，“杨乃武居然招供了！”他说，“我总以为他无论如何熬刑不招，这一招死定了。”

“自作孽，不可活！”刘锡彤答说，“老夫子，我想请教你一件事。像这样的案子，钱宝生怕受连累，一定不肯承认有卖砒霜给杨乃武这件事，那时该怎么办？”

“除非有人作证，说眼见其事，否则，他要赖是赖得掉的。”黄寿山说，“如果杨乃武所供属实，钱宝生没有什么责任。这一层能够向钱宝生说明白，他或者会承认。”

“对！先要设法觅一个人跟钱宝生去好好开导一番。这个人——”

“这个人不难找！”黄寿山抢着接口，“现成有个章抡香在那里。”

章抡香名叫章浚，举人出身，而会试多次落第，依例申请“大挑”，挑中的放知县，次等的补学官。章浚得了个“训导”，分发福建，学官清苦，又嫌福建路远，情愿不就。他的笔下很来得，现在为刘锡彤延揽在县衙门里，是专管函牍的“书启师爷”。

于是刘锡彤回到签押房，将章抡香请了来，关上房门，很客气地问道："抡香兄，贵处有家药铺，字号叫作爱仁堂，店主姓钱，想来认识？"

杨乃武这件案子，已经轰动余杭，在杭州受审的情形，无人不在谈论，章抡香亦已听说。如今见居停提到，必有缘故，因而很谨慎地答道："爱仁堂知道，姓钱的不认识。"

答语坦率，话风甚冷，刘锡彤有些接不下去。愣得一愣，方又说道："抡香兄是孝廉公，仓前的地方领袖，姓钱的自然信服。抡香兄，杨乃武一案，我想请你在公事上帮忙。"

"只要帮得上忙，理当效劳。请东翁明示。"

"是这样的——"刘锡彤撮要叙述经过，"这钱宝生可能为了讼累，不肯承认。其实，于他毫不相干，案外之人，我绝不会无端将他牵涉在内。这番意思，想请抡香兄跟他说一说明白，或者面谈，或者函告，悉听尊便。"

章抡香心想，果如所云，这个忙倒可以帮得。不过，以自己在仓前的身份，忽然回去找钱老板说话，必定引起猜测，绝不可行；至于写信，有笔迹落在外面，亦很不妥。

盘算了一会儿，觉得只有一个办法，"信，我遵东翁的吩咐，照写；不过，东翁，这封信在钱宝生手里，只怕于东翁亦有妨碍。"他紧接着说，"我想这样，信先留在东翁手里，等传了钱某来问，如果他照实承认，自无话说；否则，东翁拿我的信给他看，有我保证，决不牵累，他或者肯说实话。"

"是，是！"刘锡彤大为赞成，"抡香兄思虑周详，佩服，佩服。既然如此，就请在这里大笔一挥，事情就更严密了。"

章抡香觉得这话也不错，便就签押房中现成的笔墨写了一封信，开头的称呼是"宝生乡兄惠鉴"，不叙客套，在"敬启者"之后，将刘锡彤的话都写在上头，最后要求钱宝生承认曾卖砒霜给杨乃武，当然也提供了"绝无讼累"的保证。

信写得很切实，刘锡彤深为满意。为示慎重，亲手锁在他儿子从上海买来的保险箱中，然后出票传唤爱仁堂店主钱宝生到案讯问。

讯问是在花厅里。等钱宝生磕过头，刘锡彤格外客气，准他站着回

话。

“你是爱仁堂药铺的老板钱宝生？”

“大老爷！小人开的药店叫爱仁堂不错。不过，小人单名叫作钱坦，东床坦腹的坦，不叫钱宝生。”

第一句话就问得不大对路，刘锡彤大为诧异，想了一下问：“你大概从前用过钱宝生这个名字，倒想想看，也许偶尔用过，忘记掉了！”

“不会。自己用过的名字，怎会忘记？”

“那么，”刘锡彤一时想不通钱坦变成钱宝生的道理，暂且丢开，换句话问，“杨乃武你是认识的？”

“只见过一面，不能算认识。”钱坦答说，“十月初，杨举人进省，经过仓前，在小店里买药，谈起来才知道他是新科举人。小的就留他吃茶休息，坐了有个把钟头，以后就没有再见过。”

“噢！”刘锡彤问，“杨乃武买的什么药？”

“不大记得清楚了。无非砂仁、豆蔻、藿香正气丸、诸葛行军散之类，出门要常带的药。”

“没有买毒老鼠的药？”

“记不得了。”

听得这个回答，刘锡彤立即想到，钱坦已有闪避不认之意。因而轻描淡写地问：“砒霜是不是可以毒老鼠？”

钱坦笑了，“回禀大老爷，”他说，“人也毒得死，更不要说是老鼠。”

“那么，平常有没有人来买砒霜毒老鼠的呢？”

“偶尔也有。”

“杨乃武呢？”刘锡彤问道，“有没有在你店里买砒霜？”

这一问，问得钱坦大惊失色。原来他并不知道杨乃武在杭州府诬供，砒霜出自爱仁堂，故而余杭县传他到案候讯时，心里还不怎么怕。现在才知道，是被牵涉在小白菜谋杀亲夫一案中，这是从何说起？钱坦不但惊惶，而且愤怒，断然决然地答说：“没有！砒霜不好乱卖的！”

这一回答，并不算意外，刘锡彤仍旧和颜悦色地问道："要怎样的人，你才会卖砒霜给他呢？"

"第一，有郎中的方子；第二，是熟人，晓得他买砒霜有紧要用处，不是去害人，小的才会卖给他。"

"什么叫紧要用处？"

"譬如打鱼的，数九寒天，光着身子到河里去捞鱼，就一定要吃一点砒霜，不然会冻杀。"

"原来砒霜还有这样的用处。"刘锡彤问，"要吃多少才会死？"

"这，小人就不大清楚了。"钱坦答道，"听说不能过一钱。"

"照此说来，只要对买砒霜的人信得过，你也会卖给他。像杨乃武这种新科举人，是有身份的人，又说买回去毒老鼠，用途也跟你说明白了，你当然会卖给他，是不是？"

"是的！"钱坦答说，"他如果要跟我买，照大爷所说的，小人会卖给他。不过，他没有开口要买，小人也没有卖给他。小店今年就没有卖过砒霜。"

问到这里，推车撞壁，必得要转弯了。刘锡彤便问："钱坦，你识不识字？"

"开药店的要看药方，没有不识字的。"

"好！我给你看封信。"

这封信就是章抢香的亲笔，看到称呼，钱坦就说："这封信不是写给小人的，是写给一个叫'宝生'的。"

"你先不管！看完了再说。"

钱坦将信看完，皱一皱眉说："章先生，是我们仓前的举人，小人高攀不上。"

任凭刘锡彤如何开导，反复譬解，钱坦始终不肯松口，却也不是一口回绝，只把话扯来扯去，节外生枝，不着边际。将个刘锡彤惹得几次三番想发怒，而终以"小不忍则乱大谋"这句古话的警惕，勉强抑制火气，跟钱坦慢慢地磨。

眼看已到了“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地步，却不道门丁沈彩泉悄悄掩了进来。附耳数语，顿觉“柳暗花明又一村”，精神为之大振。

“好吧，钱坦！”他不再是软语商量，而是提高了声音打官腔，“既然你一口咬定了，本县想开脱你也不能够，只有拿你解到杭州府，你自己去申辩。”

“就在杭州府大堂，小的也只是有啥说啥，决不敢随便瞎说。”

“那都随你！”刘锡彤对沈彩泉说，“你把他带下去。”

等沈彩泉将钱坦带出花厅，走过回廊，在转角无人之处，他站住了脚叫一声：“钱老板！”

“沈二爷。”钱坦也正有话要问，“大老爷说要送我到杭州府，哪一天走？怎么走法？可以不可以我先回仓前，直接到杭州报到？”

“报到！你到哪里去报？”沈彩泉质问似的说，“你要去自投罗网！”

“怎么叫自投罗网？”

“我跟你说不明白。你兄弟来了！托陈秀才带了他来的，你们自己去谈。”

钱家弟兄两个，钱坦是老大，老二名叫钱恺，为人很老实。听说胞兄为县里传唤了去，不知吃上了什么官司？想起与陈竹山一向相熟，他在“县大老爷”面前很吃得开，特意登门拜托。陈竹山当然很热心，立即带着钱恺到县衙门，先到门房里打听案情。

“大老爷正在花厅里问案。”沈彩泉从抽斗里取出一张纸，交给陈竹山，“喏，就为杨乃武、小白菜的案子。”

听说是牵涉在这一案里面，钱恺吓得脸色都变了。陈竹山对杨乃武在杭州府所供，已略有所闻，随即安慰他说：“你不要着急！虽说杨乃武的砒霜，是在你家爱仁堂买的，不过你家老大是很精细的人，卖砒霜给他，一定有个原因。等我看了供单再说。”

“杨乃武是为毒老鼠买砒霜，哪知道他去害人？”沈彩泉插嘴说道，“跟钱老板毫不相干。”

听得“门政大爷”这么说，钱恺自是大感宽慰。而陈竹山却从沈彩泉的话中，听出暗示，点点头不作声，先看供单。

供单上果如所云。陈竹山亦用极有把握的声音说：“不要紧，不要紧！牵连不到你家老大头上。”

说着，一面将供单递了给钱恺，一面使个眼色将沈彩泉约到一边说话。

“这一案的关键，在钱老板身上。”陈竹山又说，“有件事很奇怪，钱老板单名钱坦，杨乃武怎么说他叫钱宝生？”

“大概把名字记错了。”

陈竹山的见识，比沈彩泉到底要高明些，他不能同意记错名字说法，“记错有记错的原因，或者音同，或者写法差不多。钱坦与钱宝生，一个单名，一个双名，声音、写法，完全不同。”他很有把握地说，“决不是记错！”

“那么是故意说错？啥道理呢？”

“我看，姓杨的不怀好意！故意留个漏洞在那里，预备将来好翻案。”

谈到处理案子的手法上，沈彩泉的花样却比陈竹山多，“只要钱老板一承认，铁案如山，姓杨的哪里翻得了？”他说，“至于钱坦还是钱宝生，详复的公事上头，不必写明白，只说‘钱姓店主’就可以了。姓杨的总不能自己说破，有意将钱坦说成钱宝生。那一来就是他自己承认招供不实，先吃顿板子再说。”

陈竹山深深点头，悄悄叮咛：“你进去看一看，如果钱老板不肯承认，请县大爷不必问了！我来跟他说。”

将钱坦带到门房，沈彩泉使个眼色说道：“大老爷吩咐：证人不肯说实话，只好移送杭州府。一句话可以了的事，自己找麻烦！唉！”说完，摇头叹息着走了。

这是暗示，也是有意避开，陈竹山心中明白，向钱坦说道：“钱老板，我跟令弟是好朋友，他来托我，我不能不管。老沈的话，你听见了，如果拿你一移到杭州府，你陪着这场人命官司，只怕一爿爱仁堂赔在里头都不够。”

“这，这是怎么说？”钱坦有些着急了，“跟我毫不相干的事。”

“不错，跟你毫不相干。不过你要晓得，俗语说的，‘贼咬一口，入

骨三分’，杨乃武要咬你，就算你倒运。解到杭州府，你当然还是不肯承认，砒霜没有来路，就不能结案。案子一层一层往上送，犯人一堂一堂提来问。那时候，钱老板，你生意就不要做了！自己贴房饭钱住在杭州城里，只等差人来传你好了。”

听得这话，钱坦呆住了，好半晌才说了句：“这不是冤枉吗？”

“光是赔两个钱，还不算冤枉。”陈竹山索性再吓他，“你遇到像本县刘大老爷这种官，还好说话；遇到不讲道理的，说你跟杨乃武串通一气，是谋害葛小大的共犯，不肯实供，拿你推翻了剥掉裤子，请你吃一顿‘毛笋焖腊肉’！钱老板，那时候你不但倾家荡产，只怕还要家破人亡！”

最后几句话说得钱坦毛骨悚然，“陈先生，”他不自觉地软语恳求了，“这哪里吃得消，无论如何要请你想个法子。”

“你不要着急！本来就不要紧，只不过你自己跟你自己过不去。来、来，你先看一看杨乃武的口供！”陈竹山指出供单上的一行字，“其实，杨乃武倒没有害你的心。”

口供上写得很明白，杨乃武买砒霜是为了毒老鼠。这话他也听刘锡彤说过，现在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可是，“我实在没有卖过砒霜给他。”钱坦这样说，“假是假，真是真，不好瞎说八道。”

“你看，”陈竹山换口气，对钱恺说，“你老兄死脑筋，跟他说不通，有啥办法？”

“陈先生，你不要生气！他是脑筋没有转过来，慢慢跟他讲得明白的。”

“好！”陈竹山点点头，放出耐心来谈，“钱老板，我倒问你，你不知道杨乃武买了砒霜去害人，是不是？”

“是啊！我哪里知道。”

“不错，杨乃武也没有告诉你，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说要毒老鼠问你买砒霜，你看他新科举人，不像会做坏事的，是不是会卖给他？”

钱坦想了一下答说：“像他这样的人，如果一定要买砒霜毒老鼠，我会卖给他的。”

“那不就对了！”陈竹山又作了一个譬喻，“好比你开铁器店，有人来买一把刀，说是屠宰用的，要格外锋利，你自然卖了给他。结果他拿那把刀去杀人，难道你也有责任？”

这个譬喻为钱坦所接受了，可是，他又有疑问：“杨举人怎么说我叫钱宝生？我明明叫钱坦。”

“那是杨乃武弄错了。你姓钱是不是？”

“是啊。”

“开的药店叫爱仁堂是不是？”

“这，我没有说我的店不叫爱仁堂。”

“那就是了！姓钱，爱仁堂没有错。至于为啥叫钱宝生，那要去问杨乃武。你要知道，那时候他刚刚上过夹棍，一个人到了那种时候，脑筋是不大清楚的。”

“大哥，”钱恺也劝他，“陈先生说得很明白了，你承认下来，不要紧的！”

“哪个说不要紧？做官的人的话是靠不住的，此刻说得蛮好，到时候眼睛一瞪，胡子一吹，拍桌子说一声：‘替我押起来！’你就有冤没处诉了！”

“这倒也是实话。陈先生！”钱恺问道，“你说，会不会有这样的事？”

陈竹山将个脑袋摇得拨浪鼓似的，“不会，不会。”他说，“你要不相信，我可以去弄张东西给你！”

说着，跟沈彩泉去商量，沈彩泉又向县官去请示。刘锡彤只要砒霜有着落，便可结案，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这样，事情就好办了。

于是沈彩泉跟陈竹山又研究了一番，决定双方交换一项文件，钱坦出一个杨乃武于十月初三以毒鼠为名，向爱仁堂购买砒霜四十文，所供属实的“甘结”；而县官发一张本案与爱仁堂店主钱某毫无牵涉的“谕单”。

“有了这张谕单，你就不必再进任何衙门去过堂了。”陈竹山说，“盖着余杭县的大印，你还不放心？”

整整费了一天工夫，事情才得定局。钱坦兄弟谢了陈竹山，自回仓前；刘锡彤骗得了一纸“甘结”，脱然无累，亦非常高兴。饮水思源，全赖陈竹山斡旋之功，因此特地设宴犒劳，席间口口声声的“竹山兄”，显得亲热非凡。

当然，最得意的是陈竹山，第一，进一步获得了县官的信任，以后包揽是非，不管是打官司，减漕粮，都更“吃得开”了！第二，钱坦兄弟除了口头道谢以外，少不得还有一份谢礼。而最重要的是，第三，有了钱坦的这一纸甘结，铸成如山的铁案，神仙都救不得杨乃武，从此拔去了一根眼中钉，自己可以出头了！

正在开怀畅饮之际，沈彩泉递进来一角公文，拆开一看，是杭州府为这一案有所诘驳，说余杭县所送的人犯供词中，有“口鼻流血”的字样；而尸格中含混不清，又说“流血水”，又说“有痰涎”，情事不符。

这是个漏洞，似乎很难补救。但陈竹山认为轻而易举，只要重新改填一张尸格，托人到杭州府打个招呼，抽换一下就行了。

刘锡彤言听计从，将尸格上被驳的几处，一律涂改为“七窍流血”，这样，就更像中毒而死了。

收到余杭县所附钱宝生所具甘结，以及声明尸格抄缮有误的公文后，杭州府知府陈鲁认为可以定谳了。

谋杀亲夫，当然是凌迟处死。杨乃武为指使葛毕氏杀夫的正凶，依律应该“斩立决”——同样处斩的罪名，亦有区别，除了“斩立决”以外，还有一种“斩监候”，是暂时监禁在狱中，等候秋后处斩。得到霜降过后，刑部秋审处照例将各省所报“斩监候”的人犯，造具黄册，依照案情，建议何者应该处决，何者可以暂缓，奏请皇帝亲裁，其名谓之“勾决”。未勾到的，便可以缓死一年；或者遇到国家有大庆典，暂停行刑，亦可多活些日子。总之，是“斩监候”，就还有一线生路；而“斩立决”则是一等刑部核准处斩的公文到达，立即处决。除非及时及特赦的恩旨颁到，方能“刀下留人”，否则就算死定了。不过，这种恩旨是千古难遇之事。

此外，就只有一个钱宝生——这也是陈竹山的主意，公文上仍旧称杨乃武所供的姓名；甘结上在“钱坦”之下，另注“宝生”二字——也有处分，是最轻的“杖责”。当然，这个处分到了余杭县是可以马马虎虎不执行的。

听到判决，杨乃武才知道自己犯了一个大错。本为无中生有之事，而居然有钱宝生所具的甘结，证实他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向什么人以何原因买到了砒霜，一切都如他自己所说，岂不是自己将自己的一张嘴堵得死死的！

因此，杨乃武唯一的希望，就是上级审转之时，能够传提爱仁堂的钱老板列案对质，在公堂上设法找一两个漏洞，使得问官大起疑心，切实追究，才有翻案的可能。当然，最好是有人能事先提一句："爱仁堂的老板，根本不叫钱宝生。"无奈死囚在狱中的监管极严，连与亲属见一面的机会都没有，又何能将心中的盘算，付诸实行？看起来，只有皇天保佑，遇着一位精明的清官，才有一线生路。

十一月初，一干人犯由杭州府移解按察使衙门——这个衙门在靠近西湖的钱塘门，是有名的古迹。原为岳飞的故宅，其中有口井名为"银瓶井"，相传岳武穆风波亭遇难以后，他的小女儿身挟银瓶，投井殉父，就是这口正在按察使监狱附近的古井。

岳武穆死于秦桧以片纸付狱卒的非法谋杀，毙命的地点，就在按察使衙门右面的土地庙，此处在南宋是大理寺监狱的风波亭。因此，浙江的按察使到任以后，每每以岳武穆的冤狱，引为警惕，持法务求其平。但是，杨乃武所遇到的这位按察使，却是个不甚重视民命的庸才。

此人姓蒯，名叫贺孙，号士芗，跟当今权势赫赫的军机大臣沈桂芬一样，原籍江苏吴江，占籍顺天府大兴县，从小生长在天子脚下，说得一口极漂亮的京片子，也沾染了极深的旗人习气。问案的时候，公案上摆着上好的龙井茶，精致的水烟袋。一面问案，一面喝茶抽烟，不时还要剔一剔指甲，闻两个鼻烟。审过一堂，见杨乃武与小白菜的供词并无翻异，随即转解巡抚亲审。

浙江巡抚名叫杨昌濬，字石泉，湖南湘乡人，倒是十二年才出一回，很难得的拔贡出身。不过起家却是军功，是现任东阁大学士陕甘总督、恪靖伯左宗棠手下的大将。左宗棠在浙江起家，领兵西征，与李鸿章的坐镇北洋，同为朝廷两大柱石。李鸿章的饷源在江苏与上海，占尽膏腴之地，左宗棠则视浙江为禁脔。杨昌濬的主要任务，就是替左宗棠筹饷。朝廷亦默许浙江为左宗棠的地盘，浙江巡抚应该是左宗棠的私人。因此，杨昌濬的地位极其稳固，只要将左宗棠敷衍好了，便不愁会有的调动。

因为如此，杨昌濬在浙江颇为专横，凡事独断独行，不大有什么顾忌。不过，官声亦不太坏，像遇到这种逆伦重案，亦不敢轻忽。问过以

后，还特地派人到余杭县去密查。

所派的“委员”是个候补知县，名叫郑锡滜。刘锡彤得知这个消息，大为紧张，即时将陈竹山请了来，商量对策。

“这怕什么？”陈竹山的态度跟刘锡彤恰好相反，毫不在乎，“查不出什么来的！”

“竹山兄，”刘锡彤仍然是很不大放心的语气，“凡事不可大意！”

“是！凡事不可大意。”陈竹山对他的这句话另有解释，“郑大令奉委来查案，明明是宪台调剂调剂他。这一点，倒不可大意了。”

刘锡彤被提醒了。他当然深知官场的规矩，拿候补知县来说，浙江十一府共七十六县一州，七十七个州县缺中，经常可以调动的不过五分之一，而候补知县何止两三百？其中最硬的，是会试之年，榜下即用的进士，分发到省，遇缺即补，名为“老虎班”；其次是持有京中大老八行书的，如像当年宝鋆为刘锡彤出信那样，也不能让他久等；再次是捐班知县中钱出得多的，有特别优先补缺的名堂，也不能不格外照应。就这三类人，已占尽了经常能调动的几个缺，所以“班次”在后的候补知县，如想补上实缺，难如登天。

补缺既难，便只有“派差使”，其名谓之“调剂”。候补知县所派的差使，花样极多，最光明正大的，自然“署缺”，譬如某县知县病故，或者因案革职，先派候补知县署理一个短时期。如果正遇上收漕粮的“上下忙”之时，哪怕几天的工夫，亦有一笔好收入。如能派上一个收厘金的差使，名为“税差”，更是非有特殊关系不能获得的“调剂”。此外还有各种杂差，譬如押运、押解等，查案亦是其中之一。

如果拿郑锡滜的被奉派密查，当作巡抚对他的调剂来看，事情就好办了。这得有所破费。刘锡彤虽有些心疼，但“财去身安乐”，此时先就可以放心了。

话虽如此，还是得布置一下，“最要紧的是爱仁堂。”他说，“竹山兄，这上头还要请你费心。”

“我知道，我知道！请放心好了，不必我去找钱家兄弟，他们自会来找我。”陈竹山很有把握地说，“‘一字入公门，九牛拔不转’，当初钱坦如果死不肯出‘甘结’，算他狠。白纸黑字落在我们手里，不怕不能牵着他的鼻子走！我这就去办。”

陈竹山辞出县衙门，先派人去放个风声。果然钱坦由钱恺陪着，急急从仓前赶了来了。

“你们不要紧，没事！”陈竹山不等他们开口，先就安慰，“不要说是省里来查，哪怕京里派钦差来查也不要紧。你们想，杨乃武自己这样招供，钱老板你又没有冤枉他，怕什么？”

“是的。”钱坦问道，“上头来查，我怎么说？”

“你就照甘结上的话说，杨乃武因为毒老鼠来买砒霜，他是有身份的人，你当然不会疑心他说假话，更不会疑心他买了砒霜去做坏事，所以卖给他了。日子、砒霜的分两、价钱，不要弄错！”陈竹山特别加了一句，“除此以外，一个字不必多说。”

“他要问起别的话呢？”

“什么别的话？”

钱坦已经毫无主张，事实上亦没有更好的办法，唯有谨记着陈竹山的话，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回到仓前去等着。

隔了有四五天，来了个余杭县的差人，上门非常客气，“钱老板，省里派了位郑大老爷来查小白菜的那桩案子，要麻烦你进城一趟。”他笑嘻嘻地问道，“不晓得你哪一天有空？”

传唤小民讯问，居然凑人的方便，可说是件奇闻。钱坦岂止受宠若惊，简直有感激涕零之感，一迭连声地答道：“今天就有空，今天就有空！”

“那么，我们现在就走，好不好？”

“好啊！我们吃了饭就走！”接着便唤他的伙计杨小桥：“小杨，顺兴馆去叫四个菜来，打两斤黄酒。菜要好、要快！”

“不，不，钱老板你不要客气，我吃过了。”

“吃杯酒，吃杯酒！大老远来了，连顿饭都不吃，没有这道理。”

差人是经过刘锡彤亲口交代的：无论如何不可以难为人家，一定要客客气气，让人家觉得不是来打官司。如果吓着了钱坦，到案胡言乱语，就要严办原差。因此，这个差人心里在想：如果坚持不受，钱坦心里反而不安，便歉然地笑道：“一来就叨扰，真不好意思。”

喝着酒，钱坦少不得要问问切身之事。那个差人告诉他：郑大老爷人很和气，很好说话，叫钱坦尽管放心大胆去应讯好了。

为了还要到堂见官，钱坦酒不敢多喝。饭罢相偕进城，原差却不回县衙门，将钱坦一直带到很体面的一处大宅，由侧门进去，是一座花园，他告诉钱坦说：县大老爷特为借了大绅士吴家的花园，做郑大老爷的公馆。问话也在这里。

正在谈着，陈竹山从假山洞里钻了出来，一见钱坦就说："你放心！问过一次就没事了！记住，话不可前后不符，也不必多说一句。上去吧。"

于是原差带着钱坦，穿过假山，来到一座楠木厅前，叫他在廊上站一站，自己掀开棉门帘入内。不一会儿，回身出来，向钱坦招招手，示意入厅。

一进门就发现一桌盛筵，正在收撤。朝另一面看去，紫檀炕上坐着一个红光满面的官儿，在喝茶抽水烟。炕几上摆满了银光闪闪的高脚果盘。这种豪华的气派，钱坦还是初见，竟看呆了。

"磕头！"原差推一推他，"是郑大老爷。"

钱坦被提醒了，急忙跪倒，口称："小人钱坦，给郑大老爷磕头！"

"你就是爱仁堂的老板？"

"是！"

郑锡滜点点头，向左右关照一声："录供！"

于是听差抬来一张小桌子。郑锡滜随带的家人铺设文具坐了下来，提笔在手，静候问话。

"钱宝生！"郑锡滜问，"你开一家药店叫爱仁堂，是不是？"

钱坦愣了一下，这句话一半对，一半不对，很难回答。如果声明自己不叫钱宝生，似乎节外生枝，与陈竹山的告诫不合。这一层应该要考虑。

郑锡滜却不容他有考虑的工夫，带些诧异的语气问道："怎么？爱仁堂不是你开的吗？"

"是，是，是的。"钱坦不假思索地答说，"爱仁堂是小人家传的老

店。”

“这样说。药性你是精通的了？”

“是！”

“你知道不知道砒霜是毒药？”

“当然知道。”

“既然知道，为什么卖给杨乃武？”

“因为他是有身份的人——”钱坦便将以前说过的话，杨乃武如何路过，以何原因买砒霜的话，又供了一遍。

“你知道不知道，杨乃武跟葛毕氏有暧昧情事？”

钱坦一时没有听懂他的话，细想一想才明白，毕竟是识得字的，了解问官所说的“暧昧情事”，指奸情而言。当即答说：“小人住在仓前，不大进城，以前也不认识杨举人，不知道他跟人有什么暧昧！”

“你说的话句句是真？”

“句句是真。”

“如果你撒谎，将来问出来，你的罪很重！”

“小人不敢撒谎。”

钱坦的回答语，干净利落，郑锡滜颇为满意。点点头问说：“敢不敢具结？”

“敢！”

“好！”郑锡滜大声问道，“余杭县原差在哪里？”

原差就在楠木厅外走廊上，闻声而进，打个千说：“余杭县原差伺候。”

“你把姓钱的带下去。叫他具甘结送上来。”

“是！”原差问道，“具了甘结，是不是放他回去？”

“当然！不干他的事。”

听得这话，钱坦知道又过了一关，跟着原差退了出来，陈竹山笑容满面地迎接。甘结是有现成格式，早就备好了的，只要填上案由、姓名，打个手印，便算毕事。

等钱坦一走，陈竹山随即赶到县衙门，直入签押房报告经过。刘锡彤当然很欣慰，但想到此番供应，已经花了几十两银子；郑锡滜回省，少不得还要送上一笔程仪，至少亦须四十两一个红包，不免又有些心疼。

“唉！”他叹口气，“所谓‘讼累、讼累’，不想我做县官的，亦受了讼累！”

陈竹山有些好笑，但又心中一动，随即低声说道：“这案子里面，应该有些生发。”

刘锡彤精神一振，偏着头说：“倒要请教。”

“等想妥当了，再来禀告。”陈竹山说，“事情总要拿郑大令送走了才有工夫来办。”

“嗯，嗯！”刘锡彤问道，“你看该送多少？”

两人商量结果，为了一劳永逸起见，决定红包加重送一百两的程仪，要求郑锡滜回省禀复时，话要说得格外切实。至于刘锡彤的“讼累”，“羊毛出在羊身上”，杨乃武的造孽钱不少，不妨要他家吐一点出来，这由陈竹山去想办法。

“杨中丞既然派了郑大令出来，当然信任有加，只凭郑大令一句话，就可以‘勘题’了。等部文一到，是‘斩立决’的罪名，杨乃武只有一个年好过了。”

“向例死罪的部文，一来一往总得三个月。”刘锡彤说，“这是很顺利的话；如果部里要驳，那就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有回文。”

“怎么会驳？”陈竹山大不以为然，“决不会！这样案子，如说要驳，那是跟杨中丞过不去，有意给他难堪！杨中丞是左侯的红人，左侯西征，威风凛凛，朝廷很买他的账。俗语是，‘打狗看主人面’，不管怎么样，也不能不准杨中丞的‘题本’。”

“是啊！”刘锡彤也觉得有左宗棠的关系在内，朝中不能不顾杨昌濬的面子，“倘或要驳这件案子，等于就是叫杨中丞知趣，自己可以辞官了。”

“果然朝中要请杨中丞走路，法子多得很，犯不上拿这件案子做题目。而况，铁证如山，部里的司官也不会随人摆布，说驳就驳，说准就准。”

刘锡彤将前后经过，细想了一遍，完全同意陈竹山的看法，作了一个结论：“对！此案只要杨中丞勘题，部里没有不准的道理。杨中丞是不是照臬司所拟的罪名勘题，关键在郑大令的禀复上面。”

“一点不错！”陈竹山说，“我看郑大令是很好说话的人，为了他的方便，索性替他拟好一个禀单的稿子，锡公，你看如何？”

“好啊！竹山兄，那就烦你大笔了。”

陈竹山本有跃跃欲试之意，当即用郑锡滜的语气，拟了一个禀复巡抚杨昌濬的稿子，历叙奉派到余杭县密查的情形，特别强调“传唤爱仁堂钱姓店主前来，亲自面讯；反复诘责，所言与存案供词，毫无歧义”。最后总结一句，说刘锡彤审办本案，确属“无冤无滥”。

看过这个稿子，刘锡彤相当满意，略微改动了几个字，备好程仪的红包，一起带着去看郑锡滜。略略寒暄了几句，问起密查的情形。

“这也没有什么好查的。”郑锡滜说，“老兄问得很详细，该查的都查了。在我这里，并没有什么新的发现。”

“这样说，公事已了，可以好好儿畅叙几天。”

这是以退为进，变相询问行期的说法。郑锡滜随即答道：“公事在身，急于回省复命，我想明天就要去了。”

“明天就走，太匆促了，我不敢多留老兄，无论如何，多留一天。”

“多留一天还不要紧。”郑锡滜说，“反正我可以先写一点东西。”

于是，刘锡彤唤进跟班，取来拜匣，亲手将一封程仪送上。封套上已写明数目一百两，郑锡滜多少有意外之感。原以为不过十二两或者十六两银子，不意加了数倍，自是喜出望外，但也因此而略有疑虑。刘锡彤的官声，并不太好，为人亦不是慷慨豪爽一流，而有此大手笔，其故安在？这样想着，郑锡滜口中虽深深道谢，心里却加了几分戒备。

谈到公事，刘锡丹很热心地说：“老兄带的人手不足，代笔无人，兄弟斗胆备了个稿子在这里，特此送来请指教。”

郑锡滜看完他代拟的禀单，觉得语气太强了些，有些极力为刘锡彤

辩白的味道。只是刚受了人家一份重礼，不便异议，考虑了一会儿，有了个计较。

“高明之至，多谢、多谢！”他说，“此番奉命差委到贵县，名为密查，其实事事仰仗老兄。实情如此，亦不便再说什么门面话，反显得对上官不诚，我想，不如就我与老兄会衔禀复。两个人的话，总比一个人的话有力量些。老兄以为如何？”

刘锡彤一时摸不透他的意思，只觉得他的话听起来很有道理。再说原件不动，要说的话都说到了，则求仁得仁，亦就不必再顾虑其他了。

“是，是！”刘锡彤说，“我遵老兄的吩咐。”

接到郑锡滜的禀复的第三天，巡抚衙门就将案子报出去了。因为年关将到，封印在即，而像这些案子是有严限的，不能不赶在年前办出去。

但是，办是办了，却很勉强。因为原来的命令是派郑锡滜密查，结果却是会同余杭县一起禀复，失却“密查”的原意。有人以为郑锡滜不符委任，应该另外派人再查；而亦有人认为这一来将会耽误限期，拖过年很不适宜。两派意见，取决于巡抚。杨昌濬同意后者的看法，限期要紧。不过对于郑锡滜相当不满，传了来狠狠地申斥了一顿。

杨家是一直在注意案子的进展的，等郑锡滜一离余杭，詹善政跟踪进省，原以为巡抚派人密查，自然是认为本案尚有疑问，而郑锡滜密查以后，那些疑问将会加深加重，整个案子有重新推翻的可能。因此，这一趟进省抱着极大的期望。结果，听说竟赶在年前报了出来，自是大失所望。

正要回余杭时，来了杨乃武的两个亲人，一个是杨恭治，一个是杨乃武嫡亲的姐姐，詹善政叫她杨大姐的叶杨氏。

杨大姐虽是女流，却有须眉气概，做事很有魄力。她亦是在县里打听到，郑锡滜受了刘锡彤的好处，料知禀复一定维持原案，特意赶了来商量营救之策。

“这桩官司是天大的冤枉！我们杨家，倾家荡产都要替乃武申冤。你们两位有什么计较，尽管说！”杨大姐又说，“我娘只有这样一个亲兄弟，不救他，对不起故世的父母。”

詹善政俯首无语，杨恭治面色凝重。不是没有话说，只为了杨大姐

最后那句话，沉痛过于破釜沉舟，都觉得应该用沉默来表示至哀极忧；除非有挽回的善策，否则，什么话都是多余的。

“恭治！”杨大姐问说，“臬台衙门你有没有路子？”

“只认识个把小角色。”

“‘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小角色有时候派大用场。你认识的是什么人？”

“一个跑上房的小厮，名叫汤新。”

“跑上房？”杨大姐问，“多大年纪？”

“十四五岁，人倒颇灵活的。”

杨大姐失望了。所谓“跑上房”是伺候臬司，人头一定很熟，可以由此找到路子，只是年纪太小，而“灵活”也者，多半浮滑。这样一个孩子，无法托以需要保持机密的大事。

“杨大姐！”詹善政开口了，“你问臬台衙门的路子，是不是有什么打算？”

“当然。我想，你们两个之中，总要有个人能够进去跟乃武见一面。”

“这，”詹善政大摇其头，“我早就这么想了，可是不成功。他们说，陌生人进去惹眼，给上头知道了不得了。而且，我们两个到监狱里去过好几回，门口的人都认识我们，更不容易混进去。”

“那么，女的呢？”

“女的？”詹善政与杨恭治不约而同地表示诧异。

“是我！”杨大姐说，“我想到监狱里去一趟。”

“大姐！”杨恭治说，“你不要想什么花样！女人怎么能到男监狱里去呢？”

“我不是混进男监。我是想混进女监去看小白菜。”

这个想法太不可思议了！詹、杨二人一时还无法接受，只怔怔地望着杨大姐，无法赞一词。

“你们觉得这个念头转得太怪，是不是？我说道理给你们听，你们就知道了。”杨大姐想了一下，用发问的方式来解释她的想法：“我倒请问，葛小大是怎么死的？”

“不是说毒死的吗？”杨恭治笑说，“如果不是毒死，那么是怎么死的呢？”

“是啊！我就是要去问一问小白菜！只有小白菜一个人知道。”杨大姐又说，“我倒疑心是中了毒。不过这个毒药，当然不是乃武给她的。那么，到底是哪个给她的呢？事到如今，她当然也用不着有啥忌讳，或者卫护哪一个了。再退一步说，果真乃武有啥对不起她的地方，故意咬上一口，到了这步田地，她也没有不说实话的道理！因为如果葛小大是她害死的，她总归不能活命了，有道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一定会良心发现，把实话告诉我！”

杨大姐这番侃侃而谈，立即改变了詹、杨二人的想法，觉得如果她能跟小白菜见上一面，会有极大的用处。

不过，杨大姐要想混进女监，实在很难。监狱亦是禁制严密之地，而且小白菜的罪名是凌迟处死的第一等重囚，脱逃固无可能，畏罪自尽却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事，所以日夜有人看守，杨大姐即令能够混了进去，亦无法跟小白菜私下交谈。

当杨恭治说了这些难处以后，杨大姐点点头承认：“不错，确是很难。不过，事在人为，不妨走走路子，只要能够混得进去，哪怕我只在铁栅栏外面，望一望小白菜，至少也可以从她脸上看出点什么来。”

杨恭治不作声，詹善政也不作声，但两眼乱眨，是在动脑筋的样子——他认得一个朋友，是在城隍山上吃茶闲谈而结识的，此人似乎对官场中的情形很熟悉，为人坦率而热心，虽是初交，倒是个可以商量大事的朋友。

于是，他说：“大姐既然决心要这样子做，我就去找个朋友问问看！”

“好的。”杨大姐又说，“善政，我带了四百两银子在这里。钱，只要花下去有用处，你不必心疼。不过，年近岁逼，我上有公婆，下有儿女，要早早赶回过年！”

“我知道！如果办得到，我要催他尽快；办不到，也有句确实的话，不会拖日子的。”

杭州的城隆山，就是所谓“立马吴山第一峰”的吴山，跟京里的天桥、南京的夫子庙、上海城里的城隍庙，约略相似，是贫富不分，老少咸宜的消遣之地。山并不高，沿大路树荫下，设着许多茶座，春秋佳日，座无隙地，夏天更是夜来纳凉的好地方。但急景凋年的时候，北风凛冽，却少人光顾。詹善政此来，是迫不得已，明知十之八九会扑个空，亦不能不来碰碰运气。

运气真不错！他居然在药王殿前的茶座上，发现了他那个朋友李景山，一包花生，几个臭豆腐干在喝烧酒。

“李二哥！”詹善政很高兴地招呼，“你倒清闲自在！这个时候，还来逛城隍山。”

“你不也来了吗？”

“我是特为来寻你的。”

“特为寻我？”李景山问，“有事？”

“当然有事。走，走！我请你吃‘皇饭儿’去。”

李景山踌躇了一下说：“实不相瞒，我自顾不暇，恐怕没有工夫来管闲事。要过年了，又是这种天气，我一个人跑到这里来吃‘花酒’，不是发疯了？我是来躲债的。”

“你有多少债务？”

“也不过百把两银子。”

“你放心！事情办成，百把两银子包在我身上。”

李景山先是一喜，接着泄气地摇摇头：“你的事难办！”他知道他是杨乃武的至亲，料到来意，自问无能为力，所以作此表示。

“事情是有点难，不过亦不见得一定办不到。谈谈不妨！谈不成就吃我一顿饭，也不要紧。”

“这倒也未尝不可。”李景山心想，反正无聊，且叨扰他一顿，再跟他谈谈杨乃武与小白菜，也是破闷之法，所以欣然跟着詹善政下山。

听完詹善政所提出的请托，李景山立刻想到一个人，是按察司衙门的照磨，名叫倪槐。照磨这个官儿，职掌“照刷案卷”，一省的刑名档案，都归他管，官小而任重，上上下下都要买他三分账。托他跟管理囚

犯的司狱去说个人情，或者可以通融。

于是他说：“路子倒有一条，不过人家肯不肯，不敢说。我可以替你去试探一下，能成功最好，不成功你不要怪我。”

“当然，当然！”詹善政急忙答说，“决不会怪你。”

“快过年了！年里——”

“李二哥！”詹善政抢着说道，“事情就要年里办！因为那个杨大姐来一趟不容易，她有公婆、丈夫、儿女，一个当家人还要赶回去料理过年。李二哥，她说过，只要事情办成，多开销几文不在乎。”

“这恐怕有点难。她要过年，人家也要过年。你说是不是呢？”

“是！是！不过无论如何要拜托李二哥想个法子。”詹善政又说，“只要事情办成功，李二哥你这个年也可以舒舒服服地过得去了。”

最后这句话打动了李景山的心，他考虑了一下说：“既然这样，就要先花本钱。”

“是！”詹善政问，“先要花多少？”

“这样，你明天一早去备一份礼，送到我家里来，我替你去托个人情。不过，”李景山加重了语气说，“这份礼总要十几两银子，可能白白花费，一无用处。”

十几两银子虚掷就虚掷了，詹善政毫不迟疑地答说：“求人的事，本来就没有必成的道理。白白花费也无所谓。”

“只要你明白就好。”李景山的心又热了些，“我一定替你上紧去办。”

于是李景山说了他家的地址，詹善政谨记在心。饭罢回到客栈，将经过情形告知杨大姐。她做事很爽脆，一面开单子命杨恭治去备办礼物，一面取了二十两银子交给詹善政，说是先送李景山的礼物。

“年底下各人都有些账要还。托人办事，当然先要替人分忧，有这二十两银子，他暂时可以松口气，才能真的上紧替我们奔走。你告诉他，事情成不成不管，这二十两银子他先用了再说。”

詹善政见她出手大方，明白事理，心里非常佩服；同时觉得这样做法，在李景山面前很有面子，所以心里也非常高兴，很起劲地说：“我

明天一大早就去，一定钉到他，一定有个确实回音。”

“对！你再告诉他，事情成功了，我们另外送三百两银子。就算包给他了！”

“善政！”杨大姐又说，“你要懂我的意思，三百两银子是包给你那位朋友，统统在里头，不过，话不可这么说，这么说人家会不开心。”

“那，大姐，要怎么说呢？”

“你说，一切请他费心。该送多少请他斟酌，如果只要二百两银子，一百两就送给他；如果只要一百两银子，二百两也送给他。”

如此说法，相当动听，但不能深一层去想，倘或要五百两银子呢？李景山不就一无所得了吗？这样转着念头，才知道杨大姐的能干。在“外场”上，手腕决不输与一般的男子。

“唉！”他忽发感慨，“当初事情刚起时，我姐夫不要那样子自负，什么人都不放在他眼里，先虚心跟大姐商量一下，也许只是晦气几两银子，在县里就把这场祸事了掉了！”

“事到如今，也不必谈过去了。总而言之一句话，官司还不算输到底！不过，此刻是要紧关头，一点都放松不得。善政，”杨大姐说，“你要多辛苦，我办不到的事，就要靠你了。”

“那当然。大姐，你倒说，什么事是你办不到的？”

“譬如说，我是叶家的人，有公婆在堂，不能不回去过年，心里想在杭州钉住这场官司，也是力不从心。”

换句话说，是希望他过年不回家，在杭州照料。詹善政心里在想：杨大姐不但能干，而且厉害，城府很深。这一趟如能达成愿望，入狱与小白菜私下一晤，也许有法子说动她翻供，那一来官司就有得打了！

第二天一早，詹善政雇了两个脚夫，挑着名为“条箱”的长方朱漆大木盒到李景山家送节礼。款式周到，还用全帖写了一张礼单：“谨具绍酒成坛、金腿一双、迎春四盆、细点八盒，奉申年禧。”但下面却未具名。

礼物的选定和礼单的格式，都是杨大姐的设计，其中别有深意。她在想，李景山要去托人情，当然先要送年礼，这一层人家想得到，却未见得有工夫去备办；就算有工夫，也耽搁辰光，倒不如连礼单都替他备

好。李景山见有现成礼物，只要在礼单上写上他自己名字，立刻就可以送去，也就立刻可以谈正事了。

果然，等詹善政送上银票，再照杨大姐的话说完以后，李景山指着条箱说道："太客气了！何必还来这一套？不过，我倒有个用处，索性连条箱带人，我都要借用一用。"

"好，好！我叫他们留在这里，听你差遣。"

"你道我为啥要借用你的人？老实说，这四样礼，在我这种身份的人，就算很贵重的了。为了你的事，我这四样礼要转送一个人；至于监狱里要打点，该当多少，我还不敢说。尽力照你所说的数目去办就是。"

"费心，费力！"詹善政抱拳致谢，接着又说，"请问，能不能早点听回音。"

"最迟明天。"李景山说，"或许今天晚上。"他略停一下问道，"你住在哪里？"

"众安桥长泰客栈，宇字五号房间。"

"好！我一有消息就来通知你，你不要走开。"

"是，是！费心，拜托。我在长泰恭候大驾。"

因着事关重大，詹善政、杨恭治陪着杨大姐在长泰枯坐守候，一步都不敢离开。到了中午，正在吃饭时，李景山来了。詹善政丢下筷子去迎接，客气地相邀同餐，李景山摇手说："不必客气。那位杨大姐在哪里？"

"噢！"詹善政不知道怎么答复了。

"是这样——"

李景山先将接头的情形告诉他——那四色水礼，送到按察司照磨倪槐那里，颇有效验。倪槐很客气地动问来意，而且也很直爽地表示，无功不受禄，李景山送礼，必有缘故。只要他办得到的事，无不可帮忙。

于是李景山率直相告，有如此这般一件事，希望他帮忙。倪槐初闻此语，伸一伸舌头，认为匪夷所思，不过，后来口气却松了。

"他说，他是佩服这位杨大姐，女流之辈，有此胆量、魄力，真还

少见，愿意尽力帮忙。不过，他也说，这件事他担的风险很大，不但他自己的前程可能不保，更关乎他的亲家——”

“亲家？”

“是的，亲家。”李景山说，“倒是巧得很，他跟按察司衙门的司狱李佩琼，新近成了儿女姻亲。这件事，大部分的责任都在李司狱身上。”

“照此说来，一定可以成功了？”詹善政很高兴地说。

“也不能这么乐观。总而言之一句话，如果倪照磨去说都不成功，就再也不会成功的了！”

“是，是！路子是走对了。”詹善政又拜托说，“无论如何要请你费心。”

“我不过跑跑腿。如今成败全在杨大姐身上。”

“噢，请说。”

“倪照磨要先跟杨大姐见面，问她几句话；这几句话问对了，他才肯去进行。他说，唯有问清楚，认为不要紧，进行才有把握。”

詹善政想了一下说：“对！这件事李司狱的责任比倪照磨重。李司狱当然有些话要问他亲家，如果答不出，李司狱就不会贸然答应。既然如此，我倒有个想法，不知道行不行？”

“不要紧，有话你实说好了。”

“不如请倪照磨直接陪着杨大姐去看李司狱。你道如何？”

“是啊！”李景山说，“我倒没有想到。这样做还省事得多。如今我先陪着杨大姐去看了倪照磨再说，倘或要去看李司狱，就由他家一直去了。这样也比较省事。”

于是，詹善政入内，与杨大姐说知经过。她当然毫不迟疑地答应下来，即时换了衣服，出来与李景山见了礼，道了谢，由詹善政陪着，一乘小轿随李景山到了倪家。

到了倪家，先请见倪太太，周旋了一番，方始向倪照磨郑重致谢。李景山道明直接想见李司狱的意思，倪照磨深表同意，随即又转往李家。

“叶太太！”李司狱操着沉重的贵州口音说，“你想来知道，这件事是法所不许的。”

“是！”杨大姐答说，“求李老爷法外施仁。”

“我跟我亲家说了，”李司狱指着倪照磨说，“叶太太是个奇女子，我很愿意帮忙。”

“不敢当！李老爷说得我太好了。妇道人家，抛头露面，也是万万不得已。一切都求李老爷成全。”

“只要帮得上忙，无有不帮之理。不过，这件事不能一时凭高兴去做，后来会发生怎样的结果，事先都要想到。因此，我先要拿事情弄明白，想请教叶太太几句话。”

“是！请吩咐。”

“叶太太想见葛毕氏，是为了什么？”

杨大姐想了想答说：“我只是想问问清楚，我兄弟不是杀人的人。”

“那么，你们猜想，葛毕氏会不会跟你说实话呢？”

这一点杨大姐实在没有把握。不过，这要说了实话，则入狱探访，便是多此一举。所以她很有信心的语声答说：“会的！”

“以后呢？”李司狱问，“我是说，你从葛毕氏口中听到了实话，怎么样？”

最要紧的是这句话。杨大姐的用意是不问也可以知道的，探得实情，自然要呈诉翻案。那一来追究到底，可能牵出入狱私探的秘密，岂非替李司狱惹来大祸？

意会到此，杨大姐故意问一句：“这就要请李老爷跟倪老爷两位指点了。”

李、倪二人交换了一个眼色，不约而同地点一点头，似乎对她的答语相当满意。

“叶太太！”李司狱说，“你倒真不像女流之辈，公事上的轻重进出很懂。你入狱查访，知道了实情，当然要替你弟弟申冤，这是说都用不到说的。我现在再要问你一句，将来你进状子，会不会把如何访得实情，叙了进去？当然不会，是不是？”

“是！”杨大姐说，“我将来要进状子，一定先请教李老爷，有关碍的话，一句不说。”

“好！”李司狱说到这里，将杨大姐从头到脚，仔细看了一遍。

三十四五岁的杨大姐，徐娘风韵，还着实动人，让陌生男人这样盯着看，不由得发窘，脸泛红霞，略添少妇的娇羞，更令人心动了。

“叶太太，有件事，我可得预先说明白，而且请你一定要好好想一想。”

“是！”杨大姐到这时候可也有些害怕了，因为李司狱的那双眼睛，有着一种说不出诡秘神色，实在猜不透他此时心里在转什么念头。

“监狱里的情形，叶太太，你知道不知道？”

“亲家！”倪照磨插嘴说道，“叶太太哪里会知道？”

“只怕，亲家，”李司狱答说，“连你也未必知道，其中的内幕说不尽，总而言之一句话，暗无天日！”

听得这四个字，杨大姐悚然心惊，自然而然地想到她的弟弟，不知被折磨成什么样子了！

“叶太太，”李司狱说，“如果我能替你想出办法，我只是间接托人。这种事，我是没法交代下面照办的，这一点你要明白。”

这就是说，李司狱不能拿这件事当公事去办，因此，如果办得不够圆满，或者出了差错，他就无法向部下追究责任。他提出这个警告的意思是，如能入狱私探，一切还得靠自己；莫以为有李司狱作靠山，便可有恃无恐，否则，作兴就会出事。

于是她点点头答说：“是的，我明白，一切我都会谨慎小心。”

“对了！不过，又不光是谨慎小心的事，还要忍耐——不，不，”李司狱赶紧又更正自己的话，“不是忍耐，是——是要自己早早有个打算。”

“打算？”杨大姐问，“请李老爷告诉我，打算什么？”

这一下，李司狱倒有些碍口了，招招手将倪照磨找到一边，悄悄说了几句。杨大姐遥遥望去，只见倪照磨脸上亦是尴尬的神色，不免更惴惴然了。

只是，她毕竟是有决断、有胆气的妇人，见此光景，不肯退缩，反而说道：“两位老爷，不必为难，有话尽管吩咐。”

李、倪二人对看了一眼，取得默契，还是由倪照磨开口，话比较好说些。

“叶太太，我这位亲家刚刚说过，狱中暗无天日，牢头禁子更是十个有九个心狠手辣的。他们在外面，什么都没有，一到了里面，什么都是他的。尤其是有把柄落在他们手里，那种敲诈勒索的可恶，是外人想都想不到的。叶太太，你年纪还轻，如果到了里面，有人对你起了坏心，那时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没有人救得了你！”

杨大姐恍然大悟，心里当然很害怕，不过，“不是女监吗？”她问，“也有男的牢头禁子管？”

“当然有。牢头禁子不过不能进女监而已，其实这也是说说的，有那悍泼的女犯闹事，禁婆压不住，还不是得男的进去，才能了事。”

“那么，所谓‘起了坏心’，是怎么起法呢？”杨大姐问这话的意思是，倘或摸一摸什么，或者抱住亲个嘴，看在兄弟性命交关的分上，也就忍了。

可是在旁人看，她这一问，几近多余。尤其以杨大姐的精明，不应该不明白，然则明知故问的用意何在呢？

话有些谈不下去了。杨大姐很见机，发现倪、李二人面面相觑，颇有尴尬之色，知道自己的话问得不适当，因而急忙补充：“想来很麻烦的事！我不大懂，请两位老爷教导！”

“教导不敢当，不过忠告应该提出。叶太太，”倪照磨说，“女人家名节要紧，万一你在里面吃了哑巴亏，我亲家本是一番好意，变成害你了。或者你吃哑巴亏，一时想不开，那就不但害你自己，也替我亲家无缘无故惹祸。这里头的关系出入很大！叶太太你要仔细想一想。”

这番话，语气中虽还有含蓄，其实是非常清楚的了。他的意思是，探狱之时，或许会有狱卒，胁迫强暴，如果肯吃这个哑巴亏，是害了自己；不肯吃哑巴亏，闹将起来，或者羞愤而寻短见，由此牵出真相，李司狱的责任就不轻了。

这就可想而知，如果自己没有一个明确的表示，李司狱不会肯帮忙。但如果说愿意吃哑巴亏，就是不惜名节，这话在一个良家妇女如何

说得出口？而且，既有此危险的警告，自己也确应该细细考量一下，值不值得去冒这个险？如果冒险，自己有几分的把握可以出险？

杨大姐想来想去，这个险是非冒不可。凭自己的机智，有一半的把握能够脱身。倘或李司狱再能加一二分的助力，就大有胜算了。

想停当了，她说：“两位老爷，我虽是两截穿衣，三绺梳头的女流之辈，说话一定算话。将来不管怎么样，我决不会害李老爷。进去了，我当然也懂里头的规矩，要尽意思的地方，一定尽到；能忍的地方，一定忍耐，万万不敢得罪他们。我想，他们知道我的来头，‘不怕官，只怕管’，总得卖李老爷一点面子，也不好意思过分逼我。”

“万一真的过分逼你呢？”

杨大姐自以为自己的话，说得够清楚了，不想倪照磨还是打破砂锅问到底，不免感到窘，强笑着说：“现在倒是倪老爷在逼我了？”

“误会，误会！叶太太，”李司狱对她的话很满意，所以接口作了承诺，“就这样，我一定替你想法子。”

“是！”杨大姐敛衽为礼，“多谢两位老爷，如果我兄弟冤枉能够洗清，一定要供两位老爷的长生禄位。”

“言重，言重！不过，有一点，我要再提醒你，叶太太，你今天自己说过的话，不可忘记。”

“决不会忘记。”

“好的！我明天大概就可以给你回音。”李司狱转脸说道，“亲家，仍旧是我通知你，请你转达呢，还是怎么样？”

“由我这里转，多费周折，直接告诉一个姓李的好了！”

倪照磨将李景山唤了进来，见过李司狱，彼此约定，由李景山在第二天中午到李家来听信。

回到众安桥长泰客栈，杨大姐将与倪、李见面的经过，很详细地说了给詹善政、杨恭治还有李景山听。虽然李景山是生客，但事到如今，也没有什么可以碍口的，她将李司狱所提，在狱中可能会遭遇失身的危险，毫无隐饰地说了出来。

“这，”詹善政神色凝重地说，“大姐，你还得要考虑。”

“是的。大姐，这不是开玩笑的事。”

“我想，不要紧！有办法可以挡得过去。”杨大姐旋转身子，正对着李景山说：“李二爷，俗语说的送佛送到西天，这件事还得要请你成全。”

“言重、言重！杨大姐，只要我能效劳得上，没有不尽心。你请说。”

“我在想，人家跟我无冤无仇，何必一定要坏我的清白。监狱里头的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无非想几个好处，我想再花个百把银子挡挡灾，要拜托李二爷想个法子。”

李景山吸了口气，有些茫然之感，因为直接往监狱里去打点的事，他还没有办过，不知如何着手。

见他踌躇不语，杨大姐便即说道：“李二爷，你慢慢想，我先跟舍弟说句话。”

她将杨恭治唤到一边，悄悄叮咛两件事：第一，立刻赶回余杭，再去凑几百银子送来。第二，她准备入狱这件事，除了杨乃武的妻子以外，任何人面前都不可泄露只字。

“我知道，这里头出入关系很大，你不说，我也知道。不过，”杨恭治又说，“大姐，这件事你要再想一想，万一出了什么事，大姐夫家知道了，不得了！”

“不会出事！就出了事，只要我不说、你不说，谁也不会知道。”

杨恭治恍然大悟，杨大姐为了救同胞手足，已经决定在必要的时候“吃哑巴亏”。良家妇女预备做这样的牺牲，实在罕见。

转念到此，他既感动，又感伤，“大姐，”他说，“我实在没有话了！总而言之，也是合该有救！”

“不见得。不过人事总要尽。”杨大姐说，“你此刻就动身，明天一定要赶回来。”

交代完了，重复回屋。李景山已经想好了，“杨大姐，”他说，“一客不烦二主，我想仍旧托李司狱，不过上门得有个因头。你看——”

他没有再说下去，是故意不说，杨大姐想了想，明白了，说声：“你请坐一坐，我马上就来。”

回到自己屋里开了箱子，把预定要送李司狱及李景山的酬劳，照数点齐，包了两个红包，用块手绢包好，走出来便递给李景山。

“李二爷。”她说，“一切都心照了。”

李景山知道里面是什么，接过来捏在手里，“杨大姐，”他问，“里头的打点，你要给我一个‘尺寸’，我才好办事。”

“一个整数，不知道够不够？”

这是指一百两银子。李景山点点头说：“我知道了。杨大姐既然相信我，我亦就不必多说了。”

于是李景山带着红包告辞，一出长泰客栈，先拿自己该得的一个红包收起，另外三百两银子，虽然詹善政有话，一切都包在里头，倪、李二人那里能少付一文，自己便多落一文。但那也无非口惠而已，应该原封不动，送交倪槐，才是正办。

到得倪家，闭门密谈，倪槐盛赞杨大姐，“谁说女人家没用，像那位叶太太，说话行事，差一点的男子，真不及！”他说，“她很厉害，不过厉害在正路上，不能不叫人佩服。可惜，女人家总是女人家。有些风险不能不冒，谁也替不得她。”

“有样东西可以替。”李景山双手一兜，做了个大元宝的手势，“钱！”

“噢，她怎么说？”

“慢慢来，我一桩一桩交代。倪二爷，喏，这是她叫我送来的。”

倪槐从李景山手里接过红包，一看是张三百两的银票，微有喜色，随即问道：“这笔数目怎么分法？”

“自然是请倪二爷做主。”

“做主的不是我，是我亲家。”倪槐问道，“你的在不在里头？”

“我的不要紧！”李景山含含糊糊地答说。

“不！大家做事有个规矩，来手二成，我会替你在我亲家面前说。如果事情真的可以做，这数目也可以了，当然会分出来给你；但如数目上还有斟酌，也要请你再去说一说。”

“是！如果李司狱一定说，是还要添，我把话转到就是。不过，要请李司狱在里头再关照一声，或者直接指定一个人，我自己去接头。叶太太的意思是，愿意再花个几十两银子‘保平安’。”

“保平安”是免于受辱之意。倪槐答说：“能这样最好。本来，监牢里头虽然无法无天，牢头禁子到底也要看看上官的面子。不过，不怕一万，只怕万一，那位叶太太的一双眼睛太灵活，色鬼一看就会动心，倘或出事，未免对不起人家，所以不能不言明在先。如果她再肯花些小钱，我想平安是可保的。现在这样，你跟我一起再到李家去一趟，得人钱财，与人消灾，把事情都谈好了它。”

说完，相偕去访李佩琼。巧得很，正有臬司监狱一名管事的差役在那里——此人名叫郑兴，是奉召来谈这件事的。所以李佩琼先请倪槐、李景山在书房里坐，直到谈完，方来会客。

李景山很知趣，见过了礼，回避到廊上，容他们两亲家先谈。过了好久，只见倪槐从窗子里向外招手，他方始重新入室，只见倪、李两人神态闲逸，知道事情成功了。

“事情可以做。”李佩琼说，“大致是这样，最近女号里报病，照例是请女医生到里头去看病，叶太太就算女医生带去的人；到了里头，再安排跟葛毕氏见面。至于细节，请宗兄直接跟一个姓郑的去谈。喏，这里是他的地址，今天晚上，他会在家。”

“是！”李景山将一张字条接过来看，上写：“郑兴，住万安桥，关帝庙后身。”

李景山常干这种说合官司，夤缘非法的勾当，知道如今的关键已移在郑兴身上，心里倒不免有些懊悔，自己是失策了。像这样的事，本来说小不小，说大不大，瞒上不瞒下，只要有路子容易得很。当初应该托人去找郑兴，而拿倪槐、李佩琼做个幌子，那一来杨家仍旧花那么多银子，自己却可以落下许多，如今看起来郑兴那里一百两银子还不够，杨家固然还要再花，自己亦无别的好处，而且多费周章，徒耗工夫，岂不是做错了？

幸好，倪照磨倒还“光棍”，将他那“两成头”照数扣了出来，立即过付，做事总算还痛快。李景山计算了一下，这个年不但过得去，还可以过得很肥。再想想，这也是阴功积德的事，便越发起劲，未去看郑兴以前，特意多跑一趟长泰客栈，找到詹善政，先报一个“喜信”，附带作个伏笔，好让他跟杨大姐心里有数，事情可以办成，钱财犹须耗费。

万安桥是座极高大的桥，运河漕船所经，桥洞不高不大不行。桥头东西各一座关帝庙，桥西远比桥东来得热闹，李景山判断郑兴是住在桥西关帝庙的后身。

到得那里一问，提到臬台衙门的“郑头”，立即便有人答说：“你到老地方去找，一定在。”

“老地方？”李景山赔笑问道，“不知道哪个老地方？”

“噢，想来你跟郑头不熟，不知道他的习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总有三百六十天在大昌吃酒。喏，就在前面，你一进门就看见了。”

“是，是！多谢，多谢。不过，我还不认识郑头。”

“不认识也寻得着，渲红一个酒糟鼻子，一望而知。”

果然，一踏入大昌便看到了。郑兴约莫五十岁左右，红脸白发，一个极大的酒糟鼻子，相貌古怪而威严，真不像是个身份低微的狱卒。李景山先不上前，站在门口细细打量一番，心想，照此人的相貌看，是个很痛快的人，不过脾气一定不好，说话要当心，惹恼了他不易挽回。

这样想停当了，才踏上前去，含笑弯腰，仍客气地问道：“你老想来是郑头？”

李景山穿着棉袍，总算是斯文一脉，而郑兴一件老羊皮袄，大襟翻了开来，一只脚还跷在条凳上，这副模样，遇到这样一位陌生人，这样客客气气地来问讯，自不免有失礼之感，急忙将一只脚放了下去，欠欠身子答道：“不敢，不敢！我姓郑。请坐。”

“敝姓李，跟李司狱同姓。”

“噢，噢！”郑兴很快地向周围看了一下，“我知道了。李相公，我请你吃酒。”

这样顾左右而言他的说法，便是暗示他不必再往下说。李景山深喻其意，便即答说：“该我请！前面有家小馆子还不错，我们到那里吃酒去。”

“好的。我们马上走。”

郑兴点点头，站起身来，不必算账，只跟伙计招呼一声，便即扬长出店。走过十来间门面，他回身站定了说：“李二爷，我有个地方，平常朋友不带去的。”

这话有两层意思，第一，表示另眼相看；第二，暗示所谈的事必须慎密。李景山也很机警，随即答道：“你那个地方，我不会跟人提起，更不会告诉人家，我到过你那个地方。”

“好！”郑兴满意地点点头，不再多说了。

不多片刻，郑兴到了一条极窄的巷子里，推开一处小门，里面高大的围墙，圈出一个小小的天井与三间平房。堂屋中出来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妇人，也不称姓，也不道名，向郑兴问道：“这时候回来做啥？”

“有客人在这里。”郑兴亦不为李景山引见，只吩咐那妇人说，“阿香，先泡茶，后吃酒。”

李景山有数了，阿香是郑兴的外室，便点点头说：“阿嫂，来打扰你了。”

“好说，好说！请里头坐。”

进了堂屋，两人隔着方桌对坐，随即谈入正题，“司狱老爷告诉我了！”郑兴说道，“这件事担子很重，不过，我愿意帮忙。”

“是，是！郑头，我们那面完全知道，感激得很。郑头你两个‘门口’，开销不轻，过年了，里头的弟兄也苦得很，一点点小意思，真拿不出手。”说着，他将倪照磨那里分来的二成回扣，六十两银子一个红包放在桌上，推到郑兴面前。

“这里多少？”

“六十两。”

“杨家只出得起六十两？”郑兴平静地问。

李景山跟詹善政、杨大姐都是刚刚认识，杨家的境况如何，毫无所知，不便乱说。想一想答道：“这是杨乃武的姐姐交出来的。大概是她自己的私房钱。”

“好！我收了。”

李景山想不到郑兴做事，如此爽快，一方面佩服，一方面倒不免抱着歉意，自觉是欺了郑兴。

“李二爷，老实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像这样的事做一件，身家性命都在上头，如果是不相干的人，六百两我也不肯。”郑兴紧接着

说，“如今我愿意帮忙，是为了三个缘故：第一，司狱老爷的交代；第二，那位叶太太有胆量敢进来，我倒要看看她是啥角色；第三，杨乃武这件案子，是冤枉的。”

“是冤枉的？”

“咦！”郑兴诧异了，“你们自己人，莫非你不知道？”

这句话问住了李景山。已经失言，不宜再作牵强的掩饰，说了一半真话：“我跟杨乃武的小舅子小詹是好朋友，不过好朋友总不比郎舅至亲，所以小詹的话，我亦不敢十分相信。现在听你说他冤枉，那就一定是冤枉的了。”

“冤枉也有好几种，像杨乃武这种，叫作‘理屈情不屈’，他自己当然也有不对的地方，这且不去说它！我们回头再来谈叶太太的事。”

照郑兴的说法，杨乃武作恶多端，而且与小白菜亦确有奸情，坏了妇女的名节，所以这次被牵连在内，亦可以说是报应，不过报应太重了些。

“那么，真正的凶手到底是谁呢？”

“这就要看看叶太太的本事了，能不能从小白菜嘴里套出真话来！”

谈到这里，李景山突然有所发现，似乎郑兴对这件逆伦大案的真相如何，亦颇想了解。郑兴如此，他的同事可想而知。推究其故，当然是由于好奇，但成分不会太重，此辈所见的稀奇古怪的案子很多，不像一般人那么好奇。然则主要的原因是出于不平，不平思平，因尔关切，希望杨大姐能为他们揭开疑团。

照此说来，杨大姐入狱私探，应该受到“欢迎”；李司狱怕她在狱中受辱，便是过虑，甚至可说是杞忧了！

这样的想法，是不是太乐观了些？李景山心想，此时正宜谈此事，便即问道：“郑头，有人提了个警告，我不大相信，不知道好不好说？”

“说嘛！忌讳点啥？”

“有人说，像叶太太那样，三十刚过，俏刮刮的女人，进到里头，好比自投罗网，十之八九，会有人捏住她私下进狱的把柄，糟蹋了她。这话，说得太过分了吧？”

“不过分！”郑兴很坦率地说，“李二爷，我跟你老实说，吃我们这

行饭的人，脑筋里转的念头，跟别人不同，总是在想：都是批坏人，应该要打要罚！这也怪不得他们，住是住在阴风惨惨的地方，看是看到满脸横肉、凶巴巴的强盗贼，听是听到的各式各样的坏事。你想想，这个人的脑筋怎么好得了？”

“是的，是的！不经一事，不长一智，你讲得真透彻。那么，话再说回来了，叶太太进去，只怕也会有麻烦？”

听得这话，郑兴大为诧异，“她怎么会？李二爷，你是怎么想的？”他颇有不悦之色，“莫非你当我姓郑的是半吊子？”

原来郑兴的意思是，不相干的人可能会遇到如李景山所说的情况，是他所“招呼”的，当然另作别论，不消说得。

“是！是！”李景山于欣慰之余，心甘情愿地道歉，“郑头，我问得多余，我问得多余，是我不对！”

郑兴笑笑，不再诘责。恰好酒菜亦已上桌，李景山心满意得之际，颇有酒兴，郑兴见了举杯爽快，亦觉得是个很好的酒友，不妨交一交。

“李二爷，俗语说的是公门里面好修行，我们这一行作的孽不少，要积阴功也很容易。比叶太太这种情形还要麻烦的事，我们也做过。那当然是犯法的，如果发作，罪名不轻，当然也要值得。你说，是不是？”

这是郑兴在为他营私索贿找借口，李景山心里明白，连连点头：“不错，不错！不能说为了积阴功，一家老小就可以不养。予人方便，自己方便，是一定的道理。再说，犯法亦有各种各样的犯法，利己而不损人，法无可赦，情有可原，哪怕坐牢，心里是安逸的。”

“对！”郑兴很兴奋地一拍桌子，“李二爷，到底是读书人，话讲得透彻。我讲个犯法而利人利己的故事你听。”

“好极了！不过，郑头，我先要问一句：这个故事是不是你亲身的经历？”

“李二爷，天下乌鸦一般黑，牢头禁子就是牢头禁子，到哪里都是一样的。”郑兴喝口酒，开始讲故事，“有家人家姓吴，五世单传，到了第四代上还发了大财，是因为——”

是因为挖到了长毛所埋着的珍宝，俗称“掘藏”，是财迷梦寐以求的事。

姓吴的为人谨慎，虽掘着了藏，家赀可以论百万，但依旧保持寒素家风，而且善于经营，生意做一样，赚一样。到死下来，光是窟藏的现银，就有二十余万之多。

不幸地，单生一子，偏是纨绔，父亲在世，尚有顾忌，一旦披麻戴孝，哀哭尽礼以后，随即敞开来大玩特玩。有一次在赌场里跟人发生冲突，小吴亮出刀来，对方跪地求饶，但小吴宿酒未醒，一刀下去，正中要害。这是“故杀”，依律法绝无宽减的可能。官司打到省里，仍然败诉。

小吴是第五代的独生之子，他一死，吴家便算绝嗣，所以吴老太太传出话来，谁救得了她的儿子，愿以万金相赠。有人登门自荐，说是她家儿子的性命，他救不得，但可以设法使吴家不致绝后，换句话说，就是让小吴留下一条“根”。

他的办法分两个步骤。小吴是斩立决的罪名，只等部文一到，立即处斩，所以第一步是到刑部去打点，居然让他走到了关节。“钉封文书”到省，打开来一看，错了，是云南昆明有个强盗，刀伤事主，判成死罪，经刑部核准的公文，错寄到了浙江。这一来，小吴就可以多活半年。因为浙江将错了的公文，寄回刑部，固然只有二十天的工夫，一来一往，不过一个半月，但要将云南那面错了的公文追回来，掉还补寄，非半年不可。当然，这是故意出的错，像这种错误，并不算一回事，承办官员至多罚俸而已，但在暗中却有上千银子的好处。

在此半年之中，吴家又将监狱里的关节打通了，挑选宜男的健妇，送入狱中与小吴好合。然后将那些健妇养在家，好生款待三个月以后，如果没有喜信，送一笔酬劳遣回；否则一直供养到足月临盆，或去或留，悉听自便，愿留的不必说，不愿留的，另酬重资。这都是预先说好了的。

“结果呢？”李景山问道，“小吴可曾留一条根？”

“岂止一条根？同时有喜的有五个，生下四男一女。五世单传变成五世其昌了。”郑兴大口地喝着酒说，“这不是虽犯法而积了阴功的事？”

听他讲得亲切有味，连细节上都交代得很清楚，李景山相信这就是郑兴的经历。因为如此，他越有信心，杨大姐入狱私探，决不会有何意外发生。

收拾闲话，又归正传。问到杨大姐私自入狱的日期，郑兴答说：“就在后天。你关照叶太太，明天中午先跟王大妈见个面。”

“王大妈就是那个女医生？”

“对！王大妈的公公、丈夫，以前都承应监狱里看病的差使，在钱塘县补个名字，吃一份粮。一场时疫，父子两个都见了阎王。王大妈无依无靠，好得也懂点医道，就顶了她丈夫的名字，替犯人看病。人倒还热心。”

“是。怎么见面？”

郑兴沉吟了一会儿说：“还是要我派人带了去。你跟叶太太在官巷口福记茶店等我好了。”

“那么，”李景山问道，“要送礼吧？”

“那倒不必！手里拎几个点心匣子也不方便，你叫叶太太包十两银子一个红包，当面给她好了。”

“是了！多谢，多谢！准定明天中午在福记茶楼见面。”

王大妈五十有余，六十不到，又高又胖，南人北相，像个山东老太太。她跟郑兴很熟，也很驯顺，郑兴说什么就是什么。

“叶太太，有我们郑头关照，凡事都好商量。”她说，“监狱里头，你从前去过没有？”

“王大妈，你也是！”郑兴毫不客气纠正，“好好的人家家里太太，怎么会去过？”

“啊哟哟，我说错了，对不起，对不起！”王大妈争忙道歉，同时解释，“我的意思是，里头总跟外头不一样，难免心里会怕。”

“我不怕！”杨大姐率直答说。

“那再好没有。”王大妈又说，“不过，到了里头要委屈你。”

“不要紧！请王大妈说。”

“装龙像龙，装虎像虎，做我的手下，要委屈你替我拎药箱。”

“那当然。”

“药箱不会太重吧？”郑兴插嘴说道，“太重了，怕叶太太拎不动。”

“不重，不重，一个小藤箱。不过——”说到这里，王大妈问郑兴，“郑头，照规矩，最后才到死囚号子里，叶太太是跟我一号一号看过去呢，还是怎么样？”

这意思是说，如果杨大姐装作下手，跟着王大妈一号一号去看病，就得做出一个下手的样子来，听她的招呼，为病号理伤换药。倘或此道不在行，就露马脚了。

这是必须顾虑的一点，郑兴考虑了一下，断然决然地说：“不必多露面，一进去我另外安排地方，让叶太太在那里等。你也快一点，快到死囚号子里了，来招呼我，带叶太太进去。”

“这样更好！省事多了。叶太太，你明天一大早来就是！”

“多谢王大妈。”杨大姐将个红包塞在她手里。

不但有红包，杨大姐还退下一个金戒指，拉起王大妈的手，亲自替她戴上。这一来情分当然不同，郑兴认为自己可以走了。

“李二爷，拜托你陪郑头去吃饭，挑顶好的馆子，不要替我省钱。”杨大姐说，“我再陪王大妈谈谈。”

“我知道。”李景山问说，“回头要不要来接你？”

“不必！我自己会回去。”

“明天早点来！”郑兴向王大妈说，同时递过去一个眼色，示意她对杨大姐说话要留心，办不到的事，不可轻诺。

原来杨大姐已存下深心，料知这场官司若能翻案，一堂一堂就尽有得审。小白菜与杨乃武的性命是拴在一条链子上，祸福相同，将来的口供便应该互相呼应。如果能够有王大妈死心塌地帮忙，暗中为小白菜传递消息，官司就更有打赢的希望了。

当然，这层意思眼前绝不能透露，可是冷灶却要趁早烧起来。好在对王大妈示惠，极其方便，时已正午，现成就有个极好的题目。

“王大妈，我请你那里吃饭去！”

“不要，不要！你破费，我心痛。你要不嫌怠慢，就在我这里吃饭，不过实在没有像样的菜请你吃。”

“那地方也便得很。我刚才看见，巷口就是小菜场，王大妈借只篮子给我。”

篮子就在走廊上，杨大姐不由分说，挽着菜篮就走，不消片刻，买回来一篮菜。尽管王大妈一再推辞，她仍旧自作主张地洗剥切割，下锅煎炒，反客为主地做成了一顿颇为丰腴的午饭。

“真正过意不去，叶太太——”

“王大妈，”杨大姐抢着说道，“不是我客气，你不能叫我叶太太，明天在里头这样一叫，就露马脚了！我叫秀贞，你叫我名字。”

“啊，不错，不错，我倒还没有想到。那我就失礼了，要叫惯了才好。秀贞，”王大妈放下饭碗说，“我有句话关照你，明天不要打扮，衣裳穿得越朴素越好。”

“噢！”杨大姐很注意地看着她。

“牢头禁子调戏女犯人，不当一回事。你有老郑保你的镖，当然不要紧，不过总是‘做忌’一点的好。还有，死囚号子里有个疯子，你要当心。”

听这一说，杨大姐大为不安，她平生最怕无可理喻的疯人，急急问道：“是‘文疯’，还是‘武疯’？”

“文疯。”

文疯不过胡言乱语，不比武疯会动蛮打人，杨大姐稍微放心了些，想一想问道：“能不能避开？”

“就在小白菜隔壁一个号子里。这个疯子也是谋杀亲夫的案子，有时候疯，有时候神智又很清楚。大家说她是装疯，只好关在那里再说。我说你要当心，倒不是说要避开她，她关在号子里，你不必怕她。怕的是，你们在谈天的时候，她忽然发起疯来，少不得有人会进来，那一来，你也就躲不掉了。”

“啊！这倒是个很大的麻烦！”

“要看运气。”王大妈说，“我想不要紧。”

王大妈认为郑兴应该顾虑到可能有这样的意外，事先会有安排；如果他不曾想到，杨大姐可以向他提出。此外，女监中看守死囚号子的“禁婆婆”，王大妈亦可以跟她打招呼。当然，空口说白话是没有用处

的。

“那禁婆婆夫家姓萧，绰号‘笑面虎’，人很厉害。不过，衙门里面向来是‘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叶太太，你出手很大方，笑面虎一定肯帮你的忙。”

杨大姐连连点头，不必明说，只应得一声：“我都懂！”

回到长泰客栈，杨恭治亦已由余杭返回杭州，带来五百两银子，有银票、有现银，现银又有元锭、小元宝、墨西哥鹰洋，杂七杂八的，凑成一个整数，可以想象得到，这笔款子，来之不易。

除此以外还有封信，是杨乃武的妻子托人写来给杨大姐，话不多，但很实在。说是正在变卖田地，年内不可能脱手，但谈得已有成议了，一过来年元宵，就可脱手，为数约有两千银子。这场官司一定要打，只要能救丈夫，倾家荡产，在所不惜。“一切请杨大姐做主，费用无须顾虑。”

杨恭治念完书信，又转达了同样意思的口信，杨大姐颇感安慰，“事情到现在为止，总算一切顺利，明天我进去以后，如果也是这样顺利，局面就有‘扳’过来的希望了！”她停了一下说，“钱这一个字，是说不得了！如今是紧要关头，只有放开手来做。你们两个，一个看家，一个陪我上街。”

杨恭治远道而来，需要休息，留他看家。詹善政陪着杨大姐上街，先到银楼，兑了几个现成的金戒指，轻重不等，最重的一个，足足三钱，是预备送给笑面虎的；其余的都在钱把左右，以备不时之需。

然后到估衣店买了一件灰布棉袄，一条黑布裙。绣花鞋最好不穿，但弓鞋都是自己做，买不到现成的，只有另想别法。

回到长泰，已是上灯时分，匆匆吃完晚饭，杨大姐就回自己房间上床了。不过四更时分，便已起身，从知人事以来，这天是第一次不梳头，只拿黄杨木梳稍微拢一拢，脂粉当然不用，而皮肤仍嫌太白——她听人说过，有那年轻貌美的寡妇，矢志守节，顾虑到会招惹游蜂浪蝶，故意用黄连或者干荷叶煎水洗脸，将雪白的皮肤，弄成黄渣渣一副病容。似乎可以如法炮制，但又怕由白变黄之后，再也无法复原！想想还是舍不得，只好算了。

绣花弓鞋却好想办法，用把剪刀将鞋帮上绣满了的红花绿叶，尽皆挑破，理净线头，然后门角落里抓把灰尘揉在鞋帮上，立刻变成灰黑。

配上臃臃肿肿的灰布棉袄黑布裙，一下子好像老了十年，是个不大起眼的乡下中年妇人了。

杨大姐扎扮停当，方始饱餐一顿。然后由詹善政陪着，依照约定，到县司衙门后面一家茶店坐等。

这家茶店虽小，生意好得出奇，但缺少一般茶店那种高谈阔论，或者自在悠闲的欢乐气氛，因为顾客以探监与寻门路来谈官司的居多，不免面带愁容，寡言难笑。如果有事必得开口，亦总是交头接耳，唯恐人闻，越使人兴起阴黯萧索、隐隐不安之感。

唯一的例外是杨大姐，想到入狱之后，便是揭破真相、改变局面的开始，不由得一阵一阵地兴奋；转念到监狱中种种得诸传闻，从未亲历的景象，马上就可以得到确实的印证，自然而然地激发了浓重的好奇心；但记起李司狱的警告，少不得又有些惴惴然。这样思潮起伏，一颗心静不下来，神情之间难免急躁了。

“怎么还不来？”

“会来的！”詹善政低声劝勉，“大姐，你要稳得住。”

杨大姐将“稳得住”三个字，切切实实地咀嚼了一会儿，果然心定得多了，默默地考虑着，见了小白菜应该怎么开口？如果她不肯吐露真言，又将如何？

正在沉思着，忽然觉得有人拉她的衣袖，抬眼看时，詹善政正向外努嘴：王大妈来了，正跟人在进门之处低声交谈。

“走吧！我们迎上去。”

“等一下。”詹善政说，“她跟人在谈事，不便。”

等了一会儿，只见跟王大妈谈话的那中年男子，拿一张纸交了给她，然后点点头离去。杨大姐猜想是有封信托王大妈带进监狱，心里在想，与小白菜见了面以后，也可以照这样子，托人带封信给打入死牢的胞弟。

“去吧！在招呼了。”詹善政一面说，一面将茶钱放在桌上，陪着杨大姐走到门口。

王大妈不发一言，转身便走，到得人迹较稀之处，方始站定脚说：“秀贞！你不要怕。”

“我不怕！”杨大姐伸手去接她的药箱，一个藤篮，并不算重。

“你回去好了！”王大妈又跟詹善政说，“等下我送她回去。”

说完，王大妈迈开一双鲇鱼脚，领头先走，杨大姐拎着药箱，紧紧跟在后面。这天极冷，但有极好的太阳，四五个头戴红黑毡帽、棉袄或者老羊皮袄纽扣不扣，用条带子束住的差役，在晒太阳，吸旱烟。他们都认识王大妈，但招呼过后，视线都落在身后的杨大姐身上。

“王大妈，”有人问道，“你新添了一个帮手？”

“是啊！是我外甥媳妇。”王大妈说，“年纪大了，不能不找个帮手，将来好替我，养我的老。”

听这一说，杨大姐大大方方地，含笑点个头，跟着王大妈往里走。私下入狱的第一关，就这样顺顺利利地闯过去了。

进大门是个院子，对面一排平房，只见郑兴站在走廊上闲眺。这一下，杨大姐更放心了，知道他是特意来接应的。

“郑头，”王大妈抢先招呼，为的是要将灵机一动，新认的这个“亲戚”告诉他，免得在第三者面前谈起来时，接不上头，“今天我带了我外甥媳妇来做帮手。请你老多照应！”

“好的，好的！”郑兴亦装作初次相识般，向杨大姐点点头，然后向王大妈说道，“胡大先生送了一批药，你来看看，哪样病有哪样药好用，心里有个数。”

“胡大先生”就是通国皆知的胡雪岩，号称“胡财神”，他开着一家海内闻名的药店，招牌叫作“胡庆余堂”。这家药店的药材，特别地道，因为珍贵重要的药材，大多出在西南、西北的深山中，而西征的元戎、东阁大学士陕甘总督恪靖侯左宗棠，与胡雪岩的关系密切异常，西征的粮饷军械，大都由胡雪岩在上海专设“粮台”采办。所以，胡庆余堂采购陕甘、云贵、四川的药材，不但进货便利，而且价钱公道；同时用解运粮饷军械的车辆人力，回空运药，水脚亦格外便宜。有此几个人所莫及的有利条件，加上资本雄厚，经营得法，胡庆余堂的声誉，直逼京师数百年老店的同仁堂。对胡雪岩名与利来说，有锦上添花之妙。

不过，胡雪岩却非为富不仁之辈。杭州有钱人家的老太太，最讲究“做好事”，为儿孙种福，胡老太太喜欢做好事，而胡雪岩是孝子，仰体亲心，亦以博名，做好事的手笔很大。各省水旱灾荒，米一捐就是几

千石，棉背心一送就是上万件。至于在本乡本土的杭州，夏天施茶施医，冬天送米粟、舍棉衣，不在话下。逢年过节，泽及囹圄，总有大量的食物药品送来。药是早就送来了，郑兴不过借个因头，好延她到室内去密谈而已。

于是王大妈欣然应诺，随着郑兴进了靠东面转角的一间平房。这里是郑兴休息兼办事的地方，一张床，一张方桌，桌上堆着些保和丸、紫雪丹、六味地黄丸等等成药。

郑兴特意都把窗门打开，以示无私，而实在是防备有人经过，便好住口。四下无人，正好说话，“王大妈！”他说，“你尽管去看你们的病，手脚快一点，看完一大半，到这里来吃茶吃点心，歇一歇再作道理。”

“好！那，”王大妈指着杨大姐说，“她就交给你了。”

“我知道。”

“噢，还有句话。”王大妈说，“死囚号子里关了个疯子在那里，到时候发起疯来，惊动大家，那是不得了的事。”

“疯子死掉了！”郑兴毫无表情地说。

“死掉了？”王大妈大感意外，“哪一天死的？”

“总有十来天了。王大妈，你不要管闲事了！只管你走。”

等她一走，郑兴起身走到床脚边往板壁上一推，有扇门“呀”然而开，原来里面还有间密室。

“叶太太，你请里面躲一躲！”

杨大姐心有些慌了！这间密室，可能就是一个陷阱，知人知面不知心，说不定郑兴就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坏蛋。虽然他曾坦白承认狱中有许多不见天日的黑幕，仿佛是“真小人”的样子，其实比“伪君子”更来得阴险。

这样转着念头，表面不免略显踌躇，郑兴静静地看着她，并不催促。而杨大姐从他沉静的眼色中，忽然得到领悟，心一横，坦然走了进去。

郑兴立刻跟进，门一关漆黑一片，可是听得“咔嗒”一声，眼前随即一亮，原来郑兴将系着绳索的天窗打开了。阳光很强，斜照下来正好笼

罩着郑兴的上半身，她看到他的脸色，越发觉得自己的猜测不错。

“郑头，你在试我，是不是？”

“是的。”郑兴平静地问，“叶太太，你知道不知道，我试你什么？”

“够不够胆大。”

“不是！你敢跟王大妈一起进来，神色不变胆就够大了。”

“那么，试我什么呢？”

郑兴欲语又止，最后摇摇手说：“算了，试过了不必再去说它了。”

这下，杨大姐更明白了。郑兴是试她有否不惜牺牲的决心——自己如果敢进这间密室，当然知道羊落虎口，会发生什么事，而是准备接受的表示。可是，这样来试，有没有意义呢？

答案不待她问就有了，郑兴从容说道：“叶太太，你进来容易，以后一步一步，越来越难。难在什么地方呢？难在你步步要冒险，可是步步要踏实。这非看得准，走得稳不可，一个失足，不但你自己不得了，我们也要陪你吃官司。弄得不巧，要家破人亡，所以不能不试一试你。”

“是，是。我知道，你郑头是好人，我是看得很准的。不过，现在照你说的话，大家是同船合命了，以后怎样看得准，走得稳，请郑头先教教我。”

“好的，时候还早，你先请坐。”

郑兴熟练地不知从什么地方拉出来两张凳子，在光晕下对坐，膝盖几乎相接了。

“我先请问你，如果你跟小白菜见了面，她什么话也不肯告诉你，你怎么办？”

“我，”杨大姐思索了一会儿答说，“我只当白来一趟。”

“好！”郑兴脱口赞许，却又问道，“你会不会生气？”

“气在心里。”

“气不过了，会不会跟人去说？”

“决不会。”杨大姐说，“这件事怎么好说？说了，害你们，也害我自己。”

“叶太太，你脑筋很清楚。我再问你，如果小白菜跟你说了真话呢？你怎么办？”

“那要看是什么话。”

“譬如说，你兄弟并不冤枉，真的给了人家砒霜。”

“哪里会有这种事？”杨太太的声音不知不觉地提高了。

郑兴有失望的表情，“老实讲，”他说，“我们就怕你沉不住气。”

杨大姐不能不在心里承认，自己是不知不觉中激动了。而对于郑兴的那句话，亦就有了许多领悟。人是有感情的，喜怒哀乐，不易排遣，尤其是在切身利害有关的时候，惊心动魄，更难勘破。

这就可以想象得到，自此以往，也就是跟小白菜见了面以后，感情上会遭遇许多冲击。譬如，小白菜吐露了真凶的姓名，当然是一大喜事，但这还可以沉得住气；倘或发觉竟真的是自己的胞弟做了凶手，或者小白菜一口咬住不放，那时的悲愤惊怒，不易自制，只要一爆发了，也就是整个入狱私探这桩不法之事的爆发，会牵累到李司狱、郑兴、王大妈等人，遭遇家破人亡之祸！

转念到此，悚然而惊，但亦有欣慰之感，幸亏觉悟得早，错误尚未造成，还来得及防制。

防制就是自制。她凝神静虑，自我估量，自己有没有那种能够接受任何严重打击的勇气？于是要设想各种情况，最残酷的一种是：小白菜能够举出确切的证据，证明拿砒霜给她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同胞手足。

果然如此，只好听天由命了！她心里在说，自己作孽自己受，只有将来等着收他的尸了。

这样想下来，反倒有种心安理得的感觉。于是平静地答说：“郑头，我想通了。一个人只要能做最坏的打算，就什么都不在乎，事情也看得淡了。”

“能说这话，叶太太，你是真的想通了！我们旁边帮忙的人，也可以放点心了。你等一会儿，我去安排，安排好了，我来通知你。”

郑兴起身走了。杨大姐回想刚才谈话的经过，对郑兴更有信心，但也警觉到，由此开始，步步荆棘，一点都错不得。凡事必须想停当了再做。郑兴所说的，“看得准，踏得稳”六个字，必得谨记在心。

过不多久，外面又有人声了。郑兴去而复回，后面还跟着一个人，走到阳光之下，方始看清，是个中年妇人，瘦刮刮的一张脸，尖尖的鼻子，薄薄的嘴唇，稀稀的眉毛，嘴角挂着微笑。杨大姐一下就想到了，她就是王大妈所说的“笑面虎”。

果然，郑兴为她引见：“叶太太，她就是管女监的萧二娘！”

“萧二娘！”杨大姐看一眼郑兴说，“我叫秀贞，叫我名字比较方便。”

“那真失礼了！”萧二娘的笑意更浓，“不过，这里不是讲客气的地方，我就遵命叫叶太太秀贞。”

郑兴点点头，也改了口，“秀贞，”他说，“我现在把你交给萧二娘，她有话跟你说。”说完，他就走了，不过听得出来，他仍旧在外面那间屋里。

“萧二娘，你好！”杨大姐是预备好了的，拉过她的手来，就将一个分量最重的金戒指，套在她中指上。

笑面虎的笑意更浓了，“秀贞！”她捏着她的手说，“你不要怕，一切有我。”

“是的，多谢萧二娘，”杨大姐说，“这样子帮我的忙，真是感激不尽。我住长泰客栈，还有两三天才回余杭，请萧二娘到我那里来玩儿，我还有些话想跟你说。”

“好的，好的。回头再商量。秀贞，”萧二娘问，“你跟小白菜认不认识？”

“不认识。”

“那么你预备拿什么身份跟她见面？”

这一问将杨大姐问住了，不过，她很机警，立即反问一句：“萧二娘，你看呢？”

“一个人在这种地方，遇见亲人一定会哭哭啼啼，你虽跟她不认识，一提起来，有你弟弟的情分在那里，就跟亲人一样了。说不定她会动感情，哭出声音来不方便。”

“是的。”杨大姐问，“那么，我如果不说破身份，又怎么说呢？”

“造个因由很方便。好在小白菜见你能够到里头来跟她见面谈话，一定是有来头的，如果有冤枉，定会实说。”

此言大有道理。杨大姐考虑下来，觉得隐藏身份跟小白菜见面，是个极好的建议，盘算下来有许多方便，因而欣然许诺：“好的！我听萧二娘的安排。请你吩咐，我算什么身份就是什么身份。”

“不必说得太详细，含含糊糊反而好。”萧二娘想了一下说，“秀贞，你仍旧是叶太太，是杭州城里一位大官家的女西席，这家的老太太听说小白菜遭了冤枉，很可怜她，所以派你私下进来跟她谈一谈。你懂了吗？”

杨大姐听她一说，便全都领会了，“是，是！我明白。”她说，“我会随机应变。”

“好！不过，你自己不要动感情，一露马脚，小白菜起了疑心，你就听不到真话了。”

“是！”杨大姐很诚恳地受教，“多谢你提醒我，我会当心。”

“那就走吧！在我住的地方跟她见面。”

“那可是太好了！”杨大姐惊喜而感激，“太好了！”

原来杨大姐人虽豁达爽朗，但世俗之见仍不能免，年近岁逼，也要讨点顺利，总觉得入狱已是万不得已之事，再要进入死囚号子，是件大

晦气之事，如今不想能在无意之中，解消了心里的一个疙瘩，这一喜非同小可！

“你先到我那里去等，我再去提她来。”

“是！”杨大姐又摸了个小一点的金戒指在手里，拉住萧二娘问道，“你有没有女儿？”

“有一个。”萧二娘照实答说，神情之间，未免诧异。

杨大姐心想，一个最好。如果有三四个破费就太大了。“喏，萧二娘，”她将金戒指塞过去，“是我送你家小姐的，就算压岁钱好了。”

笑面虎当然笑纳，心里也还有些懊悔，早知如此，不如多说一两个。但转念想到，杨乃武这场官司倘能翻过来，细水长流还有得打，捞外快的机会尽有得是，也就释然了。

出了密室，杨大姐觉得双眼眩痛，闭一闭眼再睁开，只见笑面虎跟郑兴在低声接谈，便站远了等待。不一会儿，郑兴招招手说：“秀贞，你跟着萧二娘去好了。总要记住，心要定，话出口之前多想一想。还有，辰光不能多久。”

“是！我只要问几句话。”

萧二娘的卧室就在死囚号子后面，这个地方是没有人走得到的死角落，在这里跟小白菜相会，比在死囚号子里好得太多了。

像郑兴那么一样，一床一桌以外，别无长物。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墙上挂着一根皮鞭子，这当然是用来镇压犯人的，萧二娘大概亦知道此物刺眼，一伸手摘下来，就往床下一丢，接着揭开藤制的茶笼，倒了一杯热茶给杨大姐。

“你请坐！我马上去领她来。”说着，萧二娘摸一摸大襟上拴着的一串钥匙，很快地走了出去。

杨大姐面窗而坐，双眼只盯着通路。不久，发现人影，她的一颗心立刻跳得很厉害了。定眼看去，跟在萧二娘身后的小白菜，穿一套极脏无比的灰布棉袄裤；头发很多，乱糟糟地挽一个不成样子的髻；可是，漆黑的眼睛与白皙的皮肤所散发的动人的风姿，依旧不减——杨大姐曾见过她一次，不过，回忆已无法印证了。

等她们推门入内，她已站了起来等着。萧二娘便向小白菜说：“这

位就是叶太太。你有什么心里的话，可以跟她说。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小白菜木然不答，只不断地打量着杨大姐，眼中好奇多于疑虑。杨大姐便含笑招呼：“品莲嫂，你请坐。”

小白菜动作迟缓地坐了下来，杨大姐将自己的那杯茶推到她面前，这时才发现小白菜的一双手，形状可怕，又红又白像红芽子姜，但粗细不一、弯曲不直也像红芽子姜的形状一样。杨大姐知道，这是挨拶以后，没有好好治疗的缘故。

“品莲嫂，你没有想到有个陌生人来看你吧？”

“没有。”小白菜慢吞吞地回答。

“我姓叶，是一位老太太托我来的，这位老太太好行善事，她家的大少爷很有势力。这位老太太听说你遭了冤枉，托我进来跟你谈一谈，想帮你的忙，看看能不能帮你找一条生路出来。”

“哦，”小白菜问，“这位老太太姓啥？她为什么这么好？”

“原是为了行善，要打抱不平。至于姓啥，请你不必问，因为，做这样的事，总要有点顾忌，只能私下帮你的忙。”

“怎么帮法？”

小白菜问到怎么帮法，可以视作一个愿不愿意谈下去的条件。如果回答得不能令她满意，可能就无法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想到这一层，杨大姐就不得不昧着心骗她一骗。

“我家的那位少爷，在京里做大官，势力不小，他又最孝顺老太太，只要老太太可怜你，关照一声，他一定会出力救你的性命。”

听到这话，小白菜的原显得呆滞的双眼，突然有了生气，“真的？”她说，“世界上真的还有好人？”

“好人多得很。不过，忙也要帮得上，如果你不肯说实话，想帮忙也帮不上。”

“我说，我说！”小白菜急急答道，“我为什么不说实话？”

杨大姐点点头，暗中调一调呼吸，用平静的语气说道：“我们老太太要我问几句话，第一，真凶到底是哪个？”

“真凶？”小白菜嘴角微撇，露出自嘲的苦笑，“假凶都没有，哪里来的真凶？”

杨大姐又惊又喜，但旋即警告自己，不可激动！所以仍旧用平常的语气问下去：“这样说，你丈夫不是砒霜毒死的？”

“不晓得。总归我连砒霜是啥样子都不晓得。”

“既然如此，你怎么供说，是杨乃武给你的砒霜呢？”

“县官逼我，要我说下砒霜毒杀亲夫，不是我自己供的。”小白菜将手伸了出来，眼圈也红了，“叶太太，你看，我这双手！十指连心，那种痛，到现在想起来，睡梦里头都惊醒。等绳子抽紧的那时候，县官要我说毒杀亲生父母，我也会说。”

“原来是屈打成招。那么，”杨大姐很谨慎地问，“怎么不咬别人，单单咬杨乃武呢？”

小白菜将头低了下去，显得很痛苦似的，好久，才叹口气说：“我对不起他，不过，没法子！”

“为啥呢？”

“县官问来问去，口气当中指的是杨大爷；我在那个时候，也想不起别人，只想到杨大爷。为了熬不起痛，口一滑，只好乱咬了。”

杨大姐心想，自己兄弟一定也是这样的情形，一上大刑，痛彻心扉，为求解得一时苦楚，心里所想的，只是如何答供，才能让问官满意，立刻松刑，此外都非所计。两相印证，屈打成招的事实更明显了。

“还有句话，我们老太太说，好像不便问你，不过不问就好像生了病要瞒人一样，不是件好的。所以，我还是要问，请你不要动气。”

“问好。”

“你跟杨乃武到底有没有‘花头’？”

小白菜脸一红，有些忸怩了——这就不必开口，亦知真相，但是，杨大姐还是静静地等待。

“事到如今，也不必怕啥难为情了。”小白菜突然抬一抬头，很清楚地答说，“有的！”

“我想也有的。不然，你心里只想起他。”说了这一句，杨大姐略略思索，又问，“他对你好不好呢？”

“好！”这一字之答，胜于千言万语，使人可以想象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感情不止于好，而是极好。

“既然如此，你不该害他。”

“没法子！”小白菜将头低了下去，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杨大姐立刻警惕，这是句空话。她已经解释得很清楚，自己再这样指责，无非是出于个人对杨乃武特感关切的气话，不但多余，而且很容易露马脚，让她疑心她的真实身份。

因此，她立刻改口，“是的，你实在是没法子！”她说，“不过，我就不懂，你家小大到底是怎么死的呢？”

“我不知道！”小白菜仰脸望着空中，双眼迷惘困惑，“我常常在想这件事，总是想不通。”

“怎么叫想不通？”

“如果是毒死的，总有人下毒手，那个人是谁？小大为人懦弱，没有冤家的！就有冤家，当面欺侮他，他也会忍，用不着下这样的毒手。”

“照这样看，决不是毒死的。”

“那么是病死的？”小白菜说，“他有流火的老毛病，发起来也会发寒热。不过没有那样厉害。再说，验尸的时候，说尸身发青，嘴里、鼻子里都是血，又是哪里来的？”

这一层矛盾，杨大姐也无法解释。不过，她另有第三个想法，“会不会是无意之间中的毒？”她说，“吃东西不小心，会中毒。不是说，那天他路上吃了两个团子，走到半路上就吐了。”

“是啊！说不定是团子里的毛病。”小白菜起劲地说得这一句，神色突然又变为沮丧，“现在也没法子去弄得清楚。说也是白说。”

杨大姐同样地感到沮丧，不过，她的感觉不能摆在脸上，而且要想出话来安慰她。

“只要是冤枉的，总归可以想办法洗刷。”

“想什么办法？”

这就谈到要紧关头上来了。杨大姐也还不懂如何才能翻案，这是不能胡说的事，否则不但于事无补，且要防到小白菜拿她的话当真，惹出意外的枝节来，将事情越搞越坏。

于是，她想了一下答说：“老实说，什么办法，我不知道。不过，我把你的话告诉了我家老太太，她一定会找人来想办法。那时，我再通知你。”

“叶太太，你怎么样通知我？”

“你看，我今天怎么进来的？”杨大姐说，“我人都进得来，送个信给你，难道办不到？”

小白菜深深点头，“谢谢你！叶太太。”她展齿而笑——这是她进监狱以来第一次笑，当然，杨大姐也是第一次见，觉得妩媚非凡，心里不由得就喜欢她了。

这副模样，真个“我见犹怜”，杨大姐因而浮生一个疑问：如果自己是男人，有这么一段私情，当然难解难分，割舍不下，而她又是有夫之妇，无法做一对长久夫妻，那时自己怎么办呢？

转到这个念头，口中便问了出来：“你对杨乃武很好，杨乃武对你，想来也不错。可是，你是有丈夫的，杨乃武也有太太，你们是不是就这样偷偷摸摸一辈子？再说，杨乃武是新科举人，还要进京赶考；中了进士，马上就会做官，或者在京里，或者在外省，照规矩决不会再做本乡本土的官。照这样看起来，连偷偷摸摸也办不到了。”

“唉！”小白菜长长地叹口气，“这些话也不必去说它了。”

“怎么呢？”

“提起来，像一场梦。不，”小白菜紧接着说，“一场梦没有做成就醒了，醒过来才知道自己下了油锅。这是从哪里说起！”

“不！你还是要说，说了对你的案子有好处。”

小白菜不作声，脸上有一种特异的表情，痛苦迷惘之中有隐隐的喜悦，仿佛回味甚甘似的。杨大姐看得出来，她是在回忆与自己兄弟在一起的日子。

“叶太太，你不要笑我贱。我跟杨大爷是有约的，等他中了举人，

就要娶我回家——”

“有这样的约？”叶太太不觉失声，旋即省悟，这样抢着问话，过分关切，容易露马脚，因而赶紧保持平静的神态。

而小白菜已有些觉察了，“叶太太，”她问，“你不相信？为啥不相信？”

“我没有不相信。不过，我不明白，你丈夫肯放你吗？”

“我始终没有跟他说过。不过，杨大爷跟我都打算过，事情不难，可以成功。”

“你们是怎么打算的呢？”

“我婆婆是个媒婆。她应该晓得，小大跟我不配，我们这桩亲事，当初原是配错了的。我婆婆心里也知道，我做葛家的媳妇，做不长的，杨大爷的打算是，多出聘金，让小大另娶一房。只要聘金出足了，我婆婆一定会答应。再说——”小白菜没有再说下去。

“再说什么？”杨大姐紧追不放。

小白菜略一迟疑，终于说了出来：“再说举人老爷的势力，又不同了！我婆婆在这一点上，总也要顾虑，不会故意为难。”

“嗯，嗯！”叶太太心想，自己兄弟如果有此打算，总要跟弟媳妇先说明白，却又何以始终未听见说起？

“叶太太，”小白菜又开口了，“这件事真是冤孽！想想也要怪杨大爷不好。”

“噢，他哪里做错了？”

“如果早接我到家，不一定要等中了举以后，那不就没有这件天大冤枉的祸事了？”

谈到这里，只见笑面虎在窗外闪过，与杨大姐打了个照面，眼色与手势中都表示，谈得够久了，应以尽快结束为宜。

因此，她就不能再谈与案情没有直接关系的话了，可是要紧的话，想起来亦很多，只能挑最有关系的谈。“品莲嫂，”她说，“我一定劝我们老太太，尽量帮你的忙，不过，有几件事，要请你心里先有个数。”

“哪几件？”小白菜坐一坐正，是很用心听的神态。

“第一，你这件案子，跟杨乃武是分不开的！你有生路，他亦有生路，他如果受了冤枉，你的冤枉更加不容易洗刷。这一点，想来你总知道？”

“是的，我完全知道。”

“那就好！”杨大姐紧接着说，“这件案子要翻，或者要从杨乃武那里翻起；不过他一个人翻没有用，要你跟着一起翻，两下对得上头，翻起来才有力量。”

小白菜点点头，睫毛很快地眨动，想了一会儿问道：“我跟他的话，怎么才接得上头呢？”

“说真话就接得上头。”

“说真话就接得上头！”小白菜摇摇头，“他们不相信的！说真话没有人听。”

“不说真话，根本没有希望翻案。”杨大姐又说，“这一层，你心里先有个数就是。到那时候，应该怎么说法，我再想法子来通知你。”

“一定！”小白菜立即接口，“一定要通知我。”

“第二，我们今天见面，照规矩是绝对不可以的。所以你不管在什么地方，跟什么人，都不能露口风，说我跟你见过。”

“我知道。这一点轻重关系，我懂。”

“还有，跟人谈话，也不可以吐露。譬如说，你跟人谈起这件案子，不小心会说一句：我听人说，怎么样，怎么样，那就露马脚了，因为你在这里是什么外面的人都不能见的，人家就会问你，你是听哪个人说？这一来，你不是没法子回答了吗？”

“嗯，嗯！”小白菜连连点头，“我懂了，我懂了，我总小心就是。”

“还有，万一我私下来看你这件事被发觉了，上头要查问，说你有没有跟一个叶太太见过面，你怎么说？”

小白菜反问一句：“叶太太，你要我怎么说？”

“你要一口咬定，没有这回事。”

“好的！”小白菜说，“你亦是好意，我不能害你。”

这句话对杨大姐来说，是绝大的安慰，一方面觉得她本性善良，颇识好歹；另一方面觉得她很听话，事情看起来又多了一两分希望。

“就这样了！有机会我再来看你。”说着，杨大姐站起身来。

“叶太太，”小白菜拉住她说，“我拜托你一件事，带句话给我娘，请我娘不要牵记我，就当从没有生过这个女儿！”一面说，一面她的眼圈就红了。

杨大姐于心不忍，但又感觉到很为难。想了一下，决定说实话。

“品莲嫂，这可对不住了。”杨大姐脑筋很清楚，“你想想，我要带了这个口信给你娘，你娘问我，口信是哪里来的？难道我好说，我私下跟你会过面了？”

想想不错，小白菜只好含泪点点头，作为罢论。见此光景，杨大姐大为不忍，心想得要对她有所慰藉才好。

“这样，”她说，“口信是无论如何不能带的。不过，我自己，或者托人，总去看看你娘就是。听说你娘家境况不好，我请我东家老太太送你娘家几两银子。”

“谢谢，谢谢！”小白菜感动地说，“真是雪中送炭！”

回到长泰客栈，杨大姐在杨恭治与詹善政心目中成了一个了不起的英雄。不过英雄伟绩，却不能公开宣扬，只有私下谈论。即便如此，犹须防到隔墙有耳，一听到外面有脚步声，立即停止。这样断断续续，一直谈到黄昏，才将入狱经过说清楚。

可是，杨、詹二人却不知她此行有收获。固然事实真相，能够了解的，都了解了，但与猜想比较，并没有增加多少。葛品莲的死因依旧不明。此外，倒是有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发现，原来杨乃武与小白菜已有藏娇之约。然而这一事实，对翻案并无用处，如果让问官知道了，反而会坐实了“恋奸情热”四个字，于杨乃武、小白菜更为不利。

细想一想，无论如何算是个安慰。第一，杨乃武的确没有谋杀葛品莲，他决不是如外间传说形容的，那种无恶不作的坏人；第二，既未谋杀，就是冤枉，总可以想得出为他申冤的法子。

“回去过了年再说。”杨大姐说，“我们吃亏的，是没有一位大人先

生可以帮我们的忙，譬如京里就找不到路子。我想，现在案子到了刑部，能够托托人到刑部去打点打点，先拿案子拖下来，这里就好慢慢想办法了。”

“我也是这么想。”詹善政说，“在杭州这么多时候，我也常常在茶坊酒肆听人谈这件案子。起先，大家众口一词，提起来总说杨某人该杀！最近这个把月，论调好像不同了。杭州人是‘杭铁头’，性子直，是非分得很清楚，我们不妨想想办法，能够拜托杭州的大绅士出面申冤，事情就有挽回的希望。”

这番话，杨大姐颇为注意，“你说，”她问，“大家的论调，怎么不同？”

“有人说，杨某人平常不安分，诚然不错，不过，就事论事，不可一概而论。功名大事，进京会试有许多琐琐碎碎的事情要料理，哪里会有工夫做这件事？杨乃武既然深通律例，脑筋过人一筹，莫非对这一点是非轻重缓急都分不清楚？”

“这话说得很透彻啊！”杨大姐很兴奋地说，“我们倒请教请教内行看，是不是就拿这些理由写在状子上，由亲人出来告？”

“是的！”杨恭治说，“如果我可以出面，就我来告状申冤。”

“谁能出面，谁不能出面，大清律例上都有规定的。”詹善政提议，“我们该当专门请一位讼师，或者到绍兴去请一位做过刑名师爷的人，来办这件案子。”

“是啊！”杨恭治也附议，“当初我也这么说过。只为一时找不到够资格的人，如果请的人不在行，白花钱是小事，误了事情可不得了。如今，我看李景山、郑兴都很热心，不如请他们举荐一位。”

杨大姐接纳了他们的意见。当时商量决定，她在杭州再多留半天，应该向郑兴去道谢致意，顺便商量这件事。如有结果，留下詹善政在杭州接头。

于是第二天上午，备了两色水礼，又去拜访郑兴。昨天在监狱中说话不便，此时方将与小白菜会面经过，细细告诉了郑兴，最后方始道明来意。

“要讲讼师、代书，我认识的不晓得多少。不过，本事都有限，户婚之类的小官司，不妨请教他们，这桩官司太大了！没有一个人挑得起

来，就算挑得起，不一定有把握，花费倒是决不会少。我们总算有缘，我不能不替你们打算打算。这样，有位老先生，你们不妨去碰碰看。”

郑兴举荐的一位老先生，名叫邹观生，早年一直在北直隶游幕，精通刑名，谁知偶尔疏忽，判牍上一个字的出入，将一桩盗案中不该死罪的从犯，定了绞罪。而这名从犯是三代单传，这一处死，他家便绝了后嗣。不久，邹观生老妻病殁，独子夜行遇盗，不幸丧命。邹观生认为是作孽的报应，心灰意冷之余，辞幕回乡，在西湖上出茶叶的龙井隐居。他跟郑兴是酒友，一个月总有一两次，不是他进城来访，便是郑兴携樽就教，盘桓竟日，交情很深。

“这位邹先生平时不谈刑名，不过到酒吃得差不多了，你不问他，他亦会谈他平生办过的得意案子。帮人打官司，当然更谈不到，所以要碰你们的运气。如果他肯帮忙，案子或许有点希望。”

“是的，我想有郑头的交情在那里，邹先生一定肯破例的。郑头，”杨大姐问，“你看是登门去拜访邹先生呢，还是摆桌酒请他？”

“摆酒倒不必，你们抬一坛好酒去，算是我送的。”郑兴说道，“论我跟他的交情，要请他出来帮人打官司，也还办不到。不过，邹先生喜欢打抱不平，看这桩案子太冤枉，或许肯伸手来管。”

说着，郑兴找张红单帖，提笔写了自己的名字，上面注明邹观生的地址，交了给杨大姐，关照要一早去，晚了恐怕他去东到西，不知到哪个寺里找和尚下围棋去了。

杨大姐持了这张帖子回到长泰，即时备办了一罐五十斤重的陈年花雕，嘱咐杨恭治、詹善政第二天一早去访邹观生，倘或不在，就在那里坐等，定要见到为止。说完，她动身赶回余杭去了。

詹、杨二人寻到地方，已经近午时分，但见小小一座瓦房，双扉紧闭，门上一把大锁，邹观生不在家。

“怎么办？”杨恭治问，“得找个地方去歇脚，回头再来。”

詹善政的鼻子很尖，向空使劲嗅了两下说：“等等，让我来仔细看一看。”

他从屋前绕到屋后，炖肉的香味愈浓，而且毫无疑问地出自双扉深锁的这座屋子中。既然如此，邹观生就一定会回来吃午饭，稍等一会儿，便可相见。

不久，从竹径中出现一位清癯老者，手里提着一把锡制的酒壶，缓步而来。看那气度，十之八九可以断定，正是他们专程来访的人。

果然，等那老者从大襟上摘钥匙要去开门时，詹善政上面拱拱手问道：“老先生贵姓是邹？”

老者将他打量了一下，点点头说：“不错，我姓邹。尊驾何人？”

“敝姓詹，这是舍亲，姓杨。我们俩受了臬台衙门郑头儿的委托，特地给邹老先生来送酒。”

邹观生抬眼望去，一坛酒已由脚夫抬到面前，不由得欣然色喜，但随即正一正颜色问道：“你们两位是郑兴的朋友？”

“是的。”

“这坛酒真的是郑兴托你们送来的？”

“真的。”詹善政说，“邹老先生隐居在此，不闻外事，如果不是郑头委托，哪能寻得到此？你老人家看，这是郑头亲笔写的地址。”

邹观生真的接过字条来看了看，“笔迹不错。不过，他自己为什么不来，要托你们两位？”他说，“两位跟我说实话，可以商量。”

“是！”詹善政向杨恭治看了一眼，决定说老实话，“实不相瞒，有点很急的事，要请邹老先生指点迷津。郑头说，邹老先生生来侠义心肠，喜欢打抱不平，叫我们尽管来，不会碰钉子。”

邹观生笑了，“我就知道郑兴的这坛酒不容易喝。好吧，”他说，“进来再说。”

开门入内，詹、杨二人开销了脚夫，转身看时，邹观生人影不见；等了好一会儿，才见他从堂屋后门闪了进来，一只手提壶，一只手拿着一只小铜勺说：“我们一面喝酒一面谈。”

于是詹、杨二人帮他打开酒坛上的泥头，邹观生小心翼翼地满一壶酒，招招手，往后走去。

两人跟进去一看，一张白木方桌上，已摆了三副杯筷，一砂锅的红烧肉，一大碗冬腌菜。另外有个火盆，上支铁架，坐着一个烧饭的铁锅。主人既然如此洒脱，客人也就不必说什么谦虚的话，只静静地站着，看邹观生烫酒。

“请坐！”邹观生斟着酒说，“有事请说。”

两人坐了下来，向邹观生敬了酒，詹善政才指着杨恭治说：“邹老先生，他的堂兄，也就是家姐丈，是这三个多月来，人人在谈的人物：杨乃武！”

“噢，是为这件案子。”

“是的。”杨恭治说，“家兄沉冤莫白，要仰仗邹老先生救他一救。”

“这件案子的底细，我还不大清楚。”

这是一种准备保留态度的说法，如果不愿帮忙，就可以在听完案情之后，找出理由来推托。詹、杨二人虽都还年轻，但这几个月奔走杨乃武的官司，饱历世态，已深谙人情，知道杨乃武这一案轰动全省，人人皆知，邹观生的回答，另有作用，所以不谈案情始末，只极力为杨乃武辩冤，反复强调，杨乃武绝无谋杀葛品莲之理，以及出事之日，杨乃武根本不在城内，可以找许多人作证。

邹观生听得很用心，到紧要之处，甚至停杯不饮，深深注视，听完之后，又沉思了好一会儿，方始开口。

“我亦看出这件案子，有许多不妥的地方，如今听两位一谈，真正是奇冤！就事论事，恕我直言，杨举人自己深明律例，颇擅刀笔，应该想得到，此案关键，在葛品莲的死因，倘为毒死，则下毒何人？应该不避小嫌，挺身而出，既为自我洗刷，亦为死者申冤。当时以他新科举人的身份，作此堂堂正正的表示，贵县刘大令，又何敢为此草菅人命？”邹观生停下来喝口酒，抹抹嘴又说，“我想，杨举人必是因为与小白菜有了暧昧，衾影自惭，不敢出头。语云：‘无欲则刚’，有此私欲，刚强不起来，以致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看起来士君子敦品励行，才真是明哲保身之道。”

这番义正词严的议论，不能不让詹、杨二人心服，而也因此更有信心，觉得邹观生能有此高人一等的见解，就必有高人一等的手段。所以，杨恭治很诚恳地说：“邹老先生分析事理，实在精到，对家兄责备得极是。不过，家兄形迹不检，遭此惨遇，至今为止，亦已足够警惕世人。还求老先生无论如何指点一条能够平反的途径。”

“难，难！”邹观生大摇其头，“所谓积重难返，一错、再错、三错，从县到省一路错下来，如果不是错到底，由余杭县知县到浙江巡抚，都有极重的处分。两位请想，那些官儿为了自己保前程，还有个不

合起来尽力维持原判的？一人一家之力，怎么斗得过他们？”

听得这话，詹善政与杨恭治的心都往下一沉，容色惨然，相顾无语。

“事缓则圆。”邹观生歉意地为客人斟酒，“两位先宽宽心，慢慢想法子。”

“哪里还能慢，还能缓？”杨恭治说，“京里公事一到，命就不保了。”

邹观生一愣，然后摇着手说：“不，不！决不会这么快，这是逆伦重案，部里格外慎重，就算不驳，专折奏准，已在秋审截止期限以后，起码可以活到后年。”

听这一说，杨、詹精神一振，“是啊！”杨恭治说，“常常听人提起秋审、秋审，到底怎么回事，请你老教教我们。”

“是这样，”邹观生慢条斯理地说，“凡是秋后处决的案子，在刑部另有处置，专设一个部门，名为秋审处，调各司的能员，充任总办、会办。大致八位，号称‘八大圣人’。”

杨恭治突然出现了兴奋的神态，“照此看来，”他说，“家兄的冤枉一定可以昭雪的了。”

“这，”邹观生诧异地问，“何以见得？”

“你老不是说，刑部秋审处的八位官儿，称为‘八大圣人’吗？既然是圣人，做的事就决不会有一点错。而况‘圣人’有八位之多，还怕不能平反冤狱？”

邹观生不觉失笑，“杨兄，你误会了！”他接着解释，“叫他们‘圣人’不是恭维他们做事不会错，是说他们专横，他们所定的结果，不能更改，不能驳回，就好比圣人说的话不会错。”

杨恭治爽然若失，但仍有些不大相信：“莫非他们的上官也不能改他们所定的结果？”

“差不多是这样。”邹观生回到正题上，“秋审的结果，分为四种：一种叫“情实’，丝毫没有可以宽容之处；一种叫‘缓决’，凡命案、盗案的共犯，虽然都是死罪，从犯总应该稍微减轻些，往往改为‘缓决’；一种叫‘可矜’，查察案情，其中有迫不得已之处，可资矜怜；还有一种

叫‘留养’，独子犯死罪，而老亲年在七十以上，或者是节妇守节二十年以上，只靠这个儿子，都可以申请留养。这四种改判的结果。由秋审处一一注明，到了霜降之前，呈请钦定，就叫‘勾决’，情实者当年秋后处决；‘缓决’及‘可矜’仍旧关在监狱里；‘留养’则打一顿板子，枷号两月释放。”

邹观生一口气说到这里，有些累了，杨恭治等他歇一歇，缓过气来，方又问道：“那么，这跟家兄定罪的期限有什么关系呢？”

“这就要谈到秋审的截止期限了。如果不划清界限，漫无标准，前后必致混乱。这个截止期限，以各省离京城路途远近而不同，过远省份，截止前一年封印为止，换句话说，今年十二月二十封印以前定谳的案子，归入明年秋审；以后的案子，就得归入后年秋审。浙江的限期，是二月初十，以刑部奏准之日为准。令兄的案子如果在明年二月初十以前，还没有由刑部奏准，就要拖到后年秋审再说。”

听此一说，杨、詹二人无不宽慰。不过詹善政对律例比较在行，细想一想，还有疑问：“这件案件，果真冤枉到底，小白菜当然是凌迟处死，家姐夫恐怕亦会落得个斩立决，那就跟秋审扯不上关系了。”

“凌迟跟斩立决的罪名，亦有归入秋审案内，秋审处主办，三法司会审题奏的。小白菜大概靠不住，令兄我想最糟糕亦不过判一个斩监候。命案跟盗案不同，盗案是害及大众，再则怕江洋大盗暗中勾结同党，越狱劫狱，关在那里，提心吊胆的不大放心，不如立时斩决，既绝后患，又昭炯戒。像寻常命案，何须如此？我看，还不要紧，如今已是年底，二月初十的限期，不过一个多月的工夫，刑部不见得能在这个限期以前，定谳奏准。”邹观生又说，“你们真的不放心，不妨派人到京城里去打听打听。”

“是的。”詹善政答说，“我们本来也有这样的意思。”

“如今是个机会。”一直神态平静的邹观生，忽然变得有些兴奋了，他问，“杨举人有没有交情深的同年？”

“你老是问，在新科举人当中，有没有比较好的朋友？”

“对！就是这话。”

“我想总有的。不过，要问过家姐才知道。”詹善政紧接着说，“有便如何？”

“开年是会试的年份，新科举人都要进京，有的已经走了，没有走的，元宵之前，一定动身。会试的举子，力量很大，他们到了京里，很可以帮帮令亲的忙。”

“是，是！”詹善政与杨恭治同声答应，用期待的眼光催促他说下去。

“这个忙帮起来不费事，只要拿这件案子不合情理，显而易见冤枉的地方，在京里说一说就可以了！”邹观生又说，“这件案子，浙江已经轰动，京里当然亦有所闻。同乡京官见了面就少不得都会打听，如果十个有六七个说杨某人冤枉，同乡京官自然会主持公道。这时候，情形就会有变化了！”说到这里，邹观生陶然举杯，显得颇为得意似的。

光是这副神态，对来访的客人，便是极大的安慰。詹善政提壶替邹观生斟酒，杨恭治夹了一大块肉放在他面前，笑嘻嘻地说：“你老先用点菜，压压酒。”

“这个变化有两种，不过结果是一样的。第一种，有人会跟刑部的官儿——大到堂官，小到司官，提醒他们此案要慎重；第二种，有言官会出面说话。”邹观生紧接着说，“这件案子如果能翻，照我看，言官的关系很重要。”

“是！你老再说下去。”

“言官闻风言事，根据浙江举人的舆论，就可以上奏。不但如此，哪怕刑部奏准，维持原案，言官一样也可以奏请重审。”

“噢。”詹善政不信似的问，“言官有那么大的力量？”

“当然有。”邹观生为他们解释，“言官有两种，一种是御史，就是大家都晓得的‘都老爷’；另外一种叫‘六科给事中’，照六部来分，职掌封驳——”

“慢慢！邹老先生，”詹善政打断他的话问，“请你再说一遍，职掌什么？”

“职掌封驳。照规矩来说，皇帝的上谕，到了六科给事中那里，如果认为不合规制，或者有错，就可以将原旨封还，请皇上再考虑，这叫封驳。”

“啊，啊！我懂了。你老的意思是说，皇帝不该准刑部的奏而准了，六科给事中就可以给皇帝来个驳回。是不是？”

“大致是这个意思。”邹观生说，“总之刑科给事中，对这件案子可以说话。”

不过话虽如此，一经明降上谕，再奏请收回成命，事情就比较吃力了。所以邹观生以为能尽早设法，央请言官，如都察院的监察御史、六科给事中；或者有言责的翰林——翰林如兼“日讲起注官”，即可专折言事，名为言责，实为言权。倘或这些受人尊敬的京官，肯出面来管这件事，不仅皇帝要虚心纳谏，刑部亦就更不敢马虎了。

詹、杨二人，连连称是，衷心接受了邹观生的指点。不过，这件案子要从多方面进行，求人之外，亦须求己。在浙江来说，这一案事成定局，要翻就得到京里去翻。那是怎么个翻法呢？

“告御状这件事非同小可。”詹善政说，“也要请邹老先生指教。”

“‘告御状’是俗称，正式的名称叫作‘京控’。这是所谓‘越诉’，限制很严，倘或不照规定，徒劳跋涉，还耽误了事机，不可不弄个清清楚楚。我拿《会典》给你们看。”

《大清会典》刑部这一部门，有很清楚的记载：“凡词讼惩其越诉。”下面的注解是：“军民陈告词讼，自下而上，先赴州县衙门具控，倘事款妨碍本官，不便控告，及审断不公，须于状内将控过衙门，审过情节，开载明白，赴该上司衙门呈告，再有屈抑，方准来京呈诉。”

“你们这个条件是符合的，就是说，浙江顶高的衙门，巡抚那里审下来，仍旧觉得冤枉，可以到京里控告。不过，也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是‘令其出结，如已在本省各衙门呈告有案，方与勘问；如未经在本籍具控，或现在审办未结，遽行来京诉告者，交部讯明，先治越诉之罪，仍将该犯解回本省，令督抚等秉公审拟题报。’这个条件，你们是有的。难的是第二个条件。”邹观生说到这里，沉吟不语，仿佛在考虑杨乃武这一案的第二个条件够不够。

“邹老先生，”杨恭治忍不住问，“请教第二个条件是什么？”

“第二个条件是案情内容，如果京控的呈词，与原案核对，‘只小有异同，无关罪名轻重者’，就不再审理，翻控的还要治罪，非要‘与达部案情，迥不相符，而又事关重大者’，方能受理。”

“这个条件也是合的。”詹善政说，“浙江报部说杨某人谋杀，其实没有，这就是与案情全不相符。人命案当然事关重大。”

“你的话不错。不过，空言无法为凭，怎么能找出有力的证据来，很值得研究。”

“是，是！这将来还要仰仗你老。”

“老先生，”杨恭治接着问，“京控准了，是不是部里重新审？”

“不一定，照《会典》的规定，有三个办法，一是由刑部提全案来审，二是发交督抚审办，三是由京里特派钦差大臣到该管省份去审。这三个办法，请旨决定。”

谈到这里，听得有人敲门，是邹观生的至亲从城里来访，胞侄、外甥带着孩子与过年的食物，小屋中顿时热闹非凡。见此光景，詹善政与杨恭治不便久留，相偕告辞。不过就这告辞的片刻，亦还有许多话，再三道谢，也再三重托，而且再三订约，不是年内，亦必在年初五以前，还要来访。邹观生也是跟这两个年轻朋友，一见投缘，满口地答应了。

两人回到城里，大感兴奋。彼此都有一种感觉，杨大姐入狱的结果，不过在心理上得到安慰，于案子究有几许效益，却还看不出来；唯有跟邹观生的这一番深谈，倒确是开了一个柳暗花明的境界。这一遭遇，是个极好、极难得的机会，必得切切实实地把握住。

“恭治兄，”詹善政说，“想大姐是个女流，劳她抛头露面，我不知你心里怎么想法，我可是很难过。现在既有这样一条路子，我们不可轻轻放过！”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杨恭治说，“以我的意思，我们不必回余杭过年，过年这几天跟老郑、邹老先生泡在一起，拿京控这件事办好了它。你看如何？”

“好！我赞成。”詹善政说，“不光是跟郑、邹两位泡，我们还要找路子，看进京会试的，有没有熟人可以辗转拜托，请他们在京里代诉冤屈。”

辗转托人当然办得到，然而非钱不行。这一，大正月里，登门拜访，少不得要带礼物，有求于人，则这份礼物，又非寻常酬酢，点到为止可比。

第二，新年家家有赌局，不是牌九，就是摇摊。遇上了少不得随和凑兴，甚至要特意输几文，作为应酬，这笔赌本，只能多带，不能少带。

第三，托进京的举子，代为申诉冤屈，当然要送程仪。如果家境过分清寒，盘费至今尚无着落，出手更得大方。助人成行去取富贵，这是雪中送炭的大人情，受者感恩图报，自然格外出力。

这样一算，当务之急，还是得回余杭去凑钱。詹善政自告奋勇，去走一趟，这在杨恭治自是求之不得。约定两天即回，而在这两天，杨恭治便在杭州打探路子。

赶回杭州，已是“小年夜”了，不过总算不虚此行。詹家为支助至亲急难，以高利借到一笔银子，总数五百两，尽数让詹善政带到杭州来了。

“我托人介绍，认识一个姓陈的。”杨恭治说，“他也认识乃武，谈起来很同情。此人进京，还差点路费，为数不多，大概三四十两银子。我因为不知道你能凑到多少，不敢先许人家。现在，你看怎么办。”

“姓陈的为人如何？”

“看来像很热心。”杨恭治说，“我听人说，此人笔底下很来得，今科必中。”

如果会试必中，就更值得结交，因为中了进士，无论点翰林或者分发到六部任职，都是京官，帮忙的日子正长。所以詹、杨二人，当天就带了节礼，冒昧登门，这是慕名拜访。

这个姓陈的新科举人，单名一个丹字，平日替人做些应酬文字，博些菲薄的润笔为生，人入中年，家累极重。中举以后，自然有至亲好友，帮衬上京的盘缠，怎奈时运不济，妻子儿女一个接一个患病，亲友的帮款，都耗费在医药上头了。眼看一年将尽，春闱日近，而上京的行装，尚未备办，心境自然不佳，哪里有心思来应酬生客？只看在四色节礼的分上，强打精神而已。

“听两位的口音是余杭？”

“是！”杨恭治答说，“家兄与陈先生同榜，我们余杭县，今年只中了家兄一个举人。”

“啊，啊！噢——”

陈丹的尾音拖得很长，声调也很怪，表情更为复杂，惊异之中，有着卑薄、厌恶之意。杨恭治与詹善政看在眼中，难过在心里。

不过，类似的遭遇，并非第一次，若是不相干的人可以视而不见，对陈丹，当然非做有力的解释不可。

“家兄是冤枉的！”杨恭治一个字、一个字毫不含糊地说，然后又指一指詹善政，“这位詹兄，跟家兄是郎舅，请他拿家兄的冤枉，向陈先生诉一诉。”

杨恭治这样做法，出于两个原因：第一，詹善政的口才比较好；第二，杨乃武有些许荡检逾行，以及为士林正人君子所齿冷的行为，以他做弟弟的身份，很不便说，而詹善政到底是外姓，比较不大碍口。

了解到这层意思，詹善政认为要“先说坏、后说好”，才能改变陈丹的意见，“杨乃武是我姐夫，虽然是至亲，我亦不能不批评他。乃武平时喜欢耍刀笔，过分的地方当然也有，可是替人费心费力，甚至自己赔开销代打官司的事也不少。”他说，“至于这一案，决不敢瞒陈先生，乃武与葛毕氏有暧昧，事并不假，而且也有嫁娶之约——”

“慢慢，”已听出兴趣来的陈丹，打断他的话说，“一个有夫之妇，一个有妇之夫，如何谈得到嫁娶之约？”

“所谓嫁娶之约，是纳葛毕氏为小妾，双方已有成议，等乃武发榜以后，如能侥幸，设法跟葛品莲的生母沈媒婆谈判，出一笔聘金让葛品莲另娶。说得难听些，是拿葛毕氏买进来，这一点，家姐也同意的。”

“嗯，嗯！”陈丹的脸色和缓了，“照此说来，似乎不必出此下策。”

“就这话啰！”詹善政立即接口，“发榜之后，陈先生知道的，种种应酬，忙得不可开交，还要打点进京会试，真恨不得一天能化做两天。请想，乃武哪里有工夫干此不急事务，何况是共谋杀人，事先要经过细心策划，密切联络，更不是在这种时候所宜做、所能做的事，其为冤枉，不言可知。”

“然则男女两方的供词，何以又完全相同呢？”

“‘三木之下，何求不得？’葛毕氏已经信口乱供了，乃武如果不肯承认，或者话跟葛毕氏不符，恐怕早就丧命在严刑之下了！”

“这就是所谓‘锻炼成狱’。”陈丹说，“请你把全案经过跟我谈一谈。”

听完始末经过情形，陈丹的感想完全改变了。对于刘锡彤的颟顸，还觉得情有可原；唯独对陈鲁的专横武断，草菅人命，痛恨之情，溢于

言表。这也难怪，陈鲁住在杭州，专门与士林作对，陈丹早就对他不满了。

“两位的来意，我已尽知。照这样的情形，我如果到了京里，自然要替同年讼冤。不过，明天就过年了，而且，”陈丹不愿细谈自己的困难，停了一下，含含糊糊地说，“我自己也很忙，只能量力而为。”

“是，是！就这样已经承情不尽了。”詹善政看着杨恭治，以眼色征询意见。

所要询问的，就是帮陈丹凑进京会试盘缠的话，要不要说出口？杨恭治立刻微微地摇头，表示不说为宜。

告辞出门，两人一路走，一路研究。杨恭治说了他的看法，陈丹似乎是个有骨气的人，不肯随便接受他人的资助。倘或冒昧从事，陈丹可能会觉得是一种侮辱；或者口虽不言，心中认为要避嫌疑，对为杨乃武讼冤之事，绝口不提，岂非弄巧成拙。

詹善政亦以为然，“不过，”他说，“看境况，他确有困难，如果能够不伤他的自尊心，而能够做到雪中送炭，将来得他的益处，一定不少。”

“是啊！此人热心正直，不管闲事则已，要管定会出力。”

研究结果，想出两个办法，第一，话先说明白，知道他会试川资尚无着落，愿意相借，问他的意思如何；第二，托词请他带一笔钱进京，转交某人，其实就是让他先用了再说。

“这两个办法用哪一个，要临时看情形。”杨恭治说，“要做，事不宜迟，此刻就翻回去，才见得我们有诚意。”

“好！”詹善政想了一下说，“我有个说法，走！”

回陈家，再次求见。陈丹出现，脸色不甚好看，倒不是因为厌恶来客，而是刚与他胞弟吵过一场架。

“实在不安之至，到此刻还来打搅。”詹善政低声下气地说，“有件事，想来请教陈先生，我带了一笔款子，是预备京控用的，摆在手边，一时没有用处，想放出去，不知道陈先生有没有路子？”

这话太冒昧了，“老兄，我们初交。”陈丹问说，“你怎么托我这样的事？”

这话问得很深刻，但詹善政倒恰好有话，必得有这样看来难以回答的一问，才能以话答话说出口。

“陈先生的话错了！我们倾肺腑相告，等于以生死大事相托，是这样的情形，银钱小事，就算不了什么了！”

陈丹对这话很满意，也有些感动，不自觉地将彼此的感情拉近了，心里对初交所常有的顾忌，也大为减少了，想一想问道：“你有多少款子要放？”

“二百两银子。”

“放到什么时候，利息多少？”

“想放到明年端午，利息好说。”詹善政答道，“既然拜托陈先生，利息多少请陈先生做主好了。”

“你做事情倒很爽快。”陈丹问说，“款子是不是现成？”

“是的。”

听到这里，陈丹愁怀大放。原来他刚才与他胞弟口角，就是为了一个钱字。他家有块祖遗的田地，是兄弟俩的公产，陈丹进京会试，想卖这块田作盘缠，做兄弟的不能耽误兄长的功名，勉强答应了。

可是，卖田也不容易：有的是价钱不合，卖主不肯卖；有的是知道陈丹的这位老弟很难惹，怕将来有纠纷，“有钱不置懊恼产”，是买主不肯买。就这样拖到年近岁逼，越发难以脱手，因为年关脱货求现，是所谓“杀年猪”，价钱决不会好。

兄弟争执的关键，就在价钱上头，陈丹因为事实所逼，唯有忍痛牺牲；而做弟弟的却以为吃亏太大，坚持不肯，认为最好借一笔债应急，等过了年再卖，比较划算。

如今照詹善政所说，恰好解决了他的难题。考虑了一会儿，说道：“詹兄，你这笔款子，我替你做个抵押，限期四个月，利息照钱庄的拆息，你看好不好？”

“怎么不好？好极。”

“那这样，我们今天就立个单据，田契抵押，要等开了年才能办，我当老兄的面交代舍弟。”

“陈先生，陈先生，”詹善政打断他的问话，“这笔款子是哪位用？”

“老实奉告，我用。”

“既然陈先生你用，就不必要什么抵押了。”

“不，不！一定要。”陈丹急忙摇手，“这里头有个道理。”他沉吟了一下，“说起来有些难为情，不过我不能不说。”

原来陈丹的用意，非做抵押不可，乃是拘束他的弟弟，非卖这块田来还债不可。不然，到时候这块值三百两银子的田地归对方承受，就吃亏了。

“真是，有时候自己骨肉，反而不及朋友，说起来惭愧。詹兄，你如果不愿这么办，我不敢借这笔钱，因为到了期限，舍弟倘或仍旧跟我扯皮，我拿什么来还？”

“既然有这样的曲折，我遵命就是。不过，利息就免了。”

“没有这话。”

两人谦让了好一会儿，说定只取三厘半的利息。陈丹即时入内，跟他弟弟说明白；又请了他家一位长辈来做见证，拟好一个抵押笔据的稿子拿出来给詹善政看，当然是只字不动，怎么办，怎么好。

其实，像这种契约，倒是接受抵押的一方，需要有个见证，万一将来有了纠葛，公堂相见时，才比较有利。可是，尽管陈丹这样提议，詹善政很大方地认为无此必要。这是他的聪明之处，类此情事，越少人知越好；而在表面上却又显得充分信任对方，能使得陈丹更加见情。

事情做得干净利落，当天就成契交银。陈丹不仅解决了一个极大的难题，还有一桩意外的大收获：此事居然感动了他的弟弟，觉得外人尚且如此义气，同胞骨肉反倒斤斤较量，于情于理，两皆不合。一时天良发现，当即作了承诺，只等过了年立刻卖田，了清这笔债务。因此，陈丹喜上加喜，对詹、杨二人感激不已。

其时已经很晚了，陈家当然留饭。客人欣然接受，因为借此机缘，又可作一番深谈。

“陈先生预备哪天动身？”杨恭治问。

“还早！还早！”陈丹答说，“二月初动身都可以。”

“来得及吗？”杨恭治问说。

“来得及。我算给你听，杭州到上海三天；上海坐轮船到天津两天；由天津进京，大概要四天，日子扣得准，十天工夫就够了。举人复试，总在二月下旬，从容得很。”

“是的。”杨恭治口中答应着，看了詹善政一眼。

这意思是希望他能催一催陈丹，早日动身到京，便可为杨乃武的官司谋干活动。詹善政心中会意，但觉得还不到开口请求的时候，所以没有任何表示。

这时陈丹开口了，“两位是在杭州过年？”他问。

“是。是想在杭州过年。”詹善政苦笑着说，“其实哪一天都是过年。”

这是所谓“度日如年”。陈丹便安慰他说：“人命关天，当道决不会草率从事。公道自在人心，我想，京中大老、刑部官员，一定会跟浙江会试的人打听打听。”

“正是！”詹善政乘机说道，“公道话越早传到他们耳里越好。”

这下，陈丹当然要想一想。他也愿意早日进京，就不为杨乃武讼冤，早日到京，也可以多结交些朋友，打听打听会试的情形，揣摩揣摩八股文的风气趋向，是讲究华丽还是质实，那样入闱便很有把握。无奈“长安居，大不易”，盘缠不能不打算打算。

而事实上却又不容他细作打算，因为，第一，京中物价如何，不甚了解，算亦无从算起；第二，詹善政与杨恭治的殷切目光，使他感受到一种很大的压力。

“这样，”他说，“我过了元宵就动身。”

“那，那可是太好了。”

陈丹心想，既然伸手管了这桩闲事，索性就管好它，因而盘算了一会儿又说：“我看两位亦不必在杭州过年，先回余杭，再把这桩案子的前因后果，没有注意到的细节，再好好搜一遍，务必将真相确确实实弄清楚，最好能够写下来。过了年初五，请两位到杭州，我们细细商量，怎么样着手。两位看，我这个主意行不行？”

詹、杨二人，自然听从。这天深夜回到客栈，伙计告诉他们说，有

个姓郑的来访，久候未遇，已经走了。

“姓郑的？”詹善政一时想不起这么一个人，问杨恭治说：“你有没有姓郑的朋友？”

“没有。”杨恭治问，“会不会是郑兴？”

“啊！是他。”詹善政急急问伙计，“是怎么样一个人？”

“一个蛮漂亮的后生。”

“那就不对了！”詹善政大为失望。

两人多方思索猜测，始终不明白这个姓郑的后生是什么人，只得怏怏丢开，暂且不管，商量陈丹所作的建议。

谈到这个话题，颇足以令人兴奋。杨恭治很佩服詹善政长于肆应，能有此意外机缘，实为可喜之事。至于回余杭去细搜案情，詹善政推杨恭治担任，因为他刚回去过一趟，这一次应该杨恭治回家看看；再则杨恭治也是秀才，要写这个“节略”之类的东西，他的笔下也提得起来。

“你回去不轻松，过年是谈不到了！”詹善政说，“如果年初五赶不来，初七、初八无论如何要到。我这几天在这里也还要探探路子，案子到底太大了，路越多越宽越好。”

“我知道。年初八之前一定赶到。”

因为睡得太晚，所以到第二天上午九点钟还没醒，而姓郑的却又来了。

为伙计所唤醒的詹善政，拿冷手巾匆匆擦一擦惺忪的睡眼，出屋相见。果然是个很漂亮的小后生，二十上下年纪，还是又红又白的一张娃娃脸，见人有点腼腆。

“我姓郑，我爸爸叫我来的。”

“哦！”詹善政问道，“令尊的大名是？”

“我爸爸叫郑兴。”

“啊！啊！”詹善政既惊又喜，“原来是郑老弟。来，来，请里头坐。”他扬手招呼伙计，“泡茶来！去买点心。”

将这位不速之客，延请入屋，动问来意；又说，昨晚上猜了好半

天，始终不知道来客是何许人。小郑答说：“我爸爸关照，不要对别人提起他的名字。所以我不好交代这里的伙计。”

“啊，啊，是我失迎。”詹善政蓦然意会，郑兴这样叮嘱他的儿子，当然是为了保密，看起来是有极要紧的话说，因此，他去关上了房门，方始低声问道，“郑老弟，有话你尽管说。”

小郑点点头，先问一句：“你姓杨，还是姓詹？”

“我姓詹。”

“正好，我爸爸关照，有话最好跟你说。今天年三十了，监牢里面，准许给犯人送东西进去，问问你们，是不是有吃的、用的要送给杨举人？”

一听这话，詹善政有意外的惊喜，“原说犯死罪的，不准接见送东西。”詹善政又有些失悔，“应该早早打听，早早预备的！”

于是詹善政一面招待小郑吃点心，一面抽身到对面房间叩门，将杨恭治唤醒了，告知其事。

“郑兴好像很帮忙，但也好像是故意卖情面，是另有作用的？”

“依我看，两样都有。他既然帮了忙，我们当然应该意思意思。应该怎样表示，我来看情形办。现在我跟你商量一件事，现有这样的机会，光是送点吃食进去，未免太可惜了！”

“你的意思是，”杨恭治问，“你我两个之中，想法子进去一个？”

“那一定不行！杨大姐进去一趟费好大的事，老郑负不起这个责任。我是想，可以趁此机会通个信。”

“啊，啊！这也对。”

“那么，我们分头办事，我去买吃的东西，请你赶快写信。”

这封信怎么写法，大有讲究：第一，要告诉杨乃武一些什么。第二，如何措辞，不可说得含糊不清，引起误会，但也不能不含蓄其词，以防这封信万一落在外人手中，引起意外的麻烦。第三，当然不能长篇大论，更不能照一般书信的规矩，不用称呼，不用客套，更不能用普通的信笺，得要配合传递的方法，选用适当的纸张。

因此，等大致商量停当，杨恭治写这封信很费了一番脑筋，首先是

用什么纸，就大费斟酌。竹纸、连史纸、宣纸都不合用，因为不够坚韧，易于破碎，坚韧的有一种高丽笺，却又太厚太硬，不便隐藏。想了半天，决定采用白绫。

好在离客栈不远之处，就有一家绸缎店，杨恭治不愿假手于人，亲自上街，买回一尺绫子，只裁取一寸大小的一块，然后磨浓了笔，先起草稿，再用蝇头小楷，极细心地抄在白绫上。

一切齐备，詹善政亦已回来了，备办的是一大块煮了的火腿，一大包绍兴香糕，一篮橘子，还有一块猪油糯米年糕。

“这样东西不对了！”杨恭治指着糯米年糕说，“莫非你不晓得他从不吃糯米东西？”

“我怎么不知道？就因为他从不吃，我才要送。”说着，詹善政掏出一把新买的德国小洋刀，在那块厚约五六分的糯米糕中间，很细心地开了一道口子。

杨恭治恍然大悟。唯其是杨乃武从来不吃的东西，才会引起他的注意，猜想到其中必有夹带，从而仔细检查，发现年糕中所藏的信。

“你这个脑筋动得太好了！早知道，我该多写一点！”杨恭治说，“这么大一块年糕，又有弹性，藏一大块白绫在里面，一定看不出来。”

“时间来不及，只好算了。”詹善政说，“好在开了这条路子，以后通信也容易。”

说着，他将那方寸大小的一块白绫，很细心地塞入年糕之中，在边缘上捏一捏紧，泯没了那道口子，由外表去看，丝毫不见异状。

处理停当，时已近午，杨恭治也到了预定动身的时候。因为有此意外机缘，行止似乎有重新考虑的必要。可是，这时候无法与詹善政商议，只说：“我想陪你一起去。作兴里头有啥要紧话传出来，我好带回去余杭。”

“会不会有话传出来，很难说。就有，也不会是今天。我看你还是趁早赶回去吃年夜饭的好。”

说到吃年夜饭，杨恭治不由得伤感。江浙人家，最重这年三十合家团聚的一顿晚餐，若有远人未归，往往守候至午夜。想到杨乃武家今宵触景生情，格外凄凉，他反而更坚持了。

“不！”杨恭治说，“能够有个好消息带回去，这顿年夜饭方能吃得下。就算里头没有话传出来，至少也要知道乃武已经收到我们送进去的东西，回去告诉他们，也算是一种安慰。”

“也好！那就一起走吧。”

于是，将食物装入一个藤制提篮，匆匆赶到县司衙门监狱。郑兴已派人守候在那里，问明姓名，只准詹善政一个人携着提篮入内。

“你到茶店里等我。”詹善政对杨恭治说，“我交代完了就回来。”

杨恭治无奈，只好到茶店里坐等。这一等，等了有一个时辰，也就是两个钟头，才看见詹善政手提空篮，步履匆促地奔了来。

“怎么样？”杨恭治急急迎上去问。

“回去谈！”詹善政低声答说，重重地点一点头，又使个眼色，表示有很重要、很满意的收获。

其实，一路走，一路已谈了起来。詹善政说，郑兴实在很热心，很够朋友，本来他早就可以回家了，只为守候詹善政，空耗了许多工夫，也因此受了几句埋怨，怪他去得晚了。

“埋怨归埋怨，帮忙仍旧归帮忙。他问我：‘你有没有啥夹带？’我心里想，这件事是犯禁例的，当时还有人在旁边，说破了也许害他为难。所以我说：‘夹带是没有。别的东西都无所谓，乃武最喜欢吃糯米年糕，务必拜托郑头交到。’他点点头，又说：‘逢年过节犯人家里送东西来，我们总是格外方便，王法不外乎人情，上头也晓得的。不过，有一点点规矩，你想必也知道。’”

说到这里，杨恭治插嘴问道：“什么规矩？”

“那还用说，当然是红包。等我摸出来递过去，老郑随手交给手下，特别关照：‘是我的朋友，请弟兄们照应。你把东西拿进去，顶好不要动，尤其是那块年糕。提篮摆在号子里头好了，回头我去拿。’等那人一走，老郑跟我说：‘你在这里坐一息，把提篮带回去。’”

“这，”杨恭治又兴奋地插嘴了，“看样子，提篮里面，或者有花样。”

“大概是！”詹善政答说，“老郑交回提篮的时候，特别加了一句：‘篮子当心，不要乱放。’这不是言外有意？”

于是两人不再多说，加紧脚步，就像年底下收账讨债的那样，在大街上匆匆而过，巴望早早回到客栈，看提篮到底有何花样？

到得长泰客栈，詹善政在屋中搜索提篮，为了防备有不相干的人窥见，或者客栈伙计有事闯了进来，由杨恭治在院子里把风。这只长方形竹架藤面的篮子，一共两层，拉开第二层，只见包食物的纸胡乱捆成一团，用根麻绳缠两缠，丢在里面，谁看都是食物处理以后，剩下的一堆废物，不会去注意。可是在詹善政却如获至宝，急急拆去绳子，将那一卷摊开来，一张一张地检查，果然，中间夹着一张有字迹的纸。

这张纸是张连史纸，并非包食物所用，杨乃武在狱中，怎会有这样一张纸，是件很奇怪的事。更可怪的是，居然还有毛笔，字迹亦并不潦草，见得是在相当从容的情况之下，写成一封回信。

他在里面看信，杨恭治则在外面默忆自己写给杨乃武的信。清清楚楚地记得，是这样写的："沉冤已渐为人所知，援手有人，决意京控，并请公车讼冤。家中均安，勿念，自宽自重。"并未具名，因为杨乃武认得出他的笔迹。

"恭治！"

听得这一声喊，杨恭治回身相望，詹善政面有喜色，便知已有收获了。

进屋从詹善政手里接过信来看，只见写的是："示悉，慰极！京控从速进行，倾家荡产在所不惜，供词花押，已藏伏笔，若有明镜，必能鉴其真情。花押请细玩。狱中颇蒙矜怜，不知何以为报？"

下面虽未具名，却画着一个花押。如果这封信落入他人手中，照花押追究，是件很危险的事。杨恭治诧异地说："看样子，他在里面亦很有办法。你看，居然能有笔有纸，写这么一封很整齐的信，岂不可怪？"

"也许是老郑特别照应，真得好好谢一谢人家！闲话少说，这一句：'花押请细玩'，你倒看看，有什么名堂？"

亲笔签名谓之"押"。向来不识字的人承认笔据，只画一个"十"字；但识字的人，为防他人假冒签名，可以自己设计一种写法，将三个字或者两个字的姓名，并成一个字，骤看不知所谓，细看方知究竟，其名谓之"花押"，早在唐、宋便已流行，一直相沿至今。

杨恭治曾经在钱庄里学过生意，庄票以及其他有关银钱出入的单据，经手人签署，常用花押，看得多了，深明奥妙——原来花押设计得巧妙的，“横看成岭侧成峰”，一方面是姓名，一方面又是另一句话。杨乃武的所谓“请细玩”，便是暗示花押中隐隐藏着另一句话。

持向亮处，凝神注视，好久，好久，只听杨恭治情不自禁地喊道：“找到，找到了！原来要这样看！”

“怎么看？”

原来杨乃武的花押，内隐“屈打成招”四字。不说破莫名其妙，一说破宛然成文。经杨恭治一指出来，詹善政不能不佩服杨乃武的巧思。

“这真所谓舞文弄墨了！”他感叹着说，“不过，心思是白费，就算有明镜高悬的清官，细心去看供词，哪里会想得到花押中会有花样？”

“这就全靠旁人的一句话了！如果有人点破，一看果然，对整个案子的看法，当然就会不同。”

詹善政拿他的话，仔细想了一会儿，很起劲地说：“对！对！这就用得着陈丹了！”

杨恭治也想到了。这次陈丹进京会试，只要随意说一句：杨乃武是屈打成招，花押里面有这四个字，那才是他心里的“亲供”。这句话传到刑部，自然要慎重推究，不会轻易定谳。

“你赶快回去吧！”詹善政催促着，“一到请你就把这些情形告诉我姐姐，好让她心里稍微轻松些。”

“好的！我马上赶回去。准定年初七之前，一定回来。”

詹善政等于是在陈丹家过的年。陈太太很贤惠，认为陈丹能够进京会试，而且弟兄和好，完全出于詹、杨二人所赐；知道詹善政一个人留在杭州，客中佳节，又是为了照料至亲的官司，心境一定凄凉万状，所以特地派一名老家人到长泰来请，说是：“我家太太请詹老爷去过年。”

由内眷出面相邀，完全拿他当通家之好看待，詹善政觉得不必辞谢，否则倒是自己见外了。因此，欣然答应，买了好些爆竹、风筝、拨浪鼓之类的玩具，到陈家去吃年夜饭。这一下，不但成了陈家夫妇的上宾，而且也博得了陈家孩子的欢迎，“詹伯伯、詹伯伯”叫得好亲热。

一夜过去，到了同治十三年正月初一，陈家来拜年的客人很多。詹

善政觉得自己的身份，仍以隐藏为宜，所以带着陈家的孩子到城隍山去兜了一个“喜神方”，顺路逛了逛城隍山，中午将孩子送回陈家，吃过饭便要告辞。

“你到哪里去？”陈丹问。

“回客栈。”

“那不行！你是内人请来的客人，我要问了她再说。”

“不必如此！陈先生，我老实说，你的至亲好友都没有见过我，看见了，少不得要问起。那时候你怎么说，说了实话，你不方便，我亦不方便，所以还是我避开的好。”

“那不要紧！我只说是表亲好了！一表三千里，谁知道你的来历？”

“不，不！”詹善政说，“至少令弟知道我的来历。他或者会跟人谈起，那样一来你们昆仲之间，言语不符，容易使人起疑，引起许多闲话，对哪一方面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

陈丹想想他的话也不错，放他走了。不过，到了傍晚，仍旧派人送了饭菜到长泰，第二天中午又携酒相就。在詹善政，当然感激又感动，两人的交谊，亦就更觉不同了。

然而，交谊虽深，究竟还不到无话不谈的地步，所以杨大姐入狱私探以及杨乃武狱中寄信两事，他仍旧瞒着不肯告诉陈丹。但有些情况，不妨变换一种方式透露，尤其是杨乃武的那个花押，非得让陈丹知道不可。

“噢，”他装作突然想起的神情，“陈先生，有件事我要告诉你。乃武在杭州府初审受刑，诬供以后，我找到一个机会，匆匆忙忙跟他说了几句话。他说，他供单上画的花押，藏得有文章在里头。那个花押，我托人仿了一份下来，一直看不出啥；昨天晚上无聊，又拿出来看，看来看去看出点名堂来了！”

“居然有名堂！”陈丹亦很有兴味地问，“是啥？”

“我拿来你看。”

詹善政起身开了箱子，背着陈丹，取把剪子，将杨乃武信上所画的花押剪了下来，摆在桌上，让陈丹仔细端详。

“只看得出杨乃武三字，另外有啥名堂？”

“你横过来！”詹善政把纸片移了一个方向。

“啊，啊！仿佛有字！”陈丹细看了看说，“是‘屈打成招’！妙！妙！”

詹善政不自觉地微笑着点头，是显得相当得意的神情。

“令亲的心计，真是很深。”陈丹想了想赞叹，“明明一盘卸甲丢盔的死棋，居然有这么一着人所不防的仙着！看起来翻案有望了。”

詹善政大喜，“陈先生，”他问，“请你说说你的看法，何以翻案有望？”

“这一案的致命伤，就在令亲所供，与小白菜的话，完全相同。如说屈打成招，想翻案时，总是如此说法，复审的官儿，照例是不理这一套的。可是，当堂画花押，有这句话在里面，就是言之在先，与事后的翻供情形不同。倘或有那公正廉明的官，自动发现了这个秘密，不等人犯上控，自己提案来审，效用就更大了！”

“是，是！如果是这样，就好像‘包公案’里面的故事。”

“如今哪里去寻包孝肃这样的人？”陈丹喝口酒，凝神静思了一会儿说，“我们杭州有一位大老，一定肯主持公道。”

“哪一位？”詹善政急急问说。

“夏侍郎，你知道不知道？”

这是指兵部右侍郎夏同善，他是咸丰六年的翰林，由江苏学政内调，占的是兵部右侍郎的缺，却在“南书房行走”，是所谓文学侍从之臣。为人很正派，也很热心。詹善政听说过这个人，点点头说：“夏侍郎大名鼎鼎，当然知道。陈先生，你跟夏侍郎很熟？”

陈丹与夏同善虽不很熟，但如出于主张公道，自然可以率直而言。而且举人进京会试，同乡京官照例应该照应，像夏同善这种居于高位的同乡，至少也要请大家吃顿饭，叙叙乡情，那时就是代为诉冤的好机会。

他很热心，除了夏同善以外，又列了一张名单，不是翰林就是部里的司员，关照詹善政去打听，辗转相托，替杨乃武说几句公道话。只要清议能够重视其事，刑部必不敢草率，案子就大有平反的可能了。

到了年初七，杨恭治如约重回杭州，带来了好些消息。第一，县衙

门的捕役阮得，到杨家去敲小竹杠；第二，风传“刘大少爷与小白菜有一手”；第三，刘锡彤必欲置杨乃武于死地，就是为暗中庇护儿子。

“照此看来，”陈丹问道，“会不会是‘刘大少爷’指使小白菜下的毒？”

“不会！”

“何以见得？”

这话在杨恭治就无法回答了。他是听杨大姐所说，小白菜根本就不曾下毒，可是小白菜的话不能说给陈丹听，因为那一来，追问缘故，就会泄露杨大姐入狱私探的秘密。而这个秘密是决不许透露的。

“是这样，”詹善政替他解围，“实在说起来，葛品莲是生病死的，根本不是服毒。”

“那么，怎么说是‘七窍流血’呢？”

“听说，杭州府驳下去以后，刘大老爷听信了门丁的话，重新拿尸格改过。原来不过口、鼻之间有点血水。”

“还有，”杨恭治接着说，“验尸用银针探喉，本来先要用皂角水拿银针洗过以后再用，仵作也没有这么做，马马虎虎，敷衍了事。”

“这真是草菅人命了！”陈丹愤愤地说，“浙江有这种地方官，是浙江人的不幸。刘锡彤这样子胡搞，将来受害的人，不知道还有多少！这件事，我到京里一定要说。”

“杭州府陈知府，也不见得是好官。”詹善政说，“我还听人说，陈知府专门与读书人为难。不知道可有这话？”

“怎么没有？不过，”陈丹冷笑一声，“哼！杭州人是出了名的‘杭铁头’，让他等着，总有一天教他尝尝杭铁头的滋味。”

见此光景，詹、杨二人都深感安慰。同时也都有了领悟，杨乃武这件案子，渐渐变成非浙江人的地方官，如何为祸浙江的一个实例了。在京的浙江同乡，为了维护桑梓，亦必借杨乃武这件案子，有所表示。这是很有利的一个转变。

“好了！”陈丹作了一个结论，“我们分头进行，京里的事交给我。”

陈丹倒真是热心，二月初十到了京里，趁会试还早，先忙着为杨乃

武的案子奔走。不过，他第一个要找的，不是现任兵部侍郎的夏同善，而是他的一个亲戚朱智。

朱智字茗笙，举人出身的军机章京。原来清朝的制度，大政都归军机处所出，仿佛唐宋的“中书门下”，内阁大学士名为宰相，并无实权，唯有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才是真宰相。

但是，军机大臣每天跟皇上见面，一切军国大计，面取进止，只不过可否一语之决，称为“承旨”；这可否一语，要化为指授详明的圣旨，全靠军机章京，这个撰拟上谕的工作，称为“述旨”。因此，军机章京在朝中是一种很特殊也很重要的人物！尤其是咸丰十一年慈禧太后与现领军机、头衔叫作“议政王”的恭王联络，击败肃顺，收回大权的“辛酉政变”，军机章京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因而更受重视。

军机章京俗称“小军机”，历来以人文荟萃的江浙两省人充当的居多，浙江人更为特出，势力也最大。军机章京分头班、二班轮值，领班用满洲话的称呼，叫作“达拉密”。两班“达拉密”都是浙江人，而且都是杭州人，一个叫许庚身，一个叫朱学勤。此外，军机章京中还有两个杭州人，一个叫吴兆麟，一个就是朱智。

见面之后，谈到家乡近事，陈丹首先就提到杨乃武一案。朱智不胜嗟叹地说：“这件案子，我亦略有所闻，总以为杨乃武罪有应得，不道还有这样的内幕，真可谓之为黑幕。我就不明白，余杭县刘锡彤，何敢如此胆大妄为？”

“一半是他本性糊涂，一半也是因为他有奥援。刘某是宝中堂的乡榜同年。”

“怪不得了！”朱智想了一下说，“刑部对此案颇为慎重，尚未定谳。我会留心这件事，等刑部的奏折上来，看是如何说法，再作道理。”

陈丹心想，有军机章京这道关口拦住，不至于贸然定谳，但刑部定议之后，再打回去重新审核，事情就难办了。倘或承办司官，坚持原议，岂不搞成僵局？与其费力于后，不如挽回于前，事半而功可倍。

把这层意思说了出来，朱智深以为然，想了一下说：“这样，刑部秋审处的总办余撰，是浙江龙游人，他是咸丰二年壬子的进士，资格很老，在秋审处算是首脑。我陪你去看一看他。”

听完整个叙述，余撰从容不迫地答说：“这件案子的疑问很多，事

关逆伦重案，又非寻常命案可比。不过从表面看，杨乃武与葛毕氏都已招供，而且供词如一，所以部里没法子推翻全案，至多只能挑不明白的地方，让浙江声复。枝枝节节，无关大局！杨家既认为这是覆盆奇冤，何不京控呢？”

“杨家原就有京控的意思。”陈丹答说。

“既有此意，何不早早动手？”

“是啊！”朱智接着余撰的话说，“时机也很要紧。像这样的案子，要仔细推求，限期固然可以稍宽，但也不能推得太久。”

“是的。我马上写信告诉杨家。”陈丹转脸问余撰，“就不知道还来得及，来不及？”

余撰沉吟了好一会儿说：“此案性质不比寻常，我可以回堂官，尽管拖一拖。不过，误期太久，只怕上头不答应，这个责任，堂官不肯担。”说着，视线转向朱智。

言外之意，相当明白，这“上头”不是指皇帝，而是指军机大臣。如果误了限期，军机大臣奏请交部议处，刑部从尚书到承办的司官，一定都会得处分；倘或军机大臣谅解，那么，即或皇帝发觉，有所诘责，只要军机大臣肯帮忙说几句好话解释，自然无事。余撰的意思，就是要看朱智能不能在军机处先作一番疏通的工作。

“不要紧！”朱智认为余撰是过虑，毫不迟疑地说，“到时候有我。”

“茗笙兄！”余撰提醒他说，“别忘了刘大令是宝中堂的同年，也许已经先有信了！有宝中堂在中间回护，事情就比较难办。”

“依我看，刘大令恐怕还不至于有信来。为什么呢？第一，刘大令总以为铁案如山，无须担心；第二，倘有这样一封拜托关照的信，岂非自承情虚？”朱智又说，“不过，顾虑不可不周，等我找个机会，先智破了它，让宝中堂避嫌疑不便干预。”

“正是！”余撰老实答说，“我就希望能做到这一点。”

“包在我身上！”朱智应声而答，而且还拍拍胸。

拍胸是承诺一力承当，也表示胸有成竹。离了余家，朱智送陈丹回到“仁钱会馆”。只下车一揖，也不进去看看公车北上的同乡，随即西城去访一位同事。

他的这位同事，也是小同乡，名叫金曰修，字少伯，同治六年始由宗人府主事考撰为军机章京，资历甚浅，但出身很好，是同治四年乙丑科的进士。这一科会试的“四总裁”中，有宝鋆，有现任刑部尚书的桑春荣，这就是朱智专程登门的原因。

金曰修是经常拜谒师门的，因为除了师生的情谊以外，军机处常有公事要接头，只要是金曰修当班，而有紧急事故需要跟宝鋆联络时，总是由金曰修专程登门。这天下午，他受了朱智之托，有意挑傍晚时分才去，老师当然留门生便酌，而门生亦必欣然奉陪。这一来便有从容闲谈的机会了。

“这几天举子云集，新闻很多，你听到些什么没有？”

“很多！浙江的尤其多。”

“噢，浙江？”宝鋆问说，“浙江出了什么新闻？”

金曰修不即回答，反而突如其来地问一句：“浙江余杭县的刘大令，直隶盐山人，是老师的乡榜同年？”

“不错。”

“听说刘大令有年征漕浮收，大吏要参他，是老师替他缓颊？”

“老同年嘛！”宝鋆做出无奈的神态，“七十岁了，还是一名小小的风尘俗吏，晚境可悯，如果再落个革职的处分，于心何忍？所以我替他写了一封八行给杨石泉，不了了之了。”

“那就何怪乎其然了，余杭出了一件逆伦重案，浙江公车北上的举子，都愤愤不平，说刘大令在朝中有极硬的靠山，此案必成冤狱了！”

“少伯！”宝鋆唤着他的号说，“是怎么回事？我不懂你的话，你说清楚些。”

“这是轰动江浙的大新闻，老师大概还不知道。”金曰修提壶替宝鋆斟着酒说，“等门生从头说起。”

于是宝鋆拈须把杯，细听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故事。他不但听得津津有味，而且听得极其仔细，有一个细节不了解的，立即插嘴追问，一定要弄明白方休。

这有个道理。原来宝鋆是恭王的密友，两人无日不见，自军机处退值以后，时常一车同载，在恭王置于大翔凤胡同的别墅“鉴园”中，流连

至夕。饮酒、听曲、玩古董之外，聊闲天的时候居多，这桩新闻是极好的话题。但恭王看人料事，常有独到的见解，宝鋆要防他会提出疑问，所以非将始末原委弄清楚不可。

等将故事讲完，金曰修紧接着又回到刘锡彤与宝鋆的关系这件事上面，“浙江的举子都说，刘大令一定会请老师维持原判，杨乃武一定无法申冤。”金曰修有意嗫嚅着说，“还有句话，门生不敢说。”

“为什么？”

“怕老师生气。”

“不要紧！我本无庇护同年之意，生什么气？”

“这，门生就说。有人昌言：此案如成冤狱，则将来杀杨乃武者，不是刘知县，是宝中堂。”

“是何言欤？”宝鋆勃然变色，“莫非认定了我，一定会徇私枉法！”

“老师别生气。”金曰修说，“照我看，他们亦是唯恐老师插手干预，所以故意这么说，用意是希望老师不要管这件闲事。”

“我不管，我不管！”宝鋆大声说道，“我快八十了，还来惹这些是非干什么？不过，他们也不能无凭无据，硬说刘某冤枉了杨乃武。将来刑部议奏我倒要仔细看看。刘某枉法，我不会替他说话，但如秉公办理，并无错处，我难道亦不能说话？”

“当然，当然！如果是那样，我也要劝老师主持正义。”金曰修说，“此案刑部尚在研议，我会替老师随时留心。不过，刘大令倘有信直接寄到公馆里来，门生就不知道了。”

“真要有信来提到这件事，我自然拿信交给你。”

得此保证，刘锡彤想托宝鋆回护这条路子，就算堵得很严了。陈丹辗转得知这个结果，十分欣慰，立即写了一封极详细的信，密密封固，附在家信里面，由民信局寄到杭州，嘱咐家人务必送交詹善政亲收。

这下，就要忙他自己的事了。会试照例三月初八进场。三场试毕，四月十六出闱，自此而始，约莫有一个月候榜的工夫，无所事事，每天只是逛逛琉璃厂、看看同乡。但表面闲雅，内心不免烦闷，第一是闱中不甚得意，只怕要白辛苦一场；第二是詹善政竟无回信，岂不可怪？他心里在想，倘或落第，因为盘缠有限，非买舟回乡不可。到那时杨家京

控，无法照顾，似乎于心不安，因此，盼望榜上有名的心更切，因为一中了，在京里起码还有两三个月的逗留，便可顺便料理杨家的官司。至于川资不敷，只要中了就不必着急，总有地方可以借贷。

四月十三发榜，名落孙山。正在懊丧不已之时，接到家报，内中附了一张五百两银子的汇票，信是他的胞弟写来的，说寄来的款子，供他中了进士后的应酬花费；倘或不中，不妨考虑用这笔款子捐个官。又说这笔钱是卖田所得，杨家所借的款子，坚决不肯收回，“盛情深为可感”。

陈丹却很明白，杨家的慷慨，是一种酬谢之意，而事实上又非如此不足以照应这场官司——詹善政另有一封信，附同寄来，信很简单，除了道谢并预祝高中以外，只说京控之事，正在筹划，约莫端午前后，便可相见。

果然，端午前一天，詹善政到了，同行的还有一个杨大姐夫家的老仆，名叫王廷南。京控决定由“叶杨氏”出面，王廷南就是她的抱告。

“预备到哪个衙门告？”

“都察院。”詹善政答说。

“可以。”已经熟读《大清会典》的陈丹道，“‘官民冤抑陈诉’都察院应当受理。收状以后，由京畿道监察御史承办。”

“就因为由京畿道承办，所以到都察院去告。”詹善政说，“京畿道的掌印御史是杭州人，一定肯帮忙的。”

“啊！”陈丹想起来了。掌京畿道监察御史，正是杭州人吴凤藻，他是咸丰三年的榜眼，曾经见过一次，“这位吴都老爷资格老，为人正派，能告到他手里，再好都没有。状子呢？”

“状子草稿早就备好了！请陈先生过目。如果有不妥当的地方可以改。”詹善政开箱子取出诉状草稿，郑重其事地交付陈丹。

接状细读，才知具状的虽是叶杨氏，而申冤的实在是杨乃武本人。他在狱中做了一份亲供，按照规定，送交家属，指明请他的胞姐叶杨氏，代表具状京控。其中所叙遭诬的经过，当然与浙江县、府、省三次所招的口供不同。

杨乃武所说的“真相”是如此：当案发之初，有个承办的余杭县捕役阮得，上门索诈，打着县官长子刘子翰的旗号，表示杨乃武如果肯出五

百两银子，此案即可不受牵累。杨乃武因为问心无愧，断然拒绝。

阮得索诈不遂，转而向葛毕氏下手，教唆她诬攀杨乃武供给砒霜，毒死亲夫。他骗葛毕氏说：只要这样作供，便可脱罪。葛毕氏无知女流，信以为真，果然照此诬供。余杭县即据此串诬，将他逮捕到案，酷刑逼迫之下，唯有诬供。

这番情节，依照《会典》规定，足以翻案了。陈丹考虑了一下，觉得有跟朱智研究的必要，便陪着詹善政一起去拜访。

见了面，也看了京控的诉状，朱智点点头说："果然如此，这一案当然要重审。我有几句话想请教詹乡兄。"

"不敢，不敢！朱老爷请吩咐。"詹善政很恭敬地答说。

"'老爷'之称不敢当！"朱智问说，"这个状子是谁做的？"

"一位姓邹的老先生。本来是刑名师爷，现在在家养老。"

"令亲真的有这样一份亲供？"

"是的。不过其中稍微有点改动。"詹善政想了一下说，"譬如指明胞姐具状，就是邹先生的主意。家姐丈本意是要叫家姐具状的。"

"噢，这又是何道理呢？"

"邹先生说，妻子具状，当然比姐姐具状来得有力量，不过这要先轻后重，一步一步来。京控是第一步，京控一准，一定发回浙江更审。如能平反最好，倘或仍照原判，那时由妻子出面上控，显得情词迫切，比较更容易动听。"

"这个想法更高明。"朱智深表同意，"像这样的案子，情节虽重，当事人的身份不够分量，不会钦派大员去提审，十之八九是发回浙江，委由原官重审。那结果亦就可想而知，当然维持原审，看上去一定有第二次上控，甚至还是京控。我再请问，京控告到都察院，可有说法？"

"有的。"这次是陈丹代答，"他们已经托过吴蓉圃了！"蓉圃是吴凤藻的别号。

"请问，"詹善政问说，"我可要见一见吴都老爷？"

"不必，不必！"朱智连连摇头，"这个嫌疑一定要避！见了反倒不好，而且他亦不肯见你。反正只要托到，他家自然会有信到京；即使没

有信，他也会秉公办理，不必去见他！”

不过，詹善政虽不宜去见吴凤藻，而朱智与他本就常有往还，作为闲来访友，顺便关说，并无不可。当时的结论是，抱告尽管去投状，即令吴家的家书未到，亦不要紧，可以由朱智跟他说明白。

投递京控诉状的第三天，朱智才去访吴凤藻。因为诉状收文以后，分到京畿道先由监察御史看了，才会转到掌印御史那里，去早了，吴凤藻还不知原委，谈不出结果。

时间估计得正好，“叶杨氏京控的状子，今天上午衙门才看到。”吴凤藻说，“这一案的是非曲直，现在还没法子说。”

“噢，”朱智想了一下问道，“是不是原案还没有过目？”

“是的。”吴凤藻答说，“已经去公事给刑部浙江司了，请他们移送全案，大概明后天就可以送到，这一案府、县、巡抚都问过，案卷一定不少。恐怕要三四天工夫才看得完。”

从宽估计，要六天以后，吴凤藻才能了解全案。朱智便暂且不谈案情，只作为同乡闲叙乡情似的问：“杭州最近有什么新闻？”

“不知道啊！”

“近来没有接到家报？”

“没有。”吴凤藻说，“舍间总是两个月来一次信，算算日子，也该有信了。”

照此看来，杨家所托的人情，吴凤藻还不知道，这样就更不宜在此时谈论来意。闲谈了一会儿，告辞而去。

上了车不即回家，转道去访余撰。一见面不必他开口，余撰反先告诉朱智，说是杨乃武京控的案子，他已经知道了，而且看到了诉状的抄本，认为京控应该受理。

“受理以后，怎么样呢？”

“那是都察院的事，要看吴蓉圃的意思。不过大致是咨解回浙。”

“这方面我要请教了。”朱智问说，“咨解回浙，是不是仍由余杭县审呢？”

“绝不可！连派余杭县会审都不行！谁派了，谁就要倒大霉。”

余撰将《钦定六部处分则例》取来，指出一条：“督、抚、藩、县、道、府将应行亲提讯究之案，发交原问官收审，或仍令会审者，照例议以革职留任。”这是嘉庆十四年的上谕。到了道光十八年，另有一道上谕：“嗣后京控发交事件，着各该督抚等于审结时，将是否应亲之处，随案声叙。如有应亲提而委审，应亲提委审而仍发原问衙门者，俱着专案报部，照例分别议处。”朱智一看，完全明白，京控发回的案件，督抚应该亲提，或委审，决不能发交原问衙门，否则便失却了京控的意义。

刘锡彤是原问官，固然不准再参预审问，但照实情来说，杭州府知府亦是原问官。杨乃武诬供购砒，拉出钱宝生来，这一切锻炼成狱，都出在陈鲁手中。然则杭州府是否亦不准参预呢？

余撰认为朱智所提，确是个疑问，但部里行文，只责成督抚，不便多所干预。将来案子发回浙江，要看杨昌濬如何处置，如果委由陈鲁审问，而居然秉公办理，当然没话可说，否则得视情况而定，此时无法预告。

“倘或审问不实，如何处分，律例总有规定吧？”

“当然，”余撰翻着《六部处分则例》问道，“你是指原问官？”

“是的。”

“审问不实，亦要情形而定。照这一案来看，如果杨乃武京控属实，那，问官的罪名就重了。”

“重到怎么个地步？”

“你看！雍正元年的上谕，”余撰念道，“凡大小衙门问刑官员，于命盗案件，不能虚心研鞫，刑逼妄供，草率定案，证据无凭，以致枉坐凌迟、斩绞者，革职。”

“啊，啊！”朱智悚然动容，“罪名不轻啊！”

“人命出入，当然轻不了。”

“那么，复审的呢？”朱智问说，“是一路错下来的，总不能只处分原问官一个人吧？”

“一路错下来，就一路都有处分。”余撰又念，“该管各上司不能平

反，率据原招审转，州县官应革职者，府州降四级调用，司道降三级调用，督抚降二级调用。”

“能不能抵消？”

凡官员有过失，得到降级的处分，有准予抵消、不准抵消两种。准予抵消，即是功过相抵，以前曾有加级一次的纪录，遇到降一级的处分，正好扯个直。大致罪有公罪、私罪之分，过失仅止于职务上的疏忽，并无受贿、徇情、任性等个人因素牵扯在内，就是公罪，否则便是私罪。公罪轻，私罪重，所以公罪往往可以抵消，而私罪决不能够。

“这是私罪！”

听得这个答复，朱智大为皱眉，“要平反，很难了！”他说，“一翻过来，从陈鲁到杨石泉都要交印把子，哪还有个不维持原判的。”

“是啊！”余撰点头同意，“我看官司着实有得打。”

“能不能想个法子，一下子给它平反过来？”

“很难。”余撰答说，“律例持平，双方的利害都要顾到，只能按部就班，一步一步走！不过，杨家如果有精通律例的人指点，平反得可以快些。”

“噢，噢！请你指点一下看。”

余撰想了一下答说：“这一案发回浙江，大概是发交杭州府审。如果维持原判，杨家应该立刻京控，这是给臬司与巡抚一个机会，因为依律：‘上司有能驳审改正，立予平反者，即照例给予豁免。’错之在先，改正于后，议叙虽不可得，处分却一定可以豁免了！”

这番研究，将这件案子未来演变的情况，大致都弄清楚了。于是，朱智转告陈丹，陈丹转告詹善政，陪着王廷南到都察院递了状子。回到客栈，随即检点行李，准备启程回乡。

到了第三天，都察院派人来传唤王廷南，由吴凤藻问话。案情都在状子之中，而抱告并非直接关系人，所以问得很简略。最主要的一点是，询问叶杨氏是王廷南的什么人。

“是我家主母。”

“你家主母是不是夫家姓叶，娘家姓杨？”

“是！”

“是不是杨乃武的姐姐？”

“是的。”王廷南答说，“是同胞姐弟，感情很好的。”

“你来做抱告，是不是确确实实你家主母亲自关照？还是别人用你家主母的名义，指使你来的？”

“是我家主母亲口关照我的。”

“好！”吴凤藻特为警告，“这一案本来与你毫不相干，但如你是受人指使，冒用你家主母名义，那可是犯罪的！”

“小的不敢。”

“你认不认识字？”

“认识。”

“认识更好！你具结的时候，仔细看一看里头的文字。”

于是当堂具了结，可以饬回了。但王廷南有句话问：“吴老爷，小的上千里路到京里来一趟，总要有句确实的话，回去对主母好有交代。”

吴凤藻已经接到家信，得知杨家曾经重托，但有爱莫能助之感，想了一下答道：“照我的职掌，有人到这里来告，我是可以详细审问，请上头奏报朝廷的。不过，你等于是案外之人，杨乃武受了什么冤屈，问你你不知道，你所说的话，亦不能作数。我只有照你家主母状子里所说，据实转报。不过，这个状子，十之八九是准了，等我跟刑部商量，怎么个处置，有批回给你。”

“是！多谢吴老爷。”

“还有，”吴凤藻问，“你家主母另外口头上有什么话，关照你来申诉？”

这是吴凤藻特意帮忙，多此一问；若有未尽之意，此时正好补充。只是王廷南为人老实，没有想到自己有什么看法，亦可以假借他主母的名义申诉。所以据实答说：“没有。”

没有话就退堂了。吴凤藻当天就跟刑部浙江司与秋审处接头，果然

如余撰的看法，认为唯有将抱告“咨解回浙”复审。

于是，由吴凤藻主稿，拟了一道都察院与刑部会衔的奏折，经两衙门的堂官判了行，第二天一早递上。军机大臣承旨，面奉两宫皇太后核可，奏折发回原衙门。到了下午，王廷南就接到批回了。

批回上写明的处置，果然是“咨解回浙”。所谓“解”是解送抱告王廷南，照例要由刑部咨请兵部派员解送，等于原告成了犯人。照刑部的说法，此举虽不合理，却有必要，因为千里迢迢，夜长梦多，抱告可能为被告所害，亦可能为人所诱不回原地，更可能中途遭受意外，总之王廷南如果无法回到浙江，或回浙江而不到巡抚衙门报到，都察院与刑部对这奉旨的“咨解回浙”四字，即无交代。

这一来詹善政一路供应委员、解差，就得多花好些钱，多受许多不便。于是仍由陈丹托朱智设法，具了一个保结，保证王廷南必在一定限期内“回浙报到”，派委员、解差之事才得作罢。

临行之前，陈丹与詹善政有过一番长谈，谈到杨乃武的案子，也谈到他自己。落第的陈丹，一方面不死心，一方面羞见故乡亲朋，决定捐一个主事在京候补，以便下一科再参与会试。詹善政当然赞成，因为杨乃武在浙江复审，如果不能获得平反，少不得还要到京里打官司，仍旧要仰仗陈丹照应，才有申冤之望。

自詹善政回到杭州以后，就不断有信到京。第一封信即让陈丹诧异不止。浙江巡抚杨昌濬居然不顾煌煌则例的明文规定，仍派原问官刘锡彤复审。

这样，第二封信报告些什么，就可想而知了。据说，情形比初审还要坏，杭州府复审时，传沈体仁夫妇到案，在陈鲁严词逼问之下，沈媒婆竟供称葛品莲身死发觉异样之后，曾经盘问小白菜，盘出下毒的情事，方始报官相验。这一番指证，对杨乃武、小白菜更为不利。

第三封信是八月初到的。詹善政说，杭州府仍照余杭县所报定案，官司很糟糕。亲属会商，决定由他的姐姐到巡抚臬司两衙门上控，结果落得“归案讯办”四个字。看样子浙江臬司蒯贺荪、巡抚杨昌濬都不会再亲提讯问，将来照杭州府所报，咨转刑部。因而决定，要作第二次的京控，重托陈丹，预为布置。

到了九月里，由“杨詹氏”具名所遣的抱告，杨家的账房姚士法，由詹善政陪着到京，安置了行李，立即到仁钱会馆跟陈丹见着了面。

“真是暗无天日！”詹善政垂着泪说，“臬台衙门有话传出来，这场官司无论如何打不赢，就算错了，也要错到底。陈先生，你说，天底下到底还有没有王法？”

“你不要急！京里的说法不一样，这场官司无论如何要平反。就是你的话，天底下到底有没有王法？有王法就不容他们猖狂！浙江由县到省，固然上下相维，官官相护，可是，京城里能说话的人到底太多！你放心好了！他们打算错到底，我们就跟他们周旋到底！”

心力交瘁的詹善政，得此鼓励，信心复生。而陈丹这一次不仅热心，且亦真正动了义愤，好在他捐班主事，制签正分发在刑部候补，办事找人，格外方便。第二天便在前门外正阳楼请了一桌客，朱智、余撰、吴凤藻等一班在京里很有办法的同乡都到了。詹善政当筵下跪，泣求申冤。举座动容，无不觉得平反此案，应该协力，是件义不容辞的事。

“真没有想到，杨石泉敢如此目无王法！”朱智提出他的看法，“这一案，演变至今，已非杨某人个人死生祸福所系，而是我们浙江以后还有没有王法了？杨石泉所恃的奥援是左侯，左侯如今领兵西征，朝廷倚畀方隆。如果杨石泉以为朝廷会看左侯的面子，对他格外优容，那么以后生杀予夺，如取如携，我们浙江人哪里还有好日子过？所以这一案到现在非争不可，非争回来不可！倘或争不回，不但杨石泉可以为所欲为，朝廷的威信亦有绝大的关系。我在想，我们可以多方面进行，一面打官司，一面动折子参他。各位以为如何？”

“动折子参他，为时尚早，”比较持重的吴凤藻说，“动折子一参，反倒把本案的分量减轻了！我们浙江人固然把这件案子看得很重，别人不以为然，只知道我们是在借题发挥，想攻倒杨石泉。以我说，反正这一案只要争回来，杨石泉以下，由臬司到余杭县都逃不脱责任，所以眼前不妨只对事，不对人。让大家知道，浙江有此冤狱，倘或不能平反，则人人自危，不知道哪一天‘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这样，清议关注，当政者就不能不重视，事情比较容易有转机。”

这番见解，十分通达，连朱智亦放弃了自己的看法。话题便集中在如何就法言法，向哪个衙门去上控。

照邹观生的设计，打算仍旧向都察院投诉，余撰认为不甚合适。他的见解是，已向都察院上控，会同刑部奏准，发交原省复审，而结果仍然维持原判，就得再上层楼，向比都察院更高的衙门申诉，方合逐步上控的道理。

比都察院更高的衙门，说起来只有内阁与军机处，但并无直接统属关系，而且内阁与军机处，亦无承受军民呈诉的职掌。这样说来，唯有的一条路，就是叩阍。

“谈到叩阍，太难、太难！”余撰又说，“本朝除非皇上巡幸，有旨准百姓呈诉冤抑，否则就无从叩阍。而且犯跸惊驾，罪名很重！我看有个衙门，倒可以去闯一闯，闯这个衙门，亦就等于叩阍差不多！”

“是，”朱智问道，“步军统领衙门？”

“对！就是这个衙门。”余撰答说，“步军统领衙门，掌九门锁钥，周卫徼循，肃清京邑，是京师最高的治安机关。属下郎中的职掌‘勾检簿书，平决诤讼’，就能收受军民诉状。”

又有人指出，向步军统领衙门投诉，还有一样好处，即是直接奏上皇帝，那就等于叩阍了。当然，这也要有人帮忙。步军统领衙门上上下下都是旗人，不过要找路子也不难，尤其是身为小军机的朱智，从吏部尚书兼步军统领的英桂、户部左侍郎兼步军统领衙门左翼总兵的荣禄，到郎中、员外、主事以及供奔走的小官“笔帖式”，无不直接间接地可以讲得上话，请他们帮这样一个忙，必可办到。

于是，第二天一早，由朱智派了一个军机处的杂役，满洲话叫作“苏拉”的，陪着抱告姚士法，到步军统领衙门投状。有预先托好的一名笔帖式在照料，带到郎中熙庆那里，略微问一问情由，准了状子。旗人办公事并不讳言关系，熙庆告诉姚士法说：“这件案子，有人打过招呼，好办！明儿一早递了折子，我这儿就算没事了。你也不必再到这里来打听。托什么人，跟什么人接头就是了。”

姚士法四十多岁，以前足迹不出里门，熙庆那一口地地道道的京片子说得极快，简直一句听不懂，只觉得京里的“老爷”很和气，比县里的差役好应付得多。

熙庆确是很帮忙，照朱智的要求，当天就办好奏稿，派人送到英桂的公馆，画了行立即抄缮，当天就递到了“内奏事处”。

年轻的皇帝亲政还不久，虽然性好逸乐，而且最近因为微服私行的缘故，染上了说不出口的恶疾，精神极坏，但皇家的成法，不敢破坏，依旧五更时分便已起身，在灯下看内奏事处用黄匣子递进来的奏折。

这是件很枯燥无味的事，尤其是看到各省奏报有关漕粮税收的折子，一大片数目字，看得头昏眼花，不知所云。因此，步军统领衙门这

件奏折，比较起来，易感兴趣。皇帝就像看“闲书”那样，轻轻松松地看完，而且情节缘由，记得相当清楚。

于是，在召见军机时，皇帝首先就问这一案，“浙江杨乃武的案子，是第二次京控了！”他说，“第一次发问浙江，杨昌濬仍旧委原问官审问，这我就不明白了，同样的人，审同样的案子，还能审出两个不同的结果吗？”

这一问正击中了要害！恭王心里明白，杨昌濬必是看宝鋆的面子，回护刘锡彤，而手段甚拙，事到如今，不能不照规矩办了。

这样想着，便即答道：“逆伦重案，自宜慎重，这一案还是交刑部切实议奏。”

“还要发回吗？”

“是！”恭王答说，“除了发回，似乎没有别的办法。”

“发回不又是原样儿？这场官司打到什么时候才能完结？”

“人命关天，审问不厌其详，不是坏事。”恭王是皇帝的胞叔，所以措辞之中，微有驳回之意，亦不以为嫌。他紧接着又说，“原问官或者不免有成见。这次发回，指定杨昌濬同臬司亲提严讯，真相必可大白。”

“好吧！就这样说了！”

上谕到达浙江，杨昌濬深为不悦。洪杨以来，督抚权重，尽管朝廷责成“巡抚督同臬司亲提严讯”，杨昌濬却嗤之以鼻，“哼！”他说，“西征军事，正在吃紧的当儿，浙江的协饷最重，每月十二万两，按时照解，迟一天都会耽误军用。我哪里来的闲工夫管这种人命案子？”

结果仍旧是委员复审，这一次委的是湖州府知府锡光。他是旗人，到任才两个月。杨昌濬委他复审，倒是希望往公平这条路子上去走，因为第一，锡光既是旗人，与汉人多少有些隔阂，不易受人情包围；第二，到浙江不久，对本案的始末，还不甚了了，不会有何成见。

锡光是纨绔出身，“旗下大爷”做官讲究气派，讲究舒服，奏到委札，先派人到杭州布置公馆，这个公馆要作为复审钦命重犯之用，就得有个够气派的大厅，这就比较难找了。好的是湖州府富庶，大把的公款撒出去，终于觅得一座很堂皇的公馆。锡光到了省城里，谒巡抚、拜臬司、访道府、会同僚，应酬了半个把月，方始出票传案内有关人犯及证

人，定期审问。

开审不久，忽然传来一个天崩地坼的噩耗：皇帝出天花，在十二月初五驾崩了！皇帝无子，慈禧太后亲定大计，迎醇亲王之子载湉承继为文宗之子，入承大统，定年号为光绪。

国有大丧，除了军务漕粮等要政之外，其他一切政务，都不免搁置。锡光赶回湖州府，按时设奠哭临；同时也到了封印之期，一干人犯证人，还押的还押，饬回的饬回，直到光绪元年二月里，方又重新开审。

这一次审问，杨乃武、小白菜都翻了供，异口同声地供称，是受了刑讯，迁就问官的意旨，自诬成供。而锡光为人平和，轻易不肯用刑，所以，无论案内正犯，有关人证，都比较敢说话。许多过去所不知道的内幕，点点滴滴地被牵扯出现，眼看这一件逆伦重案的原判是摇摇欲坠了！

于是刘锡彤、陈鲁都大起恐慌，蒯贺荪亦是忧心忡忡。彼此密商的结果，认为非维持原判不可。于是一方面向锡光疏通，一方面在巡抚面前极力剖陈利害关系，终于说服了杨昌濬，认为唯有不让此案发生变化，对他才是最有利的事。

这些情形，杭州、湖州两府的士绅，都很清楚，少不得有人写信给京里的亲友，表示愤慨。有个刑科掌印给事中王书瑞，是湖州府属长兴县人氏，得知其事，自觉于公于私，都不能不说话了！

两宫太后还是第一次听说，浙江有这样一件情节离奇的逆伦重案，在召见军机时，询问始末，恭王便指定宝鋆答奏。他这样做有两个原因：第一，宝鋆对本案的经过情形，比较熟悉；第二，刘锡彤是他的同年，他如果有意加以回护，此时便是一个机会。

可是宝鋆很见机，看这件案子演变到目前，杨昌濬以下有关的地方官，已有犯浙江人众怒之势；而且案牍具在，要想为刘锡彤开脱，亦是不可能之事。唯有在措辞中，尽量少提刘锡彤，便是关顾老同年之意了。

等他约略讲完，慈禧太后已知王书瑞所说的问官“意存瞻徇”确非虚语，便即问道：“这件案子是什么时候发回去的？”

“是去年秋天。”恭王答说，“到浙江已在冬天了。因为国丧的缘故，不免耽误。”

“耽误亦不致耽误这么久！”慈禧太后又问，“发回去的时候是怎么说？教杨昌濬亲自提问，还是准他派人复审？”

“旨意上说明，派杨昌濬‘督同臬司亲提严讯’。不过杨昌濬曾经声复，为了筹措西征协饷，公务太忙，特委湖州府知府复审。”

“这就不对了！如果交办事件，都可以这样子自作主张，连个阳奉阴违都谈不上，事后随便找个理由搪塞，你想，朝廷的威信何存？”

听这语气严重，恭王不敢接口，想了一会儿答说：“杨昌濬倒还不是跋扈的人，办理这一案如有失当之处，将来结案以后，再请旨议处。”

“好吧！”慈禧太后问道，“这个折子，你们看怎么办？”

“自然是严催结果，给浙江一个限期。”

“原奏请派大员，我看不如派人下去！”

“像这样的案子，派人下去，似乎不合成例。”

“那，是不是非要杨昌濬审问不可呢？”慈禧太后不以为然地责问，“既然意存瞻徇，审来审去还不是老样子？”

恭王语塞，只有伸手向后，示意跪在他身后的武英殿大学士文祥回奏。

于是，文祥膝行两步，出班上奏：“学政亦是朝廷的大员。请懿旨，是不是可以派浙江学政胡瑞澜提审？”

文祥是国之贤良，一向受两宫太后尊重，所以慈禧太后立即答说：“可以！责成他秉公严办，不准官官相护。你们写旨来看！”

于是由在养心殿走廊上携带纸笔在待命的“达拉密”，根据慈禧太后的意思，很快地写好一道上谕，叙明情节以后，接着写道：“此案情节极重，既葛毕氏供出实情，自应彻底根究，以雪冤枉，而成信谳；着派胡瑞澜提集全案人证卷宗，秉公严讯确情，以期水落石出。毋得回护同官，含糊结案，致干咎戾。”

这道上谕，语气严峻，而且很明显地看得出来，朝廷已知此案为冤狱，要求胡瑞澜为犯人洗雪冤枉。旨意如此，浙江的京官无不额手相庆，称颂圣明。

接到上谕，胡瑞澜大伤脑筋，气急败坏地说："这不是找皮绊吗？"

"找皮绊"是湖北的乡谈，找麻烦之意。这道上谕，确为他带来很大的麻烦——一省的学政，专管秀才，无拳无勇，一切要仰仗地方官，而如今要他与作为浙江全省最高地方官的巡抚作对，这件事如何办得通？

"各位看看，这教我怎么办？"他向他的门客问计。

学政的门客，都是书生，只会替他代看文章，遇到这样棘手的事，亦是计无所出。其中有一个较通世务，认为此案牵涉到巡抚与臬司，与藩司无干，而且藩司卢定勋，是道光二十一年辛丑恩科的进士出身，彼此同年，不妨向他请教。

"此计大妙！"胡瑞澜愁怀一宽，"我马上去看他。"

到得卢定勋那里，道明来意，也让他看了上谕。卢定勋沉吟了好一会儿，先问一句："年兄，你打算怎么办？"

"就是不知道怎么办，才跟你讨主意，你怎么反倒问我？"

"不是这话。我们是同年，如果是别的事，我就替你做主了。这件事不同，关乎年兄的声名得失，出入甚大。所以我先要问一问你的宗旨，是公事公办，还是能敷衍得过去就算了？不过，我要提醒你，这是特旨交办事件！"

胡瑞澜的原意，只要敷衍得过去就算了，但听得最后一句，不免懔然，想一想问道："怎么是公事公办？怎么能敷衍得过去？"

"若说公事公办，年兄，你先要了解你的身份，办这件案子，你就是钦差。不妨堂而皇之地行文地方官，第一，调两个候补知县来替你办案；第二，传首府替你办差，预备问案的地方、刑具等；第三，传唤人犯，亲自审问，或者委员代审。审明了专折复奏，一切《会典》律例，按部就班去做，这就是公事公办。"

"那一来，杨石泉不就大不高兴了？"

卢定勋笑了，"老年兄如果顾虑到这一点，"他平静地说，"那就只有想法子拿公事敷衍过去，算了！"

"这个法子怎么想？"

"法子用不着想，自有人会想。"

“谁啊？”

“嗐！”卢定勋有点好笑又好气的神情，“你到巡抚衙门走一遭，不就有人替你想法子了吗？”

胡瑞澜恍然大悟。只要去看杨昌濬，拿上谕给他一看，他自然会着急，自然会替他想法子。当下连连点头说道：“是，是！我糊涂了！我这会就去，看杨石泉怎么说？”

卢定勋不即回答，沉吟了好一会儿，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我再提醒你，这是特旨交办事件！”

“我知道。”胡瑞澜随口答了一句，兴冲冲地告辞上轿，吩咐到梅花碑。

梅花碑是个地名，又叫佑圣观巷，是巡抚衙门所在地。胡瑞澜的轿子一进西辕门，就看到照墙下已排好了高脚牌之类的所谓“导子”，不言可知，杨昌濬正要出门。

胡瑞澜不愿空跑一趟，拍着扶手板催促轿夫：“快，快，快抬进去。”

轿子抬到大门，杨昌濬的八抬大轿，正从二门出来。主客二人不约而同地吩咐停轿，双方的跟班聚在一起询问究竟，一个说：“抚台有紧要公事去拜驻防将军。”一个说：“学台有要紧公事来拜抚台。”彼此有相持不下之势。胡瑞澜性急，跨出轿子来大声说道：“石泉、石泉，我有‘廷寄’给你看！”

上谕分两种：一种是“布告天下，咸使闻知”，无任何机密可言，由内阁发布，称为“明发上谕”；一种是某省大员或数省大员特加指示，由军机处交兵部专差投递，称为“寄信上谕”，简称“廷寄”。廷寄多寄督抚、将军以及统兵大员，学政管一省文教，尽是例行公务，虽可专折言事，但绝少上奏。朝廷如有廷寄给学政，亦大多是整饬士习之类，照例分行督抚。如果学政单独接到廷寄，事不寻常，大致是密查某案。所以杨昌濬听他这一说，立刻取消原定的行程，将胡瑞澜延到签押房中密谈。

“石泉，麻烦大了！”

杨昌濬接过廷寄一看，脸色大变，由红转白，由白转青，冷笑着说：“好一个‘有人奏’，倒要看看到底是谁？”

这“有人奏”三字，是这道上谕一开头的话。不指明某人奏，而用“有人奏”的字样，一方面是为了保全参劾的人；另一方面只表示“姑妄听之”，为被参大员略存体面。杨昌濬的话虽如此，心里却已认定，所谓“有人”又是浙江籍的京官。

“石泉，”胡瑞澜说，“这一点，你先莫追究，我只请问，该怎么办？”

“事到如今，哪里还有我说话的余地？”杨昌濬负气地说，“我今天就拜折，自请解任听勘。”

“这，你误会了！石泉，莫非你疑心我会跟你过不去？”

听这一说，杨昌濬才发觉自己大为失态，赶紧拱手道歉，“观甫！”他亦别号称胡瑞澜，“彼此交好，又是同乡，我说话比较随便，千万不要见气。”

一个湖南湘乡，一个湖北江夏，两湖认大同乡，所以曾国藩封侯，在京的湖广会馆亦大摆筵席，唱戏开贺。提到这层关系，胡瑞澜不由得就想到浙江的京官，“他们在京里，总是说我对浙江的读书人刻薄。其实最刻薄的是浙江的读书人，目空一切，肆无忌惮，”他停了一下说，“一个举人而捐班的户部郎中，居然也不把翰林看在眼里，当然更不必谈军功出身的了！”

胡瑞澜倒非有意讽刺，可是军功出身的杨昌濬，听见这话，心里当然不会好过，恨恨地说：“你是指那姓李的妄人？”

他俩所谈的是名动公卿的李慈铭。此人于书无所不窥，渊博非凡，而脾气极坏，偏激狂傲，所以杨昌濬视之为“妄人”，甚至因为他是出“师爷”的绍兴人，可能与从前以刀笔营生的杨乃武“同恶相济”，这“有人奏”就是他在“捣鬼”。

由此而始，两人大骂浙江的士风轻薄。胡瑞澜还提到雍正年间，因为浙江士习败坏，特设“观风整俗使”，而且雍正五年不准浙江举人参加会试，是唐朝开科取士以来，独一无二之事。

“由此可见浙江的文人，坏的居多！‘观风整俗’正是学使的责任。”杨昌濬很起劲地说，“老兄其有意乎？”

“责无旁贷，当然想整顿一番，只是无拳无勇，心余力绌。”

“眼前这件案子，就是一个整顿的机会。只要你有这个意思，事情

好办。”

于是言归正传，商量复审的细节，决定由胡瑞澜行文巡抚衙门，调派委员四名承审：宁波府知府边葆诚，嘉兴县知县罗子森，候补知县顾德恒、龚世潼。边葆诚的地位最高，自然以他为主审。

委札一下，边葆诚摒挡进省。一到杭州，先去拜访胡瑞澜，因为他亦是道光二十一年辛丑的进士，跟胡瑞澜是同年。

此人籍隶任丘。任丘边家是海内大族，边葆诚的祖先有个边大绶，明朝末年当陕西米脂县令，因为奉令挖过李自成的祖坟而出名。边葆诚常跟人谈起这件事，自道他家的家风，向来不畏强梁。这次被委主持复审，一半因为他是胡瑞澜的同年，比较好说私话；一半亦因为他是个酷吏，不像湖州知府锡光那样“软弱无用”。

相见之下，欢然道故，但边葆诚不免感慨，“垂垂老矣，”他说，“望六之年，依旧是一名风尘俗吏！”

“五品黄堂，亦不能说是风尘俗吏。”胡瑞澜问道，“年兄到任几年了？”

“我是同治四年到任的。”边葆诚说，“十年了！”

“一做十年是太久了一点。我想，这趟差使下来，杨石泉总要保一保年兄。”

意在言外，如能迎合杨昌濬的意旨，自有升官之望。道光二十一年的两榜出身，早就应该戴红顶子，自己连个道员都还没有巴结上，边葆诚当然觉得委屈，现在有此机会，亦当然要好好把握。

因此，边葆诚问说：“我奉委主审此案，茫无头绪，唯有禀承意旨，勉力以赴。”

“不敢当，不敢当！此案纠葛已久，非借重年兄的大才，不能定谳。”胡瑞澜说，“请先休息两天，慢慢看完全案再说。”

“是！”边葆诚又试探着问，“将来总要维持原审吧？”

“不忙、不忙！且等你看完卷宗，见了抚台再说。”

胡瑞澜这样答复，是有他的打算的。这一案是不是维持原判，能不能维持原判，对杨昌濬的前程关系甚大；边葆诚虽是同年，但官职不相统属，想照应他亦是力不从心。杨昌濬希望边葆诚如何处理此案，将来

作何酬庸，以及边葆诚是不是听命而行，对杨昌濬有何企求，最好让他们直接去谈，自己不必居间参与，免得将来有一方不如所愿，埋怨到他头上。反正自己这种“悉听尊便”的态度，已足以使杨昌濬见情了。

但不知是为了遮人耳目，还是另有缘故，边葆诚不曾见着杨昌濬。倒是臬司蒯贺荪对他很客气，连日设宴款待，一谈总是两三个时辰。

流火铄金的天气，边葆诚借杭州府大堂开审，左面是嘉兴知县罗子森，右面是候补知县顾德恒、龚世潼，名为“四堂会审”，其实只是边葆诚一个人问话。

杨乃武与小白菜都翻了供，但杨乃武说了一句不聪明的假话，道是葛品莲暴毙之前的八月二十四那天，是差役何春芳与葛毕氏调笑，为葛品莲撞见，因而责打妻子。边葆诚抓住他这句假话，在征得胡瑞澜、蒯贺荪的同意以后，施展辣手，昼夜不分地轮流盘问，只为有了一句假话，杨乃武与小白菜的真话也是假话了。

这有个名目，叫作“熬审”，只对谋反大逆、江洋大盗等强悍的罪犯才用的手段，而竟施之于文弱书生与一个女流，而且还动用了大刑，杨乃武的两条大腿，虽未打断，已成残废。不但夹了杨乃武，还夹了他的妻子，为的是杨詹氏两次京控，被认定是个必须严惩的刁悍泼妇。

胡瑞澜的复奏，是十月初到京的。由于慈禧太后的万寿之期已近，凡是凶杀案之类的不祥刑案，不宜上奏；因而一直到十月十五，方始由军机处奏请裁决。

这天正好召见师傅，一个是翁同龢，署理的刑部侍郎；一个是夏同善，早就接到了杭州的来信，尽知胡瑞澜、边葆诚枉法的实情。所以当慈禧太后问到此案，两人异口同声地答说，此案不宜根据胡瑞澜的复奏定谳。

因此，十月十六日特颁一道上谕：“前因给事中王书瑞奏，浙江余杭县民妇葛毕氏毒毙本夫葛品莲，诬攀已革举人杨乃武，因奸同谋，问官回护瞻徇，请派大员查办。当派胡瑞澜提讯，兹据该侍郎声称：‘反复讯究此案，实属杨乃武因奸起意，伙葛毕氏将伊夫葛品莲毒毙，供证佥同，案无遁饰，按律定拟。’并声明‘此案原拟罪名，查校并无出入’等语。着刑部速议具奏。”

接着，有位言官上奏：“重案讯办，未协舆情，请提交刑部办理。”这位言官的官衔是户科给事中，名字叫作边宝泉，虽为汉军镶红

旗人，其实就是边葆诚的族人。

这边宝泉是同治二年的翰林出身。他倒是个有心人，眼见洪杨以后，督抚权重，视朝廷政令如具文，渐成尾大不掉之势，所以一当了御史，专门抨击弄权的封疆大吏。到任不久，就参了权倾一时的直隶总督李鸿章，接着又参江西巡抚刘坤一。这一次发难，明责胡瑞澜，其实笔锋力扫杨昌濬，而暗中又有为他的族人边葆诚开脱的意味在内，文章做得极好。

这篇文章一共分三段，第一段是说流言竟成事实："此案传闻异辞，已非一日；外间议论，佥谓胡瑞澜与抚臣杨昌濬，平日相好，其办理此案，外示严厉，中存偏袒；于案中紧要关键，并未虚心研讯，势必仍照原定罪名拟结。今胡瑞澜所奏，果与前次传闻无异，是物议必非无因。"

第二段论此案不能平反的症结所在："近来外省已经办成之案，虽经京控，而发交原省查办，平反者百不得一，久已相习成风。且胡瑞澜学政办理同省重案，所派承审之人，不过府州县官，与钦派大臣随带司员者不同。外吏之升沉，操之督抚，仰承意旨，视为故常；一旦特发公论，以疑难大案，引为己责，而致亲临上司干失人之重咎，虽愚者不肯为此。而胡瑞澜素本文臣，从未办理刑名事件，其受人牵制，不能平反，本在意料之中。"

因此，第三段文章建议："伏思朝廷慎重人命，凡关罪名出入，不惮再四研求；可否特降谕旨，将全案人证卷宗，提交刑部，详细研讯。如胡瑞澜所奏果是，不过稽迟杨乃武数月之死；而既经刑部复审，自足以伸国法而破群疑。倘有不实不尽之处，立共平反，庶嗣后各省承办重案，不敢再蹈瞻徇回护之习，于吏治民生，均有裨益。"

话是说得很有道理，不过朝廷还不愿意公然表示，要裁抑疆臣的权柄，所以用"外省案件纷纷提交刑部，向亦无此政体"的理由，仍旧责成刑部"详细研求，速行核议具奏，俾成信谳"。这与两天之前的上谕，只有"着刑部速议具奏"一句话来比较，可以看出，边宝泉这一奏，显然已受到朝廷的重视了。

因此，翁同龢特意命浙江司检齐原案，花了两天的工夫，细心研究，看出好几处毛病，一一用笺条签出。其中最说不过去的是：第一，京控提到余杭县令之子如何如何，至少该有本人的一份"亲供"自辩。而仅据差役一句话，"本官之子，早经回籍"而轻轻放过，于理不合。

其次，葛品莲之死，据说死于砒霜，买砒霜的是杨乃武，卖砒霜的是钱宝生；而杨乃武前后两次所供，买砒霜的日期不同，一说八月初三，一说八月初二，究竟是在哪一天？何以不提钱宝生到案对质？

不仅如此，翁同龢还托他的换帖弟兄步军统领荣禄抄了杨詹氏京控的原呈来看，又特意拜访夏同善与朱智长谈，相当深入地了解了案情，方始指示秋审处总办余撰，拟定奏稿，主张逐层指驳，发交胡瑞澜再审。

谁知刑部尚书桑春荣不以为然。争辩了好几天，由于另一位侍郎绍祺与浙江司、秋审处的司官，都支持“指驳再审”的主张，桑春荣亦就只好让步了。

复奏一上立即裁可，由朱智秉笔，发了一道明发上谕，措辞更为严峻，说的是：“前因浙江学政胡瑞澜奏，复讯民妇葛毕氏因奸毒毙本夫葛品莲分别定拟一折，当交刑部速议具奏；旋据给事中边宝泉奏，案情未协，请提交刑部办理，亦经谕令该部详讯研求。兹据该部奏抄，察核此案原题情节，与现供歧异甚多，请饬再行严讯等语。命案重情，亟须核实研讯，以成信谳；着胡瑞澜按照刑部所指各节，提集犯证，将复讯与原审情节，因何歧异之处，逐一研究明确，毋枉毋纵，总期情真罪当，一切持平，不得稍涉含糊，意图迁就；并将详细供词，声叙明晰，定拟具奏。”

另外由刑部咨复浙江巡抚，详细指出“原题情节与现供歧异”之处，计“情节互异者一，可拟者二，疏漏者一”。部文虽不公开，但亦无保守秘密的必要。许多关心本案的浙江京官，都托人在刑部秋审处抄来原咨，竞相传观，无不大大地舒了一口气，一吐胸中的积郁。

消息传到浙江，自是“几家欢乐几家愁”。最兴奋的是杨家，而最觉凄惨的是刘锡彤。刑部指驳歧异之处，关系最重的是两点，一是指他的儿子刘海升既然牵涉在案内，何以不传讯，不递亲供？这一点还不要紧，因为刘海升早就死了。

刘海升是死于海难。其时招商局成立不久，浙江的漕米，改由海运，即归招商局派轮承办。漕船向例可以附搭乘客，倘或与押运漕米的委员有点关系，且可免费。刘海升为了杨乃武一案“避风头”，决计北归回盐山原籍。这年二月里搭上运漕的福星轮，由吴淞口出海，直放天津。

二月十七起碇，船到佘山海面，忽然起雾。福星轮当即一面改慢

车，一面“放气筒”，且鸣且行，走了一夜。第二天上午十点多钟，快到黑水洋时，为怡和洋行的澳顺轮拦腰猛撞，船舱进水，不过三分钟的工夫即告沉没。全船乘客及海员共计一百二十人，被救的不到一半。海运委员蒯光烈及刘海升都在遇难之列。

人死可以不论，死无对证的事，总比较容易搪塞。但另一点，为何不传爱仁堂店东钱宝生到案对质，却是全案关键所在。过去大家都知道，这一点是全案关系最重之处，但犯人既已承认下毒，自不能请求传证；问案的人明知有传询的必要，只是意存偏袒，尽可装糊涂。如今刑部指驳，上谕督责，就非得传证不可了。

这一到堂上，钱宝生如果和盘托出，当初如何在威胁利诱之下，作了伪证。辛辛苦苦铸成的“铁案”，便是遇到了熊熊的烈焰，一下子会消融得不成样子。转念到此，刘锡彤直如芒刺在背，坐立不安了。

“快，快！”他大声吩咐，“快去请陈秀才来，立等见面。”

陈秀才就是号竹山的陈湖。原以为胡瑞澜一奏便可结案，谁知结果如此，也不由得变色了！

“如今没有别的办法，”刘锡彤几乎是哭的声音，“唯有切切叮嘱钱宝生——”

“钱坦。”陈湖中途插嘴纠正他。

“钱宝生！”刘锡彤声色俱厉，让陈湖吓一大跳，“竹山，请你也记住，爱仁堂的店东叫钱宝生，又名钱坦是另一回事。”

“是，是！”陈湖也省悟了，“一切都要照原供。”

“对！名字叫钱宝生，是同治十二年八月初三，卖了四十文的砒霜给杨乃武。一口咬定，包他没事。”

“我知道，我知道。不过当初有谕单给他——”

“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刘锡彤又不耐烦了，“当初写谕单给他，不教他到案对质，我已经做到了；如今是京里的圣旨！你吓他一吓，自然会乖乖儿就范。”

陈湖心想，事情到了这样的地步，连垂帘听政的两宫皇太后都被惊动了，小小一个七品知县，还能吓得倒什么人？此事唯有多说好话，动以利害，才能办得通。

主意打定，先去找到钱坦的弟弟钱恺，略说经过，赶到仓前，一见了面，钱坦的脸色很难看——这已非一日了。从杨乃武的案子越闹越大，他的麻烦也越来越多，上门的客人总要提起其事。先是不明究竟，问问经过；从真相渐白，知道杨乃武受到诬供，对钱坦的态度，也便由疑问而化为质问，那种冷峻怀疑的眼色与语气，实在教人受不了。

现在一看陈湖上门，先就有了戒备厌恶之心，不管陈湖是如何赔笑说话，他总是有气没力地懒得答理，最后谈入正题，一听要到省城里作证，他的脸色变了。

“我不去！当初答应过我的。”

“不错，当初有谕单，与你无干，现在也还是与你无干。不过京里有人在闹，不能不敷衍一下子。我陪你上省城，只要过一堂，照以前说过的话说一遍，包你没事。”

“如果有事呢？”

“什么事？”

“拿我打啊，夹啊，或者把我关了起来，那怎么说？”

“那是决不会有的事。你想，案子还是这一个案子，审的人也还是这些人，难道自己打自己嘴巴，说前一次审错了，只有这一次才审得对？”陈湖又说，“钱老板，你不要怕！本来没事，你一怕，不肯去，倒像做贼心虚似的反而自己找麻烦了！”

对这番话，钱坦亦以为然，左思右想，无可闪避，长叹一声，滚出两滴眼泪：“唉！不晓得啥个冤孽？”

这是无可奈何，唯有硬着头皮应承的表示。陈湖既怕他变卦，又怕他到了堂上所供不符，所以陪着说了许多好话，多方譬解，看钱坦情绪稍微好转了些，方始告辞。

等他走后不久，杨家的人来了，有男有女，有大有小，浩浩荡荡一大群，而且还有专门送礼用的一具“条箱”，抬着跟在后面。

仓前也算是水陆码头，过往的旅客甚多，所以钱坦并未注意。及至条箱抬入店堂，莫名其妙，急忙从柜台里走出来问：“喂，喂！你们是哪里的？”

“钱老板，敝姓杨。”杨恭治上前搭话，“家兄就是杨乃武。家嫂、

家姐特为来拜访，几样粗东西不成敬意。”说着，便叫揭开条箱盖子，吃的有整条的火腿，穿的有整疋的杭纺，这份礼很像个样子！

钱坦却无心细看，一听是杨乃武这个名字，他心里就发慌了，口里连连答说：“不敢当，不敢当！”一双眼睛却只顾看着门口。

门口停下来两顶轿子，出来两个妇人，前面是杨大姐，后面是杨太太，手里还牵着一个四五岁的男孩。后面又跟着一男一女两个大孩子，都是杨乃武的子女。

进得门来，杨太太带着两儿一女，一起跪倒，“钱老板，”她哀声说道，“请你做做好事！”

钱坦大惊失色，“这是为啥？这是为啥？”他一面仓皇地喊，一面也跪倒还礼。

这时老板娘已经赶到了，首先去搀扶杨太太，可是她不肯起身，只说：“要请钱老板答应一句，救救我家乃武！”

“有话好说，有话好说！杨太太，你请里面坐。”

就这片刻，看热闹的人，已在店门口挤得水泄不通。少不得有爱仁堂的左邻右舍，挺身出来，帮着劝慰。于是杨大姐说一句：“弟妹，该进去见见钱家老伯母。”

此来说定了的，全归杨大姐一个人指挥，所以杨太太依言起身。钱坦夫妇将杨家大大小小都接到后面。钱家老娘亲自烧香去了，由老板娘周旋接待，乱过一阵，孩子们由爱仁堂的伙计带开，堂屋里三客两主，开始谈论正事。

“钱老板，”杨大姐低声下气地说，“今天实在是来求你。你的苦衷，我们都晓得，已经打听过了，实在是逼得没法子，只好那样说，我们一点都不怪你。说实话，换了我是你钱老板，也只好那样说。”

钱坦不作声，好久，才叹口气说：“唉，叶太太！我也不晓得怎么说才好！这种无缘无故惹出来的烦恼，真正没有道理！”

这话骤听不明白，要细想一想才懂，是隐隐然怪杨乃武不该将他牵扯在内。平心而论，是杨乃武错在先，怨不得人家。于是，杨大姐只好施展苦肉计了。

一个眼色抛过去，杨太太又是一跪。这一次老板娘的动作很迅速，

等她膝盖刚一着地，便拿她硬拖了起来。

“说来说去是我家乃武的错！不该为了一上夹棍，信口胡说，我先替他赔罪；将来等他出来以后，再来谢钱老板的救命之恩。”

“没有这话，没有这话！”钱坦连连摇手，“我怎么救得了他？”

“救得了！一定救得了！”杨太太说。

“一定救得了的！”杨大姐说，“钱老板，只要请你说实话好了！”

钱坦默然。人家的要求并不过分，实话直说，理所应当。可是说了实话会有怎样的后果呢？一想起来，不寒而栗。

杨家多少也了解他的处境。是商量好了来的，由杨大姐与杨恭治姐弟二人，轮番向钱坦央求，说他一说了实话，因为与前供不符，可能会有罪名，但一定设法替他上下打点；如果入狱，无论如何不会让他吃苦头。至于爱仁堂的生意，如果需要帮忙照料，只要他提出可行的办法来，譬如进货要垫本钱之类，杨家亦必定尽力。

另外是杨太太向老板娘下功夫，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诉苦。说到宁波府边知府动刑所受的苦痛，声泪俱下，害得老板娘也陪了一些眼泪。

在这样的情面包围之下，钱坦终于答应：上得堂去，会翻供说实话，杨乃武根本不曾在他店里买过砒霜。只要有这句话就够了！至于未买砒霜而说买过，其故何在，杨家认为不必问，堂上问他，他自然会说另一番实话。此时一问，陡然勾起钱坦的忧虑，大可不必。

等杨家千言万谢的告辞而去，钱坦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不言不语，连晚饭都不想吃，只是坐着发愣。老板娘见此光景，唯有极力解劝，而钱坦只是摇头叹气，不断地说：“难做人了！难做人了！”

谁都可以想象得到他的为难。不说实话，对不起杨家，而且从此亦将不齿于乡里；说了实话呢，县大老爷的“纱帽”不保，还牵涉到陈湖等人，他们岂肯善罢甘休？别的不说，堂上一顿板子，就会打得人死去活来。

“难做人”只好不做人了！第二天一早，爱仁堂内哭声震惊四邻，钱老板自己吃了砒霜，报丧条子也送了杨家一张。杨太太大吃一惊！詹善政恰好在姐姐家里，连连顿脚，“糟糕了！糟糕了！”他说，“姓钱的要倾家荡产了！”

“怎么？”

“现在没有工夫跟你谈其中的道理。”詹善政说，“我马上要去找杨大姐商量。”

詹善政上京两次，见识大非昔比；杨大姐更是冷静而有魄力，明知上门吊孝，钱家一定会当他们冤家，怪他们逼死了钱坦，可是决不能少此一行，而且越快越好。

于是，找到杨恭治，备办了素烛、清香、银锭等物，专程赶到仓前。詹善政颇善做作，在灵床前跪倒磕头，放声大哭。哭的不是钱坦，而是想到这样一个重要人证，忽然失去，于杨乃武的官司不利，为至亲痛哭。

钱家本来对这两位吊客含着敌意，而这分敌意居然因詹善政的眼泪，消融了大半。哭罢起身，见有丧家男子招呼，问起来才知道是钱恺。

“钱二哥，”杨恭治说，“昨天到府上，初见令兄，哪知一夜工夫，会有这样的变化。”

“谁也没有想到！”钱恺痛心地说，“阴错阳差，前世一劫。”说着，掩面流涕。

“钱二哥，你先不要伤心，还有大事要办！”詹善政说，“人亡了，可不要再弄成个家破！”

“家破人亡？”钱恺惊得收住了眼泪，“怎么会？”

“怎么不会？钱二哥，你可有隐藏些的地方，我有要紧话跟你说。”

钱恺不答，只招招手，将他带到最后面的一间厢房，那里一半堆着药材，一半作了钱恺的卧室，连杨恭治在一起，三个人都坐在床沿上谈话。

“钱二哥，你报了官没有？”

“地保来过了，已经接过头，下午去报官。”

“千万报不得！”詹善政说，“你马上去通知地保。”

“为啥？”

“你想，钱老板如今是这件钦命案子里的重要证人，忽然说是服毒自尽了，上面自然要追查原因。那时，县衙门里派了人来，不由分说，先拿了你传了去审问，怎么得了？”

“啊！”钱恺惧然而惊，“这倒不可不防！”

“当然要防。快去追地保！”詹善政说，“一字入公门，九牛拔不转，千万迟不得。”

“好，好！我派人去找地保。”

“还有，”詹善政问，“这个地保为人怎么样？”

“你问的是哪一点？”

“是老实，还是奸刁？”

“不大老实。”

“不大老实，就要使点手段。你派人先去骗了他来，跟他谈了，再作道理。”

钱恺答应着去了。地保住得不远，听说钱家有事商量，立即赶到。詹善政见此人生得瘦刮刮，脸上骨多肉少，俗语所说：“脸上没有四两肉。”是很难惹的人。

“我姓詹。”詹善政自告奋勇地出头，“贵姓？”

“我姓吴。”吴地保说，“从前没有见过你老？”

“我是丧家的远亲，特为赶来帮忙。老吴，我们对面坐！”

对面就是一家酒店。吴地保跟着他到了那里，詹善政挑了一个隐蔽的座头落座，好酒好菜叫了许多。吴地保不发一言，只用略带怀疑的态度看着。

“不必客气。一朝生，两朝熟！”詹善政从身上摸出一张银票，故意先亮一亮，是十两银子，然后折得小小的，推到吴地保面前，“一点小意思，不要嫌少。”

吴地保见钱眼开，尊他一声：“詹老爷！这是为啥？请你说明白了，我才敢收。”

“没事！钱老板服毒，你只当不知道有这回事。”

“咦！不是说，要我去报案吗？”

“不要报，不要报。急病死，何必报官相验？”

“急病死的？不对吧！詹老爷，你话我不懂，而且——”他迟疑着没有再说下去。

“你是说，丧家自己为啥不跟你说，要我来出头，是不是？”

詹善政到这时候不能不说实话了，否则会引起误会，疑心他牵涉在人家的命案之中，有杨乃武前车之鉴，绝不可大意。于是他说：“老实告诉你，钱老板的服毒，是为了难以做人——”

他从钱坦当时被迫作伪证谈起，一直谈到昨日杨家全家登门叩求。然后分析，何以呈报服毒自尽以后，县衙门差役会借追究死因，搞得钱家破家荡产的缘故。詹善政自道见义勇为，不能不挺身出来为钱家出主意；地保是本乡本土的熟人，理应帮帮钱家的忙。何况这样做法，不须担何责任，何乐不为？

这番话加上那十两银子的红包，终于将对方说动了。钱家的老娘很明白事理，对詹善政肯这样急人之急，热心设谋，为她家挽回了可能会破家的一场大祸，十分心感。一口答应，如果省里来传唤钱坦作证，她愿代死去的长子，上堂作证。

驳审的部文早就到了，但无人主持，一直搁在那里。学政胡瑞澜正忙着岁试“按临”各府——省各州县已入学的“生员”，亦即秀才，照规矩说，应该在家用功苦读，为了考较文字优劣，有无进步，每年由学政作一次考试，称为岁试。岁试由学政排定次序，亲临各州县出题阅卷，称为“按临”。其时，胡瑞澜正在海宁州、嘉兴府一带，预定十二月初方能回省。

臬司衙门当然也知道此案已遭驳审，只是没有人过问其事。蒯贺荪在十一月初一，照例随巡抚到文庙拈香，当夜暴疾而亡。因此便有许多议论，说蒯贺荪职掌一省刑名，论这场冤狱的造成，他要负最大的责任，遽尔毙命，实在是报应。

除此以外，还有许多流言，传布得最广的是，说杨大姐曾经到东岳庙去焚表哭诉，求得一支签，是一首七绝：“荷花开处事方明，春叶春花最有情。观我观人观自在，金凤先到桂边生。”有人解释诗意，说官司要到明年春天，始有转机；六月里荷花开处，真相可以大白，八月里必有结果。

又有人说，签诗中隐藏着两个人名，一个很明显，最后那一句，明明道出“桂金”；另一个比较隐晦，“春叶春花最有情”，道是春来芳菲满眼，到处可以留情，暗写“春芳”二字。此案的凶手，实在是何春芳与桂金姐。

然而任何流言，不及一个真实的消息来得惊人。这个消息就是爱仁堂的钱老板，因为左右为难，结果一死以求解脱。杭州的士绅，都为这个消息所震撼了！因为钱坦这一死，无异证实了传了已久的流言，他确是在刘锡彤的逼迫之下，作了伪证。

钱坦如此，他人又如何？凡是可能作不利于刘锡彤的供词的人证，都有被迫而步钱坦的后尘，走向黄泉路上的危险！

这一案决不能在浙江审了！杭州的士绅询谋佥同，决定在京里活动，请由刑部提审。

在京里，主持此案的已变成兵部侍郎夏同善。他兼着弘德殿行走的差使，与翁同龢同为帝师。当初翁同龢主张驳审，便是由于从他口中获知实情，确有枉曲之故。所以在浙江的京官们，推他主持其事，顺理成章；而正直热心的夏同善，亦自觉义不容辞，毅然挑起了这副担子。

在刑部，除了翁同龢以外，另外一位左侍郎绍祺亦颇主张正义。此人籍隶满洲镶黄旗，与翁同龢、夏同善同为咸丰六年丙辰的同年，公义私谊，都没有不支持夏同善的道理。

当然，夏同善亦不会独断独行。跟同乡京官商量的结果，认为官位较高，以及本身职司刑名或风宪的人，都不宜出面呈控。因为官位较高，则不免予人以仗势欺人的印象；而刑部官员及御史为此案呈控，更有假公济私之嫌。最好莫如由清议所归的翰林出来说话。

在京里的浙江翰林，以两个杭州人为首，一个是咸丰十年庚申的状元钟骏声，现任翰林院侍读；一个是国子监司业汪鸣銮，是翁同龢的得意门生。不过，这两个人列衔，又不是在最前面，领衔的是在籍的一个杭州绅士汪树屏，这样安排，表示呈控出于地方的公意，并非浙江的京官，意图干预浙江的公事。

列衔的一共十八个人，状子递到都察院，详叙种种疑义，认为此案发回浙江复审，绝无结果，唯有解交刑部重新审讯，才能有正确的结果。这样的诉讼，且不说列名的大部分是雅负清望，为公卿所尊敬的名士，也不必问在都察院内部有无安排，只看案情，便非出奏不可。

都察院的奏折，两宫太后看过，发交军机处核议。领班的恭王便找了宝鋆来，问他的意见如何。

“刑部提审，我一时倒还想不出有此前例。此例一开，以后怕要多事了。”

“前例总是有的。”恭王答说，“我亦主张驳，不过驳得掉、驳不掉要好好研究。驳下去，再顶上来，事情就难办了。”

这是军机处的威望所关，驳下去，顶上来，就必得再驳，再驳再顶，这场官司打到什么时候？宝鋆心想，如果刑部提审，老同年刘锡彤非吃大亏不可，这一案要帮忙只能帮在暗中。

想停当了，便即答道：“我总觉得此例不可开！不如钦派大员，随带司官，驰驿到浙江提审，比较妥当。”

“也好！先看看有谁可派？”

“是的。我看这个折子压一两天再说。”

这一压下来，马上便有消息到夏同善那里。夏同善找翁同龢，要求他跟恭王进言，仍旧由刑部提审。翁同龢答应了。

事情很巧，就在这天中午，恭王奉慈禧太后之命，到弘德殿来看两位师傅授读的情形，让翁同龢有了一个从容进言的机会。

“刑部有个折子没有发下来。”翁同龢闲时提起。

“是，”恭王想了一下问，“浙江那件谋杀亲夫的案子？”

“是。”

“刑部提审，似乎无前例可援。”

“回王爷的话，皇上亲鞫的案子也有过。”

“那是谋反大逆。”

“逆伦亦是十恶不赦的重案。”翁同龢又说，“顺治十四年丁酉科场案，世祖就曾亲自御殿审问，传旨行刑。”

“有这样的事吗？”恭王怀疑。

“有！事在顺治十五年四月。”翁同龢说，“前些日子我查旧档发现

的。王爷不信，我可以检档呈阅。”

“不用，不用！”恭王想了一下说，“这一案当然不能轻纵。你看，钦派大员到浙江，如何？”

“恐怕没有人肯去，去了亦不见得能秉公审理，无非再多死几个无辜之人而已。”

“是何言欤？”恭王有些不高兴了。

“王爷，”翁同龢从容说道，“我先讲一段内幕给王爷听。”

所讲的就是钱坦在左右为难之下，不能不自裁的经过。恭王听完，脸上的颜色缓和了。

“事情很明白地摆在那里，浙江的大吏非维持原判不可，钦派大员到了浙江，难免受人情的包围。如果公事公办，审问虽可委诸随带的司员，但提传案内一干人证，仍旧要由地方官办差，其中有关系的证人，势必遭受威胁，倘或不从，便会如何？可想而知。”

“啊，啊！”恭王深深点头，“地方官要借故杀之以灭口，是很容易的事。”

“正是！”翁同龢突然脸色一正，放低了声音说，“冲龄之主，太后垂帘，是所谓‘孤儿寡妇’的局面，弱干强枝，尾大不掉，往往由此而起，征诸往史，斑斑可考。王爷身当重任，岂可不替朝廷立威？”

恭王恍然大悟，改容相谢，“叔平！”他说，“你真是社稷之臣。”

第二天上朝，恭王的态度一变，他跟宝鋆说，杨昌濬用心可恶，蓄意跟朝廷对抗。此人并无赫赫功勋，而且也只是一省的长官，尚且如此；然则曾建大功，节制数省的李鸿章、左宗棠又当如何？这番义正词严的话，将宝鋆堵得逡巡不敢赞一词了。

于是，当天就奏明两宫太后，下了一道上谕，第一段说：“前据给事中边宝泉奏，浙江余杭县民妇葛毕氏毒毙本夫一案，胡瑞澜复讯未协，请解交刑部办理；当以提案解京，事涉纷扰，且恐案内人证，往返拖累，是以未准所请，仍责成胡瑞澜悉心严究。”

这是解释当初所以未准所请的缘故，只为了纷扰甚多，恐怕拖累无辜人证，是出于体恤之意，而非表示根本不应由刑部提审。

第二段是说明所以改变原意的缘故：“兹据都察院奏称：‘浙江绅士

汪树屏等，遣抱联名呈控，恳请解交刑部审讯。’据呈内所叙各情，必须彻底根究，方足以成信谳，而释群疑。”

最后便是指示办法：“所有此案卷宗及要犯案证，即着提交刑部秉公审讯，务得实情，期于毋枉毋纵。”而且特别提示，也就是警告：“至案内各犯，着杨昌濬派委委员，沿途小心押解，毋得稍有疏忽，至干咎戾。”

这道上谕是十二月十四日经由内阁明发。穷京官年底下有各种开销债务要清偿，个个焦头烂额，愁眉不展，但看到这道上谕，为之心胸一畅，平添了几分撑持着过年关的勇气。

可是，在刑部却有人为此大伤脑筋——此人非别，正是刑部尚书桑春荣。因为第一，宝鋆早有嘱托，希望他对此案格外关顾；第二，浙江巡抚杨昌濬刚派了一份重礼。外省督抚，入息优厚，尤其是东南膏腴之地的封疆大吏，逢年过节，对京中要员必有点缀，送上的红包，在夏天名为“冰敬”，在冬季则为“炭敬”。红包大小，因人而施，像刑部尚书这样的地位，大致一二百两银子，而杨昌濬这次所送的“炭敬”，比往年加了几倍，足足一千两。得人钱财，与人消灾，煌煌上谕，虽不敢公然违抗，但可设法拖延，给杨昌濬一段化解的时间。

因此，当原任主管文卷的“堂主事”，现已调升浙江司员外的满洲正蓝旗人吉顺，拿着根据这道上谕所拟的咨文，上堂请求画行时，桑春荣摆一摆手说：“先搁在那里，等开印了再说。”

大小衙门的规矩，每年十二月二十封印，一直要到来年正月二十才开印，有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可以不办公事。如果是不相干的例行公事，压一个月亦未尝不可；但这是钦命要件，何可延搁？所以同为堂官的绍祺表示反对。

桑春荣号白斋，绍祺称他：“白公！我看是马上办出去的好！”

“为什么呢？”

“刑部复核此案，几次驳下去，都让浙江顶了回来，威信大损。如今既有上谕，正该及早发出。开印要一个月以后，这搁得太久了！上头如果查问，不好交代。”

“不然！”桑春荣说，“照我看，胡学使的复奏也快到了，等看他如何说法，再作道理，比较妥当。也许已经审明白了，那就不必再多此一举。”

“复奏是复奏，上谕是上谕，果然复奏审问明白，浙江自然会申复，请求免提人证卷宗，那时再奏闻请旨，也不要紧。”

“不，不！不能这么办。”桑春荣执意不允，却又说不出理由。

绍祺不服，又无奈其何。想了一下，当场关照吉顺：“劳驾，请你看看翁大人在哪里，马上把他请来！”

听罢来意，翁同龢答说：“既然是去争，总要争到了才好，不然虚此一行，犹在其次，以后就不能再争了。”

“是。”

“那么，总得有个言之成理，而且不易驳倒的说法。”

“其实很好说。绍大人没有想到，我亦不便当场提醒。”

吉顺提出一个说法，翁同龢欣然同意，随即换了官服与吉顺同车到刑部。

刑部有处小有花木之胜的地方，名为“白云亭”，堂官聚谈会食，都在此处。平时雍容和睦，此时却有剑拔弩张的意味。绍祺一看帮手到了，抢先迎上来说道：“叔平，请你劝劝白公，杨乃武一案已奉上谕提审，钦命要案，当然应该赶在封印以前，咨会浙江。你说是不是！”

“请少安毋躁。”翁同龢从容不迫地跟桑春荣招呼过了，方始将吉顺所教的话，说了出来，“白公，夜长梦多，我们先要站稳脚步。既有明发，浙江当然也知道要提审，只为部文未到，下面就可以动手脚，倘或有关系的人，再死一两个，只怕杨石泉吃不了兜着走。倒不如早早发了咨文，杨石泉自己有所警惕，约束属下，不得胡来，反是保全之意。至于本衙门的责任，白公，不出事则已，一出事似乎也很难分辩。”

“是啊！”绍祺拍着手，很率直地说，“白公，爱之适足以害之。”

这句话倒很管用，桑春荣虽感不悦，却不能不听了，点点头说：“既然两公所见如此，那就发吧！”他大声吩咐，“请吉老爷来！”

吉顺抱牍上堂，桑春荣首先画行，绍祺与翁同龢亦都看过署名，随即抄缮用印，封缄妥当，封套上标明“加紧”，送交兵部驿递。

新年里各衙门封印，而军机处照常入值，两宫太后亦照常看奏折。年初六发下来一个折子，是胡瑞澜在年内拜发的。

奏折上说："臣于十二月初三日，由嘉兴试毕回省，照刑部奏驳各节，行提本犯及应讯人证，逐加讯究。葛毕氏等供俱无异，本可拟结；而杨乃武因案经再讯，以为必能翻动，顿改前供。查因奸毒毙本夫，事极秘密，旁人无从确见，自应以本犯供词为凭，此案本非他人诬指，而杨乃武图脱重罪，逞其狡狞伎俩，播散浮言，闻者率信为真有冤抑。现在杨乃武刁健更甚，案情重大，人言纷纷，实非愚臣所敢专断。请特简大臣，另行复审。"

由于朝廷已作处置，这个奏折可以不理。不过朱智却抄了折底，分送夏同善及浙江京官，大家都看出来胡瑞澜与杨昌濬已自陷于骑虎难下，而又难乎为继的窘境中了。

在杭州，这个提审的消息，当然更为轰动，茶坊酒肆，到处有人在谈论杨乃武与小白菜。有那好事的，钻头觅缝在打听杨乃武与小白菜起解的日期，是走水路还是陆路，好赶到要冲之地一睹庐山真面目。

谁知消息沉沉，始终并无确期。据说巡抚杨昌濬接到刑部的公事，大为不满，有一次定期接见僚属之时，在官厅上大发牢骚，说"正犯既有确供，案子铁定不移。要提人证案卷到京，简直是有意找麻烦"。因为如此，便有种种流言，一说杨昌濬有西征元戎左宗棠撑腰，决定抗旨，已经动公事顶了上去，杨乃武与小白菜不会起解；又一说，杨乃武已经为狱卒受命谋害，根本无法起解。

实情是杨乃武的刑伤极重——本来已快好了，上年十二月初胡瑞澜由嘉兴回省城，重新再审，只有杨乃武依旧翻供，又吃了一次苦头。新创引发旧伤，寸步难行，必得医好了才能上路。

元宵节前接到的部文，过了花朝，还不能起解，杨昌濬也有些着急了。刑部行文来催，还不要紧，若有言官上奏，指他有意违误钦限，不知其心何居，那一来可能会奉旨申饬，这个脸可丢不起。因而决定，全案卷宗，正犯葛毕氏，以及其他人证，先行解送；留下杨乃武，等伤势好了，再由海道赶到京里。

三月二十九，第一批正犯、人证、卷宗到京。押解的委员，一共四个，为头的是候补知县谭正翰，人很能干，知道"小白菜"的名气甚大，如果一下客栈，闲人来看热闹，户限为穿，麻烦多多。所以一进崇文门，关照其他委员，安顿人证，自己带着正犯与全卷，径投到部浙江司。

浙江司的司员很多，来跟谭正翰接头的，是翁同龢的侄子翁曾桂。

翁同龢已在二月初调任户部侍郎，翁曾桂则由绍祺下条子派审本案，目的就是为了能够维持他与翁同龢的主张。所以翁曾桂接见投文的谭正翰一点不敢马虎，接收全卷，照清单逐一检点，特别留心杨乃武的亲供，看那花押，果然一如传说，仿佛“屈打成招”四字拼缀而成。

接收了案卷，再接收正犯，照例亦要问一遍，为的是“验明正身”。提到浙江司的小官厅，等小白菜磕过头，翁曾桂问道：“你夫家姓什么，娘家姓什么？”

“夫家姓葛，娘家姓毕。”小白菜低着头答说。

“葛毕氏，你抬起头来！”

问案常有叫犯人抬头的命令，目的是看一看相，是凶恶还是善良，是淫荡还是贞节？不过翁曾桂此时唤她抬头，为的是要看看她的容貌，小白菜既有艳名，自然是美貌妇人，凭此便可验明正身。

“是！”小白菜毫不羞涩地抬起头来。

她脸上的神色，不但没有羞涩，而且还有些傲慢及不屑的意味。因为这种情形她遇得多了，几乎每一个问官，都要让她抬头向上，仔细看上一看，甚至一次不足，两次、三次，恣意饱览，那双色眼，着实恼人。久而久之，便自然而然地使她的脸上，浮起了这样的表情。

不过，翁曾桂到底是有家教的世家子弟，看小白菜的目的，不是为了饱餐秀色，所以目光平正，一看即知，确是葛毕氏正身。她那一双圆大而黑的眼睛，丝毫不现凶光，也绝不像一个能下手谋杀亲夫的狠毒妇人。

他收拢目光，看一看案卷又问：“你是哪一天从杭州动身的？”

“三月初一。”

“是水路还是陆路？”

“是水路。”小白菜答说，“到北通州起旱，一点点路就进京城了。”

语言明晰，不似全无知识的妇女，翁曾桂暗暗高兴，此案十分复杂，如果遇到犯人头脑不清，答非所问，不得要领，就会非常吃力。这一层顾虑，如今看来是可以减轻了。

于是，他点点头唤值堂的差役，将葛毕氏送到提牢厅——刑部监狱称为“诏狱”，俗名“天牢”，狱政归“提牢厅主事”所管。收监既毕，方又

与谭正翰叙话。

“请问，还有一个正犯，什么时候可到？”

“老兄是说杨乃武？”谭正翰答说，“咨文中已有说明，杨乃武在监患病，正派医诊治，一好，马上由海道押解到京。照我想，也快到了。”

“此案，上头派兄弟主审。”翁曾桂说，“贵省及胡学使前后几次的题奏，我都看过了。其中的关键是在爱仁堂药店的店东钱宝生卖砒之说，既然是杨乃武在杭州府所供，就该提钱宝生到案对质，这一点疏漏，必得辨个水落石出。足下以为如何？”

“高见甚是！”

“可是，现在胡学使对驳审的复奏中说，杨乃武顿改前供，而钱宝生忽然病殁。这一个紧要人证没有了，关系甚大。兄弟的意思，想传提钱宝生的亲属到案。我私下请教，不知钱宝生有些什么亲人？”

“听说，钱宝生的妻子也故世了。现在爱仁堂是由钱宝生的老娘跟一个姓杨的得力伙计在管。”

“噢！”翁曾桂蹙着眉说，“恐怕其势不能不传钱宝生的老娘到案。我再私下请教，这件事是叙在咨回的公文中好呢，还是另外行文？”

“悉听尊便。”

“是，是！”翁曾桂说，“公文不过一道手续，要紧的是拿事情办通。我想拜托老兄，回省复命的时候，带个口信，本部传提爱仁堂的这两个紧要的人证，务必请杨大中丞指派委员，就像老兄这样干练的人，由海道护送到京。”

“是，是，遵命！”谭正翰说，“不过，我也要老实奉告，我是奉命留在京里，照料这件案子；还有两三位委员，带部文回去复命，只怕沿途逗留，耽误公事。所提爱仁堂有关人证，还不如部里另备咨文，交驿递加紧递送，克日可到。另外，我再写信回去，拿部里重视这件案子的意思，切切实实转达。这样双管齐下，似乎比较妥当。”

说来头头是道，其实不肯负责，翁曾桂这才发觉，此人手段圆滑，不易对付，存了几分戒心，公事也就越发认真了。

下

主审的是翁曾桂，还有会审的两员司官，一个叫林拱枢，是道光名臣林则徐的第五个儿子；一个叫刚毅，满洲镶蓝旗人，此人肚子里没有多少墨水，可又喜欢掉文，以至于常闹笑话。刑部公事常有的一句成语“草菅人命”，在他口中便成了“草‘管’人命”。不过他肯下死工夫，律例烂熟于胸，所以虽是直隶司的员外，亦奉命会办。刑部司官中，浙江籍的好手甚多，但一个都不曾派到，为的是怕他们心有成见，审问不公。

这三位司官承办这样一件“名案”，兴奋之余都不敢掉以轻心，案情读了又读，凡有疑问，都用签条签了出来；下手的方法，亦都一致同意，抽丝剥茧，照案情发生的经过，从头问起。

因此，第一堂只提传四个人，除正犯葛毕氏以外，其余三个证人是：房东王心培、岳父喻敬添，还有一个沈体仁。

首先要问的是小白菜，这是意料得到的事，所以刑部各司的官役，都涉水来到“南夹道”——刑部在皇城西面，正对着西安门一条南北通衢，名为刑部街，街西自北而南，依次是大理寺、刑部、都察院，就是所谓“三法司”。刑部街的地势最低，春夏之间，积水是常事，所以京师有个说法，叫作“水淹三法司”。至于刑部的“南夹道”，是浙江司所在地，其时春雨连绵，流潦没膝，好事的都涉水而来，垫足翘望，为的是要看一看小白菜究竟艳到如何程度，到底像不像谋杀亲夫的样子！

这当然妨碍问案，但拒之不可。翁曾桂唯有简略地问一问姓氏、年龄、籍贯，成亲几年、有无子女，随即吩咐还押，另问证人。

第一个被提上堂的是沈体仁，问过他跟小白菜的关系，翁曾桂又问：“葛品莲管你叫什么？”

“他也叫我干爷。”

“葛品莲死的那天，你看见过他？”

“是！”沈体仁答说，“那天是十月初七，我在大桥茶店吃茶。看见品莲过去，样子好像不大对，我赶出来叫住他问，问他是不是流火又发了？他说还好，又说肚子饿了，要去吃点心。”

“所谓‘样子不大对’，是怎么不对？”

“是发冷的样子。”

“那天，天冷不冷？”

“十月小阳春，一点不冷。”

“以后呢？”翁曾桂问，“以后有没有再见过葛品莲？”

“再见到他，已经咽气了。”

“你把当时的情形说一说。”

沈体仁一面想，一面回答：“那天是十月初七，吃过中饭不久，王心培来通知，说品莲病重。当时我正有事，分不开身，所以我‘家里’，就是品莲的亲娘先去。又过了个把时辰，来通知说是品莲死掉了，我才赶了去的。”

“赶去以后，看到的是怎么一个情形？”

“看到喻敬添夫妇都在，商量买棺材办丧事。”

“尸体怎么样？”翁曾桂补充一句，“有没有什么异样？”

“我没有看到，去的时候，死人的衣裳都换好了。脸上盖一块白绸子，我没有揭开来看。不过——”

沈体仁突然咽住了。

问官当然不肯放松，刚毅脾气急躁，拍着桌子喝问：“不过怎么样？快说！”

“不过，”沈体仁嗫嚅着说，“我问过我家里，有没有中毒的样子？我家里说：看不出来。”

这句话不尽不实。当时沈媒婆向丈夫回答得很清楚，皮肤好好的，没有中毒的样子。可是她到了杭州府变了口供，所以沈体仁亦就不能不

含糊其辞，略略照顾到沈媒婆在杭州说的话。

“这句话很要紧，不要漏。”翁曾桂向录供的书办叮嘱了这一句，随即吩咐带走了沈体仁，传问王心培。

由于王心培是葛品莲的房东，翁曾桂与刚毅都认为这个证人很重要，葛品莲的死因，葛毕氏平日对待丈夫，以及跟些什么人交往的情形，只有他最了解，所以问得特别仔细。

“葛品莲死的那天，回家的时候，你是不是看见他浑身发冷的样子？”

“不是我，是我女人在门口看到的。”

“你什么时候看到葛品莲的呢？”

“等我看到，葛品莲人已经不对了！”王心培说，“那时候我正在吃中饭，只听得楼上狂叫一声：‘你们来啊！’听得人汗毛直竖——”

“慢，慢！”翁曾桂打断他的话问，“是不是好像突然之间，遇见怕人的事，才会喊出来的那种声音？”

“是的。老爷说得一点不错。”

“你再说下去，听见喊声以后怎么样？”

“我跟我女人都丢下筷子，赶上楼去，只见品莲口吐白沫，两只眼睛往上翻，两条腿一抽一抽地，喉咙里呼噜、呼噜像拉风箱的声音，是在‘起痰’了。我就说，应该马上去通知沈媒婆。是我亲自去走了一趟。”

“我问你，”刚毅是问小白菜的反应，“你上楼的时候，葛毕氏在干什么？”

“什么也不做，站在那里发抖。”

“葛毕氏的母亲呢？”

“她来过一趟，后来走了，是去请医生。”

“医生什么时候到的？”

“等我陪着沈媒婆一到，医生也到了。”

“沈媒婆是什么人？”翁曾桂问。

“就是沈体仁的老婆，葛品莲的亲娘。”

“当时在场的，还有什么人？”

王心培想了一下答道：“还有喻敬添夫妇，医生就是他们请来的。”

“医生怎么说？”

“医生说是痧症。”

“你记不记得，开的是什么药？”

“没有开方子，只教拿万年青、萝卜子捣了汁灌下去。哪知道一点效验都没有。”

“以后呢？”

“以后就死了。”王心培木然地说，“医生还没有出门，病人就咽气了。”

“医生有没有别的话？”刚毅插进来问，“譬如说，觉得病情奇怪，或者疑心有别样缘故，病才会发作得那么厉害。”

翁曾桂觉得刚毅的话，是问在紧要之处，因而附和着也说：“你仔细想一想，想清楚了再说。”

“没有！”王心培很快地答说，“医生来了，没有说几句话。到病人不中用了，问他到底什么毛病，他还说是痧症。”

“那个医生医道高明不高明？”刚毅问。

“是个‘乌花郎中’。”

“你说什么？”

刚毅听不明白。籍隶江苏常熟的翁曾桂却懂这句杭州府的俗语，便为刚毅解释，食物之类腐败发霉，历时既久还会长白毛，就叫“乌花”；所谓“郎中”即是北方人口中的“大夫”，为医生的别称。“乌花郎中”意即难得有人请教的医生。

刚毅爽然若失，“照此说来，医道并不高明。”他说，“也说不定不是痧症，看成了痧症。”

“这也可能的，还得仔细求证。”翁曾桂转脸又问，“王心培，你认

不认识杨乃武？”

“认识的。不过不熟。”

“你们有没有来往？”翁曾桂想补充着更明确地问，“譬如你到他家，他到你家，以及婚丧喜庆的应酬之类。”

“没有。见了面，大家点点头，没有往来。”

“那么，”翁曾桂急转直下地问，“杨乃武有没有来看过葛品莲夫妇？”

“没有！”

“这句话出入很大。”刚毅又插嘴了，“你说话要负责，到底有没有见过杨乃武到葛家，你要想清楚了再回答。”

“杨秀才没有来过。”王心培仍是很平静而负责的态度，“我家里总有人，杨秀才如果来过，就算我不知道，我家里总有人知道，会告诉我。”

这也是全案中很重要的一个关节，由王心培的证供中可以确定，自从葛品莲迁入新居以后，杨乃武并未到过他家。果真杨乃武示意小白菜毒杀亲夫，则授毒应另有地点，这个地点在哪里，没有人知道，只有问杨乃武与小白菜自己了。

接下来是传讯喻敬添。由于他是塾师，虽无功名，也算斯文一脉，所以翁曾桂对他比较客气，行礼以后，许他站着回话。

“喻敬添，”翁曾桂说，“你是读书明理的人，应该知道，问案是虚中以听。你如果以为刑部提审，就是认定了杨乃武、葛毕氏无罪，那就错了！一切要凭证据说话，而证据就在你们嘴里！你们有一句，说一句，不造假，不隐瞒，真相容易明白，结果一定公平。倘或心存偏袒，自作聪明，以为问官可以欺骗，结果呢，欺骗不了问官，害了你们自己，证供不实是有罪的！”

“是！这案的人证，不只我跟我妻子，一手遮不尽耳目，自然据实奉答。”

“好！你把葛品莲暴毙当天的情形，根据你亲身的经历，从头细说一说。”喻敬添所陈述的情形，与王心培大致相符，一直谈到葛品莲咽气，告一段落。于是翁曾桂继续再问死者的后事。

“葛品莲一死，你心里有什么感想？”

“心里很难过，人世无常，品莲年纪轻轻的就去了！死者已矣，生者何堪？不知道遗孀将来怎么样过日子！”

“你不觉得死因可疑？”

“不觉得，暴病而亡，也是常有的事。”

“后事呢？”翁曾桂问，“是谁替他办的？”

“是请王心培办的。”喻敬添说，“出力容易出钱难。死者生前的积蓄，只有十两银子，一场丧事起码要用三十两。我们两家境况都不好，为了凑钱买棺材，所以过了三天才入殓。”

“你所说的两家是指你跟沈体仁？”

“是！”

“过了三天才入殓，那就是十月初十？”

“是的。十月初十半夜，一交子时，就算十一的日子了。”

翁曾桂想了一下，问到医生：“郎中是你去请的，叫什么名字？”

“郎中叫杨敬斋，是相熟的朋友。”喻敬添说，“我妻子去探了病，回来很着急，说病很重，要马上请郎中急救，所以就近请了杨敬斋。”

“以后呢？你有没有问过杨敬斋，到底是何病症？何以死得这么快？”

“问过的。他说，死者平时体子不好，受了外感；因为天时不正，一下子发作，所以来势凶险。说是痧症，其实是时气毛病。”喻敬添又说，“跟堂上说实话，杨敬斋的本事有限，看也是匆匆忙忙看一看，病症说不明白。”

对喻敬添的审问，到此告一段落。时已过午，翁曾桂结束了这一天的讯问。将全卷连同这天所录得的口供一起带回家，反复推求，总觉得找不出杨乃武授意、小白菜下手的迹象。不过沈媒婆是个关键人物，许多疑问由她造成，系铃解铃，要想澄清亦非细细盘问她不可。

因此，第二天只传沈媒婆到堂。媒婆的一张嘴是拦不住的，问官不过提了个头，她就叽叽呱呱地自己都说了出来，一直说到发现儿子尸体

口鼻流血，翁曾桂才打断她的话。

他是因为她说得太快，而且有些不相干的枝节之词，夹杂在里面，怕书办的手远赶不上她的口，所以特意告诫，“沈喻氏，你慢一点！我问一句，你答一句，跟案子没有关系的话，不必多说。”

“是！老爷。不是我喜欢多嘴——”

“好了！”这次是刚毅拦阻，“既不喜欢多嘴，就不要多嘴！”

沈喻氏连碰了两个钉子，咽口唾沫，闭紧了嘴。于是翁曾桂问道：“你儿子断气以后，是你替他换的衣服？”

“是啊！我媳妇哭哭啼啼啥事也做不来，亲家母到底不好看女婿赤身露体，只好我做亲娘的动手。”

“当时有没有看出来什么中毒的样子？”

“仔细看过，没有。”

“那么，以后怎么又要报官相验？”

“啊呀，老爷，以后是以后，情形不对了呀！”沈媒婆指手画脚地说，“嘴里，鼻孔里，又是血，又是痰，脸色发青，老爷你想，换了你要不要起疑心？”

“起疑心以后怎么样呢？”

“我跟我亲家母两个人盘问我媳妇，她不承认，亲家母又帮着女儿骂我。一口气咽不落，而且尸首摆在那里，如果不报官相验，糊里糊涂下了棺材，叫我做娘的，怎么安得下心？”

“报官是什么时候？”

“十月十一大清早。”

“有没有递状子？”

“自然！”沈媒婆说，“打官司怎么好没有状子？”

问官反倒受了抢白。刚毅很不高兴，翁曾桂却很有涵养，付之一笑，接着问说：“你状子是怎么写的？”

“说是我儿子死得不明不白，请县大老爷来相验。”

“是不是说你儿子七窍流血？”

“没有！没有！”沈媒婆连连摇头，“这怎么好瞎说？验出来不是七窍流血怎么办？”

“你状子里不是说，盘问你媳妇，是听了杨乃武的话，下的毒？”

“哪里有这话？老爷，你去看状子！”

沈媒婆初呈的诉状，就在卷中，翁曾桂早已看过，并无此语，只不过故意这样问一问而已。

“你的状子我早看过了。”翁曾桂仍然和颜悦色地，“告状除了状子以外，总还有口供，当时余杭县传你问过话没有？”

“传过的。”沈媒婆答说，“验尸以后，传我问话，只问了一句，问我儿子服毒的毒药是哪里来的？”

“你怎么回答？”

“我说，我不跟儿子同住，毒药哪里来，我不知道。”

“还有呢？还问了什么话？”

“没有了。就问了这么一句。”

“既然这样，余杭县报杭州府的公事，怎么说你曾经提到，你向你媳妇盘出杨乃武用毒药的情节，所以进状子报官相验？”

“我怎么知道？那要问余杭县的刘大老爷。”

答语振振有词，又形成抢白，翁曾桂为之语塞。不过他秉性平和，不以为忤；而刚毅却看不下去了，悄悄写了张条子，摆在翁曾桂面前，要求由他来问。

翁曾桂微一颔首，向沈媒婆说：“刚老爷有话问你，你要说实话。”接着，将面前的案卷，向旁边移了一下。

刚毅的态度就不同了，摘下墨晶大眼镜，慢条斯理地先检沈媒婆的状子，跟余杭县初次申详杭州府的公文看了一看，方始开口。

“沈喻氏，你到底在公堂上说过没有，你向你儿媳妇盘问出杨乃武用毒药谋害你儿子的话？”

“那——”

刚毅不容她迟疑，立即指破：“是在杭州府说过，是不是？”

“是！”沈媒婆有些怯意了。

“为什么在余杭县不说，到杭州府说？你是真话，还是假话？”

“是，是假话。”

“为什么说假话？”

沈媒婆觉得很难回答，而看到刚毅咄咄逼人的气势，心存恐惧，平日一张利口，此时竟是只字不出，身子也不由得有些发抖了。

翁曾桂认为刚毅的这种态度，正就是造成犯人或证人诬供的由来。不过，在此堂而皇之的场合，不便公然劝阻，只好安慰沈媒婆。

“沈喻氏，”他说，“你不要怕，有话慢慢说。”

“是，”有他这句话，沈媒婆才能略略安心，定定神想了一会儿答道，“我说假话，也是没奈何。杨秀才跟我媳妇受不过刑罚，自己都乱招了，我怕知府老爷也拿我上刑罚，所以信口胡说了一句。”

这个理由欠充分，但可以不必追究，只要能证实她这句话确是胡说就行了，所以刚毅再问一句：“你是说，你儿媳妇并没有跟你提到杨乃武给了毒药的话？”

“是的。没有。”

“你状子上又说，你儿媳妇‘素性轻狂’。这句话什么意思？”

“家丑不可外扬，老爷，请你不要问了吧！”

“我不问你的家丑，怎么能断你的家务？”刚毅说道，“这样一场人命官司，由县里打到京里，你还顾忌什么？”

“是！”

沈媒婆便吞吞吐吐地谈平日风闻小白菜与杨乃武的暧昧，但都是“听说”，“别人这么在传”的话头，究竟有无奸情，并未确指。

这些情形，在问官只能作为参考，所以等沈媒婆说完，刚毅不再多问。看了看所有人证的供词，由葛品莲得病到报案的过程，大致已经明

了，以下就要问报案以后的情形了。

“验尸的时候，你在不在场？”

“在场。”

“相验的情形，你是不是都看清楚了？”

“看不大清楚。”

“为什么呢？”

“因为隔得远，而且乱哄哄的，一会儿县大老爷骂人，一会儿仵作跟沈二爷吵架——”

“沈二爷？”刚毅急忙截住她的话问，“沈二爷是谁？”

“是县衙门里的门丁。”

“噢，是门丁！”

门丁为何与仵作吵架？显然地，是门丁在干预公事。刚毅对这一点新发现，相当兴奋，随即吩咐：沈喻氏饬回，传余杭县仵作沈祥。

到堂的沈祥，浑身在发抖。因为这一案的症结，就在相验不真，平时大家谈论，都说仵作是罪魁祸首。

这些话在沈祥已听了不少，扪心自问，一时马虎，闯出这么一场大祸，自疚自悔，一直提心吊胆，如今是真的逃不过这一关了！

上堂磕过头，刚毅见他如此害怕，心知必得好言抚慰，才能问出真情，便和颜悦色地说道：“你别怕！

一切有本司替你担待。你只要说了实话，就没有你的事。”

这多少是哄人的话，果然相验失实，罪名不轻，何得无事？而沈祥居然信以为真，感激地答说：“是！

小的一定说实话。”

“葛品莲的尸首，是你经手验的？”

“是。”

“当时尸首是怎么一个样子？”

“尸首已经发变了。尸身胖胀，头肿得很大，口鼻耳朵里都流血水。身上有青黑的毒斑，还起水泡。

手指甲也是发青发黑。”

“这就是中了砒毒以后的样子吗？”

“是中毒。”

“什么毒？”刚毅紧盯着问，“砒毒？”

“不是！”沈祥嗫嚅着说，“尸身软而不僵，是乌烟的毒。”

“乌烟”就是鸦片，刚毅知道浙江有此称呼。为确实起见，补问一句，“你是说，中的是大烟的毒？

既然是烟毒，为什么说是砒毒？”

“老爷，”沈祥有些激动了，“我的冤枉就在这里！当时门上沈彩泉跑上来跟我说：‘怎么会是烟毒？

下毒药当然是下砒霜，哪里会用乌烟？你再看看，肚皮上发青发黑，也是砒霜中毒的样子。’我说：‘砒霜中毒，七窍都会流血，恐怕不是。’沈彩泉还说是砒霜。他是刘大老爷面前得宠的人，我只好照他的话，喝报砒毒。”

这段口供，刚毅听得很仔细，而且还关照录供的书办，只字不可遗漏。不过砒毒是毒，烟毒也是毒，如照沈祥所说，葛品莲乃是中毒而死，似乎已无疑问。然则，鸦片从何而来？如何到得葛品莲口中？是有人硬灌，还是他自己厌世服毒？疑云重重，案子变得更复杂了。

刚毅定神想了一会儿，要言不烦地问道：“你认为葛品莲是中烟毒而死，有哪些个证据？”

这一下将沈祥问住了。当初认作烟毒，一半出于揣测，要问证据，只记得一样：“尸首软而不僵。”

“还有呢？”

沈祥思索了一会儿，又想起一样：“指甲发青发黑。”

“就这两样吗？”

“是！”

“那么，如果是中的砒毒，指甲会不会发青发黑？”

“会。”

“原来凡是中毒，指甲都是青黑色，照此说，这算不得是中了烟毒的证据。”

刚毅将摆在手边的《洗冤录》翻开来，看目录上并无有关烟毒的叙述，不免奇怪——这就是他少读书之故，不知道鸦片在宋朝还未传入中土，而《洗冤录》却是宋人的著作。

不过，《洗冤录》所载一般验毒的方法，应该还是适用的。这在刚毅不须查书也知道的，最普通的一种方法是“银针探喉”。当即问道：“你用银针试过没有？”

“试过的。”

“怎么样？”

“有一点点黑。”

“只有一点点黑？”

沈祥没有听懂那个“只”字，答一声：“是！”

“这就不对了！”刚毅对例案很熟，记忆力也很强，想起有一件恶媳凌姑，服鸦片自杀的案子，以彼例此，找得漏洞，“烟毒而死，说来都是自杀，要吞好些大烟，才能送命。烟膏子在嘴里不管喝多少水，总有剩下的，银针一试，一定很深、很深的黑颜色。你怎么说只不过一点点黑呢？”

“这个，小人就不知道了。”

“你当仵作多少年了？”

“小人是同治十二年春天正式补上名字的。”

“这样说，替葛品莲验尸的时候，你才当了半年仵作？”

“是！”

“那就怪不得了！”刚毅得意地说，“我倒考考你，银针探喉之前，应该先做怎么一道手续？”

“小的，”沈祥嗫嚅着说，“小的不知道。”

“银针探喉以前，先要用皂角水洗过，莫非这一点你都不知道？”

沈祥越发惊惶了，结结巴巴地回答：“没，没有听说过。”

“唉——”刚毅这口气叹得很长，一半也有些做作，是表示他的得意，“你这样子胡闹，真正是草‘管’

人命！”

他又念了个白字，误“菅”为“管”。不过沈祥听不懂，就是听懂了也不敢笑他。

刚毅自觉这一天颇有所得，退堂以后，找到翁曾桂细谈经过。林拱枢虽然也奉派会审，但以手头另有案子，这两天的审问，始终不曾参与。翁曾桂认为应该跟他谈一谈，也问问他的意见。

于是，又将林拱枢请了来，拿两天的口供给他看，也作了必要的口头说明。林拱枢听完问道：“葛品莲到底是怎么死的呢？”

这一问，指出了全案最主要的症结。过去所认为所须推究的是，杨乃武曾否指使，并以砒霜供给小白菜毒杀亲夫？对于葛品莲之中毒而死，似乎并无疑问。现在如果能查出真正的死因，若非砒毒，则杨乃武毫无干系，就不辨而自明了。

“如果是死于烟毒，则案中有案，另起波澜！”

“果真有此案中之案，恐怕很难水落石出。时间隔得那么久，从何查起？”翁曾桂搓着手说，“案子可能很棘手，如之奈何？”

“我看，”刚毅却很乐观，“连烟毒都不是。用大烟谋害人命的事，还没有听说过。大烟味苦，上口就知道，怎么害得成？”

“然则除非葛品莲自尽！可是，”林拱枢质疑，“第一，何以厌世，是不是有何冤屈？第二，为什么用大烟？先祖遗志未达，至今毒逋天下！”他是为他祖父林则徐禁烟一事，顺便发两句感慨，“烟膏也很贵，葛品莲就要自杀，又何必挑这个既花钱又受罪的法子。第三，葛品莲从发病到咽气，不像中了烟毒的样子。中烟毒只会昏迷不醒，不会像打摆子那样，浑身发冷。”

“是的！”刚毅接口说道，“银针探喉，未用皂角水洗过，发一点点黑，不足为凭。据仵作所供，亦只是尸身软而不僵，疑似烟毒而已。总

之，证据薄弱，情理不通，烟毒之说，可以不论矣！”

“那么！”翁曾桂问，“是不是再追究砒毒？不是砒毒，中的是什么毒？”

“也可能根本不是中毒。”林拱枢说。

“莫非，”翁曾桂笑了，“真的如那‘乌花郎中’所说，是痧症？”

“为什么不可以是痧症？痧症种类很多，俗语所谓的瘪螺痧、绞肠痧、吊脚痧，夺命都在顷刻之间。”

话虽如此，到底只是可能如此，而非必然如此。发病之初，见到葛品莲的几个人，都不懂医药；唯一能鉴别病症的，只有一个“乌花郎中”，却反不在人世了。即使在世，能够传案作证，亦不见得一定确实，因为这个医生，手段既不见得高明，又未经详细诊断，说的话未必可信。

因此，目前仍应假定葛品莲中毒而死，只是既非砒毒，又不似烟毒，是何种毒物？很难研求。这一来，便只有找漏洞去探索了！

这是林拱枢的见解，翁曾桂也同意了。“好吧，”他说，“我们从很明显的几个疑问去追究‘为什么’！”

“第一是门丁沈彩泉，”刚毅问道，“为什么仵作说烟毒，他要说砒毒？”

“这是有意要拿案子闹大来！”林拱枢说，“非如此，不能在这场官司中，大大地弄些好处。”

“想弄谁的好处？穷家小户，哪里来的油水！为什么要拿案子闹大？”

“这不用说，当然是想把杨乃武牵连进去。”翁曾桂说，“我听好些浙江的朋友谈过，杨乃武的刀笔收入甚丰，而且平日好与刘大令为难，宿怨甚深。凡此都是刘大令想借此报复的动机。”

“照这样说，第一，是蓄意造成冤狱；第二，沈彩泉当然是由于主人的授意，才敢在大庭广众间，公然干涉仵作。”

对于刚毅的看法，翁、林二人都觉得第二点理所必然，第一点则持论太苛了些。林拱枢比较率直，便唤着刚毅的别号说：“子良兄，说刘大令蓄意造成冤狱，倒也未必；不过，心有所蔽，眼就不明了。只看他

对杨乃武并未刑求，只是按规定期限解到杭州府去审，就可以知道，并无一手遮尽耳目，锻炼成狱的打算。”

“他在县里没有刑求，是因为革杨乃武的举人，毕竟要学政做主，事未定局，不敢用刑。”

“话是不错！”林拱枢说，“不过第一天传杨乃武到案，第二天就动公事请革杨乃武的举人，其间并无可以私下接头的时间。这样做法，相当鲁莽，是出于一时意气，而非从容部署，逐步逼紧的老吏手法。

所以‘蓄意’之说，似乎还有推敲的余地。”

“我有同感。”翁曾桂很恳切地说，“子良兄，此案演变成今天不得开交的局面，就因为刘大令当案发之初，便有了成见，以至于一步错一步，如入泥淖，越陷越深。今天我们重审此案，亦不宜有丝毫成见，横亘胸中，不然，只怕难求真相。”

刚毅气量很狭，听得这番话，心里不大舒服，因而局面显得有些僵。翁曾桂性情平和，见此光景，不免失悔，为了弥补感情起见，便改换口气，把刚毅很恭维了一顿，说他目光如炬，折狱精到，而又熟于律例，办这一案仰仗他的地方正多。

于是刚毅的不快消释了，提出一个建议：行文浙江传沈彩泉到案，问他何所据而断言葛品莲中了砒毒。

彼此重新推究全案的真相，认为传唤沈彩泉到案是必要的。但沈彩泉是秉承主人的意旨行事，所以又必须刘锡彤到案。可是现任的县官，除非解职听勘，不能传案对质；而县官解职，又必须确有重大嫌疑，专折奏准不可。所以眼前还不到传唤沈彩泉的时候，等爱仁堂的人一到，必有他人所未知的证供，那时就不但要传沈彩泉，还得传刘锡彤以及案内所有有关的人证。此时有所行动，变成一番手续两番做，徒劳周折犹在其次，打草惊蛇，更为不智。

杨乃武终于解到了。提堂之日，是个艳阳天，因而刑部上上下下，以及刑部官员吏役的亲友来看热闹的，比那天看小白菜的人还要多。

杨乃武却不像个死囚。他本来生得俊美，在狱中三年，难得晒阳光，所以皮肤格外地白，益显得温文儒雅。加以此行，昭雪有望，心情大宽，脸上总带着微笑，十分可亲。因而很多人总有这样的感想：怪不得小白菜会看上他！还有人说：难怪小白菜这么迷他，甚至谋杀亲夫亦无所顾忌了。

不过，杨乃武身体上的苦楚，却只有自己知道，一条腿已经瘸了，内伤太重，每逢阴天，浑身酸痛，彻夜不安。可是，比起昭雪沉冤，得保活命，这些苦楚也就容易忍受了。

到堂是由翁曾桂主审，首先问到他自己的诬供，杨乃武便抖露出一段内幕。

这段内幕，翁曾桂已经听人说过，但出自杨乃武的口中，感觉自然不同。“翁老爷，”他说，“三木之下，不但何求不得，而且唯恐拂了问官的意，或者怕问官不肯完全相信，又动大刑，所以自诬的口供，编造得比真的还要真。真人真事，或许还有记忆不清、细节含糊的地方；假编的‘真人真事’，有名有姓，有地有时，首尾俱全，枝叶分明，而究其实际，完全不是这回事。因此，杭州府不传爱仁堂店东到案，率尔定谳，乃武死不瞑目。不幸的是，爱仁堂店东，已经为余杭县刘大老爷跟余杭县的生员陈竹山逼死了！”

这就有内幕，翁曾桂问道：“为什么逼死爱仁堂店东？”

“爱仁堂姓钱。我并不知道他的名字，只为了求其逼真，捏称名叫钱宝生。当时杭州府交代余杭县传钱某到案查问，刘大老爷唯恐钱某不承认，先托余杭县章训导写信开导，随后又由陈竹山与沈彩泉威胁利诱。钱某怕官，更怕讼累，勉强承认有卖砒霜给我这件事。这一来坐实了我的诬供，沉冤至今。现在蒙皇上天恩，准由刑部诸位大人老爷提审，刘大老爷怕钱某说破实情，所以派陈竹山去威吓。钱某平日就受乡里责备，想想说实话不可，不说又不行，左右为难之下，上吊而死。推原论始，所谓‘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实在是我害了他！”

说罢放声大哭。这一哭，声似山崩，泪如河决，几乎震动整个刑部衙门。真所谓“暨伤逝者，行自念也”。这副眼泪不仅哭钱老板和他自己，也是为了小白菜及普天下所有受了冤屈的人，一泄悲愤。

这就没法儿再审了。因为要止他的哭声就很难，即令收拾涕泪，而胸部抽搐，喉头哽噎，亦无法说话。

倒不如暂且退堂，等他息一息再说。

杨乃武一收监，看热闹的人亦就纷纷散去。他这一哭，发生了不曾预期的效用，原来认为他冤枉的，自信更深；而存疑不置可否的，一变而为同情。因为这副眼泪，假造不来；这般激动，更非做作。

不但旁观者如此，问官亦有这样的感觉。因此，到下午再秘密提审

时，翁曾桂格外体恤，本来叫他站着回话，由于一条腿不方便，不耐久立，特为给了个椅垫，让他半跪半坐地答供。

“你说刘知县、陈竹山逼死爱仁堂的店东，是怎么回事？”翁曾桂问，“这陈竹山可就是陈湖？爱仁堂的店东到底叫什么名字？”

“是。爱仁堂的店东名叫钱坦。当初传唤时，钱坦的胞弟钱恺不知道遭了什么官司，因为陈湖常在县衙门走动，包揽诉讼，所以特为进城去托他。其时刘大老爷也知道，乃武所供并不实在，但有意要弄假成真，也托陈湖会同他的门丁沈彩泉，在门房里硬吓软骗，逼钱坦承认有卖砒情事。然后写了一张本案与钱坦无干的‘谕单’给他。是故，在浙江一审再审，始终未提钱坦到案对质。这一次，部里驳胡学使的复审，指出爱仁堂店东是紧要人证，亟应传案讯究。刘大老爷怕钱坦到堂说了实话，全案完全推翻，所以派陈竹山到仓前威胁钱坦，不准他说实话。钱坦良心不安，唯有一死了之。”杨乃武一口气讲到这里，犹复余勇可贾，提高了声音说，“堂上老爷明鉴，倘或钱坦果真他卖过砒霜给乃武，问心无愧，又有县官撑腰，尽可到堂，侃侃而谈，与乃武对质，何用自杀？”

听到最后，翁曾桂与刚毅都暗暗点头，怪不得说他是刀笔，这几句话驳诘得十分有力，看来钱坦的死因是非常清楚的了！

可是，“这些情形，你人在狱中，”翁曾桂问，“是怎么知道的呢？”

这一问，在杨乃武的意料之中。当然不能说实话——原来在由杭州起解时，詹善政便作了安排。买通了押解的差役，以及海轮上的“买办”，将案发以后，三年来的种种经过，一切传闻，用蝇头小楷写成始末，逐日传递一段，让杨乃武如厕时仔细阅读，读完随即销毁。此所以钱坦被逼自杀一事，他能知道得这么详细。

这时不能说破在海轮上如厕的内幕，可是也不难回答。“这都是平时狱中的传闻。”他说，“海行途中，也听好些旅客谈起，说来不假。”

刘锡彤指使陈湖，逼迫钱宝生作伪证的情节，大致是弄清楚了，但动机却犹不明。翁曾桂与刚毅都认为这一点亦须澄清，才能明了整个错误铸成的由来。

这一次是由刚毅发问，他的语气一向锋利得近乎鲁莽，开口便问：“杨乃武，你可是跟县官的大儿子有争风吃醋的情事？”

这一问很厉害，杨乃武心想，说了实话，多生枝节；不说实话，显

得心虚，使问官误会他说的真话亦不实在，关系不浅，因而迟疑未答。

“说啊！”刚毅咄咄逼人地追问。

杨乃武一急之下，逼出一个计较，不全真也不全假，只说一半。“是有的！”他这样回答，“这也是乃武不自检点，以致跟刘大少爷结了怨。如今刘大少爷已经不幸遇难，我不能批评他什么。再说死无对证的事，老爷们也不能听我的片面之词。总之，刘大少爷结怨之事，与本案无关，求老爷不要再问了。”

这番话答得很得体，犯人既已声明与本案无关，刚毅自不便再问，“那么，”他问到刘锡彤，“如说县官是陷害你，总有个原因。你自己知道不知道？”

“乃武不敢凭空揣测。”

“好！那么我问你答。”刚毅问道，“可有索诈的情事？”

“至乃武入狱为止，并无其事。”

“以后呢？有没有问你家里要过钱？”

“乃武亦不知道。”

“莫非你家里的人，没有告诉过你？”

“乃武没有见过家人，只起解的时候，遥遥相望而已。”

这是假话，但无可驳诘。刚毅心想，既非索贿，自是报复，便又问道：“说你在余杭县很不安分，常常包揽诉讼，可有其事？”

“包揽诉讼的是陈湖。”

“莫非你就没有替人写过状子？”

“那是有的。”杨乃武说，“只限于替人写状子，从未走动衙门，说合官司。”

这就是了！只写状子，不走衙门，当然是跟刘锡彤硬碰硬地评理论法，这就无怪乎要结怨了。

“我再问你，”刚毅直截了当地说，“你得罪过县官没有？”

“有的，而且不止一次。”

“你倒说来听听。”

“一次，是县官浮收漕粮，乃武纠合同道，上书请命；一次是县官想将文庙的大松树砍下来卖给富人建屋，本县士绅大为不满，亦是委托乃武执笔写了公禀，上呈省里，方得制止。为这两件事，刘大老爷对乃武颇为不满。”

“你怎么知道他对你不满？”

“曾传乃武到县，当面申饬，警告乃武，不得惹是生非，否则要动公事给学官，革了乃武的秀才。”

由这番供证，可以了解到杨乃武亦不是个安分守己、谨饬自持的读书人，他的被祸是有由来的。但也因此之故，问官认为亦不能完全听信他的片面之言，还有许多细节，需要逐一研讯。

“你在狱中自己做了一份亲供，说葛品莲死的那一年八月二十四，有个催粮的差役何春芳，跟葛毕氏调笑，为葛品莲撞见，打了妻子一顿。这话，你是眼见，还是耳闻？”刚毅又问，“你的意思，可是暗指何春芳下手毒杀了葛品莲？”

最后这一问很厉害，也很重要。外间原有传说，毒杀葛品莲是何春芳的主谋，而由桂金下的手，连小白菜都不知道。而杨乃武的亲供，指何春芳与小白菜调笑，为本夫撞见，两者之间，蛛丝马迹，不无关联。

是不是杨乃武确知何春芳有此阴谋，只以事无佐证，只能隐约其词？如今认真追究，能问出一点什么来，说不定案中有案，别成天地，那里面才是真正的真相。

杨乃武是深谙刑名律例的，知道这一问的分量，如果答得不好，很容易别生枝节，等追根究底问清楚，已耽误了好大一段工夫，不但对自己非常不利，也加重了案内无辜人证的讼累，于心何安？

因此，他决定作一个有力的澄清，伏身先磕个头，用请罪的语气说：“请堂上老爷宽恕乃武情非得已。

《会典》载明，非有原来并未问到的情节，不能上控。乃武沉冤压抑，无由上达，不得不捏造这一段情节，不能耸动听闻。八月二十四葛品莲打妻子，是何原因，乃武并不知道；所谓何春芳与葛毕氏调笑一节，既非耳闻，亦非目见，全出于乃武的饰词。”

这一回答，颇出问官的意外，也加深了对杨乃武供词的怀疑，“你

的花样很多！”刚毅直抒所感，“案子又这么重大，一定要多问、细问，才能根究真相。你今天的口供，自己仔细看一看，如果笔录不符，当堂声明，准你改正。若是以后再问，口供与今天不符，你可小心着，这里问案也可以动刑的！”

“是，是！乃武不敢。”

于是，等发下口供单，杨乃武伏地细读，要求改动了几处错误，随即画押——这次是规规矩矩地写了自己的名字，不再使用暗藏“屈打成招”四字的花押。

爱仁堂的人证到京了。本来传唤的是钱恺，因为有病在身，无法到案。刘锡彤深恐据实答复会引起误会，加深咎戾。正不知如何处置时，忽然由钱坦的老母钱姚氏出面具呈，自愿随带爱仁堂的伙计杨小桥进京作证。

明知这样的自告奋勇，对他不利，可是刘锡彤不敢不准，否则就更显得自己不明不公，招来更大的麻烦。当然，钱姚氏不惮此千里长行，是有原因的——杨大姐早就下了功夫，经常到仓前走动，每次去不是食物就是衣料，口口声声“钱干娘”，叫得非常亲热。这样的情分，使得钱姚氏不能不有所报答。

“大小姐，”钱姚氏一直这样称呼杨大姐，“老二有病不能进京，不要紧，我去。”

这是杨大姐求之不得的一句话。但事先难以出口，而等人家说了出来，她却又有顾虑：第一，上了年纪的人，长途跋涉，舟车劳顿，倘或中途得病，又没有亲人照应，实在可忧。第二，此案上通于天，一旦平反，连巡抚都会处分，所以浙江的官场，颇为紧张；而爱仁堂的人证，关系全案出入，倘或有人不愿钱家出面作证，阻拦不住，下手暗算，钱姚氏的性命不保，亦非意外。

想来想去，不能不劝劝，“干娘，说实话，你老人家肯出面，我家乃武的一条命，就是一半保住了。

不过，千里迢迢，实在放心不下。我看，”她很吃力地说，“你老人家还是不要去的好！”

“要去！我自己愿意去的。”钱姚氏的态度很坚决，“我无病无痛，身子健旺得很，路上辛苦还吃得起。再说，我也趁此去逛一逛，活到六十五岁，总算京城里也到过，死也死得过了。何况，我不去，官司不能

了。大小姐，你不要拦我，只等我走了，店里要托你照应照应。”

“那当然。”杨大姐想一想答道，“既然干娘这么说，路上一切我来托人照应。”

杨大姐说到做到，从余杭到杭州，一路打点，等巡抚衙门派出一位解送的委员，候补县丞“侯老爷”，更大大地送了一个红包。至于为钱姚氏送行，除了一笔充足的盘缠以外，还派了一名老家人，一个很能干的女仆去服侍。因此，钱姚氏此行，十分风光，就像官宦人家的老太太，到儿子任上去就养似的。

至于爱仁堂的伙计杨小桥同行，一则是为了便于照料“东家”；再则因为当初杨乃武光顾爱仁堂，就由杨小桥接待，曾否买卖砒霜，除去钱坦，便得问他。

“你在爱仁堂多少年了？”翁曾桂问。

“差不多二十年。”杨小桥答说，“我十三岁到爱仁堂学生意，今年三十一岁。”

“那么，你对药性一定很熟悉了？”

“是！普通的药都晓得。”

“你店里卖不卖砒霜？”

“砒霜也是药。”杨小桥答说，“不过有毒的药，不是随便卖的。”

“譬如像砒霜，要怎样的情形才卖呢？”

“要郎中的方子，或者晓得情形，相信得过的才卖。”

“怎么叫‘晓得情形’？”

杨小桥想一想答说：“好比打鱼的，大雪天亦要赤身露体下水。不吃一点点砒霜，身子吃不消。像这种情形，如果不卖砒霜给他，就不对了。”

“还有别的情形没有？”翁曾桂闲闲地补一句，“好像买砒霜回去毒老鼠之类的。”

“那也要看情形，请老板做主。”

“杨乃武是不是到你们店里买过砒霜？”

问到这一句，杨小桥有些紧张，不过他马上记起“老奶奶”——爱仁堂上上下下对钱姚氏的称呼——的告诫：“一字入公门，九牛拨不转”，到了公堂上，说话要小心！慢一点不要紧，想停当了再说，切忌慌忙，忙中有错。因此，他定一定神答道：“我不清楚。”

“浙江来的公事上说，杨乃武到你们店里买药，是你接待的，所以送你到京来做人证，你怎么不清楚呢？”

“老爷，是这样的。”杨小桥慢条斯理地答说，“那天杨秀才上门，是我招呼。后来我们东家看杨秀才一表人才，上前搭话，才知道他就是杨秀才，新科举人，请到店堂里吃茶，就没有我的事了。”

“嗯，嗯！”翁曾桂问，“那么，在你手里买了点什么药呢？”

“记得是一包豆寇，一瓶诸葛行军散。”

“你们东家有没有卖砒霜给杨乃武？”

“我没看见。”杨小桥说，“想来不会的。”

“为什么呢？”

“爱仁堂从来不卖砒霜给陌生人的。”

翁曾桂觉得该问的都问到了，细想一遍，还有日期要问：“杨乃武到你们店里买药，是哪一天？”

“记不得了！大概是十月初，天气很热。”

“以后有没有来过？”

“没有。”

“好！你先站在一边。我提杨乃武上来，你不要开口！等我问你，你再说。”

于是铁索锒铛地提上一个人来，杨小桥一看，两只眼就睁大了。越看越困惑，双眼乱眨，便待呼喊，却为翁曾桂摇手止住了。

这是特意试验。因为翁曾桂亦已听说，杨家在爱仁堂很下了功夫，而杨小桥的供词，果然对杨乃武有利，怕是预先串通好的，所以特为提个不相干的重犯来试杨小桥。见此光景，不必多问，便知杨小桥是真的见过杨乃武的，所以翁曾桂挥挥手，命差役仍将原犯带回。

第二次提上堂来的，才是杨乃武的正身。手铐已经除去，神态平常，不像个囚犯。

“杨乃武，”翁曾桂指着杨小桥问，“你认不认识这个人？”

杨乃武定睛一看，不由得皱起了眉头，“面善得很！”他说，“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你倒仔细想一想。”

杨乃武攒眉苦思，好久，好久，突然间眉掀目扬，欣快地说：“想起来了，他就是仓前爱仁堂药店的伙计。”

“不错！”翁曾桂吩咐，“杨乃武还押，杨小桥带下去。传钱姚氏上堂。”

照律例，若非万不得已，不传妇女上公堂。如今是钱家老奶奶自告奋勇，挺身作证，情形特殊，所以问官颇为优遇。等白发皤皤的钱姚氏上堂，特为给她一个坐垫。

“你娘家姓姚，夫家姓钱？”翁曾桂问。

“是！”

“钱姚氏，”翁曾桂先作一番开导，“杨乃武的案子，本来是传你儿子来作证的，你儿子有病，你这么大年纪，千里迢迢肯来吃一趟辛苦，实在难得。不过，打官司跟亲戚朋友有啥纠纷去调解是不同的，情面上的话用不着，要讲真人实事，有一句说一句。只要你说的是真话，决不会难为你证人。你听得懂我的话吗？”

翁曾桂的话带着江南的口音，钱姚氏完全听得懂，却故意答说：“有几句听不懂。”

“如果有听不懂的，你马上就问。”翁曾桂看了看案卷说，“你有两个儿子，叫啥名字？”

“一个叫钱坦，一个叫钱恺。”

“钱坦另外有个名字，叫钱宝生？”

“只有一个名字。”钱姚氏答说，“我真不懂，怎么会叫他宝生？”

“你是真话？从没有宝生这个名字？”

“我自己的儿子，怎么不知道！从来没有过。”

“这要具结的！你懂不懂什么叫具结？”

“我懂。”

于是，翁曾桂命书办即时写好一份“所言是实，若有虚假，甘愿领罪”的“甘结”，念给钱姚氏听了不错，打上手模。办完这道手续，方又再问。

“你儿子钱坦牵涉在杨乃武这件案子里的情形，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

“好！你把你所知道的情形说一说。”翁曾桂又提醒一句，“慢慢说！有一句说一句。想不起，说不全不要紧，不要自己去添枝加叶！”

“我不会，有啥说啥。”钱姚氏一面回忆，一面缓慢地叙述，“那年是同治十二年，冬天。有一天，县衙门里的差人上门，说县大老爷叫我家老大去问话。全家都吓一跳，不知道为啥吃官司。差人倒很客气，说没有啥要紧事，去一去就可以回仓前的。老大一走，我越想越不放心，叫老二进城去打听。”

“你说的老二，就是钱恺。”

“是的。”钱姚氏答说，“到了吃晚饭的辰光，兄弟双双回来了。问起情形，老大才告诉我，说杨秀才在杭州府招供，在我们爱仁堂买的砒霜，毒杀豆腐店姓葛的。老大说没有这回事，县大老爷就劝我家老大承认，又拿出章先生一封信——”

“章先生？”翁曾桂打断她的话，“哪个章先生？”

“章先生是我们仓前有身份的人，在县衙门有差使。名字，”钱姚氏用手指敲敲太阳穴，“人家跟我说过，就是想不起了！”

“是不是叫章抡香？”

“对，对！章抡香，章抡香。”

“章抡香的信上怎么说？”

“章抡香，”刚毅插嘴问说，“是不是写过信给你儿子？”

“我家开药店，章举人是做官的，他怎么会写信来？照我家老大

说，县大老爷拿出章举人的一封信，说是劝他承认。我家老大回他一句：不认识章举人。所以才请陈秀才跟我家老大商量，写了一张公事，包我家老大不受牵累。老爷，”钱姚氏说到这里，声音突然提高了，“你老倒想想看，我们做小生意的人，县大老爷这样说好话，又有陈秀才的情面在里头，怎么好不答应？除非，我家这爿爱仁堂不想开了！”

这是她为长子钱坦解释当时不能不作伪证的苦衷，话很实在，情有可原。而且此刻亦无须追究钱坦的责任，所以翁曾桂安慰她说：“这一点，问官都知道。钱坦已经不在世了，就算他做得不对，亦不要紧。

跟你们亲族更不相干，你不必顾虑，只说实话就可以了。”

“钱姚氏，”刚毅一下子又问到关节上头，“你儿子钱坦是怎么死的？”

这也是问到了她伤心的地方，钱姚氏强忍眼泪答道：“是上吊死的！没法子做人了，只好去寻死路。”

“为什么没法子做人？”

“这话也不是一天了，唉！”钱姚氏叹口气，“从小白菜谋杀亲夫这件案子闹大以后，就常常有人来问我儿子：你到底卖了砒霜给人家没有？我儿子说不出的苦，只有含含糊糊，敷衍过门。到后来大家都说杨秀才是冤枉的，就有人骂过我儿子，你为啥要害杨秀才？其实，我儿子哪里会害人？这不是天大的冤枉！”

“后来呢？”翁曾桂说，“你只讲今年的事好了。”

“今年正月里，陈秀才到爱仁堂来，说这件案子还没有了，要传我儿子上公堂——以前一直传过，我儿子只当没事了，不过心里委屈。哪知弄到头来，还是要去吃官司，心里就很不自在。老爷，苦啊！”钱姚氏突然悲从中来，放声大哭，“自从他们这场官司打到京里以后，我儿子忧忧郁郁，一两年没有开过笑脸。”

这一下，有点问不下去了，翁曾桂恻隐之心大生，特准陪伴她来的人，也就是杨大姐所派的那个丫头，上堂来劝慰，同时退堂暂息，等钱姚氏喝茶休息了好一会儿，悲痛稍杀，方又再问。

“钱姚氏，人死不能复生，大家都知道你儿子是忠厚老实人，只要这件案子审明白，你儿子的苦衷大家都会原谅，他死了也可以安心了。”翁曾桂问，“当时陈竹山怎么说？”

“是啊！老爷，我也就是为了要洗刷我儿子的冤枉，才拼老命到京里来的。”钱姚氏想一想答说，“陈秀才来的时候，我不知道，只听我家老大说，他叫我家老大咬定以前说过的话，不改口，包管没事。”

“钱坦呢，答应他没有？”

“我家老大说，现在不说实话，没有机会说实话了。如果我不说实话，仓前也没法子住了，只有搬家。

老爷想想看，一爿药店，还是我们钱家爷爷手里传下来的，几十年的老店，要搬，谈何容易。”

迁既不可，住又难安，钱姚氏声泪俱下地追述钱坦生前所遭遇的困境，但不曾提到杨家用人情软逼的情形，这当然有着回护的意味在内，但并不影响案情，问官已经可以毫无疑义地判断：钱坦是在刘锡彤授意，陈湖与沈彩泉架弄之下，作了子虚乌有的伪证，坐实了杨乃武与小白菜为求免除刑罚之苦而自诬的伪供，变成不易推翻的“铁案”。

听罢司官的陈述，桑春荣问道：“葛品莲到底是怎么死的呢？”

“唯一的疑问，就在这里。”翁曾桂答说，“卖砒之说，既是无中生有，看起来是病死的。”

“病死又有什么佐证？什么病？得病的经过如何？医生如何诊断？语焉不详，何以复奏？”

“是！”翁曾桂看一看林拱枢与刚毅，从眼色中又一次征得了同意，方始答说，“司官已经商量过了，案子问到这里，无可再问。上谕指明‘须彻底根究’，所以只有请旨：第一，余杭县应该到案；第二，尸棺应该提进京来复验。”

话未说完，桑春荣已大为摇头，“这样子办，太离奇了！”他说，“将来会搞得没法收场！”

三人一听这话，大为诧异。刚毅忍不住开口：“大人的意思，不大容易明白。”

“你不明白？”桑春荣老气横秋地说，“将来要你坐上了我这个位子，就明白了！办案不能任性胡闹，你们说要余杭县到案，将来是不是还要杭州府、浙江巡抚、学政也到案？案子不是余杭县一个人定下来的，前后几次审问，结果都是一样，就都有责任，不能光传余杭县一个人到案。”

话倒也有些道理，可是刚毅年轻气盛，而且身为旗人，自觉不必太迁就汉官，所以脱口相答：“果然有此必要，就让杭州府、浙江巡抚、学政到案，亦无不可。”

这是公然顶撞，桑春荣勃然色变，但毕竟忍了下来，冷笑一声答说：“像这样的情形，倒还没有听说过。这要请旨！你想，上头会不顾体统吗？”

刚毅还想争辩，林拱枢抢在前面说道：“让余杭县到案，也是为了作证。其实也不光是余杭县，主要的是要传他的门丁沈彩泉，跟余杭县的生员陈湖，到案讯问指使钱坦承认卖砒的情形。这一层情节，只有刘锡彤一个人该负责；自知府以上，并无责任可言，亦就谈不到应该到案不到案了！”

这番辨析，针对桑春荣的话而来，理由充足，不易驳倒。桑春荣便略而不谈，只说：“刑部提尸棺到京复验，可有前例？”

“这要查！”翁曾桂答说。

“那就先查清楚了，若无前例可援，根本不必考虑。你们要知道，恶例不可开，一开了这个例，后人受累无穷。切记！切记！”

一顿官腔，将承审的司官打了回去。刚毅愤愤不平，当天就到档房里去查案，希望找出可援之例。

刑部档案归书办管理，司官无从查起，如果要想知道某案的处理经过，或者某案某项处理办法，过去有无成例，须向书办查询。客客气气打交道，书办亦不致刁难；倘或摆出司官架子，书办回一句：“没有这样的案子！”或者故意胡说一起，往往无奈其何。至于直接到档房查案，更犯大忌，到头来一定自讨没趣。

刚毅的性情，约略如其名字，自负熟谙律例，平时对书办的词色颇为严峻。这天走到档房，开口便说：

“你把嘉庆戊辰年，江宁候补知县李毓昌到山阳令查案被谋杀的全案，调出来我看！”

“嘉庆戊辰年？”书办扳着手指算了一下，“快七十年了！哪里去找？”

“有年份，有地方，有案由，怎么会找不到？”

“不错！不会找不到，不过一下子找不到。”

“那得多少时候？”

“刚老爷，你倒想想看，天下十八省，一年有多少案子报部？一年一年积下来，一件一件检起来，起码也得一年半载才有下落。”

“瞎说八道！”刚毅厉声喝道，“别位老爷听你们摆布，我可不吃你们那一套，你把门开开，我自己找。”

“那再好都没有。”书办前倨而后恭，“刚老爷请你费神，自己来找！”

刚毅心中得意，此辈敬酒不吃吃罚酒，不必跟他们客气。这样一面想，一面跟着书办到了贮存案卷的档库，开锁推门，一股霉烂气味，扑鼻而至。屏气往里看去，一排一排的木架，高接天花板；地下灰尘积得极厚，一踩上去，好深的一个靴子印。

“哪一架是嘉庆戊辰年的？”

“顶里面。”

其时七月天气，秋老虎正厉害，刚毅走进这门窗紧闭、灰尘弥漫的档库，汗下如雨，湿透了小褂子，心里倒有些懊恼，不该自讨苦吃。但既来之，则安之，唯有硬着头皮往里走。

“戊辰是嘉庆十三年。”书办指着一个架子说，“嘉庆十一年到十五年的档案都在这里。刚老爷，你要找哪一省的？”

“两江的。”

“两江的在顶上。”

语声甫落，书办已用一枚长竹竿往架子顶层上伸过去。一搭一拉，砰然大响，一大包档案掉了下来，寸许厚的灰尘，飞成一道浓密的烟幕。那书办是有防备的，很快地闪在另一个架子后面。刚毅却搞惨了，满头满脸的灰，沾住汗水，成了一个泥人。

这个哑巴亏吃得不小。刚毅忍气吞声，知难而退。到底是说了许多好话，才由书办找到他要找的一套档案，那已是三天以后的事了。

又花了几乎三天的工夫，刚毅才将这件案子的首尾曲折弄清楚。事起于嘉庆十三年，因为运河失修，堤防崩坏，淮阳发生大水灾，朝廷特

拨巨款办赈。事后有人密告淮安府山阳县知县王伸汉侵冒赈款，两江总督铁保便派了一名委员下去密查。

这名委员是个候补知县，名叫李毓昌，山东即墨人。奉到委札，随带三名仆人到了淮安，不受当地招待，借住在寺院中。依照赈户名册，遍历各乡，逐户访问，查出许多弊端，或者浮开赈户，或者以少报多，贪污的情节相当严重。

山阳县的知县王伸汉，见此光景，大起恐慌。他有个听差叫包祥，李毓昌有个听差叫李祥，两祥是好朋友，所以王伸汉通过包祥的关系，由李祥手中得到一本李毓昌笔记的抄本，上面细载查获的种种弊端。

如果李毓昌据实复命，王伸汉立刻便有家破人亡的祸事。

于是王伸汉将李祥找了来，托他去探查口气，如果李毓昌志在索贿，则进一步问一问，要几何数目，方餍所欲？结果是等李祥刚一开口，李毓昌便峻然训斥。口风严紧，点水都泼不进去。

王伸汉得报大惧，以重金买通了李祥弑主。十一月初，李毓昌事毕回江宁，王伸汉为他置酒饯行，薄醉而归，口渴要茶，发觉气味有异，当然要追问缘故。事机败露，李祥露出狰狞面目，与另一名同事马连升，将那碗有毒的茶，硬灌入主人口中。

不消片刻，李毓昌一阵抽搐，七窍流血，仆地而死。李祥及马连升，将他脸上的血迹擦干净，合力举起尸首，作成悬梁自尽的姿态，然后连夜赶到山阳县去报案。

王伸汉心中有数，第二天一大早便带人去相验，随即买了一口棺材，匆匆盛殓，暂寄原处，然后备了一角公文报到府里，说是检验结果，“委系自缢”；又说传询李毓昌仆人，都道主人时有厌世之语，作为解释李毓昌无故自尽的原因。

过了十二天，李毓昌的一个叔叔李泰清到了山阳。他是应胞侄之约，特地来叙亲情的。一到才知叔侄已是幽明异路，便去看王伸汉，询问死状。

“是上吊死的。”王伸汉答说，“我亲自验过，不错！”

“听差呢？”李泰清问，“舍侄写信告诉我，一共带了三个听差。”

“那可不知道，大概都走散了吧！”

李泰清无奈，只有设法盘灵回乡。王伸汉送了他一百两银子，又说，“死者已矣！入土为安。”劝他妥为李毓昌安葬。灵柩到了即墨，已在年底，当然不是安葬的时候，暂时寄存在城外。李家亲友，都觉得死因可疑，但是谁也无从着手去探索真相。直到有一天李毓昌的遗孀收拾丈夫的遗物，才发现一条线索。

原来李毓昌生前所穿的一件深蓝湖绉面子的羊皮袍，襟领之间，微显异色，入水浣濯，水成红色，再细嗅色异之处，是一股血腥味，足以证明衣服沾了血迹。于是李太太奔告李泰清，此人是个武秀才，做事很鲁莽，但亦很有魄力，决定自己先开棺检查。

开棺一看，尸首因为正值隆冬，而且时间不久，毫未腐烂，但脸上却涂了石灰，胸前摆一面小铜镜，还有一道朱书的符录。

再细看时，指尖发青，身上心腹之间，亦然如此。剥去脸上的石灰，是一张可怖的青脸。这一下，便都明白了，李毓昌确是死于非命。脸涂石灰，并非为了遮掩异色，只因为石灰可以收燥，借以吸收七窍所流的血水。而铜镜符录，无疑地是一种镇厌，以防冤魂化为厉鬼，去向凶手索命报仇。

然则凶手是谁呢？李泰清唯有告到当官，请求昭雪。于是山东巡抚古纶，行文两江总督衙门，而王伸汉已经得到消息，筹集了一大笔现款，从淮安府一直打点到江宁。又因为江苏巡抚亦算本省长官，而全省钱谷虽分隶江宁、江苏两藩司，但全省刑名统归江苏臬司所管，所以苏州的两个大衙门，“烧香”亦要烧到。这一来，纵非倾家荡产，而悖入悖出，在山阳县贪冒赈款所得，亦花得差不多了。

如俗语所说的“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李泰清的呈控，在江苏只落得一个毫无结果。王伸汉自然无事，追缉恶仆，亦不过一纸具文而已。

于是李家决定京控。由李泰清以死者胞叔的身份作原告，在都察院进了一张状子。此不比寻常命案，而是职官奉委查案而遇害，即使死者家属不出面呈诉，地方大吏亦当自动查办。如今江苏方面竟是采取不了了之的态度，足见失职。所以上谕下来，一反交本省复审的常例，改派山东巡抚吉纶“提李毓昌尸棺，详检具奏，原告李泰清发交山东备质”。

王伸汉当然又要到济南去打点。可是，这一次不同了！开棺复检之日，山东巡抚、藩司、臬司，尽皆到场。首府办差，挑了最好的仵作下手。先用水银洗刷尸首，已是遍体青黑，毒伤显然；再剖解尸身，剔出

骨骼，上笼蒸过，只见两面肋骨与肩上两块锁子骨，其黑如墨。李毓昌乃是被毒而死，确凿无疑。

古纶奉到的上谕是，“详检具奏”，至此任务完成，只须复奏，至于审问是刑部的事。复奏到京，奉旨提全案人犯进京，交刑部审问，李毓昌的沉冤，终于得雪。案内人犯，定罪甚重：李祥，凌迟处死，并派刑部司官押解他到山东，在李毓昌的坟前，先上夹棍受活罪，然后处死，摘心致祭。包祥、马连升及王伸汉斩决。淮安知府王毂包庇罪重，判了绞刑。两江总督铁保革职，充军乌鲁木齐。江苏巡抚汪日章，以及江宁藩司、江苏臬司亦都丢了纱帽。

可是看完全案，刚毅却大为失望：他的记忆有一处失真，而失真的这一处，在他恰恰是顶要紧的一部分——李毓昌被毒一案，虽由部审，但未提棺到京，无例可援，如之奈何？

细细想去，虽无提棺到京的成例，但复检一层，却可比附陈词，很有一番理由可论。于是跟翁曾桂与林拱枢去谈，彼此意见相同，约齐了去见桑春荣。

陈述了案情，刚毅提出他的意见，“此案的真相大白，就因为开棺复检之故。”他问，“如今葛品莲一案，死因既然不明，岂不是也要开棺复检？”

桑春荣最近刚接到杨昌濬的一份礼，四色浙江的土产以外，另有“冰敬”，是有“财神”之称的胡雪岩所开阜康钱庄的一张银票，纹银一千两整。看这笔重礼面上，必得设法维持原案，所以听完刚毅的话，大摇其头，只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何谓此一时，彼一时？”刚毅立即追问。

身为尚书，在司官咄咄逼人的气势之下，自觉难堪。如果没有理由驳他，面子上下不去。这样一急，倒急出一番话来，“你谈的那件案子，时间是在冬天，为时不久，所以开棺详检，有点用处。这一案呢，历时三年，尸体早腐，情形不同。”他得意地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道理在此！”

“尸体虽腐，骸骨犹在，不愁检验不出。”

“这话也很有理，”桑春荣只好用强词来夺他的理了，“如果检验不出结果呢？”

“不会检验不出。果然中了毒，骨头会发黑！”

“不然，不然！”桑春荣定定神说，“那李毓昌，当时为恶仆强灌毒药，即时七窍流血，倒地而亡，中毒极深，历时未久，所以检验得出。照葛品莲的死状，如果中毒，毒亦不重；时久毒消，倘或检验不出一个结果，事情反倒僵了，所以如今还是严穷砒毒为是。”

“就因为砒毒并无来历——”

“不，不！”桑春荣打断他的话说，“药店卖毒药有罪，所以不肯承认。你还是要从正犯上去追究，譬如杨乃武跟葛毕氏的奸情，至今并未审出详细情形。这一层，交代不过去。”

“回大人的话，律无指奸明文。”

“不是要你指奸！”桑春荣怫然不悦，“你倒去问问浙江的京官看，谁都知道杨乃武与葛毕氏明来暗往，并非一日。杀机往往起于奸情，你们从这一层上头，仔细去审，一定可以审出一点什么来！”

见他这样执持己见，翁曾桂料知其中必有缘故，再争无益，便扯一扯刚毅的袖子，暗示他暂且歇手，另作道理。

刚毅性情褊急，偏不肯罢休，“大人，”他说，“要追究砒毒，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必得到案。”

“噢，”桑春荣问，“谁啊？”

“刘锡彤的门丁沈彩泉。”

“此人有何关系？”

于是刚毅从厚厚几大叠的杨、葛全案中，找出仵作沈祥的供词，提高声音，念了一遍，然后指出应传沈彩泉到案的理由：“仵作验得是烟毒，沈彩泉愣说是砒毒，在众目睽睽之下，当场干预，发生争执。大人做官四十多年，可见过这样的怪事？”

“你的意思是传他来问，为什么干预公事？”

“不是。”刚毅答说，“我要问他，凭什么说是砒毒，还有，爱仁堂店东，不肯承认卖砒毒，他软哄硬逼人家承认，是为的什么？”

桑春荣心想，这件案子如果想要回护某一个人，确非易事，因为牵扯太多，从任何一条线索去追究，都可以拿原问官拉出来。这样一个接

一个牵连不断，最后当然是归结到杨昌濬身上。为今之计，辨不胜辨，不如暂且搁置为妙。

主意一定，换了副让步的神态，“好！”他点点头，“等我想一想。眼前还得你们三位费神，正本清源，拿杨乃武、葛毕氏的奸情审问清楚。”

有此结果，做司官的即不便再争。三个人退下来又悄悄交换意见，大家的看法相似，桑春荣意在拖延，最好能就现有的范围中结案，无奈这是办不到的事。

侦讯的范围必须扩大，是一致的结论。但所提出的做法各不相同，刚毅主张继续力争，不达目的不止；

林拱枢则以为硬争不如坚持，结案是有限期的，到得拖无可拖，桑春荣就不能不尊重问官的意见。

“两位的做法，都是正办，不论哪一种做法，最后都可以做通。不过，旷日持久，未免吃力。如果看清楚此案发生阻力的症结所在，因势利导，对症发药，则事半而功倍，可以有最圆满的结果。”

“能有最圆满的结果，自是求之不得。”林拱枢答说，“想来成竹在胸，何不见示。”

“此案的阻力，一是牵涉及于大员，本案一翻，杨制军、胡学使，皆有未便；一是碍于刘大令是宝中堂的同年，本部堂官，亦有顾忌。”

“是，是！症结是了然了。请问，如何因势利导，对症发药？”

翁曾桂觉得语言不便太显豁，想了一会儿，含蓄地说：“自下而上办不通，就只有自上而下了！”

林拱枢与刚毅都会意了，是设法从极峰下降一股压力，迫使桑春荣就范。这个想法很好，“可是，”

林拱枢说，“做起来不容易。”

“缓缓图之，急亦无用。”

翁曾桂是真的成竹在胸，所以出此闲豫的语气。林拱枢与刚毅，亦约略有所意会：他有个两朝帝师，已调户部侍郎的老叔翁同龢，是当朝的红人，必有斡旋之力。

翁同龢到底是读书人，是非之心是有的；何况此案是从他手里驳回浙江的，如今各种证据，在证明他驳得不错，当然要尽力支持，才能实现初衷。

此外他还有一种隐忧，自平定洪杨以来，各省督抚的权柄日重一日，自己练兵、自己筹饷、自己用人，往往在一切都有成议以后，方始奏报朝廷，名为“请旨”，实同“报备”，逐渐形成割据之势。而在朝中，皇帝只是一个七八岁的孩子，两宫太后虽能德才相济，到底深居禁中，昧于外势，国政全靠军机大臣撑持。

恭王固贤，又全靠文祥做帮手，才能勉强对付得了一班跋扈的督抚。不幸地，文祥久病，终于在这年五月间去世。朝廷痛失柱石，益觉孤立难支，长此以往，大权旁落，成为所谓“强枝弱干”的局面，绝非国家之福。因此，翁同龢觉得削减督抚的权柄，是件比什么都重要的大事。而杨乃武一案之所以不肯迁就杨昌濬，亦正是借题发挥，在暗中为朝廷争权。

这番苦心，如果不为恭王了解，任令桑春荣内顾宝鋆的面子，外受杨昌濬的嘱托，将一驳再驳，提京部审，闹得轰轰烈烈的这件逆伦疑案，弄出个虎头蛇尾的结局，不但成了个大损朝廷威信的笑柄，而且各督抚亦将因此而更轻视朝廷。这关系太大了！

为此，翁同龢一直想跟恭王谈一谈这件案子，却苦于不得其便。因为恭王与宝鋆是密友，凡是翁同龢能见到恭王时，几乎总有宝鋆在里，无法深谈。这样一直到了八月初，才有一个机会。

这天是恭王奉了两宫太后之命，到皇帝读书的毓庆宫来查问功课。这是常有的事，但每次都有宝鋆陪着，只有这一天是恭王一个人。在毓庆宫，师傅本月两位，而夏同善奉旨派充顺天乡试主考，料理入闱，不在书房，这样就更便于进言了。

时候也巧，恭王来时，正是功课将完之时。等皇帝回宫进膳，翁同龢便说：“王爷，就在这里便饭，如何？”

“好啊！”恭王欣然相许，并且吩咐侍卫，将两宫太后照例赏赐的食物取来，一同享用。

恭王这顿午饭，一向很费工夫，因为，一则四更起身，五更上朝，到此时又饿又累，全靠从容享受一顿午饭，补充精力。再则，亲王仪制尊贵，王府中很少接待宾客，内廷行走的人有事要见他，或者恭王要约

见什么人谈事，都是此时借杯酒相叙。翁同龢是深知这些情形的，所以入座以后，并不亟亟，只是陪着恭王把杯闲谈。

谈来谈去，谈到左宗棠与李鸿章，微有酒意的恭王叹口气说：“左季高西征，要多少多少饷，无法筹措，只有跟洋人举债。举债要担保，李少荃又反对，联络沈幼丹一起密奏，变成跟朝廷为难。唉！不用他们不行，用了他们又不受节制！你道如何是好？”

“是！”翁同龢乘机说道，“既然不用他们不行，就只有想法子加以节制。”

“难！”恭王摇摇头。

“不难！”翁同龢几乎是应声而答，针锋相对的意味显得格外重。

“噢，”恭王很虚心地问，“倒要请教！”

“朝廷自有纪纲，纪纲一立，草偃风从。纵有跋扈之臣，及时裁抑，他人自知警惕。”

这话也无非老生常谈，了无异处。恭王便点点头，不再问下去了。

见他是不以为然的模样，翁同龢心知正论失于空泛，得举实例，才能打动他的心。于是想了一下，故作惊人之语：“从来皇纲有失坠之虞时，必得杀大臣立威！”

果然，恭王大吃一惊，“杀谁？”他问，“杀大臣可是绝非两宫所愿，而且时当承平，何由能杀大臣？”

看他已倾注了注意力，翁同龢便微微笑道：“不是真个要行诛戮，略师其意可耳！”

“这倒可以。”恭王很有兴趣地问，“如何师法？叔平，你倒画一条策看。”

翁同龢不即答言，举杯相敬，对干了一杯，方始徐徐开口：“王爷，我先说段掌故你听。高宗慧贤皇贵妃是汉军旗，本姓高，这是王爷知道的？”

“是啊！慧贤皇贵妃的父兄，不就是高斌、高恒父子吗？”

“是！我要讲的，正是高恒的故事——”

高恒是椒房贵戚，在乾隆初年，干过好些阔差使，乾隆二十二年任为两淮盐政，这是举国第一个肥缺，高恒当了八年之久。乾隆三十三年，整顿两淮盐务，高恒在任内除照例的陋规以外，额外贪污至数百万银子之多，事发定罪，高宗朱笔亲批“斩决”！

其时军机领袖是孝贤皇后的胞兄傅恒，当时便为高恒求情：“高恒是高贵妃的胞兄，请皇上推恩，免他一死！”

高宗立即答说：“贵妃的兄弟犯法，应当免死；皇后的兄弟犯法，又当如何？”

一听这话，傅恒浑身发抖，面无人色，终其一生，战战兢兢，勤慎当差。这就是高宗驾驭臣下的手段。

恭王听完，默默无语，好久才说了句：“若能破除情面，纪纲自然可立。”

“是！是！”翁同龢急忙接口，“王爷真是一针见血之论。”

“但是，这也需有机会才行，总不能无缘无故把脸去撕破。”

“机会多的是，眼前就有。”

“噢！”恭王想了一下说，“我想不起有这样的机会。”

“杨乃武一案，就是机会！借杨石泉以儆督抚，是个好法子。无奈中间有关碍。”

“什么关碍？”

“就是情面。”翁同龢说，“此案须从余杭县下手，而余杭县刘某别有背景——”

“啊，啊！”恭王脱口插言，“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知道其中的障碍是一回事，肯不肯动手移去障碍，又是一回事。翁同龢想了一下问道：“王爷，还想知道些什么？”

“案情。”恭王只说了这两个字。

这便很难回答了。全案经过，颇为复杂，一时哪里讲得完？只好再问一句：“莫非王爷对这件案子的始末，竟一无所闻？”

“不是，你误会了！”恭王答说，“我是指案情中最要紧的地方。杨

乃武是不是负冤？”

“是的。”

“那么，那个什么小白菜，也是冤枉的啰？”

“正是。”

“这么说，她丈夫不是她毒死的？”

“不是。”翁同龢又说，“照目前审问所得的口供来看，死者究竟是被毒而死，还是病死，都大成疑问。”

听得这话，恭王很注意了，“然而，何以初验、复审，都执定是中了砒毒？”他问。

“这就非问余杭县刘大令不可了。不但要召刘大令到案，还得提尸棺到京，详细复检。”

“噢！”恭王想了好一会儿，自言自语地说，“没有！没有看到刑部的奏折。”

“关碍就在这里！刑部不能破除情面，所以至今还未复奏。”

“这倒也不一定是情面上有关系，保全善类，朝廷责无旁贷。如果地方官平日奉公守法，偶尔有一两件事处置不当，亦不宜过于苛责。”恭王问道，“这余杭县姓刘的官声如何？”

“那就不知道了！”翁同龢提醒他说，“军机章京中，杭州人很多，王爷何不找他们问一问？”

恭王会意，余杭县官声不佳，只是翁同龢既非浙江人，又不曾亲履其地，不便直说而已。因而点点头想了一会儿，又问到杨乃武与小白菜。

“案中两主犯，到底有奸情没有？”

“这，这恐怕不免。不过，那是另一回事，不能说他们有奸情，就认定有合谋毒杀本夫之事。听讼如有此成见，天下将不知有几许人含冤负屈！”

“嗯，嗯！”恭王深以为然，对他自己这一问，作了解释，“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而有妇人负此重谤奇冤，后世必以此推断我辈跋扈弄

权，以致以两宫之尊亦竟不能庇护区区匹妇！所以，这一案，我一定要上奏请懿旨。如果小白菜果真清白，话就更容易说了。”

“王爷能有这样的看法，顾及千年万世之名，实在令人钦佩。”翁同龢肃然起敬地说。

“案情症结，我全明白了。不是我跟宝佩蘅私交很好，替他辩白，平心而论，他并无故意偏袒同年的心，至于他人如何想法，非他所能负责。我再跟他提一提就是。”

光提没有用，翁同龢心想，得要宝鋆亲口交代桑春荣才好。这样想着，便即问道：“王爷打算怎么跟宝中堂说？”

恭王反问：“你要我怎么说？”

“请王爷关照宝中堂，能够对桑公有所表示，不须有何顾忌。”

“那还不如我来交代桑白斋。”恭王答说，“宝佩蘅本来就未曾袒护刘某人，我那样说，似乎有疑他之意，不大妥当。”

“是，是！”翁同龢急忙答说，“若得王爷亲口交代，当然更有力量了。”

对于恭王交代的话，在桑春荣看，就等于是上谕。“不必顾忌”这句话，包括的范围很广，除了宝鋆以外，杨昌濬与胡瑞澜亦不在顾忌之列。桑春荣虽觉得人钱财，不能与人消灾，自不免疚歉，但既是恭王的特饬，事出无奈，亦有一句话可以推托。这样一想，内心也就释然了。

于是他找了翁曾桂来问，案子审到如何程度？翁曾桂成竹在胸，不慌不忙地答说：“非提尸棺复检，并传刘锡彤、沈彩泉以及余杭县生员陈湖到案讯问明白，不能结案。”

“既非如此不可，只好奏闻请旨。不过，做事还是要留退步，该当怎么样一个步骤，请你们好好商量，切忌冒失。”

翁曾桂与林、刚二人商量结果，决定采取两个步骤：第一是咨行浙江巡抚，将陈湖列为被告，即行革去生员，监管解京；第二是奏请提验——刚毅毕竟找到一件成例可援，措辞就更方便了。

奏折一上，立即便有了一道上谕：“刑部奏：承审浙江民妇葛毕氏毒毙本夫一案，援案请饬提验一折，着杨昌濬将余杭县知县刘锡彤，即行解任。其门丁沈彩泉暨葛品莲尸棺，派员一并押解送部。传令刘锡彤

跟同检视，以成信谳。”

这道上谕，并未交内阁明发，由军机处交兵部寄到浙江。读毕“廷寄”，杨昌濬知道乱子闹大了，心境十分沉重，同时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应付，唯有找幕友来问计。

他的幕友，倒是谨饬识大体的人居多，都以为事到如今，唯有恪遵朝旨，谨慎将事。如今的责任是将刘锡彤等人及葛品莲尸棺“押解送部”，须防别生枝节。案内人犯，可能会畏罪自杀；检验尸骨结果，是刘锡彤祸福所系，或者会异想天开，移花接木。倘或出了事，必不为清议所谅解，而朝廷亦必有处分，在这件官司上先输了一招。

杨昌濬此时的气概，已非昔比，也觉得凡事小心为妙。因此，特选了一个很能干也很靠得住的候补知县袁来保为押解委员；另外又派一个姓吴的候补知县去署理余杭知县。刘锡彤解任听勘的公事，就由袁来保与吴知县带到余杭，当面交付。

两人轻骑简从到了余杭县，一直到县衙门拜访刘锡彤。等把公事交到他手里，刘锡彤颜色大变，袁来保少不得有番话安慰，说他只是暂时解任，而到京亦只是让他亲眼看着开棺检验，并非到案被讯，大可放心。

这个宽慰的说法，目的是要将刘锡彤稳住。署理的新知县也很客气，请他的家眷仍旧住在县衙门里，自己另找公馆。不过印把子得要立刻抓住，当天就接了事，放炮升堂将接印的红布告贴了出去，随即传见刑房与礼房的书办，交代两件公事：第一件是提解葛品莲的尸棺；第二件是看管陈湖。

葛品莲的尸棺一直未曾下葬，提解之前，先要加封，四道盖了余杭县大印的封条，由袁来保监视着，满浆实贴在棺身与棺盖接缝之处，同时派定差役，轮班看守。这是从未有过的事，余杭县立刻又轰动了，茶坊酒肆，无不以此为话题，虽然，此案的结果还不可知，但已是一片称颂朝廷圣明之声，大足以鼓舞人心了。

至于陈湖，由于还具有秀才身份，新知县对他很客气。而袁来保跟他亦不曾对面，所以他内心虽然惶恐，表面却还能保持镇静，甚至为了表示自己与本案无涉，照常到他每天必至的春记茶馆去喝茶。

“陈先生，”有人问他，“听说刘知县革职了？”

“不是革职，是解任。”陈湖答说，“解任者暂时不当县官而已。”

“为啥暂时不当呢？”

“听说要押解葛小大的棺材到京里去。”

“莫非葛小大的棺材还要打开来验？”

“那就不知道了。”陈湖不经意地加了一句，“就打开来也验不出啥来的。”

“何以见得呢？”

“三年多，皮肉都烂光了。”

“可是骨还在啊！”

陈湖知道自己失言了。验毒本就重在验骨，他不能说，时隔三年，中毒的痕迹必已消失。如果这样说法，他人反问一句：你又不曾眼见，怎能断定毒迹必已消失？那时无话可答，便显得自己是明知葛小大非中砒毒而死。因此，他笑笑不答。

但对方却不肯放过他，接着又问：“陈先生，都说爱仁堂的老板，本来不肯承认卖砒霜的，是你帮着刘知县逼得他不能不承认。可有这话？”

“哪里来的这话，跟我毫不相干。爱仁堂姓钱的，弟兄两个，老大死了，老二还在，你们倒去问问他看！”说到这里，陈湖有些恼羞成怒了，狠狠将桌子一拍，大声骂道，“你简直胡说八道，混账之极。”

就这时候，走来县里一个差人，拍拍他的肩说：“老陈，到衙门里去一趟。”

这一下，不但陈湖，连旁边的闲人都觉诧异。县里的差人，一向称他“陈先生”或者“陈大爷”，至少也得叫一声“陈秀才”，何以此刻管他叫“老陈”呢？

众目睽睽之下，陈湖的感觉自然很窘迫，便将脸一沉，气冲冲地说：“你是什么人，我不认识你！”

那差人也变了脸，似乎对陈湖的态度，颇感意外，一时不知如何应付的模样。愣了一下，暴声说道：

“姓陈的，你神气什么？从前你是秀才，现在不是了！知趣的，乖乖儿跟我走；如果不知趣，还以为是刘大老爷在‘马上’那样，县衙门里

随你直进直出，你就错了！走！”

陈湖一听“从前你是秀才，现在不是了”这句话，顿时矮了半截——别人不明白，他心中有数，“一报还一报”，就像当年杨乃武那样，自己的秀才身份必是已被革掉了。诚如所言，自己如果不知趣，一条铁链子一抖，套在头上，拉了就走，还不是白白吃个眼前亏？

念头转得很快，不待旁人想透那差人的话，他已自找台阶而下，“走就走！”他霍地站起，“我倒不相信，为什么现在我不是秀才？”

说罢，开步就走。那差人冷笑一声，跟在他身后监视着。陈湖的步子很从容，为的是要向差人表示，他很坦然，并没有开溜之意。这样由大街折入冷巷，他才站住脚有话说。

“老哥，恕我眼拙，你贵姓？”

“我亦姓陈。”

“啊，啊，五百年前是一家，那就好说了。”陈湖拉过表情，用商量的语气说，“陈头，我们商量件事，我先回家通知一声，行不行？”

“不行！上头立等回话。你快走吧，问过三言两语就放你回家，何必多跑一趟。”

这是骗他的话，而陈湖没有不信的道理。到得县衙门，先在班房落座。往日到此，不管书办、捕快、皂隶见了他，多尊称一声“陈大爷”，敬烟倒茶，客气得很；这时都浑似素昧平生，面无表情地望望然而去之，谁也不睬他。

见此光景，陈湖冷了半截，料知想打听也打听不出什么来，不必再讨没趣，只是默默地心里思索，新署任的知县会问些什么，自己应该如何应付？

不一会儿，原差来唤：“跟我走！”

一直走到花厅，这是他极熟的地方，不过，昔为座上客，今成阶下囚，一进花厅，便听值堂的皂隶唱道：“见大老爷磕头！”

这就证实了自己的秀才已被革，不然皂隶不会这样说——秀才见县官，只打躬不磕头。公门中人，不能不知道这个规矩。

话虽如此，陈湖却不肯就此承认，仍旧朝上作了一个揖，口中说道：“晚生陈湖，参见老公祖！”

新知县人很平和，平静地答说：“听你的口吻，还以秀才自居。陈湖，你的秀才革掉了，公事已经到县。”

“噢，噢！”陈湖心乱如麻，明知该下跪见礼，但两条腿木强万分，就是弯不下去。

幸好，新知县并未迫他行百姓见父母官的大礼，只问：“你的号叫竹山？”

“是！不过，”陈湖恭说，“本县还有两个陈竹山。”

“同名同姓的多得很。只要你是陈湖，号竹山就是了。你知道不知道，你为什么被革掉秀才？”

“不知道。”

“好！我让你知道。”新署知县喊道，“请袁大老爷！”

于是，袁来保被请了出来，坐在炕床上首的客位上。照例亦问一问陈湖的姓名年籍，然后告诉他说：

“刑部有公事，你牵连在葛毕氏谋杀亲夫一案之内。逼迫爱仁堂店东承认卖砒霜给杨乃武，情节确凿无疑，所以革掉你的秀才，解到刑部，归案审办。”

听得这一说，陈湖才知事态严重，顿时觉得头上冒汗，“这一说，”他问，“我变了犯人？”

“一点不错！”袁来保转脸对新署知县说，“此人要费心寄押在贵县。”

“是，是！”

“大老爷，冤枉！”陈湖极口喊道，“我不过是刘大老爷托我开导爱仁堂的老板，案情缘由，全然不知，若说其中有弊，应该是刘大老爷的责任。”

“刘大老爷解任听勘了。”

“还有他的门丁沈彩泉呢？”陈湖问道。

这一质问，袁来保一时无话可答。因为谈情节，论责任，沈彩泉比陈湖更重，陈湖是犯人，沈彩泉又何能不是？但刑部给浙江巡抚的咨

文，只提陈湖，未提沈彩泉，袁来保并无权力将他亦当作犯人。不过，上谕中有“门丁沈彩泉暨葛品莲尸棺，派员一并拘解送部”的话，袁来保认为沈彩泉虽无犯人之名，而在处置上，却有犯人之实。

这样一想，觉得倒是被陈湖提醒了，当即答说：“沈彩泉亦要拘解到京，并不能置身事外。”

陈湖再也没有可抗议的了。他知道争亦无用，袁来保并非问官，只是奉命拘解人犯，自己是否犯罪，唯有到刑部申辩。反正由余杭县到京，这趟苦头是吃定了。

收押了陈湖，袁来保又请新署知县，派人看管沈彩泉。这件事很容易办，不必传沈彩泉，只交代刑房书办，沈彩泉虽非犯人，但奉旨“押解送部”，所以不能不看管。倘有疏虞，不是寻常事故。责成刑房书办，监督差役将沈彩泉禁制在班房中，日夜派人看守，防他畏罪自尽，亦要防他为人谋害灭口。

所谓“为人谋害灭口”的这个“人”，当然是指刘锡彤而言，因为沈彩泉是此案的关键人物，砒毒之说，即由他而起。此人一死，再无对证，刘锡彤便可饰词搪塞，减轻责任，所关不细。

陈湖下监，沈彩泉被严密看管，刘锡彤益发自危。不过，有何责任是到京以后的事，眼前的面子已被撕破，启程之日，百姓围观笑骂，这场羞辱，一想起来，便觉心悸。

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老着脸皮去向押解委员说好话，讨个方便，让他悄悄先走，在省城等候袁来保，看是如何北上，再作商量。

这使得袁来保很为难，他跟刘锡彤素昧平生，不知道他的性情，也不知道他是否信用。倘或到了省城，出何差错，自己的责任不轻。难的是这番顾虑，不便明言。

不过，他在浙江官场有“能员”之名，做事既稳妥又漂亮。多想一想，便有了计较。当即不慌不忙地问道：“刘大哥在省城可有公馆？”

“哪里敢在省城里再立个门户，多一份开销？”刘锡彤苦笑道，“只好找个小客栈暂住一住。”

“那太委屈了。”袁来保说，“刘大哥如果不嫌怠慢，就在舍间下榻好了。”

“不，不！没有这个道理！万万不敢打扰。”

“刘大哥见外了！患难相扶，要朋友做什么呢？”

穷途末路之际，以彼此绝不相同的地位，刘锡彤听得这两句话，又是一口一个“刘大哥”，真有感激涕零之感，觉得再要推辞，便是不通情理，当即一躬到地，抬起头来时，两行热泪滚滚而下。

“刘大哥，不必如此。”袁来保说，“这样，我想明天上午动身。刘大哥如果要避人耳目，最好天不亮就走，我派我的听差袁凯陪着刘大哥到杭州。我们下午就可以见面了。”

“好，好，准定如此。”

于是第二天五更时分，一叶轻舟，悄然发航。袁凯名为陪伴引导，其实奉有主人的密命，监视着刘锡彤，到了杭州，在袁家暂住。刘锡彤送了一份礼，东西不多，但极贵重，是一支吉林老山人参与一挂蜜蜡朝珠。

傍晚时分，袁来保也到了。回家之前，已办了好几件公事。第一件是将葛品莲的尸棺，连同陈湖、沈彩泉请钱塘县看管；第二件是谒见藩、臬两司复命，决定尽快启程进京。

“刘大哥，”他说，“尸棺笨重，起旱不便，只有走水路，打运河到了北通州再说。冬天水浅，总要毛两个月才到得了。”

“是！”刘锡彤说，“有一年，我公差过京，也是冬天由水路走，实足走了七十天。”

“水路很辛苦。沿路又有公事交代，麻烦得很。所以我跟上头说，刘大令可以不必吃此辛苦，请另外派人陪着，由上海经海道进京。哪想到，上头另有意见。”

“噢，”刘锡彤急急问道，“上头怎么说？”

“说是上谕，着刘某人跟同监验，这样就该人不离棺，棺不离人。不然，检验的时候，如出了什么疑问，刘某人说，尸棺长行，他没有在一起，或许是掉了包，亦未可知。那不是麻烦？”

“哪有这样的事？”刘锡彤气冲冲地说，“真把我看成什么人？”

“不过，对我来说，倒是得其所哉！”袁来保微笑着说，“漫漫长途，旅况寂寞，得有老兄做伴，一路聊到京城，那是太妙了！”

听这一说，刘锡彤的不快消失无余，急忙答说：“正是，正是！我

是因为大府苛刻，一时气昏了，竟忘了经随老哥，畅叙到京，亦是一桩乐事。”

于是，商谈旅途的细节。这当然要配合公事，而“提解”人犯，在《钦定六部处分则例》中，有极详细的规定，其中有一章叫作《递解人犯通例》。像这一案，既是钦命提解，又指明说派员押解，与寻常只派官差“递解”不同，适用“解送紧要官民重犯”之例。至于解送尸棺，如何处置，虽无明文规定，自然亦是比照“重犯”办理。因此，袁来保向藩司陈明，在城守营拨了一名把总，八名兵丁，另由钱塘县拨出四名差役，一共十三个人，都归他指挥差遣。

解送人犯，亲属照例可以同行，当然是自己花钱，不但沿路食宿自理，而且还得供应官差，以免被解送的人犯受苦。如果犯人的家境不坏，特别是纨绔子弟犯了人命重罪，押解归案，这趟解送的差使，就颇有油水可以掏摸。可是，这一次的差使，情况很特殊，犯人只有陈湖一个，沈彩泉只好算半个，刘锡彤的身份更不分明，此外只有一具尸棺，而葛家并无任何人伴送。至于押解的官兵差役，总计倒有十四人之多，藩库所领的盘缠有限，明摆着是桩必须赔累的苦差使。

刘锡彤久任州县，此中曲折，十分明了。照整个情况，事由己起，陈湖的境况并不好，且有个儿子随行，张罗自己的两份盘缠，已很费劲，哪里还有余力去贴补官差。想来想去，自己义不容辞，但亦不肯全解私囊，写封信给署任知县，表示自己解任赴京，跟同复验葛品莲的尸棺是公差，尸棺笨重，须多用人夫照料，要求多拨差费。

州县官有个多年相沿的规矩，后任顶替前任弥补亏空，但离任以后，除非家属回乡缺少盘缠之类的情形是个例外，否则是相应不理的。不过，刘锡彤的情形又不同，解任听勘，照例并不开缺，虽然看样子刘锡彤的职是革定了，但就此时来说，他仍是余杭县在任，所以要拨差费，无可拒绝，拨了二百两银子。

刘锡彤自己又凑上二百两，打成银票，用红封套封好，亲自送给袁来保。有此一番“意思”，自然更蒙礼遇，袁来保请刘锡彤合坐一条官船，坐卧都在一起，俨然两名押解委员。

他的门丁沈彩泉连同也沾了光，与把总称兄道弟，混得极熟。陈湖可就不同了，是住在装运尸棺的船上，而且加上手铐，幸好还有个儿子照料，但父子俩每天愁颜相向，境况亦很凄惨了。

一共三大一小四条船由杭州循运河开航，当天到了海宁，泊舟过

夜。照定制，这三大一小四条船的安全，便得由地方官负完全责任。

泊舟之处是个小镇，虽属海宁州管辖，但离吕留良的家乡石门县反来得近，所以，袁来保除了派人向海宁州投文，缴验通行及要求支援供应的“勘合”与“火牌”以外，另以私人关系跟石门县打交道——石门知县余丽元是他的好朋友，得到信息，立即派了典史带着差役来料理，人犯寄监，尸棺加封条，随从的膳食，都不用袁来保费心，还派了轿子接引他到县城叙旧。

“刘大哥，”袁来保很诚恳地说，“一起去看看老余。”

“不，不！”刘锡彤连连摇手，“你一个人请吧！我跟余大令不熟，未便作不速之客。”

“那有什么要紧？我跟老余的交情够得上。莫说彼此同官，就是不相干的人，只要我带了去，他亦一样竭诚招待。”

“是，是，多谢盛情。我还是留在船上的好。”

“何必固执？你不去，我也不去！”

“那没有这个道理。”刘锡彤不安地说，“一路相处的日子正长，老兄这样客气，就是见外了。”

“不是客气。讲好做伴同行的，我一个人去逍遥，留下你在船上，于心何安？”

照道理说，袁来保如此坚持，刘锡彤应该勉为其难。但他实在有隐衷，让袁来保逼不过，只好吞吞吐吐地透露了。

原来他是怕人问起杨乃武的案子。这是他痛心之事，最好不谈，但如筵前提起，不能不答，而以身份尴尬，措辞颇为不易。

“老兄倒想，在这种情形之下，盛馔当前，亦难下咽。结果呢，说一段传奇为人下酒，而我在那里受罪。何苦来哉？”

这最后的一个结论，说得相当坦率。袁来保深为同情，当即抱歉地说：“刘大哥有此苦衷，我竟不曾想到，是我的疏忽。既然如此，我谢绝了他。”

“不，不！那一来又增加我的不安。你还是应约的好！”刘锡彤拱拱手说，“只望谈到杨案，替兄弟略留余地。”

“言重，言重！”袁来保想了一下说，“好，我就去一趟。”

上岸坐轿到石门，一回一往得要两个时辰，加上宴叙的时间，刘锡彤估计他起码要到二更时分才能回船。谁知刚刚起更，袁来保就回来了。

“何以如此之速？”

“我坐得一坐，就告辞了。”袁来保答道，“我跟老余说了老实话，有刘大令同行，我邀他来，他不肯。只想早点回去，如果你肉痛这一桌菜，我有个法子，不如拿食盒盛了，让我带回去，跟刘大令一起享用。老余当然同意，还送了一坛五十斤的好花雕，我们可以一路吃到江苏。”

刘锡彤大为感动，“老兄这样子待人，实在不能不教人感激。可是，”他说，“我又不懂，老兄为什么这样子待我？”

这话问得很率真，但袁来保却决不可说实话，一说实话就不值钱了。第一，是防着刘锡彤暮年而有此一场祸事，忧急羞愤，一个想不开，寻了短见。自己既要干这一桩漂亮差使，就得百端譬解，多方抚慰，才能将他安安稳稳送到京城。第二，是看这四百两银子的分上。第三，是上峰交代过，要多加照应。而最重要的是第四，刘锡彤是宝鋆的乡榜同年，这座靠山很硬。倘若无事回任，他自然感恩图报，会替自己跟宝鋆拉关系；即或不免落个革职的处分，或者罪名更重于此，但一路照料之德，他是不会忘记的。甚至不必他开口称颂，宝鋆知道他如此关顾穷途落魄的刘锡彤，心里亦会感动，自己出一封八行给浙江大僚。那一来署缺就有份了。

这四个原因，论起来都是出于私心，说穿了不值半文钱，将自己一路所花的心血消折得干干净净。因此，他只笑笑说道：“刘大哥，你何必这么认真？四海之内皆弟兄，何足挂齿？”

“不然！不然！世态炎凉，像老兄这样古道热肠，我又何能不认真？”

“算了，算了！刘大哥你不必再说，再提就见外了。”

刘锡彤沉吟了一会儿，慨然说道：“好！我就不提，横竖我心里知道就是。”

船到通州张家湾该起旱了。好办，陈湖跟沈彩泉往刑部一交，自己

跟刘锡彤住客栈。差官兵役，让他们搭“回空”的漕船回去。可装着葛品莲尸首的那口棺材难办。

好的是自己雇来的船，多停一两天不要紧。袁来保泊舟已停，上岸去拜访州判，亲自投文。那位州判姓赵，恰好是安徽小同乡，叙起来还沾着点一表三千里的亲，彼此以“老表”互称，话就好说得多了。

“老表，我在通州前后十二年。通州这个码头，南来北往，往来各省各式各样的差使都见过，像你这一趟，却是初见。”赵州判说，“京城里规矩大得很，你这样抬着一口棺材起旱进京，只怕到处都有人打你的官腔，找你的麻烦！”

“说的是！”袁来保笑道，“总算我五行有救，遇着你老表，这没啥可说了，一切仰仗！”说着，拱拱手作了个大揖。

“当然，当然，我替你想办法。”赵州判说，“城里不准进棺材，京城里这个规矩更严，除了梓宫，哪怕亲王死在京外，都不准抬棺材回王府治丧。像你的这口尸棺，势必至于只有在外城找地方安置。明天一早我派个人陪你进京，你先到刑部去接好头，人交何处，棺材抬到哪里？回来我替你找伕子，再派八个兵送了去，一趟头都把它办妥。你看好不好？”

“怎么不好？比我自己想得还好！”袁来保又是一躬到地。

于是第二天一早，由赵州判派了一名熟谙各衙门规判的职差，陪着袁来保进京，直投刑部浙江司，由林拱枢接见。看过公文，听明来意，觉得袁来保顾虑周详，很会办事，不过，尸棺停在何处，却无法给他确实的答复。

“老兄知道的，刑部没法子替你找地方。遇到这种由刑部复审的案子，照例通知大兴、宛平两县办差。”

林拱枢停了一下说，“老兄这趟公事，沿路各州县都要帮忙的，你先找地方官，办不通再想法子。如何？”

“见教甚是！地方官当然要找的，没有地方官验印，也交不了差。不过，我有个想法，也是为了刑部将来方便，说出来请阁下指教。”

“是！是！请赐教。”

“我先请问，开棺检验之日，刑部各位大人，是不是要到场？”

“当然！钦命案子，本部六位堂官，都要到场的。”

“检验以后呢？是不是当时就审？”

“是的。当时就要审问。”

“既然如此，得要找一个大地方。”袁来保说，“阁下请想，六位堂官，就是六张公案，还有各位承办的司官老爷，地方小了，转身不开。而且，此案人犯众多，再加上开棺检验，说不定还要安置火炉，上笼蒸骨。那得多大一块地方？”

“啊，啊，说得是。”

“还有，此案在浙江轰动一时，这一趟，沿路也有人打听其事，料想刑部六堂亲临检验复审，一定会招来无数看热闹的人。所以这个地方，不但里面小了不行，外面四周也得空旷，才能容纳得下那许多看热闹的闲人。”

“嗯，嗯！老兄想得很周到。”林拱枢踌躇着说，“这个地方倒不容易找！钦命案子又有限期，似乎非着落在大兴、宛平两县头上，上紧去找不可。”

“阁下既是如此打算，我倒有个想法：尸棺挪动亦很麻烦，不如等部里找停当了，我遵示谕将尸棺押送到指定地点。省得移来移去，徒费周折。”袁来保又加了一句，“这是两便之事。”

的确，这是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的事。林拱枢明知这是袁来保怕大兴、宛平两县推托敷衍，害得他不上不下，进退维谷，所以想借刑部的势力压迫两县就范，而仍旧心悦诚服地愿意照他的意思去做，一半也是佩服袁来保为人设谋，亦能尽心。当即约定，让袁来保将陈湖、沈彩泉先解送到部，尸棺暂时摆在通州船上，等找好地方再说。

袁来保一辞出，林拱枢立即动手办了一通下行宛平、大兴两县的“札子”，说明钦命提解葛品莲尸棺，业经到京，着即觅妥宽敞地方，以便开棺检验，刑部大审，并限两日内具报。

办好公文，才去找到翁曾桂与刚毅，一起上堂回禀，然后派一名得力书办，带着札子到大兴、宛平两县去接头。

到得第二天便有结果，挑定的地点是朝阳门外的海会寺。于是袁来保托赵州判雇人将封条重重围住葛品莲尸棺，抬到海会寺，由林拱枢派一名当办，四处细看棺材接缝之处，毫无异状，方始验收，发交大兴县

所派的差役看守。

陈湖与沈彩泉是早经收狱的，刘锡彤虽非犯人，但为证人，亦须到案待质，因而林拱枢要他具一张结，说明现寓东河沿理源客栈，自愿随传随到。

“这张结我不能具。”刘锡彤一口拒绝。

“噢，”林拱枢很客气地问，“乞道其故。”

“上谕上只说，跟同检验，开棺的时候，我到场就是。”

这也是个理由。林拱枢心想，反正人已到了京里，总有办法让他就范，当即点点头说：“既然如此，我亦不便强人所难。不过，兄弟有句话声明在先，此刻，我们是商量着办，将来要召请贵县到场时，恐怕不会这样子客气了。”

刘锡彤虽是老州县，熟谙公事，但对部中办事的规制，却不甚了了，所以无法了解他这句话的意思。心里只是在想，反正奉旨行事，就绝不会错。

“你叫沈彩泉？”是由刚毅主审。

“是！”

“你在刘大老爷那里几年了？”

“前后七年多。”

“你管些什么公事？”

“门丁嘛！”沈彩泉说，“无非收发之类的公事。”

“刘大老爷信任不信任你？”

“信任。”

“呃！”刚毅问道，“为什么？”

“因为小的公事上头很谨慎。”

“好！”刚毅讥嘲地说，“刘大老爷总算运气不错，用着你这么一个好门丁。”停了一下，他又问，“陈湖你认不认识？”

“认识。”

“他是不是常到县衙门里来说合官司？”

“那倒不大清楚。不过，是常到衙门里来，因为他懂医道，上房里太太、少奶奶有点不舒服，总请他来看。”

“照这样说，陈湖穿房入户，跟刘大老爷的交情很深啰？”

沈彩泉突然警觉，这是题外之话，自己说得太多了，犯了言多必失之戒，因而答说：“跟刘大老爷交情深不深，小的不知道。”

“嗯，嗯！”刚毅问道，“葛毕氏谋杀亲夫一案，是哪个来告的？”

“是葛毕氏的婆婆沈媒婆来告的。地保陪了来，说她儿子死因不明，请县官相验。小的叫她补一张状子，当时就送了上去。”

“沈媒婆的状子准了没有？”

“人命报相验的案子，没有不准的。”沈彩泉答说。

“相验的时候，你跟了去没有？”

“跟了去的。”

“是不是每一次县官相验，都是你跟了去？”

“是。”沈彩泉又补了一句，“刘大老爷差不多每次都叫我跟去的。”

“为什么非要你跟去不可呢？”

“因为上上下下联络，都要找我。”

“这样说，”刚毅特意钉着问，“你是一把抓？”

“也不敢说一把抓。不过，大老爷还相信我就是。”

这是第二次提到刘锡彤对他信任有加。刚毅心想，刘锡彤是奸猾老吏，又自恃靠山，而目前只是解任，尚未革职，仍有官符可资凭借，以致相当难制。倒不如先在他亲信身上，将案子结结实实地追一追，到时候教他毫无遁饰的余地，便可一讯而服。

这样转着念头，便大兜大转地先不问相验的情形，由有关的人犯问起：“余杭县的仵作叫什么名字？”

“叫沈祥。”

“只有他一个吗？”

“原来有两个。”沈彩泉说，“一个告退了，没有再补，只好由沈祥挑大梁。”

“挑大梁？”刚毅问道，“意思是说他不大挑得动？”

这一问，沈彩泉初次出现了迟疑的神色，想一想答说：“沈祥是学习仵作升起来的，没有经手过多少案子，本事差一点。”

“只怕有些地方，还没有你懂得多？”

这是故意套他的一句话，沈彩泉很乖觉，立即否认，“不，不！回老爷的话，我没有学过，”他说，“验尸我不懂。”

“既然你不懂，怎么知道他本事不好呢？”

“是听别人说的。”

“谁？”

“原来的老仵作。”沈彩泉答说，“也就是沈祥的师父。”

“他怎么说？”

“他说沈祥本事没有学到家，常常看走眼。”

“如果是这样，县官审命案不就常常审不清楚了吗？”刚毅作个补充解释，“譬如上吊，常常有人把尸首移到仇家那里，好诬赖人家。如果相验不真，官司不就难断了吗？”

“这，这种情形倒没有过。”

沈彩泉的回答很巧妙。刚毅是举个例，而他只就例子来作答，避重就轻，将难答的话避开了。刚毅因而有所警觉，此人亦不易对付，须得格外小心。

于是，他突如其来地问：“杨乃武你认不认识？”

一听他说，沈彩泉似乎有些慌张，“认识，认识的。”他点点头，“因为杨秀才在余杭县很有名气。”

“杨乃武是不是常常到县衙门里来？”

“不大来。”沈彩泉摇摇头，“很少。”

“在你们余杭县，都说杨乃武是个恶讼师。可有这话？”

“听说过。”

“照你看呢？”刚毅问说，“杨乃武算不算恶讼师？”

沈彩泉不即回答，是在思索的神情。刚毅心想，必是在想杨乃武的劣迹，会举一两个详细的例证。

然而不然，沈彩泉的回答是：“我不大清楚。”

显然的，这是经过考虑，认为以不多事为妙，所以这样答供。刚毅是决心要探索刘锡彤跟杨乃武结怨的原因，便又问道：“杨乃武替人进的状子多不多？你是门丁，凡有诉状都经过你那里，一定知道，要说实话。”

“是！说实话，不太多。不过——”沈彩泉突然住口。

这是他失言了，刚毅岂肯放松？立即钉着问：“不过什么？”

“不过，”沈彩泉只好实说，“都是很大的案子。”

“很大的案子？”刚毅问道，“这就是说，不是命案，即是盗案？”

“盗案很少，命案也不多。”

“咦！那么是什么案子呢？”

“大多是很麻烦，很难审的案子，像几十年争财产的老案，公公告媳妇忤逆，媳妇又说公公‘扒灰’，这种乱七八糟、纠缠不清的案子。”

“什么叫‘扒灰’？”刚毅不解地说。

“就是，”沈彩泉很吃力地解释，“就是公公爬到媳妇床上。”

“噢！”刚毅心领神会地笑了，“杨乃武专门管这种很麻烦的案子，那么官司是胜的多呢，还是败的多？”

“胜的多。”

“为什么？”刚毅问道，“他是不是私底下托了人情？”

“没有。杨乃武从来不托人情的。”

“那么，官司怎么胜的呢？”

“他的一支笔厉害。明明没理的事，偏偏他讲的歪理就驳不倒。”

“你们大老爷举人出身，人很能干，又是多年州县官，经过手的案子不知多少。难道就驳不倒他？”

“是啊！就是驳不倒。没法子，只好算他那面赢。”

问到这里，刚毅了然了。杨乃武是很厉害的刀笔，而又自负其笔如刀，不大买刘锡彤的账。而像争产，以及“新台之丑”之类的案子，必有一方到县衙门去活动打点，而往往因为杨乃武的刀笔，使得刘锡彤想帮忙帮不上。换句话说，杨乃武挡了刘锡彤的财路，这可能是结怨的原因之一。

接下来便问到相验的情形了。刚毅的第一句话是：“葛品莲是不是中毒死的？”

这话问得沈彩泉一愣，心里想回答：“是的！”但话到嘴边，及时醒悟，改口答道：“回堂上老爷的话，我不是仵作。”

这总算他脑筋清楚，可是刚毅是盘算好的，话中正反皆有陷阱。如果沈彩泉答一声：“是！”他就会驳问：“你不是仵作，怎么知道葛品莲中毒而死？”而照此回答，刚毅却又有话可驳。

“既然你不是仵作，为什么认定葛品莲中的是砒毒？”

这下沈彩泉才知道上当了。心想这话赖是赖不掉的，当时与沈祥争执，声音很大，在场的人如葛、毕两家的亲属，共见共闻，都会作证。然则，这话应该怎么解释呢？

“快说！”刚毅喝道，“从实招供，免得皮肉受苦！”

这是以用刑威吓，沈彩泉当然有些怕，心里亦就更急。急中生智，突然想起有句话可答。

“是的。我说过是砒毒，也跟仵作沈祥争过。不过，”他提高了声音说，“堂上老爷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验尸的时候，沈祥喝报：‘七窍流血。’如果是烟毒，不会七窍流血。所以我跟沈祥说：‘你不好瞎七搭八，前言不符后语！七窍流血，不要中的是砒毒？’我是提醒他仔细，并非认定葛品莲中的是砒毒。”

这话言之成理，使得刚毅颇有意外之感。翻开案卷，看一看沈祥的供词，随后又问道：“那么，沈祥怎么说呢？”

“沈祥说是让他再验一验，验下来果然是服毒而死。”

“没有说砒毒？”

“没有。”沈彩泉紧接着说，“用砒霜毒杀的话，是葛毕氏自己供出来的。”

“葛毕氏作供的时候，你是不是在场？”

“在。”

“她怎么说？”

“她说，杨乃武拿给她一包毒药，叫她分几次给葛品莲服下去。她问杨乃武是不是砒霜，杨乃武不响。”

“意思是承认了？”

“是的。”

“我问你，葛毕氏说这话是在动刑以前，还是用刑以后？”

“用刑以后。”

“用的什么刑？”

“记不得了。”

刚毅突然发怒，大声说道：“来啊！拿棒子打！打到他记得为止。”

沈彩泉知道自己话说错了。当时在场，能记得葛毕氏说的什么话，会记不得她受的什么刑？这话未免说不过去。

因此急急喊道：“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想起来便可免打。沈彩泉实说，小白菜是上了拶指以后，方始供出砒毒。其实，州县官作威作福，有理无理，对犯人上了刑再说，也是常有的事。如今经沈彩泉这样先隐瞒，后吐实，弄巧成拙，反显得欲盖弥彰，等于告诉他人，小白菜经不起苦痛，信口诬供，不足为凭。

这一段情节，过去反复推究，原已明了，此刻不过更作一番求证而已，关系不大。刚毅觉得最需要弄明白的是，刘锡彤跟杨乃武之间的恩怨。报复固为刘锡彤时刻在心的念头，但此人有贪墨的名声，而杨乃武从刀笔上挣来的不义之财，亦复不少。既然如此，刘锡彤就很可能抓住

把柄，想大大敲杨乃武一下，只为所欲未遂，而案子放开去却收不拢，可又有许多漏洞，于是不断弥缝，便不断扩大，以至于演变成今天的局面。

他觉得自己这个设想，是很合理的。要求证不妨从沈彩泉开始。想停当了便问："杨乃武是什么时候传唤到案的？"

"记不太清楚了。"沈彩泉答说，"大概是在葛毕氏招供以后不久。"

"传唤是怎么个情形？"刚毅说道，"那时杨乃武是新科举人，你们大老爷对他应该比较客气，是派人去请他到县衙门里来说话呢，还是直接出票派差人去传唤？"

"是直接出票派差人去传唤。"

"杨乃武来了没有？"刚毅问，"是马上就到，还是隔了一段时候才来？"

"是坐轿子跟着差人来的。"沈彩泉答说，"跟刘大老爷在花厅里见的面。"

"你在不在场？"

"在场。"

"刘大老爷说些什么？"

"刘大老爷把葛毕氏的供状拿给他看，问他怎么说，"沈彩泉回忆了一下说，"杨乃武不承认，不但自己不承认，还怪刘大老爷不该对女人用刑。样子是很回护葛毕氏。"

"啊！"刚毅很注意地问，"刘大老爷怎么样呢？"

"刘大老爷很生气，马上就端茶碗送客了。"

"没有什么要收押，或者要他交保的意思？"

"没有。"

"有没有另外派人去看他，劝他说实话等？"

"恐怕没有。"

"怎么叫恐怕？"

“因为，”沈彩泉说，“因为我不晓得。也许另外派了人去，也说不定。”

刚毅想了一下问：“那么，杨乃武的举人是怎么革掉的呢？”

“是刘大老爷亲笔做的公事，派人到省城里去见学台。”沈彩泉答说，“事情办得很顺利，大约三四天工夫，就把批回带回来了。”

“以后呢？”

“以后，”沈彩泉毫不经意地说，“当然用不着客气了！”

“你是说对杨乃武？”刚毅问，“是怎么样的不客气？”

“当他老百姓一样在大堂问案，杨乃武要跪下来答供。”沈彩泉说，“不过三四天工夫，刘大老爷对他的态度，完全不同了。”

“在这三四天里，刘大老爷有没有派人去看过杨乃武？”

“不敢说，大概没有。”

“那么，”刚毅问道，“杨乃武呢，有没有托人来跟刘大老爷说情什么的？”

“那是不会有的事！”沈彩泉很快地说。

照他的语气，可以猜想得到，杨乃武对他的这位父母官是颇为傲慢的。看起来刘锡彤这样对他是报复的成分多，索贿的成分少。

于是问到杨乃武受审的情形。沈彩泉说他依旧不肯招认，及至传小白菜却言之凿凿，交毒药不但有时间，还有地点，就在他家后门附近，土地庙后面。

“那么，杨乃武呢，依旧不承认？”

“是的。”

“用刑没有？”

“没有。”

“交保没有？”

“也没有。”沈彩泉又加了一句，“这种案子怎么好交保。”

“起解呢？”刚毅问，“是哪一天解到杭州的？”

“很快。大概只有三天工夫。”

“这三天当中没有再问过？”

“没有。”

“杨家有没有托人出来跟刘大老爷接头？”

“接头！”沈彩泉问，“接什么头？”

这是刚毅问得太率直，照道理说，这样问法，便有故意罗织刘锡彤索贿之罪的嫌疑。所以不便进一步再问，顾而言他。

“全案人犯解到杭州，是谁押解？”

“刘大老爷亲自押了去的。”

“你有没有跟去？”

“没有。”

没有跟去，就不必问他在杭州的情形了。刚毅只问，“刘大老爷是哪天回来的？”

“记不清楚了，没有几天。”

“回来之后，是不是立刻就传爱仁堂的店东到案问话？”

“是！记得是第二天。”

“问的时候，你在不在？”

“不在。”沈彩泉说，“我在门房里，另外有公事。”

“陈湖是在什么时候去看你的？”

“就在问钱老板的时候。”

“陈湖怎么跟你说？”

“陈秀才带了一个后生来，说是钱老板的兄弟，名叫钱恺，为他老兄传到县衙门里，不知道吃了什么官司，不大放心，特为来打听。”沈彩泉想了一下说，“我就告诉他，是为了杨乃武那件案子。杨乃武在杭

州府已经招了，砒霜是爱仁堂买的，所以大老爷传钱老板来问。”

“钱恺有没有说他的哥哥，叫什么名字？”

这问到要害上头来了！一路上，刘锡彤跟沈彩泉有好几次见面的机会，谈过这一案的“毛病”，都认为钱坦误作钱宝生，是杨乃武下的一招高棋，足为翻案的张本。事到如今，唯有给它来个硬不承认，才能站得住脚。好在钱坦已死，并无对证；而钱恺因病，亦未到案，无从对质，撒谎是不怕拆穿的。

“没有！”他回答得很爽脆。

“没有？”刚毅另有计较，丢开这一节问说，“那么，钱恺呢？怎么个说法？”

“钱恺很着急，说他哥哥是冤枉的。陈秀才就安慰他说，照杨乃武的供单，说在爱仁堂买砒霜是为了毒老鼠，你家老大并不知道他是去害人，关系不大。钱恺听了这话，像是放了心了。”

“以后呢？”

“以后，”沈彩泉很谨慎地说，“陈秀才托我到花厅里去看一看，案子问得怎么样了，我进去一看，刘大老爷已经问完了，叫我把钱老板带下去——”

“慢慢！”刚毅打断他的话，“刘大老爷问完了，对姓钱的总有个结果，是释放、交保还是归案？”

这是不能不说实话的，沈彩泉答说：“刘大老爷是这么交代钱老板的：既然你一口咬定，没有卖过砒霜给杨乃武，只好拿你解到杭州府，你自己去申辩。”

“那么，刘大老爷叫你把他带下去是什么意思呢？是叫你办公事拿他解送杭州府？”

“是的。”

这句话露了马脚，“这可透着新鲜！”刚毅笑了，“有刑房书办，有差役，不管收押也好，办移解的公事也好，管你们门丁什么事？”

沈彩泉知道自己说得口滑，犯了大错，心里懊悔不迭。不过，他的机变也算快，立即答说：“堂上老爷明鉴，各衙门办事的规矩不同。本县刘大老爷对不明事理的犯人，总是想法子开导。当时对钱老板，不交

差役收押，叫我带下去，意思是先把利害关系说一说，钱老板如果听劝最好，不听劝，自然照规矩办，拿他交给刑房，先扣在班房里，办公事，派差人，解送到杭州府。这是一定的道理。”

“原来如此！你很会辩。”刚毅对此不作深究，接下去问，“后来，姓钱的听劝了没有呢？”

“听劝了。”沈彩泉说，“是陈秀才苦口婆心劝了他好些时候，他兄弟也劝他。这样，钱老板才出了一张甘结。”

“甘结上具的名字叫什么？”

“钱宝生。”

“嗯！”刚毅问，“你们刘大老爷是不是出了一张本案与钱某无干的‘谕单’？”

“是的。”沈彩泉料知瞒不过，硬着头皮答应。

“谕单是谁起的稿子？”

“陈秀才起的稿子，我拿进去给刘大老爷看过，才写了给他的。”

“上面怎么说？”

“记不太清楚了！”这是沈彩泉的实话，“大意是说，这案子与钱老板不相干。”

“怎么叫不相干？”

“不相干就是不会吃官司。”

“嗯，嗯！好。”刚毅问道，“你识不识字？”

“做门丁，自然识字。”

“我也知道做门丁应该识字，不过，你们这班人的花样太多，我不能不问问清楚。你既然识字，拿供单细细看一看，有记错了的地方，要指出来。如果不错，而你以后要翻供，我可不饶你！”

这几句话声色俱厉，沈彩泉不免害怕，因而看供单也就不敢丝毫疏忽，看了又看，提出几处地方需要修改，大致都是将肯定的答供，改为活络的语气。而刚毅也就能从他要求更改之处，猜到他心里顾忌的是什么。

陈湖是由两名差役扶上堂来的。他是肺病复发，这个病俗称“馋痨病”，在狱中想吃这样，想吃那样，狱卒只要有钱，供应周到，而他却是浅尝辄止。每每向人念诸葛武侯的那两句话：“食少事繁，其能久乎？”有人问他：“食少是不错，在监狱里怎么会事繁？”他说，他心里的事很多。

生这种病的人，气息奄奄，而脑筋却很清楚，所以刚毅不敢轻视他是个病人，问话之先，亦用过一番心机。

“你懂医道？”

“是！”陈湖答说，“先世是儒医。”

“这样说，你是家学。”

“不敢！”

“陈湖，我问你，照你看，葛品莲会不会是因病而死？”

“这不敢说。”陈湖从容答道，“我没有见过这个人，也不知道他死的时候是怎么个样子。”

这个回答在刚毅意料之中，点点头又问：“你跟杨乃武认不认识？”

“认识，很熟的朋友。”

“那么，杨乃武，照你看，为人如何？”

“很能干的人。笔下来得，人也漂亮。”

“这个人是不是很阴险？”

“这就难说了！有道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你跟他，”刚毅以不经意的语气问，“有没有结过怨？”

“朋友熟了，难免有意见不合的时候，不过，争过，吵过，也就算了。”陈湖答说，“我不知道杨乃武对我怎么样，在我，我是不记他的怨的。”

“你跟你们县里的县太爷呢？是不是三天两头里往来？”

“刘大令一家大小，有病都是我看。当然，不过伤风咳嗽这些小毛病，如说要请医生，未免过于郑重其事，所以总是打发一个人来，请我

去看一看。”

“这样说，你跟刘大令是通家之好？”

陈湖想一想答道：“也可以这样说。”

“每一趟去，是不是都跟刘大令见面？”

“不一定。不过见的次数也不少。”

“谈些什么呢？”

“无非时局之类。”陈湖答说，“有时也谈谈民生疾苦。”

“那不就是谈公事了吗？”

“这要怎么看？如说我干预地方公事，我不敢，刘大令也不会听我的。不过县官勤求民隐，像我们忝为衣冠中人，当然要为地方上说几句公道话。”

“此外呢？你有没有诉讼之类的事，托过刘大令？”

“有的。”陈湖答得很快，“不多！大致都是受了冤枉的。知道刘大令还看得起我，特为来托。

论起来非亲即故，情不可却，只好替他们跑跑腿。”

这一路下来的供词，无懈可击。在刚毅亦无非只要了解他跟刘锡彤的关系，同时拿他的话跟沈彩泉的供词相互印证，发觉他自己并不讳言跟刘锡彤的交情甚密，反倒是沈彩泉似乎有意要把他们说成泛泛之交。

其故安在？值得玩味。

不过，此时却无暇去细想，翻一翻案卷继续问道：

“葛家第一次进状子，报请相验，你正在刘大令那里？”

“是的。”

“刘大令有没有跟你谈到这件案子？”

“谈到的。”陈湖答说，“刘大令问我——”

“慢点！”刚毅突然打断他的话问，“刘大令是不是常常跟你谈他接到的状子？”

这突如其来的一问，是陈湖所不曾意料到的。一直很畅顺的问答，第一次出现了顿挫。陈湖把他这句问话的用意想明白了，方始答说：“很难得。”

“那么，何以这件案子问你呢？”

“这要问刘大令。”陈湖答说，“偶然之事未可深究。”

“好！题外之话，不必深究。”刚毅很深沉地说了这一句，回入本题，“当时刘大老爷怎么问你？”

“刘大令说：一个豆腐店的帮伙，总不见得会有人谋他的财，怎么会生死不明？必是仇杀！我说，这姓葛的我认识，为人懦弱，从不敢跟人结怨的。刘大令就问我，那么是何原因呢？这时候，唉，”陈湖自怨自艾地叹了口气，“我不该多了句嘴，说，姓葛的死因，我不知道。会不会是他妻子替他惹的祸？刘大令问我：是怎么回事？我把葛毕氏平素的行为，略略说了些。”

这问到紧要地方，刚毅自不容他闪避，紧钉着问：“你说葛毕氏如何？”

“葛毕氏艳名四播，人人皆知，并非我造她的谣言。”

“我不问你是否造谣，只问你当时是怎么跟刘大令说的？”

“我说了些葛毕氏的艳史。”

“何谓艳史？”

高坐堂室的官儿，何能连“艳史”二字都不懂？无非是逼他细说，陈湖大感窘迫，结结巴巴地答道：

“是，是葛毕氏不安于室的传闻。”

刚毅却真是丝毫不肯放松，立即又问：“如何不安于室？”

“说她有外遇。”

“外遇是谁呢？”

“都，都，”陈湖被逼得不能不松口，“都说是杨乃武！”

话一出口，不知是自己感到事态严重，还是逼问太凶，受了刺激，陈湖突然咳嗽不止，接着吐出一口血来。见此光景，不便再问，赶紧将

陈湖送回监狱。刚毅又请了典狱的提牢厅主事来，郑重嘱托，说陈湖是个关系极重的人犯，务必为他延请名医诊治，特加照护。

到了第二天，翁曾桂与林拱枢到部，跟刚毅见面，问起前一天的审问经过，也看了沈彩泉与陈湖的供词，都觉得其中的漏洞很多，而且也同意刚毅的看法，陈湖是本案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人物，全案的真相，说不定从他身上追索，便可大白。

“陈湖的供词虽不完全，不过，大致已可以想象得到，刘大令本来不知道与杨乃武有关，而是陈湖首先提出来的。陈、刘二人都跟杨乃武不睦，为了修怨，把这件案子架弄在他身上。”林拱枢说，“照这样看，恐怕非请刘大令到案有所说明不可了！”

“也可能是心有成见，以杨乃武平日的声名，必定是主谋。胸有所蔽，就不知道自己一直是往错的路子上走，说起来，也是其情可悯。”

对于翁曾桂的恕词，刚毅并不同意，“不然！”他说，“沈彩泉一切以主人的意旨为意旨。如果不是为了报复或者索贿，仅仅是有成见，沈彩泉会提醒主人。此人脑筋很清楚，而且也能左右刘大令。我想，在他身上好好追追，等一切都弄明白了，再找刘大令来对质，大概以一讯而服。”

“对质？”翁曾桂说，“恐怕不行吧！”

“为何不行？”

“身份不侔。”翁曾桂说，“两造对质，不是原被告，就都是被告，刘大令恐怕会有话说。”

“如果他不肯就范，”刚毅说道，“那就只有一个办法，请堂官出奏，拿他革职归案。”

“这是认定他有罪，须有站得住的证据。”

“当然有——”

“子良，”林拱枢怕他跟翁曾桂发生争执，赶紧拦在前面，“我赞成你的办法，先尽量在沈彩泉、陈湖身上追，将案情彻底弄明白，刘某渎职的证据，自然会出现。只要有了足够的证据，怎么办都可以。此刻也似乎先不必研究出奏这一节。以为如何？”

“好！就照此宗旨去做，先把刘某搁在一边再说。”刚毅接着吩咐值

堂的差役，“请提牢厅的老爷来。”

提牢厅的主事一共两名，一满一汉，听得浙江司有公事，不敢怠慢，双双应邀而至。原来六部分曹办事，编制不同，吏、礼、兵、工四部，皆以职掌分司；唯有户部与刑部，以地域区分，大致一省一司，除掌管本省的钱漕或刑名以外，各司皆有所谓“带管事项”。户部广东司，刑部贵州司，带管部员到部分司，及平时点派差使等事，号称为“首领司”，最为神气。

“首领司”之外有“大司”。大司之为大，不一定是由于管大省的缘故，“带管”之事繁重，亦为大司。在户部，山东司管盐课，云南司管漕粮，广西司管钱法，贵州司管关税，利薮所在，称“四大司”。

这是洪杨以前的话。

咸丰年间，东南糜烂，漕运停废；鼓铸制钱则历来都靠云南运铜到京，此时亦因烽火遍地，关河阻梗无法供应；至于关税收入，倒是比军兴以前增加了几十倍，但来自海口新设的“洋关”，归恭亲王所掌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经管，户部无法过问。因此，滇、桂、黔之司都降为小司。比较之下，陕西司兼辖甘肃及新疆，管理宗室与京官文武俸禄，京中各衙门经费，以及各路茶引；福建司兼管不管长毛骚扰、完整无缺的顺天府与直隶省的钱粮，算是任重事繁，油水较足，与山东司并称为“三大司”。同治三年，洪杨既平，南漕北通，云南司勃然复起，于是“四大司”之名复见。户部提到“山陕云福”，都不免另眼相看。

在刑部，各司职掌不比户部的变迁那么大。浙江司一直是大司，因为它的带管事项中，正有“本部”

——刑部官吏犯罪，归浙江司审问，尤其是“监毙人犯”需经浙江司审核汇报，等于是提牢厅的顶头上司。

“不怕官，只怕管”，所以提牢厅的主事，对于浙江司的司官，是不能不买账的。而况，虽同为司官，品级上有差别，翁曾桂、林拱枢是郎中，正五品；刚毅是员外郎，从五品；主事是正六品，而提牢厅主事又一向由额外人员中补授，地位更低一等，所以见了刚毅，格外谦恭。

“杨乃武一案，在押的余杭县陈湖，病情怎么样？”

“不太好。”提牢厅主事之一的郭长清说，“良翁吩咐，请名医，用好药，无不照办。无奈这个陈湖是本源病，一时难望有起色。”

“那不急人吗？”刚毅皱着眉说，“关键都在他身上，如果他不能过堂，案子就要停下来，误了钦限，麻烦很多。”

“是的，”郭长清紧闭着嘴，思索了一会儿，方又开口，“良翁预备哪一天提堂？”

“随时要提！”刚毅答说，“不过提上堂来，他没有精神答供，也是枉然。”

“这是不言可知的事。良翁且先不必提这一层，只说要过几堂？”

“至少还要过两堂。一堂细问，一堂对质。”

“那是很耗精神的事！”

略略相谈，郭长清便已完全了解刚毅的意思，希望陈湖能够早日提审，不但提审，还希望陈湖有足够的精神，能够答供。这件事不容易办到，但如办到了，论公，公事很漂亮；论私，放了交情在那里，以后遇事关照，得益匪浅，所以他决定要大大地出一番力。

“请问良翁，三天之后提审，如何？”

这话使得刚毅惊奇，“三天行吗？”他说，“我总以为要十天半个月才能提堂。”

“良翁的吩咐，不敢不尽心尽力。希望三天之后，能够提堂，真的不行，我再来通知良翁改期。”郭长清说，“万一效劳不周，要请良翁多多包涵。”

“好说，好说！承情之至。”

辞出浙江司，郭长清随即换上便衣，到太医院去访他的一个好朋友。此人姓刀，是个吏目，在太医院已经三十年了，耳濡目染，亦明医道，肚子里装了许多诊治疑难杂症的故事。而且他跟御医尽皆熟识，可以请教。郭长清所以敢在刚毅面前，大包大揽，一口应承，就因为有这个朋友可恃之故。

找着了刀吏目，邀到“大酒缸”去欢叙。两杯莲花白下肚，郭长清道明来意，又说：“老大哥，这件事你无论如何得帮兄弟一个忙！我已经答应人家了，三天以后提堂，你可别让我丢脸。”

“那还用说，怎么样也得给你想法子。”刀吏目问，“病人是怎么个样儿，能不能起床？”

“勉强可以。”郭长清将陈湖的病况，细细讲了一遍。

“病是很重了！不过，这种本源病，时好时坏，也没有准儿。”刀吏目喝着酒沉吟了好一会儿说，“法子是有，不过有点缺德。”

“怎么样呢？”

“拿他的精神吊一吊。”刀吏目说，“像这种病，本该静养，培元固本，真所谓‘病去如抽丝’，三年五载，才有功效可见。如今拿他的精神吊起来，一过了那个劲头儿，更加坏！这好有一比，就仿佛这壶里，还有小半壶酒，慢慢儿喝，也能消磨老半天；一下子喝干了，就得撒手走路了！”

“那不管他！”郭长清说，“他这个病，在监狱里反正是好不了啦！”

“既然这么说，我替你去找药。”

“找什么药？”

“这会儿还说不上来，我得去问人。”刀吏目说，“想当年，咸丰爷在热河的时候，也是痨病，每天那么多公事，到晚来还要找妃子陪着睡，三天两头还要听个戏什么的，那得多少精力来应付？不照样也拖了年把才驾崩？”

“那，是用什么东西来吊精神呢？”郭长清说，“听说咸丰爷常喝鹿血。”

“不错！不过，那是其中的一样，还有许多药。”刀吏目笑道，“说实话，那个方子我不大清楚，就有那个方子，也不能告诉你。”

“是，是！”郭长清明白，御医就凭几张“大内秘方”混世，当然不肯轻易传授于人。

“我只能告诉你，”刀吏目又说，“方子里头有几味很贵重，而且很难找的药。”

为何“只告诉”这两句话呢？郭长清立即想到，交情是交情，买卖是买卖。俗语道得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太医院当差的，平时就仗着替宝贵人家泡药酒、熬膏滋药，找些外快。如今给陈湖服的这服药，不但贵重，而且难找，当然不比午时茶、万应锭这类，可以白送。

不仅不能白送，看样子，还不是三五两银子的事。这笔钱从何而出？不能跟犯人要，更不能跟刚毅算，出于私囊，却又难舍。至于向公

家报销，且不说从来没有这个规矩，公家也未见得有地方可以出账——六部号称“富贵威武贫贱”：吏贵、户富、刑威、兵武、礼贫、工贱，刑部占个“威”字，其实与礼部一样是个穷衙门，能花几十两银子替犯人买一服药服？

这样沉吟着，不免有为难的神色。刀吏目知道他心里所想的是什么，想替他开条路，便即问道：“那刚子良在部里是红人？”

“刚红起来。”郭长清答说，“听说快要派秋审处了。”

刀吏目也知道，派充刑部秋审处的总办、会办的差使，都是司员里的尖儿、脑儿，手操生死大权，笔尖儿的出入关系极大。既是这样一个人就好办了。

“好吧！我放个交情给他，送他一服药！”

这下倒提醒了郭长清，略想一想答说：“老刀，我知道你很够朋友，不过你要跟人去讨方子、讨药，人家不认识我们这面，凭什么放交情？如果你赔了精神还要贴钱，显得我这个朋友太不够味了！我看这样，你们太医院能够救人，我们刑部也能救人。你去找件案子，我帮你从中说合，说成了，好处全归你。最好是浙江司该管的，更为省事。”

刀吏目一听大喜，“好处亦不能全归我。”他说，“不过，要找浙江司该管的案子，可不大容易。”

“怎么不大容易？你以为浙江司只管浙江的事？不止，不止！浙江司是大司，管的事多。”郭长清停了一下说，“我只说两件事，第一，本部的书办，归浙江司管；第二，南城御史问案，归浙江司管。”

“原来南城的都老爷问案，归浙江司管！”刀吏目失声说道，“可这巧了！正有件案子在南城御史手里。”

原来京师地面上的刑讼之事，与各州县完全不同。各州县是知州、知县兼理刑名，而京师由巡城御史“平其狱讼，诘其奸慝，弭其盗窃”。京师地面，五城十坊，巡城御史分东、西、南、北、中五位。例定“杖罪以下，自行完结；徒罪以上，送部按拟”，这“按拟”之权就在浙江司。

“老刀，你说我听听。”郭长清问道，“不是人命盗窃案子吧？”

“不是！不是！是家务。不过，”刀吏目笑笑，“是桩奸情案子，谈起来很有趣。”

“那，”郭长清提起酒壶扬一扬，大嗓子喊道：“伙计，再来两壶！”

“有两家结亲，男家姓张，女家姓朱。新郎官身子很弱，朱家的小姐很不愿意，可是没有法子，因为……”

因为朱家受过张家恩惠，结这一门亲，朱家原有报德的意思，何可反悔？所以尽管朱小姐日夕以泪洗面，而做父亲的责以大义，做母亲的苦苦相劝，始终不肯向男家提出退婚的要求。

及至迎娶日近，而新郎官病倒在床，女家要求展期，而男家不允，认为花轿进门，可以“冲喜”，同时对于朱小姐嫌新郎体弱之事，亦微有所闻，所以掩饰了新郎的病势，对外扬言，不是怎么了不起的病，到了佳期，自能痊愈。哪知事与愿违，佳期越近，病势越重，竟至不能起床成礼。

“张家做的粮食生意，很大的买卖，独生子娶亲，又是冲喜，当然铺张扬厉，大散帖子，光是通州，就把‘仓户’都请到了，喝喜酒还有从关外赶来的。如说新郎不能起床行礼，喜事办不成，这笑话可大了。

因此，张掌柜想了一计，拿新郎官的妹子，扮作新郎，代兄成婚，送入洞房。到了半夜里，出了大笑话了！”

讲到这里，刀吏目慢条斯理端杯在手，不往下说。郭长清正听得入味，便即催他：“老刀，老刀！出了什么大笑话？你快说啊！别卖关子。”

“不是我卖关子。我得想想，怎么说，才能让你听得明白。”刀吏目想了想说，“这样，从洞房说起吧。”

到得夜静更深，张小姐有点犯嘀咕，因为代兄成礼，瞒着女家。而在洞房中，照例得新郎先开口，若一开口是女人的声音，岂不吓坏了新嫂子？只有到得床上，在枕边私语，说明不得已的苦衷，求取新嫂子的谅解。于是只好默不作声，希望新娘子先上床。

“世间哪有个新娘子不等新郎官三催四请，就自己卸了妆，宽衣上床的道理？张家小姐这不是痴心妄想？嗨！”刀吏目重重地拍了一下大腿，“天底下就有那种怪事。新娘子居然就匆匆卸下头面，脱下凤冠霞帔，脸都不洗，一头钻到被窝里去了！”

“这不很好吗？”

“是啊！”刀吏目说，“张小姐瞧在眼里，虽有些纳闷，不过到底是

解消了一大难题，所以也就一言不发，解衣上床，一头睡下去。听得新娘子的鼻息很重，心里还在想，新娘子的呼吸，怎么像个爷们儿，倒要仔细看看，不要长得又粗又蠢吧？等把脑袋从枕头上抬起来，那么一瞧，可就差点喊出声来了！”

“怎么回事？”

“你道她瞧见的是什么？”刀吏目仰起脖子，摸着喉头说，“是个喉结！”

“怎么？”郭长清一双眼瞪得很大，“是个男的？”

张小姐自是大惊失色，但心惊而不乱。想到好些贺客还在作长夜之饮，就是洞房外面，也有些至亲在窥探动静，如果一喊将起来，不仅是个绝大的笑话，也是件绝大的丑闻。所以只低声厉喝：“你是谁？怎么假扮我新嫂子？”

“我是没奈何。我是我姐姐——”

“你姐姐是谁？”张小姐打断话问。

“自然是你的新嫂子。”

听得这一句，张小姐放了一半心。“你叫什么名字？”她问，“为什么替你姐姐出嫁？”

“我叫金哥。我是男人，怎么能代我姐姐出嫁？”

想想不错，只有妹代姐嫁，弟弟何能代替？张小姐自己也觉得好笑了。

“那么，是怎么回事呢？”张小姐虎起脸说，“你可不许说一句假话，不然，拿你送到衙门里一顿板子打得你死去活来。”

“我为什么要说假话？我原是不肯的。”金哥委委屈屈地说，“你家花轿到门了，我姐姐不肯嫁到你家来。她把她自己锁在套房里，手里拿一把雪亮的剪刀，跟我娘说，谁要把门打开了闯进去，她就一剪刀把自己扎死。我爹急得要上吊。也不知谁出了个馊主意，说金哥跟他姐姐模样儿差不多，把辫子梳成发髻，戴上头面，也混充得过去。”

趁金哥停下来喘息的空隙，张小姐紧钉着问：“你就昏天黑地混充来了？”

“哪里！我不肯。我娘好说歹说，就差点跟我下跪了。你说，到底是父母，有难能不救吗？”金哥突然问道，“你又怎么变了女的呢？”

“你别管！”张小姐不讲理地说，“我只问你，莫非你就能一辈子混充你姐姐？”

“当然不是。”金哥答说，“我娘跟我说，等上了床，别等事情拆穿，先跟我姐夫赔不是。只为场面绷在那儿，不能不想个救急的法子先搪一搪。我父母再劝我姐姐，好歹要让她做张家的儿媳妇的。”

“那么，你怎么等事情拆穿了才说？前言不搭后语，可知是撒谎！”

“我没有！我没有撒谎。”金哥答说，“这话我说不出口。”

“为什么？”

“问你自己啊！你又不是我姐夫。”

“噢，原来你早就看出来了！”张小姐问，“你是打哪儿看出来的？”

“好些地方是漏洞。你看，”金哥伸手去摸她的耳垂，“你穿着针眼，有爷儿们打算戴耳环的吗？”

“咄！”张小姐色变，“你可别存着混账心思，动手动脚的！”

“噢，对不起，对不起！姐姐！”金哥满脸惶恐，“我不是故意的。姐姐，你别生气！”

“谁是你姐姐？你姐姐在家寻死觅活呢！”张小姐停了下来，觉得她跟她家遭遇了极大的麻烦。

看到金哥涨得满脸通红，那种像孩子做错了事为大人责备似的惶恐神态，使得张小姐大为不忍，脸上不由得就浮起了一脸的怜慰歉疚。

可是声音却仍旧是装作生气的样子，“说啊！”她催促着。

“我看到姐姐耳朵上有针眼，再看姐姐的——”金哥把话咽住了。

“又是什么毛病？话说半句！”

“看姐姐穿鞋子走路的样子，跟别人不同，猜想是一双小脚。总而言之，处处都显得姐姐是女扮男装。”

“瞎说！”张小姐不服气，“你是说我装得不像？别人看不出来，就

你看得出来？莫非那么多客人的眼力，都不如你？”

“那是因为，”金哥吃力地答说，“因为别人没有我跟姐姐那么亲近。”

“谁跟你亲近？”张小姐又犯小心眼了，将身子往外挪一挪，拉远了跟金哥的距离，“你说下去。”

“我看姐姐这样子，心里就在想，是走到一条道儿上来了——”

“你说什么？”张小姐重新靠近，因为距离拉远听不清楚，却又不便让他提高声音，只好自己凑上前去。

“我是说，咱们俩走到一条道儿上来了！我是替我姐姐扮新娘子；你是替我姐夫扮新郎官。家里教我的话，是要跟姐夫说的；如今换了姐姐，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那要什么紧！你就当我是真的新郎官，有话原样儿照说就是。”

“好！我就原样儿照说。”金哥想了一下说，“姐夫，我叫金哥，我是我姐姐的弟弟。只为我姐姐心思拧了，不肯上轿，事由儿逼在那里，没法子，只好让我扮一回新娘子来跟你冲喜。姐夫，你千万别生气，我姐姐不肯上轿，倒不是为别的，为的是姐夫的身子该当保养。可见得我姐姐心里，把姐夫你看得多么重！

如今没有别的，只请姐夫体谅我姐姐的苦心，忍耐一时，多多保重。”

“你这叫什么话呀！我听不懂。为什么新郎官的身子该当保养，新娘子就不能上轿嫁过来？”

这道理，守礼谨严的处子想不明白，在金哥也是一知半解，老实答说：“我也不大懂，就像姐姐一样，拿这话问我娘，我娘说：‘你别多问，你只要照这么说，你姐夫心里自然明白。’”

张小姐愈觉玄虚，但已相信金哥不是假话，不妨暂且丢开，静静想了一下，提出最主要的一个疑问：“你替你姐姐装新娘子，能装一辈子吗？”

“那怎么行？就行，我也不干！”金哥答说，“我爹娘还在劝我姐姐，无论如何要劝她回心转意。然后到了回门那一天，再把真的新娘子掉回来。”

“法子倒不错。可有一层，三朝才回门，明天见礼怎么办？”

“这就得改一改了。我娘说，回门，甚至‘住对月’以后再见礼，也作兴的。”

“回门”是天下通行的风俗，京中谓之“姑爷认门”，不限于三朝，过个四天或者六天，都可以；但“庙见”可在回门以后，与亲族长幼见礼，

则必得在三朝以内，不然，男家岂非又得办第二次喜筵请至亲？

至于照京中特有的习俗，嫁后一月归宁，在娘家“住对月”，纵非真个住满一个月，至少亦得十来天，那时再跟亲族正式见礼，更是情理所不许的事。

难题来了！其实难题又何止明日见礼一事？张小姐觉得事态严重，顿如芒刺在背，非起身不可。

“姐姐，姐姐！”金哥有些着慌了，拉着她的衣领问，“你要干什么？”

“我得去告诉我娘！”张小姐说，“你放手！”

金哥也坐了起来。红罗帐里，有梳妆台那对烨烨花烛的光晕透进来，张小姐见他头梳宝髻，涂脂抹粉，身上穿一件粉红绸子的小棉袄；而双手按着膝盖，两肘外撑，那种大马金刀的样子，却完全是爷儿们的坐相，觉得滑稽，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你笑什么？我哪里不对？”

“全不对，哪一样都不对，若要见礼，处处露马脚。”张小姐说，“你先沉住气，睡在床上别动，我去告诉了我娘再说。”

金哥吸一口气，心事如麻。“姐姐，”他心虚地说，“二大爷脾气大，不会叫人揍我一顿吧？”

张小姐“扑哧”一声又笑了！“哪里会有这种事？”她说，“从来也没听说过，哪家老爷子把个当天刚进门的‘儿媳妇’就揍一顿的！”

金哥口中的“二大爷”就是张掌柜。听女儿说完经过，虽不至于将新娶来的“儿媳妇”揍一顿，可是气却生得不小。

“这姓李的老小子，可真混账啊！弄个‘带把儿’的小子，混充闺女——”

“别嚷嚷！”张太太赶紧拦住，“什么‘带把儿’不‘带把儿’的，多难听！”

“多难听！哼，你倒不说多难看！出这种荒乎其唐的大笑话，我的脸，给丢完了。”张掌柜突然想起，“二妞，你，你让那小子给……”他结结巴巴地，不知说些什么。

二妞——张小姐却明白了，将脸一沉，“爹！”她很不高兴地，“你在说什么呀！”

张太太也明白了，“你别胡猜！那是决不会有的事。”她说，“金哥是挺老实的孩子。”

“人家可是规规矩矩的人！”二妞接口又补了一句。

“那好！不过，”张掌柜皱着眉沉思，脸上的懊恼之色，越来越浓，最后顿一顿脚说，“嗐！反正这件事儿没法儿了啦！除了打官司，没有别的。”

“干吗打官司呀？”张太太也着急了，“慢慢儿想法子。”

“慢慢儿想法子？天都快亮了。”

“爹！”二妞忍不住说，“你别老吵架行不行？”

二妞长得很美，而且极其能干，张掌柜最服她，所以压一压怒气答说：“好吧！你们想法子。”

“第一，见礼是只好压一压了——”

“那怎么行？”张掌柜又吼了起来。

“爹！”二妞有点生气了，“你到底容不容人说话？”

“我怎么不容？你想，哪里都是三朝见礼，唯独我家娶儿媳妇例外，且不说传出笑话，也不吉利。”

“这些话都不去说它了。爹的意思是新娘子是假冒的，走不出去，不能见礼都是人家的错。可是，爹，你倒再想一想，见礼是‘双拜’，哥哥不能起床，莫非我再冒充新郎官，替哥哥去见礼？”

“是啊！”张太太帮腔，“也不能全怪人家。”

“依我说，这策倒是救了我家一场困窘。”二妞紧接着说，“如说新郎官一时没法儿‘双拜’，不能起床，将这一节盖过去。至于留到将来见礼，也不是什么为难的事；等哥哥好了，新嫂子过来了，再大大地请一次客，不就结了吗？”

张掌柜的气平了些，“不过，”他说，“女家这样子搪塞，其情实在可恶。而且，新娘子不肯到我家来，莫非是看得他女婿就——”他将“不

会好了”这半句话，硬咽了回去，因为不吉利。

“爹，这可别冤枉人家，新嫂子不肯上轿，为的是哥哥的身子该当保养。”

“这话从何说起？”

“是金哥说的。我问他，这话什么意思？他说，他也不明白，又说——”

“好了，好了，别说了！你不懂，我跟你爹懂。”张太太将丈夫拉到一边，悄悄说道：“看起来，朱家的女儿，脾气虽刚一点儿，倒是很懂事，很有决断。大宝这个身子，决不能跟新娘子同房，眼不见为净，这样也好！”

“这样也好？”张掌柜大不以为然，“你让新娘子就一直住娘家，直到大宝好了为止？”

“也不是这么说。新娘子自然是想拧了，不过，我觉得意思是好的。”

母女俩都同情对方，使得张掌柜无话可说，前前后后想了好一会儿说：“慢点！现在新房里藏着一个假新娘子，偏偏新郎官又是假的，曾经在一张床上睡过。这个名声传出去，我还做人不做人？”

张太太也觉得这是个很大的麻烦，思量无计，只有把二妞再找来商议。

这牵涉到二妞本身，心思就有点乱了。回想到与金哥面对面，连呼吸都能听见的情形，不自觉地脸上飞起一片红霞。而想到外间得知其事，沸沸扬扬说些不负责任的流言，顿时心又往下一沉，异常着急，自觉无脸见人了。

“怎么啦？二妞！”

二妞越想越窝囊，突然间顿一顿足，说得一声：“坑死我了！”随即放声大哭。

“别哭，别哭！”张太太去捂她的嘴，二妞也知道哭声惊动了留宿的宾客，诸多不便，强自忍住了。

“你！”张掌柜面色凝重地看着妻子，向二妞努一努嘴。

张太太会意，将女儿拉到一边，悄悄说道："二妞，你别急！细细告诉娘听。金哥欺侮你了没有？"

"没有。"

"碰了你哪里没有？"

"什么哪里？"二妞睁大眼问。

"傻丫头！"张太太又好气又好笑，"还有哪里？"说着，在她胸前捏了一把。

二妞脸一红，"没有，没有！"她说，"他不敢！"

"你怎么知道他不敢？莫非，莫非有那个意思？"

二妞不答她母亲的后半句话，只说："他说，他是瞧见我耳朵上的针眼，才看出我来的。一面说，一面来摸我耳朵，让我给喝住了。"

"他呢？他是不在乎的样子，还是有点害怕？"

"当然害怕，赶紧缩回了手，涨得满脸通红，跟我说'对不起'。"

"本来嘛，我说金哥是很老实的孩子不是。"张太太轻松地说了，"好了，没事！"

"怎么说没事！名声传出去多难听！"

"不会的。"张太太说，"就有什么，也是以后的事。眼前，可得赶紧想个法子才好。"二妞还是觉得心有不甘，但母亲所说的，也是实话，事有缓急，只能就要紧的先办。想一想说："我看除了'新娘子'

装病以外，没有别的法子。倘或新嫂子已经回心转意，能悄悄儿接了来，把人换回去，那就什么麻烦都没有了。娘，何不把朱家的人，叫来问一问。"

伺候洞房，照例是新娘子带来的丫头，称为"伴房"，也有新娘子的乳母或者嬷嬷跟了来的。朱家就是如此，伴房的嬷嬷姓吴，看出麻烦不小，正在屏营待命，所以一唤即至。

"吴嬷嬷！"张掌柜沉着脸说，"你们朱家来这一手可真绝啊！"

吴妈是在家里商量好了来的，不管张家说什么，只要事情一叫穿，就先赔罪，因而一面趴下来磕头，一面说道："亲家老爷，亲家太太，

千不是，万不是，是我家的不是。”

“这不是说一句就可以了的事。”张掌柜问道，“三天见礼，我办这么一场喜事，弄到临了连个新娘子都不知道在哪儿！成话吗？”

“亲家老爷别生气，这也是事由儿逼的。好歹请亲家老爷、亲家太太包涵。朱家的小姐，是张家的少奶奶，这件事是决不会变的。”

“算了，算了！这样的少奶奶，我张家高攀不起！”

“爹，别说气话嘛！”二妞拦住她父亲，推一推她母亲，“娘，你跟吴嬷嬷说！”

张太太性情比较平和，也能体谅儿媳妇的心情，所以问的话不带丝毫火气，只说这样李代桃僵，不是办法，得赶紧想法子挽回。可是，得到的答复，不着边际。女家的下人除了一再替主人赔罪以外，并不能作何确实的保证。看起来，交涉若非两亲家当面去办，便得找媒人说话了。

“我自己去！”张掌柜说，“好就好！不好咱们打官司。”

亲家变成冤家，对簿公堂，官司当然可以打赢。可是就打赢了，也必是两败俱伤，所以张太太母女极力拦阻；而张掌柜意不可回，非找亲家理论不可。

“这样，”二妞迫不得已，想出一个变通的办法，“不如请娘去看看朱家姻伯母，顺便也问新嫂子，到底是怎么个主意？”

“不行！”张掌柜说，“你娘不会说话。”

“那就请一位能说会道的，陪着去。”

“对了！”张太太跟丈夫说，“二妞的话不错。你去不如我去，可以当面问一问新娘子。再请二婶陪着，她的口才好。”

张二婶很能干，有她陪着去，张掌柜觉得比较放心，意思便有些活动了。

“爹，就这么办吧！时候不早了，早办早好。”

“好吧！就请二婶来。”

张掌柜兄弟三人，住得都不远。张二婶从睡梦中被唤醒，不知道大

房里出了什么事，拉着丈夫，匆匆而来。听知经过，一时也都愣住了，觉得事情十分扎手。

“如今只好委曲求全。想劳弟妹的驾，陪着去一趟。弟妹，你的口才好，交涉请你办。”张掌柜也指着他妻子说，“她不过是去摆摆样子的。”

张二婶看一看丈夫答说：“大哥，这件事责任很重，交涉怕办不下来。咱们先得想好了，要人家怎么样，人家不肯又怎么样？”

“一句话，赶紧把新娘子抬来。如果抬不来，”张掌柜想了一下，突然微露狞笑，“我也不跟他们打官司，反正有个假新娘子押在这里。请你问他，他还要儿子不要？如果不要，我就把他阉了！”

真是语惊四座，听得最后一句“我把他阉了”，无不吓得一哆嗦。唯独二妞例外，悄悄向她母亲问：

“娘，怎么叫把他阉了？”

“你不懂，少问！”张太太努一努嘴，示意她回避。

二妞知道了，这不是一句好话，赶紧低着头往后房走。只是人影回避，双耳却仍管用，前屋的声音，清晰可闻。

“大哥也别说气话。”张老二劝道，“平心而论，老朱不是不讲理的人，又受过大哥的好处，事情闹到这个地步，他心里一定也很着急。咱们不能逼得太厉害，不然会出事。”

“是的。大哥，我在想，还是要好好儿谈。”张二婶说，“主要的是要劝得新娘子回心转意。你先别着急，我陪着大嫂去一趟再说。”

张二婶本觉得办这种交涉不同于说媒，不妨从长计议，一步一步拉拢。此行有着兴师问罪的意味，而且等着新娘子见礼，所以或是或否，必得即时有个结果。因而希望了解，朱家小姐如不肯过门，应该如何？

或者虽未决裂，而饰词拖延，又当如何？自己心里先有个底，进退之际，才能拿得住分寸。如今见张掌柜态度激烈，不敢多问；而私底下的打算，是想直接跟朱家小姐打交道，能劝得她回心转意。

这番意思，张太太完全同意，张掌柜的态度也缓和了。到底也是做大买卖的人，只要一冷静下来，就会有办法拿出来，他认为做事应该有步骤，亲家亲自上门，显得缺乏缓冲的余地，此刻不妨只请张二婶一个

人去。如果交涉欠顺利，再请媒人出面理论；倘或媒人去了亦无结果，最后一步便是拉出媒人来做证人，跟女家打官司。

说停当了，张二婶正待动身，二妞忽然开口，“娘！”她的神情很尴尬，“那个荒唐笑话，可不能传出去！”

大家都是一愣，而且也都被提醒了。刚才所谈的只是如何能把朱家闺女弄来做新娘子，却忘了自己家的闺女，没来由地跟金哥同过一回床。这个荒唐笑话传出去，名节有关，非同小可。

“是啊！弟妹，”张太太关照，“这可是关乎二妞终身的一件事，你别露风声。”

张二婶顿时感到为难。她的原意是想利用这个荒唐笑话，张大其词，说朱小姐闯了大祸，必得赶紧设法弥补；而对朱家老夫妇来说，因此而益增歉疚，就更得逼女儿就范。如果不露风声，就没有什么手段可耍的了。

幸好，张掌柜跟妻子的想法不同，“怕什么？”他说，“咱们二妞清清白白，行得正，坐得正，不愁没有人争着要。如果瞒着这件事，倒像无私有弊，做贼心虚似的，反而会有人乱造谣言。”

“爹说得是！”二妞脑筋很清楚，经父亲提醒，一下子就想通了，“请二婶照实说，他家的金哥很规矩。”

“当然。”张二婶欣然答说，“你不必关照，我还能弄个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吗？”

于是，张二婶由朱家的伴房嬷嬷陪着，由后门坐轿，悄悄出发。到得朱家，不过天色微明。朱家老夫妇一宵未睡，预期着男家可能会打发人来联络，如何将金哥掉包掉回来，所以听说张二婶到门，并不感到意外，只是很殷勤地接待。

彼此原是通家之好，一向以兄嫂相称，但此时朱太太仍旧管张二婶叫“张二嫂”，而张二婶却改口称朱太太为“亲家太太”，同时问说：“亲家老爷呢？”

“在外面——”

“请进来吧！也不必分内外了。”张二婶说，“我来谈件事，非得让亲家老爷也听听不可。”

“是，是！”朱老大原在窗外，应声而进，“这个时候，劳张二嫂的驾，真是过意不去。”

等朱老大进来见了礼，张二婶面无表情地说：“亲家老爷，我家差点出人命！”

朱家夫妇不约而同地失声惊呼：“张二嫂。”朱老大问，“办喜事怎么会出人命？是我家——”

“是你家金哥——”

一言未毕，朱老太太摇摇欲倒。她以为是金哥差点送命，大概是挨了揍，揍得还不轻！心疼独子，不觉大受刺激，故而有此现象。

“怎么啦？你！”

朱老大急忙扶住妻子。朱太太定定神，挣扎着站住，急促地说：“张二嫂，怎么回事？请你快说！”

“事情都凑到一起了！我家由二妞替她哥哥拜堂，入了洞房，上了新床——”

“糟了，大糟特糟了！”这回是朱老大着急，一急非同小可，自己扶住了桌子，坐了下来。

张二嫂不知这对夫妇犯的什么毛病，只管自己编她那套说法，“二妞上了新床，才知道睡在一头的不是新嫂子！又着急又生气，要拿刀抹脖子。从来妹妹替哥哥拜堂是有的，弟弟代替姐姐做新娘子，可是从来没有听过。今天还等着见礼，新娘子走不出来。这件事，真是亲家老爷说的话，大糟特糟了！”

听得这话，朱太太先松了口气，因为爱子无恙；而朱老大却更为惶恐，只不住搓着手顿着足说：“太对不起人！太对不起人了！”

张二婶正希望他有此态度，便接下来说道：“既然成了至亲，也不必说什么谁对不起谁的话。如今第一要紧的是，赶紧办正事。这话是不是呢？”

“是，是！请张二嫂吩咐。”

“不敢当！我是替我家大哥大嫂来求亲家老爷、亲家太太，无论如何把你家小姐抬了过去，一切就都遮盖住了。”

朱家夫妇，面面相觑，无以作答，这表示朱小姐迄今不受父母之命。张二婶心想，看起来有得一番大大的唇舌要费。

一念未毕，朱老大霍地起立。“我去！”他说，“如果再不听劝，不是她死，就是我死！”

“你不要这样子！”朱太太又着急了，“慢慢劝，意思是有点活动了。事缓则圆。”

“怎么能缓！”朱老大吼道，“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比火烧眉毛还急，一刻都缓不得。”

“亲家老爷，”张二婶说，“要不要我去劝一劝你家小姐？”

“好，好！”朱太太立即应声，“我陪着张二嫂去，好歹要劝得她听话。”

话还未完，听得有个丫头在喊，“来啊，来啊！你们来啊！”声音惊惶无比，显然是出了意外了！

二妞寻死是假，朱小姐寻死是真。不过发觉得早，刚要在床头上吊时，就为丫头看到了。

原来这不过是朱小姐的一条苦肉计。其实亦根本没有什么床头上吊的事，只是丫头串演得认真而已。

但张二婶再精明，也想不到会有这样一出把戏，只觉得十分无趣，默默地告辞回家，将所见所闻的情形，都告诉了张掌柜。

这时，在病榻上的新郎官，已经尽知始末，将父母请到床前，慨然说道：“人各有志，不可相强。朱家小姐怕做小寡妇，也怪不得人家，就退了婚吧！如果爹娘命中有我这个儿子，将来不愁没有好媳妇；倘或儿子福薄不孝，一命呜呼了，弄个有名无实的儿媳妇在家里，想想害了人家一辈子，不但爹娘觉得好像欠了人家一笔还不清的债，没有舒服日子过，儿子做鬼也不安宁。本来，名为冲喜，实在我心里很不过意，反倒添了一桩心病。如今既然是人家对不起我们，退了婚心安理得，说不定我的病还好得快些。”

这番话通达透彻，张掌柜心悦诚服，但对朱小姐不肯嫁过来，却颇以为憾。心里在想，也许是有了私情，这面退婚，那面正好别嫁！这不太便宜她了？因此，决定暂不退婚，只将金哥送了回去。对来贺喜的亲友，只说新娘子的母亲得了急病，回娘家等送终去了，改期见礼，再来

奉邀。就此避过一个尴尬的场面。

纠纷本已告一段落。不道二妞对金哥，半夜的假凤虚凰，已是情有独钟，先还含着不言，及至有人来提亲，方始逼出隐情。

来求亲的男家，不但门当户对，且本人是个名次很高的新秀才，都道他举人已是囊中之物，连捷中了进士，点了翰林，玉堂归娶。那时张掌柜有了这样一个女婿，身份便大不相同。因此，对这门亲事，中意极了，一口答应。

在他想，二妞亦一定很高兴。哪知不然，不但不高兴，居然板着脸说出三个字来：“我不嫁！”

这太出人意外了！问她是嫌男家哪一点不好？二妞认为男家无可批评。然则原因何在，却又死不开口，惹得脾气本来就不大好的张掌柜，暴跳如雷，差点把屋顶都要掀掉了。

张太太也觉得事有蹊跷，到夜来母女同榻，做娘的大掉眼泪，二妞这才透露了一句，道是金哥跟她同过床了。

同床又不是真的做了夫妻，何必认真？张太太陡然想到，莫非那晚上假戏真做，到底失身给金哥了？

这一来，把眼泪都吓回去了。严词盘诘，二妞指天罚誓，那夜两人干净，毫无越礼之事，甚至愿意请稳婆来验，证明清白。

尽管二妞引用记不得哪本书上看来的一段故事，说古时候有个公主，宫廷遭难的时候，曾经有一名卫士将她背负而逃，得以脱险。后来老王要替她选驸马，她只说得一声，某人曾经背过我，表示从一而终，不曾接触过第二个男子，方算贞洁。可是，知女莫若母，张太太知道她是托词。

张太太对于女儿的选择，并不以为然，不过深知女儿的性情，一经做了决定，很少有更改的可能，逼得太急，会出变故，所以叹口气不作声。

到了第二天，张掌柜也知道了真相。这一次一反常态，居然并未发脾气，因为情况太严重了，自知不是发一顿脾气所能了事的。他也了解二妞不好对付，光是劝，没有用；釜底抽薪之计，莫善于让她自己知道，决不可能做朱家的儿媳妇，死了想嫁金哥的那条心，才能为她另外选个好女婿。

于是，他托人做了一张状子，将朱老大告到南城御史那里，亲家一打官司，变成不折不扣的冤家，那就不但二妞知道自己姓不了朱，朱家也不会再愿意结这门亲。这一着确是很厉害，但却弄巧成拙了。

张掌柜原以为朱家女儿，依旧不肯过门，所以状子上只说，新妇于吉期之日，托词老母病危，归宁至今，不返夫家，请求勒令朱家将女儿送回。朱家办不到这一层，官司就打起来了。哪知南城御史传被告到堂一问，朱老大居然表示，愿遵堂谕，将女儿送回夫家。

这个变化是张掌柜所意想不到的。本以为是朱老大怕当堂受责，故意耍一记花枪，作为招架。细一打听，方知是朱小姐真的回心转意了。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当张家将放回金哥时，新郎说的那番话，通情达理，十分厚道，朱小姐颇受感动。第二，新郎的病势日渐痊愈，朱小姐不至于进门不久，便成寡妇。而又咎歉于心，很希望早归夫家，善尽妇道。只是当时寻死觅活，态度太过分了些，自己怎么样也回不了头。

难得有此峰回路转的机会，正好趁势收篷。

可是，她想回夫家，夫家却不肯再要她。尽管张太太非常愿意接纳，但张掌柜却执意不允，一则赌气，再则欲南反北，恰好造成了亲上加亲的一种情势，这口气更咽不下。

话虽如此，既经南城御史堂断，表面上来说，官司还是打赢了，要想出尔反尔，拒绝朱家送女儿回来，还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张掌柜为此召集至亲密友，商量了好久，才想出一个办法，再进状子，告朱老大“妄冒”。

状子上说，朱家女儿过门拜堂以后，因为新郎体弱，当夜虽入洞房，并未成亲；第二天黎明，新妇即返母家，前后在夫家不足一昼夜，又是严装之下，所以新妇的面目，认不真切。现在才知道，朱家之女不愿为张家之妇，当时朱老大是命他儿子金哥乔扮新妇，妄冒成亲。既然如此，张家亦不愿要这个新妇，免得成了怨偶。请求依“婚姻妄冒”律处断。

情节虽离奇，理由很充分。南城御史打算依律处断，但他手下的吏目，却有不同的解释。

原来南城御史属下有个书办，已经打听到张、朱两家婚姻中的纠葛隐情。张掌柜家道殷实，正好从中架弄是非，敲诈勒索，所以故意挑剔，讲出一番不算“妄冒”的道理。

《大清律》共分七类，第一类是“名例律”，专讲通则及程序，什么叫“五刑”，什么叫“十恶”，什么叫“八议”，什么叫“公罪”，什么叫“私罪”，累犯如何加重刑罚，自首如何得以减刑之类。其余六类，照朝廷六部、州县六房来分，即称为吏、户、礼、兵、刑、工六律。

婚姻属于户律。诉讼中所谓“户婚田土”乃是小事，可由初审的官员，限期自行审结。因为如此，户婚田土的纠纷，便成为贪官劣幕恶吏，舞文弄法，颠倒黑白去捞钱的机会。本来，审断的规矩，有律依律，无律照例；律例皆无，比附办理，其间斟酌轻重，全看问官的修养。可是问官“读书不读律”，一件疑难案子到手，应该引用哪条律法，已感踌躇；至于案例，不知几何，更是两眼漆黑，茫然不辨。这样，就必得请教幕友，而刑幕对一部《大清律》固然读得滚瓜烂熟，可是案例太多，未必尽知。况且例有新旧，出一新例，旧例即不适用。何时何地出一新例，往往无从得知，唯有刑部的书办才清楚。引例不当，即遭驳斥，所以刑部书办，是连各省的臬司都要买他的账。

像张家所告的“妄冒”成婚，依照户律：“若为婚而女家妄冒者杖八十，追还财礼；男家妄冒者加一等，不追财礼，未成婚仍依原定，已成婚者离异。”南城御史准原告的状子，打朱老大八十板子，退婚追还财礼，并不算错。可是书办坚持不能这么判，说是这不算“妄冒”。

怎样才算妄冒呢？照这个书办的解释，譬如有一家闺女，身有残疾，相亲的时候，由姐妹代替；成婚之时，男家才发觉新娘子身有残疾，这是女家的妄冒。如果新郎官有类似的情况，由兄弟代为相亲，那就是男家的妄冒。总之，妄冒是自知有为人嫌弃的缺点，隐瞒对方，到头来的目的，是想弄假成真，结成婚姻。朱家金哥，是假扮新娘，并非“嫁”到张家，与妄冒成婚的原意，完全不符。

这话也不能说没有道理。然则应该怎么判决呢？那书办认为张家所告，或许不实，必得传两造到堂，审问明白，才能处断。

所谓两造，不是指张掌柜与朱老大，而是张家的儿子与金哥，也就是新郎官与假新娘子。同时又放出风声去，张家新郎官根本不曾拜堂，也是妄冒，自己妄冒而又告人妄冒，其情可恶！官儿会重重办原告的罪，替被告申冤。

这一下，将张掌柜吓得盛气全消。细细想去，所谋大左！如果真相毕露，不但自己妄冒在先，犯了诈伪的罪，而且二妞代兄扮新郎，入洞房，与金哥曾经同床共枕的秘密，亦会成为轰动遐迩的笑话。至于对二妞来说，究竟白璧有了微瑕，很难嫁得出去了。

当然，这还是以后的话，眼前最急要的事，是要避罪。这关键就完全在金哥身上，他要将二妞供出来，整个官司就输定了。

“还是托二婶去疏通疏通吧！”张太太劝她丈夫，“凭良心说，人家朱家也很受了委屈，冤家宜解不宜结，何苦？”

张掌柜摇摇头，叹口气，好久才说了一句：“一直都是占的上风，亲家变成冤家，现在要我倒转去求人家，这张脸实在抹不下来。”

张太太深知丈夫的性情，替他想想，实在也有为难之处，只好私下跟张二婶去商量。

“这也容易！”张二婶说，“等我去一趟！一定能拿事情办通，面子圆上。”

果然，张二婶很有手段。等她去了回来，紧接着就是朱老大来拜访张掌柜。

两人本是好朋友，却从结亲以后，变成冤家，就再没有见过。只是张掌柜视朱老大为冤家，而朱老大却不是这么想而已！

“大哥！”他一见面便是一个大揖，“种种是我不对！小女脾气太强了一点，我又教女无方，以至于替大哥添了这么多麻烦，真的变成恩将仇报了！”

这样卑恭的措辞，张掌柜不能不感动，急忙还礼，满脸惶恐地说：“言重！言重！老朱，你知道我的臭脾气。老朋友，请包涵，请包涵！”

“彼此，彼此！”朱老大说，“言归正传，大哥，这场官司，要赶快了。我倒有个办法，不知道使得使不得。”

“尽管请说！”

“第一，女婿不能上堂，不妨托病。”

“女婿”二字，有些刺耳，但亦只好默认，“是的！”张掌柜说，“我亦是这么想，不过，金哥——”

“那，”朱老大抢着说，“那全在我！”他拍一拍胸脯，“金哥这孩子，别无长处，最忠厚，最听话，到堂上，要他怎么说，就怎么说，决不会胡乱拿令嫒出乖露丑。”

听得这话，张掌柜宽心大放，拱拱手说：“能够如此！真是感激不尽了。”

“患难弟兄，谈不到这些。不过，大哥，”朱老大问说，“他们也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想，总还要打点打点。”

提到这一层，张掌柜气又来了，“老朱，我不是不通人情的人，要个三百五百银子好商量。他们也托人递了点子过来，可是，狮子大开口，没法儿谈了。老朱，”他伸出一个手指，“他们要这个数！”

“一吊？”

一吊就是一千。“一千银子？哼！”张掌柜冷笑，“加十倍。”

朱老大伸一伸舌头说：“要一万银子？未免心太黑了一点！”

“亲家，”张掌柜改口了，“既然你有这番意思，我也赞成，加几个把事情了掉，也好。”

他的心思活动了，两亲家的意见也更接近了，很快地决定了几个步骤：第一是如原议，金哥应讯，而新郎告病，请求免予传证；第二是送三千两银子的红包；第三是原告再进一张状子，撤销原诉。

原诉是请求离异，撤销原诉，即表示和好如初，张家仍旧要朱家的女儿做儿媳妇。化干戈为玉帛，不仅是朱老大此行的一大收获，也是两家的喜事。

于是按照预定步骤，一面由金哥到堂应讯，证明新郎并未妄冒；另一方面由张掌柜托人去“斟盘”。

这次是由南城御史属下的一个兵马司副指挥，也是姓张的出面谈判，表示这件案子虽不麻烦，但知道的人很多，连大兴县衙门都得分润。看在彼此姓张的分上，愿意打个对折。

对折就是五千，而张掌柜愿照原数加一倍，送两千银子。中间有三千银子的上落，彼此让步一凑合，可望“成交”。中间人回来一说，张掌柜倒也很痛快，说是：“他让一半，我加一半，三千五百银子！”

人人都以为这个数目情至义尽，对方必能接受，而张太太则以为既然已经和解，不如让新媳妇早早进门，因而催促丈夫，赶快把撤销原诉的状子递进去，一等批准，立即就可第二次请客，让小夫妇与亲友见礼，正式确定了名分。

她这样心急，还有一层用意在内，因为儿子亲事定局以后，便可进一步谈二妞与金哥的亲事。对于这一层，张掌柜表面虽未说话，暗中却已默许，所以考虑下来，觉得不妨顺从妻子的要求，将一张撤销原诉的状子递了进去。

这张状子进坏了。对方换了另外一个人出面，铁心冷面，一开口便执定非一万银子不可，少一文也不行。这一下连中间人都大为光火，回来据实转告，反劝张掌柜听其自然，料想南城御史是读书人，而且官声不坏，不会不明事理，官司仍有八分的把握。

哪知胥吏衙役另有一套手法。南城御史确是个君子人，君子可欺其以方。他们把张掌柜请求撤销的状子压了下来，向南城御史建议，男家理由充足，女家证人答供，亦与原诉相合，应准离异，并知照大兴县衙门备案。

这个批示，在南城兵马司那个小衙门的墙壁上，贴在很显目的地方。张、朱两家，得知消息大惊。欲合判离，而且在大兴县衙门备了案，婚姻便不合法。如果两下和好，固然小夫妻还是小夫妻，亲家也还是亲家，但是后患无穷。最明显的是，如果小夫妻失和，男家可以休妻再娶；女家将女儿接了回去，亦可另嫁别人，皆不算犯法。

张掌柜已是这样的想法，而朱老大对此事看得更为严重。女儿嫁了过去，不道男家是奉准离异的，名不正则言顺，女儿在张家一无身份可言，不但太觉委屈，而且毫无保障。别样事情可以让步，有关女儿的终身大事，岂能马虎了事？

其实这些话就是朱老大不说，张掌柜也能想象得到，当然要设法补救。使他困惑的是，既已进了撤销原诉的状子，何以又有这样的结果。一打听，才知是被压了下来。显然的，“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若要挽回，还是得花钱。

“事情弄拧了！”南城御史那里的书办，一个劲儿摇头，“没法子扳回来了！”

这还是故作姿态。事实上呢，如果八千银子一个不少，还是有法子可以撤销原判。只是张掌柜咽不下那口气，敬酒不吃吃罚酒，而且是掐住脖子硬灌，不太窝囊吗？

因此，他决定还是按正道办。撤销原诉的状子被压了下来，不要紧，可以进一张。这张状子上说，彼此误会已经冰释，仍愿与朱家联

姻，原判离异，请求注销。同时又向大兴县衙门进状，张朱两家的婚姻，请准备案。张掌柜心想，只要县衙门承认，不管南城御史怎么批示，都不在乎了。

他的这两步棋，早在积年滑吏的估计之中，预先就堵塞了他的路子。首先是向南城御史的煽动，说这姓张的为富不仁，是个刁民；与朱家联姻一事，三翻四复，要如何便如何，既利用官势，欺侮姻亲，又是视官府如无物，可以玩弄于股掌之上。

南城御史也觉得张掌柜莫衷一是，其情可恶，便听从手下的话，提笔批道：“该民视婚姻大事如儿戏，反复无常，足见刁顽，所请不准，原状掷还。倘再渎诉，必依妄告律从重治罪，勿谓言之不预！”

当然大兴县的书办衙役，是互通声气的，这种大有油水的案子，更是桴鼓相应，勾串甚严。所以张掌柜在县衙门的状子亦被驳了，理由是：“前准南城御史文移，如该民所请断离有案。所呈各节，应仍向南城御史呈诉，本县碍难受理。”

这一下，真的推车撞壁，成了僵局。张掌柜想过好多法子，一个法子是搬家，到另一位巡城御史那里呈诉，但“户婚田土、赌博斗殴”，《会典》上称为“细事”，只准由犯事地方案员审理，其他地方衙门，不得干预。

至于“越诉”，就是向上一级的衙门呈告，更是于律不合，法所不详。

“是这么一件衙门里看来的小事，而当事人惶惶不可终日的大事。”刀吏目说，“你能不能想个法子？”

“怎么不能？不过，老刀，”郭长清说，“这案子可也不小噢！”

“怎么呢？不说户婚田土细事吗？”

“七八千银子出入，也不算是小事了！”

一听这话，刀吏目又惊又喜，声音也就压低了，“你看怎么样？”他说，“我也是有人这么托我，我想你老兄在刑部，顺便提一声。说实话，并不指望着有什么大用处。如果这件案子你能拿得下来，咱们不妨谈谈。”

“也许能拿得下来。谈谈不妨。”

“是的。”刀吏目说，“南城御史，听说是位很方正的老先生，水都泼不进去。如果你能拿得下来，我可以给你去说，多少银子包了下来。可是得有把握。”

“当然有把握。”郭长清说，“你先问问对方，能出多少。”

“好！”刀吏目说，“这件事我虽不是直接经手，不过我知道人家很急，递过话去，很快就有回音。

准定明天晚晌，仍旧在这里见面好了。”

订了后约，由郭长清做东付了账，各自散去。第二天中午，刀吏目突然来访。一见面便笑嘻嘻地递上来一份请帖，具名的是个陌生人，叫作张三义。

“这是谁啊？”

“就是那位张掌柜。”刀吏目说，“他的意思很诚，请你务必赏光。”

郭长清考虑一下说：“老刀，我也老实说，这种事，吃了人家一顿，话就不便谈了，谢谢吧！”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们先谈。人家已经开了盘子了，总共出四千银子，你看怎么办，就听你一句话好了。”

“四千银子都在里头了？”

“是的。”

“你的一份呢？”郭长清问。

“当然也在里头。”刀吏目紧接着说，“不过，我这一份可以不算。”

“那没有这个道理。”郭长清心知对方另外会酬谢刀吏目，不过自己另有事求教他，不能不尽道理，当即说道，“这个数成不成，要谈起来看。咱们俩都是居间的，有好处大家均分，二八回扣，可以提八百两银子，每人分四百，你看如何？”

“当然好啰！不过，数目也差不多了，尽四千银子去办；如果不够，我这一份就贴补在里头好了。”

说来说去还是四千银子包办，郭长清觉得可以办得下来，便点点头说：“好吧！再不够，我那一份也贴补进去。”

“这不好意思吧！”

“彼此都是为朋友，无所谓。”

“那么，晚上仍请赏光啰！”刀吏目说，“倘或另外有朋友，约了来也不妨。”

“好吧！”

等刀吏目一辞去，郭长清立刻到都察院看一个朋友，打听南城御史袁承业是怎么样一个人。

“这位袁老先生，字绍庭，山西人，科名很早，咸丰三年的翰林。新放的四川总督丁宝桢，就是他的同榜。”

这位袁都老爷清廉耿介，贿赂请托，一概谢绝，只是胸中不大有主张，易于偏听。郭长清心想，照这样情形看，不必托浙江司的同事去打招呼，否则白卖一个人情之外，反将事情搞得更僵。

回到部里，跟手下一个姓刘的司狱商议，刘司狱笑道：“‘解铃还须系铃人’，容易得很！仍旧找南城御史的那个书办好了。”

“可是，怎么找法呢？”

“找浙江司的书办。”

郭长清被提醒了。南城御史审理的案件，既都归浙江司复核题奏，那么，那里的书办一定跟浙江司的书办打交道，不论公私，皆有交情，正是一条极好的路子。

于是郭长清说道：“老刘，我手里有件案子，弄妥帖了，大家都有好处，每个人起码也能弄个二三百两银子，就劳你驾去一趟吧。”接着将张、朱两家那件事，约略说了一遍。

听说有二三百两银子的好处，刘司狱当然起劲，到浙江司去了一趟，笑嘻嘻地回来说：“都弄清楚了。”

刘司狱将案子的始末，以及南城御史那里，经办此案的书办姓名都弄清楚了，问郭长清是不是约地方见面？

“当然！”郭长清说，“我做个小东，喝杯酒，见见面。就在正阳楼吃螃蟹吧！”

正阳楼之会，一共四个人，主人以外，主客是南城御史的查办，姓杨，陪客是前司狱与浙江司的张书办。持蟹把杯，且饮且谈，张书办穿针引线地渐渐引入正题。

“谈到这件案子，都怪姓张的自己不知趣。”杨书办说，“这件事知道的人很多，越闹越大，想沾手的人很不少，彼此牵制着，越来越扎手了。”

“那还不是在你！”张书办递过一句话去，“只要你报上来，我们那里不会挑剔。”

公事上有了保证，杨书办的语气便不同了，“那倒可以想法子。不过，”他喝口酒，慢吞吞地说，“我也得回去商量商量，人太多！”

“嗯，嗯！”郭长清跟刘司狱交换了一个眼色，刘司狱向张书办努一努嘴。于是郭长清便向张书办说道：“你们谈谈去。”

张书办受命将杨书办引到一边，悄悄说道：“这件案子是浙江司一位掌柜的司官所托，一大半是人情。

你老哥不能当一桩买卖，只当放个交情在那里。”

“是的！”杨书办说，“我懂交情。”

“是的，我知道你老哥很够交情。不过另外还有人，不能不敷衍。人家预备送这个数，你老哥一总包涵吧！”

说着，伸出两个指头，杨书办觉得两千银子太少了，面有难色。

“另外，”张书办见风使舵，“对你老哥当然也有一份谢礼，打算买两支人参的，我看，倒不如折干还痛快些。”

杨书办实在有些不甘心，原来就有三千五百银子可以到手的，经过一番周折，反倒减少了一大截，这话该怎么说呢？

“算了，算了！”张书办极力相劝，“行得春风有夏雨，这趟委屈，下趟我补。”

就这样软求硬逼，终于以两千五百银子成交。约定第二天仍在原处过付，先付一千，杨书办交代怎么做法，等事情办成，再付余数。

于是重新入座，欢然快饮。散席以后，郭长清跟刘司狱、张书办又有一番交道要打。总数四千银子，先抹下五百，下余三千五，除了付杨

书办之外，还剩下一千，既然表示三一三十一照分。刘司狱倒是外场人物，认为张书办很出力，自愿少拿，结果定规郭、刘各取三百，张书办独得四百银子。

到得晚来，郭长清叨扰了张掌柜一顿盛馔，带回来了两千银子，也带回来刀吏目交付的三帖药，说是每帖药可以服三煎，一天一帖，到第四五天，包管病人精神旺盛，大概可以维持十天工夫。

“有十天的工夫尽够了。”刚毅很高兴。不过，他亦不无怀疑，带笑问道，“京里有几句挖苦几个衙门的话，老兄想来听说过？”

“是‘光禄寺的茶汤，太医院的医方’不是？”

“还有‘翰林院的文章’。”刚毅说道，“会不会有名无实？”

“不错，‘太医院的医方’跟‘翰林院的文章’一样，看起来很像样，其实没有什么用处。不过，我拿来的不是药方，是药，那就不同了。人家指着这个养老婆孩子，独得的秘方，当然跟公然开出来的方子不同。”

“啊，啊，不错！”刚毅踌躇着说，“那，这三帖药，人家也不能白给吧？”

“不相干，是我托南城御史那里一个朋友弄来的，交情够得上，分文不花。将来有事，请司里关照一下，就补了人家的情了。”

“好！就这么说，有事你来找我。”

有这句话，跟杨书办会面谈事，就顺利了。他将刀吏目的来头，以及刚毅的表示，细说了一遍。杨书办心想，这倒也是求之不得的事，且留着这个人事，到有什么案子出来，浙江司准驳之间，关系出入甚大时，打这么一个招呼，也许值一万银子都不止。

因此，他的脸色就不同了，“郭老爷，张家这件案子，你老的吩咐，我没有不尽心的。”他说，“我本来的意思怕说不清楚，打算请郭老爷的张掌柜跟他亲家当面谈，如今就跟郭老爷说也一样。”

这意思是即使成交了，他也还有刁难之处，不能那么痛快。郭长清心知其意，表示领情，拱拱手说：“我知道，我知道。就请你告诉我好了。”

他的办法说穿了分文不值，是由朱老大进一张状子，表明他的女儿不仅不是不愿嫁到张家，而且矢志从一而终。如今男家要求退婚，虽经

判决，以后男婚女嫁，各不相涉，但他的女儿仍以为生是张家人，死做张家鬼，誓以丫角终老。志不可夺，情实可怜，而男家亦已谅解，请求离而复合，仍准与张家结亲。

郭长清如言照办，由经手人一层一转达。张掌柜做事心急，自己托人替亲家做了一张状子递了进去。

那位“袁都老爷”看状子，嗟叹不绝，觉得朱家女儿，贞洁可风，立即传唤张掌柜来问，可愿与朱家复结姻亲？等张掌柜有了承诺，随即批准，还做了一首诗，赞美其事。

状子一批准，一切手续本来可以节节留难的，因为红包已到，畅通无阻，前后不过三天工夫，大功便已告成。张家大张盛宴，为儿媳与亲友见礼，郭长清、刀吏目自然都是坐首席的上宾。

在这三天之中，服了药的陈湖，虽然咳嗽如旧，而胃口特佳，精神旺盛。刚毅知道药效只能维持十天，所以不敢耽延，复又提堂审问。

当时是问到陈湖向刘锡彤指出，葛毕氏不安于室，而外遇是杨乃武，陈湖便即当堂吐血，此时便接着未完的话问。

“陈湖，关于杨乃武，你当时是怎样跟刘大令说的？”

“记不得了！”陈湖答说，“只说，外面风言风语，传闻很多。”

“刘大令没有问你，是些什么传闻？”

“记不得了！”

两个“记不得”将刚毅的火气引了起来，拍桌喝道：“你是有意不说实话！别以为你有病在身，我不会打你的屁股。”

“不敢。”陈湖有些怕了，“实在因为旧疾复发，精神委顿，神思恍惚，不大记得清楚。”

“我再问你，刘大令听了你的话，作何表示？”

陈湖想了一会答说：“记得刘大令说，要打听打听。”

“打听什么？”

“当然是打听杨乃武与葛毕氏可有暧昧情事。”

“以后呢？”

“以后，我就告辞了。”

“那几天没有跟刘大令再见过？”刚毅紧接着警告，“你如果再说假话，可留点儿神。从旁人口中问出真情来，我不饶你。”

陈湖本想回答，那几天没有见过刘锡彤，听得刚毅后面的那两句话，便改了口：“那几天大概还见过一两次。不过，刘大令很忙，所以虽见了面，也没有闲谈的工夫。”

“闲谈没有，这件案子总谈过吧？”

问到这里，可以说是告一段落。照刚毅与翁曾桂、林拱枢的研判，陈湖在这件案子中，有两处地方要负责任：

第一，刘锡彤虽与杨乃武不和，但当起之时，如果不是陈湖提到杨乃武，说他是葛毕氏的情夫，刘锡彤就不会心生存见，以为奸杀相连，贸然认定葛品莲死于奸夫淫妇之手。

其次，全案的最大疑问，在于葛品莲是否中砒毒而死。砒霜来自爱仁堂钱坦之手，而钱坦本不肯承认，是因为陈湖的劝导，方始就范。如今钱坦已死，则陈湖就成了关键人物，事实真相唯有从他的口供中，才能确定。至于陈湖本人的责任，当然要看他的动机而定，如果知情而帮同刘锡彤胁迫钱坦勉强作了伪证，其罪甚重。因此，关于这部分的审问，不仅关乎全案的最后结果，对陈湖本人来说，出入关系亦很重。

就为了先有此了解，刚毅不敢马虎，如何入手，先作过一番研究，认为应该先加开导，劝陈湖尽量说真话，才能省好多事。此际，就到了要开导的时候了。

“陈湖，你总知道，沈彩泉已经据实招供了。此外还有爱仁堂钱姚氏跟杨小桥的供证，更是老老实实，有什么，说什么，不必忌讳撒谎的。拿他们那些口供合起来看，事实真相，了如指掌，就不提你到堂来问，也没有什么关系。这一点，你自己应该明白。”

“是！这一案本来就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陈湖！”刚毅沉下脸来说，“你这样子的态度，就不对了！你的关系很重，你自己肚子里明白。怎么说，与你没有关系？你是自欺乎，欺人乎？我告诉你，我提你到堂，是给你机会。你如果态度诚恳，肯说实话，并且有悔悟之心，国法不外乎人情，自然可以从轻发落；倘或支吾其词，多方闪避，到头来你又瞒不住什么，那时候我想把你的罪名拟轻

一点也办不到了！”

这几句话很有力量，把陈湖的心打动了，也打乱了！一时虽还不以为该说真话，但觉得说假话也难。因而怯意大生，不由得就现出瑟缩的神色。

见此光景，刚毅的心一宽，知道不难问出实情，但不宜开门见山，问到要害，以免逼得他闪避。

想停当了，便闲闲道：“余杭仓前地方，你熟不熟？”

那地方他很熟，但以不知问官的用意，陈湖便出以模棱之词：“不太熟。”

“不太熟，就是说，去过几次？”

“是！”

“你跟钱恺是朋友？”

“是的。”

“既然是朋友总常常往来？”

“是的。”陈湖答说，“偶尔在一起吃吃茶、吃吃酒。”

“是在仓前喝茶喝酒？”

“有时候在仓前，有时候在城里。”

“这样说，”刚毅问道，“你们是很熟的朋友啰？”

“不算太熟。”陈湖依旧抱着折中的宗旨，好为自己留退步。

“钱姚氏说，你常到爱仁堂去的？”

这是诈语，钱姚氏并无这话，陈湖不知是计，不由得就分辩：“一塌刮子去过两次。”

刚毅是生长在京里的旗人，不懂什么叫“一塌刮子”，便追问一句：“你说什么？什么两次？”

陈湖省悟了，重新说一遍：“一共到爱仁堂去过两次。”

“那么，总也见过钱宝生啰？”

不说钱坦而说钱宝生，又是刚毅在使诈。陈湖虽还不曾觉察到他的“陷阱”，可也没有上当，故意避免提到名字，只说：“爱仁堂的老板见过一回。”

“爱仁堂有几个老板？”

“名义上是两个，其实只有一个，凡事都由他家老大做主。”

“老大是谁？”刚毅加一句，“叫什么名字？”

这一下陈湖省悟了，问官要逼他说爱仁堂老板的名字，是钱宝生还是钱坦？若说钱宝生，本是无中生有的三个字；如果道出真名，又与谕单上的名字不符。为了并顾，唯有两存，便即答说：“叫钱坦又叫钱宝生。”

刚毅诧异，很快追问：“他有两个名字？”

“是的。”陈湖很狡猾，知道有钱姚氏、杨小桥在，可以拆穿他的谎话，特意先编一番说辞，道在前面，“不过宝生这个名字，他自己是不肯承认的，因为他用这个名字跟人借了一笔钱，后来赖债赖掉了，自然不便再用这个名字。”

听此一说，刚毅越发诧异，不过细想一想亦无足怪，陈湖知道钱坦与钱宝生的姓名不符，是全案的一个漏洞，早就斟酌出一个得以两全的说法。可是天下作伪之事，岂能天衣无缝？剜肉补疮，弥补了一处伤痕，势必留下另一处伤痕。细心去找，一定仍有漏洞。

“既然宝生这个名字已经不用，何以他又肯告诉杨乃武呢？”

“那就不知道了。”陈湖答说，“也许因为杨乃武是陌生人，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告诉他了。”

最后两句话画蛇添足，恰好又为刚毅捉住漏洞：

“不错，对杨乃武说，没有关系。可是，在县官面前承认自己就是钱宝生，能说没有关系吗？”

刚毅紧接着说，“不说别的，只说他的那笔债，钱宝生这个名字，落在县衙门里文书上面，铁案如山，他能赖得掉吗？”

这番话理颇直，气更壮，应以慑服堂下，陈湖唯有嗫嚅着说：“那就不知道什么道理了！”

“哼！”刚毅使劲将桌子一拍，“我开导过你，劝你要说真话，你还是不听，刁猾成性，自讨苦吃！”

时已过午，而审问又可说是发生了波折，所以在另一间屋子里一面阅卷一面听审的翁曾桂，便写一张短笺，派人悄悄递向公案，不说请刚毅暂且退堂，明日再审，却说他太辛苦了，邀他小酌，借为慰劳。

刚毅当然能够会意，停止了这一天的审问，与林拱枢一起应翁曾桂之约，就近找了一家“京酒店”，喝着一种产自良乡，名为“干榨”的白酒，谈论案情。

“这个家伙很狡猾，明知道他是胡说八道，可是细细想去，竟无奈其何！子良，”翁曾桂问说，“你道我这话是与不是？”

“钱坦又名钱宝生，这在钱姚氏跟杨小桥能不知道吗？”

“是的！不过陈湖可以分辩，因为有钱债纠纷，故意不承认，这话也说得通的。”

“那么，总不能说，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吧？”

“不错，还有人知道。人在浙江余杭县，他可以随意指两个名字，请问是不是行文到浙江去传唤证人呢？”

“就行文，”林拱枢接口说道，“一来一往两三个月，案子也拖下来了！”

刚毅闭着嘴不响，脸上颇有负气的样子——当然是跟陈湖赌气，“好！”他重重地说，“我还是有办法教他服罪。”

“子良，”林拱枢问，“是何办法？”

“对事不对人！”

“对！”翁、林二人都表示同意。

于是第二天将陈湖提堂，根本不谈钱坦是否又名钱宝生，而且，一开口让陈湖大感意外。

“你把沈彩泉的口供单，给他看！”

等录供书办检出，沈彩泉所作有关陈湖部分的口供单交了下去。他当然看得很仔细，一面看，一面想，眼珠乱转，显得颇伤脑筋的样子。

这一下，刚毅得意地暗笑了，他的作用就是要扰乱陈湖的心思。

看完收回，刚毅问道："你仔细看过了？"

"是！"

"沈彩泉的口供，与当时的实情，可相符吗？"

"有的相符，有的不相符。"

"噢，你倒说，哪些地方不相符？"刚毅从书办手里，取过陈湖刚看过的那份口供单，放在面前，预备检讨。

"譬如，"陈湖很用心地说，"沈彩泉说，钱恺知道他哥哥卖了砒霜给杨乃武，很着急；说我安慰钱恺，'照供单上说，杨乃武买砒霜是为了毒老鼠，你家老大并不知道他去害人，没啥关系，不必怕'。这话，我没有说过。"

"那么，你是怎么说的呢？"

"我说，真是真，假是假，赖掉反而不好！"

"那时候，你还没有见到钱宝生，也不知道他在花厅里供些什么，是不是？"

"是的。"

"既然如此，你怎么知道钱宝生要赖，不肯承认卖砒霜给杨乃武呢？"

堂上很厉害，堂下也不弱，陈湖辩说："这是料想到钱家老大可能会赖，所以我预先关照一声。老百姓胆子总是小的，大凡遇到做错了事而要吃官司的时候，十之八九，先赖掉了再说。"

"一点不错！"刚毅针锋相对地，借他话的讽喻，"遇到做错了事而要吃官司的时候，十之八九赖掉了再说。"

陈湖不敢作声。但显然地，面对着这位善于捉漏洞的问官，他已心余力绌，感到弥补破绽很不易，因而虚火上升，两颊飞红，额上亦微微见汗，现出肺痨病人潮热的特征。

而刚毅却愈有把握了，想好了一连串的疑问，不容他喘息。"陈湖，"他问，"沈彩泉拿钱宝生带了出来，你跟他说了一些什么？"

“是他兄弟先跟去说的，说托了我来替他打听案子，不要怕。”

“以后呢？”刚毅说道，“你自己把当时的情形讲下去，不必等我问一句，答一句。”

问一句，答一句才有回旋闪避的余地，要他自己道明经过，就无此方便了。因此，陈湖更感吃力，说是钱家老大告诉他，刘大老爷要拿他解到杭州府自己去申辩。在县里都申辩不清楚，到了人地生疏的杭州府，更会吃亏，无论如何要请陈湖替他设法。他呢，为了与钱恺交好，当然，义不容辞地要为他尽力。

絮絮不断，翻来覆去只是谈他自己不能不管这桩闲事的苦衷，对于案情的揭露，毫无帮助。刚毅心知这是他借故拖延，恰为情虚的明证，便打断他的话说：“好了，好了！我亦知道，你有难言之隐，不问到你是不肯说的，还是我来问。钱宝生承认不承认他卖了砒霜给杨乃武？”

“承认了，不承认不会出甘结。”

“好！辩得好！”刚毅冷笑，“他是自己承认的，还是你劝他的？”

“钱恺劝他，我也劝他。”

“你怎么劝他？”

“我说，真是真，假是假，赖不掉的，不如说实话的好。”

“就是这两句话？”

“是的，就是这两句。”

“那么，”刚毅看着面前的口供单问，“沈彩泉怎么说，你苦口婆心劝了他好一会儿？”

“那是沈彩泉瞎说。”

“照你说，钱宝生听你一劝就听了？”

“也因为钱恺劝他说陈秀才不会叫你上当的，听他的劝，没有错。”

“于是，钱宝生就听你的话，自己写了一张甘结？”

“是的！”

“自己具的名字？”

“是的。”

“你没有教他怎么写？”

“是的。”

“是他自己写出钱宝生这个名字？”

这一问将陈湖问住了，说得上口滑，失去照顾，又出了漏洞。

但事已如此，唯有硬着头皮依旧答一声：“是的！”

“哼！”刚毅冷笑，“钱坦既然如你所说的，因为有债务纠纷，宝生这个名字早已废弃不用，而且他在花厅上跟县官表明，自己叫钱坦不叫钱宝生，何以在甘结上自己出尔反尔，写上钱宝生的名字？这不是前后不符？陈湖，你别以为死无对证，当时在场眼见的，还有个沈彩泉！等问出来是你胡说，小心你的皮！”

这下，陈湖着慌了！心里思量，这个漏洞应该赶快把它补起来。可是已经没有机会，因为堂上问到别的事情上头了。

“钱坦写完甘结以后怎么样？”

“写完甘结，”陈湖嗫嚅着说，“自然释放，由他兄弟陪着回家。”

“没有给他一张县官出名的‘谕单’吗？”

“啊，啊！有的。”陈湖装作突然想起的神情。

“怎么会出来这么一张谕单？”刚毅问道，“是预先讲妥的，还是临时提出来的要求？”

“是——”

“慢着！”刚毅大声打断，“你答供以前，想一想沈彩泉的口供，也想一想沈彩泉当时在场，此刻在监狱里，随时可以提出来问。”

这是提醒陈湖，现有人证在此，撒谎无用！或者，撒谎先要照顾到沈彩泉的口供，如果与沈彩泉的口供抵触，而又无法证明沈彩泉的口供不实，大可不必白费心思去撒谎。

陈湖转念到此，不觉气馁，戒备警觉的心思，一下子落了下来，有气无力地哼了一声，表示领会。

“好，你说下去，是预先讲妥的，还是临时提出来的要求？”

“预先讲好的。”

“怎么讲来的？”刚毅问，“是不是当作一个条件，拿县官的谕单，换钱坦的甘结？”

“是，是这样，钱宝生——”

“钱坦！哪里有什么钱宝生？”刚毅厉声纠正，将陈湖吓得心跳不止。

“钱坦，”陈湖不由得改了口了，“钱坦说：‘写了甘结，不就要到杭州府吃官司去了吗？’沈彩泉就说：‘不会！刘大老爷可以写一张与你无干的谕单给你。’这样，钱坦才具了甘结。”

“那么，谕单呢？”刚毅问说，“是否你写的？”

“是的。”陈湖解释，“沈彩泉说：‘谕单如果请黄师爷去写，今天就拿不下来了。不如请你写一张，我拿到里头去盖上大印，让钱老板随手带走，大家省事。’因此，我就写了一张。”

“你的意思是，沈彩泉就是县官，你就是县衙门的刑名师爷？”

“这，这话不能这么说。”

“不这么说，怎么说呢？”

刚毅的话没有错，沈彩泉可以替刘锡彤做主，而他是替黄师爷代劳，两人不就像一个是县官，一个是刑名师爷？陈湖无话可答了。

“陈湖！”刚毅认为他辞穷理屈，内心必已动摇，此时晓以利害，可以促使他彻底悔悟，所以和颜悦色地说，“我替你想想很可惜，也很犯不值！你无非身为余杭县的子民，又蒙刘大令器重，有可以效力之处，尽力而为，即有错误，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你并不是从中架弄是非，乘机敲诈勒索，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罪过。可是，像你现在这样，处处掩饰，处处破绽，仿佛蓄意要冤枉杨乃武、葛毕氏，这情形就不同了！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替人受过？”

这“替人受过”四字，打中了陈湖心坎，力量很大，不由得失声长号：“堂上明见万里，我真的是替人受过。”

“不要紧，不要紧！”刚毅急忙安慰他说，“你答的话很多，不过还

没有画供，就不算落案，补救还来得及！”

“是。”陈湖重重点头，用软弱求援的眼色，望着刚毅。

“只要你自己愿意补救，本司与人为善，一定给你机会。你知道不知道，应该怎么补救？”

“请堂上明示。”

“很简单，你说实话就可以补救。”

“是！”陈湖嗫嚅着说，“不知道哪几句话不实？”

刚毅笑一笑，随又放出庄重的脸色，“这因为你不实的话太多，自己都记不清楚了。”他停了一下说，“本司既然答应给你机会，只好破费工夫再问一问。”

于是从书办那里取来陈湖的供词，从头细看以后决定，挑最有关系的两件事，重新审问。

“钱坦一名钱宝生，你是听别人所说，自己也记不清楚，是不是？”

这是替他开脱的问法，也是为了便于他改口，陈湖当然懂得其中的用意，很清楚地答说：“是的。”

“他本人当然不肯承认，是吗？”

“是！”

“既然如此，他甘结上一定不会自己写钱宝生这个名字。你恐怕记错了，倒再想想看！”

不用再想了，既然已决定说实话，正好以话搭话，“是的，我记错了！”他说，“当时钱老板要写上钱坦的名字，我说，你这样写了，等于不写。杨乃武供的是钱宝生，不是钱坦。后来钱恺也帮着劝，说这张甘结无非装个样子，用什么名字都没有关系，钱老板才照办的。”

“嗯，嗯，这才是情理中的事。我再问你，钱坦在县官面前不肯承认卖砒霜，而经你们一劝，肯写甘结了，其中一定有个他不能不写的道理。这个道理，照沈彩泉的口供看，已经很清楚了，我们要看看你是不是真的肯说实话！”

“一定说实话。”陈湖答说，“钱老板所怕的，就是送到杭州府去过

堂，不肯写这张甘结，杭州的官司吃定了；肯写这张甘结，县官再给他一张与此案无关的谕单，官司可免，钱老板当然愿意。”

“钱坦的意思是，没有县官保证他不牵涉在内的谕单，就不肯出具甘结？”

“是的。”陈湖答说，“钱坦跟我说，我不能‘自绊石头自压脚’。”

“那么，谕单这个花样是谁想出来的？”

“是我一时想到的。当时还没有谕单这个名目，我只说，我可以去替他弄张东西出来。”

“然后，你就动笔写谕单了？”

“不是！我哪好这样子自作主张。就算我写了，没有大印也没有用。”

“照此说来，是先问了刘大令的？”

“当然。”

“谁去问的？是你自己？”

“不是的。我告诉沈彩泉，沈彩泉说：‘这要问问大老爷看。’就进去了。”

“出来以后怎么说？”

陈湖觉得这句话的出入关系很大，所以细想了一会儿才答说：“沈彩泉告诉我，刘大令的意思，为了体恤钱某人，这张谕单可以出。”

“于是，你就拟了一张谕单的稿子？”

“是的。”

“有没有给刘大令看过？”

“当然看过的。”陈湖答说，“看了好些时候才拿下来。”

“刘大令有没有在稿子上批了什么？或者照一般办稿规矩，在上面画行？”

“没有。”陈湖答说，“不过改动了几个字。”

“改动的是什么字？”

“记不得了。大致是语气改得比较活络一点，轻一点。”

“以后呢？”

“以后？”陈湖想了一下，很起劲地说，“两方面都很感谢我，刘大令还请我吃饭，我完全是好心，帮他们双方调解，公事上既能交代得过去，钱坦亦不至于受累。我做事一向是如此的，只要人家有困难，我跑跑腿，赔点气力精神无所谓。”

“嗯！嗯！”刚毅本想驳斥他一番，转念觉得大可不必，只说了句，“可惜，你热心稍微过度了些。”

“是！”陈湖乘机恳求，“堂上明见，小地方的人，见识浅，事情不知道轻重，只为了太热心，所以有的地方错了不知道。求堂上笔下超生。”

“果然情有可原的，我自然请上头从轻发落。”刚毅问道，“在这件案子里头，你还参与了哪些事，你自己说！”

这下又使陈湖为难了。他参与的事件很多，说出来都是对自己不利；但如隐瞒不说，固可搪塞一时，就怕沈彩泉再供出什么来，显得自己又在撒谎，连刚才那番实供的效用都减低了。

因而踌躇了好半天才说一件事：“后来上头派一位郑大令来查，钱坦兄弟来找我，问我怎么办？我说，你们照实回答，果然没事。”

“此外呢？”

“此外？”陈湖装作茫然而疲累的神情，“没有啥了！”

其实，此外即令有所参与，亦已无关宏旨。刚毅便关照书办，将陈湖的口供交本人核对。陈湖看得很仔细，指出几点记错了的地方，一一改正，签名画供，便好回监狱去服他的由太医院弄来的“好药”了。

对于陈湖的口供，翁曾桂与林拱枢都很满意。包括刚毅在内，一致同意，应该传刘锡彤来问了。

这当然要禀明堂官。桑春荣的态度，大家是知道的，始终存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另一位新任的满缺尚书，态度亦很可疑——这位尚书名叫皂保，字荫方，道光二十五年乙巳恩科的进士。这一榜也是人才济济，其中有两位更于朝局大有关系：一位是文祥，满洲镶白旗人，

现任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明敏通发，有为有守，朝廷决大疑、定大计，最后都是他跟恭王两人主持；另一位是阎敬铭，曾经当过山东巡抚，如今家居养病，但清廉耿介，精明务实的风格，很能一振宦海颓习。不过皂保却是庸才，而且相当势利，怕亦会想到刘锡彤是宝鋆的乡榜同年，曲意徇庇。

因此，三个人商量下来，决定要等两位侍郎到部时，才去谈这件公事。这两位侍郎，一位是满缺左侍郎绍祺，他是当年与翁同龢一致主张本案应该驳回浙江重审的，自然会一本初衷，力主严办；另一位是到任不久的汉缺左侍郎袁葆恒。此人是名父之子，他的父亲袁甲三，在洪杨作乱之初，颇著战功，在两淮各地建有专祠。袁葆恒由翰林参军，先在李鸿章幕府，后来为左宗棠西征督饷，先后五年之久，最后因为意见不合而分手，内调为侍郎，由吏部转刑部，为人精明强干，颇持正论。如果桑春荣、皂保有什么反对传问刘锡彤的表示，便可请出绍、袁二人来抑制。

到了第二天上午，很凑巧的，“六堂”都到了衙门，在白云亭休息聊天。于是翁曾桂约齐了林拱枢、刚毅，一起抱牍上堂，面报公事。

听刚毅讲完审问沈彩泉与陈湖的经过，心直口快的袁葆恒说：“勾串药证，铁案如山。刘锡彤就不是解任了！很可以奏请革职，归案讯办！”

此言一出，桑春荣与皂保默默无所表示，承办的三司员，却是大为宽心。袁葆恒的态度，可说超出了他们的希望。就算讨价还价，至少传刘锡彤到案来问这一节，总可以办到了。

果然，皂保还价了，“我看，”他说，“奏请革职还早了一点吧！”

“先传他来问一问，亦未尝不可。”

“是的。”绍祺附和，“我看先传他来问一问，亦不妨对质。”

“就这样吧！”袁葆恒问道，“两公对这件钦案，想来亦赞成秉公从严？”

由于“钦案”这顶大帽子笼罩着，皂保与桑春荣都不便再反对。于是很顺利地发出了公文，传唤解任余杭县知县到案应讯，公事上的措辞很温和。

这一下刘锡彤吃紧不小，跟袁来保去商量，是否可以拒绝，因为他

并非案中人犯，亦非证人，自觉不该与杨乃武、葛毕氏在一案中被讯。话是有道理的，但袁来保劝他要考虑后果。

“如果说，刑部司官一定要请老兄到案，他们自然有法子。奏请上裁，是一法；行文浙江巡抚，下札子给你，也是一法。不过，”袁来保说，“那一来除了耽误工夫以外，对老兄一定大为不满。敬酒不吃吃罚酒，就没有意思了！”

“这杯‘敬酒’，可也不容易喝噢！”刘锡彤苦笑着说。

“总比捏着鼻子灌好得多。”袁来保说，“老兄问心无愧，去一趟怕什么？”

最后这句话很有分量，刘锡彤如果一定不肯应讯，先就显得情虚，这样，宝鋆即使肯帮忙，也会觉得无所措手。转念到此，只好硬着头皮到刑部浙江司去报到。由翁曾桂、林拱枢、刚毅三个人一起接见。

总算很客气，不是堂上、堂下很明显的审问的样子，是用东西双方，宾主相对的会晤方式，不过，“主人”后面另一张小桌，坐着录供的书办。

“杨乃武、葛毕氏一案，传唤人证，逐一研审，案情大致已经明了了。”翁曾桂说，“不过还有几点疑义，非请贵县来说明，不能了解。”

“此案纠葛甚多，”刘锡彤答说，“本县是初审，命案有钦定的限期，所以总以符合功令，尽速申详为宗旨。有许多情形，本县都是奉命办理，并非故意罗织。”

这番话已有将责任往杭州府推的意味，翁曾桂便顺着他的话说：“是的，是的，要请教贵县的，正就是贵县奉命办理的两件事。第一，贵县所传唤的爱仁堂店东，到底叫什么名字？”

刘锡彤料到必有此一问，随即答道：“杭州府的公文，说杨乃武向爱仁堂店东钱宝生购买砒霜，本县出票传唤，自然是传钱宝生到案。”

“钱某到案以后，曾经声明，他不叫钱宝生，名叫钱坦，是不是？”

“不是！”刘锡彤断然否定，“钱宝生没有说过这话。”

“是没有说过，还是说了，而贵县没有听清楚？”

这实在已有开脱之意，所谓“避重就轻”，而刘锡彤是抱定宗旨，预备硬赖的，所以高声答道：“没有说过，并非我没有听清楚。”

“那么，钱坦具有甘结以后，贵县可曾给过一张谕单？”

“有的。不过，”刘锡彤很清楚地说，“甘结、谕单上的名字，都是钱宝生，不是什么钱坦！”

做“主人”的三位司官都愣住了！他们的感想相同，刘锡彤居然如此硬赖，问下去不会有结果。翁曾桂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又问：“贵县所出的谕单，何以能说此案与爱仁堂店东无关？”

“本就无关。”刘锡彤以一种傲岸冷峻的语气回答。

“你答应他不必过堂？”

“既然无关，自然不必过堂。”

这就问不下去了。再问下去，就会变成争执法理，各持一端，难有定论。翁曾桂立即做了决定，结束这一天的询问。

“是了！”他说，“贵县的意思已经了解了。还有些小小的疑义，回头我们商量一下，如果能够弄清楚，最好，否则，明天还要劳贵县的驾。大概也就是明天再向贵县请教一次，就可以结案了。请贵县听招呼吧！”

等刘锡彤辞出，刚毅首先就忍不住骂：“这个老小子，真不要脸！这么明明白白的事，居然硬赖！”

翁曾桂成竹在胸，微笑说道：“子良，少安毋躁！走，还是我请你喝‘干榨’。”

翁曾桂特做这个小东，是不愿在部里谈公事，因为他已发觉，满汉两尚书，对于传询刘锡彤的情形，都很关心，派了人在打听。而翁曾桂所设计的办法，是不能泄露的。一泄露，传到刘锡彤耳朵里，他会设法规避，譬如报病之类，那时再要弄他到刑部来，就得大费手脚。

“事情明摆在那里，这位刘大令软硬两不吃。不过，软硬之间，比较起来又是吃硬不吃软，所以像今天这样给他面子，一点用处都没有。”

“着啊！”刚毅觉得翁曾桂的话，说到了他心里，痛快无比，干了一杯酒说，“早就该给他一个下马威。”

“先礼后兵。今天这番客气不可少！”林拱枢说，“这样做法，两位尚书知道了，也没话说。”

“是的。我也是这个意思！”翁曾桂说，“客客气气问他，他不肯说，那就只好公事公办了。明天我们坐堂，还要传沈彩泉、陈湖对质，就那一堂把要问的都问了，然后开棺检验，赶在年里便可结案。”

“好！”刚毅又干了一杯酒，“这样才干脆。”

“不过，看样子，刘大令决不肯甘心到堂受讯，所以我们这番布置，明天临时再提出来。今天，大家只字不提，免得泄露风声。”

“怪不得！”林拱枢笑道，“老兄今天对他那样客气，原来是条缓兵之计。”

“不是缓兵之计，是稳住军心。”翁曾桂说，“回头我们三个人联名写封信，请他明天到部一谈。只要把他骗了来，就不怕他放刁撒赖了！”

傍晚将信送到，刘锡彤大为得意，向袁来保夸耀，说那些司官都是欠缺阅历的后辈，不知轻重深浅，越对他们客气越坏事，正合了“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这句俗语。只有像他这种态度，反倒能使他们改容相谢。

因此，刘锡彤第二天一早到部，还是毫不在乎的神色，可是被引入浙江司的公堂，一看正面陈设公案，后面并列三椅，书办录供，差役伺候，那种“三堂会审”的格局，不由得颜色大变。

“这是怎么回事？”他神色凛然地问。

“请你老听审！”

差役很客气，而且端了张椅子摆在公案左侧，刘锡彤的气就消了一大半，不过心里着实有些发慌，不知道要审什么人？

就这当儿，翁曾桂、林拱枢、刚毅联袂出堂。刘锡彤本想站起来，但心中万分不愿，迟疑之顷，三司官已经入座，那就不必多此一举了。

见此光景，刚毅大为不快，灵机一动，要给刘锡彤来个下马威，当即问道：“是谁值堂？”

值堂的差役名叫毛刚，闪出来躬身答道：“毛刚在！”

“取戒尺来！”

毛刚一愣，但只能答应一声：“是！”将戒尺取来，交到刚毅手里。

“别走！”刚毅让毛刚站在公案旁边，“问案有问案的规矩，听审有听审的道理。县官七品，见了五品的司官，坐在那里动都不动，那叫什么规矩，什么道理？刘大老爷没有做过京官，也没有到刑部来过过堂，不能怪他；你值堂的就该拿这些规矩道理，告诉刘大老爷才是！来，把手伸出来！”

毛刚听得这顿责备，莫名其妙，不过司官老爷动怒，不能抗拒，眼前的几记手心不肯挨，马上就会换来一顿皮开肉绽的板子。因而虽觉万分委屈，仍旧乖乖地将手掌伸了出去。

“我打你个不懂规矩道理！”刚毅拿起戒尺，重重打了两下，然后喝道，“下去！你再不懂规矩道理，我还要打！”

刘锡彤见此光景，恨不得有个地洞可钻，而毛刚也终于明白了，刚毅是借题发挥，自己无缘无故替刘锡彤挨了打，这一口怨气非出不可！

于是，他走到刘锡彤面前，请个安说：“多谢刘大老爷的栽培！”说完，掉头就走。

刘锡彤又羞又气又恨，脸上一阵阵青红不定，而翁曾桂却开口问了。

“刘大令，我问你——”

“你问我？”刘锡彤突然跳了起来，像疯病突然发作似的咆哮着，“我是奉旨来会同检验的，不是来受审的！你连这点道理都不懂，还做什么司官？真是岂有此理！”

堂上堂下，无不诧异。翁曾桂倒还沉着，“你不用忙！”他说，“开棺检验也快了！”

不管是发威还是发脾气，必得有人响应、附和或者相劝，固可助长威势，哪怕对吵对骂，亦可以持续。

如今堂上堂下都出以冷静，只有翁曾桂这样冷冷地答一句，刘锡彤就想再闹也闹不起来，颇有难以落场之势。而刚毅却更刻毒，仿照“审头刺汤”陆炳对付汤勤的办法，断然撤座。不过不必出声，只做个手势，那挨了打的毛刚，立刻就把刘锡彤的椅子移走了。

这一下搞得刘锡彤更为尴尬，欲待发作，只为刚才的脾气发得太过，劲道一泄无余。想想只有拂袖而去，才是保全面子的办法。

谁知他刚一移步，翁曾桂已经开口：“带沈彩泉！”

听得这一声，刘锡彤的脚步不由得就是一顿挫，刚毅却以揶揄的口气问道：“刘大令，你不听听你的门丁供些什么？”

“听就听！”刘锡彤负气答说。还有半句话，“你以为我情虚怕听？”却是到了口边，又咽回去了。

等到差役将沈彩泉带上堂来，他一看刘锡彤气鼓鼓地站在那里，不由得便有些畏缩。刚毅便拉一拉翁曾桂的衣服，表示让他来问。翁曾桂会意，而且也有自知之明，若论从文书中去研判案情，他并不逊于刚毅；谈到笔下，更远胜于刚毅；可是坐堂问案，刚毅的敏捷明决，却自叹不如。所以点点头表示同意。

刚毅是在想，刘锡彤的气焰大挫，就这堂便可将他问得哑口无言。但沈彩泉见了主人，不免畏惧，如果吞吞吐吐说得不实在，刘锡彤的气焰复长，便成了波折，再要传刘锡彤来问，便成妄想。那时说服堂官，用严厉的手段，迫使刘锡彤就范，固无不可，但很费手脚。所以，他决定给沈彩泉来个“下马威”，要教他怕问官甚于怕主人，局面就可以彻底控制了。

“来啊！”他威严地喊，“伺候大板子！”

“喳！”管行刑的差役，将一条五尺五寸长的大竹板，使劲往青砖地上一摔。

“沈彩泉！”刚毅清清楚楚地说，“你的口供都在这里，你是识字的，口供经过你自己看过，画过押，都是你自己承认的实情。现在我再问你，如果你有一句跟前供不符，看我不打烂你的两条腿！”

“是！小的不敢。”

“谅你也不敢胡乱翻供。”刚毅说道，“你把当时验尸的情形说一说！”

沈彩泉第一次如何答供，已不能记得很清楚。他心里在想，只要照实答供，总不会错。因而从到现场说起，沈祥如何喝报，他如何“纠正”沈祥，不应是因烟毒而死，以及葛小大尸首肿胀，口鼻间有血水的情形，供得比第一次更详细。

这一下，立刻就出现了与余杭县报杭州府公文不符的情形。

“余杭县刘大老爷，”刚毅改用一种道员、知府对县官的客气称呼，“原验葛品莲的尸身，仅不过口鼻流血，你报府的尸格，填的是‘七窍流血’。口鼻只有两窍，还有五窍是怎么回事？”

改填“七窍流血”是陈湖出的主意，但责任却完全在刘锡彤身上。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漏洞，怎么样解释也无用。刘锡彤将心一横，扭过脸去，不理不睬。

“哼！”刚毅冷笑，“谅你也无话可说。”接着又吩咐：“沈彩泉，你把传爱仁堂店东钱坦到案审问，一直到释放的经过说一遍。”

前面验尸的那一段，刘锡彤还不大在乎，及至听沈彩泉讲这一段，如何陈湖陪着钱坦来询问案情，如何拿杨乃武在杭州的供单给他们看，如何受托到花厅去探看县官审问钱坦的情形，如何将钱坦领出来加以威吓，倘不承认卖砒霜便要解到杭州府，如何由陈湖劝钱坦出具承认卖砒霜的甘结，越听越紧张，越听越愤怒，心惊肉跳，大为局促了。

及至听到沈彩泉说，陈湖拟好一张与钱坦无干的谕单，送到签押房时，刘锡彤心恨出卖主人的恶仆，再也忍不住了，抢步上前，握紧老拳往沈彩泉脸上捣了过去。

“你这个丧尽天良的混账东西！”刘锡彤口沫横飞地厉声喝骂，“满嘴喷粪，胡说八道！”

一面骂，一面揪住沈彩泉乱打，堂上当然看不过去，齐声叱斥：“住手，住手！”

刘锡彤恼羞成怒，什么都不顾了，将头上七品顶戴的一顶官帽取下来，狠狠摔在地上，跳着脚大吼：

“我拼老命了！你们参革我好了，随便怎么处置我好了！”

到此地步，已无法再往下审了，实际上亦无须再审了。翁曾桂做主，先行退堂，沈彩泉还押，刘锡彤饬回。然后一起商量，都认为案情已经明了了大部分，钱坦不曾卖过砒霜给杨乃武，杨乃武亦不曾指使葛毕氏毒杀亲夫。至于葛品莲死后检验，并无七窍流血的情形，口鼻之间有血，大概是由于天时炎热，停尸未殓，以致发生尸变。不过，葛品莲虽可确定不是死于砒毒，究竟是病死，还是另有其他死因，却无从研判，那就只有开棺检验之一法了。

“案子到此地步，杨乃武、葛毕氏的沉冤大概可以昭雪了！”袁葆恒

说，“不过最后这道检验，是全案定谳的最大关键。万一年深月久，检验不出确实结果，仍旧成了疑案，无以折服民心。这一层不可不防。”

“是！”翁曾桂答道，“类似案情，尚无前例，能不能检验出确实结果实在难说。司官在想，这一案只有尽其在我，尽量开诚布公，共见共闻。至于检验一事，当然也要力求慎重周详。”

满汉两尚书亦同意袁葆恒的看法，检验必须慎重。因此，承办的三司官商量下来，决定行文顺天府，传齐所属州县的仵作，共同检验。至于检验的地点，自然以停放葛品莲尸棺的海会寺为宜。

凡是类此公事，照例责成首县办差。顺天府的首县是大兴县，海会寺在朝阳门外，亦为大兴县地界，更是责无旁贷。因此，除了由刑部行文以外，翁曾桂特地去拜访大兴县知县汪家勋，当面商洽一切。

“用海会寺有点麻烦。”汪家勋说，“东城两处施粥厂，一处就在海会寺，每天去领粥的贫民，总有上万之多，拥挤不堪，诸多不便。果然要用海会寺，只好请各位大人将就。”

“能将就当然将就。请教，是怎么个将就法？”

“第一，地方很脏；第二，那万把人的粥施舍完，已经大天白亮了，收拾地方，陈设公案，也得个把时辰，早了不行。”

“这倒不要紧。”翁曾桂说，“就正午检验也不妨。日正当中，阳光充足，检验反而合适。”

“这一说就从容了。”汪家勋说，“到时候，我先备饭，吃完午饭再动手。”

“太费心了！我先替本部六位堂官谢谢。”

“这是分所当为。怕不中吃，请六位大人，众位老兄包涵。翁兄，请问，是三法司会审，还是光是刑部各位，人数一共多少，请给我一个确数，我好预备。”

“此番不是会审，只是检验，本部六堂都到，司官大约七八位，不过差役很多，顺天府的仵作全要到，请汪大老爷格外招呼一下。”

“全到！”汪家勋深为讶异，“顺天府所属五州十九县，仵作全到就是二十四名，何用如此之多？”

“无非因为钦命案件，而且此案已经通国皆知，不能不格外慎重而

已。”

“是，是，”汪家勋又问，“检验定在哪一天？”

“早了，各州县的仵作赶不及到京；迟了，大家要过年，也不合适。如今定在十天以后。”

“今天十一月二十九，十天以后就是十二月初九？”

“是的。”

顺天府所属，除大兴、宛平、西京县以外，二十四名仵作，在十二月初七那天就到齐了。刑部的仵作王七，是他们这一行的“龙头”，又是地主，少不得要摆酒相迎。是在“砂锅居”请吃白肉，筵开三席，吃饱喝足，就在那里商量正事。

“浙江余杭县这桩案子，各位弟兄想来都听说了。我听司里的老爷们说，这一案如果真的翻过来，红顶子都得坏一两颗！如今案情是大致清楚了，可是光问不管用，到头来还是要看人是怎么死的！所以这件案子到底冤枉不冤枉，全得看咱们的眼力，凭咱们一句话。这个关系，可真不轻！”

酒酣耳热之余，听得这么几句话，自足以令人兴奋。仵作这一行，算得是天下最无趣的行业之一，执业时目之所及，鼻之所接，手之所触，无一不令人作呕；而责任却又甚重，命案关乎疑犯生死，一点马虎不得。验出了真正的死因，命案破得漂亮，判得公正，“青天大老爷”的名声是县官的；若是验错了，如余杭县的仵作沈祥，便得千里迢迢，来吃官司。真所谓“吃一行，怨一行”，当到仵作，没有一个不是自怨入错了行。如今能有机会让大家知道，仵作口中的“喝报”，可以喝掉一两颗红顶子，总算有露脸吐气的一日，实在是一番绝大的安慰，然而，也要显得出本事，才能露脸吐气。时隔两年的尸首，怕是早已化成一堆白骨。蒸骨验毒之法，师弟相传，已历多年，但也只是口耳授受，谁亦不曾有过实务的经验，倘或辨认不清，二十几名仵作，全如废物，那不但不能露脸，反将这一行的脸都丢尽了。转到这一念头，每个人心上都拴了一个疙瘩。

其中有一名来自涿州的仵作，虽非“龙头”，行辈甚高——北五省各州县的仵作，大多出自刑部一个已经告退的老师仵作顾良的门下。顾良亲自教导的徒弟而还在当差的，已只剩下三个，这涿州的仵作魏振魁，便是其中之一。此人站起来说道：“这趟差使，要办得漂亮很不容易。

二十几位弟兄会同检验，也是从来没有的事。我都想不出，应该怎么个验法？你看一看，他动一动，一个说病死，一个说中毒，这样子乱七八糟，可不是一回事。咱们得定出一个章程来：第一，要验得真；第二，要说得准，譬如中毒，中的是什么毒？也要说得明白。最要紧的是，咱们得推出一位来动手，另外也可以推几位做帮手，可是喝报只能一个人。一切都听他的！”

大家都以为是，而且魏振魁的行辈高，就推他动手主验，这本来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是魏振魁却另有主意。

“承蒙各位弟兄抬爱，本来不应该推辞。不过，一个人能吃几碗饭，自己知道。这趟差使，我实在没有把握。”魏振魁略停一下又说，“我倒有个想法，不知道行不行？顾二太爷当过五十多年的差，见多识广，像这样的案子，他手里一定经过；再说，顾二太爷辛苦一辈子，也没有这样子露一露脸的机会，我的意思，想捧他老人家一场。各位弟兄的意思怎么样？”

“那还有什么说的？”众口一词地回答。

“话虽如此，是怎么个捧法呢？”魏振魁成竹在胸，但是此刻还不能细说，因为先要去问一问顾良。

如果他也没有把握，那把他请出来，就变成害他出乖露丑了！

既这么说，便只有一个办法，一切都请魏振魁安排，到时候听他的招呼。

十二月初九一早，朝阳门的城门简直塞住了，不过出城的多，进城的少；而出城的，十之七八是到海会寺，为的是看热闹。

久住京城的人，自称是在“天子脚下”，凡事讲究“有谱”，特别重视所谓“独一份”。验尸动用到二十余名仵作，不说绝后，至少空前，此事就可上谱，当然不容错过。

因为如此，这天赶早到粥厂的人也格外多，打算着喝完施粥，晒晒太阳，既饱且暖，到中午看看这“独一份”的热闹，也是一乐。

到得十点多钟，海会寺里里外外已挤得水泄不通。大兴、宛平两县及步军统领衙门，都派出差役兵丁，维持秩序。十一点刚过，绿呢后档车陆续而来，刑部六堂官，满汉尚书，左右侍郎皂保、桑春荣、绍祺、袁葆恒、麟书、钱宝廉都已到齐。司官八位，除了翁曾桂、林拱枢、刚

毅以外，还有秋审处的总办，以及总司庶务的堂主事，与提解人犯的提牢厅主事，是早就在伺候差事了。大兴县办差，备了六大碗，一火锅的三桌午饭，吃完开审，正好是午正时分。

公堂设在大雄宝殿前面，有现成的粥厂席棚可用，正面摆三张长桌，是“六堂”的公座；左右各设两张长桌，八司官相向对坐；司官后面是书办，除了录供的有一张小桌以外，其余的都站着伺候。

到得刑部六位堂官升座，两廊及南面叠成好几层的人墙，顿时肃静无声，因而西配殿传来的哭声，隐约可闻——这是沈媒婆在哭儿子，小白菜在哭自己。系狱三年有余，可望重见天日，激动得泪流不止。

于是桑春荣咳嗽一声，左右看了一下，说道：“动手吧？”

“是。”皂保答说，“请老前辈主持。”

桑春荣点点头，略略提高了声音说，“请浙江余杭县的刘大老爷上堂。”

刘锡彤也在西配殿，跟有关人犯葛品莲的尸棺在一起。上得公堂，照州县见督抚的礼节“庭参”，递上“手本”，自己报名，一跪三叩，起身站在旁边，半斜着身子望着桑春荣，等候问话。

“刘大老爷，”桑春荣说道，“上谕派你跟同检验葛品莲的尸棺，回头你可要自己留意，倘或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你赶紧要声明。”

“是！”

“好！你先请下去。”

等刘锡彤退回西配殿，桑春荣向坐在西面的浙江司三司官问道：“仵作传齐了没有？”

“传齐了。”

“都叫来！”

于是东配殿出来一队人，刑部的仵作领头，魏振魁紧跟在后，二十几名仵作，个个昂首阔步，到得公案前面，排齐了磕头。接着便由提牢厅主事，依照名册，高声点名，也就等于为堂官引见。

“今天是什么差使，你们都知道吧？”

“喳！”大家齐声答应。

“这件案子，已经天下闻名了！”桑春荣说，“所以惊动到朝廷，牵延到今天，都因为当初验尸马虎的缘故。如今也还是要靠你们检验之后，真相才能水落石出。你们的责任很重，一点都马虎不得！”

“喳！”又是响亮的齐声。

“本部承审钦命案件，格外慎重，所以把你们顺天府属的所有仵作都邀了来，会同本部仵作，一起检验。想来你们总商量过，应该怎么下手？”

“是！”刑部仵作王七答说，“回大人的话，仵作人数太多，每一个人都去看一看，也得耽误好些工夫。差人几个商量过，部里传唤当差，亦无非怕一两个人识力有限；或者各有所长，有的善看斗殴而死的，有的善看上吊而死的，有的善看服毒而死的，如果验出来有什么异样，总有人可以看得出一个究竟。原是集思广益的意思，并不是真的要经过二十几个人的手。所以，差人们商量，公推涿州的仵作魏振魁动手，如果他有什么看不准的地方，大家再帮他。”

“好！”桑春荣深深点头，“你们的办法很好！谁是魏振魁？”

于是，王七将魏振魁推了一下，他便踏出来请个安答应：“小的就是魏振魁。”

“你是涿州的仵作，当差多少年了？”

“二十多年。”

“那是老手了！”桑春荣问，“你以前经手过类似的案子没有？”

“没有！”魏振魁说，“不过，陈年的尸骨，看过许多。”

“噢！”桑春荣问，“是怎么看到的呢？”

“因为常有盗墓的案子，陈年的尸骨，每每丢得满地皆是，甚至于男尸、女尸，混杂不清。小的要把它归理清楚，按照人身上的部位，拼凑好，重新埋葬。”

“这样说，你倒是泽及枯骨，积了许多阴功！”说到这里，桑春荣转脸看着翁曾桂问，“我们也要先验一验吧？”

翁曾桂起身答说：“定例只准复检，不准三检。今天验过，以后不

准再验，关系很重。司官的意思，请哪位大人看一看，以昭慎重！”

桑春荣随即指定袁葆恒检验，由翁曾桂与秋审处总办余撰陪着，在殿前走廊上设了临时公座，身后站着司官及奉旨跟同检验的刘锡彤。所有的仵作，亦由王七与魏振魁率领，在东面一字排开，伺候差使。

“把葛品莲的尸棺抬出来！”袁葆恒说。

就这一声，四周看热闹的人，立刻都向西配殿注目，不一会儿，八名杠夫抬出一具贴满了封条的棺材来，头东脚西，横着放好，可以开始检验了。

“请大人先验封条！”翁曾桂说。

“好！”袁葆恒回身看了一下，“刘大老爷，请你也来，仔细看一看。”

“是！”脸色憔悴异常的刘锡彤，拖着沉重的脚步，踏了回来，先向袁葆恒请个安，跟着到了尸棺旁边。

其实，尸棺的外表是无须查看的，因为五花八门，宽狭长短的封条，重重叠叠，都贴在棺盖与棺身接合之处，绝无如外间所传说的，棺中葛品莲的尸首，已被掉了包。但手续不能不做，袁葆恒略微看了看，转脸问刘锡彤：“可是原封未动？”

“是！”刘锡彤答说，“卑职一路押运了来的，绝无毛病。”

“那就好！开棺吧！”

说完，袁葆恒转身回座。刘锡彤却仍旧站在那里，心里七上八下的不知道是何滋味。

“刘大老爷！”带领下手来开棺的魏振魁说，“你老请让一步，我们好动手。”

等刘锡彤一让开，魏振魁先抹了一阵鼻烟，方始指挥下手开棺。江浙的棺材，做得很讲究：棺身上方做一道凸槽，棺盖下面则挖一道凹槽，盖棺时由一端将棺盖推入，名为“落槽”。然后上榫头——榫头一共四枚，两头宽，中间细，形如线板。棺身两侧，各有同样形状的两个槽，槽身一半在棺盖，一半在棺身，及至将榫头嵌入，严丝合缝，正好将棺盖棺身锁住。若要启棺，除非劈开，以为可以取出榫头，推开棺盖，那是决不可能的事。

此时开棺，当然也要用到刀斧。先将棺身两侧合缝之处的油漆刮掉，然后用一把利斧斩断榫头，这就等于开了锁，棺盖可以移动了。

这时才是魏振魁亲自动手。手持斧头，刃口向上，只用斧背，走到棺材底端，看准了地方，使劲一击，棺盖略有些活动的意思。心中宽慰，手上却停了下来。

“各位老爷！”他大声说道，“棺盖马上要开了！里面作兴有气味冲出来，请各位老爷，最好先拿鼻子塞一塞。”

于是，有的取手帕捂鼻子，有的从荷包里掏出一粒辟瘟丹塞在嘴里。等大家准备妥当，魏振魁在棺盖上连着击了数下，棺盖一寸一寸地往另一端推移。约莫分离三四寸的程度，魏振魁又住手了。

这是因为槽道上已相当圆滑，无须再作敲击。魏振魁招呼手下，用手将棺盖推开，自己捂着鼻子往棺中探看。

葛品莲的尸首，已只剩下一堆骨头，但皮肉虽消，衣服却还没有完全烂光。至此，魏振魁的工作，初步告一段落。按照规矩，向翁曾桂打个千儿说：“尸棺已开，请目验！”

翁曾桂觉得有些头晕，不敢走近尸棺，怕有污浊之气上冲，便向刘锡彤说：“请刘大老爷看明白。”

刘锡彤的心情很矛盾，想看而又怕看。他怕看的原因与翁曾桂不同，并非为了怕闻到腐尸所积贮的邪浊之气，而是怕见真相。但真相如何，关乎个人的祸福穷通，却又舍不得不看。

就这迟疑之际，发觉万千条视线，都集中在自己身上，顿时警觉，自己这种畏缩的神情，便是情虚的模样，大非所宜。转到这个念头，怕看的心思完全被驱散，踏上两步，探头向棺中望去。

遽然一望，眼花缭乱，因为棺中杂物甚多，一时分辨不清，便向魏振魁问道：“哪是尸骨？”

“这不是！”魏振魁用手中所持的火钳一指。

刘锡彤仔细看去，不觉惊喜，原来尸骨已经发黑！这不是毒死的明证？随即又想：这件事有点奇怪，莫非案外有案？葛品莲确是中了毒，不过毒物不是来自爱仁堂，而指使的亦非杨乃武？果然如此，自己担何责任？应该持何态度？

事出意外，一时想不明白，只是发愣。翁曾桂却在催问了：“刘大老爷！你看明白了没有，可是葛品莲的尸首？”

刘锡彤定定神答道：“葛品莲的尸身皮肉，已经腐蚀不存了，只能从衣饰去辨认。死者入殓时，是何服饰，我不知道。”

“这么说，要传死者的亲属来辨认？”

“这，不必了！”刘锡彤说，“棺材不错，里面的尸首也不错。”

“是葛品莲尸首的正身？”翁曾桂追问一句。

“是的。”

“那好！刘大老爷你请过来。”

翁曾桂领着他到一旁刚设置的、准备填写尸格的小桌边，请刘锡彤自行具结，验明葛品莲的尸棺，并无任何异状，棺内亦系葛品莲尸首的正身。办完这手续，方去请堂官来自验。

袁葆恒勇于任事，亲自下座察看：发觉尸骨发黑，亦颇讶异，便问魏振魁：“这是不是中毒而死的样子？”

“回大人的话，要验了才知道。”

“那就赶快验吧！”袁葆恒吩咐了这一句，回到原来的座位上。

这到了揭露真相的时候，堂上堂下莫不屏声息气，视线随着魏振魁的动作而转移。只见他用火钳夹出几块尸骨，放在下手所持的一个木盘中，然后用新棉花蘸着烧酒，擦洗了好一会儿，方始翻来覆去地映照察看。

旁观的人当中，最关心检验结果的是刘锡彤，双眼一直盯在魏振魁的脸上，想从他的表情中窥知消息。

谁知魏振魁深沉之极，脸上任何暗示都没有，平静而沉默地看完，方始有了一种表示：微微摇头。

“翁老爷，”他说，“除非有一位老司务来，谁都验不出结果。”

“噢，”翁曾桂急急地说，“谁啊？”

“原是刑部的老仵作，也是小的业师，姓顾，单名一个良，如今已经告老了。”

“顾良！啊！”翁曾桂说，“我听说过这个人。不过，他告老了，怎么办？这位老司务，今年多大岁数？”

“七十八。”

“七十八！”翁曾桂怀疑，“这么大岁数，眼力还行吗？”

“行！翁老爷问王七就知道了。”

于是，翁曾桂招招手，将王七唤了过来，拿魏振魁的话告诉了他，王七随即答说：“翁老爷，顾老司务是我们这一行的老前辈，今年虽然七十八岁，行动有些不便，不过耳聪目明，精神还是很好，小的本来就在想，这件疑难大案，必得把这位老司务请出来，差使才能办得漂亮。不过——”他面有为难之色，没有再说下去。

“你说，”翁曾桂问，“不过什么？”

“顾老司务本人倒无所谓，他的儿子不肯。”王七解释原因：“他的一个小儿子是武举人，买卖做得很发达，所以顾老司务在家纳福，日子过得很舒服。他儿子说：这一行的身份不高，从前部里有名字，身不由己；既然告老了，何必还要见官磕头去当差？又说：老人家行动不便，如果磕磕碰碰，出点什么纰漏也不大好。”

“那，”翁曾桂说，“这也不能强人所难。我且问你们，是不是另外还有好手？”

“有啊！可是太远，曹州府的仵作林猫眼，也是有名的。”

“曹州府在山东，不必去谈他了！”翁曾桂很清楚地问，“除了顾司务，别人就验不明白？”

“是！别人一定验不明白。”魏振魁的回答，亦是清清楚楚，毫不含糊。

“既然如此，你们两个，一个是他徒弟，一个是他后辈，他就算帮你们的忙，也不能不出来啊！”

“翁老爷说的是。顾老司务为人热心，倒是肯的，无奈他的小儿子不肯。”王七停了一下说，“如今只有再去商量商量看。”

翁曾桂环视四周，堂上堂下都是等得不耐烦的神色，何能让王七去从容商量？“你看，”翁曾桂指一指周围，“照这个样子，非把顾司务马上接来不可！你定得想法子。”

王七略停一下，做出一种下定决心的神态，“这样，翁老爷，”他说，“请你老到上头说一声，能不能请桑大人派车接他一接？赏了这个面子，顾家不能不识抬举。”

“那容易，只要你有把握。”

“有把握。”

“好！”翁曾桂问，“顾司务住在什么地方？”

“住在朝日坛附近。”

“那不远嘛！好，我马上去回。”

上堂回明，桑春荣自然允许。于是，立即派车去接顾良，在此等待期间，暂且退堂休息。而看热闹的人，却已传开了消息，说是确为中毒，但中的什么毒，还不明了，须请高人来鉴定。

由此传说，又引起另一个传说，说是刑部尚书奉有两宫皇太后的懿旨：如果小白菜谋杀亲夫，审问属实，即时凌迟处死。因而便有人悄悄商议，只等检验有了结果，证实葛品莲是中毒而死，不消说得，必是小白菜下的毒，那就得赶紧到菜市口先占一个好位置，细看小白菜千刀万剐。

辰光就在这些荒诞不经、毫无根据的流言，被津津乐道、辗转传布之中，不知不觉地打发了。唯有刘锡彤的感觉，真个度日如年，好不容易听得辘辘车响，都道：“来了，来了！”刘锡彤的感觉又一变，如待决之囚，既希望早知结果，却又怕结果是判了重罪，因而茫然地随众望着，心里七上八下地，不辨是何滋味。

终于，在拥挤的人丛中，出现了三个人，走在前面的是王七，殿后的是魏振魁，中间一个长髯飘拂的老者，就是顾良。他行动迟缓而精神奕奕，穿一件老羊皮袍，戴一顶“三块瓦”的皮帽，手里持一根旱烟袋，在全场注目之中，从从容容地走着。到得与浙江司三司官近了，站住脚向魏振魁招招手。

“振魁，把你的大帽子给我。”

“大帽子”就是红缨帽，差役仆从见官，戴红缨帽是一种尊敬的表示。顾良换戴了帽子，正待请安行礼，刚毅已经扶住了他。

“顾司务，”刚毅问道，“你还认不认识我？”

“怎么不认识？”顾良答说，“我告老的那年，刚老爷刚刚到部。”

“这样说，”刚毅指着翁曾桂与林拱枢说，“这位翁老爷跟林老爷，你大概没有见过。”

“是！不过，没有见过可听说过。翁老爷是翁师傅的侄少爷，林老爷是两广总督林大人的五少爷，都是大有来历的人。”说着，作了个罗圈揖。

“好说，好说！”翁曾桂一面摆摆手作为还礼，一面指一指上面，“我带你去见六位大人。”

这时刑部六堂，包括袁葆恒在内，都已回归原座。等官带领，王七与魏振魁将顾良扶上堂，桑春荣大声说道：“顾良，你的腰脚不便，不必行礼了！”

“刑部大堂，威严要紧，礼节不可以随便！”顾良向左右说道，“你们扶我磕头。”

到底还是磕了个头，方始起立回话。“顾良，”桑春荣说，“你的精神倒还好！”

“是！托大人的福。”

“眼力呢？”

“看远的不行了。”

“这样说，看近的还是可以。”桑春荣问道，“把你接来帮忙，你总知道了，是怎么一件案子。”

“是，知道。”

“你看，葛品莲的死因是什么？”

“回大人的话，要看了尸骨才知道。”

“不错！就费你的心了。”

“是！”顾良作个揖，“趁阳光正好，顾良马上动手。”

于是，顾良长揖而出，仍由王七与魏振魁扶到殿外，与翁曾桂等人，坐在一起。二十余名仵作，都是他的后辈，纷纷前来问讯道好，“老师父，老师父。”喊得洋洋盈耳，着实有一番威风。

“各位少礼，公事要紧！”顾良喊一声，“老七！”

“是！”王七答应着。

“余杭县原验的仵作在不在？”

“在。”

“好！”顾良转脸说道，“三位老爷，我想找原仵作来问几句话。不知道行不行？”

“怎么不行？当然行！”刚毅便着人将沈祥带了上来。

沈祥脸色灰败，瑟缩不安地先给三司官行了礼，然后向顾良作了个揖，“老师父！”他说，“你是老前辈，总知道我们这一行的苦楚，身不由己。”

“我知道，这些题外之话，暂且不谈。我先请教你，当初你验出来的死因是什么？”

“不瞒老师父说，我没有啥经验，实在看不准。”沈祥答说，“看样子是中的烟毒。”

“烟毒？”顾良问，“银针上是什么颜色？”

“有点发黑。”

“师父，”魏振魁插嘴，“这不足为凭！他银针没有用皂角水洗过。”

“嗐！”顾良说道，“你学这一行，还没有满师嘛！”

“没有法子。县官不肯另外补人，只好——”

顾良没工夫听题外之话，打断他的话说：“我们也不必谈检验的规矩、诀窍了。我只问你，当时表面看到些什么？”

沈祥想了一下答道：“尸身因为隔了两三天，天气又热，有些发胀了；肚子上青黑色的水泡很多，一按就破；口鼻有血水。”

“噢！”顾良问道，“水泡按破了，里面的肉是什么颜色？”

“红中带紫。”

“红中带紫？噢，噢，好！费心，费心。”顾良喊一声，“振魁，你取捡一块腮门骨来！”

“是，师父！”魏振魁问，“就是一块腮门骨？”

“对！就是这一块好了。”

于是，魏振魁走到尸棺前面，略略看了一下，捡起顾良所要的那块骨头，用个朱漆盘托着，送了过来。

这就是检验了！全场肃静无声，都目不转睛地看着顾良。只见他站起身来，将那块灰黑色的腮门骨，取在手中，用大拇指擦了两下，定睛一看，随即抬起头来，看一看阳光——日色向西偏，他面西北而立，用左手遮在眼旁，挡住斜射的阳光，右手两指拈住那块腮门骨，映日照看，看完一面，翻过来再看一面，不过抽一袋水烟的工夫，便将那块骨头，放回托盘。

“请三位老爷领我上堂。”

三司官无不惊异，也无不怀疑，莫非这么一下子就有了结论？其中刚毅比较性急，忍不住发问：“顾司务，你已经看出来了？”

“是！”

“怎么样？”

也不知是顾良没有听见他的话，还是装聋作哑，有意卖关子，竟不作回答，只转脸问魏振魁：“带着剉刀没有？”

“带了。”

这时，翁曾桂想了一件事，向刘锡彤招招手说：“刘大老爷，请你一起来！”

“是，是！”刘锡彤求之不得，急忙答应。

于是，王司官领头，王七捧着盛了尸骨的长盘，魏振魁搀扶顾良，跟在后面，后面还有一个步履蹒跚的人，就是刘锡彤。

堂上望见人影，亦复惊奇。“看样子，鉴定了！”袁葆恒赞叹着说，“到底姜是老的辣！”

“只怕不尽然。”桑春荣表示怀疑，“如果是这么容易的事，又何至于惹出这么多的纠葛？且听他回复了再说。”

一行数众，上得堂去，翁曾桂躬身说道：“回六位大人的话，顾司

务检验了死者的一块腮门骨，结果已经有了。”

“噢，”桑春荣问道，“可有中毒的迹象？”

“没有！”顾良朗声答说，“此人是病死的！”

此言一出，刘锡彤突然一哆嗦，神色大变，浑身越抖越厉害。林拱枢眼尖，赶紧指挥值堂的差役，将他扶住。

公案后面的六堂官，此时不由得身子都往前倾。桑春荣放下手里的鼻烟壶，先指一指托盘，方始问道：

“从何见得？你说个道理看！”

“是！”顾良向王七做个手势，示意将尸骨送上公案。

“骨头是黑的。”

“是！”顾良答说，“表面发黑，是因为棺材里头石灰包摆得少了，潮气未净，长了霉斑。倘或中毒而死，骨头里外都是黑的。大人，这块骨头，外黑里白！”

“里白？”袁葆恒的信心动摇了，将尸骨用两只指头夹住，就亮处照看了一下，不解地说，“怎么看得出来，里头是白的呢？”

“大人当然看不出来。”顾良笑道，“如果看得出来，就用不着仵作了。大人如果不信，当场试验。”

“对！”翁曾桂接口，“你试验给堂上看。”

顾良点点头，向魏振魁说：“你去剉开来给诸位大人看。”

魏振魁点点头，踏出来先朝上打个千，然后起身走到公案前面，一只手拿剉刀，一只手拿尸骨。原是轻而易举的一件事，但双手却微微发抖，因为心里紧张，万一剉去表面，里头也是黑的，那就不知道师父怎样才能下得了公堂？

就在这心神不定之际，突然想到，师父说尸骨表面是受潮所生的霉斑，且先看看，这话可准？

魏振魁的眼力，虽不及他师父能够看透内部，表面的情况不能看不明白，而况已被提醒，更易明了。

定睛注视，果然不错，确是霉斑！

这一来，信心大增，手上也就很利落了。一刀剉下去，欣慰不已，只觉得剉面白得可爱！于是翻过那块腮门骨来，又是一剉刀，两面尽皆莹白，与未剉的部分对照，黑白分明，毫不含糊。

“大人请看！”魏振魁将尸骨放回盘中，双手捧起，得意地说。

由桑春荣开始，刑部六堂官递相传观，个个惊异欣慰，唯有刘锡彤的脸色，跟尸骨上的剉面一样的白。

“顾司务，你好眼力！好本事！不过，你肯不肯具一张结？”桑春荣说，“具结复检不误，确是病死。”

“是！是！这是公事上一定的规矩。”顾良答说，“照规矩，仍旧要节节检验，填具尸格，以魏振魁动手，顾良具结就是！”

“好！”桑春荣突然提高了声音喊一声，“刘大老爷！”

“是！是！”刘锡彤张皇失措地，“卑职在。”

“刘大老爷，刚才顾司务的话，你总听见了？”

“是！听见了。”

“上谕派你跟同检验，你把这块骨头仔细看一看。”说着，桑春荣将托盘往前一推。

这是自己祸福所系，刘锡彤当然要看个明白。从腰里挂着的眼镜袋中，取出一副铜脚玳瑁杠的老花眼镜戴好，取起尸骨，仔细检查。

“这里面，也不能说全是白的，有点发黄。”

“不管发黄发白，反正不是发黑，表里不一，是不是？”

刘锡彤很吃力地答一声：“是！”

“不是发黑，就不是中毒而死，是不是？”

“那，那要看《洗冤录》。”

这一下恼了袁葆恒，“白公请看，”他向桑春荣说，“到此地步，他还不肯认错！我看非参不可了！”

桑春荣点点头，对堂下直呼其名了：“刘锡彤，你早肯看一看《洗冤录》，又何至于搞出这么一个大乱子！这里没有你的事了，你下去听

参吧！”

刘锡彤到得此时，才知一着错，满盘输！勉强答一声：“是！”一步重似一步地退了下去。

其时外面已经得到消息，只听一片“嗡嗡”的声音，都是以兴奋惊异的神色，在小声议论，有的觉得不可思议，有的夸奖顾良的本领，有的为杨乃武与小白菜庆幸，有的大骂刘锡彤，有的歌颂朝廷圣明，有的赞扬刑部官员，而一致关切的，则是此案作何结束？

就这样议论纷纷，秩序有不能维持之势，不得不嘱咐大兴、宛平两县派来的差役，上紧弹压。先是大声呼喝：“别出声！别出声！”继之以用长长的皮鞭，向出声的人头上挥了下去。不消三五下，顿时又肃静无声了。

这时已经下午三点钟，冬日昼短，天黑在即，要赶快结束退堂。这天重在检验，但虽有结果，还有道手续要办，除了顾良以外，顺天府属所有的仵作，以及一干人证，包括余杭县的仵作沈祥以及杨、葛两家亲属在内，均须一一询明，对检验的结果“骨白无毒”，有无异议。

谁也不会有异议，连沈祥亦俯首无言。既无异议，便也要具结。等这些手续办完，宣布退堂，暮色已现，刑部六堂官先套车回家，留下司官，收拾残局，直到天色黑透，方始竣事。

“总算有了结果！”累得精疲力竭的刚毅说，“这一下，可以轻松几天了。”

“不然！”翁曾桂拦他的兴头，“检验虽有结果，棘手之事，方兴未艾。”

“怎么呢？”刚毅愕然。

“你想，这一案要牵连多少人？”

“我知道。”刚毅答说，“咱们按律拟罪，不管巡抚、学政，公事公办！”

“好吧，子良兄，你试试看。”

刚毅听得翁曾桂的话，不免有点赌气。第二天很早就上衙门，拟了一个奏稿，约齐翁曾桂与林拱枢，抱牍上堂，要求判刑。

桑春荣看这个奏稿，除了说明检验经过以外，奏请之事：第一，刘

锡彤革职；第二，杭州府知府及所有被委复审的官员，解任听勘；第三，请旨饬浙江巡抚杨昌濬及浙江学政胡瑞澜，何以未能审明真相。

看完奏稿，桑春荣大摇其头。“不必这样子大张旗鼓！”他说，“刘锡彤革职是应该的，其余的不必牵涉太多。”

“大人！”刚毅抗声说道，“昨天的情形，大人看得很清楚吧？此案朝廷威信所关，本部观瞻所系，非比等闲，应该切切实实办一办。”

“切实不错，孟浪不可。你们三位，”桑春荣把奏稿递了过来，“请照我的意思，重新拟稿。”

刚毅还想再争，翁曾桂拉了他一把，示意他不必多说。回到司里，这样劝他：“子良兄，事缓则圆。

上头既然承认应该办得切实，咱们一步一步走，不更切实吗？”

“好！一步一步走着瞧！”刚毅也想通了。

于是重新拟好奏稿，只请革刘锡彤的职。奏折一上，立刻便有上谕：“刑部奏，承审要案，复验明确一折，浙江余杭县民人葛品莲身死一案，该县原验葛品莲尸身系属服毒殒命，现经该部复验，委系无毒因病身死。所有相验不属之余杭县知县刘锡彤，即行革职。”

对于案情本身亦有指示：“着刑部提集案证，讯明有无故勘情弊及葛品莲何病致死，葛毕氏因何诬认各节，按律定拟具奏。”

这道上谕传播得很快，也很广，连监狱中都知道了。陈湖一看刘锡彤革职，知道自己的牢狱之灾，不过刚刚开始。这一夜忧急交加，口吐狂血。等郭长清得报，请了医生来诊治，已是第二天早晨的事。陈湖奄奄一息，六脉将脱，延到中午，终于病毙在狱中了。

“案子快点结吧！”翁曾桂说，“上谕所指示的三点，葛品莲是时疫致死，葛毕氏畏刑诬认，情节都很显然。至于说刘锡彤一上来就有故意将葛品莲勘验为中毒而死的情弊，亦不见得。我想我们亦不必再提堂，就照上谕，‘按律定拟’，中途有疑问，临时再提人出来问一问好了。”

“这样好！”林拱枢表示同意，“我想，既然验得葛品莲不是中毒而死，则爱仁堂卖砒之说，完全不确，钱姚氏与杨小桥毫无干系，应该通知他们，不必再听候传讯。”

这是很合理的看法，没有人可以说他不对。谁知偏偏就有刑部尚书

皂保，独持异议。“还不能这么办！”

他说，“说不定还要传唤到堂。”

“还要传唤到堂？”刚毅的性情率直躁急，立刻便问，“大人的意思，砒毒这一节，还要再查究？”

这意思等于在质问，皂保是不是要替刘锡彤翻案，但事实上已有传说，宝鋆将皂保请到家，以刘锡彤重重相托，如今看来信而有征。但将刘锡彤的罪名，设法拟轻些，可以办得到；如果再来一个反复，仍要咬定葛品莲死于砒霜，那简直是荒唐可笑的幻想！因此，刚毅便这样锋利地一问。

皂保当然不便公然承认，同时他也不知道怎样才能为刘锡彤翻案，只是本性庸愚，既无见事通明之才，亦无巧为敷衍之术，只觉得把爱仁堂的那两个人羁留着，就好像刘锡彤有指望似的。因此，他含含糊糊地说：“再看看，再看看！反正案子不也快结了吗？”

“结案可没有那么快！”袁葆恒忍不住开口，“今天腊月十七，转眼就封印了！过了年，总得过了元宵才能动手。这件案子很复杂，覆奏是一通‘万言书’，斟酌尽善，缮正呈递，是二月里的事了。”

“是！”刚毅不自觉地称颂，“袁大人真明白！”

“提到过年，咱们倒真应该体谅人家。除了情罪重大，确凿无疑者以外，一干不相干的人证，或者情罪轻微的，都不妨具结或者交保暂行释放，好让各人去投奔亲友过年。”

这比司官所要求的更多，而皂保反倒默默无言。这一下，三司官把他料透了，原是个无用的人，只要据理力争，不怕他不听。

“我看就这样吧！”袁葆恒径自做了决定，“你们只管去办，白公那里有我！”

这个举措，当然普遍博得好评，而刑部官员吏役，在“与有荣焉”的感受之下，走出去也神气得多了！

不论到哪里，问起来是在刑部当差，立刻就会令人肃然起敬。只是桑春荣与皂保，却颇为不安，一个是怕牵涉到杨昌濬，一个是怕刘锡彤判刑太重，在宝鋆面前不好交代。

尤其是桑春荣。他在本案中，始终是主持的长官，好话虽听得很

多，责备却也不少。最使人难堪的是，丁宝桢公然斥责。

丁宝桢是山东巡抚，本人固然清廉能干，是个好官，但享大名的一件事是，杀了慈禧太后所宠信而违反祖制、私自出京的太监安德海。照情理说，慈禧太后应该恨他，然而不然，因为丁宝桢奉慈安太后与同治皇后所下的密旨，将安德海在济南正法以后，特地曝尸，让百姓晓然于安德海是个没有“那活儿”的真太监，因而得以洗刷了宫闱中无可究诘的一些谣言，使得慈禧太后大为赏识。所以当慈禧太后母家的恩人，四川总督吴棠病故出缺，立即降旨，以丁宝桢调升。

督抚调动，照例要请旨“陛见”，以便“请训”。丁宝桢到京之时，正赶上海会寺那一场盛举，他本来就对刑部干预此案，深表不满，认为刑部过分侵犯督抚的权责。此时得知复验结果，便越发生气了！

“这简直是胡闹！”他在朝房里，扯开贵州人特有的那种刚劲的嗓音说：“人已经死了三年啰，毒早消了，骨头自然发白。这哪里可以定案情的虚实？”

丁宝桢这么说，桑春荣还不觉得什么。谁知湖南湖北的朝士，群起而和，因为这一案中，杨昌濬是湖南人，而胡瑞澜原籍湖北，两湖大同乡，正找不出法子救杨、胡二人，听得丁宝桢的议论，自是深中下怀，酝酿着要上折子参刑部堂官。

桑春荣得知这个消息，不免着急。有一天在一处应酬遇见了丁宝桢，想作个解释，哪知丁宝桢竟不容他开口，盛气说道：“这种案子怎么可以翻！白公，你真糊涂！时局不靖，督抚非有生杀之权，不足以镇抚地方。已经定谳的案子，到了刑部，全盘推翻，将来外官做不得了！”

这一下，桑春荣才知道，此案平反，得罪了所有的督抚，越发恐惧。回到部里，找了浙江司的司官说道：“这一案，旨在平反冤狱，杨乃武、葛毕氏既已昭雪，就适可而止吧！”

翁曾桂、林拱枢都还在沉吟未答，刚毅却率直地问道：“请大人的示，何谓适可而止？”

“意思是，不必牵涉太多。”

“是！”刚毅答说，“案外之人一个不牵累，案内之人一个逃不掉！”

杨昌濬、胡瑞澜算不算案外之人呢？桑春荣倒有些困惑了。

刚毅却全不理会桑春荣作何想法，力主依律定拟罪名，不须有任何顾忌。但翁曾桂却从他叔叔翁同龢那里获得了许多了解：这一案，已不是纯然平反冤狱，不过刑名上的一件名案而已，已经牵涉到大局了！

影响大局的是发生了两大争执。一是两湖对江浙之争。这种争执，如果不设法化解，就会像明朝末年，由地域的派系演变为东林党与阉党之争那样，可以导致亡国之祸。

再是内外之争。从平定洪杨以来，督抚的威权日重，颇有尾大不掉之势。因此，很有人主张朝廷应该收权，督抚应该抑制。这本是既定的主张，做得也很顺利，但丁宝桢表示的态度，也就等于代表了所有督抚的态度。特别是直隶总督李鸿章，他跟丁宝桢是同年，交情一向很好。这次丁宝桢由山东入觐，李鸿章特遣专差，迎接到天津，盘桓了好几天。谈到做督抚的甘苦，必然会议论此案，认为朝廷过分而为杨昌濬不平。所以丁宝桢敢这样公然指责刑部，至少背后有李鸿章在支持。

这一来，属于直隶的好些京官，有些不安了。因为督抚权重，则小民往往受苦，李鸿章声威赫赫，如果不稍微制他一制，令出如山，百姓更无陈情的余地。所以籍隶安丘，曾经奏请将此案提交刑部审问的边宝泉，拟了一个奏折，特意请他的姻亲王昕出面呈递。

他所以这样做，有两个原因。第一，已经上过一个很严厉的折子，赓续再上，会使人怀疑，他是有意跟什么人过不去；第二，王昕是苏州人，现任江南道御史，由他出面，多少可以表示，主张裁抑督抚的权力，是直隶言官的公意，李鸿章便会有所警惕。

这道奏折，开宗明义就指出：“臣愚，以为欺罔为人臣之极罪，纪纲乃取下之大权，我皇上明罚敕法，所以反复求者，正欲伸大法于天下，垂炯戒于将来，不止为葛毕氏一案，雪冤理枉已也！”

接下来，笔锋就针对着杨昌濬与胡瑞澜了。他说：“伏查此案，奉旨饬交抚臣详核于前，钦派学臣复审于后，宜如何悉心研鞫，以副委任。万不料徇情枉法，罔上行私，颠倒是非，至于此极！现经刑部勘验，葛品莲委系因病身死，则其原定招供证据，尽属捏造，不问可知。夫借一因病身死之人，罗织无辜，锻炼成狱，逼认凌迟重典，在刘锡彤固罪无可逭，独不解杨昌濬、胡瑞澜身为大臣，迭奉严旨，何忍朋比而此也！”

以下分论杨昌濬与胡瑞澜的罪状，看起来是对胡瑞澜责备较严，其实耸动听闻，还是对杨昌濬的指责来得厉害。

指责胡瑞澜是心术不端，道是："胡瑞澜承审此案，严审逼供，唯恐翻异，已属乖谬；而其前后复审各折片，复敢枉易负气，刚愎怙终！谓'现审与初供虽有歧异，无关罪名出入，并请饬下各省，著为律令'，是明知此案，尽属子虚，饰词狡辩，淆惑圣听，其心尤不可问！"

指责杨昌濬则是目无朝廷，正是意在裁抑封疆大吏的主旨所在。他说："杨昌濬于刑部奉旨行提人证，竟公然斥言：'应以正犯确供为凭，纷纷提解，徒滋拖累！'是直谓刑部不应请提，我皇上不应允准。此其心目中尚有朝廷乎？"

对这两段诛心之论，还有进一步的解释，措辞严厉而尖刻，是打动听闻的紧要所在："臣揆胡瑞澜、杨昌濬所以敢于为此者，盖以为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皇上冲龄践阼，太平未及亲裁，所以藐法人君，肆无忌惮。此其罪名，岂比寻常案情，专就故入、误入、已决、未决、比例轻重也！"

这是说，胡、杨二人的罪名，已超越司法，而有欺侮"孤儿寡妇"之嫌，换句话说，便是有"不臣之心"，这样的措辞，不独胡瑞澜、杨昌濬吃不消，而且对丁宝桢、李鸿章等有权的督抚，及帮胡、杨说话的人，亦有杜口的作用。尤其是各省督抚，谁要说胡瑞澜、杨昌濬做得不错，谁就是跟胡、杨一样，也是在欺侮"孤儿寡妇"。认真追究心迹，可以替他们带来极大的麻烦。

下面再转回司法，追溯近年的京控案件："臣唯近年各省京控，从未见一案平反。该督抚明知其冤，犹以'怀疑误控'奏结；又见钦差办理事件，往往化大为小，化小为无，积习瞻徇，牢不可破。"

但亦有例外，而例外别自有故："唯有四川东乡县一案，该署督臣文格，始为回护，继而检举，设非此案在前，未必不始终欺罔。"原来四川东乡县的一件命案，藩司署理总督的文格，起先亦如杨昌濬那样，一意回护审问有误的部属；及至看到杨乃武一案，京控获准，心存警惕，怕刑部亦会照样办理，驳下来复审，因而自动检举部属的错误。这就是所谓："设非此案在前，未必不始终欺罔！"接下来就自然有了了解："可见朝廷举动，自有风声；转移之机，正在今日。"这就是说，朝廷如果措置严峻，各省自会畏惧；

如今难得有一个将督抚的权力转移到朝廷，司法的风气由徇庇转移为公平的机会，不可以错过。

以下便是总结，陈明上奏的目的："臣亦知此案于奏结时，刑部自

有定拟，朝廷必不稍事姑容。唯念案情如此支离，大员如此欺罔，若非将原审大吏，究出捏造真情，恐不足以昭明允而示惩儆！且恐此端一开，以后更无顾忌，大臣若有朋比之势，朝廷不无孤立之忧！臣惟伏愿我皇上赫然震怒，明降谕者，将胡瑞澜、杨昌濬瞻徇欺罔之罪，予以重惩，并饬部臣秉公严讯，按律定拟。”

这道固封的奏折，由内奏事处上达深宫，已是腊月二十六，离除夕只有三天的工夫。大小衙门虽已封印，但清朝的家法，皇帝处理政务，无问寒暑，不问季节，哪怕大年初一，亦无例外；垂帘听政的两宫太后，也是如此，在急景凋年之中，照常批阅奏折，召见军机。

东宫长于德，西宫优于才，看奏折是慈禧太后的事。不过，小事虽由慈禧太后径自裁决，大事仍旧跟慈安太后商量。像王昕的奏折，当然属于大事，所以慈禧太后特地派太监将慈安太后请了来，拿奏折念给她听。

念到“大臣倘有朋比之势，朝廷不无孤立之忧”时，慈安太后亦悚然动容了。商量结果，两个人的意见相同，都主张严办。

因此，第二天便有上谕：“御史王昕奏：大吏承审要案，任意瞻徇，请予严惩一折，据称浙江余杭县民人葛品莲身死一案，原审巡抚杨昌濬，复审之学政胡瑞澜，瞻徇枉法，捏造供词，请旨严惩等语。人命重要，承审疆吏及派审大员，宜如何认真研鞫，以成信谳！各省似此案件甚多，全在听断之员，悉心研鞫，始得实情，岂可意存迁就，草菅人命？此案业经刑部复验，原讯供词，半属无凭。究竟因何审办不实之处？

着刑部彻底根究，以期水落石出，毋稍含混。杨昌濬、胡瑞澜等应得处分，俟刑部定案时，再降谕旨。”

这是一道“明发之谕”，人人可以看得到，有人称快，有人发愁。逗留在京，打算过了年等结了案再回浙江的袁来保，一看有此上谕，不免为杨昌濬担心，当即找到浙江驻京的提塘官，请他派人将王昕的原奏连同上谕，尽快送回浙江。

最快的途径，便是由天津上海轮，经上海到杭州。但一来一往至少亦须二十天。到了第二年——光绪三年的元宵，杨昌濬派了人来了。

派的是他的一个亲信，携带重礼，遍送军机大臣及刑部的堂官与承审本案的司官。袁葆恒与绍祺辞而不受，浙江司的三司官，亦复如此。

见此光景，桑春荣与皂保等人亦就不敢受礼了！

一开印，翁曾桂便即着手草拟复奏。动笔之前，先跟林拱枢与刚毅商量，杨昌濬与胡瑞澜应该得何罪名？

“照例，一二品大员应得处分，应该请旨。不过，处分根据罪名而来，事实上等于我们在定拟处分。”

翁曾桂说，“失入固然不可，失出亦非所宜！此案观瞻所系，务必斟酌至当，请教两位老兄的高见，宗旨定了，我才好下笔。”

“原奏指杨中丞目无朝廷，在刑部来说，是题外之话。”林拱枢答说，“照我看，我们只能就事论事，不涉其他。”

最后商量定规的三点宗旨是：第一，案子一定要弄清楚，疑问一定要有明白的解释。第二，就事论事，不涉其他。第三，从刘锡彤到杨昌濬，能够开脱的尽量开脱；如果证凭确凿，亦就无所用卫护。

接着，又将职司分配了一下，翁曾桂主稿草拟复奏，亦就是草拟全案的判决书；林拱枢负责整理供词，查看律例；刚毅则主持审判，因为案情虽然已很明白，但犹有许多疑问，必须澄清，譬如葛品莲病死的经过之类。

这样一面审，一面草拟复奏，到了二月初，终于可以结案了。翁曾桂的复奏，洋洋洒洒，何止万言之多。光是叙述案发经过到胡瑞澜奉旨复讯，以至王书瑞、边宝泉等人的参奏，首尾之间，就花了许多笔墨。

最要紧的部分，当然是刑部提审的经过，首先是提出疑问：“臣等自提到犯证宗卷，先将全案详加综核，因其谋毒本夫，虽属秘密，总由恋奸情热而起，何以学政讯时，王心培供词，坚称未见杨乃武到过葛家；且沈喻氏控县原呈，亦未提及杨乃武一字？钱宝生卖砒霜既系杨乃武在杭州府供出，自当提到钱宝生与杨乃武质审，何以仅在余杭县传讯取结，即行开释？葛品莲果系毒发身死，沈喻氏当时即应看出情形，何以事隔两日，始行喊控？案情种种可疑，虚实亟应根究。”

接下来便应解决关键性的疑问，即是葛品莲到底中毒也未。复奏上说：“讯出银针颜色未经擦洗，仵作门丁互执尸毒，则县官之相验未真。钱宝生出结，系幕友函嘱、生员劝诱，则砒毒来历未确。当经奏提葛品莲尸棺到京，复加检验，骨殖黄白系属病死，并非青黑颜色，委非中毒。取具原验知县、仵作甘结，声称‘从前相验时尸已发黑，致辨认未确，误将青黑起泡，认作服毒’。讯据尸亲邻佑人等，佥称尸身发

变，由于天气晴暖。检查学政七月间讯取沈体仁供词，亦有‘天热’之语，是原验官仵作称因发变错误等情，尚可凭信。”

这是确定了葛品莲病死而未毒死，初次相验时，辨认不真。何以辨认不真，是否知县意图索贿？这一点，对刘锡彤的关系甚大。如果意图索贿，则是有意失之，罪在不赦；倘无此动机，就是无心之失，情有可原之处。翁曾桂这一层上头，很帮刘锡彤的忙。他说：“复经提犯环质，得悉全案颠末，历历如绘，臣等诚恐原审各员，有怀挟私仇勒索教供情事，讯据杨乃武，坚称伊与知县及役吏人等，素无干涉事件，毫无嫌怨；研诘刘锡彤，供与杨乃武无仇，实系葛毕氏自行诬报。且杨乃武于十一日夜间甫经到案，次日即行详革，如果意在索诈，自必缓办详文，既欲挟案索赃，断不肯未及十日，即行解府，审办委无勒诈重情。质之杨乃武，亦称前供串诬索诈等情，系因图脱己罪，捏词妄诉，并无其事，实不能指出诈赃确据。”

妄供杨乃武买砒霜一节，更应有详细的交代：“并据葛毕氏供：因县官刑求与何人来往谋毒本夫，一时想不出人，遂供将从前同住之杨乃武供出，委非挟嫌陷害，亦非官役教令诬报。并据刘锡彤供称，卖砒霜之钱宝生，系凭杨乃武所供传讯，如果是伊串嘱，断无名字不符之理。现经钱宝生之母钱姚氏供称：伊子名钱坦，向无‘宝生’名字；铺伙杨小桥供亦相同，可为杨乃武畏刑妄供之证。”

“至原题据陈鲁、刘锡彤会详，有沈喻氏向葛毕氏盘出听从杨乃武谋毒情由报验一节，检查沈喻氏控县初呈，并无是语。严鞫刘锡彤，供称因沈喻氏在杭州供有是话，率谓该氏原报不实，遂凭现供情节叙人详稿，致与原呈不合，委无捏造供词情事。提质沈喻氏供认府谳时，曾妄供有盘出谋毒报验之语，与刘锡彤所供尚属相符。反复推究，矢口不移。”

因此可以下一结论：“是此案刘锡彤因误认尸毒而刑逼葛毕氏；因葛毕氏妄供而拘拿杨乃武；因杨乃武妄供而传讯钱宝生；因钱宝生被诱捏结，而枉坐葛毕氏、杨乃武死罪。以致陈鲁草率审详，杨昌濬照依起结，胡瑞澜迁就复奏，历次办审不实，皆轻信刘锡彤验报服毒，酿成冤狱，情节显然。先后承审各员，尚非故勘故入，原验官仵作，亦无有心捏报情事。”

至于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奸情，为起祸之因，不能不作说明：“至杨乃武与葛毕氏同住逼奸等情，检阅浙江案卷，供吐明晰，似非无因。屡经详审杨乃武、葛毕氏，坚不承认；质讯沈喻氏、喻敬添等，佥称葛品

莲仅见杨乃武与葛毕氏不避嫌疑，教经同食，料有奸私，并未撞破等语。既无奸所捕获确据，律有‘不准指奸’明文，应毋庸追究，照例勿论。”

叙毕案情，判明责任，自然依律定罪，是从余杭县仵作沈祥开始：

一、沈祥，“率将病死发变尸身，误报服毒，致入凌迟重罪，殊非寻常疏忽可比，合依检验不实，央入死罪，”但以职位低微，“照例递减四等，拟杖八十，徒二年。”

二、已革余杭县知县刘锡彤，“虽讯无挟仇索贿情事，惟始则任听仵作草率相验，继复捏报擦洗银针，涂改尸状，及刑逼葛毕氏等诬服；并嘱令章浚致函钱宝生，诱勒具结，罗织成狱，仅依‘失于死罪未决本律’拟结，殊觉轻纵，应请从重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

三、杭州府知府陈鲁，“于所属州县相验错误，毫无觉察，及解府督审，凭刑讯供，具详定案；复不亲提钱宝生究明砒毒来历，实属草菅人命。应依‘承审官草率定案，证据无凭，枉坐人罪’例，拟革职。”

四、宁波府知府边葆诚，嘉兴县知县罗子森，候补知县顾湛恒、龚世潼，“经学政委审此案，未能彻底根究，拟革职。”

五、候补知县郑锡滜，“系巡抚派令密查案情，并不详细访查，率以无冤无滥，会同原问官含糊禀复，拟革职。”

六、浙江按察司蒯贺荪，“失入死罪，本干律例，业已病故，免议。”

七、刘锡彤门丁沈彩泉，“在尸场与仵作争论，坚承砒毒，实属任意妄为，合依‘长随倚官滋事，怂令妄为，累及本官罪至流者，与同罪’律，拟杖一百，流三千里。”

八、沈喻氏，“因伊子速死可疑，喊求相验，并未指供何人谋毒，与诬告人谋死人命不同；且府谳时陈明，妄供盘出谋毒各情，系由痛子情切所致，应与‘诬告人死罪未决，满流加徒律’上量减一等，拟杖一百，徒四年。”

九、训导章濬即章抡香，“系余杭县幕友，受刘锡彤之托，向钱宝生药铺函嘱，亦有未合，革去训导。”

十、陈湖即陈竹山，“劝令钱宝生诬认卖砒，本干律议，业经监毙；应与在籍病故之钱宝生，均毋庸议。”

这些人的罪名，翁、林、刚三人，一致同意。此外还有五个人，应作何处置，可就意见不一了。反复辩论，总算又有三个人有了着落，第一个刘锡彤的长子，虽然许多地方都隐隐约约牵涉在内，但既已在福星轮遭海难时葬身鱼腹，不必再议。

另外两个是杨昌濬与胡瑞澜。一二品大员有罪，应得处分，定制，除了奉旨交议以外，不得擅拟。但指出的罪名，为处分的依据，仍旧大有关系。刚毅主张从严，拿王昕所指责的那些话，叙入文内；但翁曾桂认为事实应该分明，而语气不妨平和；最后由林拱枢折中，才决定这样措辞："浙江巡抚杨昌濬，据详具题，不能查出冤情，京控交审，不能据实平反，意涉瞻徇。学政胡瑞澜，以特旨交审要案，所讯情节，既有与原题不符之处，未能究诘致死根由，详加复验，草率奏结，几致二命惨罹重辟。惟均系大员，所有应得处分，恭候钦定。"

这一来，大费踌躇的只有两个人了：一个杨乃武，一个"小白菜"葛毕氏。

"这两个人有没有罪呢？"承办之司官不断这样自问问人，最后意见取得一致，是有罪的。小白菜的罪状是，不该诬供！虽然此诬供是出于万不得已，但诬供杨乃武授予砒霜，则杨乃武就大受其害。因为意图自己免刑，而累及他人，这是从任何方面来说，都不能免除责任的，所以有罪。

杨乃武的情形，亦相仿佛。同治十三年四月，他为了想翻案，在狱中自己做了一个亲供，指称"葛毕氏串诬，问官刑逼"，固然无足为非，但说"有何春芳在葛家顽笑，余杭县长子令阮得索诈"等情，并无证据。其后自己在浙江司供认"图脱己罪，捏词妄诉"，这"妄诉"就是杨乃武的罪名。虽然何春芳、阮得等人，并未受到牵累，但不能不说他是做了一件律法所不许的事。

不过，有罪是一回事，能不能原宥又是一回事。而原宥到如何程度，更是需要衡情度理、斟酌至当的一件事。为此，翁、林、刚三人商量过好几次，但看法不一，总无结果，而复奏的限期，却一天一天地越逼越近了。

于是，翁曾桂说："我们拣一个比较闲一点的日子，下定决心，把这一案做个结束。"

"哪一天都忙，要特意找闲日子，除非封印以后。"刚毅性子急，"拣日不如撞日，就今天，咱们拼着一宵不睡，也得弄完它。"

当时约定，由翁曾桂做东，在他家晚餐，饭后烹茗剪烛，摊开案卷，开始作最后一次的研究。

“我们先谈杨乃武。”翁曾桂说，“诬指平人，有违定制，依律应杖一百。这一点，两位都同意了？”

“是的。”林拱枢答道，“子良跟我都同意。”

“已经受过好些酷刑，再打一百板子，恐怕舆论不服。”

“在法言法！”刚毅很快地说，“管什么舆论？”

“不然！”林拱枢的声音缓和，而语气却很坚决，“刑期无刑，舆论不能不顾，否则，就不能收儆戒之效。”

一上来意见就相左，翁曾桂怕闹成僵局，急忙自我转圜，“我说错了，不是谈舆论，还是论法。”他问，“法有可原否？”

“谈到这一点，”刚毅让步了，“当然有可原之处。”

“那就是了。”

“如何原谅，”林拱枢说，“大有出入。若说因为受刑已多而免责，这话当然也说得过去，可是，杖责宽免了，杨乃武的举人呢？”

“举人？”刚毅不解，“什么举人？杨乃武的举人不是已革掉了吗？”

“就因为革掉了，才有疑问。”林拱枢想了一下说，“我作个比方，譬如甲欠乙一笔钱，乙又毁坏了甲的一样古董，如今乙不要甲还那笔钱了，可是毁坏了人家的古董，不应该赔吗？”

“那就两下扯个直好了！”

“对了！扯个直就是个理由。”

“好了！”翁曾桂提笔说道，“我赞成这个理由。”

接着，他在纸上写下来：“杨乃武诬指各节，虽因图脱己罪，并非有心陷害，究系狱囚诬指平人，有违定制，律应杖一百，业已革去举人，免其再议。”

“这很顺利。”翁曾桂很高兴地说，“再谈葛毕氏，作何处置？”

“若说情有可原，她比杨乃武更值得同情。纤纤弱质，在拶指敲打

之下，何求不得。我觉得决不能再对她有何处置了。”

“不然！”这一次是刚毅驳林拱枢，“依律而论，她比杨乃武的罪，重得太多！”

“是的。”翁曾桂附议，“难就难在这里。”

翁曾桂指出，本案有三个人诬告，一个是葛品莲的生母沈媒婆——沈喻氏，怀疑儿媳行为不端，与葛品莲的死因有关；一个是杨乃武，在狱中所做的亲供，说余杭县长子到他家索诈等；再一个就是小白菜。

小白菜并非首告杨乃武，而在供词中“咬”出杨乃武，即与诬告无异。按她的诬告性质来说，似乎与杨乃武相似，都是情急无奈，但此一诬告所应负的责任，亦即从诬告的后果而论，应该与她的婆婆相比附。

“诬告反坐”，是多少年来不变的一个宗旨。所谓“反坐”，就是告人家什么罪名，判了什么刑，如果审明的是诬告，就应该受什么刑。其间又分已决、未决，诬告获准，被诬的人已经判决，并已处刑，后来发觉诬告，判刑必重。譬如诬告他人为盗，因而判了死罪，并已处决，则诬告的人，照道理说，应该偿命；如果未决，则错误比较易于弥补，诬告的人的罪过就轻得多。

杨乃武诬告之罪轻，则因为第一，所诬的罪不重；第二，审明诬告，并没有人受害，即是未决。再看沈媒婆，情形就不同了。

对沈媒婆所拟的罪名是：“因伊子速死可疑，喊求相验，并未指供何人谋毒，与诬告人谋死人命不同；

且府谳时陈明，妄供盘出谋毒各情，系由痛子情切所致。”看来是十分可原谅的事，但仍旧判了四年的徒刑，可说很重，何况是在丧子以后，又入囹圄，处境更为悲惨。

“然而这是没法子的事！”翁曾桂说，“沈媒婆请县官相验没有错，错在杭州府那一堂，明知砒毒之说，大成疑问，居然供称，如何向儿媳妇盘问，逼出她如何下毒的情形，完全是撒谎。这一下不但是诬指她的儿媳，间接亦等于诬告杨乃武。结果，杭州府判了一个凌迟，一个斩决，这诬告的关系太重，所以判沈媒婆徒刑四年，是她罪有应得。”

这番分析，刚毅自然同意，林拱枢亦无话说。从而想到小白菜的诬指杨乃武授予砒毒，足以致人于死，而且亦已判了死罪，是为“已决”，情况与沈媒婆相同，则诬告之事，亦应同科。

“话虽如此，若要再判小白菜入狱，这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事。”林拱枢说，“大家都以为这个冤狱已经平反了，而结果如此，观念一定大变。刑法不能收教化警劝之效，又何贵乎有此刑法？”

这话将刚毅也打动了。他一向重视执法惟严，但更重视个人声名。如果这件大出风头的事，一变而为遭人唾骂，他是怎么样也不能甘心的。

“可是，在法理上也要交代得过去。”翁曾桂说，“我们三个人办这件案子，花的心血不少，凡是想得到的疑问，固然都有解释；就是一般人容易忽略的漏洞，我们亦都一一找到，究问到底，确可以毫无愧怍地说：已做到了‘毋枉毋纵’四个字。但如小白菜的应得罪名，略而不提，未免轻纵，就有瑕疵为人指摘了。”

“不是轻纵，是情有可原！”

“对！”翁曾桂接着林拱枢的话说，“不过，情有可原，也得有个理由啊！”

到此地步，意见才算趋于一致。但是，要找个情有可原，而且原谅到可以免罪的理由，却非易事。因为，不是很正当的理由，是站不住的。

苦思久久，终于是刚毅突有灵感——是从一个疑问上牵引出来的。他问翁曾桂和林拱枢：“小白菜熬不住刑，只求能够免于受苦，一切后果，皆所不问，这话不错。但个人死生固无所顾惜，牵扯到别人，总要转一转念头，譬如，有人告我是江洋大盗，问官刑讯窝家是谁？我总不会说是翁某人或林某人吧！”

“你的意思是说，”翁曾桂反问，“小白菜为什么不咬别人，而咬杨乃武！”

“对！”

这一下，翁、林二人也恍然大悟了！小白菜不诬指他人授毒，而指杨乃武，当然因为本有奸情之故。

照此说来，就是情有可原了！换句话说，倘无奸情，平白受诬，致人于大辟极刑，则是万不可原谅的一件事了。

“好吧！”翁曾桂向林拱枢说，“有奸情一节，势非叙入不可。”

林拱枢原来的主张是，妇女以名节为重，暧昧之事，既然双方都不肯承认，而依律例又不准“指奸”，则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奸情可以略过。如今既有诬指无辜须受重刑的关系在内，替小白菜设想，两害相权取其轻，林拱枢只好放弃原来的主张了。

于是，仍由翁曾桂动笔，将小白菜的罪名拟为：“葛毕氏提供杨乃武商会谋毒本夫，讯由畏刑所致，唯与杨乃武同居时不避嫌疑，致招物议，众供佥同，虽无奸私实据，究属不过妇道，拟杖八十。”

虽说“杖八十”，事实是可以宽免的。林拱枢对“虽无奸私实据”这一句，颇感满意，认为这样处置，应该说是非常公道的了！

奏稿呈上堂，桑春荣与皂保都不肯即时画行，托词原奏太长，而案情复杂，关系重大，需要细看，一搁搁了五六天。

事实上是怎么回事，大家都知道。刚毅还想去催问，翁曾桂认为不必，复奏的限期一到，自然会发下来，此时不妨静以观变。

这样迁延到二月初，袁葆恒与绍祺二人，忍不住发话。桑春荣与皂保无奈，只好将奏稿画行，缮正呈递，不过另外录了一个副本，送交宝鋆。

宝鋆所关心的只是刘锡彤。但案情有连带关系，定罪亦互相比附，除非有特殊原因，不能将同案犯人的某一个判得过轻或过重。因此，宝鋆要帮刘锡彤的忙，只有一个办法，为杨昌濬与胡瑞澜设法减轻处分。

这两个人的官阶最高，他们的处分一轻，以下就会照比例连带递减，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刘锡彤就可望不致充军。

于是，找个私下相处的机会，宝鋆将这一案的结果，细细告诉了恭王，然后表示他的看法：“杨石泉怕会革职。果然如此，处分嫌重了一点，而且容易引起误会。”

这是怕引起左宗棠的误会。第一，杨昌濬是左宗棠手下的大将，拿他革职，仿佛是对左宗棠的打击；

其次，左宗棠为了筹饷方便，一直想扩张地盘，前几年甚至攻掉了他的亲家广东巡抚郭嵩焘，奏保他的亲信蒋益澧继任。不久，蒋益澧落职，广东巡抚这个肥缺，仍然由朝廷控制，而左宗棠就只剩下浙江一个地盘，似乎应该为他保留。

恭王与宝鋆的私交特厚，益应为他进言。因此，当两宫太后每日照

例召见军机，谈到这一案的处分时，他便替杨昌濬求情。

“杨昌濬罪名甚重，不过左宗棠西征，用兵正在要紧的时候，如果拿杨昌濬革了职，于左宗棠的面子上，似乎不好看。朝廷优容勋臣，可否请两宫太后格外加恩，从宽处分，将杨昌濬革留。”

“革留”是“革职留任”的简称。这个处分，看似严重，其实甚轻，远比降级来得便宜。因为一降了级，要按部就班升回原来的品级，得要相当的时间；而“革留”则只要找个机会，随时可以撤销，尤其是封疆大吏，这种机会甚多，譬如剿平一股土匪，照例报奖，“革留”的处分便可轻易消失。所以恭王作此建议，当然是帮了杨昌濬极大的忙。

无奈两宫太后已经商量过了，认为刑部所审出的情节，颇为明确，而王昕的奏折，更觉动听。此时便由慈禧太后回答恭王，“六爷，”两宫太后对行六的恭王，在比较随便的场合，都是用这个称呼，“左宗棠的面子上不好看，咱们另外想法子帮他补过来，杨昌濬可是非革职不可！不然，言官还会说话。”接着，慈禧太后朗诵王昕折中奏的警句：“大臣倘有朋比之势，朝廷不无孤立之忧！”

“大臣”不分内外。如果军机大臣为督抚缓颊，亦就是“朋比之势”，恭王心生警惕，只好答应一声：

“是！”又说：“胡瑞澜的处分，也要请旨。”

“当然也是革职。其余的，都照刑部所拟定罪。你们写旨来看。”

于是，军机章京立即承旨写了一道上谕，送呈两宫太后看过，当天便由内阁明发，牵延了三年有余一件大冤狱，终于正式昭雪了！

上谕中说：“前因给事中王书瑞奏，浙江复讯民人葛品莲身死一案，意存瞻徇，特派胡瑞澜提讯，据该侍郎仍照原拟具奏，经刑部以情节歧异议驳，旋据都察院奏浙绅汪树屏等联名呈控，降旨提交刑部审讯，经刑部提集人证，调取葛品莲尸棺，验明实系因病身死，并非服毒，当将相验不实之知县刘锡彤革审。并据御史王昕所奏，承审大员，任意瞻徇，复谕令刑部彻底根究。兹据该部审明定拟具奏，此案已革余杭县知县刘锡彤，因误认尸毒，刑逼葛毕氏、杨乃武妄供因奸谋毙葛品莲，枉坐重罪，荒谬已极！着照所拟从重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不准收赎。

“前杭州知府陈鲁，于所属知县，相验错误，毫无觉察，并不究明确情，率行具详，实玩视人命。宁波府知府边葆诚，嘉兴县知府罗子

森，候补知县顾湛恒、龚世潼，承审此案，未能详细讯究，草率定案；

候补知县郑锡滜，经巡抚派令密查案情，含混禀复，均着照所拟革职。

“巡抚杨昌濬，据详具题，既不能查出冤情；迨京控复审，又不能据实平反；且于奉旨交胡瑞澜提讯，复以问官并无严刑逼供等词，哓哓置辩，意存回障，尤属非是！侍郎胡瑞澜，于特旨交审要案，所讯情节，既与原题不符，未能究诘根由，详加复验，率行奏结，殊属大负委任。杨昌濬、胡瑞澜均着即行革职，余着照所拟完结。

“人命重案，罪名誉出入攸关，全在承审各员，悉心研鞫，期无枉纵。此次葛品莲身死一案，该巡抚等审办不实，始终回护，几至二命惨罹重辟，殊出情理之外。嗣后各直省督抚等，于审办案件，务当督饬属员，悉心研究，期于情真罪当，不得稍涉轻率，以副朝廷明慎用刑至意！”

一案之中，坏了九颗顶戴，实在耸人听闻。所以上谕一发，茶坊酒肆，无不以此为话题。有人以为复审的知府、知县，一例革职，有欠公平，其中陈鲁与郑锡滜所负的责任更重！如果说，陈鲁在小白菜与杨乃武诬供之后，能够传唤钱坦到堂，与杨乃武对质，案情真相，即不难由此大白。而郑锡滜奉令密查，竟与被查的刘锡彤勾结在一起，以致杨昌濬耳目为之所蔽，一错再错，更是大负委任，说起来，杨昌濬的前程，一半断送在他手里。

当然也有人觉得刘锡彤可怜，革职固是罪有应得，充军则“年逾七十”，本应格外邀恩，而律例反有“不准收赎”的规定，未免太不合理。

原来赎罪分为三种，有一种叫“收赎”，凡是老幼残废以及妇女，都适用这个规定。但罪犯年在六十九以下，判刑服役，到了七十岁，便准收赎；而七十岁以上犯罪，反而与规定不合，不准收赎。因此，宝鋆除了厚赠川资以外，对刘锡彤别无可以援手之处。

也就是因为这个“收赎”的规定，沈媒婆跟小白菜，都可以免予杖责。照规定杖六十，赎罪银三两，以后每十杖加银五钱。婆媳二人各杖八十，每人缴四两银子，便可无事。

这八两银子是谁来替她们缴纳，却成了疑问。因为这场官司打下来，被牵连在内的人，无不大受其累。

沈媒婆的丈夫沈体仁，小白菜的亲娘喻师母，以及葛品莲的房东，

喻家的亲戚王心培，在刑部过堂以后，因为京中居，大不易，早就搭“回家”的粮船，沿运河回杭州，转余杭了。葛、毕两家，京里举目无亲，刑部浙江司与提牢厅，要发落沈媒婆、小白菜婆媳，竟不知道该通知谁来领人。

好的是浙江押解葛品莲尸棺的委员，候补知县袁来保还在京里。翁曾桂把他找了来，会同提牢厅先办了一个交代，余杭县的仵作沈祥，刘锡彤的门丁沈彩泉，一个徒刑两年，一个杖一百，流亡千里，都该带回浙江去执行。

再是葛品莲的尸棺，也要由袁来保领回。至于在监病毙的陈湖，并无家属在京，当然不会有人替他盘灵回籍，由刑部通知大兴县，找块义冢地，埋掉算数。然后，就要谈到沈媒婆、小白菜婆媳了。

“沈喻氏、葛毕氏婆媳，你也领了回去。”翁曾桂说，“折赎银八两银子，你可以报公账；如果真不能报，部里同仁替她们代纳，亦无不可。总之，人你要领回去。”

“八两银子小事，人我不能领回去。”袁来保拱拱手说，“违命之处，请见谅！”

这个回答，大出翁曾桂意外，当即问道：“为什么不能领人？”

“领了回去，我怎么办？一直要送回余杭。这婆媳两个，可以搭运尸棺的船回去，一路上的伙食用途，也还好想办法，就是责任太重了！我担不起。”

“责任？”翁曾桂不解，“什么责任？”

“阁下请想一想，葛毕氏经过这一场磨难，万念俱灰，可能有轻生的念头。这一路回去，想到前路茫茫，又伴着一具棺材，触景生情，随时会寻死。”袁来保紧接着说，“运河又不曾加了盖子，不知道哪一天晚上投了河，连个尸首都没找处，那一来，不是我要打人命官司了。”

“这一点，可以预先开导她！想来她忏悔宿业之不遑，哪里还会再来害你？要寻死，又何必不回到余杭再死？”

“好！这话就算不错。不过，阁下还要想到，‘小白菜’三字，天下皆知，在我船上，就等于挂了一块活招牌。而况她虽经牢狱之灾，依旧丰姿嫣然。这运河上很有几个难惹的码头，万一招蜂引蝶，或者土豪劣绅，见色起意，有所图谋，那时，即使小白菜不想害我，也不成啊！”

“这番顾虑，倒也不可不有，不过，老兄也要替我们在公事上想想。”翁曾桂说，“浙江的案子，浙江的人犯，我们当然只有找浙江的委员，老兄，你倒设身处地，你我易地而处，是不是也只有这一个办法？”

“是！是！我亦并不推诿责任，等我去筹一个办法，明后天再来接头。今天，要我领人，实在为难。”

翁曾桂无奈，只好暂且答应，不过，定了一个限期——限期甚促，只得一天。袁来保也是老公事，知道刑部有刑部的难处，罪犯已奉旨处分，而仍系狱，易于引起流言，以为承办司官，有所留难勒索；倘或有言官闻风言事，奏上一本，势必奉旨查办。即令真相不难解释，亦已惹上麻烦。所以亦是无可奈何地承诺了这个限期。

就在这时候，想到了一条路子，立即问道：“请问，杨乃武可曾开释？”

“还没有！此案当然先要跟老兄接了头，才谈得到其他。”翁曾桂说，“杨家亲属，今天一大早就来了！现在跟老兄已经谈好，杨乃武马上就可以释放。”

“不！不！没有谈好，没有谈好！”袁来保乱摇着手说。

翁曾桂不悦地质问：“你怎么言而无信？”

“噢，噢，”袁来保歉然赔笑，“我话说得太急，以致阁下误会。我请阁下帮个忙，跟杨家领人的亲属说：‘要放一起放！’行不行？”

“你的意思是，杨乃武、葛毕氏开释的手续，得要一起办？”

“是！这一来，我就可以责成杨家领回沈喻氏婆媳，负责送回余杭。那就一天的限期亦不必，今天就可以料理清楚。”

翁曾桂想了一下说：“我可以帮这个忙。不过有个条件，以今天为限，一定要办妥。沈喻氏婆媳多羁押一两天，还可以说是收赎银两未曾缴纳清楚；杨乃武是应该立即开释的人，多留一天都不行。”

“我知道，我知道！我立刻去办这件事。”

辞出浙江司，袁来保派跟班去找杨家的亲属。找来的是杨乃武的妻舅詹善政，袁来保首先向他道了喜，然后问他，见到了提牢厅的官员没有？

“见到了。那里说，要等浙江司发落，到浙江司，又不知道该问哪个。真是急死人！”

“你不要急！你姐夫今天一定可以跟你姐姐见面，夫妻团圆。不过公家办事有公家的规矩，这件冤狱，令亲跟小白菜本是正犯，要处置一起处置。小白菜跟她婆婆要缴收赎银子——”

“那不要紧！”詹善政很慷慨地抢着说，“我们替她缴就是，一共八两银子。”

“对！八两银子。不过，不是八两银子的事！沈、葛两家，眼前一个亲人都没有，收领送回余杭，得要有人负责。”

詹善政一愣，“袁大老爷，”他说，“我们也不是沈、葛两家的亲人。”

“我知道，唯其没有亲人，刑部才要着落在你们身上。”

“这，”詹善政嗫嚅着说，“我就做不得主了。”

“谁能做主？”

“我姐姐。”

“那就请你赶快去商量。”袁来保说，“我在客栈里等你回话。”

袁来保跟詹善政都住在东河沿的客栈，相距不远，等詹善政赶了回去，他的姐姐，也就是杨乃武的妻子，已经等在走廊上望眼欲穿了。

“你姐夫呢？”杨太太问。

“还有点手续要办。”詹善政说，“进屋去谈。”

到了屋里，詹善政将袁来保的话，细细说了一遍。杨太太一路听，一路脸色就变了。

“这件事办不到！”她一口拒绝，“我们一家教她害得好惨！今天还要替她缴赎罪银子，送她回余杭，这口气怎么咽得下？”

詹善政不想他姐姐是这样决绝的态度，一时倒愣住了。心里在盘算，事情很明白地摆在那里，如果小白菜不能出狱，杨乃武亦复如此。但这话一说出来，可能会使得她气上加气，弄成僵局，更难化解，所以想想只有婉转相劝。

“姐姐，话不是这么说，你也要看开一点。”詹善政说，“小白菜虽然有错，可是当年杨大姐入狱私探的时候，她也忏悔过，而且也很听话。因为这样，这场官司才能扳过来。”

“那是因为她自己也要活命的缘故。”

詹善政又说不下去了，愣了好一会儿，只能这样问：“那么，怎么办呢？”

杨太太不是不明事理的人，也知道这个结不打开，丈夫即不能出狱，所以意思也有些活动了，“八两银子，我替她出。总归倾家荡产了，也不在乎这一点点数目。不过，”她很坚决地说，“要送回余杭，办不到！我连看都不要看她。”

八两银子是小事，症结就在领人。詹善政只好实说：“照这样子，你的话等于没有说。”

“要我怎么说呢？”杨太太大声地问。

做兄弟的也有些光火了，“说来说去，也要怪姐夫自己不好！”他将一直不肯说的一句话，滑了出来，“小白菜为啥不咬别人，要咬他？小白菜也不是存心害人，咬出奸夫来，她自己也是凌迟处死的罪名。”

这几句话，就像一个焦雷打下来！杨太太好半天作声不得，然后，两行眼泪像断线珍珠似的流了下来。

詹善政大为不安，“姐姐，”他告饶似的说，“是我不好！”

“不怪你！怪来怪去怪你姐夫。你的话不错，她为啥不咬别人要咬他？”杨太太略停一下说，“现在也没有别的法子，只有拿钱去晦气，把他们接了出来，另外托人送回余杭。”

这不失为一个处置之道。詹善政便即答说：“好！我就照你的意思去办。姐姐，你拿一百两银子给我。”

这一百两银子，立刻就被詹善政送到袁来保那里，坦白陈明，除了缴纳刑部的八两赎罪银子以外，其余的作为沈媒婆、小白菜婆媳俩回余杭的盘缠。他一躬到地，哀求着说：“务必请袁大老爷成全。”

袁来保实在不愿意管这件闲事。因为他这趟差使，对刑部来说，固然毫无差错，但落得巡抚以下多少官员革职这样一个结局，即令与己无干，总是件非常没趣的事。回到杭州交差，不但无劳绩可叙，说不定还

会遭杨昌濬埋怨，丝毫不曾尽到疏通调护的责任。如果因为携带小白菜回浙江，路上出点差错，岂非更增咎戾？

可是，詹善政的态度又是如此，再说，事情总也要有个方向。这副担子如果自己不挑，就没有人能挑得起来。考虑了一下，这样答说："只好一步一步走。人，我先弄出来，把沈媒婆、小白菜先安置在客栈里。怎么样送回去，另想别法。"

詹善政所关心的是，杨乃武能立即出狱，所以对袁来保的主意，自然赞成，当时随着到刑部，由袁来保到浙江司去办好了一切手续，可以到提牢厅去领人了。

谁知到了那里一看，刑部上上下下的官儿差役，都等在那里看热闹。见此光景，袁来保却又踌躇了。

将詹善政拉到一边，悄悄说道："人太多，太招摇！此刻还不能领人。"

"不能领？"詹善政急得要哭了，"为什么？"

"为什么？"袁来保有些生气了，"你没有长眼睛？这一领了出来，你把你姐夫带走了，留下小白菜给我，人家围着看，跟到东，跟到西，叫我怎么办？"

"那么，袁大老爷，什么时候领呢？"

"等我来跟里头打个商量，只有到天黑了，人散了来领。"袁来保说，"只有这样，先把她们婆媳住的地方安排好，再雇一辆车子等在那里，天一黑，把人领出来，悄悄送到客栈。这两件事你去办。"

"是了！"

"还有，里面有开销，你总知道？"

"是的。事先打听过了，说是一个总的红包好了。"

"多少？"

"八十两银子。"

"带来了没有？"

"带来了。"

“交给我。”袁来保说，“你去办，办妥当了，到我客栈去等。”

于是，詹善政交了红包，自去办事，定好宣武门外一家客栈，是个小跨院，相当隐密。又在骡马市雇好一辆篷车，约定下午四点钟到袁来保所住的客栈等候。然后又回自己住处，向杨太太说明一切，方始到袁来保那里去等候。等到下午两点才等到。一见面袁来保就大摇其头：“麻烦得很！”

麻烦的是女监的规矩特重，接取女犯若非父夫兄弟，不得交付。袁来保以浙江派来委员的身份，自然可以收领，但这一来就成了“公事”，非袁来保所愿，所以交涉了半天，竟不得要领。

听得这段缘由，詹善政有个感觉，胸膛像要炸裂似的，涨红着脸息了好半天，才得把那股怨气勉强压了下去，能够开得出口了。

“袁大老爷，照这样说，沈媒婆、小白菜除非沈体仁由余杭赶了来领，她们就一直要关在里头？”

“这好像不大合理是不是？”袁来保重重点头，“照刑部提牢厅的话来看，确是这个样子。”

“那么，舍亲也就不能放出来啰？”

“这是他们不合道理。我也替你争了！不过，”袁来保做个无可奈何的表情，“就争得赢，令亲出狱，也是明天的事。”

詹善政想到他姐姐，吃尽千辛万苦，所等的就是这一天，谁知等到了，却又横生枝节。自己回去，不知怎么交代。不由得冲出一句话来：“真是欲哭无泪！”

这句话在袁来保来说，有点不大受得了。他也是受了刑部许多气，不想还遭詹善政的埋怨，当然忍不住了。

“这可奇怪了！我是浙江巡抚衙门派来的委员，又不是你杨家的家奴，凭什么要替你奔走？费心费力跑了半天腿，落这么一句话。你把我当作什么人？真正岂有此理！”说完，袖子一甩，背过身子去不理他。

詹善政大惊失色，悔恨不已，赶紧上前赔笑说道：“袁大老爷，袁大老爷，你老完全误会了！袁大老爷这样子帮我们的忙，我又不是畜生，哪有不懂好歹、不知感激的道理。我是说，刑部提牢厅刁难得实在太过分了！我那句牢骚话，决不是对袁大老爷发的！我罚咒！”

“算了，算了！你罚什么咒！”袁来保发过脾气，心里好过些了，“你们两方面，虽说是怨家，实在是一案同遭冤枉的患难之交，大家应该彼此体谅、彼此帮忙。你跟你姐姐去说，她如果肯出面来扮一扮，公事上交代得过去，你姐夫跟沈媒婆她们，今天还来得及出来。”

听说杨乃武这天还来得及出狱，詹善政又起劲了，急急问说：“袁大老爷，什么叫扮一扮？”

“扮一扮者，让你姐姐假作沈媒婆的什么人，随便填上一个名字，案卷里是由妇女来领女犯，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这，”詹善政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凭空冒出沈媒婆的一个亲戚来，他们肯相信吗？”

“无所谓相信不相信，只要公事交代得过去。”袁来保说，“不错，沈媒婆有这么一个亲戚，刑部不知道，可是有我，我做证人，说确有这样一个亲戚，刑部有了根据，公事上就说得过去了！”

“既然如此，什么女人都可以？”詹善政很注意地问。

“是啊！不过要我认识的才行。”

“袁大老爷，只要我认识，你凭我说话好了。”

“噢！”袁来保问，“你有人？”

原来杨太太带来一个仆妇，人很能干，而且恰好姓沈，可以冒充为沈体仁的妹妹，与沈媒婆便是姑嫂。

袁来保认为这样安排，亦无不可，当即同意了。

于是，詹善政匆匆地赶回客栈，说知经过，带着沈妈去见袁来保，再一起坐上预先雇好的两辆篷车，赶到刑部提牢厅，天色已经黑了。

幸好事先打过招呼，值班的司狱是个旗人，名叫普恩，为人很啰唆，但热心讲义气，所以还能办领人的手续。

其实一切手续都已齐备，独缺沈媒婆与小白菜亲属的一个甘结，所以袁来保一说经过，普恩便问沈妈：

“你姓什么？”

“姓沈。”

“夫家的姓，还是娘家的姓？”

沈妈倒也乖觉，心想说是夫家的姓，与沈媒婆便是妯娌而非姑嫂，当即答说：“娘家的姓。”

“夫家呢？”

“也姓沈。”

“那就是沈沈氏？”

普恩是京里口音，而且是所谓“旗话”，沈妈不大听得懂。袁来保赶紧替她答一句：“对！沈沈氏。”

“沈喻氏是你嫂子？”普恩说得比较慢，比较清楚了。

“是的。”沈妈答道，“是我嫂嫂。”

“那么，葛毕氏呢？”

葛毕氏是谁？沈妈不知道，因为她只知道“小白菜”，不知道什么葛毕氏，所以愣在那里，无以为答。

“普二爷，”袁来保不能不出面来解围了，“你老兄的旗话，她不怎么听得明白，葛毕氏是沈喻氏的儿媳，当然就是她的侄儿媳妇。有她来甘结，再有我证明，不会错的了。”

“当然，当然！有袁大哥在这里，错不了！”普恩不再啰唆，将一张甘结填好“沈沈氏”的名字，让沈妈画了一个“十字”，按上一个手印，手续便算办妥了。

“来！”普恩大声吩咐，“带人！”

“慢慢，慢慢！普二爷，”袁来保急忙拦住，“人要分两次领。”

“分两次领？”

“是的。两个人不要见面。”

“啊！啊！”普恩恍然大悟，“冤家见了面会吵架。”

倒不是怕他们吵架，是怕杨乃武与小白菜历劫重逢，抱头痛哭，惹出许多麻烦。不过这话不必跟他明说，连连点头答道：“是，是！是怕他们见了面会吵架。”

“好！先带谁？”

“先带杨乃武吧！”

于是狱卒往男监去带人，过不多久，通监狱的中门开了一扇，走出来一个瘸子，脸上血色全无，但一双眼睛，极有精神，初出来时神态自若，一看到詹善政，神色大变，一双眼中，立刻有了泪水。

这当然是因为看到了詹善政的缘故。郎舅相见，四目含泪，久久无语。最后是詹善政先开口，“姐夫，”

他强笑着说，“冤枉到底昭雪了！快请回去吧，姐姐在那里等。”

“噢，”杨乃武问说，“你姐姐来了？”

“早就来了！”詹善政一面说，一面扶着杨乃武往外走。

走不到几步，就被袁来保拖住了，“慢慢，你还不能走！”他问，“还有个人怎么办？”

詹善政这才想起来，还有小白菜。她跟她婆婆出狱以后，如何安顿，是由自己一手所经理，他人无法代替。但送杨乃武回客栈，亦是一件很要紧的事。分身乏术，不由得踌躇了。

“善政，”杨乃武指着袁来保问，“这位是？”

“噢，噢，这位是袁大老爷。”

詹善政为杨乃武介绍以后，将袁来保拉到一边，悄悄陈明苦衷，请示办法。

“叫你这个老妈子送回去，不行吗？”

“不行！我不放心。”

“那就叫我的跟班送回去。”

“这——”詹善政踌躇着说，“似乎也不大妥当。”他心里在想，如果

这样任令生人送回去，姐姐一定会很不高兴。今天这桩喜事，已经波折甚多，最后再出以这样近乎轻率不负责任的行动，会引起很大的误会。

“你这个不放心，那个不放心，除非我替你送。可是，我亦走不开啊！”

“当然没有劳动袁大老爷的道理。”詹善政万般无奈，只好这样处置，“袁大老爷，请你跟他们说一说，舍亲腿不方便，暂借一个地方坐一坐，等我们把沈媒婆她们领出来，再作道理。”

这很容易，一说便妥。普恩喊一个差役将杨乃武带到一间空屋里暂坐。于是，詹善政得以带着沈妈，等着领人。

“放沈喻氏、葛毕氏出来。”

这一嗓子喊得大了点，相隔有一段距离，背离而坐的杨乃武也听到了，顿觉热血沸腾，五中不安，不知是悲、是喜、是愤、是怜，而身子不由得就旋转过来，扶着门框，遥遥观看。

看了一看，不见小白菜露面。原来沈喻氏与沈妈之间，有一段话还接不上头，正在分排。

小小的麻烦是普恩引起来的，如果他只发落沈媒婆，便一无窒碍，偏在无意中说了一句：“沈喻氏，你妹妹来领你出去。”

“我妹妹，”沈媒婆愕然相答，“我哪里来的妹妹？”

“喏，”普恩指一指，“那就是！你出去吧！”

沈媒婆一看，一个二十来岁老妈子打扮的妇人，一个穿官服的“老爷”，还有个后生站在一起，一个都不认识，不由得起了疑问。

做媒婆的人，本来胆子很大，脸皮很老，什么地方都敢去，什么人都敢见。但吃过这场官司，完全不同了，惊弓之鸟，处处疑惧。

她是媒婆，对于大家买妾，固是内行，而逼良为娼，亦常听人说过。加之在女监里无事，听“同难姐妹”闲谈江湖上各种奸骗盗窃的奇情异事，越发生了戒心。此时不仅对于凭空冒出来的一个妹妹，不肯承认，詹善政的来历身份可疑，甚至穿着七品官服的袁来保，在她看来都是一个假官。

沈媒婆当然不是担心自己，“人老珠黄不值钱”，况且老而又丑，她很有自知之明，决没有人在她头上打什么主意，但是小白菜却不同了！

平时因为罪名轻重不同，监禁的地方，相去甚远；死刑女囚，一直关在监狱最深之处，也不“放风”，所以除了一起“过堂”，能够遥遥望一望以外，在监狱中从未见过，一直到这一天释放，才第一次得以相会叙话。

沈媒婆看人的眼光是不同的，看女人是用男人的眼光来看，觉得儿媳妇更动人了。在监狱中不见阳光，皮肤变得更白，稍微显得丰满些，女人的味道更足。最大的变化是，从前爱笑，爱多嘴，不免还有股小家碧玉的轻狂相；如今三年多磨炼下来，沉默寡言，反觉端庄，竟有些大户人家少奶奶的模样。除了一双手，因为受刑的缘故，有两只手指变了形之外，真正是无可挑剔的头等人才！

这样的人才，少不得会有人打主意，沈媒婆怕是有人设计行骗，让这个不相识的“妹妹”领了出去，儿媳妇就落在人家手里了！那时逼娶强卖，听人摆布，何处去诉冤枉？因而打定了主意，来人真相不明以前，决不跟人家走。

“老爷！”她斩钉截铁地说，“我没有这样子一个妹妹，谢谢她的好意，我们婆媳，用不着她来领。”

听得这话，袁来保着急了，想一想，指着詹善政问说：“他，你认不认识？”

“不认识。”沈媒婆摇摇头。

“他是你们余杭人！”袁来保向詹善政说，“你说两句你们余杭的土话给她听。”

于是詹善政说：“我姓詹，家住南乡。”

是地地道道的余杭口音。谁知沈媒婆的疑虑，不仅未释，反而加重，她认为若有人设局诈骗，多半来自余杭。因为“小白菜”三字，在余杭的名声极响，别地方的人则未见得知道。

“同乡也没有用！越是同乡，越容易——”沈媒婆咽口唾沫，把未出口的“坏心思”三个字，吞了下去。

“他不是别的同乡，你知道他是什么人？”袁来保说，“他是杨乃武的舅子！”

此言一出，默默坐在屋角的小白菜倏地抬眼，看一看，将视线收回；而沈媒婆却一直盯着詹善政看，心中疑惧越深，冲口问道：“他姓杨的要把我们婆媳怎么样？”

“嗐！”袁来保大感困扰，误会越弄越深，忍不住发了脾气，“沈媒婆，你这个人怎么不通气？我好意劝得他来替你缴赎罪银子，领你出狱，还要送你回余杭。你不但不领情，还瞎起疑心，真正岂有此理！”

这在沈媒婆听来，越发是个骗局了。“杨家跟我们是冤家，”她说，“哪里有这样好的事，肯替我们婆媳缴赎罪银子，还送我们回余杭！”

“这有个缘故，”袁来保立即解释，“杨乃武跟你们婆媳，要放一起放，杨家为了他们自己，所以不能不帮你们的忙。这你该明白了吧？”

“还不明白。”沈媒婆摇摇头，“姓杨的已经放出去了！”

意思是既说要开释一起开释，则杨乃武又何能先出狱，可见得是谎话。世上有如此难缠不明的人，袁来保火冒三千丈，懒得再理她，转脸对普恩说：“普二爷，你听见了！这个妇人刁恶得很！既然她不识抬举，请你仍旧收监。我负责，等把今天的事料理完了，明天我具结来领人，领出来拿她递解回籍！”

普恩心想，递解回籍要有浙江巡抚衙门的公事，顺天府才能受理，开始将犯人解送出境，然后一站一站递相解送，直到犯人的原籍为止。不过，沈媒婆不会懂这套公事上的手续，不妨吓吓她。

于是喊一声：“沈喻氏！”又说：“这位浙江派来的袁大爷的话，你听见了？”

“是！听见了。”

“你知道什么叫递解回籍？是当犯人那样子押解回去。到了一个县份，先拿你过堂，下监狱，第二天早晨放出来，再过堂，方始解走。到了下一县，又是这样。公事公办，毫无通融！我真不明白，你何苦敬酒不吃吃罚酒？”

到得这时候，沈媒婆才知道自己的态度太硬了一点，便赔笑说道：“我也不是不识抬举，敢得罪那位袁大老爷。不过，不大相信杨家，只怕袁大老爷也不大清楚，我们两家的怨，结得多深！”

“你的意思是，不相信他，”普恩指着詹善政说，“是杨家派来的人？”

“不是不相信，是不认识。”

“那容易！”普恩问，“杨乃武你总认识啰？”

“烧了灰也认得。”

“那就叫杨乃武来证明！”普恩大声说道，“把杨乃武找来！”

杨乃武与小白菜见面，也正是詹善政要极力避免的事，所以他很着急地说：“不行！不行！”

话说得急了些，普恩认为太不礼貌，不由得大为光火，拍着桌子，大声呵斥：“什么不行？”

“噢，老爷不要生气！”詹善政急忙解释，“杨乃武跟葛毕氏是冤家，见了面会吵架，替老爷添麻烦。”

“这话实在。”袁来保替詹善政说好话，“普二爷，他绝无不逊之意，不要生气，不要生气。”

经过这番折冲，普恩的气是消了，杨乃武也已经走过来了。

杨乃武倒不是普恩派差役催请来的，而是遥遥望见局面僵持，不知是何缘故，自动出面了解一下，当然也有帮着设法解决难题的打算在内。

这一出面，立即引起在场所有的人的注目。詹善政见此光景，不但着急，而且也痛苦，因为杨乃武那一瘸一瘸、步履艰难的样子，看在眼里，于心不忍。

因此，他毫不迟疑地迎了上去，扶着杨乃武说：“姐夫，你不息一息，出来做啥？”

“你们在那里讲什么？”

“说来话长！总而言之，是一点点麻烦。不过，马上就要弄好了，你先请进去坐一坐，息一息。”

说着，詹善政又将杨乃武送回屋里。等回到原处，情势急转直下，沈媒婆已经肯认沈妈做妹妹了。

这因为第一，是袁来保的申斥，与普恩以威吓作开导所生的效果；第二，看到詹善政将杨乃武扶回去，证实他们确是至亲，疑虑消失，才是她能放心的主要缘故。

可是第二个难题又来了。杨乃武要送回去，沈媒婆与小白菜也要安置。去安置的客栈，是詹善政所订，必得他去料理。而杨乃武既不便托袁来保送回家，更不敢叫沈妈陪送。分身乏术，詹善政大感踌躇。

这番为难的情形，还不便明说，袁来保却在催了，“走吧，走吧！”他说，“还等什么？”

詹善政无奈，只能叫沈妈暂且陪着沈媒婆与小白菜，自己先去扶着杨乃武，出了刑部边门，安顿在车子里，然后再回来招呼。谢了袁来保，男归男，女归女，两辆篷车直向东河沿而去。

先到安置沈媒婆与小白菜的客栈，下车交代过了，沈媒婆却不肯放詹善政，“詹少爷，承你的好意，拿我们婆媳安置在这里。不过，”沈媒婆对常人感到为难的事，向来能顺利出口，“詹少爷，你救人要救彻底，我们婆媳举目无亲，你就是亲人，说不得一切都要赖在詹少爷你身上了。”

“怎么？”詹善政诧异，“你的话我不懂。”

“那就再说明白一点，詹少爷你还不能走。”

“为什么？”

“为的是有几件事要跟詹少爷说——”

“不，不。”詹善政打断她的话，“回头再说，我先要把人送回客栈。”

“我知道，杨太太在等杨大爷，当然要先送回去。不过，詹少爷，我们先小人，后君子，情愿话先说明白，耽误了杨大爷的工夫，我等等磕头赔罪。”

“我也不要你磕头赔罪，不过，我也没工夫跟你多说。”詹善政灵机一动，对沈妈说，“你在这里当‘押头’，回头我来接你。”

沈妈对这位舅少爷十分信任，唯言是听，当然就说：“好的！我在这里陪我这位干姐姐。”

原来沈媒婆与沈妈在车子里已经认了干姐妹，詹善政急于脱身，不暇细问，只说：“好，好！你们先叙叙。”

其实沈妈已经劝过沈媒婆，不必强留詹善政，有她在这里暂且相陪，尽可放心，詹善政决不会留下不管。但沈媒婆却有不便说的话，必

得逼一逼詹善政。此时沈妈已经看出她的为难，所以赶紧将詹善政拉到一边，悄悄说道：“舅少爷，倒不是她怕你不再管她，实在是连吃晚饭的钱都没有！”

“噢，噢！这是我疏忽。”

原来京师的客栈分为两种，一种是食宿全备；一种是供宿不供膳。詹善政替沈媒婆订的是后者，膳食自理。如果是体面客人，客栈伙计当然可以代为叫茶叫饭，柜上记着账连房钱一并计算；而这两位堂客，甫经出狱，又是詹善政代订的房子，并未交代垫账，店伙怕赔累，不肯替她们担待。这就是沈媒婆的难言之隐。

当下詹善政掏了五个银圆，由沈妈转交，才得脱身。沈媒婆见了这白花花的五块银洋，亦就精神抖擞了。“干妹妹，你不要说我馋！”她说，“监狱里，天天盐菜黑面馒头，吃得我肠子里的油都刮干净了！

今天要好好吃一顿了。”

于是叫了伙计来，取一块银圆吩咐他去备饭。问她喜欢吃什么，她想得到的，只有两样东西：红烧肉、白米饭。

“那么，侄媳妇呢？”沈妈问。

她口中的侄媳妇，当然是指小白菜。她茫然地答说：“我不知道要吃什么，想不起！”

这是实话，三年多以来，除了押解进京那一段日子以外，她没有在外面吃过饭，有些什么好吃的食物，一时真的想不起了。

“少奶奶，”店伙说道，“你只说，吃面、吃饼、吃饺子，还是大米饭？我替你支配。”

“我不知道，什么都可以，只要吃饱就好！”

这一句“只要吃饱就好”，听来令人酸楚，沈妈忍不住说了句：“每样都来一点好了。”

“是了！”

不一会儿，店伙带着饭馆里的小徒弟，提来一个大食盒，内有酱猪肉、白米饭，一个炒合菜带帽，一大盒酸辣汤，八张家常饼，四十个羊肉白菜馅的饺子，还有一碗把儿条的炸酱面。

“恐怕吃不下，没有敢多要！”店伙算账，这一桌子的食物，合起来才八毛七分钱。

“来，来！趁热。”

沈媒婆说得一声，先坐了下来，扶起筷子，狼吞虎咽地埋头大嚼，小白菜却似乎胃口不开，撕了点饼，慢慢在口中咀嚼，眼睛望着菜碗，不知在想些什么。

“吃嘛！”沈妈对她颇有怜惜之意，不断地夹菜到她面前的碟子里。

吃完一大碗白米饭，又找补了一张饼，十来个饺子，沈媒婆摸摸腹部说：“总算吃饱了！”

相形之下，小白菜就吃得太少了，半张饼都未吃完。沈妈对她颇有好感，格外关切，问她是不是吃不惯面食，要不要也像她婆婆那样来碗米饭。她的回答是：吃不下！

“已经出来了，你还愁啥？”沈媒婆劝她，“你就像做了一场噩梦，醒转来，就可以撂开了！”

“如果说是一场噩梦，梦也做得太长了！”小白菜轻声自语，“三年多！我也不知道怎么熬过去的。”

“既然熬过去了，就出头了！”沈妈也劝，“心思放宽来！”

小白菜不作声，好久才说了句：“以后的日子，也不知道怎么过？”

这句话触动了沈媒婆的心境，脸上即时也出现了犯愁的神情。而沈妈自己是仆妇的身份，什么忙都帮不上，当然也就没有资格说什么劝慰的话。因此，屋子里出现了难堪的沉默。

“三位用完了吧？”店伙进来问话。

“吃完了！”沈媒婆说，“剩下来的东西，替我留一留。”

店伙答应着收拾了桌子，泡上一壶茶来。沈媒婆在这段辰光中，已想好了几个主意，要跟沈妈商量，甚至托她帮忙，所以格外笼络，“干妹妹”长、“干妹妹”短的，十分亲热，倒害得沈妈有点局促不安了。

就这时候，詹善政又来了。沈媒婆一见先道歉：“詹少爷，实在对不起。我真正的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不过，不知者不罪！詹少爷请你不要生气！”

“好说，好说！事情过去了。现在，我来交代交代清楚，说过的话，一定算数，把你们婆媳送回余杭。

不过，这件事要有工夫去办，这两天，你们知道的，我也很忙。请你们耐心地等一等。”

“是的，是的！詹少爷，都靠你费心。你说等几天，就等几天。今天，”沈媒婆指着沈妈说，“我跟我新结的这位干妹妹，十分投缘，想留她住一晚。詹少爷，请你答应。”

这有点答应不下。詹善政此来，就是为了把话交代清楚，好带沈妈回去，为杨太太供奔走，因而摇摇头说：“这一点实在对不起了。家里好多事要等她去做，明天再来陪你吧！”

沈媒婆无奈，只得将沈妈放走，但一再坚嘱，第二天一定要来，沈妈身不由主，不敢应承；詹善政无奈，唯有点头允许。

等沈妈一走，沈媒婆叹口气说：“真是，想想也愁，往后的日子怎么过法？”

“我想好了！”小白菜平静地回答。

“你想好了！”沈媒婆很高兴地问，“倒说给我听听看！”

“我去做尼姑。”

沈媒婆一听大惊。她在狱中做过好多种盘算，就是没有将这一情况盘算在内，因此，一时无从置答，愣在那里，半天开不得口。

“我想过多少遍了，只有这一条路！”

左思右想好半天，沈媒婆方能说出一句话：“你这个念头是怎么来的？”

“我想过多少遍了！前世作孽今世苦，只有修修来世。”

“来世是来世，享福受罪，哪个也不晓得。我只晓得今世！”沈媒婆说，“日子总要过的，你年纪轻轻，怎么想到这条路上去？”

“娘！”小白菜噙着眼泪说，“我是死过两三回的人，做人的乐趣，一点都没有了。再说，过日子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只有去做尼姑，靠施主布施，清茶淡饭，勉强活下去。”

提到“过日子”，沈媒婆觉得话就好说了，“这你倒用不着发愁！我说日子难过，是眼前，回到余杭就有办法了！”她说，“本乡本土，多的是熟人。我还做得动，能够大户人家，穿房入户，挣钱的路道多得很。有你做我的帮手，更加活络。媳妇，你听我的劝，打起精神来，重新做人，好日子还在后头！”

“不会有好日子——”

“哪个说？”沈媒婆急忙抢过话来说，“媳妇，你总要把心放宽来想。我现在儿子没有了，你干爷又不中用，我只有靠你——”

“靠我？”小白菜也打断了她的话，“靠不住的！”

“靠得住，一定靠得住！”沈媒婆有信心地说，“我们婆媳一场，你靠我，我靠你，只要你听我的话，一定能替小大争口气，把一份人家撑起来。”

提到死去的丈夫，小白菜不免心中一动，不管怎么说，自己对死者是有疚歉的。如果能有办法可以为死去的丈夫尽点心，弥补自己的疚歉，自不妨考虑。

这样想着，便不作声。沈媒婆当然知道，这是被说得心思活动了的表示，便越发不肯放松，想一想，很起劲地说出一番话来。

“媳妇，你不要自己看不起自己，你现在的名气好响好响的了！回到余杭，大户人家老太太、少奶奶，都会想认识认识你，听你谈谈受冤枉的苦楚。那一来就有许多生发，譬如卖首饰，卖人参、肉桂这些贵重的药，是没本钱的好生意。一个月做一两笔，就够了！”

“娘，你也说得太容易！这种贵重东西，要下大本钱，你倒说是没本钱的生意！”

“自然是没本钱的好生意！我说个道理你听，首饰有珠宝店，人参、肉桂有药行，先去拿了货来，卖掉结账，要什么本钱？”

“原来是做经纪！”小白菜问，“人家几十两、几百两银子的货色，会放心交给你？”

“所以要你啰！我，人家不放心，你去就不同了！为啥呢，就因为你是有名气的人了，晓得你有路子可以卖得掉，等于请你做‘跑街’。你想想，我这个道理通不通？”

话是说得很动听，但小白菜总觉得有些地方很不对劲，只是甫经出狱，换了一个环境，使她分心的事太多，以致一时无法集中思虑，去思索是如何的“不对劲”，因而只有默然无所表示。

“媳妇，”沈媒婆突然自我纠正，“不对！现在也不是啥媳妇了，是女儿！”

由儿媳妇变为女儿，关系越发亲密。小白菜固然觉得安慰，但更多的是负荷不胜的责任感。然而她无法辞谢婆婆的好意，总不能说，我只要做你葛家的媳妇，不要做你沈家的女儿！因此，依旧保持沉默。

沈媒婆却发觉自己在无意中作了一个极好的安排，颇有喜不自胜之感。原来，她的最后打算是把小白菜嫁出去，当然是为富家做妾——甚至杨乃武如果有意，亦不妨考虑，只要大大地换得一笔财礼就行。但将寡媳卖与人为妾，似乎名不正、言不顺，颇有滞碍；认作女儿，则婚嫁唯父母之命，就没有什么可受批评的了。

于是，她喜滋滋地说：“女儿，你只要听娘的话，包你有好处。你年纪还轻，还有大半辈子的好日子在后头。你先帮我一两年，等我把自家撑起来，我一定替你好好寻一份人家，嫁过去享福！”

这话说得小白菜一愣，觉得婆婆这个念头匪夷所思。她从来都未曾有再嫁的想法，此刻提了起来，试着去想一想，首先就意识到自己的遭遇，随即自我震动了！

“谁会要我？”她悲伤地说，“我的命苦！”

这话说得沈媒婆亦是一愣，自己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做了一世的媒婆，竟连这一点都不曾想到，“女儿”不但命苦，而且是极“硬”的命，克夫之外，自己亦受刑伤，而到头是个家破人亡的结局。这是俗语说的“扫帚星”，谁敢亲近？

转念到此，大为沮丧。不过做媒婆的，不相信会有嫁不出去的女人，更不相信会有嫁不出去的漂亮女人，只是易嫁不易嫁而已。于是她自己鼓舞了。“没有那种话，”她说，“你命中的磨难已经过去，刑克也应过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看得多了！”

接着，她举了好多例子，大多是寡妇再醮以后，如何交了一步“帮夫运”，以后儿女满堂，白头偕老，借以证明克夫只一不再。这些例子，小白菜亦不知是真是假，不过，隐隐地也感到安慰。

第二天上午，詹善政来了。使沈媒婆感到意外的是，还有“袁大老爷”，当然，他是穿了便衣来的。

一共一间屋子，小白菜无从回避，也只好腼颜相见。

等沈媒婆很殷勤地道过谢，詹善政指着袁来保说：“袁大老爷有件事想告诉你一声，你家品莲的棺材，没法子盘回去，想葬在京里。你的意思怎么样？”

原来这是袁来保昨夜在灯下盘算出来的一个主意。照此办法有几层好处：第一，盘运灵柩，花费甚巨，就地埋葬，无非找块义冢地，草草料理，费用要少得太多；第二，省事多多，而且沿途不受拘束，譬如水路不通，改为起旱，了无窒碍；若有一口尸棺在，即无此方便。第三，如果盘运葛品莲的尸棺回余杭，则老母遗寡，理当伴灵，就怎么样也不能拒绝沈媒婆、小白菜随同回乡的要求了。

有此三层好处，袁来保决定照此办理。拉了詹善政来看沈媒婆，其实只是关照一声，并非征求她的意见。现在听詹善政是询问的语气，与自己的原意不符，深怕沈媒婆提出异议，势必就要费一番唇舌去说服，岂不麻烦？

因此，他先发制人地说：“棺材押运到京，是奉旨办事，公家有盘缠发下来。如果运回去，并没有盘缠。这笔费用不轻，我赔不起。如果你们不愿意葛品莲葬在京里，要运回余杭，你们自己盘灵好了！”

“这个，”沈媒婆大摇其头，“我们娘儿两个跟没脚蟹一样，自己都走不动，哪有力量盘一口灵回去？”

袁来保不作声，他的要挟已收到预期的效果，下面的话，就得旁人来说，而詹善政亦当然会帮腔，“我看葬在京里也好！”他说，“春秋有人替你家品莲上墓照看，反倒省了你们的事！”

“哪个？”沈媒婆急忙问说，“哪个替我们品莲去上坟照看？”

“会馆啊！”詹善政告诉她说，“各省在京里的会馆，都有一块义冢地，同乡到京，倘如一病而亡，家乡没有什么亲人，或者家属没有力量盘灵回去，都葬在会馆的义冢地里。春秋两季会馆值年的执事，一定要去上坟的。”

沈媒婆生性多疑，心想，一定有啥花样，最好想明白了再说。但小白菜却先开了口，“这样办也很妥当。”她说，“就请袁大老爷费心好

了。”

听得这样说，沈媒婆亦只好同意，不过，不是没有条件的，“那么，我们娘儿两个呢？”她问，“是不是跟袁大老爷一起回去？”

“不是，不是！”袁来保指着詹善政说，“他会替你们安排。你们谈谈，我有事要走了。”

“慢慢，袁大老爷请留步。”沈媒婆急急问说，“我儿子安葬的事怎么说？”

“我就是替你们去办这件事！等跟会馆里商量好了，再通知你。”

说完，袁来保扬长而去。詹善政便坐了下来，谈她们回余杭的事。沈媒婆心里明白，以后一切，至少是在回到余杭以前，全要仰赖对方。事实如此，“冤家”二字，必得丢开了！

因此，她的态度完全改变，很关切地问：“杨大爷夫妇总算相会了！想来一定是抱头痛哭了一场？”

“是啊！”詹善政答说，“等于是隔世相逢，哪有不伤心的道理？”

听他们在谈杨乃武，小白菜觉得刺心，随即站起身来，顺手捡起换下来的一件罩衫，往外走去。这是特意装作去洗衣服，借以躲避。

詹善政就坐在门口的小椅子上，出门一定要从他身边经过，不知怎么，小白菜突然一阵心慌，手中的衣服掉落在地上，正在詹善政脚边，急忙弯腰去捡，整个脑后便都呈现在詹善政的眼下，只见黑发如云，不施膏沐而自然光亮，衬着她那段白如凝脂的颈项，令人有惊心动魄之感。詹善政不由得在心里说：真是尤物！

“詹少爷，请你把脚抬一抬！”

詹善政听她这么说，才发觉自己将她掉在地上的衣服踩住了，“呃，”他歉然地说，“对不起！”

说着，一面将右足移开，一面也弯腰帮她去捡。无巧不巧，两只手恰好碰在一起，彼此都急忙往回缩，而再伸出手去时，不约而同地又碰在一起。

这一下，詹善政缩回了手，便不再伸出去了。等小白菜自己捡起衣服出门时，他仍在回味两次肌肤相接，所领略到的那种腻不留手的美好感觉，以至于连沈媒婆说些什么，都听而不闻了。

“詹少爷！”沈媒婆的声音提高了。

“噢！”詹善政微微一惊，发觉自己有些失态，不免发窘，搭讪着问，“你在里头，有没有吃苦？”

所谓“里头”，当然是指刑部监狱。话一出口，詹善政不免失悔，随口抓了一个很不适宜的话题。而沈媒婆却正中下怀，监狱里的情形，自己不便先陈，难得他问起，恰好诉一诉苦。

“苦啊，苦头吃足。”

由此开始，沈媒婆便大谈狱中苦况，谈完她自己，又谈小白菜。而语气中不时表示，她们婆媳所遭的是无妄之灾。

詹善政默然。心里在想，杨乃武不更是无妄之灾？如果不是小白菜诬供，又何至于有此九死一生、倾家荡产的悲惨局面。

“詹少爷，”沈媒婆终于谈完了，又问到杨乃武，“杨大爷的一条腿，好像坏了！”

“坏了！”詹善政想发一两句牢骚，但实在不忍责备小白菜，所以话到口边，又咽了回去。

“不过，杨大爷是用心思的人，行动不大方便，也不要紧。”

“话不是这么说。”詹善政不愿多谈，急转直下地问，“你们在京里有没有熟人？”

“哪里有？”沈媒婆大摇其头，“真正叫举目无亲，两眼漆黑。一切都要靠詹少爷了。”

“我也很忙，自己有自己的事，你不是不晓得。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们有熟人可以投靠，最好自己想法子。”詹善政略停一下又说，“至于回余杭的盘缠，我可以帮个小忙。”

沈媒婆发觉詹善政的口气变了。本来是一口应承，包送回余杭，现在只是“帮个小忙”，这中间出入甚大，不能不说个清楚。

“詹少爷，救人救彻，如果是这样子，我们婆媳只好死在你面前了！”

话说得如此严重，詹善政的心凉了！本来是想减少点麻烦，如今看来，麻烦不但不能减少，而且如不能当机立断，速作了结，麻烦还会越

来越多。

有此了解，反倒死心塌地了。凝神静思，送沈媒婆回余杭，共有三个办法，第一是仍旧拜托袁来保；

第二是辗转去求同乡京官，看有什么便人可以带她们回去；第三是拜托会馆想办法。

袁来保那里，大概没有什么希望；辗转去求京官，亦是很渺茫的事；只有托会馆是条路子。詹善政心想，会馆本有照料同乡的义务，而况，自备盘缠，只要出力，不必出钱的事，总比较好办。倘或不惜小费，能够在会馆司事中“意思意思”，那就更是无往不利了。

主意是打定了，不过找哪一处会馆，犹待考量。浙江的会馆，除了全省都有份的“全浙会馆”以外，各府各属，甚至大的县份，都有单独的会馆。詹善政最熟的是“仁钱会馆”，仁是仁和，钱是钱塘，即是杭州城厢内外，所谓“附郭”的两县。这两县跟余杭县没有关系，但同属杭州府。再说，只要将沈媒婆与小白菜送到杭州，也就等于到了余杭。

这样盘算下来，觉得事不宜迟，便起身说道：

“我们现在就去找人。把你们婆媳俩的事，说定了它，也了掉一桩麻烦。”

“请问詹少爷，是去找哪一位？”

“仁钱会馆的赵司事。”詹善政说，“会馆里晓得同乡的情形，哪一个来，哪一个去，倘有靠得住回杭州的人，贴他船钱饭钱，不就把你们婆媳带回去了？”

“这好！谢谢詹少爷，我们就走。”

当下将小白菜从走廊上唤了进来，沈媒婆道明动向，交代她看守门户，随即就跟着詹善政走了。

走到半路，詹善政想起身上不曾带钱，如果谈妥了，当时就把一切费用交了给人家，岂不漂亮？因此，经过自己的客栈，嘱沈媒婆在外稍候，进去将他姐姐叫来，尚未动用的一百两银票揣在身上，顺道买了四色水礼，一直就到仁钱会馆来看赵司事。

赵司事为人很热心，跟詹善政相交的日子虽不多，但很投机，听他道明来意，一口就答应帮忙。

“我晓得有两家人家，要回浙江。”赵司事说，“一家是选了云南的知府，老太太嫌路远，又有瘴气，情愿回浙江，船都定好了，大概十天半个月就要动身；还有一家是奔丧回杭州。看看哪家肯做个顺水人情。”

“那就拜托了，”詹善政说，“应该贴补的船钱伙食，也请你谈好一个数目，决不敢少。”

“那好说，那好说！我今天下午就去，晚上就有回音。”

于是詹善政又将沈媒婆送回客栈，及门而止。沈媒婆回到自己屋里，意外地发现沈妈来了。一朝生，两朝熟，彼此都很亲热，真像是多年的干姐妹一样。不过，小白菜却仍旧淡淡的，没有笑容，也不大说话，一副抑郁寡欢的样子。

“我刚才跟你们舅少爷到会馆里去了。”沈媒婆将赵司事的话，告诉了沈妈，接着又问：“你们呢？

不晓得哪一天动身？”

“还早。少爷跟少奶奶在商量，想到哪里去逛逛，散散心。”

“噢！”沈媒婆很感兴味地问，“你们少爷跟少奶奶见了面，怎么样？”

听得在谈杨乃武，小白菜又避了开去，沈媒婆和沈妈都以目送。然后，沈媒婆招招手，让沈妈跟她并坐在床沿上，低声交谈。

“你们少奶奶没有埋怨你们少爷？”沈媒婆问。

“没有！”沈妈摇头，“吃了这么一场苦头，哪里还好忍心去埋怨他？”

“这样说，你们少奶奶倒真是贤惠。”

“少奶奶为人总算不错。”

“妹妹，”沈媒婆很认真地说，“我问你句话，你要老实告诉我，你们少奶奶提到过她没有？”说着，向窗外指一指。

“当然提过。”

“怎么说？是骂她？”

沈妈迟疑了一会儿答说："我是去年才到杨家的，我们少爷跟你们那位，当初是怎么回事，我也不大清楚。不过，听我们少奶奶的口气，好像不大高兴。"

"那也难怪的！换了我也是这样。"沈媒婆又问，"昨天他们夫妇见了面有没有提到她？"说到这里，手又往外一指。

"没有。不过——"沈妈突然顿住，且有自悔失言的表情。

"怎么？妹妹，你为啥不说下去？"

"我是在想，不要再生是非。"沈妈的声音越发低了，"今天一早，我们少爷偷偷问我，你们那位是怎么个样子，恨不恨他？"

"噢，"沈媒婆将一双眼睁得很大，"还说些什么？"

"又说，不晓得你们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这句话，在沈媒婆更感兴味，不由得就浮起了笑容，"妹妹，"她说，"那么，你是怎么回答他的呢？"

"我说，人家九死一生过来的人，心里是啥味道，少爷想也可以想得到，我不大清楚。至于以后的日子，当然很艰难。"

"你们少爷呢，怎么说？"

"他叹口气，又叫我来看看。"

"原来你是为这个来的！"沈媒婆失声而言，自知失态，急忙往外看时，只见小白菜的影子一闪而过，仿佛掩面疾走的模样。

原来沈妈跟沈媒婆所说的那番话，声音虽低，无奈"听壁脚"的小白菜，一双耳朵最灵不过，已只字不遗地都听了进去。心里自然是百感交集，且亦深感意外——杨乃武的态度，是她所不曾想到的。

前一两年，她在狱中念念不能释怀的一件事，就是自己诬咬了杨乃武一口。熬刑不过固然可以作为求恕之词，但论到彼此的情义，这一下纵非恩将仇报，至少是因爱成仇了。

她深切痛悔的错误是，应该知道吃上这种官司，一定会受刑罪，熬不过刑就一定会乱招，乱招的结果，仍旧不能免除谋杀亲夫的罪名，自己一死之外，徒然连累了别人。既然如此，何不在由余杭解到杭州途中，寻条死路？那一来，至少可以救了杨乃武。换句话说，是为杨乃武

而死，他会一辈子想着自己，也就等于活在杨乃武心里了。

再设身处地为杨乃武想一想，当然会恨！这是何等身家性命出入的大事，岂可乱咬？自己一句话害得他倾家荡产，死去活来，这一份仇恨，哪里是轻易可以忘记的？谁知此刻方始知道，杨乃武不但不恨，反而关心自己往后的日子，他这样的情深义重，越显得自己太对不起人！

惭感交并，五中如沸，小白菜一颗已如枯木古井，对人世了无生趣的心，突然之间又激动了。两行热泪，滚滚而下，差一点哭出声来。

这样子让人看到了，很不合适，而急切之间，无处可去，更不敢回自己屋里，唯有急急走避，避到哪里是哪里。

幸好这座院子里，还有间未租出去的空屋，说不得只好暂躲一躲。而心里依然动荡不已，眼泪无声地流着，衣襟上湿了一大片。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突然听得伙计带了客人来，这一急非同小可，而要想避出，房门已经让人堵住了。

“啊，”那客人首先看到，“屋里有人！”

“没有啊！是空的。”

伙计一面说，一面进屋，这下，小白菜只能硬起头皮说一声：“对不起！”低着头，往外走。

客人不明究竟，错愕不已，赶紧闪身避开，同时向伙计说道：“不行，不行！没有逼人家堂客的道理。”

紧接着转身又对小白菜说：“抱歉，抱歉！你请在这里好了，我另外找屋子。”

伙计看小白菜梨花带雨似的，十分可怜，落得行个方便，随即也说：“葛太太，你还是在这里坐好了。

我陪客人另外去看一间。”

大家都这么说，在小白菜正是求之不得，便低低说一句：“多谢！”依旧转过身去，不肯以正面示人。

“那是谁啊？”她听得客人在问。

“是——”伙计的声音模糊，听不清楚，但亦可想而知，是在说些什

么。

这三年多来，小白菜每到一处陌生地方，或者如过堂之类出现在大庭广众之间，总有人指指点点，窃窃私议。起初羞惭不安，恨不得有个地洞可钻；久而久之，司空见惯，也就无足为奇了。因此，这时候明知伙计在向那位客人谈她的新闻，亦复无动于衷。不过，经此一打岔，眼泪却已收住，而且心里在想一双眼哭得又红又肿，见不得人，不能再哭了。

哭虽不哭，想还是在想，从初识杨乃武开始，一直想到在杭州的幽会，心里又甜又酸，不辨是何滋味，当时也不辨身在何地。

“咦！你在这里！”

这突如其来的一声，将小白菜从遥远的回忆中拉了回来，一惊之余，定定神才看出是她婆婆。

“你怎么一个人躲在这里？叫我好找！”

小白菜没有接沈媒婆的话，只问：“干娘走了？”

“干娘”是称沈妈。沈媒婆答说：“走了好一会儿了。吃人家饭，身不由己。”

小白菜没有作声，跟着沈媒婆回到自己屋里，有句话想问不敢问，坐在那里发愣。

“要吃饭了。”沈媒婆说，“你想吃啥？”

“我不饿。”

“我也不饿。那就将就点吧，昨天晚上还有剩饭剩菜。”沈媒婆叹口气说，“日子难过！只有出账，没有进账怎么得了？”

这又是小白菜所无法接口的一句话，唯有仍旧保持沉默。

“你晓不晓得，你干娘今天为啥来的？”

这正是小白菜想探问的一件事，便引逗着答说：“她吃人家饭，身不由己，总是有啥事情来的吧？”

“一点不错！”沈媒婆说，“只怕还是你想不到的一件事。”

“呃！”小白菜顺口附和，“我真想不起，他们杨家有什么事，要叫

干娘来说？”

“告诉你吧，是杨大爷叫她来看看我们。”

沈媒婆一面说，一面注意她的表情。意料中一定会吃惊，哪知小白菜已知其事，就不会觉得诧异——这一来，倒是沈媒婆诧异，定睛细看，看出异状来了。

“你哭过！”

小白菜料知瞒不住，点点头承认，不过不肯透露哭的原因，只说：“一时想起来心里难过。”

“哪个心里不难过？”沈媒婆说，“不过，杨大爷不记我们的恨，这很难得，我们也可以看开一点了。”

小白菜想问下文，又不知如何问法，思索了一会儿，故意这样说：“哪个晓得他是不是真的不记恨？”

“当然是真的。”沈媒婆停了一下问，“女儿，你记不记杨大爷的恨？”

“我恨他做啥？我只觉得——”她的话没有完，而语气很清楚，不但不恨，反觉得愧对杨乃武。

“这样说起来，你跟杨大爷见一面也不要紧！”

沈媒婆尽量将语气放缓，仿佛无所谓的一件事，而小白菜却惊异了，“见一面？”她问，“这是哪个的意思？”

“自然是杨大爷的意思——”

原来沈妈妈此行的本意，就是受了男主人的嘱咐，来探询口风，有没有跟小白菜见一面的可能。此事并无结果，因为沈妈顾虑到杨太太知道了，自己的饭碗都会不保；而沈媒婆因为不能确知小白菜的意向，也不敢作任何肯定的答复。所以话到一半，就没有再谈下去。

如今沈媒婆已经了解她的心境，认为安排她跟杨乃武见一面是可能的。而这一番见面，杨乃武自然会问到她以后如何过日子，如果她肯开口，跟人家要一笔不小数目的款子，也是办得到的。所以沈媒婆对这件事，一下子变得很起劲了，只是不便露在表面而已。

见小白菜沉吟不语，沈媒婆便又怂恿，“见一面把事情弄清楚也

好。”她说，“你当初也是万不得已，心里的苦衷，也不妨跟杨大爷说一说。苦水吐过了，心里就舒服了。”

这几句话，正说到小白菜心坎里，当即问道：“怎么见法呢？”

“这，我跟你干娘去商量。”沈媒婆说，“总要避人耳目才好。”

话是这么一句，细细想之，却是困难重重，自己这方面还好办，杨乃武甫经出狱，又瘸了一条腿，杨太太怎么敢放丈夫一个人出门？再说，杨乃武又有什么理由，说要一个人出门？

“算了，算了！办不到的事，娘，不要去白费心思了！”

“你不要管，只要你愿意跟杨大爷见个面，总有办法好想。”

小白菜不作声，意思是果真想到妥当的办法，跟杨乃武见一面亦无不可。

到得傍晚时分，客栈的伙计走了来，进屋先赔笑，又有些踌躇之意，仿佛有事不便启齿似的。

这个伙计姓王，沈媒婆便问：“老王！你不是有话要说？”

“是，是！”老王格外恭敬，尊称沈媒婆为“老太太”。他说：“有个客人，有点儿冒昧，要来看老太太，有点事谈。这件事谈成功，倒也是好事。”

“噢，什么好事？”

老王看了小白菜一眼说：“这位客人，葛太太也见过。就是早晨要住那间空屋的那位客人。”

“谁啊？”沈媒婆莫名其妙。

小白菜却不暇理会她婆婆的话，只觉得那位客人很能体恤人，印象不坏，所以问说：“那是怎样一位客人？做什么行当？要来看我们，是什么事？”

“他姓葛，上海来的。为人很好。”

沈媒婆不怕见任何陌生男人，便转脸问小白菜：“你看呢？”

“见一见也不要紧。”小白菜说，“那位客人不像坏人。”

“不是坏人，不是坏人。”老王很起劲地说，“我去带他进来。”

带进来的这个人，约莫三十出头，穿一件西洋呢的衬绒袍子，戴一副金丝眼镜，生得眉清目秀，是个很体面的读书人的样子。进门一揖，自己报姓：“敝姓侯！”

原来姓侯，与老王所说的不同，想来是他听错了。沈媒婆听到姓侯的浙西口音，便有亲切之感，很客气地说：“是侯少爷，请坐、请坐！”

“不敢当！我叫侯勋，叫我名字好了。”

“没有这个道理——”

“娘，”小白菜插嘴，“人家是文墨先生，叫侯先生好了。”

“对，对！侯先生！”沈媒婆问，“是哪里人？”

“我是浙江嘉善人。”侯勋答说，“嘉兴过去，靠近松江的嘉善。”

“我晓得，我晓得，大家同乡。”

“是！”侯勋视线落到小白菜身上，“这位我刚才见过。冒昧得很，不知道该怎么称呼？”

沈媒婆亦不知该让侯勋称她什么，只说：“从前是我媳妇，现在是我女儿，我姓沈。”

“那，我应该叫沈小姐！”侯勋说着，又是一揖。

小白菜自己都不曾想到，忽然会变成“沈小姐”，但此称呼虽是第一次入耳，却绝无不接受的道理，腼颜答一声：“侯先生。”

“刚才老王来说，侯先生要来看我们母女，不知道有啥贵干？”

“说来话长，不知道沈太太有没有工夫听我细谈？”

“不要紧，你说好了。”

一旁负责引见的老王，是得了侯勋丰厚的一笔小费，自觉有责任替他把这件事办妥。此刻听得沈媒婆愿意与侯勋长谈，自己的责任便已尽到，便插进来说：“请侯老爷跟沈太太谈谈，我去沏茶。”

等老王拿着茶壶离去，侯勋先自介身份：“我是上海申报馆的访员——”

“什么？”沈媒婆问。

一开始交谈便很吃力了。沈媒婆和小白菜都不知道什么叫“申报馆的访员”，侯勋得从《申报》谈起。

解释了好半天，沈媒婆恍然大悟地说了句：“啊！原来是‘卖朝报’的！”

“卖朝报”是浙西的一句俗语。这可不是一句好话：凡是公然道人长短，四处宣扬别人的丑闻，名为“卖朝报”。侯勋当然也懂这句俗话，深怕引起误会，赶紧要作解释。

“沈太太，你不要当我是‘卖朝报’的！你们小姐这件遭冤枉的案子，我们《申报》登过很多，都是帮你们说话，骂浙江巡抚、余杭知县草菅人命，太没有道理。决不是说你们的坏话。”

何谓“草菅人命”，沈媒婆不懂，但侯勋所表白的意思，是可以了解的，便归总问一句：“你是帮我们的？”

“对，对！一点不错。我跟我们的《申报》，都是帮你们的。今天我的来意，亦是如此。”侯勋看了小白菜一眼，接着又说，“刚才我听老王谈起，才知道沈太太、沈小姐住在这里，实在幸会之至。我想，沈小姐吃了许多苦头，真正是无妄之灾，心里一定有许多苦楚要说，是不是？”

“是啊！”沈媒婆说，“一个人有苦楚，总要跟哪个诉诉苦，心里才好过些。”

“我的来意就是这个意思。不过，跟别人诉苦，听到的只有一两人，如果跟我说了，我拿它登在报上，你就不知道有多少人晓得你们的苦楚。这不是很好的一件事？”

这一下，沈媒婆算是完全了解了侯勋的来意，当即转脸问小白菜：“你看呢？这位侯先生倒是一番好意。”

小白菜不即答言。她跟沈媒婆的想法不同。能替她诉诉苦，自然是件好事，可是牵涉到她跟杨乃武的那段私情，就不是好事了，因而迟迟未答。

“沈小姐，”侯勋直接向她下说服的功夫，“你在受冤枉、吃苦头的时候，心里一定有个想法，总有一天要把那些贪官的胡作非为，好好儿说一说，让大家晓得，那些人是怎么样的可恶！现在就是一个机会！

你要说出来，越详细越好。那一来，让贪官污吏知道，他们做的坏事，迟早会掀开来；一掀开来，朝廷会查问，上司会追究，千千万万人会骂，不但麻烦多多，而且走出去面上无光。那就会觉悟，坏事做不得。

沈小姐，你想想，这不就可以平你心里的气了？”

“嗯、嗯！”小白菜把他这番话都听了进去，愿意跟他合作，但仍有一层不便启齿的顾虑，就是怕提到她跟杨乃武的私情。

正在这迟疑未答之际，詹善政到了，一见有生客在座，不觉一愣。沈媒婆便替他们引见。侯勋不知道詹善政是杨乃武的至亲，而詹善政得知侯勋的身份以后，却颇为紧张，所以寒暄过后，急忙将沈媒婆邀到一边，询问侯勋的来意。

“他是什么访问员，说要把我们两家遭冤枉的事，写下来去登报。”

“这，这可不能乱说。”詹善政低声答说，“我来对付他。”

沈媒婆点点头，走回去先向小白菜作个示意戒备的眼色，然后静静地坐着，看詹善政的动静。

“侯兄，”詹善政说，“实不相瞒，杨乃武就是我的姐夫。这件血海沉冤，我完全清楚，有什么话，问我好了。”

“啊，啊，失敬，失敬，”侯勋惊喜交加地，“幸会之至。”

彼此作了一番寒暄，詹善政表示，一时无法详谈，愿意做个东，杯酒之间，细谈这桩冤狱的前因后果。

那位不速之客，有些结果，颇为欣慰，暂且告辞，约定第二天去拜访詹善政。

接着，詹善政道明来意。原来仁钱会馆的赵司事，为了沈媒婆与小白菜搭便船回乡的事，奔走了一下午，已有结果，詹善政就是特地来报信息的。

“你们的运气很好。两家都很乐意带你们回浙江，现在倒是要让你们自己挑了。”

听这一说，沈媒婆喜出望外，满面含笑地说：“多谢，多谢！詹少爷请你说说两家的情形看。”

“一家是奔丧回杭州，姓朱，是大官，老太太在杭州中风故世了。朱家全家大小都回杭州，人很多，行李也不少，一共要用到四条船，不在乎你们婆媳两个。不过，”詹善政说，“朱家小少爷、小姐很多，在京里用的两个老妈子，都不肯到南边，所以路上要帮帮他们的忙。如果大家合得来，到了杭州，你们愿意在朱家做下去，也是可以的。”

沈媒婆心想，这是等于在朱家做仆妇的“替工”，心里就不大愿意，不过表面不露，依旧带着笑容问道：“还有一家呢？”

“还有一家是湖州人，姓刘，在工部衙门当差，放到云南去做知府。‘云贵半片天’，老太太怕到了那里回不来，不肯去，决定回湖州，正要人做个伴。不过，她是回湖州，到了嘉兴，就要分路了。”

“那倒无所谓。”小白菜接口说道，“到了嘉兴，离余杭也就近了。”

听这口气，她是愿意跟这一家回浙江。沈媒婆也觉得刘家比朱家来得合适，不过，还有许多情形要打听清楚。

“这位老太太，脾气好不好？”

“吃素念佛，人最和气不过。”

“那，”小白菜说，“娘，就是这一家吧！”

沈媒婆使个眼色，示意不必匆匆做决定，然后又问詹善政：“这位老太太多大年纪了？”

“六十多岁。听说身子很健旺。”

“那么，哪个送她老人家回去呢？”

“是她家大少爷。”詹善政说，“今年丙子年，他家大少爷本要回浙江去乡试，正好送老太太回家乡。”

“噢！”沈媒婆有些踌躇难决，回詹善政说，“詹少爷，你看路上平安不平安？”

这一点正说中詹善政的顾虑。他跟袁来保的想法差不多，小白菜的名气太大了，这一路回去，说不定就有人会起坏心骗拐诱引，惹出许多是非。朱家人多势众，本人又在船上，若有事故，可以请地方官帮忙；刘家一位老太太，一位年轻的公子哥儿，是不是能应付得了意外事故，大成疑问。

因此，对于沈媒婆这一问，他不敢作肯定答复，只说：“那要你自己定主意。人有旦夕祸福，哪个也不敢说。”

“那么，”沈媒婆又问小白菜，“你看呢？”

经过狱中磨炼的小白菜，已大非昔比，参透世味，心思变得很深沉了。从她婆婆与詹善政的对话中，听出来他们所顾虑的旅途上有是非，有意外，并非指一般行旅遇盗而言，是因为她的名气太大，正如俗语所说的“树大招风”，会惹来地痞流氓的骚扰。

果然如此，自己首先要顾念的，就是不应该让人家受无妄之灾。细细想去，这也不是不可以避免的，只在彼此谨慎而已。

于是她说：“‘行船骑马三分命’，一切都要靠运气。至于闲是闲非，只要自己小心，不去惹它就是了。不过，詹少爷，有一点，一定要请你跟刘老太太说清楚，我是苦命人，她如果嫌我不吉利，千万不必勉强，请她千万不要以为人情面子拘在那里，不好意思回绝。那样子不舒服在心里，一路上相处不来，反倒会出事。”

詹善政听她这番话，颇为惊异。原以为小白菜知识浅薄，根本谈不上见解，如今才知道她人情练达，宅心仁厚。这样一个人，又何至于如此苦命？一面想，一面不自觉地将视线盯在小白菜脸上。

起初，她并没有发觉他内心有很深的感触，只以为他在考虑她的这番意思，是不是可以向刘家直言不讳。因为她知道他的想法与自己是不同的。在他，只求有个人能将她们婆媳送回浙江，便能卸脱仔肩，因此，凡是会使刘家发生疑虑，可能推翻承诺的话，他是不一定肯说的。

可是，等他一双眼只瞅着自己，而且眼中有种愁苦同情的表情，她才知道自己的想法错了。他此时并没有想到刘家，不知道是在自己身上想些什么。

意识到此，她亦不辨自己心里是何感觉，只是将视线避了开去。而冷眼相看的沈媒婆，不但旁观者清，而且做媒婆的看惯了这种眼神，心里不觉一动，看来詹善政倒颇有怜惜之意。可惜他是杨家的至亲，不然倒也很可以谈谈“女儿”的终身。

“詹少爷，”小白菜觉得这份沉默，颇为难堪，所以催问，“你看我的意思怎么样？”

“噢，”詹善政发觉自己失态了，定定神正色说道，“你的这番意思

很好。不过，我觉得与其我去说，不如你自己去说。”

“怎么去呢？”小白菜问道，“冒冒昧昧去见人家老太太？”

“有赵司事引见，也不算冒昧，人总有见面之情，而且，我想，刘老太太也一定会欢迎你。”

“何以见得？”

詹善政笑笑不答，沈媒婆却认为他这个主意很好，可以看看刘老太太是怎么样一个人，如果脾气乖张，架子很大，就算人家中意了，自己这方面还得考虑呢！

“詹少爷，要拜托人，理当先去见一见。”她问，“什么时候去？”

“这要等我问了赵司事再说，我看最快也得后天。”

“好的。明天等詹少爷的回信。”沈媒婆说，“我也想早点动身。住在这里，心里七上八下，真不是味道。”

“你们又何妨出去散散心？”

“詹少爷说得好！”沈媒婆苦笑着说，“第一，两眼漆黑，一出门连东南西北，方向都认不清楚；第二，出去要用钱，还不如省省呢。”

这也是实话。詹善政心想，若无表示，劝她们“出去散散心”这句话，便成了不负责任的口惠，小白菜心里一定会起反感，何苦平白给人一个坏印象？

念头还没有转完，已经定了主意，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皮夹子，取出两张五两的银票，放在桌上，平静地说：“我送你们十两银子，明天去逛逛庙会，买点小东西，带回余杭，不管自己用，还是送人，都是好的。”

“这——”沈媒婆喜出望外，但又觉得应该说两句客气话，便一手按着银票，作个往前推的姿势，口中说道，“不好让詹少爷破费，请收了回去，请收了回去。”

话虽如此，手却不松。这就连小白菜都看不过去了，“娘！”她说，“你也不要客气了，反显得不诚恳。”

“对了！”詹善政说，“阿嫂的话不错。”

这“阿嫂”二字，落入小白菜耳中，颇有异样的感觉。不由得抬眼相看，正好触及詹善政的视线，两人都是一惊，也都很快地避了开去。

“既然詹少爷也这么说，我就老老脸皮收下了。”沈媒婆满面含笑地说，“多谢，多谢！”

“谢什么？”詹善政说，“京里庙会很多，有的逢二、五、八，有的逢三、六、九，几乎天天都有。

你们明天问问这里的伙计，请他们派个小徒弟，领了你们去。”

“我晓得，我晓得！”沈媒婆问，“詹少爷明天啥辰光来？”

“总在下半天。”

“好！那么明天下半天等你的大驾。”

于是詹善政作别而去。沈媒婆少不得还要跟小白菜商量，她劝“女儿”见了刘老太太，不要说那些“不吉利的话”，免得好事落空。小白菜不以为然，不过也没有跟她争辩，含含糊糊地答应着，决定见了面还是照既定的主意行事。

第二天，沈媒婆起得很早，将小白菜唤醒了，催她洗脸梳头，匆匆吃过早饭，换了衣服，带上那十两银子的银票，预备去逛庙会。哪知正在跟老王打听路径时，詹善政到了。

“还好，你们还没有出门。”他一见面就说，“刘老太太那里约好了！赶快去吧，不要让人家多等。”

“这么快！”沈媒婆诧异地说。

不过，詹善政却不能陪着沈媒婆与小白菜去看刘老太太，因为他另外有事，同时这也没有必要，有赵司事带领就够了。

“赵司事在仁钱会馆等，我派人带你们去看他，他会安排一切。”

詹善政是带了一个听差来的，当时便作了交代。等沈媒婆与小白菜一走，他随即找到客栈的伙计老王，烦他先容，去拜访侯勋。

侯勋正在替《申报》写标题叫作“都门近事”的新闻信，一见詹善政，大为高兴，也非常客气，关照老王买好茶叶，装果碟子，殷勤得很。

“侯兄，彼此都在客中，不必费心！”詹善政问道，“我也听人说道，《申报》登过好些新闻，说杨乃武是冤枉的，不知道这些报纸还在不在？”

“在，在，怎么不在？不过，我手边没有。詹兄如果想看，我可以写信回报馆，补齐一全份，奉送。”

“谢谢，谢谢！”詹善政指着桌上说，“侯兄是在给报馆写信？”

“是的。我是访员，报馆里给了川资要我到京里来看看，总该有点新闻写回去。”侯勋拿起已写好的三张纸交了过去，“老兄不妨看一看。”

詹善政正中下怀，欣然接过。只见绿格子的连史纸上，一笔《灵飞经》的小楷，真是字如其人，秀气得很，心里对侯勋便又增加了几分好感。

看他写的“都门近事”。第一条就标出“小白菜丰姿如昔”，正文是用侯勋自叙的口气，说他于某月某日抵京，投宿的逆旅，正好也就是小白菜出狱暂住之处，冒昧相访，居然得以见到小白菜与她的婆婆。

接着描写他对小白菜的印象，说是丰腴白皙，并无憔悴之色；态度沉静稳重，不像蓬门碧玉。不过眉宇之间，总不免郁郁寡欢，这也是历尽沧桑以后必有的神情。

接下来，侯勋自道还有意外的发现，是杨乃武的一位至亲，正好去访晤小白菜，此可以看出，对这桩冤狱，杨、葛两家是彼此谅解的。最后用兴奋的语气说，杨乃武的那位至亲，已经允诺，改日详谈这桩冤狱的前因后果，相信必有许多未经人道的内幕，而以“容后续志，读者拭目以俟可也”这么一句套语作结。

“侯兄，”詹善政有些紧张，“这后面一段，请你不要写上去。”

“噢，”侯勋一愣，“请问，有什么关系？我自己觉得并没有不妥当的地方。”

“不是别的，现在舍亲最希望的是清静，最好平平安安回到家乡。如果报上一登，到处有人注意，行踪就处处受拘束了。”

这也是一个理由。不过侯勋难得有这样一条好消息，要他放弃，实在舍不得，因而踌躇不已。

为了希望换取更多的“独特之秘”，侯勋终于忍痛牺牲，当时便提起笔来，将有关詹善政的那段记载，一笔涂消。

他这样做法很聪明。原来詹善政此来，有件令侯勋意想不到的事要谈，杨乃武不仅愿意合作，细谈他亲身经历的冤狱，而且愿意亲自执笔。不过杨太太对此事不以为然，她的顾虑是，有些事于名誉有损，或者伤害到他人，仍以保持沉默为宜。因而夫妇之间起了一场争辩，杨乃武表示他要亲自执笔，正就是想到有些事可写，有些事不可写，主宰在己；而杨太太则认为到时候会身不由己，无可奈何，倒不如根本不插手，是免除烦恼的唯一良方。

不过，做妻子的亦能想到，丈夫受此人世罕有的酷遇，有着无数的冤屈待诉，平常人稍稍受了欺负，还得找个人谈谈，心里才会舒服些，何况是这样一桩几乎万劫不复的沉冤。所以到最后是自己让步了。

不过，不是无条件的让步，她要詹善政跟侯勋好好谈一谈，如果彼此有诚意，能合作，不妨作进一步的接洽，否则还是以不招惹为妙。

所以，刚才詹善政要求侯勋删掉有关他的记载，等于是一种考查。如果侯勋坚持己见，则詹善政就会大起戒心，有所保留。现在侯勋既然是一种合作的态度，又看他为人温文尔雅，是信赖得过的样子，当然就谈得下去了。

“侯兄，”他问，“我不知道你打听了舍亲的情形以后怎么样，是不是写下来登在报上？”

“是的。”

“既然如此，别人写好了交给你不也是一样吗？”

“那当然也可以。不过，有两点：第一，别人写的确实不确实，我不知道，最好是能让我当面见令亲一面，听他亲口叙述。第二，说实话，消息有个写法，要写大家关心的事，不相干的事可以不写；有关系的事，一定要写得详细。我怕别人不懂这个窍门，写出来不合用。”

“你的两个疑问，我可以答复你：第一，事情写得确实不确实这一点你很可以放心，会写得比你自己问过舍亲再写下来还要确实——”

“噢，”侯勋不信其事，急忙插进去问，“为什么呢？确实不确实，我听了令亲的话，据实记载，为什么会不如别人？”

“此人非别，就是舍亲。”

此言一出，侯勋惊喜莫名，“原来令亲预备亲自现身说法？那，”他情不自禁地说，“那正是固所愿也，不敢请耳！”

“听老兄这么一说，第二点好像也不必回答了。”

“是，是……令亲肯亲自执笔，那太好了，太好了！”侯勋略停一下又说，“足下能不能为我引见，我想去拜访令亲。”

“好，好！不过今天不行，舍亲要去看医生，等我回去商量一下，定个时间再通知侯兄。”

“专诚奉候。”侯勋又问，“令亲是何贵恙？”

“无非刑伤。”詹善政叹口气说，“这场冤狱，倾家荡产，革掉功名，落下残疾，虽然得以昭雪，已是非人境遇了！再说，来日茫茫，又不知何以为生？”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侯勋安慰他说，“如今谋生之道很多，总有法子好想，先不必发愁。

譬如——”

前面是泛泛的安慰，无足重视，但举例设譬，便值得听一听，而侯勋却又不往下说，詹善政当然要追问。

“侯兄，好像你有什么法子，何妨说来听一听。”

“我是一时想到，作为闲谈，如果能谈出点道理来，我们再从长计议。”

“是！请教。”

“老兄到上海去过没有？”

“去过两三次。”

“最近一次呢？”

“是在去年进京的时候。”

“可曾好好逛一逛？”

“那时候要打官司，何来逛一逛的闲情逸致。”詹善政奇怪地问，“侯兄问这些是为了什么？”

“如今十里洋场，越发繁华了。老兄在上海如果好好逛过，就会发现，这两年上海的戏班子跟别地方大不相同，通行连台本戏，生意好得不得了。像一本、二本、三本《铁公鸡》，是向大人跟张嘉祥的事迹；

还有一本新戏，叫作《张汶祥刺马》——”

“噢，”詹善政接口说道，“这本戏我看过，是七八年前的新闻，那位被刺的两江总督马新贻，原是从我们浙江巡抚调过去的。”

“一点不错！”侯勋急转直下地说，“我想，令亲的冤狱，已经成了通国皆知的大新闻，如果能够编成新戏，一定很叫座！”

这真是匪夷所思了！詹善政茫然地想了好一会儿，说出一句来：“用舍亲不幸的遭遇，让人家去发财，这也太无谓了。”

“不然！只要人家发财，令亲当然有好处。”

有好处就值得谈了，“倒要请问，”詹善政说，“是啥好处？”

“这有两个做法，第一，令亲既然是举人，笔下一定很来得，不妨自己编一本戏；第二，接头一家戏园老板，事先讲明白，如果生意好，要分多少钱。”侯勋又说，“如果令亲有意，这件事我可以效劳。”

“多谢，多谢！说不定要请侯兄帮忙。”詹善政想了一下问道，“舍亲在戏文方面，一窍不通，怎么能编戏？”

“这，说容易不容易，说难也不难。戏文都有一定的套子，一定的规矩，只要请内行指点一下，就明白了。这一点，请放心，我可以帮令亲一起来编。”

接着，侯勋谈了许多编戏的诀窍。他的口才很好，深入浅出，听来津津有味，令人忘倦，以致詹善政在他那里逗留得近午时分，方始告辞。顺路去看一看沈媒婆，犹未归来，心想：大概跟刘老太太谈得很投机。看样子事情很顺利，能让她们婆媳早早动身，也了却自己一桩心事。

确如詹善政所想象的，事情很顺利。原来刘老太太是好热闹的人，而沈媒婆那张嘴，能言善道，哄得那位老太太笑口常开，一下子变成片刻离不得她了。

小白菜与刘老太太亦很投缘。主要的是她的遭遇令人不能不寄以同情。刘老太太很想细问一问她跟杨乃武的一切，只是初次见面，似乎还

不便深谈；留她们吃了饭，殷殷订了第二天再见的约会，方始放她们回去。当然，随刘老太太回浙江这件事，就算定局了，不过，动身却还有待，是因为刘家尽室远迁，刘知府有许多书籍家具，不便带到云南，送回原籍，整理装箱很费事的缘故。

第二天上午，沈媒婆带着小白菜，应约而至。刘老太太一见面就说："动身的日子定了，三月初五，还有二十多天。我想，你们住在客栈里，花费也很大，不如搬到我这里住。"这是求之不得的事，不过沈媒婆做事很老练，觉得一切都是事先说明白的好，所以先赔笑说一声："多谢老太太。"然后很谨慎地又说："不过，我有几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

"不要紧，你尽管说好了。"

"承老太太看得起我们母女，带我们回去，又叫我们搬来住。在府上，不在乎多两个吃闲饭的人，不过我们母女心里总过意不去，不晓得应该怎么报答？"

"哪里谈得到报答不报答？一路上你替我做个伴，我就很高兴了。"刘老太太又说，"讲句老实话，我家虽不是什么大富人家，也是有点底子的，湖州的房子很大，要人照应，将来如果你们愿意，索性就跟我到湖州去。你们看，怎么样？"

"那还有什么话说，只要老太太不嫌弃，我们就跟到湖州去服侍老太太。"

"不是，不是！你不要弄错我的意思，我不是把你们当下人。"刘老太太想了一下，"我另有道理，到时候再说。先谈眼前的事，你们是不是愿意搬过来？"

"是，是！怎么不愿意。"

"那么，拣日不如撞日，今天就搬来好了。"

这在沈媒婆不能不踌躇，因为无论如何要先跟詹善政见个面。想了一下，有个两全之计，将小白菜留在刘家，自己过一两天再搬来。

于是沈媒婆先回客栈，一面收拾行李，一面等詹善政来会面，小白菜便留在刘家陪老太太。大户人家的规矩，女眷总在晚饭以后，集中在老太太的卧室中，陪着说闲话，是一种承欢膝下之意。这天因为有小白菜在，刘知府的太太、姨太太、大少奶奶，还有两位小姐，全都到齐，

为的要听小白菜的故事。

她是早已意料到，不到刘家则已，一到必有这样的一个场面，所以心里是有准备的，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都曾经想过。

能说的是，杨乃武只不过与她是房东、房客的关系。至于从葛小大一命呜呼，报官相验开始，除了要替沈媒婆略略遮掩以外，就没有什么要忌讳的。说到几次受刑的惨状，从刘老太太到丫头、老妈子，无不替她垂泪。

就算长话短说，也谈到二更天才散，刘老太太吩咐，让小白菜住在她后房，上床以前，又叫她陪着吃消夜，少不得还要闲谈一会儿。

“我倒问你一句，”刘老太太放低了声音说，“你跟杨举人，到底好过没有？”

小白菜脸一红，不忍欺骗老人家，点点头，用低得几乎只有自己才能听得见的声音说：“好过的。”

“杨秀才为人怎么样？”

“这，很难说。”小白菜想了一会儿答说，“人很厉害，好些人怕他。”

“厉害不是心坏，我是说，他对你怎么样，是不是有良心？”

“是。”

“那么，你当初有没有想过，你们这样子是没有结果的，让你丈夫发觉了，是件不得了的事。”

“想过，也商量过。”

“商量过？”刘老太太吃惊地问，“商量什么？”

看她的表情，小白菜颇为不安，知道她误会了，赶紧声明：“不是商量别的事，是商量怎么跟我婆婆去说。”

“噢！”刘老太太不自觉地有种欣慰之感，小白菜并非跟杨乃武商量如何谋杀亲夫，“要跟你婆婆说什么？”

于是小白菜将杨乃武打算在中举以后，与沈媒婆谈判，送一笔聘金让葛小大另娶，拿小白菜接回家的计划，细细说了一遍。

“照这样看，杨举人更用不着下什么毒手。”刘老太太又问，“他这个念头，杨太太知道不知道？”

“知道的，而且也是许了他的。”

“看起来杨太太倒贤惠。”

“还好。”

“你见过杨太太没有？”

“见过。”

“这一次出来以后呢？”刘老太太问，“有没有跟杨太太见过面？”

“没有。”

“杨举人呢？”

“更没有！”

“那么，”刘老太太问道，“你想不想跟杨举人见一面呢？”

这一问，大出小白菜的意外，她从未想得到有人会问这么一句话，因而也就不知道如何回答，必须此刻才去想：自己是不是愿意跟杨乃武见一面？

可是，她亦立即想到，对于这一问，绝非愿与不愿，一句话可以了结的。若说愿意，也要看一看，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情形之下见面；见面以后，会有什么后果，更不能不加考虑。

于是一时恩怨纠结，心乱如麻，不但理不出一个头绪，甚至连礼貌上应该马上有所回答都记不起了。

这模样在刘老太太颇感意外，一面看她脸上的表情，一面猜她心里在想些什么，慢慢地自觉有所了解了，小白菜对杨乃武仍旧保持着极深的感情，只是不便直道愿意跟他见面而已。

刘老太太这样想着，不由得自己又转念头，何不促成他们见个面？一念未毕，一念又生，既然杨太太亦很贤惠，而小白菜如今又漂泊无依，何不促成她也姓了杨？

这个念头似乎太不可思议了些！刘老太太自己先泄了气，可是马上又把兴致鼓了起来，不过这一次的想法比较冷静了一些。她在想，杨太

太的观感也许改变了，而杨乃武九死一生，都为了小白菜一句话的诬攀，也许恩尽义绝，恨之切骨。如果这样，即使小白菜一片痴情仍在杨乃武身上，依然好事难谐，那就不如不见面为妙！

她已经想停当了，而小白菜仍旧怔怔地一脸迷惘，这一来刘老太太忍不住要开口催问了。

“你还拿不定主意？”

小白菜一惊，茫然地问：“老太太，你说啥？”

“我不是问你，愿意不愿意跟杨举人见个面？你的意思到底怎么样？”

“唉！”小白菜叹口气，“我自己都不知道。”

“意思是想见个面，不知道怎么才能见得着，是不是？”

“我想，还是不要见的好。”

刘老太太认为她言不由衷，只是不便直接指穿，便即问道：“为什么呢？”

“见一面——”小白菜很吃力地说，“牵丝扳藤地会有麻烦。”

“你是说，杨举人会找你的麻烦？”

“不是。”她摇摇头，“他不会找我的麻烦。”

“噢，”刘老太太越发感兴趣，也越发关心了，“怎么知道杨举人不会找你麻烦？”

“我知道，他绝不会！”

小白菜虽然没有说明缘故，但听她的语气，毫无半点游移，知道她另有所见，当然相信她的话，而且颇感欣慰，因为两个顾虑已去其一，只不知另一个顾虑为何？

刘老太太心里在想，杨乃武的妻子，或许不如她丈夫那么宽宏大量。这一点关系很重要，如果打听清楚，不至于引起杨家夫妻不和，那就不妨设法安排小白菜与杨乃武见个面，再图其他，否则，就不必去管这一场闲事了。

打定了主意，不再谈下去，而且，也早过了应该归寝的时刻，刘老

太太决定有什么话，都等沈媒婆搬来以后再说。

沈媒婆是早就想好了一套说法的，主要的目的，还是要从他手里弄些好处。所以等詹善政问到跟刘老太太见面的情形时，她瞒住了彼此投缘的真相，只说，初交之始，大家都很客气。

“那么，带你们回去这件事，怎么说呢？”

“那倒是答应了。说本来就是便船，不多我们两个人。我想，我总要尽我的道理，说两句客气话，我说：船是白坐了，饭不好白吃，伙食上头，多少应该贴补。原以为刘老太太会说一声：算了，算了，贴补点啥？哪知道，”沈媒婆故意问一句，“詹少爷，你知道刘老太太怎么说？”

“怎么说？我猜不到。”

“她说，随后再算。”沈媒婆紧接着又说，“看样子，到头来还是白吃了人家的，不过，詹少爷，我不能不有个预备。再说，刘家的丫头老妈子很多，人情上也不能不应酬应酬。还有一层，路上要走好些日子，万一有个病痛，总不能说，看病吃药还要人家花钱。而况，人家船到嘉兴，就要另外转船到湖州，我们娘儿俩赤手空拳，怎么办？”

说来说去是要钱，詹善政当然也是有预备的，不过看沈媒婆说了好些开销，似乎所望甚奢，不免有一番讨价还价。这样一想，觉得原来的主意行不通了。

他原来是预备送她五十两银子，直截了当一句话，既然看出沈媒婆本意，就得换一个说法，“你晓得的，杨家为这个官司，倾家荡产了，实在没有力量再帮人家的忙。不过，你们婆媳俩的处境艰难，也是实情，我为这件事已经想了又想，现在亏得赵司事帮忙，有了着落，再好不过。”他略停一下说，“我自己带了点盘缠，匀出三十两银子送你。”

“那真是多谢詹少爷了。不过——”沈媒婆作个迟疑的神态，没有再说下去。

“你有话尽管说。”

“叫我怎么说呢？詹少爷这样帮我们的忙，我再争多论少，道理上说不过去。不过，这趟回去重新要做一份人家，这，詹少爷也可以想得到，实在为难。”

詹善政点点头，不即答话，想了好一会儿说：“家家有本难念的

经，我们难处比你多得多。这样，我再多凑十两银子给你。”

“那——”沈媒婆是真的说不下去了。

詹善政很得意，也很好笑，沈媒婆何必枉费这一番心机？现在较原定给她的数目，反而少了十两银子，他决定私下送给小白菜。

于是他问：“你媳妇呢？”

“今天住在刘家。”

无意中一句话，露了马脚。詹善政心想，若非言语投机，小白菜不会住在刘家，由此可见，沈媒婆所说的话，不尽实在。

当然，他不必说破，只笑笑说道：“那很好啊！但愿你们婆媳，就此寻着一个好东家，我要走了，下午我把银子送来。”

话虽如此，人却坐着不动，因为他还在踌躇，思量着如何能与小白菜再见一面，好把另外的十两银子，当面交了给她。

沈媒婆自然猜不到他的心思，只是礼貌地陪着闲谈，而话题亦就不可避免地问起他的行止。

“詹少爷，你们哪天动身？”

“还没有走，不过也快了。”

“是起旱，还是走运河？”

“就是为了这一点，动身的日子没有决定，也许既不起旱，也不去运河，是从天津坐海船回去。”

“那是到了上海再换船？”

“是的。”詹善政说，“也许就在上海住下来了。”

“住在上海？”沈媒婆问，“不回余杭了？”

杨乃武确有这么一个打算。原来他已跟侯勋见过面，谈得相当投机，而且彼此合作之议，也有了变化。

原来《申报》自英国人美查兄弟在同治十一年创办以来，三年有成，业务蒸蒸日上，除了报纸以外，还办了一份月刊，名为《瀛寰琐记》，专门刊载笔记、小说之类，很受欢迎。不过，文字较深，不是一

般人所能看得懂的。美查兄弟很想另外办一份通俗的读物，希望略识之无的人，亦能感到兴趣。

这时上海有个清心书院，是美国纽约长老会所创立，一切经费，都由纽约汇来。到了咸丰十一年，美国发生南北战争，教会的捐款大为减少，清心书院的经费，亦就不能像以往那样充裕。书院的院长范约翰教士，便仿照他国内的办法，改为半工半读制，设法让学生做工赚钱来维持。生财之道一是种植园艺，二是办印刷所。

有了印刷所，当然可以进一步办文化事业，范约翰在去年办了一张画刊，名为《小孩月报》，内容有诗歌、故事、名人传记、博物馆等，所用的插图，是用铜版雕刻，细腻精致，比中国木刻的“绣像”高明得太多，加以印刷清晰，爽心悦目，所以大受欢迎。

于是美查兄弟触动灵机，预备也办一张画刊，定名为《瀛寰画报》。他们的看法是，《小孩月报》虽然精美，可惜铜版是外国教会用过送来的“废物利用”，内容自然都是圣经以及其他外国的故事，对中国人来说，有点格格不入。如果《瀛寰画报》能用中国的题材，自然会比《小孩月报》更受欢迎。

这张《瀛寰画报》，已经开始筹备了，招兵买马，十分起劲。杨乃武从侯勋口中了解了这些情形，突然发现，这是自己很好的一条出路，因为沉冤虽已昭雪，但功名已革，名誉受损，在余杭既不能重操旧业做讼师，又无其他谋生之道，不如参加《瀛寰画报》，凭自己的一支笔，或许可以打出一片天下来。

这件事谈得已有眉目了，杨乃武决定坐海轮到上海，由侯勋为他引见《申报》的主政，当面接头。

不过詹善政没有必要将杨乃武的出处，告诉沈媒婆，所以含糊其词地敷衍着，心里所在想的，只是如何能与小白菜见一面。

左思右想，始终没有一个好办法，只好暂且丢开，作别自去。到得黄昏时分，带着银票来送与沈媒婆时，却有意外的惊喜，不但见着了小白菜，而且沈媒婆亦不在客栈里，说话更方便了。

“你婆婆呢？”

“出去买东西去了。”

“就快回来了吧？”

“刚走不久，说要到什么大栅栏去，恐怕得有一息才能回来。”小白菜问说，“詹少爷有事？”

“没有别的事，送银子来给她。”说着詹善政将四十两银票递了过去，“请你点一点。”

“不必点，不会错。”

她一面说，一面手接银票，两手相接，小白菜毫不在意，詹善政却颇有异样的感觉，很想趁势握一握，而终于不敢。

“这里还有十两银子，是送给你的。”

这一下，小白菜不由得注意了，未答话以前先抬眼看一看，发觉詹善政眼神有异，就更不肯接受了。

“谢谢你，詹少爷，有这四十两银子，够了。哪里好再让你破费。”

“你不要跟我客气，说实话，我原来想送你婆婆五十两银子，哪知道她一上来讨价还价，反而只说定四十两。多下的十两，我亦不要，你留着用好了。”

“我婆婆专做这种自作聪明的事。”

这话意味深长，詹善政接口道：“是啊！当初不是你婆婆贸然去报案，哪里会有这么一场官司出来。”

“唉！这话也不必去说它了。”小白菜的脸色转为阴郁，低头想了一会儿，突然抬脸说道，“詹少爷，我想请问你一句话，杨太太是不是很恨我？”

“这——”詹善政考虑了一下，觉得不可骗她，但也不必说得太明白，所以这样答说，“这你也可想而知的。”

听这一说，小白菜立刻便有了惶恐的表情，“我实在也叫没奈何！这几天我一直在想，是不是应该给杨太太当面赔个罪？”她问，“詹少爷，你看呢？”

“我看，”詹善政直觉地感到不妥，“可以免了。”

由小白菜抑郁的神情，不由得让詹善政想到杨乃武。从出狱以后，他们郎舅俩私下作过两次长谈，杨乃武所要强调的是两点：一是他跟小白菜的交往，是获得妻子许可的；二是小白菜的诬攀，绝非有意陷害，

而且她不了解律法，根本不曾想到会有这种严重的后果。言下对小白菜还存着一片护惜之心，是谁都可以听得出来的。

现在小白菜对此事亦是耿耿于怀，十分不安。看起来倒是心心相印，形迹虽离，两情相孚，若能在一起厮守，彼此想慰，确是一件好事。

不过，这个念头刚一转到，立刻就浮起他姐姐的影子。这三年之中，她一方面要营救丈夫，一方面维持一个家，艰苦备尝，心力交瘁，实在难为她撑得住。现在总算有了结果，而谁知杨乃武的一片心，仍在小白菜身上，这也未免太伤她的心了。

这样想着悚然而惊，自己千万不可多事！否则，又会引起另一场家庭中的剧变。因为有些警惕，他又关心小白菜的未来，希望她有个好的归宿，才可以绝了杨乃武恋恋难忘的心。

于是他想了一下说：“阿嫂，我有句很冒昧的话，不知道能不能问？”

小白菜不知道他存着什么心，便先看他一眼，见他一脸正经，方始答说：“詹少爷，你尽管请说。”

“你年纪还轻，葛家又没有什么根基，你也没有儿子，总不见得作守节的打算吧？”

“守节？”小白菜苦笑着答说，“哪里谈得到？”

“那么，你是另外要找人家啰？”

“这——”小白菜摇摇头，“我还没有想过。”

“这我就不懂了！”詹善政是真的困惑，“既不打算守节，又不想再嫁，那么，你要怎么样呢？”

小白菜依然存着遁入空门的心思，不过，这是自己的事，而且也得找机会，无须跟人去说，所以这样含含糊糊地答说：“过一天算一天。”

“过一天算一天？”詹善政突然起了疑心，决意试探一下，“阿嫂，你是不是还抱着什么希望？”

小白菜愕然，“抱着希望？”她说，“我不知道是什么希望！”

“希望有一天仍旧能姓杨？”

此言一出，小白菜的脸色大变，惊惶、诧异、疑惑，甚至有些生气，表情非常复杂。

这表情是詹善政所未曾料到，也不易了解的，不过他很沉着，话已说出口了，不管小白菜的感想如何，反正有她一句确实的答复，便是自己的一项收获。

小白菜却无答复，只是反问：“詹少爷，你怎么会这样子想？”

“我想得不对？”

“当然想得不对！不过，”小白菜突然觉得，心事既已到了不能不吐露的时候，不如爽爽快快道破，“我倒是很想跟杨大爷见一面。”

接着小白菜便毫无保留地倾诉心事，原以为杨家大妇贤惠，情郎多才，而与丈夫分飞，亦非不可能之事，所以一心一意打算着进了杨家的门，如何善尽妾侍之道。不想有此天外飞来的横祸，而累及杨乃武，虽说事出无奈，毕竟内疚难释，同时也不知道杨乃武究竟对她作何想法，希望能见一面，一方面表达自己的歉疚，另一方面想澄清心中的疑虑。

詹善政未曾想到她会这样直言无隐，既然如此，自己就无须顾忌，该问的话，尽管实说好了。

“阿嫂，你说心里有许多不明白的事，是指哪些？”

“我不知道杨大爷究竟恨我不恨我？”

“这一点，”詹善政想了一下说，“我可以代他答复，不恨你！”

“詹少爷，这话，是不是杨大爷亲口跟你说过的。”

“是的，他亲口跟我说过。”

小白菜很仔细地看了他一眼，他脸上很诚恳，不像说假话，但总觉得要亲口听杨乃武说一句，才能安心。

“还有呢？”詹善政又问，“你还有什么话要问他？”

见了面，千言万语说不尽，但此时却不知有什么要问的话。尤其是在第三者面前，更说不出一个所以然。可是，她又实在不能不说，否则就显得自己在说假话，目的只是想找一个借口见一见杨乃武而已。

因此，她定定神细想，觉得有件事可问，而且也不妨跟詹善政明说

的，是杨太太对丈夫的感情，是不是由于她闯了这场祸而有了裂痕？

“不会的！”詹善政答复她说，“我姐姐是极明白事理的人，而况你们之间的情形，她也是早就知道的。”

小白菜觉得不必再多说了。因为詹善政回答的话，处处在安慰，也就是处处在拒绝，意思仿佛是：你心里所疑虑不安的事，无足介意。这样，也就没有跟杨乃武见面的必要了。

谁知詹善政却另有想法，问出一句话来是她所意料不到的。“阿嫂，”他说，“你如果有机会能跟我姐夫见一面，会不会再想见第二面？”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小白菜想，他大概是在怀疑了，自己会得寸进尺，仍想缠住杨乃武，实现原来的计议。如果是这样的想法，他就错了。可是，也难怪他！

于是，她不能不表明心迹了：“詹少爷，请你不要错会我的意思！我不是还存着什么私心，那是办不到的事！就办得到，我也不会答应！”

刚说到这里，窗外人影闪过，屋内两人都住了口。是沈媒婆回来了，手中大包小包拎了好几个。进门招呼过了，视线立即落在桌子上，詹善政送来的银票，小白菜尚未收藏。

“娘，”小白菜即时交账，“这里是詹少爷送来的五十两银子。”

“五十两？”沈媒婆有意外之喜。

“十两是送给她来作零用的。”詹善政指着小白菜说。

“多谢，多谢！”沈媒婆倒也干脆，对儿媳妇说道，“你拿十两，我拿四十两。”

银钱交代，告一结束，要跟小白菜说话，此时已经没有机会，便即起身作别。

“詹少爷，你吃了便饭去。我买的有酱羊肉、馅儿饼在这里。”

“不必客气。”詹善政问，“你们哪一天走？”

“现在还不知道。”沈媒婆答说，“我们娘儿俩今天收拾收拾，明天一早就搬到刘家去了。几时走，完全要看刘老太太。”

“想来总是用水路，船定了没有？”

“还不知道。”

詹善政想了一下说：“最好你先打听一下，有了确实日期，请你到仁钱会馆告诉赵司事一声。也许——”他向小白菜看了一眼，沉吟着。

沈媒婆看在眼里，声色不动，只说：“好的！詹少爷，有了确实日期，我去通知赵司事，请他转告你。

如果你跟杨大爷到上海，要我带信或者带什么东西回余杭，请你直接到刘府上来看我好了。刘府上我只认路，说不出地名，请你问赵司事好了。”

“我知道，我知道，如果有信带，我会来看你的。”

等詹善政一走，婆媳俩草草果腹，将不多的行李，略略整理了一下，看时候还早，沈媒婆便去要了一壶茶来，跟小白菜在灯下闲坐，问起詹善政。

“他是什么时候来的？”

“娘刚走，他就来了。”

照此说来，工夫不少。沈媒婆想起他的欲语不语的神色，便即问道：“他跟你谈些什么？”

小白菜有点懊恼，自己的话说得太欠考虑，只说刚来，不就没事？跟詹善政所谈的，完全是自己的心事，不便让婆婆知道，只好支吾其词了。

“瞎七瞎八谈闲天。”

“谈闲天总也要谈个题目啊！”

“无非京里的日子过不惯，想早点回去。”

“噢，”沈媒婆已经看出来了，她瞒着许多的话，便慢慢地套问，“既然这样，为啥不走呢？”

“那就不晓得了。”

“他没有说？”

“没有。”

“你也没问他？”

“没有。”

“那么，”沈媒婆有些不悦了，“你们谈点啥呢？”

“我根本没有听他的。”

这句谎撒得不怎么高明，而沈媒婆听来却别有会心，默默地盘算着，一直不开口。

小白菜有自己的心事，更无兴趣聊闲天，默默地起身，在土炕上折好了被，说一声：“娘，睡吧！”

“你先睡。”

于是小白菜先归寝，但直到沈媒婆上了炕，鼾声渐起，她依旧两眼睁得很大，心里在回想与杨乃武在一起的那些日子。

杨乃武夫妇及詹善政的归期决定了。

本来照杨太太的意思，丈夫一出狱以后，立刻就要南下，但先因安排如何送走沈媒婆，接下来，又因侯勋的出现，而形成羁绊。然而，这都不是迟迟其行的主要原因，其中的关键是杨乃武根本就不愿回乡。

他也有他的想法，第一，冤狱虽得昭雪，名声不见得好听，与小白菜那段孽缘，总是赖不掉的事，回到余杭，羞见父老。第二，已成白丁，而且举人被革，照例不能再赴考重新求个出身。若说重操旧业，更不可能，因为他已是尽人皆知的名讼师，而在官府则称之为“讼棍”。若无凭借，县官随时可以找他的麻烦，轻则训斥，重则治罪，所以不弃刀笔，即是自蹈险地。

杨太太很了解丈夫的想法，对于他不愿重操旧业，更是由衷地赞成。除了利害关系以外，她还有因果报应的看法，认为杨乃武无端撄此大祸，即为过去颠倒是非，以黑为白的“现世报”，岂可再重蹈覆辙？

不过，夫妇的想法虽然相同，难题是：不回余杭到哪里？故乡诚然是伤心之地，而到底有根基在那里，即令仰面求人，毕竟还有可求，胜似举目无亲之地。因此，侯勋的一现，不仅杨乃武大感兴奋，杨太太亦寄以很大的希望。

为了杨乃武不先回余杭，杨太太认为先须做一番安排，主要的是要取得至亲的谅解，尤其是杨大姐。

杨乃武的这场官司，她从中奔走，出力最多，而且她亦是除了杨太太以外，最关心他的一个人。若说杨乃武出狱以后，竟不回余杭去看看这位日夕殷盼的长姐，甚至连出路都不跟她商量一下，于情理上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一件事。因此，第一个安排，便是杨乃武预备在上海寻出路的计划，写信告诉杨大姐征求她的同意。

杨大姐的复信已经来了。不知是谁替她代的笔，写得极好。对于杨乃武幸获平反，姐弟有重见之日的感想，曲曲传达，深刻无比，不论谁看了都会感动，何况是身历其境的杨乃武。因此，不待读完，即已泪流满面。

杨乃武想到上海创业的计划，杨大姐完全赞成，姐弟俩的想法一样，“止谤莫如自修”，唯有力争上游，做出一番事业来，才能弥补恶劣的名声，重新获得乡人的尊重。同时表示，如果在上海立一个家，需要一笔款子，她亦可以筹措一部分。

此外还谈到小白菜，杨大姐说她是“天地间第一可怜人”。固然她诬攀杨乃武，是做错了一件事，但设身处地想一想，恐怕任何女人遭遇到像她那样的境况，皆会犯那样的错误。千言并一句，如果杨乃武肃身自爱，跟她没有那段私不可告人的秘密，她亦不会犯此错误。

因此，杨大姐谆谆劝诫胞弟，存心必须厚道，不但千万不可记她的恨，而且应该同情她，帮助她。如果杨乃武不能寄以同情，世界上就不会有人同情她了。

最使杨乃武惊心动魄的一番话是，杨大姐自道跟小白菜在狱中一晤，已彻底了解她的本心。如今小白菜所重视的，也只是杨乃武的谅解，如果不能得到这一点，即令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同情她，她亦不会心安。

这使得杨乃武又作了一次反省，觉得对小白菜亏负太多。可是，他怕引起妻子的误会，不敢透露自己的感想，而且对杨大姐所叮嘱的，帮助小白菜这一点，亦无任何表示。杨太太勉强也看得懂信，心里虽很尊敬她的大姑子，但并不以杨大姐帮小白菜说话为然，所以丈夫既无话说，她亦乐得不闻不问，只是默默地准备启程回南。

行期是定了，五天以后到天津，等候太古轮船，循海道以南。杨乃

武暂住上海，托侯勋照料，杨太太姐弟转道回余杭，作迁居上海之计。这一来，杨太太少不得要备京中的土仪，如俗称为“老鼠矢”的万应锭，盒装的点心“大八件”，以及通草花之类，带回余杭，分馈亲友，所以连日带着沈妈，由客栈的伙计领路陪伴，在采购这些土仪。

枯守在客栈中的杨乃武，念念不忘的，即是杨大姐有关小白菜的那些话，他不知道怎么才能表达对小白菜的同情，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对她有所帮助。方法当然有，但行动必须瞒着妻子，这就难了！

想来想去，觉得有一个人不妨商量，就是詹善政。

“我给你看封信！”趁妻子不在，杨乃武第一次向内弟出示了杨大姐的信。

看完了信，詹善政第一个想到的，不是小白菜，也不是杨乃武，而是杨大姐。他一向佩服得她如神明，此时，则是感动与敬重，且亦不无惊异。他一直觉得杨大姐为人识大体，有魄力，多智计，能说能行，是巾帼中的奇女子，如今才知道她的心地极厚。

“大姐实在了不起！”他除了这句称颂的话，别不能赞一词。

杨乃武不免失望，他本想跟这位内弟谈谈小白菜，不想话题偏了。应该怎么拉回来呢？

幸好，詹善政接着又问：“姐夫，对于大姐的话，你总也要有个交代吧！”

“是啊！”杨乃武立即接口，“我想了好几天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有跟你商量。”

詹善政想了一会儿问道：“姐姐看过这封信没有？”

“看过。”

“她怎么说？”

“她如果有话倒好办了。”杨乃武摇摇头说，“一言不发。”

听得这话，詹善政戒心更甚，沉吟了好半天叹口气说：“很难！”

杨乃武茫然，不知道他所谓的“很难”是指什么。

“姐夫，”詹善政又问，“你现在对她到底是怎么个想法？是不是

——”他很吃力地，“还有旧情难忘的意思？”

这话很率直，杨乃武觉得很难回答，说错了话，可能会引起很大的纠纷，但如闪避搪塞，则根本就不必跟詹善政谈这件事了。这样想着，不由得又浮起一个念头，真的，自己对小白菜到底作何想法？旧情难忘，固然不错，可是难忘到什么程度呢？是万难割舍，还是可以忍一时的痛苦，随时日已淡忘？

其实，这是不必多想，就能得到答案的。万难割舍又如何？莫非真的还能把她接回来？转念到此，便易于回答了。

“难忘也要忘！不过，”他说，“如果心里觉得少亏负她一点，就比较容易忘记。”

詹善政点点头，“这倒是很实在的话。姐夫，”他问，“你认为要怎么样才能少亏负她。”

“那就无非照大姐所说的，第一，让她心里好过些，不要以为我还在恨她；第二，能想个法子帮她的忙。”

“就是这两点？”

“是啊！就是这两点。”杨乃武答说，“除此以外，就是妄想了。”

这表明了他的本心，并无任何想与小白菜重续旧情的打算。詹善政觉得有此表示，事情比较好办了。

“姐夫，”他说，“我是怕她还存着什么妄想。”

詹善政在想，事情很明白地摆在那里，杨乃武与小白菜都渴望着有个面对面尽情一吐衷曲的机会。这倒不是为了对方，是为了自己。这场牵缠三载的冤狱，其中曲折变化，波诡云谲，当事的双方，性命呼吸，祸福不测，当然会将事情的起始，得罪的由来，外间的谈论，想了又想，有许多大惑不解之处，也有许多绝难甘心之处，更有许多失悔不安之处，积在心头，郁闷不堪。如今有了得以印证破解的可能，却仍旧如坠五里雾中，这是件无论如何不能忍受的事！

如果让他们见一面，彻底说明以后，继之以抱头痛哭，一切委屈都从滚滚热泪中倾泻净尽，胸怀一宽，重新挺起胸膛来做人，这是一件好事。而在杨乃武，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今后他能不能振作起来，就看他胸头的这个“痞块”，能不能完全消除。

从另一方面来想，倘或多方防范，不让他们有任何通音问及见面的机会，一时当然也可以办到。不过，人之欲望，越压制越高涨，小白菜也许无法可想，而杨乃武不能说连想见她一面的能耐都没有。果然得以私下相见，心境不同，反而由怜生爱，在感情上，激起难平伏的波澜，这后果就堪虞了。

这样想着，他认为安排杨乃武与小白菜见面这件事，不是不能考虑的，而所要考虑的是两件事：

第一，应该不应该瞒住姐姐？詹善政心想，隐瞒有隐瞒的好处，说明白有说明白的好处。同胞手足，深知性情，他姐姐不是不明事理的人，但这一次所受的刺激太大，也许会认为小白菜是“祸水”，离得她越远越好。这样，瞒住她就会省却好多麻烦，就怕以后她发觉了，有所怪罪，反难解释。

第二，见面之后，杨乃武能以理智自持，不会再作茧自缚，是詹善政所信得过的，不能把握的是小白菜的想法。此刻，她似乎万念俱灰，心如槁木，但一见了面，勾起旧情，槁木复燃，便成烈焰。

这一点却不可不防。

于是，他问杨乃武：“姐夫，你看她现在是怎么个想法？如果一见了面，会不会哭哭啼啼，缠住你不放？”

这话问得杨乃武大感意外，“我不知道。”他直觉地回答，“不过，这是双方面的事。”

“意思是说，她想缠你，你可以不理。”

“我会劝她。”

“劝不听呢？”

“那，”杨乃武断然决然地说，“只有不理她！”

“这一来不是就有麻烦了吗？”

一句话问得杨乃武哑口无言，好半晌，叹口气说：“唉！算了！‘以前种种，譬如昨日！’”

就在这紧要关头上，谈话突然中断，因为杨太太带着沈妈回来了。接着，客栈的伙计，送进来好些箩筐纸包，都是杨太太备办了带回余杭送人的土产。

“我想起件事，”杨太太说，“这场官司，多亏我们浙江京官帮忙，虽然挨家去道谢过了，还嫌太简慢。你们看，是不是要请桌酒？”

一听这话，杨乃武先就有了怯意，他本来就大不喜欢酒食征逐的应酬，如今因为与小白菜这段恋情在内，深怕有人问起，难以应付。不过妻子的话，很合道理，不便反对，只能寄望于詹善政设法打消此议。

杨乃武不作声，詹善政便懂他的意思了。不过，他觉得这桌酒也实在省不得，当初同乡京官所帮的忙，确实不小，应有比较隆重的致谢方式。至于杨乃武不愿露面，亦不要紧，可以另外请人出面，代做主人。

主客身份不侔，不便贸然相邀，托一位有身份而与主人关系较深的代为发帖邀客，原是通行的办法。

所以詹善政的主意，立即为杨太太所接受，就责成詹善政去安排。

“事情要做就要快。”杨太太说，“我们快动身了，早请早了一件事。”

“好！”詹善政说，“我先跟仁钱会馆的赵司事去商量。”

一到仁钱会馆，赵司事迎上来说：“来得正好，来得正好！沈媒婆要走了。”

“噢，”詹善政问，“哪一天？”

“后天。”赵司事说，“本来刘老太太早就预备好了，为的是要等一条熟人的船，比较放心。这条船原说半个月以后才到，哪知提前到了。后天又是长行的好日子，所以临时决定早走。”

“这么快！”詹善政心里在想，杨乃武想跟小白菜见面的愿望，终于落空了。

“詹兄，”赵司事又说，“还有件事要告诉你。刘老太太跟我说，希望跟你见见面，有两句话交代。”

“噢！”詹善政大出意外，而且相当困惑，“我跟刘家素昧平生，毫无关系，会有什么话交代我？”

“本来没有关系，因为沈媒婆跟小白菜，本来该你送回去，现在托了刘家。这一来，不就有关系了。”

“照此说来，要交代我的话，当然也是跟沈媒婆她们婆媳有关？”

“对了，除此以外，不会有别的话交代。”

詹善政想了一下说：“好！什么时候去？”

“随便你！此刻就可以。”

一半是不放心，一半是好奇，詹善政也想立即揭开这个疑团，便即答说：“好吧！我们就走。办完这件事，我另外还有事奉托。”

“什么事？”

“想请个客，谢谢大家，等会再详细商量。”

到得刘家，先由刘知府的长子，也就是预定护送他祖母回湖州，并在浙江应乡试的刘重福接待。请教了姓氏、排行，知道詹善政行二，刘重福称他“詹二哥”。这个称呼，令人受宠若惊，也使得詹善政困惑不解，不知刘家有什么事要跟他谈，且又如此客气。

“詹二哥，你请坐一下。”刘重福起身说道，“我先去禀报家祖母。”

“是，是！少爷请！”

刘重福向两位客人点点头，往里而去。詹善政觉得事有蹊跷，便又转脸向赵司事低声直道心中的不安。

“不会有麻烦的。刘家不是仗势欺人的人家，再说跟你毫无渊源，我想，一定是为了小白菜，有什么话问你。”赵司事说，“大户人家的太太、小姐们，吃饱了饭没事做，喜欢打听新闻，一定是想问问你姐夫的情形。”

这个解释很合理。詹善政便定心思索，刘老太太可能会问些什么话，怎么样回答？思前想后，大致有了一个底子，就不似刚才那样紧张了。

过不多久，刘重福从屏门后出现，詹善政起身迎接。一眼望去，影绰绰看到一位白发如银的老太太，由丫头扶着缓缓行来，随即肃然侍立，静等刘重福引见。

“奶奶，”刘重福说，“这位就是詹二哥！”

“老太太！”詹善政喊着，恭恭敬敬地作了个大揖。

“不敢当，不敢当！詹二爷请坐。”

接着是赵司事见过刘老太太。彼此周旋了一阵，坐定下来，有片刻的沉默，刘老太太方始开口谈正事。

“詹二爷，赵司事来跟我说，葛家婆媳要回浙江，你们又不便带她回去，正好我要回湖州，不多她们两个人，所以管了这桩闲事。”

“是！是！老太太好心，也是她们婆媳的运气。我跟舍亲也很见府上的情。”

“见情倒不必。不过，这桩闲事，我恐怕管不下来。”

詹善政一听这话，不由得便转脸去看赵司事，意思是问，可是刘老太太有翻悔之意，不愿带沈媒婆与小白菜同行了？赵司事亦有这样的感觉，只是不便有所表示，所以木然不答。

“詹二爷，令亲这场官司，从南到北，没有人不知道。不过，其中的曲曲折折，我也是最近才稍微清楚。如果说，光是把她们婆媳带回浙江，那倒没有怎么。麻烦的是，带回浙江，怎么样安顿她们。”刘老太太说，“救人要救彻，管闲事也要管到底。如果管不下来，半中间推了出去，弄得人家上不上，下不下，走投无路，这种闲事，就管得造孽了，倒不如一开头就不管。”

詹善政一听这话，知道有了麻烦，吸了口气，沉着地问：“不知道怎么管不下来，能不能请老太太说一说？”

“沈媒婆的媳妇，心事很重！”刘老太太说，“我是怕她在路上一个想不开，寻了短见。在京里，老实说，如果出了这种意外，只不过觉得家宅不吉利，大不了卖掉房子搬家，别的倒也不怕。若是在路上，我孙子只有二十岁，从小娇生惯养，跟外头人没有打过交道，莫非我抛头露面去跟地保差人说好话？”

这话句句实情，詹善政与赵司事都觉得她的顾虑，是应该有的。不过，刘老太太的本意到底如何，却还不明白，倘若怕惹是非，不愿携带沈媒婆与小白菜同行，那就只有把人领回去，另想别法，什么话也不用说了。如果另有主意，只要办得到，当然应该尽力。

这样想停当了，詹善政的态度反变得非常平静，欠欠身子答说：“老太太的话，一点不错。沈媒婆跟她媳妇，不管怎么样，在我们这面是不能不管的，府上如果有难处，当然不敢勉强。如今只听吩咐，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至于老太太的热心好意，我是始终感激佩服的。”

这番话通情达理，刘老太太深为满意，因为如此，觉得说话就不必过于迂回曲折——原来刘家上下都同情小白菜，而刘老太太更动了侠义心肠。她看过许多才子佳人历尽艰难终于团圆的唱本，因而有个想法。

几番打算，认为自己的想法，虽有窒碍，却不是不能克服的，所以决心着手试一试。第一步就是找詹善政见个面，主要的是看他的态度，再由他的态度窥探他姐姐的态度。如今对詹善政既然满意，那就不必再用侧面压迫的办法，不妨稍稍吐露本意。

“詹少爷，”她说，“我在想，沈媒婆的媳妇，论人品，着实不错，只为遭了这一场打击，有点万念俱灰的模样，如果不救她一救，随她消沉下去，也是件很作孽的事。你说是不是？”

“是！”詹善政很恭敬地回答，心里在想，这位老太太倒确是热心人，却不知有何可救小白菜的办法。

“詹少爷，我再说句老实话，如果断送了这个人的一生，是哪个作的孽？我想总有人一辈子良心不安吧？”

这句话绵里藏针，是对杨乃武极深的责备。詹善政不由得提高了警惕，口头上依然唯唯，而神色却不似先前平静了。

刘老太太当然也看出他心里的感想，急忙又撇开一句：“这话如今也不必去说它了。我们只就事论事，替她想个终身有靠的路子。詹少爷，你心目中有什么人没有？”

“一时，”詹善政很谨慎地答说，“倒想不起。”

“我冒昧，再请问一句，你们谈过她没有？”刘老太太紧接着说，“不管对她是好是坏，是可怜她还是骂她，总谈过吧？”

这是不能闪避不答的事。小白菜对杨家祸福关系如此之重，何能绝口不谈？詹善政唯有据实相告：“当然谈过的。”

“那么，对她是怎么个批评呢？是好还是坏？”

“老太太，大家都知道，她的本心不坏，不过，杨家大受她的累，也是大家知道的。”

“受累不能完全怪她，是不是呢？”

这是句公平话，詹善政不能不承认地点点头，轻声答一个字：“是！”

“我听说令姐十分贤惠，事理看得很明白，想来总不至于对她不谅解？”

这话很难回答，而且詹善政直觉地感到这话很有出入，所以仔细想了一想回答：“家姐并不恨她，不过有点怕她。”

“噢，”刘老太太很注意地问，“为什么呢？”

“老太太，你老人家请想，只为认识了她，才搞出这一场几乎家破人亡的祸事，当然就要怕她。家姐的想法也难怪——”

“令姐是怎么个想法？”刘老太太正色说道，“詹少爷，我们现在是在料理善后，总要开诚布公地谈，才能谈出一个结果来。”

一听这话，詹善政吓一跳。听口气，刘老太太是在代表小白菜向杨家提出交涉，亦像是为小白菜抱不平，有所主张。这样，说话可更得谨慎了。

于是他首先表明态度：“沈媒婆跟她媳妇，也是我们这方面想法子把她们从天牢里接出来的，安顿食宿，也凑了盘缠，如今托赵司事想法子，承蒙府上慷慨，肯带她们回浙江。要说到料理善后，像这样也算至矣尽矣了！”

“唉！詹少爷，你误会了。我说的善后，不是这个意思。”刘老太太略停一下又说，“我们话亦不要扯得太远，仍旧拉回来谈令姐对她的想法。”

“是，是！”詹善政觉得自己刚才那几句话，脚步已经站得很稳，话就比较好说了，“家姐经过这一场灾难，只希望以后平平静静过日子，不希望再有什么牵缠。所以，”他停了一下说，“套一句不大恰当的古话，对葛家的那位，是敬鬼神而远之！”

这话对刘老太太是兜头一盆冷水，将她的兴致打了一大半，不过，她也不是很容易就死心的，想一想有了个计较。

“赵先生，”她说，“我还有点事要细细交代，请你们两位在这里便饭。”

“不敢当，不敢当。”詹善政急忙说道，“改天再来叨扰。”

“不要见外！”刘老太太已经站起身来，用半命令的口气说，“无论如何，在这里吃了便饭去。”

詹善政犹待辞谢，赵司事却帮着留客，“恭敬不如从命。”他说，“而况老太太还有事要说。”

于是詹善政只好留了下来。刘家很客气地开出饭来，四盘四碗，相当丰腴。等刘重福陪着吃完了饭，刘老太太派人出来，将赵司事请了进去。约莫一顿饭的工夫，赵司事方始回到客厅，向詹善政使个眼色，相偕告辞。

一出刘家的大门，满腹狐疑的詹善政，可真忍不住了，急急问说：“老赵，是怎么回事？刘老太太跟你说些什么？”

“话很多，也是一片热心！我们回会馆去谈。”

回到仁钱会馆，有刚刚到京投奔会馆的同乡，需要安顿，好半天才得脱身，来跟詹善政重拾话题。

“刘老太太很热心，她的那番意思倒不可辜负。不过，也全靠我们站在旁边的人，疏通排解，事情才会成功——”

“老赵，”纳了半天闷的詹善政，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到底怎么回事，请你先说明了，再发议论行不行？”

“物有本末，事有始终，来龙去脉之间，先要弄清楚，话才容易听得进去。你说是不是呢？”

一个心急，一个偏要绕着弯子说话，詹善政无可奈何了！转念一想，多的工夫也等了，不在乎这片刻。

于是，定定心，把他说的那几句，回想了一遍，觉得也不全是不说亦无关系的疯话。

“我懂了，你是说刘老太太是一片热心，即使她有什么不合道理的话，亦不可当她是恶意？”

“对，对！善政兄，你懂得这个道理，我的话也好说了。刘老太太的意思是，想拿你们两个人仍旧在一起——”

“慢点，老赵，”詹善政抢着先问，“哪两个人？”

“你先不要急！耐心听我说完，刘老太太筹划得很周到。”赵司事从从容容地说，“是哪两个人，我不说你也知道。不过，刘老太太的办法，你并不知道，听我说完再商量，如何？”

“好！请说。”

“刘老太太也知道，小白菜要想进杨家的门，是件办不到的事。而令姐人很贤惠，也不见得对小白菜绝无容忍的余地。如今要想一个兼筹并顾的办法，让你姐夫弄一房外室，将来可分可合，比较不大有拘束。”

“外室！”詹善政说，“这个主意，谁也没有想到过，不知道行不行？”

“只要令姐肯稍微让步，事情就成功了。”

“不是那么简单的事。老赵，你倒想，弄一房外室，要有力量。舍亲经过这场官司，几乎倾家荡产，衣食都难，哪里还谈得到置一房外室？”

“这一层，刘老太太当然会想到，也就是在这一层上头有了办法，才来跟你商量。不然，空口说白话，有何用处？这不是很明白的事？”

“好！你倒说，是什么办法？”

“办法有两个。不过两个办法大同小异，只看令亲的意思！”

刘老太太的安排，很简单，也很切实，她是打算在湖州拨二所小屋，二十亩田给小白菜，让她能够靠收租度日，同时也就成了杨乃武的外室。余杭到湖州，一水可通，往来亦便，杨乃武尽不妨两地分住。这是一个办法。

另一个办法，纯粹是为杨乃武着想。刘老太太知道他很能干，能中举人，笔下当然不坏。刘知府到云南上任，正在延揽幕友，如果杨乃武有意作一次远游，现成的机会，在等着他做决定。至于小白菜那方面，仍旧照原议办理，此即所谓“大同小异”。

詹善政一听这话，精神一振，只为这个安排的本身，哪怕是出在别人身上，也是件令人感兴趣的事。

世上有这种侠义的行为，且出之于一位老太太，不能不说是一件新闻。

可是，他亦不免怀疑，世上真有这样的好事？“刘老太太跟小白菜是刚刚认识，对舍亲更是一面没有见过，”他问，“何以如此慷慨？”

“这就很难说了。”赵司事答说，“有钱人家的老太太做好事，是没

有道理好讲的。”

“不然！这不是普通施药、施棉衣那种好事，如果一时高兴，事后心疼而又说不出口，彼此弄得尴里尴尬，就不妙了！”

“这一点，”赵司事很有把握地说，“是因为你不了解刘老太太才这么说。这位老太太与众不同，早年居孀，亲戚欺侮孤儿寡妇的很多，都靠她一手撑持，才有今天这份人家。所以刘老太太的话，在她府上不但说一不二，而且阅历经验，不下于精明的男人家，决不会一时高兴，随便许下心愿，而事后翻悔的。”

这番说明，将詹善政的疑虑一扫而空，这才可以进一步去想，是不是可以接受这份好意。

“我想，”赵司事还有话补充，“令亲如果没有什么事，到云南去一趟，倒也不错。”

提到云南，江浙人心里就会想起“云贵半片天”这句俗话，感觉之中如唐僧取经那样，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到达。因此詹善政直觉地说：“那么远，舍亲一定不肯去的。”

“那就不谈了，只谈第一个办法。换了我，这样的好意不愿接受，未免太傻！”

“等我回去告诉了舍亲，看他怎么说法。”

“我看，倒是要你向令姐疏通一下。”赵司事紧接着说，“我们平心静气来看，你以为这样子安排，是不是一件好事？”

詹善政仔细想了一会儿，确定了自己的感觉，方始答说：“是好事。”

“既然是好事，就应该促成。”

“是！”詹善政说，“我怕家姐有意见。总而言之，此事成功与否，我不敢说，我尽力去办。”

“好！那么什么时候听回音？”赵司事提醒他说，“刘老太太马上就要动身了。”

“这是一桩难事！”詹善政坦率回答，“请你倒想一想，这件事关系很重，而且有许多纠葛在内，一两天之中，恐怕决定不下来。”

这也是实情。不过，在赵司事，无非受人之托，对事情的本身，既不关心，更不热心，他只要把话说到，有了答复就可以交差。因此，这样要求：“无论如何，请你今天就跟令亲谈一谈，他是怎么一个说法，明天一早请你给我一个回音，我转告了刘老太太，就没有我的事了。”

“那容易！”詹善政了解了他的想法，就好回答了，“请你跟刘老太太说，多谢她的盛情，不过这件事要从长计议。好在舍亲也快回去了，到了家再谈好不好？”

“是的，我把你的话照转。不过，人家是希望知道令亲的意思，所以最好你还是问一问。我等你到明天中午，如果令亲跟你的话一样，那就不必劳驾了，我拿刚才你说的话，转告刘老太太。倘或令亲另有说法，譬如根本就不愿意这么做，那就索性回绝了她，省得人家牵肠挂肚！”

“是，是！那是一定的。根本办不到的事，说到了家再谈，这样拖着一条尾巴，那不是有意作弄人家？

这种事怎么好做！”

两人的谈话到此告一结束，但心境自然大不相同。赵司事立刻就把这件事丢开了，而詹善政却大伤脑筋。他首先要估量的是，刘老太太的这番好意，有没有接受的可能。如果无此可能，倒也好办，一口回绝人家，连杨乃武面前都不必提起。

麻烦是怎么样去想，都觉得这件事绝非连谈都不能谈的。然而要谈之前，先得估量后果。从好的方面去看，就如刘老太太所想象的那样，不但小白菜的感情与生活，都有了归宿，杨乃武亦不必再内疚以及对小白菜念念不忘，身心安定下来，对他后半辈子重新创业，是大有帮助的。从坏的方面去想，这一来很可能会引起他姐姐的伤心与不安，夫妇感情破裂，这破而复原的一家，霎时间又成了覆巢了！

意会到此，詹善政把这件事看得很清楚了，关键是在他姐姐身上，如果不得她的同意，一切都无从谈起。

既然这样，这件事就不必先跟杨乃武去谈。打定主意，声色不动地回到客栈，静静地等待机会。

第二天早晨，机会来了。杨乃武因为两股刑伤，有个同住在客栈中的热心人，介绍一个伤科，本来约定这天上午来出诊的，只为那伤科，突然患了感冒，怕风不肯出门，特来通知。詹善政便建议，请那位热心

人陪着杨乃武，上门求教。这一下，他跟他姐姐就能密谈了。

开口之前，詹善政是经过一番思考的，为了防备可能引起的误会，他必须将这件事看成不切实际的妄想，当做一个笑话闲谈。这样，如果姐姐的态度不妙，立刻就可以撤退，不至于伤感情。倘若反应不如想象中那样的严重，则看情形逐渐往深处去试探。这样步步为营的做法，则成固欣然，不成亦无害。

“唉！”他故意用感叹开头，脸上挂着又好气又好笑的表情，“世界上真有些热心得莫名其妙的人！”

杨太太不知道他何以有这样的话，只知道他这两天为了安排沈媒婆和小白菜的南归，常跟仁钱会馆的赵司事有来往，“这个热心得莫名其妙的人，是不是指赵司事？”她问。

“赵司事倒也是热心人，不过，说话、做事都很合道理的。”

“怎么？还有热心得不合道理的？你是说哪一个？”

“那位刘老太太，特为请赵司事把我邀了去，请我吃了一顿饭，自己也没有说什么话。当时我就奇怪，猜不透她是何用意。后来才知道，大概她是不好意思跟我说。”

“噢！”杨太太开始注意了，“我们倒跟刘家不认识，毫无瓜葛，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事？是不是为了沈媒婆，谈到贴补盘缠的事？”

“不是！刘家决不在乎此。姐姐，”詹善政说，“跟你猜想的正好相反。不过，我也不大相信，说不定是一时高兴，说了好玩的。”

“到底是什么事？”

“不必谈它了！”詹善政故意宕开，“荒唐之至，不值一谈。”

杨太太不作声，不过睫毛眨得很厉害，见得她是在用心思索。詹善政对他姐姐的性情，知之甚深，她当然会想到，两家素昧平生，毫无瓜葛，如今唯一所生的关系，是由沈媒婆与小白菜而来的，若说有何看来荒唐之事，自必与小白菜有关。

想到小白菜怎样，这个反应就是他必须确实看清楚的。倘或出现了怒容，或者冷笑，自己把小白菜的名字提出来，那就表示这件事没有商量的余地，得赶紧收科，否则，多少还有谈下去的可能。

因此，他装着起身倒茶喝，视线却不断地扫瞄着杨太太。她很沉

着，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不过嘴唇闭得很紧，双眉微微皱着。这是想得很深很远的样子。

那就不免令人奇怪了！刘老太太所说的话，她还一无所知，亦就还不到应该这样深切考虑的时候，然而，她在想的是什么呢？

终于，杨太太想完开口了，“是不是刘老太太想管什么闲事？”她问。

这就表示她已想到了小白菜，而且也大致猜到了刘老太太的本意。詹善政直觉地认为不宜正面作答，反问一句：“你怎么知道？”

“这种有钱人家的老太太，闲来没事，不怕麻烦的情形，我看得多。”

是这样通达的态度，詹善政比较放心了，便将刘老太太托赵司事转达的一片好意，不蔓不枝地说给他姐姐听。

杨太太听得很仔细，脸上的表情很复杂，竟不容易看出她内心的想法。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她并未感到愤怒，至少不是生气的样子。

听完，杨太太没有说话，詹善政倒有些不安了，因而又加一句：“姐姐，你想这是不是笑话？”

“不！”她说，“你不能当它笑话看。”

这表示她将这件事看得很重要，可是，她究竟是何态度，仍旧看不出来，所以詹善政不能不保持沉默。

“你跟你姐夫谈过没有？”

“没有！”詹善政故意这样说，“我为什么要跟他去谈？”

杨太太点点头，表示满意，然后又问：“刘老太太的好意到底是为谁呢？为她呢，还是为我们？”

所谓“她”当然是指小白菜。詹善政觉得他姐姐此问，大有深意，仿佛在说，如果是为了杨家，希望杨乃武身心俱泰，重新做人，图个后半辈子的好结局，那么，这番好意倒也不妨接受。

想是这样想，但却不敢相信自己想得不错，因为判断倘或错误，关系不浅。可是，他亦不愿说，刘老太太的好意，只是为了小白菜而发。

因为这一来，便等于无形中表示应该拒绝刘老太太的好意，似乎也不是聪明的做法。

“你说呢？”杨太太催问着，“你是跟那位老太太见过面的，总看得出她的意思吧？”

“我看，”詹善政故意闪避，“也不是为她，也不是为我们，是那位老太太为她自己。”

“为她自己？”杨太太诧异，“于她有什么好处？”

“就是你说的，有钱人家的老太太，闲工夫多，喜欢管管闲事，我看，目的是在消遣。管成功了，跟人说起来，也是件很值得夸口的事。”

“这，”杨太太笑了一下，“你也看得太特别了。”接着又正一正脸色问，“当时你跟赵司事怎么说呢？”

詹善政见事有转机，便不肯全说实话，只这样回答：“我说今天中午给他回话。”

“这回话很难。”杨太太说，“不管怎么样，人家总是一番好意。不过，领不领她的情，也不是一句话的事。”

“姐姐，”詹善政很谨慎地问，“我不懂你这话的意思。”

“我是说，这件事要好好商量，才能给他们确实回话。”

是这样的反应，颇出詹善政的意外，因而不免发生疑问：看样子居然有接受刘老太太好意的意思，那是出于什么原因？

“弟弟，我想你应该去问问清楚，刘老太太打算这么做法，是她自己心里这么在想呢，还是都谈好了？”

“跟谁谈好了？”

“咦！”杨太太仿佛觉得他这一问很奇怪，“做这样一件大事，不要跟她家里先谈好吗？”

“这不要问的。”詹善政答说，“刘老太太是他们一家之主，她说了就算数！这是我看得出来的。”

“还有，她本人呢？”

这话说得詹善政一愣。在他的想象中，刘老太太当然问过小白菜本人，这又何消说得?

“你没有问一问刘老太太，她本人是怎么个意思？”

“没有。”詹善政迟疑地答说，“我想，这是用不着问的。”

“不然，弟弟，你不懂女人的心理。”杨太太说，“这件事一定先要弄清楚她本人的意思。到底她是愿意不愿意？愿意不愿意之中，还有好几种分别。”

“姐姐，”詹善政很机警地，又变成相当谨慎的态度，“我因为觉得这件事是个笑话，所以没有去多想。不知道小白菜是何想法，想来总是愿意的。”

“愿意也有各种各样的愿意。一种是心甘情愿，一种是碍于情面。情形不同的。”

“你说，是碍于刘老太太的情面，勉强答应的？”

“也可能是这样子。”杨太太说，“倘或如此，就不必勉强，不然将来没有好结果。”

詹善政听得这话，了解了他姐姐的想法，如果小白菜真心愿意做杨家的人，她亦不会反对。这倒真是宽宏大量了！怪不得人人赞她贤惠。

“你懂我的意思了吧？”

“我懂。”

“那么，你说，我的想法对不对呢？”

“不错！”詹善政将杨太太的话，细想了一下，“如果碍于刘老太太的情面，勉强答应，住是住在一起了，将来彼此意见不合，势必不和，那不是要闹笑话。不过——”他没有再说下去，而且有些懊悔，自己是失言了。

杨太太当然听得出来，“你是说，将来不会有这样的事？”她问。

这是没法抵赖的事，詹善政只好这样答说：“我想将来不至于到这种地步。”

“这不是猜想的事，要确确实实弄清楚。你要知道，一个人经过这

么一场大波折，性命都险乎送掉，心里的想法，一定跟别人不同，你不能拿她从前的样子去想她。”

这话说得深奥了一些，詹善政无法完全了解，不过，也不必去多问，只说：“姐姐，你只说，我怎么跟赵司事去回话？”

“今天中午总来不及了。”杨太太想了一下说，“你去跟他说，黄昏辰光给他确实回答。”

“好！”詹善政问，“姐姐，你是觉得这件事可以做？”

“现在还不敢说，看起来像是一桩好事。不过，一定要有把握，我才肯去做。”杨太太看一看自鸣钟说，“十点都过了，你去看赵司事吧。”

等詹善政一走，杨太太关紧了房门，通前彻后地细想这件意外之事。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杨乃武一瘸一拐地回来了，在廊上纳鞋的沈妈，迎上去搀扶。杨太太便问一声：

“怎么样？”

“给我按摩了好一阵，又给了三天的药。”杨乃武答说，“药要连服两个月才会好。”

“这倒有点麻烦，我们快要走了，大夫能不能给两个月的药呢？”

“这话我也问了。大夫说：药有变化，要看了才能配方，没法子一给两个月。”杨乃武又说，“其实也无所谓。上海五方杂处，多的是名医，到了上海就不要紧了。”

杨太太不响。一眼瞥见沈妈，支使她去买丝线，指定在大栅栏的一家绒线店，估计一来一往得要一个钟头，尽够与丈夫谈小白菜的事了。

“我在想，”她远兜远转，闲闲提起，“你将来长住上海，一个人起居饮食，没有个体己的人照料，也很不妥当。”

“一时不便也无所谓。”

“不是一时不便。”杨太太摇摇头。

杨乃武诧异，“怎么不是一时不便？”他问，“等你来了，不就好了

吗？”

原来谈妥了的，杨乃武到了上海就不走了；杨太太回余杭，变卖产业，料理完毕，举家迁到上海。可是，杨太太却变了主意。

“我想还是我守着老家的好。上海举目无亲，光靠那位侯先生是靠不住的事。”

“不！”杨乃武雄心勃勃，颇有自信，“侯先生靠不住也不要紧。我本来就没有一直靠他的心思，‘师父领进门，修行在各人’，只要侯先生替我在上海介绍几个朋友，我自然有一套自立的办法。”

“那是打天下，总要没有拖累才好。拖着一个家，凡事缚手缚脚，有本事也耍不开。倒不如我守着老家，不用你操心，岂不是可进可退，稳稳当当的打算？”

杨乃武不能不承认妻子的打算，确有道理，不过他也奇怪，这一层道理，何以早未想到？

“现在唯一的难处，就是你要有个人在上海照料。你心目中有没有人呢？”

妻子说到这样的话，便是容许纳妾的表示，杨乃武断然决然地答说：“没有！”

“那么，我替你找一个？”

“不必，不必！”杨乃武连连摇手，“你千万不要多事。”

“不是我喜欢多事，实在是非这样子不可。不然，你一个人，行动又不便，住在上海，我实在不放心。”

杨乃武想了下说：“那也容易，我们家佣人还有两个，挑一个跟我住在上海好了。”

两个男佣人都很老实。可是在满眼繁华，善于欺生的上海，老实的陌生人，处处吃亏，杨太太不能同意。

“那两个人，哪个也不行，到了上海，只怕反要你照应他！”

谈到这里，杨乃武认为不必再争论了！因为他已充分了解妻子的意思：第一，不愿全家迁到上海；第二，为他置妾，照料起居。这在她看，是一件事，而在自己看是两件事，用不着摆在一起谈。

打定了主意，直抒自己的看法，“你不必管那么多！你的打算，我也赞成，你就住在余杭，让我一个人到上海去打天下。”他说，“至于在上海的生活起居，总好想法子的。我到底还不至于断手断脚，寸步难行！”

话说到这样，做妻子的觉得既歉疚，又欣慰，不过杨太太是很有定见的人，并不以为就此可以不谈。

不过她也知道，再要谈就不能旁敲侧击了！要开门见山地问，让他无法闪避。

“我实在不懂，”她说，“我想替你弄个人，你为什么不愿意？”

“还不是为了想家庭和睦。”

这是冠冕堂皇的话，杨太太不能满意，便又驳问他：“如果是你想而我不肯，那样家庭才会不和睦；

现在是我的主意，你何必要有这层顾虑？莫非，你心目中有人？”

最后这句话，让杨乃武吃一惊！他以为她是有所指而言的，这个误会，不能不解释。可是，又从哪里解释起？

因此之故，一张脸涨得发红，而越是如此，越使杨太太怀疑。夫妻间本来谈得好好的，一下子都为疑云笼罩，好像浓雾中对面不相识，而且有迷失方向的恐惧了。

到此地步，若要消除疑云，除非刮一场大风。杨太太觉得事情到了非明说不可的时候了。至于说明以后，会有何后果，是另一回事。

“有件事，只怕你还不知道。现在有件意外的，”她考虑了一下，选定了两个字，“喜事！”

“意外的喜事？”杨乃武很注意地问，“是啥好消息？”

“善政跟刘老太太见过面了。”杨太太极力保持着平静的声音，“她倒真是热心人，愿意拨几亩田，一所住屋，安置小白菜，让你有空的时候去住。”

这话在杨乃武听来，没头没脑，简直想不通是怎么回事。愣了半天，方始会过意来。“我不懂！”他说，“怎么叫让我有空的时候去住？”

“那还不容易明白？无非让小白菜仍旧可以跟你在一起。”

“荒唐！”杨乃武脱口而答。

“荒唐倒也不见得。”杨太太颇有反感，因为杨乃武这样说法，显得有些作假——无论如何刘老太太是好意，何得斥之为荒唐。

杨乃武自己也觉察到了，措辞不当，因而加以解释，“我不是骂人家，只觉得这件事情很荒唐。那是绝对做不到的事。”

“事情也不能算荒唐，你本就有这个意思，如今有这样现成省事的机会——”

“太太，太太！”杨乃武有些情急了，大声打断，“这件事，你不要再往下说了，再说，会伤我们患难夫妻的感情。”

这样的表示，杨太太当然深为满意，不过，她很聪明，决不会有丝毫得意的神色摆在脸上，相反地，特意微露怅惘之情，仿佛一片好心，未能为人接受似的神情。

不久，詹善政回来了，姐弟俩找个机会悄悄交谈，他告诉她说，跟赵司事见着了面，对方又不忙着讨回音了，因为回南之期，为了刘家的孙少爷，在国子监不知有些什么手续要办，延迟十天，赵司事认为在杨家这方面尽不妨从容考虑。

“不必考虑了。”杨太太说，“我跟你姐夫谈过，劝他接受，他一定不肯，话说得斩钉截铁，没有商量的余地。”

这在詹善政多少有意外之感，“姐姐，”他问，“姐夫怎么说？”

“他甚至不容我把话说完。他说，我再谈这件事，会伤我们患难夫妻的感情。”

这是非常透彻的表示，詹善政的感觉是七分的欣慰，三分怅惘——欣慰是为胞姐，怅惘是为小白菜。

“好！”他说，“我下午就去回绝了他。”

“话要说得婉转些。”杨太太说，“不管怎么说，人家刘老太太总是一番好意。”

“我知道。”

“弟弟，”杨太太又说，“我在想，像刘老太太这样热心肠的人，实在少见。我很想见她一见，一则是当面道个谢，再则，说句私心话，将

来万一有事要人帮忙，总多一条路子在那里。你说是不是呢？”

“这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不过，碍着沈媒婆在那里，恐怕不便。”

杨太太懂他的意思，不是碍着沈媒婆，是碍着小白菜。想想也是，便不再作声了。

“噢，姐姐，还有件事，”詹善政说，“我在路上遇见侯勋，他说上海的信已经来了，欢迎姐夫去帮忙，办他们的那张画报。侯勋本人也快要回去了，他问姐夫是跟他一起走，还是我们自己走，到上海再会面。”

“那要问你姐夫。”杨太太说，“最好请那位侯先生当面来谈一谈。”

“他本来也要来的，不过先顺便告诉我一声。”

于是姐弟俩回到屋里打算将侯勋的话，告诉杨乃武。两人的脚步都不重，而杨乃武却不知道想什么想出了神，以至竟不知有人入屋，直到詹善政招呼，方始一惊而起。

“路上遇见侯勋——”詹善政将经过情形说了一遍。

“噢，噢！”杨乃武神思不属地答应着，等詹善政讲完侯勋的意见，他却久久没有表示。

“姐夫，”詹善政催问，“你是愿意跟侯先生一起走呢，还是我们单独走？都听你的！”

“一切都随你。”杨太太接口，“我们都无所谓。”

“噢，”杨乃武问，“你们看呢？”

杨太太姐弟相顾愕然，话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一切都听他决定，何以还会问出这样一句话来？

“啊！”杨乃武突然省悟，弄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便又说道，“我想跟侯先生一起走比较好，起码到上海有他带路，一切方便。善政请你去走一趟，看侯先生有空没有，请过来好好谈一谈。”

于是，午饭以后，詹善政又去访侯勋，很快地陪了他一起回来，跟杨乃武谈得很圆满。侯勋表示，杨乃武一个人住在上海，生活不致会有不便，因为申报馆的待遇很优厚，职位较高的，可以单独住一幢房子，起码有两个佣仆照料起居。如果杨乃武觉得行动不便，不必到馆，有事

在家做亦无不可。

“这不很好？”杨乃武向他妻子笑着说，“不必你再操心了。”

杨太太自然也很欣慰，腼颜向侯勋说道：“一切都要请侯先生费心，真是全家感激。”

“言重，言重！杨大嫂请放心好了，杨大哥是我们礼聘了去的，决不敢怠慢。”

“就怕我无以报称。”杨乃武忽生感慨，“百劫余生，只要能让我清清静静过日子，于愿已足，何敢奢求？”

“杨大哥，你千万不可消沉。路是自己走出来的！‘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这话正就是为你说的。”

“老兄太恭维我了！”杨乃武笑道，“我能担当什么大任？”

“不然！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操笔政就是立言，亦是不朽之业。”

“‘立言’二字不敢当！不过，”杨乃武神色严肃中带着悲愤，“人情险巇，官场黑暗，我总算亲历过了，将来倒可以写点出来，聊当暮鼓晨钟。”

“就是这话！报馆所鉴于杨大哥的，也正是这一点。”侯勋又说，“至于刻画形容杨大哥本身的劫难，如果自己不愿动笔，不妨口述，我来执文字之役。”

这一点是侯勋道出了本意，想以杨乃武和小白菜这个题材，编为戏剧。这件事，他早就表示过，须等到了上海再研究，此时仍然维持原来的说法。

“杨大哥既然愿意跟我一起走，行装可以开始整理了。”侯勋又说，“我大约还有十天的逗留，今天我就托人去问船期，至迟后天有回音。”

“好！”杨乃武答说，“我们就作十天以后动身的打算。”

等侯勋告辞以后，杨乃武又陷入沉思之中。每当杨太太有话问他时，他总是闻声而惊，仿佛有什么不便跟她公开的心事，深怕被窥破似的。

这就使得杨太太不能不怀疑了！

不过，杨太太决不会操切从事，她觉得首先要确定的是，自己是否存着成见，无中生有瞎疑心。庸人自扰的事，是决不肯做的。因此，她声色不动，非常小心地在观察。

这样到了第二天下午，詹善政跟侯勋将一起回上海的细节都商量好了。船票由侯勋代购，到上海之后如何安顿，亦不劳杨家费心，他们现在所要做的一件事是，八天之后到达天津，因为太古公司的轮船，是这天进大沽口。

这是很顺利的一件事，詹善政兴冲冲地回来，细说了经过。杨太太当然也很高兴，可是杨乃武口头上表示很满意，而实际上却并不怎么关心其事。

杨太太不但看出丈夫神情异样，而且也看出弟弟与她有同感。这就可以证明，自己不是疑神疑鬼，丈夫确有心思，决不可漠视。

于是，等杨乃武在院子里闲步消食时，她向詹善政低声说道："你有没有看出来，你姐夫的神气不大对？"

詹善政很快地向外看了一眼，急促地说："我早就想问你了，从昨天我回来那时起，神气就不对了。"

昨日詹善政回来时，正是她跟丈夫谈过小白菜之后，然而神情有异，是何缘故？心事重重，关注何事？

亦就可想而知。从詹善政的话中，她已获得证明，自己的猜测不错。

"别让他听见。"詹善政摇摇手，"回头到我那里去谈。"

詹善政住在另一个院子里。等杨乃武上了床，她说要跟弟弟去商量回南之事，避开丈夫，去谈丈夫的心事。

"他的心事跟我谈过，想跟小白菜见一面。"

"原来早就跟你谈过。"杨太太颇感意外，同时也对弟弟颇感不满，"你怎么早不跟我说？"

"说了惹是非！我为什么要多嘴？现在纸包不住火，我不能不说了！姐姐，若说他还想跟小白菜在一起，倒不见得，姐夫到底不是脑筋糊涂、分不出事情轻重的人！这只要看他对你说的那句话，唯恐伤了患

难夫妻的感情，就可以想到他的本心。不过，他有许多话要跟小白菜说一说，问一问，这也是人之常情。

我看，倒不如索性让他们见个面，话说清楚了，心里的疙瘩也就消除了，雨过天晴，好像从没有过这么一段孽缘，反倒能让姐夫振作起来，重新做人。”

这一口气讲下来的一大段话，说服的力量很大，杨太太终于同意了。

如何安排他们见面，当然是詹善政的事，但要看杨太太的意思，詹善政觉得不宜乱出主意。

细想起来，这件事要顾虑的地方很多，联络也不见得容易。首先要决定的一点，对杨乃武如何说法？

坦率相告，还是作为詹善政私下的安排？

“话说得太直了，恐怕姐夫为了避嫌疑，不敢答应。姐姐，这件事只看你是不是完全信任姐夫。如果不信任，根本就不必多此一举。”

这几句说得很直率，但也很透彻，杨太太毫不考虑地答说：“我怎么不信任他？”

“既然你信任，就不必说破，只当作我瞒着你，私下安排的好了。”

“好！我也赞成这么做。”杨太太又问，“第二，小白菜那里怎么联络？我想，她婆婆与刘老太太那里是瞒不住的。”

“要瞒也可以瞒得住，只看要不要瞒。”

“能瞒最好瞒住，人多口杂，乱出些主意，而且会跟在她左右。他们要想说的话没法说，反倒生出些枝节来。”

“这话不错，还是瞒住她们的好。”

“怎样瞒法呢？”

“有办法。”詹善政说，“现成有个人在这里：沈妈！”

“对啊！我倒忘记这个人了。”杨太太说，“我明天叫她先到刘家去一趟，作为去探望她的干姐姐，得便就先悄悄告诉了小白菜。”

“不！慢一点，先要把他们会面的地方找好。”

这又是一个难题。杨太太想不出什么地方合适，詹善政却是胸有成竹，已想到了一个地方，不过行不行，却无把握。

“有个地方，”詹善政说，“仁钱会馆的空屋很多，而且都是一个院子、一个院子隔开的，我想跟赵司事商量一下，临时借他的地方用一用，由边门进去，神不知鬼不觉，岂不甚好。”

“不见得！会馆里那么多人，得知消息，来看热闹，他们什么话都不用谈了。”

“这，姐姐你可以放心。我跟赵司事一见如故，交情很不错，请他保守秘密，他一定肯的。”

“好吧！你明天就先跟赵司事去联络了再说。”

有了这个结论，这晚上的谈话，告一段落。第二天上午，詹善政起身，刚刚在洗脸，杨太太却又来了。

“我昨天想了一夜，”她说，“我要听听他们说些什么。”

詹善政一愣，心想，怎么又变了卦？“姐姐！”他的话说得很直，“我看这件事不如作罢！你既然不放心他们，就不必多事了。”

“不是！你把我的意思弄错了。我要听听他们心里的话，果然难舍难分，我就成全了他们。”

这使得詹善政更感意外，正色劝说：“姐姐，你要好好想一想！”

杨太太的想法是，她为丈夫费尽心血，对小白菜实在谈不上什么恶感。如果他们俩真是难舍难分，非得在一起过日子不可，她愿意接纳刘老太太的好意，成全他们的好事。

“这是为什么呢？”詹善政想不出姐姐改变态度的原因，“你是怎么想来的？”

“无非为你姐夫！”杨太太说，“我想来想去，总觉得好人要做就做到底！好比修行一样，快要功德圆满的时候，忽而松手，就会前功尽弃，太犯不着了。”

这就是说，她对丈夫一直都很好，唯有最后这件事，近乎自私，则以前对丈夫的种种好处，似乎都消折了。她这样做法，当然会在亲友中博得一个贤惠的名声，可是只务虚名，不顾实际，是不是聪明的办法？

詹善政并不反对她的想法，不过他觉得有义务提醒至亲骨肉。“姐姐，”他说，“亲戚朋友称赞你贤惠，我亦有面子。不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将来对人家看不顺眼，自己跟自己生闷气，懊悔做错了事，可就晚了。”

“不会的！”杨太太说，“我想过，人心是肉做的，我这样子对待他们，他们一定也会敬重我，决不会故意让我受气。”

“这也不一定，万一给你气受，你怎么样？”

“那也是命中注定，我决不悔！”

“这就没话说了。”詹善政点点头，“好的！等我来安排。”

安排在仁钱会馆见面这件事，接洽的结果，非常圆满。会馆中有一个偏在东北的院落，自成门户，进出可以不由大门，这个院落，专供家乡的达官，进京公干时暂住，平日关闭不用。现在借用个半天，自无不可。同时，赵司事亦接纳了詹善政的要求，对杨乃武、小白菜秘密相晤这件事，决不泄露。

“那地方我也看了。一个四合院子，两面有门，西面的门一关断，跟会馆就不通了。东面的门开出去是个偏僻的小胡同，进出不怕有人看见。”

“好！”杨太太说，“现在用得着沈妈了。”

“慢慢！”詹善政说，“我想与其找机会预先约好，不如想个法子直接把沈媒婆、小白菜约出来，然后要个花枪，拿沈媒婆调开，小白菜送到会馆，岂不省事？”

“能这样当然最好，不过这个法子不好想！”

“总想得出来的。”詹善政凝神思索了一会儿，欣然说道，“容易得很！只说袁大老爷那里还有手续未了，叫沈妈到刘家去一趟，将沈媒婆、小白菜约了出来，这样就一定可以瞒过刘老太太了。”

“约出来以后呢？怎么样拿她们婆媳调开？”

“到时候再说，总有办法的。”詹善政说，“现在要定个日子。”

这实在是急不得的一件事，因为安排这样一个约会，就像编织花样精巧的网络那样，要按部就班，一点都错不得，否则就会节外生枝，搞得一团糟。同时又在丝毫不动声色的情况下进行，谋定后动，动必有成，更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去部署。

因此，杨太太说：“这件事我帮不上你的忙，都交给你了，我听你的信息，你要怎样就怎样。”

“好！”詹善政说，“我马上就去办，怎么一个情形，我随时会告诉你。”

等杨太太走了，詹善政好好思索了一会儿，自己有两个帮手可找，一个是沈妈，一个是赵司事。就眼前来说，要找的是赵司事。

这一次是要重重拜托他，而且事情要从长计议，所以詹善政先写张

条子，派客栈伙计送到仁钱会馆，约赵司事在陕西巷一家广东馆子吃晚饭，说明有“要事奉恳，务必赏光”；同时关照客栈伙计，要等回信。

回信是“准时奉扰”。约的是六点钟，詹善政五点钟就出发了。陕西巷是“八大胡同”之一，有名的销金窝。华灯初上，正是纸醉金迷方兴未艾之时，笙歌嗷嘈，人语喧哗，这里实在不是谈正经事的地方，心里倒不免懊悔，但既来之，则安之，只好在约定的那家馆子坐等。

不一会儿，赵司事匆匆而至。跑堂的伺候了茶水与毛巾，随即端来一个托盘，里面是一份菜单，一副笔砚，另外有一叠三寸宽，五寸长的笺纸。

“你老是先点菜，还是先叫条子？”跑堂哈着腰问。

“先点菜吧！”赵司事说。

点过菜，就得写局票子。赵司事执笔在手，看着詹善政，意思是等他报名字。

“我没有什么熟人，而且——”

赵司事会意了，“你先把菜关照下去。”他遣去了跑堂，问詹善政，“你要谈要紧事，怎么找了这么一个地方？”

“我一时想不起有什么馆子，”詹善政笑道，“记得经过这里，有这么一家广东馆子，就约了在这里。其实也无所谓，你有相好，尽管叫来。”

“那就索性等一下，等谈完了再说。”

于是叫局之事暂且搁下，等菜上齐了，跑堂的放下门帘，詹善政方始谈到正事。

“赵兄，我有件事跟你商量，我想把小白菜约出来，又要避开她婆婆，你看有什么办法？”

“这，法子很多。”赵司事先反问，“你总有打算吧？”

“我想冒用袁大老爷的名字——”

“袁来保？”赵司事打断他的话，“他回去了。”

“回去不要紧，不过冒个名而已。等把她约出来以后，再跟她说明

白，也不要紧。”

“其实用不着这么费事！只要我去一趟，要她们婆媳什么时候出来，就什么时候出来。”

赵司事有这样的把握，詹善政自然大为高兴，替他斟满一杯酒，笑嘻嘻地说：“老赵，那就郑重拜托了！不过——”

“你不要忙！”赵司事抢着说，“其中的道理，我当然会告诉你。”

他慢条斯理地一面喝酒，一面告诉詹善政，说葛品莲埋葬在会馆的义冢以后，小白菜尚未去上过坟，就用这个理由招邀，绝无不从之理。

一提到这点，詹善政脑中很快地浮起记忆——小寡妇上新坟，在江南也是一景，清明前后，绿野青山处处可以发现一身缟素的年轻寡妇，在一抔黄土面前，焚着纸钱，哀哀痛哭。这种用“梨花带雨”来形容的凄艳，确能动人心魄，常是不期而然地会寄予关怀。年纪轻轻，成了孤鸾寡鹄，一生的日子正长，怎么打发得完？若是正在求偶的男子，更易逗起绮思，一颗心热辣辣地，别有一番滋味。

詹善政的妻子，未过门就因暴疾去世，接着因为杨乃武这件冤狱，为至亲奔走营救，没有心思也没有工夫去想到早应成家。因此，此刻一想到小白菜上新坟的光景，心头不免有异样之感，等他定定神重新注意到赵司事所说的话时，已经漏了一大段了。

“我们就这么办，”赵司事问，“你看怎么样？”

詹善政茫然不知，他只知道从话中去想，赵司事已经定了一个办法，而自己没有听见。倘若追问，会引起人家的诧异：心不在焉，在想些什么？

就这迟疑之际，已使得赵司事困惑了。詹善政有些慌张，不由得连声答道：“好，好！就这样！”话一出口，自己警觉，得要好好想一想，怎么样能让赵司事把他所说的办法，再讲一遍。

赵司事当然不会猜得到他的心事，自己去掀开门帘，将跑堂的喊了进来，准备“叫条子”。

“你没有熟人，我保荐一个，如何？”赵司事提笔在手，向詹善政问说。

詹善政的脑中，还残余着小白菜的倩影，根本就没有召妓的兴趣，

但有求于人，不能不凑人的兴，所以点点头表示同意。

于是赵司事挥笔写了两张局票，交给跑堂，同时吩咐，再添一斤“南酒”。

这是一个机会。詹善政心想，此时不问，回头姑娘一来，就问不成了。这样想着，便很谨慎地问：“老赵，你刚才说的那个办法，是不是很妥当？不妨再研究一下。”

原意是想他把他说过的办法再讲一遍，不道赵司事反问一句：“你说怎么不妥当？”

一次尝试不成，不能再作第二次尝试。詹善政此时想得了一个补救的法子：破功夫不着，明天起个早赶到仁钱会馆，只说头一天酒喝得多了，所谈的正事已记忆不清，要求赵司事再说一遍，不就完全弄清楚了。

想到这里，愁怀一宽，等叫来的姑娘一到，逢场作戏，放浪形骸，很有了些酒意，回到客栈，闷头大睡。

第二天红日满窗，方始醒来，回想昨夜的一切，居然记得应该及早去访赵司事这件事。伸头看一看钟，已快九点，不觉一惊，赶紧起身。

漱洗刚罢，杨太太来了：“我来过两回了。”她说，“昨天怎么喝那么多酒？”

“赵司事兴致好，不能不陪陪他。”

“你们谈得怎么样？”

“很好啊！”詹善政答说，“葛小大埋在义冢地之后，小白菜还没有去上过新坟，赵司事说，可以用这个理由，把她邀出来。”

“这倒也对！那么，”杨太太说，“要定个日子啰。”

“是啊！今天还要跟他碰头，等我回来再说。”

杨太太有些困惑，话好像不大接得上头。哪一天邀小白菜出来，应该看自己这面准备的情形而定，与赵司事的关系不大，何必再跟他联络以后，方才定夺。

“约定的时间到了，我得快去了。”

詹善政不容姐姐再问，匆匆而去。一到仁钱会馆，才知道赵司事已到刘家去了。心里不由得着急，显然的，他到刘家，就是替自己这面去接头，而究竟是怎么回事，还不知道。赵司事在那里谈好了，自己这方面却毫无准备，两下脱节，岂不荒唐。

因此，他必得在那里坐守。直到中午，方见赵司事回来，随即迎上去说："老赵，昨天我酒喝得多了。

谈的那件事，竟有点记不太清楚，真正是笑话！"

赵司事一愣，"不说得明明白白的吗？"他说，"今天一早我先去一趟，告诉她要上坟，看她定在哪一天，我再回来告诉你。"

"是，是！"詹善政敲敲额角，装作完全想起来的神气，"一点不错！一点不错！她定在哪一天？"

"现在谈不到了！"赵司事说，"事情大出意外，谁也想不到的！小白菜此刻在大悲庵。"

"怎么？"詹善政问，"怎么到了尼姑庵里了呢？莫非做了尼姑？"

"那倒还没有！不过已不肯回刘家了。"

"那，那是怎么回事？跟刘家发生了什么冲突？"

"不是，不是！说起来也是碰巧了。"赵司事说，"等我先大略告诉你，还要跟你商量，如何挽救？"

原来大悲庵离刘家不远，只隔着两条胡同。庵中的当家老师太，法名净慧，与刘老太太很投缘，经常在刘家走动。小白菜在那里住了不多日子，已见过她三回了。

一遭生，两遭熟，到第三次见面，就无话不谈了。小白菜自感前路茫茫，向净慧求救，如何方是安身立命之方？净慧劝她忏悔宿业，因而说法，畅谈因果。

她说：有因必有果，生死轮回，而因果如影随形，万年不断。所以说："欲问来生果，只看今世因。"

小白菜与葛品莲原有前世的恩怨，今生加上与杨乃武的孽缘，越发重重纠缠，来世仍须受苦。

这话说得小白菜毛骨悚然！问到闪避之道，净慧还是那句话：忏悔

宿业。可是，宿业却又如何忏悔呢？

净慧一时口滑，说了句“唯有出家，斩断尘缘，方是一了百了”！小白菜就此深印入心，到晚来跟刘老太太说，要遁入空门。这话，她以前也说过，但只要迎头一拦，就不再往下说了。刘老太太只当她又是想到就说，不是认真的念头，所以笑笑不答。

哪知第二天上午，她悄悄出了刘家后门，寻到大悲庵，跪倒在菩萨面前，解开发髻，一剪，将长及腰际的一头黑发，齐项剪断。等知客的尼姑发觉，赶来抢救时，已是纷披满地，发断不可复续了。

这下子惊动了净慧，等她一出来，小白菜跪在她面前，只道“老师太慈悲”，要在大悲庵做尼姑！

净慧怎肯应承，赶紧派人到刘家通知。刘老太太大惊，而沈媒婆大哭，赶到大悲庵苦苦相劝，小白菜执意不从。她有个不易驳倒的理由，说是当年与死去的丈夫口角，发誓要削发出家，结果口不应心，就为了这个缘故，以后才吃了那许多死去活来的苦头。今番决不能再打诳语了！

这件事搞得很尴尬。净慧不想一句话惹出这么大一个麻烦！而刘老太太原是好心收容，谁知结果是小白菜出了家。这话传出去，只当刘家容不得她，方始出此下策，名声很不好听，所以觉得十分无趣。至于沈媒婆，后半世的日子都靠小白菜这个指望，一下子砸得粉碎，那份伤心自然更不用提了。

“这是昨天上午的事。”赵司事说，“小白菜至今还在大悲庵。刘家一筹莫展，不过等我一去，刘知府认为事有转机了。”

“刘知府？”

“是的，刘知府。他家老太太有了麻烦，刘知府当然要出来想办法。读书人到底不同，事情看得很透彻。”赵司事说，“他是因为看到我才触机想到的。他说，小白菜周围的人，都可以放得开，因为没有什么感情。不过有一个人放不开，就是令亲。”

“嗯，嗯！”詹善政点点头，“请你说下去。”

“刘知府说，如今只有请杨某人去劝一劝，或者能够挽回。如果杨某人都劝不醒，那就只好听其自然了。为此，刘老太太特要我来跟你接头，你看怎么样？”

詹善政想了一下答说：“这件事，应该可以办得到。不过，怎么劝法？”

“这一层，刘老太太跟刘知府都说了，最好是能够劝得她打消出家的念头。如果真的要出家修行，也不必在京里，先跟刘老太太回去，哪怕替她造一座‘家庵’，也是办得到的事。”

“这——”詹善政问，“如果能劝她打消出家的念头，那么，以后呢？”

“以后再说。”赵司事想起来了，紧接着又说，“刘老太太不是原就有安排的吗？”

“那个安排，还在舍亲考虑之中。”詹善政又说，“如果愿意领受刘老太太的好意，当然没有疑问，倘或事实上办不到，舍亲就不便去劝她了。”

“怎么呢？”

“你想，如果小白菜说：好！你叫我不要出家，我就不出家。可是，将来怎么办？那一来，话就说不下去了。”

“你先不管它！”赵司事说，“事情很急。请你先跟令亲去商量了再说。”

“好！”

“那么，我下午等你的回音。”

辞出仁钱会馆，詹善政一面走，一面将整个事件又重新回想了一遍，认为很难劝得小白菜回心转意。

因为她之想出家，蓄志已久，而此番又并非受了什么外界的刺激使然，而是真的一心想忏悔宿业！她自己觉得过去受苦，是因为发誓出家，口不应心，欺骗了菩萨所得的报应，然而，又何敢一骗再骗？

回到客栈，自然是先跟他姐姐说知其事。

杨太太当然很惊讶。不过脸色有很明显的变化，先是困惑，继而平静，终于为难地久久不语。这使得詹善政很奇怪，怎么样也想不出她为难的原因。

“有句话我很难出口。”杨太太说，“我要说了，人家一定以为我是

私心。”

“跟我说有什么关系呢？”

“我倒觉得她既然有了这个一了百了的打算，就不应该再去打动她的凡心。”

对这个说法，詹善政大出意外，“到现在为止，只有姐姐你一个人赞成她出家。”他说。

“一个人的话不见得错，大家都说的话不见得对。”杨太太冷冷地说，“我自己觉得旁观者清，并没有什么私心在内。”

“姐姐你不必多心！我知道的。”

“你知道，别人不知道，所以我还是避避嫌疑的好！”

这使得詹善政很困扰，怔怔地望着姐姐，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不过问这件事，你自己去问你姐夫，随他自己意思做好了。”

名为不过问，实际上已经过问了，而且做了决定：不赞成这件事。詹善政知道又遭遇了麻烦，心里非常烦恼。

“怎么？”杨太太见他不开口，反而问他，“你有啥为难的地方？”

“我当然很为难。”詹善政懒得再用心思，实话实说，“第一，你明明不赞成去劝小白菜的，我不好多事；第二，就算我多事，跟姐夫去说了，他一定会问我，先跟你说过没有，我没有办法回答他。”

“你用不着为难，我跟你说明白好了！第一，是我叫你去跟他说的，这件事不与我相干；第二，他问到我，你说我不知道这件事。”

“没有你的同意，姐夫不敢去的。”

“如果他真是这么说，你再来告诉我。”杨太太说，“我自有办法让他去。”

“这样说，我就更不必多事了。”

这姐弟俩心思都很深。在詹善政想，杨乃武之不敢到大悲庵，能不能劝小白菜，关键都在他姐姐身上，既然如此，何不她直接采取行动？

意会这一层，杨太太好好想了一下，觉得弟弟的话很有道理，便毫

不含糊地说："好！这件事交给我。"

詹善政得此承诺，有着如释重负之感。不过，赵司事那面还有交代，因而问说："我怎么去回报人家？"

"不是说下午给他们回音？"杨太太说，"你多带点零用钱在身上，出去逛逛散散心。过两个钟头回来，我就有回话给你了。"

"好的。"詹善政起身就走。

"慢慢！"杨太太又拦住他，"大悲庵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只说离刘家不远，要请赵司事带了去。"詹善政又问，"姐姐，你自己要去劝她？"

"不一定。"

詹善政不再多问，扬长而去。

杨太太先得静静地想一想，她有把握可以促使丈夫去劝小白菜离庵回刘家。不过，对于这件事的后果，她要考虑，不能只为自己博个贤惠的名声，强作解人，将不可能的事，很勉强地变成可能，为将来留下很多麻烦与痛苦，那就太不理智了。

在诸般考虑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丈夫对自己怀着歉疚之心，只要一谈到小白菜，先就惊慌失措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不但无法让他说心里的话，甚至平静地交谈都不可能。

既然如此，则就可想而知，要丈夫听从自己的劝告，到大悲庵去走一遭，也是不可能的！

因此，她想到弟弟的话，问她是不是打算亲自到大悲庵去劝小白菜，离庵回家。当时以为他的想法有点怪，此刻思量，倒不失为办法之一。

此外，还有一个办法，直接上刘家去看刘老太太与沈媒婆，表明自己的态度，如果能有让小白菜回心转意的法子，她乐于出力。这样做法，光明磊落，十分正派，她觉得很可以一试。

不过，她很冷静，并不钻牛角尖似的，只朝这一条路去想，各种可行的主意，如何进行，一个一个在心里提出来考量。最后得到了两点结

论：第一，自己要插手管这件事，少不了用沈妈做助手；第二，不管怎么做，先得跟弟弟商量好。

于是，等吃过午饭，杨乃武休息时，她先将沈妈带到詹善政那间屋子里，把这件“新闻”告诉她，顺便听听她的意见。

对于小白菜的一切，沈妈仅知道她与她婆婆已为刘家所收容，不久带回浙江。至于刘老太太的那番好意，以及詹善政在私下安排她跟杨乃武见面等等情形，丝毫不知。此刻，杨太太告诉她这件“新闻”时，仍然是有所保留的。

“我听说，小白菜在大悲庵自己剪了短发，一定要在那里出家，多少人都劝不听，这不是很奇怪的事吗？”

沈妈自然感到惊愕，不过很快地变成早在意料中的表情，“她早就想要出家了！不过，”她说，“我没有想到会这么快！”

“你看，”杨太太问，“她是出家好，还是不出家的好？”

“很难说。”沈妈摇摇头，“花花世界也不是容易看得破的，出家容易还俗难，将来只怕有懊悔的日子。”

这两句话，颇为杨太太所重视。小白菜的过去与未来，她都替她想过，唯独这一点没有想到。照此看来，劝她先离庵回刘家，并不错。同时她也得到一个启发，已想到有几句很有力的话，可以劝得小白菜不能不听从。

因为觉得沈妈并非毫无见识，她认为多告诉她一点内情，亦不要紧，因而又说：“刘老太太为这件事很着急，好意收容人家，结果搞成这个样子，岂非没趣？更怕外头说闲话，以为小白菜在刘家受了多少委屈，所以赖在大悲庵不肯回去。这不是天大的冤枉？”

“是啊！不过，顶着急的，一定是她婆婆。”

沈妈对她的这位干姐姐沈媒婆，既无好感，亦无恶感，只是就事论事，将沈媒婆在小白菜身上所寄托的希望，就她所知细细讲给女主人听。不过，最后有句话，却颇具警惕的意味。

“她媳妇是个麻烦，最好少招惹！”沈妈说，“媳妇跟婆婆的想法不同，帮了媳妇招婆婆的怨，犯不着！”

这使得杨太太有了新的了解。像刘太太最初的那番好意，要为杨乃

武置个不须有任何负担的外室，事实上怕也办不通，因为沈媒婆摆脱不掉，终日纠缠，迟早会酿出风波来！

“太太，”沈妈问道，“小白菜要做尼姑的事，是不是舅少爷去打听来的？”

“不是他去打听，刘家请了他去，告诉他的。”

“为什么呢？跟舅少爷啥相干？”

杨太太到这时候，不能不多透露一些了：“刘家的意思，要我们这面去劝一劝小白菜，也许能劝得她回心转意。”

“那么，哪个去劝呢？”

这话问得杨太太一愣，迫不得已只好答说：“请少爷去劝！”

沈妈大感惊愕，“去不得！”她说，“太太，这件事，你要拿定主意！好人乱做不得，乱做好人，害了自己，也害了人家。”

杨太太对沈妈的忠心，颇为欣慰。不过，害了自己，可以理解，“怎么说害了人家呢？”她问。

“太太倒想，她能不能进杨家的门？不能进杨家的门，害她牵肠挂肚，何苦？”

这是句非常扼要的话。杨太太心里在想，沈妈真是旁观者清，一语破的！如今自己要考虑的是，到底愿不愿意让小白菜姓杨？如果愿意，不妨切切实实去劝一劝，否则还是不必管此闲事为妙。

这是件大事，要考虑的地方很多，绝非一天半天所能决定的，而赵司事在等着回话，詹善政也快回来了。杨太太觉得遭遇了极大的难题。

“我也奇怪！”沈妈又说，“要做尼姑，回余杭也好去做，为啥一定要在这里做？莫非——”

“莫非什么？”杨太太立即追问。

“莫非就为的想少爷去劝她一劝？”

这是个很新的想法，新得离奇！但仔细想一想，人心难测，尤其是用情到了深处，常有人所不测的举动出现。所以沈妈的猜测，亦不能说是荒诞不经。

不管怎么样，她有这样的想法，证明她不是那种无知无识的村妇！杨太太从此刻起，更对她刮目相看了。

“沈妈，你说的话很有道理。我现在很为难，你倒替我出个主意看。”

“出主意，我不敢说。”沈妈答道，“我也不晓得太太的为难在什么地方。”

于是杨太太吐露腑肺，倾怀以告。她的难处是重重矛盾，一方面要博个贤惠的名声，一方面又怕小白菜进门，会影响家庭的和睦。说实在的，照她的原意，最好跟小白菜离得远远的，从此永无瓜葛！可是事与愿违，各种机缘凑集，都是朝向杨乃武与小白菜的距离接近这条路上在走。如果硬一硬心肠，做出严正的表示，当然可以阻绝他们，永不见面，但是，这一个，很可能在亲戚朋友之中留下一个印象：杨太太是个很厉害的角色，所谓“贤惠”，不过是驾驭丈夫的手段而已！

同时，她也疑心杨乃武仍旧不能忘情于小白菜，眼前的一提起来就紧张的神情，不过是内疚于心，深怕引起误会。倘或有机会让他能够如愿，而不给他这个机会，日久天长，渐渐生怨，亦是可虑之事。

“总而言之一句话，”杨太太说，“我吃尽千辛万苦，修来的一点‘道行’，不能坏在这件事上！这件事我做得不够大方，过去的种种好处，就一笔勾销了！”

“太太，你太多心了！”沈妈不以为然，“凡事只要自己心安就是！管不得那许多。”

“我就是不晓得怎么才能心安！”

“那容易！跟大爷说明白就是。”

“就是说不明白。”

“怎么呢？”沈妈困惑地，“大爷脑筋这么好的人，不会说不明白。”

“他心里有病，一提起就头脸涨得通红，不容我说下去。”

“那，请舅少爷跟他说。”

这一点，杨太太觉得很值得考虑，点点头说：“过去舅少爷跟大爷谈到小白菜，总瞒着大爷说我不晓得，为的是一说我也晓得，怕大爷不肯说心里的话。照现在看来，这样子也不一定对，索性让舅少爷跟他说

明白，看他怎样！”

杨乃武会怎样呢？他在心里问自己——杨太太与沈妈都不知道隔墙有耳，她们所谈的一切，几乎只字不遗地都落在无意间走了来的杨乃武的耳中了。

听得里面的谈话快将结束，他怕撞破了彼此不便，趁早蹑手蹑脚地退了出来，回到自己屋中，想静静地从头到底想一想，又恐怕妻子来了，看出他神色不对，会得追问。因此，决定出门，找个清静地方去思量。

可惜，还是晚了一步，刚走出房门，便发现妻子与沈妈一前一后走了回来。他只好站住脚，搭讪着问：

“你们到哪里去了？”

“在善政屋里，替他理一理东西。”杨太太看他穿了马褂，便即问道，“你要出去？”

“我想去看看侯勋。”杨乃武指着他的腿说，“倒像好得多了。大夫关照，应该稍微走动走动，活络筋骨，好得才快。”

一套谎话，编得天衣无缝。不过杨太太总不大放心，“顶好有人陪着你去！”她不由分说地关照沈妈，“你到柜上去看看，找个打杂的来，陪大爷一起出门。”

“不必！不必！”杨乃武摇手阻止，“我自己到柜台去找好了。”

于是，他自己走到柜房里，有个常为他们跑腿的小伙计铁柱在，正好做伴。他跟掌柜的关照一声，带着铁柱出了客栈。

说去看侯勋是托词，要找清静的地方却一时想不起，便问铁柱：“咱们上哪里逛逛去？”

“杨大爷喜欢逛什么？”铁柱问，“是听戏，还是杂耍？要不逛庙会？今儿三月初九，隆福寺的庙会，热闹得很。”

杨乃武就是不愿意到热闹的地方，而看铁柱兴致勃勃的样子，不免歉然，想一想说：“我想找个清静的地方去坐坐。领我到了那里，你逛你的去，我给你零花钱，回头来接我。你看好不好？”

给零钱让他自由自在地去逛，哪有不好之理？铁柱随即答说：“要清静只有道观和尚庙。”

“对！”杨乃武突然想起，“都说法源寺的丁香花好。在哪里？”

“法源寺？不远，不远。”铁柱说，“由宣武门大街一直往南，过菜市口，进半截胡同往西就是。”

“你得陪我去。”

“当然。”

铁柱雇了一辆车，说明地址，一直往南而去。车中，铁柱告诉杨乃武，这法源寺是京中第一名刹，本名悯忠寺，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因为哀悼东征高丽阵亡的将士，特建此寺荐福。寺中清规极严，游客载酒看花，不得有荤腥携入。

“你倒知道得这么多，连唐太宗的年号都记得清清楚楚！”杨乃武惊异地说。

“还不是听来的。”铁柱说，“我不知道陪南边来的老爷们逛过多少次了，每次都听他们谈法源寺的古记，耳朵里都听得长茧子了。”

“那么，法源寺到底有什么好逛的呢？”

“杨大爷去了就知道了。”铁柱说，“去得正是时候，这几天丁香花开得正热闹。”

不一会儿，到了法源寺，但见游人如云，而山门的正门不开，由侧门而入，甬路两旁，高松罗列，气象森森；进了二门，满眼繁花如雪，东面更盛。广庭中有一座高台，原名悯忠阁，大概是当时悯念东征阵亡将士，登高招魂之用。有好些游客，登台眺望。杨乃武因为腿不方便，只好在台下徘徊。

“杨大爷，我给你找个地方坐，弄茶来喝。”

寺中并不卖茶，但铁柱因为常陪客人来逛，跟管殿的和尚很熟，去弄了一张板凳一壶茶来，将杨乃武安顿好了，说明傍晚来接，然后从他手中接过几十个制钱，欢然而去。

杨乃武的坐处，正在回廊转角，身形隐蔽而视界宽广，是个极好的位置。可是人是静下来了，一想到小白菜，心却静不下来。

恩恩怨怨萦绕心头，如今更增添了几许关切、困惑与好奇，而内心迫切要解答的一个疑团，就算她情天历劫，看破尘缘，何以一定非在这里出家不可？莫非真的如沈妈所猜测的，只为引起他的关怀，或者说是

耸动听闻，将他吸引了去见一面？

这也许是无根的猜测，然而事实是很明显的，除非能将她自心底抛却，从此不想，否则，就应该不顾一切跟她去见一面，问一问她心里究竟想的是什么。倘或不然，未来漫长的岁月中，或者午夜梦回，或者对月怀人，这一个横亘在胸中的疑团，将会凝结成一个永难消释的痞块，折磨自己一生。

于是，他突然之间浮起一种强烈的冲动，最好即时能与小白菜面对面地将心掏出来，彼此看个明白。

不过，这个强烈的冲动，在他一想到妻子时，就自然而然地被压制了。

喝一口茶，看一看花，让历乱的心情作个短暂的休息，重新再想时，就比较有头绪可理了。首先他发现，他实在不必那样戒慎恐惧地唯恐妻子有所误会！诚然妻子是有矛盾的，一方面要博贤惠的名声，并且唯恐他因为不让他跟小白菜见面而对她不谅解；而一方面却又确确实实在害怕他跟小白菜见了面，会发生她所无法控制的情况。就前一点来说，他觉得她对他是很宽容的，而就后一点来说，关键是在自己身上，只要自己能够控制，她就无须有所畏惧。

总之，他认为他跟小白菜见面，即使引起妻子的疑惧，也只是一时的；疑惧的不是见面的本身，而是见面以后会发生不测的结果。如果只是见一面，什么事也不会发生，她又何疑惧之有？

现在很明白了，自己必须要问的是：见了小白菜以后，会发生什么事？他在想，一种是真个看破红尘，提起往事，如梦似烟，淡然置之；一种是触动沉哀，痛哭流涕。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发泄了哀怨，便抛却了往事，重新做人；一种是旧情断而复续，另生新的纠缠。

他觉得要考虑的是最后一种。如果出现了那样的情况，从此多事，到头来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

当然，最主要的是在自己。倘或自己心有主宰，可以不理她的纠缠，甚至用手腕使她根本就不能纠缠。

那样做法，当然会大伤她的心，而于自己，徒然增加良心的不安，则又何苦来哉？

可是，这只是许多可能情况之一。除此之外，能见一面将这段恩怨作彻底的清理分解，于己于人都是有益的事。

然而这一切冷静的考虑，经不起一个突然而起的、强烈意愿的冲击。这个意愿就是想看一看小白菜的眼睛，听一听她的声音。

这个意愿蓄积了好些日子，一次又一次地，用各种可以想得到的理由去压制。其中最有力量的，就是对妻子的顾忌，只要一想到妻子这几年的苦楚，以及整个家庭可能因为他所表示的，不能忘情于小白菜这一事实而破裂，他就会颓然冷心，轻易地将小白菜的形象与声音，逐出记忆之外。

可是，此刻不同了，妻子并不在乎他跟小白菜见一面，甚至还希望他能劝得小白菜回心转意，抛弃出家的念头，助成她的贤惠名声。这一来，最大的压制力量消失了，就如在天平上移去了最重的一块砝码，那蓄积已久的意愿自然高昂难下了。

“去走一遭！”他在心里对自己说，“只要自己把握得住就行了！”

那么，自己是不是能把握得住呢？他自觉这是不会有疑问的。也许日久天长，旧情会复炽到难以分解的地步，至于久别重逢的第一次见面，自己决不会把握不住，做出任何难以办到的承诺。而况，小白菜决意出家，当然是万念俱灰的缘故，一颗极冷的心，也不是一下子就能热得起来，一见面就会提出什么令人为难的要求。

念头转到这里，等于已下了决心。现在要考虑的是怎么去法。第一步，当然是要打听大悲庵的地点。

正好与铁柱相熟，为他安排座位的和尚经过，他叫住他说：“师父，请等等！”

“施主是要添茶？”

“茶够了！”他摸出一块碎银子递过去，“莫嫌少！”

和尚倒很规矩，不肯接他的钱，“施主请等一下，我去拿缘簿。”说完，掉身就走了。

很快，和尚取来一本黄封皮的册子，上写“随缘乐助”四字，另外有支水笔，一起递到杨乃武的手里。

这一来不能太寒酸，至少也得捐个整数。提笔写道：“无名氏助银

一两。”接着，又添一块碎银子，估计一两只多不少，连缘簿一起交了回去。

“施主先收着，回头到柜房去交。”

“就拜托你代交。不过，”杨乃武紧接着说，“不必忙！我先跟你打听一个地方，大悲庵在哪里？”

“就在寺前，一出门，往西走几步，白帽胡同口儿上，就是大悲院。”

“大悲院？”杨乃武听得很仔细，重新说一遍。“我是问的大悲庵，有尼姑的庵！”

“噢，那就不对了。”

“那么，大悲庵在哪里呢？”

“听到过有这么一座庵，在哪里可就说不上来了。等我替施主去问一问。”

“问我好了！”突然有个苍老的声音接口，“大悲庵在花儿市中四条胡同。”

杨乃武转脸去看，邻座有位六十来岁的老者，穿一身灰布褂裤，一副花白胡子，腰板挺得笔直，手里盘弄着两枚晶光闪亮的铁丸，精神矍铄，一望而知是个练武的人。

“对了，这位施主说得不错，我想起来了，”和尚欣然说道，“大悲庵在花儿市那一带。”

“噢，”杨乃武先向老者颔首为礼，表示得承指点的谢忱，然后又问，“花儿市在哪里？”

“在东面。”

那老者紧接着和尚的话问杨乃武：“尊驾如果要到大悲庵，跟我走好了，我家就住大悲庵对面。”

“是，是！”杨乃武问道，“贵姓？”

“敝姓段。”他说，“京里的寺院，名叫‘大悲’的很多，像这里的大悲院，还有大悲阁、大悲寺。

这大悲庵，可是有姑子的噢！”

意思很明白，你一个男人，打听尼姑庵为什么？杨乃武直觉地想，不宜骗他，但亦不便就说实话，尤其是有一个不相干的和尚在。因而先搪塞一下，“说来话长！”又问，“段爷行几？”

“我行二。”他亦礼貌地问，“尊驾贵姓？”

“敝姓詹。”杨乃武顺口冒了岳家的姓，又说，“我请段二爷喝一盅。”

“不，不！没有叨扰的道理。”

和尚见此光景，料知没有他的事了，悄悄退去。等他一走，杨乃武觉得话就比较好说得多。看段二眉宇之间，义气充盈，心中一动，决定要结交这个人。

结交之始，当然是开诚相见。“实不相瞒，段二爷，”他说，“敝姓是杨。”

“噢，”段二很诧异地问，“既然姓杨，何以又说姓詹呢？”

“因为我不便轻易揭露真相——”

“原来是真人不露相！”段二抢着问，“可怎么一下子又跟我见了真章呢？”

“这，”杨乃武从容说道，“因为我奔波南北，历尽艰难，练得一双眼睛也还能稍知善恶。在你老面前，是无话不可说的！”

“承情、承情！”段二大为感动，甚至有些受宠若惊之感，“杨爷，你太看得起我了。来、来，听杨爷的口音是南边，我算是地主，做个小东，请杨爷叙一叙。”

“一见如故，谁做东都一样。不过，段二爷，我想找一个清静的地方，说话比较方便。”

“好！”段二想了一下说，“有了，我有个把兄弟，住得离此不远，咱们俩到那里去坐一坐。”

“是，请稍等！我带来的一个孩子，快回来了。”一面说，一面站了起来。

这时，段二才发觉他是个瘸子，随即问道：“杨爷你这条腿，怎么啦？”

“说来话长！”刚答得这一句，但见铁柱施施然而来，杨乃武等他走近吩咐他说，“你回客栈告诉杨太太，说我遇见一个好朋友，要叙叙旧，晚上才能回去。”

“是了！”铁柱问说，“我雇了个车，还要不要？”

“要、要！”段二接口，“是山门口雇的，车把式叫什么？”

“不知道。”铁柱答说，“是个斜眼。”

“噢，噢，是魏狗子，我知道，你去吧！”

原来段二的那个把兄弟，做的就是这行买卖，在骡马市大街开着一家极大的车厂，所以他对这些车把式也很熟。当下陪着杨乃武出门，找到魏狗子一说明白，两个坐上他的车，直奔骡马市大街。

段二的把兄弟姓胡，前面开车厂，后面住家。魏狗子知道段二爷跟胡掌柜的关系，一直将车子赶到后门口。下车进门，只见一个极魁伟的汉子，正光着脊梁在院子里练石锁，一见段二赶紧“当”的一下，将石锁扔在泥地上，顺手抓起一件小褂子，披在身上，笑嘻嘻地迎了上来。

“二哥，怎么这几天老没来？”胡掌柜指着客人问，“这位是？”

“敝姓杨。”杨乃武自己报姓。

“这位杨爷是新认识的朋友，一见投缘，想借你的地方坐一坐，说说话！”

“打搅了！”杨乃武说，“真不好意思！”

“哪儿的话！我二哥的好朋友，就是我的好朋友，请都请不到！”胡掌柜转脸问道，“二哥，你是先喝茶，还是就喝酒？”

“你不必费事！今天我也不用你陪着我，回头都该交车了，你忙你的去。”段二说道，“你先替我们沏一壶茶来，我在那间厢房里陪杨爷坐。喝酒，待会儿再说。”

胡掌柜心里明白，他们是有不足为外人道的话要谈，便即照办，引入厢房，沏来了茶，说一声：“二哥，我听招呼！”随即走了。

“段二爷，”杨乃武接着法源寺未完的话说，“我这条腿，是受的官刑，伤了！”

“啊！”段二双眼乱眨着，想了一下问道，“杨爷，我很冒昧，听你口音是浙江，可就是那位杨举人？”

“我的举人，早就革掉了。”

“这一说，是了！失敬失敬。”

“段二爷，你别笑我！我这场官司丑死了。”

“哪儿的话！”段二跷起拇指说道，“提起来，都说杨爷你行！有道是‘官法如炉’，能熬得过来，真不容易。”

“唉！九死一生！也多亏世界上到底还有好人，才能昭雪。”

“是啊！哪里都有好人。”段二爷急转直下问，“杨爷，你打听大悲庵是怎么回事？”

“我有件很为难的事！”杨乃武沉吟着说，“倒不妨跟段二你谈谈，也许能指点指点我。”

“是、是！但凡能效劳，决不推辞。”

于是，杨乃武细说从头。事情复杂，感情纠结更复杂，因而很难说得清楚，最主要的是连杨乃武自己都还没有一定的主张。因此，这段故事在段二虽听得津津有味，却也不免困扰，有许多不了解的地方。

这时天快黑了。胡掌柜已在窗外悄悄窥探过好多次。他跟段二的交情很深，又很好面子，觉得段二带了一位生客来，应该好好款待，所以吩咐家人，大事张罗，酒肴皆已齐备，来窥探是来请客入座。

段二当然知道他的用意，所以等杨乃武谈话告一段落，便即说道：“我那把兄弟大概已备下饭了。杨爷，你不必客气，咱们一面吃，一面谈，万一你不愿当着主人谈，我做个小东，请你胡同口儿上的二荤铺喝一盅。”

杨乃武心想，人家如此诚恳，坚辞就不够意思了。看胡掌柜也是段二一路的人物，既可跟他谈，又为什么不可以跟主人谈？只怕另外还有陪客，那就不方便了。

于是，他说：“段二爷跟胡掌柜的抬爱，我不能不识抬举，倘或没

有别的客人，我就叨扰了。”

“想来没有别的客。”段二答说，“不要紧！我告诉我那把兄弟就是。”

“没有别的客！”胡掌柜在窗外接口，“请过来吧！”

段二便陪着杨乃武到堂屋里，桌上摆着四个盘子，一大壶酒，却只有三副杯筷。杨乃武自然被奉为首座，固辞不获，只得坐下，主人与段二左右相陪。

“临时张罗，没有好东西请杨爷，请包涵。”胡掌柜说，“回头有饺子，有面，还有米饭。杨爷吃不惯面食吧？”

“哪里还有吃不惯的事？”杨乃武说，“在里头三年，什么都惯了。”

这话主人不甚听得懂，段二却知道他所说的“里头”就是监狱，觉得杨乃武自己既不讳言，那就不妨将他的真正身份透露给主人，“兄弟，”他说，“这位杨爷，提起来大大有名，就是你常提到的，小白菜那件案子里头的杨举人！”

“啊！”胡掌柜惊喜交集地，“真正有眼不识泰山！”接着举杯相敬。

“不敢当，不敢当！”杨乃武说，“我这一回九死一生，不过也有安慰的地方，交了些好朋友。大家也还都知道我，到底不是西门庆！”

“怎么想出这么一个譬方？”段二笑道，“就因为你不是西门庆，所以后来还有一段好事！”

这意味着段二是乐见小白菜与杨乃武偕老的。杨乃武对于他这种态度，自然感觉欣慰，不过一时不便有何表示。

“杨爷，”段二又说，“有几处地方，我还不大明白，不知道能不能问？”

“怎么不能？尽管请说。”

段二点点头，先不作声，想了好一会儿才开口：“杨爷，你是想劝她别出家？”

“是的。”

“为什么呢？”

“年轻轻的就做了尼姑，好像太凄凉了！”

“那么，不做尼姑怎么样呢？你娶她？”

“这，”杨乃武摇摇头，“恐怕办不到。”

“为什么？”段二问，“你太太不答应？”

“是我有点害怕，怕有了她，会弄得我家庭不和。”

“唉！”段二喝了口酒，大摇其头，“又想又不敢，不如不想。”

杨乃武默然。话有点说不下去了，主人为了打破僵硬的局面，举杯劝酒，没话找话地说：“二哥，大悲庵的当家，不跟二嫂很谈得来吗？”

“是啊！如果杨爷拿定了主意，我可以让你二嫂跟净慧老师太去说；主意拿不定，可就没有法子了。”

杨乃武听得这话，颇感兴奋，怪不得段二愿管这件闲事，原来有这样一条绝好的门路在。既然如此，事情就比较好办了。

于是，他说：“段二爷，我想拜托段二嫂替我跟净慧老师太说一说，让我跟她见一面，不知道行不行？”

“没有什么不行。”段二答说，“内人不但可以跟净慧师太去说，而且有把握，能说得动她。不过，你们见了面谈些什么呢？”

“第一，过去的那些误会，彼此解释一下；第二，我得看看她到底是什么打算。”

“你别问她的打算，要问你自己的打算！如果，杨爷，你没有什么打算，就丢开吧！男子汉，大丈夫，提得起，放得下。”

这话说得很明白，杨乃武要有顺从小白菜的打算，譬如她愿委身相随，就得有金屋藏娇的勇气。这一点，在眼前绝无可能做出承诺，但如实说，就不必再提托段二斡旋，跟小白菜见面的话了。

不过，有一点是杨乃武越来越觉得不错的宗旨：一切都得先跟小白菜见了面，探明了她的意向再说。

为了达成这个渴愿，他很难过地做了一个决定，先骗段二一骗。

“段二爷，我打算好了！她如果愿意跟我，我想法子娶她；她若是一定要出家，也随她的意。只是不要让刘家为难，要做尼姑也回浙江去

做。”

段二很痛快地答应下来，约定第二天下午听回音。为了简捷起见，请杨乃武直接到他家——花儿市中四条胡同路中，大悲庵斜对过，门上有块朱漆黑字木牌，标明“段寓”，并不难找。

杨乃武十分感激，愿意深交这两个朋友，所以将他过去的经历，如何以刀笔为生，如何与小白菜相恋，全都毫无保留地说了给这两个一见如故的新朋友听。唯一未曾提到的是，如何设计敲诈刘大少爷那一段，因为他怕那一来会引起误会，段、胡二人以为小白菜是个荡妇。

一顿酒喝到钟敲九点方罢。不过，杨乃武的神智还很清楚，席间他一直在谈往事，口中不闲，没有喝多少酒。

段二要送他回去，他辞谢了。好在车厂中有现成的车，也有单身寄在车厂内的车夫，叫起一个来，说明地点，可以稳稳送到。

天气暖和了，不必挂车帷，迎面的冷风一吹，杨乃武的头脑更为清醒。想起出来的目的，与自己偷听到的妻子与沈妈的谈话，心里在想，回家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怎么应付，先得好好琢磨一下。

他记得最后偷听到的是妻子的一段话，决定接受沈妈的建议，让詹善政跟他细说明白。然则回到客栈会发生什么事，亦就可想而知。如今要考虑的是，如何回答詹善政。

这得将利害得失，通盘细算，不是片刻之间可以有结论的。杨乃武心想，自己回去以后，不妨装出酒醉欲眠的模样，詹善政当然不会谈这么重要的事，一切都等明天上午再说。

一宿无话，第二天杨乃武很早就醒了，但故意不睁开眼，侧面向里，细细地想心事。帐子外面的情形，自然听得清清楚楚：妻子已经梳洗过了，沈妈正在收拾屋子。随后听得詹善政来了。

“姐夫呢，还没有起来？”

“还没有。”杨太太答说，“等一会儿，我就要带沈妈去逛庙会。”

“我知道。”詹善政说，“你晚点回来好了。”

杨乃武心里有数，妻子是有意避开，以便詹善政可以跟他细谈。他已经决定了，凡事开诚布公，才能表示此心无他；如果有所隐瞒，反易引起不易消释的误会。至于该如何应付，只有临事而定。“反正宗旨已

定，就没有什么为难的地方了。”

于是，他打个呵欠，掀被而起。下床招呼过了，杨太太亲自替他打来洗脸水，顺便就说：“我想带沈妈去逛一逛庙会。”

“好嘛，你去！”

“中午恐怕回不来。”

“那有什么关系？我跟善政去吃个小馆子好了。”

等杨太太带着沈妈一走，詹善政紧接着就过来了。一看他脸上那种微带紧张、不知如何开头的神气，杨乃武心想，何必让他为难？自己先说吧！

“善政，你姐姐为什么忽然想起来要逛庙会，我完全知道，你是要告诉我大悲庵的事，是不是？”

这句开门见山的话，在詹善政的感觉是石破天惊，惊愕地问：“姐夫，你怎么知道的？”

“我知道的事还多。”杨乃武问，“你知不知道，大悲庵在哪里？”

“不大清楚，听说离刘家不远。”

“我告诉你，”杨乃武得意地说，“在花儿市中四条胡同。”

“这个地名，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詹善政看着他那条不良于行的腿，越发显得惊异。

“我也是第一次。”杨乃武觉得话到此处，有如瓶倾塞开，不能不泻之势，“你一定在奇怪，我怎么知道得这么多？这都是偶然的机缘。你姐姐昨天跟沈妈在商量的事，我无意之中听到了。另外，在法源寺有一桩可以说是奇遇，回头详细告诉你。你先说，你姐姐要你告诉我一些什么？”

他的话说得很快，詹善政得稍微回想一下，才能完全印入心中。至于他自己要说的话，打了好些时候的腹稿，如今都用不着了，得要重新研究。

其实，是用不着多想的一件事，既然姐夫都知道了，他说：“何用我再说。”

“不！整个事实经过，你用不着再说，不过你姐姐是什么态度，你要告诉我！”

詹善政想了一会儿，将杨太太的态度，凝铸成一句话：“姐姐的意思是，姐夫你不是不顾家的人，一切都看你自己。”

这句话说得很深！杨乃武的第一个感觉是，妻子真个贤惠可敬！第二个感觉是双肩的负荷甚重——整个一家人家是祸是福，都以自己的一念为转移。妻子有此表示，当然是信任；但也是声明，她不会为他分担任何责任。

“好！我知道了。”杨乃武面色凝重地点点头。

“姐夫，”詹善政问说，“你昨天在法源寺有什么奇遇？”

“遇到一个姓段的老头子，是江湖上讲义气的朋友，他就住在大悲庵对面，他太太跟净慧老师太很熟——”

杨乃武略停一下，从头细说，自带着铁柱出门，谈到胡掌柜派车送回客栈。詹善政就像听评书那样，聚精会神，兴味盎然。

“善政，”杨乃武讲完故事以后说，“我什么事都不瞒你们姐弟，你现在知道我的心了吧！”

“知道，知道！”詹善政连连点头。

“那么，今天下午，我们一起去看段二爷。”

詹善政以为杨乃武的用意是在让他了解与段二交谈的情形，以便为他在姐姐面前作个证明。心想，他既如此坦诚，自己有话亦应该实说，因而问道：“我是不是一定要去？如果只是为了替你做个证人，那就大可不必！”

“不是。”杨乃武答说，“我们一起去看段二，看他怎么替我安排，倘若我能跟她见面，最好你在外面听——”

“那，”詹善政抢着说，“更没有必要了。”

“你不要心急，听我说完。我跟她见面以后，也许话说清楚了，她也肯回刘家了，别无纠葛，自然最好。倘如她有什么要求，我能答应她的，当然答应；不能答应的，就要回来跟你商量，所以你也应该听听。”

这话平心静气，理路清楚，詹善政点头答应了。

“我们现在来研究。”杨乃武又说，“我们始终想不明白，她为什么迫不及待地要出家？果然能看破红尘，心如止水，出家在家还不是一样的吗？”

詹善政亦以此为疑。他觉得沈妈的看法，或许是借此逼得杨乃武非见她一面不可，倒有点道理。不过，他也觉得这个看法，以漠视为宜，所以这样答说：“现在也不必去研究，一见了面就知道了。”

“不！我们先要明了她的心事，才可以预料她会说些什么话，这样，就不至于让我仓促之间，无以应付了。”

“这话倒也是。”詹善政说，“我们要研究她会有哪几种态度，哪一种态度如何应付！”

郎舅俩放宽思路去设想，小白菜跟杨乃武见了面会出现的态度，归纳起来，一共四种：

第一种，接受劝告，仍回刘家，随刘老太太回浙江，再削发出家。

第二种，愿意接受刘老太太的安排，成为杨乃武的外室。

第三种，不止于成为外室，还希望取得杨家的名分。

第四种，根本不肯见，而且亦不肯回刘家。

“最后一种情形，大概是不可能的。”詹善政说，“不过不能不把它估计在内。”

“如果有这样的情形，那亦没有法子，只好从此以后，尽量想法子把她忘记掉！”

“那么，若是第三种情形呢？”

“决不行！”杨乃武斩钉截铁地，“决不可能的。”

这是他在“明志”。詹善政考虑了好一会儿说：“姐夫，我说句我心里的话，照刘老太太的好意来安排，不失为两全之道，姐姐亦同意的。”

他的话跟神态都很诚挚，杨乃武有点动心了。

“只好到时候看情形。不过，”杨乃武很认真地说，“善政，我是真

的希望她肯听劝，跟着刘老太太回浙江。在我，只要把心里的疙瘩消掉，从此以后就当根本没有这回事，根本不认识这个人，所谓‘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

找到花儿市中四条胡同，首先发现的是大悲庵，一带白粉墙，两扇黑漆门，若非门楣上挂着泥金的匾额，只当是普通的住宅。

斜对过坐南朝北，小小一所平房，大门旁边果然有块“段寓”的牌子。杨乃武毫不迟疑地举手敲门。

来应门的是段二自己，很客气地说：“请进，请进！”

“这是我内弟詹善政！”杨乃武转脸又说，“见见段二爷！”

“段二爷！”詹善政恭恭敬敬地作个揖，“来打扰你了。”

“好说，好说。屋里坐！”

进门落座，少不得有番寒暄，等谈到正事，段二告诉杨乃武说，他妻子上午就到大悲庵去了，却不知何以到此刻未回，颇费猜疑。

“不要紧，不要紧！我等一会儿好了。”

话虽如此，杨乃武与詹善政都有预感，恐怕等也是白等，必是小白菜不愿相见，而净慧正在相劝，所以段二奶奶还在那里听确实信息。

不过宾主之间倒是不愁没有话可谈。原来段二是镖行出身，会武的人多半会疗伤，他问起杨乃武那条受伤的腿，送了一张药酒的方子，细谈这张方子的作用，如何得以舒筋活血，又指点泡制药酒时，该注意些什么。一谈谈了大半个钟头，门铃响了。

为杨乃武所期待的，果然是段二奶奶回来了。杨、詹二人双双起立，由段二引见后，段二奶奶说一声：

“两位请宽坐！”接着向丈夫使个眼色往里走了进去。

段二自然紧跟着。这一去过了好些时候，方又见他出现，一见面就说：“真想不到的事！小白菜真的要出家了！”

杨乃武与詹善政无不诧异，互相看了一眼，随又转脸望着段二，催促他说下去。

“内人去的时候，刘老太太正在那里，跟当家师太关起门来谈了好

半天。内人一直在那里等，所以晚到这会儿才回来。”

“噢！”杨乃武不知道从哪里问起，想了好一会儿才说，“她是要出家，不是已经出家了？”

“日子都挑定了！”段二答说，“刘老太太跟当家师太谈下来，决定让她出家，这里头有别的缘故，内人也还不大清楚。”

这就很奇怪了：净慧与刘老太太何以有此态度上的绝大转变？小白菜又为了什么，必须在这里出家？

这些疑团不但杨乃武，就是詹善政亦渴望能即时打破。

“这件事实在很对不起！”段二又说，“办得很窝囊，等了好大的工夫，还是不圆满。”

先听十分失望，到最后才知道不尽然，“不圆满”并不表示不成功，多少是办到了。杨乃武没有作声，詹善政却忙不迭地要追问了。

“段二爷，你老别这么说！多亏段二奶奶劳驾，结果到底怎么样？”

“净慧老师太问了她，她说：事已如此，还见什么，不必多事了！不过，刘老太太倒很热心，老师太也很愿意帮忙——”

话突然顿住了，其中必有缘故。这一次是杨乃武觉得应该率直地问。

“段二爷，你别觉得碍口，有话尽管请说，我当段二爷是个老哥哥！”

“是的，我也不拿杨爷当外人。这样，我把内人叫出来，请你自己问她。”

接着，段二爷入内，又咕哝了好一会儿，才陪着段二奶奶出来，杨乃武赔笑说一声：“替段二奶奶找麻烦，真不好意思！”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事情没有办好，不好意思的应该是我！”

“言重，言重！”杨乃武说道，“这件事还要请段二奶奶多劳心。”

这意思是还不肯罢休，非想法子见小白菜一面，不能甘心。段二奶奶看了丈夫一眼不作声。

“没有关系，你说好了！”段二爷极力鼓励，“杨爷是好朋友，说错

了也不要紧。”

“我看出一点意思来！”段二奶奶说，“净慧老师太，实在不愿收容她，刘老太太也不赞成她铰头发。

只是为了一个什么很特别的缘故，不能不顺从她的意思，把她留在大悲庵。如果杨爷有打算，不妨就把她接出来，不然，我看杨爷，你也就不必再见她了。”

事情并无缓冲的余地！杨乃武觉得很为难，詹善政亦不能替他出主意，两个人对看了一眼，都紧闭着嘴，紧皱着眉。

“段二奶奶，”杨乃武突然问道，“你看到她了没有？”

这“她”当然是指小白菜，段二奶奶的回答，多少出人意外，“看到了。”她说，“不但看到了，我们还聊了好一会儿。”

“噢，”杨乃武很注意地问，“她说些什么？”

“她先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只是客客气气地招呼。后来我问她：年轻轻的为什么要出家？她叹口气说：

一言难尽！这时候我冒出来一句话：是不是为了跟杨举人不能团圆，看破红尘？她这才大吃一惊，问我：

你怎么知道这回事？”

一口气说到这里，段二奶奶有些累了，略停一停，而杨乃武已迫不及待地追问：“你老怎么回答她呢？”

“我说了一半实话——”

所谓“一半实话”是，段二奶奶告诉小白菜，杨乃武是她“当家”的朋友，却没有说破杨乃武此刻就在她家。段二奶奶不讳言来意，说是想跟净慧要求，让她跟杨乃武见一面，问小白菜的意思如何。

听得段二奶奶的话，小白菜颇感诧异，但她初入大悲庵，也是初次见段二奶奶，一切都还不甚了解，对段二奶奶多少还持存疑的态度；同时这也是颇费踌躇的一件事，所以当时摇摇头，默不作声。

“这不是她不愿意。”段二听妻子详细谈过，明了小白菜的意思，怕他妻子词不达意，因而特作补充，“是说，一时还打不定准主意。”

“不错！是这个意思。”段二奶奶接着说，“我听她的口气，她人在大悲庵，自然一切都得听当家师太的。那时我跟净慧还没有见面，也还不知道她跟刘老太太在谈什么，所以我也没有再谈下去。”

“那么，以后呢？”杨乃武问，“跟她见了面没有？”

“见！是她来找我的。”

“噢！”詹善政失声说道，“那一定是愿意见面了？”

“这位猜得不错。”段二奶奶点点头，“她把我悄悄拉到一边说，她倒是愿意跟你见一面，不过，倘或你是劝她别出家，那就不见了。”

“为什么？”杨乃武问。

“她跟净慧、刘老太太的意思正好相反——”

据段二奶奶说，净慧与刘老太太的意思，如果杨乃武愿将小白菜接出去，无论是娶到家或者另立门户，作为外室，她们都愿竭力成全。但光是跟小白菜见一见面，诉一诉旧情，那就大可不必，大悲庵不容陌生男子进山门。

小白菜则愿见杨乃武，但祝发之志已决，如果杨乃武想娶她，则必定是失望，所以不见的好。

“我细问了内人了，净慧是为了清规。若说她庵里收容了什么堂客，又有陌生男人到她庵里私下相会，这名声传出去不大好。但如果是劝她回了家，接她出庵，这倒是有些人家闹家务，年轻少奶奶什么的，哭着闹着要出家，最后是把她从庵里接出去，乃是常有的事，不至于惹出许多闲话。”段二停了一下又说，“内人跟净慧老师太很谈得来，不能坏了她庵里的清规。所以，这件事，杨爷，你请多包涵，效劳不周！”

说着，他站起身来，抱拳作揖。

这不仅是致歉，且有逐客之意。但杨乃武却认为事情非无可为，只看段二肯不肯帮忙到底，所以一面惶恐地还礼，一面说道：“段二爷，我还有个不情之请。”

杨乃武认为净慧之所以不愿让他跟小白菜见面，无非因为有男子进入大悲庵，于清规有碍，如果小白菜不是在庵里跟他见面，而又在削发以前，尚无比丘尼的身份，那就是跟大悲庵毫不相干，谈不到破坏了大悲庵的清规。

不在大悲庵相会，在哪里见面呢？“段二爷，”他用恳求的语气说，“你能不能让我在府上跟她见一见？”

听到这个要求，包括詹善政在内，无不感觉意外，段二奶奶更是吃惊，“这，这行吗？”她望一望杨乃武，又转脸去望段二。

“我也知道，这个请求，有点荒唐。”杨乃武以退为进地软逼段二，“如果有难处，那就作为罢论，段二爷不必勉强。”

“勉强谈不到！是我的家，我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谁也管不着。”

“那可是感激不尽了！”杨乃武长揖致谢。

“别这么着，别这么着！咱们再商量。”段二发出疑问，“她会肯来吗？”

“一定肯来。”杨乃武说，“如果净慧师太答应了，她可以放心大胆地来。”

“就怕净慧不答应。”

这是个关键，杨乃武只好这样说：“那就得看段二奶奶跟净慧师太的交情了！”

段二是外场人物，极好面子，心里在想，自己在杨乃武面前夸过口，说妻子跟净慧的交情是怎么样地深，如果连这么一件事都说不通，那算什么交情？不就显得自己在胡吹吗？

因此，他毫不考虑地说：“交情是够的，事情也一定办得到。不过，不管怎么样，总得有一套合道理的说法才行。你说是不是呢？”

“是，是！”杨乃武连连点头，“至于跟净慧的说法，我想有两种，第一种是实话直说，一方面是为了我跟她，都想见面，请老师太成全；一方面又顾虑到大悲庵相会，怕有人说闲话，所以在段府上见面是两全之计。”

“嗯！嗯！”段二又问，“第二种说法呢？”

“第二种说法要撒谎——”

“那不行！”段二奶奶脱口说道，“佛家不打诳语，我在菩萨面前祝告过，从不说谎话！”

“噢，”杨乃武肃然起敬地表示道歉，“是我不对！是我不对！”

“没有什么！我看，”段二对妻子说，“我看说实话也很动听。你就再走一趟吧！如果当时就能把小白菜约来，了掉一件事，对朋友有了交代，那是再好不过。”

段二奶奶点点头，使个眼色将老伴儿招呼到里屋，又商量了一会儿，方始出门。

“我想，事情可以成功。”段二说，“多半也就在今天，能让你们见面。”

“那多亏二爷、二奶奶成全。”

“好说，好说！杨爷，咱们先布置布置。”段二看一看詹善政问，“令亲是一块儿跟她见面？”

“不，不！”詹善政抢着说，“那不便！我在窗子外面听听好了。”

“我说呢！这种场合怎么容得下第三者？请过来！”

段二引路，从西面角门进去，南屋三间，北屋两间，北屋之西，开出门去就是胡同。段二为客人解释，这也是他的产业，置来专为放租的。正好以前的房客搬走，后赁的房客尚未入屋，用来供杨乃武与小白菜会面是再好不过的了。

他一面说，一面拔掉北面通胡同那道门的门闩。“内人如果能把她带来，就从这道门进来。”段二说道，“我看用南面的屋子好了。”

“是！”杨乃武说，“我们用中间那一间。”

“随你方便。杨爷，”段二神色郑重地叮嘱，“有句话我可得说在前面，屋子浅窄，这里有什么动静，左邻右舍都能听得见！”

这意思是非常明白的，希望杨乃武跟小白菜见面谈话，声音不可太大。“是！是！”杨乃武连连应声，“我知道，我知道！”

“不光是杨爷心里有数，说话声音大一点也不要紧，就怕一个忍不住哭出声来，惊动了街坊，那可不大合适。”

这一点杨乃武不能不警觉。彼此的哀痛，只有自己知道，与小白菜经过这一番浩劫而重新相见，得有倾诉衷曲的机会，只怕自己都忍不住要掉泪，更何能阻止小白菜放声一恸！

“段二爷，”他很不安地说，“这可得请段二奶奶先告诉她，倘或她克制不住自己，那，那还是别见面的好！”

“也不能说为这一点，能见面而不见。内人当然会告诉她，我的意思，请杨爷别多说让她伤心的话，勾起她的眼泪。”

“好！我一定照段二爷的话做。”

“那我就放心了！两位请坐。”

段二转身而去。等去而复回时，手里提着一个篮子，里面是一壶茶，一具烛台，都放了在桌上，然后提着空篮子又走了。

詹善政忽然觉得，自己如果在间壁屋子里偷听，是件很不光明也很尴尬的事，便即说道：“姐夫，我就不必在这里了，到外面陪段二爷聊天去。”

“怎么呢？”杨乃武微感诧异地问。

“人家是一面之交，这么帮忙，真够义气。我如果在这里偷听，倒像不放心你似的，这会让段二爷看不起我！”

“话是不错。不过——”杨乃武不知怎么说才合适。

詹善政当然不必等他有何答复，站起身来就走了。杨乃武目送他的背影，茫然不知所措。他看着渐暗的天色，环视初到的地方，回想两天的经历，忽然兴起浓重的感慨！

他在想，说什么浮生若梦，真实的遭遇，有时比梦更离奇。梦境固然莫测，但再荒诞不经的梦中遭遇，总是出于熟悉事物的组合，而眼前的所见所想，是梦中也不可能有的！

不说在家乡，就是出狱以后，又何尝想得到会邂逅段二这样一个朋友。一个人孤零零的这么一处地方，而居然有可能与将要削发的小白菜晤面？

一想到将能见面交谈的小白菜，他的思绪一下子飘得很远了！倏忽千里，落在他乡试中举那年，暮春到盛夏，读书的地方——与葛小大夫妇住前后院，夜夜温存的光景。

那时候的种种情形，在狱中也常常回忆到，但总是以忏悔的心情，自恨行止欠检点，才招致这样一场大祸！可是这时候的回忆不同，所想到的只是小白菜的轻颦浅笑，蜜意柔情。他仿佛闻得见她发际的腻人的

香味，触摸到她那滑不留手的肌肤，甚至听见她依偎在自己怀中的心跳与枕边的娇喘。那种温馨与兴奋的感觉，是他从出事以来所从未有过的。

快要见面了！他自己对自己说，第一件事就是紧紧抱住她，一解相思之渴。然而他想：她会怎么样？

是挣拒，还是驯从？是冷漠，还是热烈？

这很费猜疑。想来想去，正反两方面的反应，都似可能，也都似不可能，始终不能下一个判断。

“怎么？一个人在黑头里？”

突如其来的这一声，让杨乃武吓一跳。等惊觉到有人在说话，一时还不辨身在何处！定定神才弄清楚是什么人。

“啊，段二爷！”

“怎么不把蜡烛点起来？”

“噢，噢！”杨乃武胡乱答说，“我来点。”

话虽如此，他并不知道何方可以将蜡烛点燃，只影绰绰地看到段二取了根纸煤，把放在几上一直燃着的盘香中点燃吹旺，接着，室中出现了一片红艳艳的光芒。

“杨爷，你饿了吧！”

“不饿，不饿！”

“我想你大概也吃不下。”段二说道，“内人到现在还没有消息。”

“噢，再等等。”

“不错！再等等。”段二说，“没有消息不是没有希望。”

“是的。如果不行，段二奶奶应该回来了。”

段二周旋了一会儿又走了，剩下杨乃武一个人，对着烨烨的红烛，勾起多少旖旎的回忆，有着中酒似的情味，沉溺在虚幻飘浮的感觉之中，很快地又不知身在何处了。

忽然，杨乃武发觉所见到的小白菜换了一个样子——笑靥消失，脂

粉已净，花洋布的短衫变成了灰布棉袄，最触目的是那一头如云如锦的黑发，齐项剪断，披不及肩。这是怎么回事？

蓦地里想起，这已脱离想象，不是夏夜偷情的饥渴少妇，而是将皈依佛门，但犹有一点凡心未净的薄命佳人！

“妹妹！”杨乃武喊得这一声，起身奔了过去，却忘了他的一条腿不方便，整个身子扑倒在地。

“大爷，大爷！你怎么了？”小白菜急急弯身来搀扶。

这一跤摔得不轻。不过股骨的疼痛，此时当然是易于忍受的。疼痛反有促使他清醒的作用，一面挣扎起身，一面在奇怪，小白菜进门时，何以声息全无。

等扶他坐到椅子上，他不肯再松开她的手了。四目凝视，彼此都从对方眼中看出来，有太多的话壅塞在喉头，相持不下，无法出声。

好久，杨乃武挤出一句话来：“妹妹，你好！”

心中不辨是何滋味，只觉得头昏昏的小白菜，茫然地回话答话：“大爷，你好！”

“妹妹！”杨乃武找到一句一直在心里盘旋的话，“你恨不恨我？”

就这一句话，使得小白菜心里一酸，眼眶立刻发热！想起段二奶奶的叮嘱，不可哭泣，免得惊动街坊，极力想忍住，但视线已经模糊，只忍住哭声，却堵不住泪水。

无声的热泪，流得满脸。杨乃武既痛且惊，“妹妹，你一定在恨我！”他说，“你不知道我心里，懊悔得恨不得去死！”

小白菜没有回答。她想说：大爷这话该我来说，我害得你这么惨，你恨不恨我？可是她说不出口，又想问一句：你悔些什么？可是喉头哽阻，也是说不出口。

“如果，我跟你的事，在我到杭州赶考以前就先跟你婆婆提一提；如果刘锡彤那里，我肯稍微委屈自己一点；如果我平常做事不是那样狠，明知道会得罪好些人，仍旧毫不在乎，又何致会出这么一场大祸？”

杨乃武确是出于衷心的痛悔，自恨自责，声音越来越大，小白菜不由得有些着急，一伸手就来掩他的口。

于是他也惊觉了，悲愤由声音转化为眼泪，看着小白菜，不自觉地念道：“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对断肠人！”

沉哀浮涌，唯有从眼泪中才能宣泄。两人不约而同地拥抱在一起，彼此湿润了对方的肩头，心境比较平静了。

“妹妹，”杨乃武松开了手，用手背拭一拭双眼，“我真没有想到，我们还有能相见的一天。”

“这是因为——”小白菜说，“因为苦还没有受够！”

这是说，活着还要受苦。杨乃武又觉得心如刀绞了！他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即刻为她提出一个保证，保证即使不能让她免除痛苦，至少可以分担她的痛苦——长相厮守，忧乐相共。可是，在此冲动的同时，有一股同样强烈的抑制的力量，相应而起，使得他瞠目结舌，无从置一词。

“大爷，”相形之下，反是小白菜显得比较冷静，“我想见一见你，只有两句话要说，一句是，当时我实在做错了，不该拿你咬出来——”

“不，不！”杨乃武急急说道，“三木之下，何求不得！我连我自己都咬了自己，何况别人？如果我换了你，当时也只能这样说。我一点都不怪你！”

“真的？”小白菜问。

“自然是真的。你如果不信，我可以罚咒。”

“不要乱罚咒！”小白菜欣慰地，“如果你真的这样想，我心里当然会好过得多。不过——”她的脸色突然又转为忧郁了，叹口无声的气，没有再说下去。

“说啊！‘不过’怎么样？”

“不过，我心里总是对你有亏欠的，只好来生报答了。”

“咳！说这种话做什么？”杨乃武又问，“你还有句要跟我说的话呢？”

“还有一句是，请你跟杨太太说，我害了她！也不敢说请她宽恕我的话，以后只好多念几卷经，求菩萨保佑她多福多寿！”

“你这样说，她一定很高兴。不过，说实话，从我大姐跟你见面以

后，回来跟我太太一说，她也知道你是事出无奈，对你并不恨！”

“那是她贤德，气量大。在我，总是不安的。”

“你不必如此！”杨乃武突然变得话接不下去了。

“你这条腿怎么样了？”

这一问使得杨乃武记起痛楚，揉一揉股骨答说：“不过行动不大方便，别的没有什么。”

“好在大爷你是坐在那里写字的人，如果换了个人，行动不大方便，多少事做不来，那就——唉！”

小白菜摇摇头，“命是逃出来，只怕一个家也毁光了！”

杨乃武了解她是为他破家而忧虑，便安慰她说：“那没有什么！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接着，杨乃武将准备接受侯勋的邀约，到上海去开创事业，以及杨太太仍回余杭守住老家的计划，说了一遍。小白菜很仔细地听着，关怀之情，溢于形色，让杨乃武自然而然地又回想到当年深夜灯下，娓娓清谈的情景。

这一番畅顺的谈话过后，又趋向于沉默了。两人都有极要紧的话说，但在杨乃武是盘算尚未停当，而小白菜则是不忍出口。就在这时候，听得角门声响，随即出现了灯火。杨乃武起身往外望去，是段二夫妇一个掌灯，一个捧着托盘，为他们送食物来了。

“自己拉的面，不好吃，不过比外面的干净！”段二放下托盘，里面是两大碗“把儿条”，一碟烧羊肉，一碟芝麻酱，另外还有掐菜、青蒜、烧羊肉的卤子等作料。

“芝麻酱是给姑娘预备的。”段二奶奶说，“这会儿可没法子预备素菜，将就着吧！”

这话是对小白菜说的。她为了双眼红肿，羞于见人，有意背灯闪在暗处，此时不能不现身了。

“多谢段二奶奶，真正过意不去。”

“是啊！”杨乃武微蹙着眉说，“二爷、二奶奶这么费心，真是教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了。”

“说这些话干什么？请坐下吃罢！”段二一面说，一面将托盘放在一边，捧着灯就走。

杨乃武与小白菜都送了出来，段二没有理会，段二奶奶却握住了小白菜的手，低声说道：“你们尽管多谈谈，晚了也不要紧。我跟老师太说过，就歇在我这里，明天再回来。”

说完，段二奶奶匆匆而去，顺手带上了角门。两人回到屋里，小白菜先就动手，将烧羊肉卤子倒在面上，又夹了些青葱跟掐菜在碗里，拿筷子拌匀了放在杨乃武面前，然后拌她自己的麻酱面。

这使得杨乃武想到妻子一直在顾虑的，他一个人在上海该有个人照料起居，如眼前的光景，实在是很好的一件事！杨乃武又心动了。

“刘老太太为人怎么样？她好像很热心！”

杨乃武自己都不知道，何以突然会提到刘老太太，不过，既然话已出口，不妨就此谈下去，所以很注意地看着小白菜。

“天下世界哪里都有好人！不过有些好意，是做不到的事。”

“怎么呢？”杨乃武想了想说，“你说，是哪件事做不到？”

听这一问，小白菜倏地抬眼，脸上有着诧异的神色，“莫非你不知道？”她问。

这有点咄咄逼人的意味，杨乃武感受到威胁，将视线避了开去，保持平静的声音答说：“是预备替你安置在湖州那件事？”

“就是！”小白菜说，“我倒奇怪，你怎么会不知道。”

“这件事我是知道的，不过我不懂你为什么说做不到？”

这就等于劝她接受刘老太太的安排，成为他的外室，亦就等于表示愿意跟她长相厮守，而其实并非此意，杨乃武觉得自己的话说错了！平时颇善说理，偏偏要紧关头词不达意，不由得叹了口气。

在小白菜看，这是他无可奈何，然而自己的处境跟心境，又有谁知道？因而报以同样的喟叹，黯然说道：“以前办不到，现在更办不到了！”

“现在？”杨乃武不自觉地看她剪短的头发，痛苦地说，“妹妹，你为什么这么想不开，忽然要出家？”

“就是想开了，才要出家。”

杨乃武语塞，出家是看破红尘，斩断情缘的结果，当然是一切都想得开，抛得下的明证。他觉得话又错了！

记得自己的责任，应该劝小白菜打消出家的念头，不过他也知道，情况有了变化，刘老太太与净慧都已同意她祝发。这是个矛盾，必有特殊的缘故在内，同时照净慧的意向去猜测，似乎她之出家是为了免除一项很大的麻烦，如果这个麻烦能够解消，就无出家的必要。

这是他在此沉默的片刻中才想通了的一件事。如果开门见山地问小白菜是何麻烦，她一定不肯承认，因为她会怕他为她的麻烦而生忧虑。事到如今，机会亦可能不再，相知一场，同难三载，只有撇开自己的一切，专为她的一生尽些绵薄了！

这样一想，自觉胸怀开朗得多了，思路也敏锐得多了。杨乃武定一定神，从容问道：“妹妹，我问你几句话，你要老实回答我！”

“嗯！”小白菜点点头，将筷子放了下来。

“你吃你的面！一面吃，一面谈。”

“我不饿，你说好了。”

“出狱之后，你总有打算吧？”

“没有！”小白菜答说，“心灰意懒，只想到庵堂里过日子。”

第一句话就有些格格不入。杨乃武觉得要想理由驳她，话才能说得下去。“这不是看破红尘，是走投无路，暂时找个地方躲一躲。”他说，“好比走长路，在半山凉亭上歇一歇脚。凉亭虽好，不是久居之地。

这一点，你想到过没有？”

“没有！”小白菜说，“这一层意思，我从来没有想到过。”

“这样说，你的想出家，不过一时的念头，事过境迁，想法不同，自己就会觉得好笑。妹妹，庵堂到底不是凉亭，头发剃光了，要重新长起来也不容易。你要仔细想一想！”

“我常想过，不过，大爷，我的想法跟你不同。”

“你是怎么想的呢？”

“我只是修来世，不管今生。”小白菜说，“这个念头我早就有了。”

“你是说想出家的念头？”

“是的。”

“出家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杨乃武说，“前世因，今生果，我也常在想，莫非前世作了孽，今生来受这样的苦。可是，我如果想跟你一样，去做和尚，就办不到，因为舍下一家大小不管，就是件作孽的事！”

“大爷跟我不同。一个人一个人的境况，比不来的。”

“你也不能说，要撒手就撒手。”杨乃武以责备的语气说，“就算你婆婆跟你没有啥感情，在余杭的亲娘，到底不能不顾。何况，你婆婆跟你也还是有名分的，她的境况不好，你也应该帮帮她。哪里说是只管自己去修来世，就可以不管她了？”

小白菜的本心善良，听得这番指摘，自然觉得有道理，尤其是生身之母，没有尽过孝道，于心不安，于理有亏，所以沉默着不答。

“我也不是劝你一定不要出家，”杨乃武乘机又说，“不过出家总要没有什么牵挂，才能一心念佛。

不然身在世外，心在俗家，毫无意思。你想，我这话说得对不对？”

小白菜点点头，“我婆婆倒不要紧，”她说，“刘老太太人很好，一定会照应她的，就是我亲娘，好像不能不管。”

“就是这话啰！”杨乃武这时的思路敏锐，说了一层比较深的道理，“讲孝道，倒也不一定说是要怎么样奉养，境况不同，是勉强不来的事，最要紧的是勿伤亲心！穷家小户，日子过得很苦，但只要有亲人在，就是一个安慰，苦中有乐。如果说，你出了家，就等于死了一半了，你娘还有什么希望？”

“就不出家，也没有什么希望的！”

“这话不然！在你自己，看破一切，觉得没有什么希望，做父母的不同！父母对儿女总是痴心的。她总会这么想：女儿年纪还轻，人品也出色，将来另外嫁一份好好的人家，后福无穷。这不是她想享你的福，

完全是为你的下半辈子着想。”

小白菜不作声。但从她的脸上看得出来，内心有着深深的困扰，对于她所做的决定，是在动摇了。

于是杨乃武毫不放松地又加了一句：“你没有生过儿女，不知道做父母的心！”

虽无经验，可以体会，小白菜想了好一会儿问出一句话来：“那么，我现在怎么办呢？”

“很容易，你先收起出家的心，跟刘老太太回去了再说！”

“不！”小白菜回答的这个字，短促有力，显示了极大的决心。

这一来杨乃武倒愣住了。谈得好好的，快将听从劝告了，何以一下子又断然拒绝?

“你还是要出家？”

小白菜摇摇头不作声。这就更奇怪了！一会儿东，一会儿西，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正在疑惑之际，小白菜幽幽地叹口气说：“唉，做人难！我还是出家的好。”

话中有话，杨乃武格外注意了。静静地想着，突然发现一件可疑的事，觉得有提出来的必要。

“听说刘老太太跟净慧师太，后来变了主意，赞成你出家了，那是为什么？”

“不必去提了！”

“不！”杨乃武坚持着，“你有什么话，不该瞒我。”

于是小白菜透露了一个秘密，是谁也意想不到的一件事：刘家的孙少爷，小名福官的，竟然对小白菜一见钟情了。

听这一说，杨乃武大为惊奇，心里立刻浮起很复杂的感想，有些不信，有些好笑，也还有些酸酸的味道，瞪大了眼睛问道：“是怎么回事？你从头说给我听！”

从小白菜初到刘家的那一天，福官的视线便为她吸引住了！只要见

到她，一双眼睛总是不时瞟了过来，而见不到她时，他会来找——小白菜是在刘老太太屋子里的时候居多，他常是借故来找祖母，而且常是一坐下来就不走，为的好多看一看她。

福官二十岁不到，尽管书念得很好，有资格去应考了，可是在刘老太太及他母亲姐姐眼中，还是个孩子，所以对他的行动，并不在意。可是，小白菜却觉得一屋子的女人，夹一个大男孩在那里，十分刺眼。

有几次视线相接，发现他惊惶地避了开去，而脸上又有忸怩的神色，这才知道福官是对自己“另眼相看”

了。

“有一天，刘家一家很近的亲戚家办喜事，全家都去吃喜酒了，福官说是肚子疼，不去。丫头老妈，有的跟了老太太去了，有的正好躲懒，自己去做自己的事。我婆婆跟刘家的一个老奶妈结了伴去烧香，只有我一个人在刘老太太后房，哪知道福官悄悄溜了进来，倒吓了我一大跳！”

“进来了以后怎么样呢？”杨乃武催问着。

小白菜是一种烦恼而无可奈何的神色，“他一见了面就叫我‘姐姐’，说了好些话，又——”

“他说了些什么话？”杨乃武追根究底地问。

“都是些书呆子的话，我也学不像。”

“姑且学一两句看！”杨乃武极力怂恿着，“总记得起一两句吧！”

小白菜想了一下答道：“譬如，他说，他听我讲当时受刑罚的苦楚，心里只恨不得能够替我。大爷，你说，是不是书呆子的话？”

杨乃武一惊！这哪里是书呆子的话？非用情极深，不能道此语。不过，他没有把这话说出来，只问：

“后来呢？”

“后来就越说越不成话了！什么只要闭上眼睛就看到了我啰，心里有无数的话要跟我说，可是见了面又都忘记掉啰！疯疯癫癫地真不像一个官人家少爷的样子。”

“那么你呢？你怎么跟他说？”

“我能说什么？我吓得要命，只求他赶快离开。他不肯。后来，”小白菜突然叹口气，“唉！我说错一句话！”

为了摆脱福官的纠缠，小白菜说了句：“以后的日子还长。”其实这也不算太错，迢递水程，同舟南下，有个把月在一起，日子也不算短了，谁知福官错会了意，以为小白菜对他做了什么承诺，欢然而去，从他的神色中看得出来，他对她抱着无穷的希望。

“到这时候，我才知道我的话说错了！可是已经说不明白了，而且也没有机会跟他细细说明白，我只有处处躲他。过了一天，听到刘家的丫头在说：福官有点神魂颠倒，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我心里想，这缘故我知道，不过不能跟你们说。大爷，”小白菜神色黯然地，“我心里很怕！已经害了一个人，莫非还要害一个人？我真不晓得该怎么办了！”

就在小白菜内心困惑不安之时，听得净慧大谈因果，触发了已存在的一个念头：削发出家！原来还只是为了今生受苦，修修来世；如今则更加发现，唯有佛门清净之地，才是躲避一切烦恼的乐土。所以毅然决然地将受之父母的一头长发，付之利剪，表示割断尘缘的决心。

原来还有这么一段情！杨乃武心潮起伏，久久无语，对于小白菜的处境，当然能够充分了解。如果她还在刘家，惹得“少年不识愁滋味”的福官疯魔了，当然是件很严重的事，她必得设法避开，这想法亦完全不错。但是不是非出家不可呢？

这是一个疑问！是杨乃武无法解答的疑问。他在想，既不让她出家，又不能让她再回到刘家，那就必得为她作一个妥善的安排。倘无此安排，则在青灯黄卷中讨生活，实在也不失为一种归宿。

这样想着，不由得就说：“现在我才明白，怪不得净慧师太那样子答复我！”

“答复你？”小白菜惊奇地问，“大爷，你跟老师太见过面了？”

“没有见过面，”杨乃武答说，“我托段二奶奶跟净慧老师太去商量，想到大悲庵跟你见个面。她说——”他突然顿住，觉得转述的话很关键，要考虑一下，是不是可以说出来。

这样的态度，当然会引起小白菜的疑惑，但她没有开口，只看一看他，将头低了下去。

杨乃武却是考虑停当了，认为转述净慧师太的话，正好作为一个试

探，便即说道："她跟段二奶奶说，如果我肯带你回南边最好，光是见一面就不必了。妹妹，你觉得她的话怎么样？"

"我不知道。"小白菜依然低着头，"不过，我们不还是见了面吗？"

"是的。"杨乃武黯然说道，"过去的事，大家总算说清楚了，未来的一切，都还不知道怎么样！"

"这，"小白菜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你就不必管我了！"

"我怎么能不管？我能狠得下心，看你出家？"

小白菜不答，杨乃武亦不知道怎么再往下说，想了好一会儿问道："刘老太太始终不知道福官对你那一片心？"

"现在也知道了。"

"她是怎么知道的呢？是你自己跟她说的？"

"不！"小白菜说，"老师太一直逼着我问，为什么一定非要在这里出家不可？她说，如果真的要出家，她可以给我写一封信给杭州云栖的一位老师太，是净慧老师太的师兄。此刻不妨先回刘家。我说，就因为不能回刘家，我把福官的事告诉了她，刘老太太是听她说的。"

"原来如此！怪不得刘老太太也赞成你出家。"

"不是赞成！"小白菜是为人分辩的语气，"她老人家也是没法子。"

"是的！教我成了刘老太太心里也觉得不过意。妹妹，这件事，我看你还是要仔细想一想。不要任一时的性子，过后觉得犯不着，再要还俗，是很麻烦的一件事。"

话说得很率直，而小白菜似乎很冷静，很有把握，"不会的！"她说，"出了家就再不会还俗了！"

这也就等于提醒杨乃武，要挽救这个局面，唯有此刻；一错过了这个时机，局面就定了。而杨乃武始终不敢说一句，只要她不出家，将来她的归宿着落在自己身上，因此，情势到了推车撞壁，不转变就说不下去的地步。

所幸的是，小白菜今夜可以不回去！自己有一夜的工夫，或者可以筹划出一条善策。

于是他扶着桌子站起身说：“你坐一会儿！把这碗面吃掉，我等一下就来。”

小白菜扶了他一把，同时问道：“你到哪里去？”

“我想跟善政去商量商量，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总而言之，不能看着你无路可走！”

小白菜不即答话，漆黑的一双眼珠，在长长的睫毛后面闪动了好一会儿，终于把挽着他右臂的一只手，松了开来。

这是已回心转意的鲜明表示，只要有个妥善的安排，遁世之念，可以打消。意会到这一点，杨乃武陡觉双肩沉重，现在的责任都在自己身上了！小白菜未来的大半辈子，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只看自己能不能为她尽心尽力，作个很适当的安顿。

本来是在局外，劝得听也罢，劝不听也罢，毕竟没有任何责任；如今不同了，身在局中，她的难题就是自己的难题，非往前冲，找出一条路子来不可！

这一转念间，想象反倒飞扬了！杨乃武心里在想，既然情势逼得人非往前冲不可，那就只有开步走了再说。第一步当然是不让她再回大悲庵，而刘家又不能回去，这就很明白了，眼前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找个地方让她暂住一住。

灵机一动，这不是现成的地方？于是杨乃武站住脚，在黑头里仔细考虑了一会儿，觉得并不是不能开口的事，而且照段二的为人来看，这件事很有成功的希望。

想通了为之心怀一畅，摸黑穿出角门，声响已经惊动了段二与詹善政，一起迎了出来。

拿灯一照，只有杨乃武一个人，段、詹二人都觉意外。詹善政问：“她呢？”

“在里面。”杨乃武说，“我有点事，想跟段二爷商量。”

“好，好！请进来。”

等詹善政将杨乃武扶入屋内坐下，他看着段二问道：“她为什么一定要在这里出家，段二爷想来已经知道缘故了？”

“是的。我听内人谈起，好像为了避开刘家的孙少爷？”

“是！”杨乃武说道，“这是件谁也意想不到的事。段二爷，我倒也不是自己感情上有什么丢不开的，只觉得像她这样，年轻轻的出了家，未免残忍。你老说，我这话是不是呢？”

“是啊！本用不着如此。”

“我现在把她劝得意思活动了。不过，眼前就有难题，刘家既不能回去，也不宜把她一个人摆在客栈，或者什么陌生的地方，得找个稳妥可靠的地方安顿她！”

“这倒是难题。北京城里什么坏人都有，凭她的模样儿，一落到坏人手里可不得了！”

“正是这话！”杨乃武掌握住机会，开门见山地说，“你老能不能行个善，先留她住下来？当然，房饭钱是要奉送的，这归我完全负责。”

此言一出，段二与詹善政相顾愕然。他们俩的想法差不多，在段家暂住是件小事，但住下来以后又如何呢？

“杨爷，”段二表示了态度，“‘行善’的话，言重了！我能帮忙一定帮忙，就怕越帮越忙，到后来不知道怎么办，那样子，我可是不敢多事。”

这话的意思是可以理解的，杨乃武夫妇转眼南下了，如果小白菜没有个安排，莫非就一直住在段家？

“姐夫！”詹善政喊了这一句，向段二说道，“段二爷，对不起，我想跟我姐夫说一两句话，你老别见气。”

“哪里！哪里。”段二站起身来，欲待回避。

“不！”詹善政抢上去捺着他坐下，“没有喧宾夺主的道理，我是跟你老先请个罪，我跟我姐夫到院子里去谈好了。”

“不要紧，不要紧！你们在这里谈比较方便。我亦正好跟内人去说几句话。”

听这样说，詹善政不便坚辞，只不断地道歉。等段二的影子消失了，他才挨着杨乃武坐下，低声动问。

“姐夫，你们到底是怎么谈的，你到底是怎么个打算？”

这两个“到底”将杨乃武问得发愣。想了一会儿，只好这样答

说：“事情摆在那里，如今最要紧的是劝得她把出家的念头打消。以后是以后的事，‘萝卜吃一节，剥一节’，不是吗？”

“话不错，是的！不过这个萝卜，不得让人家来剥啊！”

“当然！”杨乃武转而问道，“你看该怎么办呢？”

“这就要问你了！你定了主见，我才好替你筹划。”

杨乃武又动心了！詹善政的意思是很明显的，愿意促成好事。如果自己有了承诺，便是小白菜有了归宿，在回南以前，借段家暂住，自无不可。

可是，妻子的态度到底怎么样呢？家境大不如昔，创业之议，渺渺茫茫，哪里能容许自己再立一个门户？何况沈媒婆贪得无厌，是个很难缠的人。

这样一想，刚热起来的心，一下子又凉了。“没有打算。”他摇摇头说，“我知道你的好意，不过，办不到的。”

“照此说来，段二爷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的。”

话说不下去了！自己好不容易劝得小白菜初步意回，而前功似乎也不能不尽弃了，想想实在不能甘心。

“你总不能看她年纪轻轻的，剃光了头去吃素念经吧！”

詹善政有些好笑！话说得无理，吃素念经又何尝不好？只要她本人乐意这么去做。不过，唯其话这样无理，更显得其情无奈。詹善政觉得不能不为他想法子打开困境。

“如今只有一个说法，或许能跟段家商量得通，那就是自己定个限期，而且日子不能太长，至多半个月。可是，半个月以后呢？”

杨乃武只求眼前能过去，随即如释重负地答说：“有半个月的工夫，一定可以想得出法子来！就这样跟段二爷说好了。”

“不然！此刻就要想停当，因为段二爷一定会问。没有确实的办法，人家不肯管这桩闲事的。”詹善政放低了声音说，“姐夫，你不要忘记，到底跟人家是萍水相逢的初交。”

杨乃武考虑了好一会儿，终于拿定了主意，“她是有婆婆的，先要看沈媒婆如何说法？归根结底一句话，只要她不出家，什么事都好商

量。”杨乃武歉然说道，“善政，到那时候，又要麻烦你了。”

“麻烦我？”

“我想只有麻烦你。到那时候请你送他们婆媳回余杭，一回去了，她是另外嫁人，还是出家，都随她自己。我们这方面的责任，就算是尽到了。”

詹善政点点头，不作声。好一会儿才说了句：“如果这是姐夫心里的话，我照办就是。”

这意味着他不太相信杨乃武不愿纳小白菜为外室。弦外之音，虽然了解，杨乃武却装作不知，因为这是不必办也很不容易办的一件事。

果然，段二认为暂住一些日子，他很欢迎。他又转述了他妻子的意思，他们有个儿子，是个把总，现在山东当差，小武官的饷银，不足以赡养家口，并未接眷。儿媳不孝顺，经常带着孩子住在娘家，所以段二奶奶倒也愿意接纳小白菜这样的人，朝夕有伴。不过，他们也怕开头是好意，结果搞得无以善其后，说不定还会惹出许多麻烦，不能不言明在先。

“这一层，请段二爷放心。”是詹善政开口，“最多住半个月，我会送她回南。”

“噢！”段二心想，既然如此，何不带她一起住在客栈里？转念一想，必是杨太太不容，便点点头说：

“那好，咱们就这么说定了，我的房客要下个月才进屋，就那面几间屋子，可以让她暂住。不过，这要写个租约，因为最近坊里的老爷们查得很严，若说收容来路不明的妇女，怕会费口舌。”

“是，是！这好办。”詹善政向杨乃武看一看说，“该跟本人先说一声。”

“是的。”

于是，杨乃武起身，詹善政拿灯照着，送他到角门。里面小白菜看见灯光，迎了出来，发现詹善政的影子，便缩在门背后不肯露面。

杨乃武到了门口却踌躇了，他心里在想，这是极有关系的一刻，只要话说出口，小白菜答应了，以后她的一切，便都得由自己负责。

同时，他也发现小白菜眼中的神色，与他离去以前大不相同了。本

来是静穆多于一切，略有些洞彻大千、心如止水的意味；而此刻的剪水双瞳中，流露出一种似乎期待已久的渴望，双颊隐隐透出霞光——这就是所谓“春色”，最能泄露年轻妇女的心事。

这使得杨乃武更踟蹰，更动心，也更感到双肩沉重。他警告自己：世上的男子，常有许多事前想得很妥当、很有把握的事，到了这样的时刻，就会心不由主！自己要记着这一点。

就是这一念警惕，使得他跳荡不定的心，比较能够自我约束了。慢慢扶着桌子坐了下来，先看一看小白菜的面碗，没有动过什么，便即问道：“你怎么不吃？”

小白菜摇摇头没有作声，却将一杯冷茶端了起来，喝了一大口。

“你坐下来，我有几句话跟你说。”

“你去了好久。”她在他侧面坐了下来，“只怕一个钟头都不止。”

“总归你今天是不回去了，晚一点也不要紧。”

小白菜想说什么，而突然顿住，过了一会儿才开口：“打扰段家，真过意不去。”

“以后打扰他们的地方还多。妹妹，”杨乃武说，“我跟段二爷说好了，你在他家暂时住一住再说。”

这当然是使她大感意外的事，一双眼睁得很大，睫毛乱闪，是那种一时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必得先好好想一想的神气。

见此光景，杨乃武知道，第一步劝她放弃在大悲庵出家的念头，确已做到了，此刻要准备回答她因此而生的疑问。

“大爷，”小白菜问，“这好像不太好吧？”

“怎么呢？”

“对净慧老师太不好交代。”

原来顾虑是这一点。“你错了！”他说，“净慧老师太巴不得你回心转意，她也少些麻烦。你想，她不是曾经极力劝你不要出家吗？”

“我是觉得我自己对她不好交代。”

“你以为出尔反尔，说话不当话，自觉不好意思是不是？”杨乃武停

了一下说，“当然，谈起来好像是一个笑话，但这样的大事，而且一步走错，懊悔终身的事，不能因为自己觉得不好意思，而勉强去做！那不太傻了。”

小白菜低下头去不响，显然的，他的话说到了她心里。不过，以下的话，在杨乃武也觉得很难说了，因而出现了令人感到沉重的沉默。

“你说暂时住一住，住到什么时候呢？”

“大概半个月。”

“以后呢？”

“让善政送你们婆媳回去。”

“你呢？”

一句接一句地问，越来越快，越来越短促，颇有咄咄逼人之势，杨乃武有点招架不住了。

而且，他也发现他与她的一段情，很快地又到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境界。这一次可真是作茧自缚了！心里是说不出的悔恨懊丧，口中当然也就更讷讷然说不出什么来。

他的心情都表现在脸上，小白菜看在眼里，一样地也又悔又恨。恨的是自己太把握不住，悔的是话不该轻易出口，稍微多想一想，就知道这样说法，伤害了人家，而对自己并无一点好处。

等稍微冷静下来，她用歉疚的语气说：“大爷，我的命不好，哪个都应该避得我远一点。我自己也认了命，你不必再为我多费心！”

这可以说是由衷之言，而在杨乃武听来，是以退为进的说法，眼前对她既不能作任何承诺，亦不能撒手不管，唯有照原先的想法，走一步算一步。

“妹妹，所谓‘急脉缓受’‘船到桥头自会直’，你现在什么都不必想，先在段家住几天，我让善政安排你们回去。你就是要出家，也不必一定要在这里，是不是？”

最后这句话说得太急了，听起来是带着责备的意味，小白菜的心一沉，极力忍着眼泪，但眼圈已有些红了。

“事情就这样说定了？”杨乃武敲钉转脚地钉一句。

不住段家怎么办？小白菜心里在想，错就错在起先不该默许，甚至于错在根本不该跟段二奶奶离开大悲庵！如今再要想回去，已是不可能的了。

“妹妹，”杨乃武见她不作声，因又问道，“你有什么话？尽管说！”

“我能说什么？”小白菜凄然答说，“我现在只希望菩萨保佑，能让我不要再牵累哪一个。”

杨乃武不能了解她这话的意思，但亦无从深诘。想了一下，试探着问：“我去请段二爷、段二奶奶过来，把你当面交代给他们，好不好？”

小白菜不作声。杨乃武等了一会儿，见她没有反对的表示，便又瘸着腿走了。

小白菜只觉得他可怜！而想想自己，漂泊无依，前途茫茫，自己要想做自己的主，亦竟不知主意在哪里。这样子做人，也太无味，太可怜了！

念头转到这里，陡觉双眼发热，看出去的烛焰，重叠成双，意识到眼泪夺眶而出，想要忍住，却是再也不能。

无声的热泪，流了不知多少时候，突然发觉，在他人家这样哭哭啼啼，会遭人忌讳，于是赶紧拭一拭眼泪，擤一擤鼻子，极力装作没事人的模样，开始想到，见了段家老夫妇，应该怎么说几句客气话。

思虑尚未停当，窗外出现光亮，一支红烛冉冉而来，段家夫妇、杨乃武、詹善政都来了。

小白菜局局促促起身相迎。由于双眼红肿，有意背灯而立，段二奶奶一把拉着她坐下，含笑说道：“葛嫂子，你住在我家，可就像一家人一样，不许客气。”

“对了，我们也不拿你当外人。”段二爷也说，“有什么吃什么，你别嫌就是了。”

两老夫妇的这份情意，小白菜自然感激，想说两句客气话，却开不得口，唯有微笑示意而已。

“你就安心住在这里吧！”杨乃武又向段二道谢，“多亏二爷帮忙，感激不尽。今天太晚了，我们先告辞，明天再来。”

“你请放心好了。有什么话，明天再说。”

“我们走了。”杨乃武终于作了一句交代，“一切都跟二爷、二奶奶说好了。有些话，回头二奶奶会告诉你。”

等杨乃武、詹善政告辞而去，段二奶奶先安排小白菜的住处，就跟她在一张炕上睡。叠好了被，段二奶奶盘腿在炕上，捧着杯茶出神，显然的，她是有话要跟小白菜说，在思索如何开口。

“葛嫂子！”她说，“杨大爷有些话，托我跟你说。我们虽然刚认识，但能住在一起，总算有缘。说实话，葛嫂子，我也很喜欢你，所以愿意兜揽这件事。话如果说得不中听，你可别生我的气。”

“哪里的话，二奶奶当我自己人，我怎么能不识抬举？”

“那就是了。”段二奶奶说，“杨大爷跟我们谈了很多。他对你可是一片真心，不过实在有难处，不能把你娶回去。他说，这一层，你得体谅他。”

小白菜听见这话，不由得又激动了，心里对杨乃武着实反感！像这样的话，何必托段二奶奶转告？因此，涨红了脸说不出话。

见此光景，段二奶奶有些着慌了，“我不会说话。”她说，“葛嫂子，我早说过，话不中听，你别生气。”

“不，不！”小白菜大为不安，“跟二奶奶不相干，我哪里会生你老人家的气。”

“这样说，你是——”段二奶奶忽然发觉，自己又要说错话了，赶紧顿住。

“我也不是生杨大爷的气。”小白菜装出很豁达的神态说，“他的苦衷，我当然也知道，根本没有那种打算，他的话是多余的。”

语声虽和缓，却听得出来是负气的话，段二奶奶觉得话说不下去了，只怔怔地望着小白菜。

小白菜当然也已感觉到，交谈不甚投机，心里很失悔，很难过，极力想挽救这个局面，便堆着笑容说道：“二奶奶，你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吗？”

“我竟不知道怎么说了。”段二奶奶茫然地答说。

为了打破沉闷的局面，同时表示她将段二奶奶视作亲人，便又细诉往事。在大悲庵中，她们曾有过长谈，但所谈的是身陷缧绁的经过，对

于她跟杨乃武的感情是有保留的，此时却倾囊倒箧而出，甚至于“刘大少爷”如何来勾引，都不隐瞒。

这当然是任何人都感兴趣的话题。而小白菜在不堪回首的叙述中，也由温馨的回忆而获得了安慰。可是最大的收获，却是对她自己的行为，自然而然地作了一次反省。

“我这个人就是没有主见。”她从一步一步的反省，提炼出一个结论，“一切都是开头没有好好拿个主意。当初我娘要把我嫁到葛家，其实也不是怎么样非逼着我答应不可，倘如我主意老，咬定牙关不肯松口，我娘还不是就算了。这一来，哪里还会有以后的种种事故。”

“是啊！做父母的，没有不想女婿能干、儿媳妇贤惠的。”段二奶奶问道，“你婆婆待你怎么样？”

“婆婆不在一起住。她是专门替人做媒的，后来也有点懊悔不该娶我做她的媳妇，而且，她心里的想法，我也有点知道。”

“什么想法？”

小白菜沉吟了一下答说：“她看我，相貌也还过得去，说句难听的话，还值几两银子。如果有人要我，只要聘金谈得拢，是肯放我的。”

“原来你婆婆有这种心思！”段二奶奶大感意外，“既然这样，杨大爷为什么不早办这件事呢？”

“就是因为我没有主见。”小白菜痛苦地说，“当初杨大爷说要等中了举以后，才跟我婆婆谈，这话决不是推托。杨太太很贤惠，没有什么不能答应的，只为杨大爷自己觉得中了举来谈这件事，话比较好说，倘使我一定要逼着他办，或者先跟我婆婆谈好了，等中了举再正式请客，进他家的门，就不会有这场官司了。”

段二奶奶将她的话细想了一下，“可不是吗？”她想通了，“如说跟你婆婆已经谈好，你已经是杨家的人了，杨大爷为什么还要给人下毒？那不是情理上说不过去的事吗？”

“就是这话，如果是那样，我婆婆先就不会疑心到杨大爷，就报官也不会提到杨大爷的名字。”

“你这场官司，想来刘大少爷一定也在从中捣鬼？”

“我想免不了有他出坏主意。这件事也怪我没有主见，不答应他就

是，不该去告诉杨大爷，以至于让他们成了冤家。”

“是啊！给人拴对儿，是最犯忌的事。”段二奶奶急转直下地说，“葛嫂子，你现在心里到底是怎么个想法，你先跟我说说。”

如果小白菜能回答这个难题，烦恼就会解消一大半。而偏偏这又是非回答不可的难题，也是所有关心她的人，不断会提出的疑问。这就使得她想要抛开这份烦恼而不可得了。

“我不知道！本来——”

语声本来就慢，且又不曾说完，越显得其情无奈。段二奶奶因为受人之托，同时小白菜既已住在她家，那么也就等于是自己的事，不能不钉着问。

“葛嫂子，你有话尽管跟我说。”

“我在想，我这个人的八字，不但苦，而且硬。”她吃力地将声音压得很低，“不瞒二奶奶说，我一生有过三个男人，结果都不好，很不好！”

提到自己的“八字”，妇道人家十之八九是重视的，段二奶奶吃素念佛的人，更不例外，此时虽未开口，却睁大了眼睛在等待，比出声催促更显得关切。

“第一是嫁的男人，第二个就是他——”

“杨大爷？”段二奶奶打断她的话问。

“是的。”小白菜说，“二奶奶你想，一个死了，一个遭这么一场官司，真正死去活来，好好一份人家几乎拆散，至今还落个残疾！”

想想她的话很有道理，段二奶奶忽然对小白菜起了异样的感觉，隐隐然有着发现一条蛇的那种恐惧。

她咽口唾沫，定定神想了想又问：“还有一个呢？”

“还有，”小白菜满脸飞红，声音低得只有自己才听得见，“刘大少爷。”

“谁？”段二奶奶实在没有听清楚，也无从猜测，所以提高了声音问。

“刘大少爷。”

这次是听清楚了，“就是县大老爷的大少爷？”她问。

小白菜点点头，又说：“这一个也死了，坐火轮船回北边，船沉在大海里头了。”

段二奶奶突然觉得毛骨悚然，失声说了句：“真有这样灵的事！”

小白菜一听这个“灵”字，颜色大变。一直在疑心的事，为旁人证实了，果然，自己的命不但苦，而且凶。

她脸上的神色，提醒了段二奶奶，顿时悔恨不安，急忙说道：“这也是一时碰巧，你不要自己瞎疑心。”

这掩饰的话，等于白说。小白菜容颜惨淡地摇摇头，“我自己知道，我这一生没有指望了。本来，唉，不必再提了。”

先就问“本来”什么？兜了一个圈子，仍是在这里顿住，段二奶奶当然还要追问。

“本来怎么样？”她说，“本来你是有打算的？”

她的打算——其实只是一个想法，一种希望，也真难于出口。原已自摒于尘世以外，黄卷青灯，了此一生的她，就在这晚上与杨乃武的重新聚首，倾诉恩怨之中，想起大悲庵中一位中年比丘尼的说法而放弃了她原来的决定。

“我听人说，已经妨过一个人，就不要紧了。”她吃力地说，“妨过杨大爷一次，害得他坐过牢，就不会再妨第二次了！”

她的话，骤听不可解，细想一想才明白，刑克之事，对杨乃武来说，已经“应”过，所以尽管亲近，不会再有妨害。这就是说，她只有杨乃武可嫁。

“这是谁说的？”段二奶奶问。

“大悲庵的妙真师太。”

“噢，是她！”段二奶奶踌躇了，如果不能驳倒妙真的说法，自己的话就说不下去，因而硬着头皮加了一句，“她的话靠不住。”

“靠不住？”小白菜望着她，希望她提出解释。

“俗话说：‘修心补相。’只要好心行善，菩萨保佑，自然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不过，”小白菜很快地接口，“命是注定的。”

段二奶奶又词穷了。窘迫之中，突然灵机一动，“你倒去算个命看！”她说，“也许你命中只不过克两个男人的，既然已经都应过，就不要紧了。再看看你的八字，应该嫁哪种八字的人？”

小白菜作个苦笑，摇摇头说：“不必了！”

“你不要这样疑神疑鬼，自己吓自己。看相算命，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段二奶奶憋不住了，刚才他们商量好的办法一口气说了出来，“京里你们的同乡也很多，凭你的人才，不愁没有人来做媒！如果你肯委屈做小，很可以拣一拣，譬如说，有那大太太故世了的，或者大太太贤惠的，本人年纪亦不太长，嫁过去也着实有几年舒服日子过。只要你愿意这么做，托你们会馆里的那位赵先生放个风声出去，用不着多少个时候就会有结果。”

听得这话，小白菜不免有意外之感，但细想一想无需为奇。一身漂泊，总得有个归宿，既然劝她不要出家，就只有劝她出嫁，否则谁来供养她一辈子？

这样一想，小白菜才能心平气和地体认到段二奶奶是一番好意。可是，对杨乃武却有反感，认为他出这个主意，并不是为她想，只是为自己消除累赘，推开麻烦。

“葛嫂子，”段二奶奶以为她的意思活动了，所以催问着，“你倒说一句看看！”

就这时候，听得板壁上“笃笃”两下，接着是段二爷的声音：“不早了，有话明天再谈吧！”

语声甫落，方桌上一架自鸣钟发声，共是三响。“了不得！”段二奶奶说，“从来都没有这么晚睡过。

葛嫂子该睡了。”

“都是为了我！”小白菜亦觉歉疚不安，“害得你们两位老人家觉都不能睡。”

“这倒没有什么！但愿你能好好找份人家，安安稳稳过日子，也不

枉了我们管这场闲事。”

小白菜没有作声。她已看得出来，段二奶奶对她的择人再嫁这件事，相当热心。年纪大而心好的人，想法都差不多，如果她像刘老太太那样家道殷实，又能做一家之主，说不定会像对自己女儿一样，还贴一份嫁妆，也要把这件“好事”办理。

然而好心也罢，好事也罢，处境不同，就没有人能够体会她的难处。感情是丝毫勉强不得的！她自己回忆一下，在监狱中这三年多，梦见的常是杨乃武；而做过夫妻的葛小大，入梦只有一次，并且梦中作何光景，亦都记不得了。如今若说只凭媒人撮合，要去嫁一个从未见过面的人，而心里丢不下杨乃武的影子，忘不掉过去的一切经历，这日子怎么过得下去。

因此，枕上辗转反侧，始终不能合眼。段二夫妇的鼾声，递相呼应，入耳更觉恼人。好不容易到了曙色现时，方始蒙眬睡去。

等醒来时，一时不辨身在何处，屋子里阴沉沉地毫无声息。她定定神才想起是在什么地方。细看一看，段二奶奶不在屋里。蹑手蹑脚地下了床，看钟已是十一点了。

于是拢一拢头发，首先整理卧具。正叠被时，听得房门声响，回头一看，可以意料得到的，是段二奶奶。

“起来了！”她一面说，一面将窗帘拉开，屋子里立刻很明亮了。

“睡得失聪了！”小白菜说，“真对不起。”

“这是常有的事，我猜想到你一定是天亮才睡，所以不敢惊吵你。”说着，段二奶奶已走到她身边，捏着她的浑圆的手臂说，“你的皮肤可真好！”

小白菜是穿着一件短袖的紧身小夹袄，虽刚起身，而且在段二奶奶面前亦不必顾忌，而仍有衣衫不整，有欠礼貌的疚歉，所以急忙将一件灰布夹袄披在身上。

“今天的气色可好得多了！”段二奶奶眼中有惊喜的神情，“跟昨天一比，像是换了个人似的。昨天脸黄黄的，眼泡也肿着，今天脸上可是又红又白。怪不得——”

段二奶奶说得口滑，本要说，“怪不得闹出那么多风流事故”，话到口边，才发觉是极不妥的话，硬生生将它咽了回去。

由此开始，段二奶奶一直跟小白菜在一起，两人像婆媳，更像母女，由梳头桌子到厨房，形影不离，亲热得很。

段二爷不在家，段二奶奶陪着她吃素。小白菜食欲不振，吃了两个素饺子，喝了半碗稀饭，便即搁着。

段二奶奶关切地问："是不对胃口不是？你想吃什么，晚上我给你做。"

"不，不！二奶奶，你不要费事，我本来吃得少。"

"这可不行！"段二奶奶略停一下又说，"吃斋原是好事，不过也要看人。你年轻轻的，何必吃长斋？清汤寡水的素菜不养人，明天就开荤吧！"

吃长斋是最近的事，也是出家的初步，开荤意味着仍旧"还俗"，是择人而事的初步。小白菜了解到段二奶奶的苦心，自然感动，但觉得不必这么认真。

"吃荤吃素，都无所谓！"她赔笑答说，"二奶奶你不必费心费事。"

"这话也是。那么，今天晚上我就不替你弄素的了。"

"是的。有什么，吃什么。"小白菜说，"在二奶奶这里打搅，我本来就很过意不去，如果还要专为我费事，更叫我心不安了。"

"葛嫂子，你千万不要这么说！我们虽是昨天才见面，可是缘分深，我现在看你这样子，心里拴着老大一个疙瘩。多早晚你的境况变好了，我心里才会舒泰。"

听得这话，小白菜百感交集，一方面觉得安慰，一方面又觉得沉重，心酸酸地想哭，却怕段二奶奶更为她忧烦，强自忍住，而且要摆出笑脸。

"二奶奶，船到桥门自会直，你别替我着急。"

段二奶奶不知道这是安慰她的话，只以为经过这一夜，她已经想通了，愿意托赵司事为她做媒。

于是，她心里的疙瘩倒真的消除了一半。吃完饭，喝着茶，跟小白菜商量，该到大悲庵去走一遭。

"一早我到庵里去过了，把你的事，大略告诉了净慧师太，她也很

高兴，说住在我这里，她很放心。

我想，你在她那里住过，她对你也不错，该当跟她道个谢，菩萨面前也该去磕个头。是不是呢？”

“是，是！”小白菜急忙答应，可是心里却有些嘀咕，不知道见了净慧该怎么说。

“那么，我们息一息就走吧！先请一副香烛带了去。

一语未毕，有人叩门。段二奶奶开出门去，见是大悲庵的人带着一个中年妇人来。正待发问，小白菜已经赶出来了。

“娘！”小白菜喊。

“女儿！”沈媒婆答应。

小白菜一喊，段二奶奶心中明白，是她婆婆来了，但沈媒婆的答应，却又让她困惑，莫非是小白菜的亲娘?

“二奶奶，这是我婆婆。”

这是她婆婆！段二奶奶便含笑招呼。大悲庵的尼姑领到了地方，作别自去。沈媒婆一面往里走，一面打量段家的一切。脸上堆满了笑意，眉目舒展，看得出来是真的内心欢喜，不是为了礼貌装出来的笑容。

“女儿，真是，”沈媒婆站在堂屋里拍手拍脚地说，“哪里遇不着好人？我一直在担心，从庵里出来，你不肯回刘家，到哪里去住？偏偏命中有救，会遇见段二爷、段二奶奶这样热心的好人。”接着转过身来，向段二奶奶深深致谢。

“请坐，请坐，别客气。”

等段二奶奶转身去张罗茶水时，沈媒婆轻声问小白菜说了句：“我都知道了！”接着，拍一拍小白菜的左臂，使个眼色。

这个动作不容易了解，仿佛是一切都已妥帖，不必心急，回头避开段二奶奶再细谈的意思。小白菜心想，婆婆好像带了什么好消息来了似的，细细一想，始终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值得她如此欣慰。

等段二奶奶端了茶来，主客坐定，少不得有一番寒暄，只见沈媒婆一个人在说，问东问西，是对段家很关切的样子。段二奶奶有问必答，偶尔，小白菜也插一两句嘴，谈得十分热闹，却都是不相干的话。

“你们婆媳谈谈吧！”到寒暄告一段落时，段二奶奶起身，手向角门一指，“请到这里面去坐，清静些。”

于是昨日杨乃武与小白菜相会之处，此刻便是她们婆媳深谈之地。沈媒婆未语先笑，拍拍胸口说：“好了，好了！这下总算了掉我一桩心事了！”

听这话，小白菜越觉诧异。由于完全不明白她的意思，所以连问都不会问，只看着她发愣。

“昨天跟杨大爷都谈过了？”沈媒婆问。

什么叫都谈过了？小白菜想了想答说：“就在这里见的面，也没有谈什么。”

“没有谈什么？”沈媒婆的脸色变了，笑容化作疑惑。

“娘！”小白菜忍不住问了出来，“你要我跟他谈什么？”

“不是你跟他谈，他一定要跟你谈！你答应了，事情不就定局了吗？”

“什么事情？”小白菜大为困扰，而且也很不安，所以神态显得焦躁，“娘，你倒说明白，我一点也不懂！”

原来这天上午，净慧已派了庵中的知客，去通知刘老太太，说有段二奶奶来约了小白菜去会杨乃武，而且一夜未归，住在段家这回事。知客传话不甚清楚，以致发生误会——其实也不算误会，照刘老太太想，要出家的人，忽然出庵去会旧日情郎，自是动了凡心，愿以身相许；而杨乃武能来与小白菜相会，当然也是有意重续旧缘，所以喜滋滋地告诉了沈媒婆。

在沈媒婆，这是天大的喜事。因为刘老太太原有为小白菜置产，作为杨乃武外室的好意，如今由于知识初开的福官，突然有此片面的畸恋，便希望小白菜能够早获归宿，好绝了他的痴心妄想。为此，刘老太太特意作了承诺：只要小白菜嫁了杨乃武，她不但以前说过的话仍旧算数，而且另外可以送沈媒婆一笔盘缠，带着小白菜回南。改变顺路带她们婆媳归乡的原意，无非是为了要将小白菜与福官隔离开来。

沈媒婆在想，小白菜嫁了杨乃武，如果另立门户，当然要管她的日常用度，然则老太太为她所置的产业，就可慢慢设法移归自己名下。何况，回浙江这件事，杨乃武一定会有安排，刘老太太所送的一笔盘缠，

是额外净得。

是这样打算得好好来的，所以脸上有掩不住的喜色。如今听小白菜的话风，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如意算盘，完全落空，岂不令人着急？

因此，她拉长了脸问：“莫非杨大爷就没有一句话交代？”

“交代什么？”小白菜假装不懂。

“他倒不为你的后半辈子想一想，真的让你去出家？”

“他当然劝过我。”小白菜抑郁地说，“既然出了大悲庵，再要回去，是不能够了。”

这意思是说，她已放弃了出家的念头。沈媒婆略感安慰，便接下去问道：“他劝你不要出家，你也答应了，那么，以后呢？他没有说，要接你回去？”

提到这话，小白菜心如刀绞，痛悔莫名。可是在沈媒婆面前，她不肯透露真情，若说自己倒一度动过心，希望与杨乃武厮守终生，只是人家不肯，这会让人看不起。为了自己留身份，她必须换个说法。

“他提过的，是我不愿意。”

“你不愿意？”沈媒婆大为诧异，“为点啥？”

“我都看破了！再说，我也不愿意做小。”

小白菜这话将她堵得好半晌作声不得，想来想去，不由自主地冒出一句话来：“你要想人家明媒正娶做大太太，只怕难！”

“管他难不难呢，”小白菜的声音不好听了，“好在我也不想做人家的大太太。”

“又不想做大，又不愿做小，又做不成尼姑，那么，你到底要做啥？”

“啥也不做！”小白菜回答得极快。

“我不是来跟你吵架来的。”沈媒婆忍着气说，“商量事情，为啥不平心静气说话？”

责备得在理上，小白菜不免歉然，笑一笑，不作声。不过那一笑，只是嘴角牵动了一下，实在是想装出笑容而力不从心。

沈媒婆这时情绪稍微稳定了些，从头细想了一遍，发觉许多不可解之处，一一提出疑问：“这件事，我实在不大明白：第一，你跟段二奶奶以前不认识，居然她一说，你就跟她来了，而且就此不回大悲庵；

第二，你住在她家怎么办？人家也不能常年供养你；第三，你跟杨大爷谈了半夜，到底谈出来啥名堂？”

这三个疑问，确是情理上很容易明白的事。不过小白菜听出来，她婆婆似乎另有怀疑，应该解释得明明白白，才不至于使她对段家有误会。

于是她说：“段二爷是江湖上讲义气的人，杨大爷托了他，他请段二奶奶去邀我来的。至于在这里，当然只是暂住一住——”

“住多少日子？”沈媒婆打断她的话。

“住半个月。杨大爷请他的舅老爷送我回余杭。”

“光是你？”沈媒婆很注意地问，“光是送你一个人？”

“当然是我们娘儿两个。”

沈媒婆想了一下问：“送回去就不管了？”

“回去了再说。”

“怎么叫回去了再说？”

这一句紧一句的逼问，使得小白菜有难以招架之感，不由得打了个噎。沈媒婆也察觉到了，暂且放松一步，保持沉默。

“我再问你，你们谈了半夜，谈些啥？”

“他劝我不要出家。”

“就是这句话？”

“当然还有别的话。”小白菜说，“这么一场死去活来的官司下来，话一时哪里谈得完。”

“这样说，你们还要见面再谈啰？”

这话倒是提醒了小白菜，心里在想，杨乃武今天可能还会再来。来了应该如何表明自己的态度？可是自己的态度究竟是什么呢？说是除他

不嫁，还是仍旧要出家，或者从此不理他？

看她神思不属的样子，沈媒婆知道这样谈下去，不会有结果的。她心里在想，自己所知道的情形还不够多，照常理推测，杨乃武既然来劝小白菜不要出家，对于她的将来一定有个安排，不能说光送回余杭算数；而她肯听人家的劝，放弃削发的念头，一定也有个打算。中间又夹着突然冒出来的段家夫妇，情形更显得复杂。其中不尽不实之处，一定很多，真相到底如何？隐瞒的作用何在？莫非只是为了对付自己？

念头转到这里，沈媒婆怒气勃发，长久以来所郁积的牢骚与不满，再也压抑不住了！

“你从来就没有把我当个长辈看过！什么事都是自以为聪明，想做就做，不肯听一句劝，还不肯说实话！弄到头来，一塌糊涂，害了自己也害了人家，哪个遇见你，哪个倒霉！想想经过这么一场官司，吃苦记苦，你的脾气会改改；哪晓得你仍旧这样子不安分！好好的路不走，偏要偷偷摸摸，做些说出去人家都不会相信的事。你啊，你将来还有得苦！”

这顿恶毒的排泄一发泄，沈媒婆胸怀倒为之一畅，可是小白菜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刺激，即时脸色白得像一张纸，双眼无泪，眼珠一动不动地望着沈媒婆。那种似乎吓傻了的神情，相当可怕。

沈媒婆这时不免失悔，话说得太重了。但唯其因为话说得太重，一时竟无法自己转圜，说几句表示歉意的话去安慰她，只好索性绷着脸，装出气鼓鼓的样子不理她。

在僵硬如死的气氛中，小白菜终于说出一句话来：“娘说得不错！哪个遇见我，哪个倒霉！”

“好了，好了！这些话也不必去说它了。”沈媒婆突然有了主意，“我此刻就去看詹少爷，看他怎么说？”

小白菜的神智已有些恍惚了，没有能听清楚她的话，也无力去多想，她此时所渴盼的，是容她一个人躲在一个什么清静的地方，好好去想一想。

“我走了！”沈媒婆尽量将脸上的肌肉放松，微带歉意地说，“我实在是心里烦，用不着说的话，多说了几句，你也不必认真。”

小白菜茫然地点点头，站起身来，往外便走，沈媒婆紧跟她身后，

不知道她要做什么！

其实，连她自己都不知道要做什么！一走出去，迎面遇见段二奶奶，她不由自主地站住了脚，怔怔地望着，脸涨得发红，却说不出话。

“怎么啦？葛嫂子！”段二奶奶惊疑地，视线自然而然地落在她身后的沈媒婆脸上。

“打搅，打搅！”沈媒婆尽量装得没事人似的，“段二奶奶，我要走了。这几天惊搅你，真不晓该怎么说才好。”

她的意思是，这以后的几天，她少不得常常要来打搅。段二奶奶便很诚恳地说：“不要紧，不要紧，随时请过来。”

“要来，要来！”沈媒婆立定了又说闲话，称赞段家的房子，称赞段二奶奶老健，又问起段二爷。真是“媒婆的嘴”，仿佛永不厌倦似的。

小白菜则不但厌倦，甚至厌烦。好不容易等将喋喋不休的沈媒婆送出了门，方始长长地舒了口气。段二奶奶看她的脸色不佳，关切地问：“葛嫂子，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想强打精神掩饰，实在力不从心，小白菜只好答说：“有点头晕，心里空落落地想吐。”

“那，大悲庵今天就不必去了。你先躺一躺！”段二奶奶一摸到她的手，吃惊地说，“手冰凉！一定是受寒了，快睡去。我给你煮碗抻面，回头喝下去出一身汗就好了。”

小白菜凄然答说：“二奶奶！你老真像我的亲人一样。”

段二奶奶倒亦有此意，不过不便自居于长辈，随便认个干女儿，只说：“对了！你就当这里是你自己家里好了。”

回到卧室，小白菜在炕上和衣躺下，段二奶奶拉床被替她盖上，随即便去煎药。一静下来，小白菜觉得舒服得多，头脑亦比较清醒了。

于是不由得回想沈媒婆所说的一切，最使她忘不了的是这一句：“哪个遇见你，哪个倒霉！”想想也真不错。一颗心不自觉地一直往下沉，真个万念俱灰了。

这样子，为什么还要活在世界上呢？她突然浮起这样一个疑问。这对她是一个新奇的发现。她从来没有想过，人活在世界上，是为的什么？因此，对于自己所提的疑问，无从回答，不能不从头想起。

她想到自己小的时候，家境孤寒，生母起早落夜，辛苦一天，才得勉强糊口，而自己小时候不懂事，看见别家孩子穿新衣服，吃好东西，总是吵着要。彼时不了解母亲的心情，现在能够了解了，而那样受苦，何以能够忍受呢？只为期望女儿能够长大成人。这一个希望，使得天下做父母的，都甘于为儿女吃苦。

人，就是为了希望活在那里的！她恍然大悟了。自己会发出这样一个疑问，正因为自己感觉到没有什么希望的缘故。

然则倒仔细想一想，自己究竟有没有什么希望呢？或者有一个希望在那里，自己一时忽略，不曾发现。

她实在不知道自己的希望是什么！在监狱中是有希望的，希望昭雪沉冤，重见天日。及至这个希望实现，就不知道还要什么希望。一项一项细想下来，勉强可说有个希望，能够清清静静过一生，修修来世。

而如今连这个希望也破灭了。

及至一想到杨乃武，小白菜只觉得遍体飕飕，生不如死。心里乱糟糟，好久才能略微定下来，而要想排除杨乃武的一切，却不能够。簇新的记忆，纷至沓来地奔赴心头。

她记得出狱那天，就有一个希望，能与杨乃武见一次面，表明心事，乞取谅解。然而她不明白的是，何以将入空门，而又忽然春心争发，旧情复炽？这是怪自己把持不住，还是要怪杨乃武的撩拨？此中缘故，实在很难分辨得清，但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如果说，那是个能够让她觉得尘世还有可恋之处的希望，而这个希望亦已幻灭无余了。

如今，世上还有什么人、什么事是值得自己去想的？一个是生母，但想起来心酸，并不觉得自己活下来，对她会有什么好处。

此外，对自己好的人，固然也有，像刘老太太，像段二奶奶，可是，她们并不能给她带来任何希望！

想到这里，小白菜只觉得脑中空空落落的，什么都不会想了，只隐隐约约向往着一种虚无寂灭，与尘世完全隔绝的境界。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她突如其来地觉得有了新的感觉，望着模模糊糊一个形象，还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你，你是谁？”她问。

“葛嫂子，是我呀！”段二奶奶的声音中充满了惊惶，“你怎么连我都认不得了？”

“你——！”小白菜终于想起来了，“你是段二奶奶！”

“是啊！来，药煮好了，趁热服吧！”

为什么服药？服的什么药？小白菜又得多想一想，才能记得起。于是挣扎着起身，将温温的一碗抻面都喝了下去。

“你饿不饿？”

“不饿。”

“那就再睡吧！来，我帮你把衣服脱了，盖上被窝，好好睡一觉，出一身汗就好了。”

小白菜已变得非常迟钝，连说一声“谢谢”都想不起，听从段二奶奶的摆布，脱了夹袄与布裙，盖上厚厚的被子，茫然地听着段二奶奶的脚声，由近而远，终于消失。

等再听到段二奶奶的声音时，随即感到浑身湿热难受，意识到是出了一身大汗，不过头上倒轻松得多了，而且耳朵很灵，听出在段二奶奶以外，还有段二爷的声音。

“这个样子不成！”段二爷在说，“会惹下极大的麻烦。”

“你别烦躁！”段二奶奶用安慰的声音说，“咱们慢慢商量。”

“也没有什么好商量的。”段二说，“我只找姓杨的，把这件事告诉他就是了。”

“姓杨的”自是指杨乃武。小白菜心里在想要告诉他的“这件事”是什么？这样转着念头，便忽略了段二夫妇的谈话，等想起来再凝神细听时，已漏去了一段，此时是段二奶奶谈到她身上了。

“到我送药给她的时候，竟连我都认不得了，神志恍惚，那样子叫人害怕。”段二奶奶叹口气说，“她也很可怜，种种不如意，还像有很重的心事。这时候不能再让她受刺激了。我看你先别跟杨大爷去说，等她好好儿息两天，再作道理。”

“息两天能没事了，当然最好。就怕她的病越来越重，我们的责任可担不起。”

“不会的。”段二奶奶说，“等她醒了看。”

谈到这里，没有声息了。似乎段二是在考虑，也就是他已经同意了妻子的主张。小白菜将段二奶奶的话回想了一遍，心里不免惊疑，原来自己神志恍惚得令人害怕，何以会弄成这个样子？自己倒要多想一想才好。

外面又有声音了，“噢，再有件事，透着奇怪！”段二是突然想起的口吻。

“什么？”

“刚才我回来的时候，一进胡同，就看见有人在大悲庵面前左望右望，后来又在我家大门口，望着门牌发愣，一看见我，匆匆忙忙地转身走了，倒像有意避着我似的。”

“这，”段二奶奶说，“可得留点儿神，莫非是什么坏人？”

“坏人？不像！”

“怎么呢？”

“是个十六七岁的孩子，眉清目秀，不像做坏事的。”

听这一说，小白菜突然心中一动，赶紧从枕上抬起头，屏息着侧耳静听。

“像个大家子弟。”仍是段二的声音，“穿一件蓝绸的夹袍，戴一顶小帽，帽檐上镶一块碧玉——”

一听到这里，小白菜惊出一身冷汗，心跳得很厉害——段二所说的那个“孩子”，只怕是福官！

“这可真奇怪了！”段二奶奶是不甚相信的语气，“我想不是。大户人家的男孩都腼腆，胆儿很小，怎么敢上门来找？不怕他父亲知道了揍他？”

“那可说不定。”段二说道，“你倒问问她看。”

“不，不！这要一问她，不把她吓坏？”段二奶奶停了一下说，“到明天上午再看。”

“对！明天上午得好好看一看。如果再来，那就一定是这个人了。”

“唉！”段二奶奶的叹息声，清晰可闻，“但愿不是那位少爷，明天也别有那么一个人在咱们家门口晃荡！不然，这种日子，可真要把人逼疯了！”

听到最后一句，小白菜就像照了镜子，将自己看清楚了。段二奶奶的话不错，这种日子真会把人逼得发疯。想到小时候常见的，披头散发，满身垢泥，时哭时笑，身后老有一群小孩，不是乱扔泥土石块，就是大喊“疯婆子！疯婆子！”的景象，她顿觉不寒而栗。

不行！她对自己说，落到那个地步，可就错尽错绝了！今天下午神志恍惚，看来离那地步亦已不远，趁此刻自己还能作主张的时候，干干净净地做个了断！

这一夜很长，可也很短。思前想后，仿佛过完了一辈子，而时醒时睡，以为永远是在漫漫长夜之中，却终于天亮了。

非常奇怪地，她的精神却很好，有种异样的亢奋。在记忆中，七岁那年随母亲到上海去探望一家有钱的远亲，听说在那里有好东西吃，有许多好玩的地方，当时心中向往之情，就与此刻相仿。

以她的处境来说，这多少是反常的现象。因此段二奶奶颇为疑惑，“葛嫂子，”她很谨慎地问，“你今天的兴致，好像很好？”

“是的。”她也很谨慎地回答，“多亏得二奶奶给我煮的药，出一身汗，睡过一晚，都好了。”

原来是病好了的缘故。段二奶奶释然了：“你昨天没有吃晚饭，中午也吃得不多，一定饿了。”她停了一下说，“葛嫂子，我说句话，你可不准驳我。”

“是！二奶奶，我听。”

“好！”段二奶奶很高兴地说，“我给你煮一碗肉汤面，卧上两个鸡子儿，你就算开荤了吧！”

小白菜本想辞谢，继而又想，事到如今，何必还认真？因而含笑答道：“多谢二奶奶，只怕我肠胃不受。”

“不会的！又不是肥腻的大荤。”

说着，转身就走。到厨房里用剩下的肉汤，下了一碗挂面，打了两个鸡蛋在面里。煮好了，亲自捧出来，招呼小白菜来吃。

“二奶奶，”小白菜忍泪说道，“你老人家待我这么好，怕只有来生才能够报答了！”

“说这些话干什么？快吃吧，凉了不好吃。”

小白菜不觉得饿，但实在不忍辜负她的盛意，定一定神，将心静下来，像做一件很难但很要紧的事一样，整顿全神，用尽气力，慢慢将那碗面硬塞下肚去。

“好吃不好吃？”段二奶奶就像关怀儿女饮食似的那种神态问。

小白菜含笑点点头，心里却酸酸地，觉得人世间亦别有可供咀嚼的滋味。但此念刚起，随即消失，并不能动摇她已定的主意。

段二奶奶收去面碗，沏了茶来，兴致很好地说：“今天咱们该办正事了。”

“是上大悲庵？”小白菜问。

“是的。”

“那就走吧！”小白菜话刚出口，忽又变了主意，“二奶奶，我一个人去一趟好了。怕我婆婆要来，请二奶奶留她一留，我马上回来。”

“那倒也是！”段二奶奶点点头答应，“上门不见土地，也不大好，我就看家。”

谁知小白菜又变了主意，“我还是等一等。”她说，“等我婆婆来了再去。”

“那也随你。”

于是茗坐闲话。小白菜问道：“二奶奶，听说北京城里有一片大海，可有这话？”

这话问得段二奶奶一愣，想了一下方始笑道：“噢！我明白了。那不是什么大海，是一片湖，名叫什刹海。”

“在哪里？”

“远得很呢，在鼓楼西面。”

“好玩不好玩？”

“夏天才好玩，满是红白荷花。杨柳树下有卖茶的，你如不怕人看，就在那儿喝茶乘凉，听知了儿一递一声地唱。这，一想起来都会叫人眼皮子酸酸的只想舒舒服服睡一觉。”段二奶奶问道，“你怎么忽然问这个？是不是想去逛一逛？”

“不是夏天才好玩吗？”小白菜说，“只怕等不到那个时候了。”

段二奶奶想说话而又踌躇，但终于说了出来：“葛嫂子，我倒是真巴望你能住在北京，咱们也好常常见面。”

小白菜笑了，不过嘴角有一丝凄苦的意味，“二奶奶，你待我真好！”她说，“但愿来生我做你的女儿！”

“当不起，当不起。葛嫂子，你这话可折我的福！”

于是彼此的感情像又深了一层。段二奶奶劝了她许多话，无非早早择人而事。小白菜驯顺地答应着，一直谈到沈媒婆来。

“我该走了！娘，我到大悲庵去跟菩萨磕个头就回来。你先跟段二奶奶谈谈。娘，”小白菜说，“段二奶奶待我，真像亲人一样！”

“段二奶奶心好，我看得出来的。”沈媒婆答说，“你快点回来，我有些话跟你说。”

小白菜答应着，回到段二奶奶卧室中，着上裙子，将唯一的一件首饰，一根分量很轻的金簪子塞在段二奶奶枕头下面，然后出门，一直往胡同口外走去，有三四辆散车在，车把式都围了上来，兜揽买卖。

小白菜挑了个老成些的，也不讲价，说一声：“鼓楼！”便即坐了上去。

到了鼓楼下车，小白菜取出仅有的一张两吊钱的钱票递了给车把式。

“多了！”车把式说，“我得去换开了，才能找补给你。”

“不要找了，多下的给你！不过我要托你件事，大悲庵对面的段家，你知道不知道？”

“怎么不知道？是段二爷家。”

“对了！”小白菜说，“请你跟段二奶奶说，我到什刹海，不到她家去了。”

“你到什刹海哪儿，我送你去。”

“不必！只请你把话带到就是了。”

说完，小白菜往鼓楼西面走去，望着明朝唤做净叶湖、土名南河的什刹海，南岸树荫夹峙，第宅相望，心里在想着二奶奶的话：夏天满是红白荷花，听知了儿一递一声地唱，想起来都会叫人眼皮子酸酸的，只想舒舒服服地睡一觉……